

故事会

1980年/合订本

I247.8/14:1980



书 号: 10078 · 3387

定 价: 1.40 元

故 事 会

1980年/合订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武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547,000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0册

书号：10078·3387 定价：1.40元

总 目 录

• 新故事 •

- 珍贵的衬衣 郑光福 刘盛陶(1·1)
- 鲁大问账 吴傲君(1·8)
- 当务之急 陈正庆(1·12)
- 三过磅 陆飞宇(1·18)
- 神仙的后代 茅 山(1·25)
- 牛娃和牛娃 焦志德(1·32)
- 并非虚构的故事 陈玉谦(1·39)
- “账,以后算嘛!” 陈复观(1·42)
- 会做媒的自行车 吴文昶 包朝赞(1·45)
- 书记看相 黄宝林(2·1)
- 相思豆 程志达 薛允璜(2·10)
- 秘方上的血痕 陈岳林(2·24)
- 恐怖的脚步声 陶文述整理(2·32)
- 礼物 张汉江 陈国昌(2·41)
- 周总理在北戴河的传说 陶 涛整理(2·46)
- 母亲的故事 文 武搜集整理(3·1)
- 奇婚记 萧 金搜集整理(3·5)
- 吃得开的理发员 张红兵搜集整理(3·12)
- 三个戴大口罩的人 焦维贵搜集整理(3·18)
- 归侨寻儿记 薛允璜 薛宝根(3·22)
- 千元迷 宗 洲(3·31)
- 奇怪的“四脚蛇”(反特故事) 肖士太(3·37, 4·65)
- 三进公安局 聂敦民(4·1)

- 斩夫剑高金凤(4·8)
 三个好朋友江大平(4·14)
 发生在火车上的故事张功升口述 金洪汉等整理(4·28)
 “杂技迷”的秘密夏树人 文国栋(4·34)
 牛二遇鬼记张长公(4·47)
 师弟的姻缘周建顺(4·51)
 哈桑历险记(电影故事)洪 汉 陈 樱改编(4·58)
 新郎为什么要死程志达 何 俊(5·1)
 喜宴上的喜客王国全 曲凡杰(5·9)
 皆大欢喜沉 洪(5·16)
 骨肉情春 晓(5·21)
 滴在奖状上的眼泪姚敬民(5·26)
 选班长徐 之(5·31)
 归乡记朱伟杰(5·35)
 看不见的人(科学幻想故事)付 耕(5·43)
 九枚硬币沈明祥搜集整理(6·1)
 试试看朱小伟搜集整理(6·10)
 米兰的教训王 玲搜集整理(6·13)
 王奶奶的枕头周 竞搜集整理(6·18)
 新女婿伍庆琴搜集整理(6·22)
 巧巧三戏铲铲嘴王棲田(6·26)
 “急急火”力挫“智多星”黄铜塔(6·31)
 来自海底的信息(科学幻想故事)朱玉琪 施鹤群(6·39)
- 生活故事 ·
- 杀鸡断案罗良德 邓 风搜集整理(2·68)
 无手人曹永锦整理(4·77)
 卖“良心”曹保明整理(4·82)
 山鹰姐妹(高山族)田中山 李耀宗整理(5·50)
 弃儿归家(高山族)林登仙 李耀宗整理(5·52)

• 外国民间故事 •

- 王子与法官(阿拉伯) 施祥云译(1·77)
- 难以胜任(波斯) 王志冲译(1·79)
- 三个鞑人(保加利亚) 知 白译(1·80)
- 三王子盗仙水(南斯拉夫) 王志冲译(2·73)
- 聪明的法蒂玛(阿拉伯) 肖 觉译(2·80)
- 渔夫和王子(埃及) 陆 恺译(4·19)
- 颜一的故事(日本) 孙海威译(4·21)
- 一罐金子(英国) 陈建华译(4·23)
- 高明的医生(阿富汗) 李野红 沈文洲译(4·24)
- 多智的法官(印度) 于鹏飞 侯存治译(4·25)
- 三比一(印度尼西亚) 于鹏飞 侯存治译(4·26)

• 中外文人故事 •

- 李白求师 戎 林搜集整理(1·62)
- 白居易的故事 肖 凡搜集整理(1·65)
- 诗治野马(苏东坡的故事) 朱玉书搜集整理(1·69)
- 玉波亭(李灌的故事) 史耀增整理(1·70)

写作故事

- 聊城地区教育局教研室 临清县教育局教研室辑录(1·75)
- 外国文人故事 (2·49)
- 赠诗(李灌的故事) 史耀增搜集整理(4·85)
- 太守和樵夫(欧阳修的故事)
- 吴腾凰 姬树明 俞凤斌搜集整理(4·86)
- 得伤寒(吕蒙正的故事) 陈金龙搜集整理(4·89)

• 历史人物故事 •

- 赏锅(包公的故事) 张树奇搜集整理(1·72)
- 林则徐求雨 徐文初搜集整理(1·73)
- 刘秀的传说 刘 斌整理(5·80)
- 顾尚之先生传说故事选 张更生搜集整理(5·87)

• 机智人物故事 •

- 刘老板哭蛋(苗族) 龙岳洲整理(2·82)
- 真萨(藏族) 陈石峻搜集整理(2·84)
- 用草灰搓绳(傣族) 艾温扁 吴 军翻译整理(2·87)
- 珍珠 黄正勤 王晓鸥搜集整理(3·48)
- 劈 张更生搜集整理(3·51)
- 金丝猫与龙凤瓢(瑶族) 刘保元 苏胜兴整理(3·53)
- 阿方的故事(苗族) 龙岳洲搜集整理(3·64)
- 艾苏艾西的故事(傣族) 艾温扁 吴 军翻译整理(3·74)
- 胡大耍羊 崔峻极整理(5·74)
- 波七卡的故事 张如飞整理(5·77)

• 风物传说 •

- 青田石雕的传说 叶中鸣搜集整理(1·50)
- 天下第一关 周春霆整理(2·50)
- 孔丹造宣纸 黎邦农搜集整理(2·54)
- 金钥匙 曹志天搜集整理(2·57)
- 金竹寺 曹运钧 雷宗荣搜集整理(2·63)
- 太湖 朱海容搜集整理(3·80)
- 灵岩山上话西施 袁 震 金 煦搜集整理(3·84)
- 惠山泥人的传说 江 舟搜集整理(4·40)
- 澈浦铜钟 希 稼整理(4·42)
- 漏砂锅 曹志天搜集整理(4·44)
- “仁义”胡同 朱东亮搜集整理(4·46)
- “船眼睛”的故事 金 涛搜集整理(6·45)
- 龙王输棋 金 涛搜集整理(6·49)

• 土特产传说 •

- 香山蜜饼 郑伯侠 肖士太搜集整理(6·72)
- 忠县豆腐乳 郑伯侠 肖士太搜集整理(6·74)
- 余良卿膏药 郑伯侠 肖士太搜集整理(6·77)

• 风俗故事 •

- 苗侗开亲(苗族) 张光俊搜集 刘高远整理(3·55)
端午节门上插艾的传说 张银河搜集 张兆浩整理(6·58)
给死人烧纸的传说 赵 克搜集整理(6·60)
叩桌谢礼的来历 吴 伦搜集整理(6·61)
送羊 王树茂搜集整理(6·62)

• 动植物故事 •

- 花鸟传说(三则) 董天泽搜集整理(3·87)
河豚的故事 黄福利 蔚 明整理(5·57)
鳊鱼的下场 邱国鹰整理(5·58)
鲸鱼和墨鱼 邱国鹰整理(5·60)
鳊鱼和青蟹 邱国鹰整理(5·61)
鲳鱼和黄花鱼 陈庆飞整理(5·64)
凤尾鱼 金 涛整理(5·65)
状元蟹 金 涛整理(5·67)
植物传说(二则) 俞凤斌搜集整理(5·83)

• 谜语故事 •

- 小张谈朋友(二则) 毛一昌等整理(2·91)
梁山伯问路(二则) 嘉 辉等搜集整理(3·30、73)
一句生死攸关的话 潘文昭整理(4·7)
怎样分牛? 远 云整理(5·56)
诗谜故事(五则) 江更生 朱育珉等整理(6·64)

• 外国童话 •

- 大拇指(芬兰) 丹 丽 王 钧节译(6·80)
谨慎的农夫(南斯拉夫) 丹 丽 王 钧节译(6·86)

• 寓言 •

- 谁的孩子讨人喜欢 王新富(2·88)
猴子和海龟 黄占山整理(2·89)
小公鸡 张银凤(6·68)

山羊的胡子	郭耿兮(6·69)
讨好的狐狸	姜文逸(6·70)
• 笑话 •	
江青看病(十则)	李黄飞等(1·58)
请假(八则)	张世荣等(2·60)
我不要姓钱(十一则)	纪洞天等(3·60)
明天一定戒(十则)	哈哈等(4·36)
还要一个法官(十一则)	周俊才等(5·70)
“瘸子”乘车(十二则)	邢怀忠等(6·54)
• 故事员园地 •	
一位永不休战的故事员	李汇藏(4·33)
• 理论 •	
关于进一步开展故事活动的建议	(1·82)
让故事之花开得更加艳丽	
——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侧记	顾 诗(1·84)
新故事要在传统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	
——新故事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姜 彬(1·89)
笑话艺术续说	谭达先(2·92)
谈谈新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中的几个问题	何承伟(3·91)
情节的单纯和描写的详尽	蒋成瑞(4·90)
打回“老家”去	嘉 禾(4·94)
故事一定要有好的情节	溪 源(5·91)
不胫而走的路——谈故事的流传性	乌丙安(6·89)
奇中含理 迷中藏趣 真中寄情	蒋成瑞(6·93)
要讲究故事的开头	黄宣林(6·95)
• 简讯 •	
十一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在西安举行	(6·53)

故 事 会

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故事会



总第四十六期
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珍贵的衬衣	郑光福 刘盛陶(1)
鲁大问账	吴傲君(6)
当务之急	陈正庆(12)
三过磅	陆飞宇(18)
神仙的后代	茅山(25)
牛娃和牛娃	焦志德(32)
《新传》并非虚构的故事	陈玉谦(39)
《说》“账,以后算嘛!”	陈复现(42)
《说》会做煤的自行车	关文昶 包朝赞(45)

青田石雕的传说

“向牛毛”学艺……叶中鸣搜集整理(50)

三气财主……叶中鸣搜集整理(56)

笑话十则……李黄飞等搜集整理(58)

《文人故事》李白求师……戎林搜集整理(62)

白居易的故事……肖凡搜集整理(65)

诗治野马(苏东坡的故事)

……朱玉书搜集整理(69)

《文人故事》玉波亭(李灌的故事)……史耀增整理(70)

历史人物故事

赏锅(包公的故事)……张树青搜集整理(72)

林则徐求雨……徐文初搜集整理(73)

写作故事……聊城地区教育局教研室辑录(75)

……临清县教育局教研室

王子与法官(阿拉伯民间故事)……施祥云译(77)

难以胜任(波斯趣闻)……王志冲译(79)

三个鞑人(保加利亚民间故事)……知白译(80)

·故事座谈会发言选载·

关于进一步开展故事活动的建议……(82)

让故事之花开得更加艳丽

——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侧记……顾诗(84)

新故事要在传统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

——新故事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姜彬(89)



珍贵的衬衣

郑光福 刘盛陶

我们川西有个金牛坝，金牛坝上有个跃进坝。别看这跃进坝子很小很小，可有个值得摆的龙门阵哩。

一九五八年三月间。这天，阳光高照，菜花飘香。在通往跃进坝的碎石子路上，有个三十多点点的年轻大嫂，正满头大汗地“嘎吱嘎吱”推着鸡公车。这大嫂叫张明英。一个妇道人家推了足足有四百多斤重的谷种，着实不简单！过路人见了，都说这大嫂能干，有把好气力。

大嫂能干，她的娃儿也不错哟！你看他拉车好展劲啊，一双腿杆要把马路踩个幽幽^①才安逸似的。这个娃儿是张明英的大儿子，小名叫毛娃子，十二岁。他今天帮着妈妈拉鸡公车，要象妈妈那样为农业合作社作点贡献。

娘儿俩刚刚把车子推到茶店子街口上，就听见后面“笛，笛笛……”喇叭直是叫。张大嫂眼见是上坡路，招呼着：“毛娃子，展把劲，下坡让汽车呵！”毛娃子应了一声，双脚一蹬，弓腰往坡上拉去。“笛笛，笛笛”，鸡公车上坡，汽车也上坡了。毛娃子今天好象要蹦能干，下坡还在展劲地拉着，这下就冲在汽车前头。当真汽车还跑不赢鸡公车啊？嗨，原来汽车驾驶员准备超车时，车

^① 幽幽：音当，水坑。

内坐着的领导同志喊驾驶员减速，让鸡公车先走。

毛娃子见超过了汽车，好得意哟，“妈，汽车还跑不赢我这鸡公车哟！”边说，边又莽拉车子撒欢地跑下去，直吓得张大嫂拚命撑着车杠子，上气不接下气地骂着：“死，死，死瘟伤！慢点，慢点！安，安，安心不要命罗！”张大嫂一颗悬吊着的心，象秋千样荡着。不过，幸好没出事，大嫂这才透了口气。刚把气出完，不防毛娃子穿的白汗褂，被路边边上的桑树丫丫“嘶”地一声挂破了好几道口口。

张大嫂冒火罗，刚想开口臭骂毛娃子，张开的嘴巴却“啊啊”地骂不出来了。为啥？就在毛娃子白汗褂“嘶”地一声响时，小汽车也“嘎”地一声停下来。从车里出来一位身穿灰呢大衣的领导同志，拍拍毛娃子的肩膀，亲切地问：“伤着没有？”“没有，没有！”毛娃子摆着脑壳。这情景，张大嫂看得清清楚楚，咋好再骂娃儿，便三步两步奔^①过去。领导同志亲切地说：“大嫂子，实在对不起，把小鬼吓着了。”张大嫂直望着这位满脸慈祥的同志，不安地说：“那里哟，是我这个作孽的娃儿蹦能干，自己被树丫丫挂烂衣裳的……”

领导同志见毛娃子啄起个脑壳不开腔，伸出左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毛娃子觉得这位伯伯这么慈祥，这么可亲，便紧紧地偎依在他身旁。领导同志笑了，问张大嫂家住哪里？这会毛娃子胆子又大起来，抢着回答：“在那儿，在那儿！”把手指着远处的竹林盘。

“小鬼，那儿是什么地方呀？”领导同志俯身顺着毛娃子的手望着，又摸摸毛娃子的头。

毛娃子回答不出来了，只是：“叫，叫农业社，叫，叫大林盘。”

^① 奔：音恰，四川话。

张大嫂笑嘻嘻地说：“硬是个啄木脑壳。我们住的地方是跃进三队嘛！”领导同志点着头，向身后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说句啥子后，便坐进汽车，向张大嫂挥着手：“大嫂，你们先走吧，春耕大忙，季节要抓紧啊！”

到了下午太阳快落山时，娘儿俩从万石仓推回第二趟谷种后回家了。张大嫂边洗脸，边向屋内喊：“毛娃子，快去喊弟娃和小妹回来吃饭罗！”毛娃子边答应，边一蹦三跳往外跑，可是一会儿又转身跑回家，大声武气地喊着：“来罗，来罗！”张大嫂一听毛娃子没头没脑地喊“来罗，来罗”，走出灶房追问：“哪个来罗？说清楚呀，老先人！”“上，上，上午，那，那，那位伯……”毛娃子定定神，才伸伸抖抖地说，“上午那位伯伯，正抱着弟娃和小妹来了！”张大嫂一听，急忙向外跑去。当她跑到机耕大道时，望见上午那位领导同志正一手抱着二娃子，一手抱着么女子，笑咪咪地逗着两个儿女哩！张大嫂那心呀，象坝上的渠水，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伸开双手赶紧迎上去。这时，合作社主任王二爸上前紧忙介绍说：“周总理，这就是张明英同志……”

听了王二爸的介绍，张明英伸手抱过么女子，心头热手乎地说：“啊！周总理，您，您……来啦！”周总理笑咪咪地朝大嫂点着头：“认识，我们上午就认识了。张明英同志，我们到你家看看，行吗？”“欢迎，欢迎！”张大嫂赶快回答，又在毛娃子耳边悄悄说：“赶快喊你老汉烧壶开水。”

周总理就这样抱着五岁的二娃子，说说笑笑来到张明英的院子里。范大哥早已把椅子、板凳、茶水摆归一了。张大嫂对丈夫笑着：“总理来啦！”又回头向总理介绍：“总理，这是我那……娃儿的老汉！”老实巴干的范大哥望着慈祥的周总理，直是在围腰上揩手。这个长工出身的中年汉子，把要向周总理说的满肚

皮话忘个精打光，只晓得嘿嘿地笑。还是王二爸上前一步，介绍说：“这就是我们农业社的劳动模范范二兴同志！”总理点着头，握着范大哥粗壮的手，风趣地说：“你有一个能干的夫人嘛！”范大哥脸红了，嘿嘿地笑着说：“不敢当，不敢当。”他见总理还站着，慌忙端过竹椅子，正要用围腰帕掸尘，周总理却拉过范大哥的手，马上坐下来，并要在场的社员都坐下，这才同张明英摆起龙门阵来。

摆着，摆着，周总理从随行人员手中接过白衬衣，递给张明英，亲切地说：“大嫂，上午汽车路过时，让你小鬼把衣服挂破了。这件衬衣给小鬼穿吧！”张大嫂马上站起来说：“总理，哪个行喃？那是毛娃儿蹦能干，自己不小心挂破的啊……”说着，又把衬衣双手捧了过去。总理笑了：“那嫌衣服不好嘛！”“这……”张明英眼眶里涌出了泪水，赶紧用围腰帕揩了起来。随行人员把衬衣又递给大嫂，说：“收下吧，总理开完会后专程来送这件衣服的！”



“啊！硬是我们的好总理呀！”憨厚的范大哥用手揉着眼睛，大张着嘴，望着自己的女人，眨眨眼睛。张大嫂晓得自己男人的意思，就是不要辜负总理爱人民的心意，于是含着

满眶热泪，伸出双手，哆哆嗦嗦地把白衬衣接过来。这时，好多好多社员都激动得流下热泪啊！毛娃子喃，他望望爸爸妈妈，又望望在场的叔叔娘娘，一下子扑到周总理怀里：“周伯伯，您，您……我一定记住您刚才说的话，长，长大为祖国……”

这件白衬衣，毛娃子实在舍不得穿，张大嫂更舍不得让毛娃子穿！她用自己的红被面子将这件珍贵的衬衣包着，一家人时时刻刻想着周总理，盼望着周总理再次来到跃进坝哪！

（题图、插图：施大畏）

稿 约

《故事会》是一本刊登供讲述的口头文学作品刊物。本刊欢迎下列稿件：

- 一、反映我国各条战线现实生活的新故事和新传说，以及革命历史斗争的故事和传说；
- 二、我国各民族和外国民间故事、传说、寓言、童话、笑话等；
- 三、为传播科学知识而编写的科学故事和幻想故事；
- 四、根据现代和传统的优秀剧目改编的戏曲故事；
- 五、反映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生活的中、长篇章回故事；
- 六、有关新故事创作和民间故事、传说、寓言、童话、笑话搜集整理的理论文章，以及组织故事创作、开展故事活动的经验介绍、讲演体会等文章。

凡属搜集整理的作品，要求注明讲述者的姓名、记录时间和地点。翻译稿件要附原文。

来信、来稿时写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通讯地址。本刊一般不退稿；凡汇集成册或篇数较多的稿件，除从中选用外，其余部分退还。来稿如三月内未见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来信、来稿请寄：上海绍兴路7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故事会》收。



鲁大问账

吴傲君

彭老总欠了鲁大一笔账，这事儿两人都记挂在心上。这笔陈年老账为何不能如愿以偿，说来话就长啦。

鲁大不大，当年还只有十八九。本来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一场风湿病把他的双腿变成了罗圈，走起路来就象那旱地上跑着的鸭子，摇摇摆摆。处在一九二八年那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却因此免去了抓丁拉伕的灾难，倒也落得个自在。他的父母早死了，没有留下一个泥巴坨打鸟，只有三间歪歪斜斜的破瓦房，座落在黄金洞山中的斗角尖上。这里三面临渊，一面靠岩，翻过后岩，山连山，峰接峰，无穷无尽。虽说是两军对峙，拉锯式打仗，鲁大却习以为常，全不畏惧。红军来了，他敞开大门迎接，板栗子炖腊肉，尽其家当来。白匪来了，他破棉絮一卷，从后墙的圆洞中溜上了后岩。等到白匪兵爬上岩去，他早已哼着山歌转到了另一个山头。茫茫林海四处为家，用他的话说：“鸟都叼不到！”

这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天蒙蒙亮，两军又接火了，机关枪打得象破风车响。鲁大卷起破棉絮就上后岩。枪声越来越近，渐渐听得见白匪呜哩哇啦的喊叫。接着，岩下大火冲天，浓烟盖住了

山头。

鲁大见自己的房子烧了，心里一阵痛，眼泪滚了出来。他抓起地上的一块石头，恨不得去拚个你死我活。然而，就凭他这一双罗圈腿，恐怕连本都捞不到哩。他只能泪眼睁睁地望着这熊熊大火，烧呀烧呀，一直烧到黄昏。他叹了口气，夹起破棉絮钻山去了。

鲁大下江西，过铜鼓，到处漂流。遇上红军吃一餐饭，碰上白匪挨一顿打。过了半月，他思乡心切，又一瘸一拐地回到斗角尖，心里嘀咕：看看那瓦渣坪去吧！便一摇一摆钻出树林，从远远的山坳上朝后岩偷偷望了一眼。不看还好，这一看倒叫他大吃一惊：是菩萨显灵，还是鲁班下凡？因为后岩脚下那绿竹丛中露出一排屋脊，比他原来的房子还要整齐得多。

“看看去。”他挥动着打狗棍，直朝家里奔去。

鲁大一口气跑到屋前，一排儿三间整齐的瓦房，只有那被烟火熏焦了的土墙还看得出原屋的痕迹。他大着胆子走进堂屋，后墙的那个圆洞依然存在，屋里静悄悄的。鲁大正在纳闷，忽见那圆洞里钻出一个白衣女子来，笑咪咪地对他说：“你叫鲁大吧！”

鲁大惊慌未定，双脚直往后退。退到大门口，掉头正要逃跑，又见门外竹林间也走出一个白衣娘娘来，样子更加好看，脸上笑得更甜。鲁大吓得“哎呀”一声喊，一屁股坐在地上，嘴里喃喃自语：“妖……妖怪！”两个白衣姑娘哈哈大笑，一边抹着笑出来的眼泪，一边说：“我们是彭德怀的队伍，看护兵。有几个伤员借你的房子休养几天，你怕什么！”

“我没有房子，这不是我的。”鲁大好久才明白过来。

“是你的，还有那些个……”白衣姑娘拉着他到房里去看筐里的米，缸里的油。

鲁大云里雾里直摇头：“不是，都不是，我的房子烧了，东西抢了。”

姑娘们告诉他：房子是彭老总派人新盖的，东西是彭老总派人送来的，都安排好了，只等他回来。

鲁大想：彭老总自平江起义以来，没日没夜领兵打仗，倒有心管起我鲁大的事来，果真是个好心肠的长官。红军得了这员虎将，夺江山就有指望了。既然他老总看得起我，我就领情了吧！从此，鲁大心里就有个小小的打算：什么时候逮住一只麂子，定要下山去见见这位崇敬的长官。又谁知麂子还没捉到手，彭老总却亲自来了。

“鲁大，日子过得怎么样？”彭老总问。

“马马虎虎。”鲁大大咧咧地回答。

“好就好，不好就是不好，马马虎虎怎么行。”彭老总和鲁大开着玩笑。

鲁大也不慌不忙慢吞吞地说：“有碗苕丝饭吃，不受白匪的气，就满不错了。要说好嘛，等你们坐了天下，这山成了穷人自己的，这边栽桃，那边种李，养得牛羊成群，收得谷子如山，我鲁大挑几样上等的羊羔米酒送上省府京都，一来献礼，二来看看口岸，坐坐轮船，那才叫美哩！”

彭老总听了哈哈大笑，拍拍鲁大的肩膀说：“你的胃口不小呀！好，等咱们穷人坐了天下，就按照你的意见办。你来看……”彭老总把手中的马鞭一挥，指着山间湍急的溪流，“在那里筑一座大坝，建个发电站，这些个沟沟洼洼便连成了一片湖泊，能养鱼，能通轮船；山上栽桃李，林中放牛羊，还要在这个地方建一座畜牧水产研究所。”彭老总越说越兴奋。

“到那时，你这房子又要拆掉啦！”女看护兵快活地拍着手

说。

“慢着吧。”彭老总慎重地说，“给后辈人留个纪念。告诉他们：这就是当年的红军医院。”

鲁大一拍大腿，高声地说：“好呀！我鲁大就等着这一天。”

可是，这一天却是如此遥远、艰难。

彭老总在这里转战了三年。三年间，鲁大的房子被烧了八次，烧了盖，盖了烧，最后房顶上盖的只有四十八片瓦，其余全是杉树皮。彭老总和鲁大的感情越来越深，说起话来直来直去，亲密无间。

有一天，彭老总的队伍要远征了，临行前来看鲁大，说：“鲁大，我们走了，反动派来了你怕吗？”

“怕个鸟。”鲁大仍然是不慌不忙的样子，“了不起挨一刀，砍了脑壳碗大个疤。”

“对，只管跟他们斗，他砍你一个，你还他八个。”彭老总风趣地开着玩笑。鲁大听了嘿嘿笑着说：“八个脑壳就好派用场了。一个管山，一个管水，一个守电站……”他一口气数下去，



把周围的人都说笑了。

彭老总这一去，南北转战，又过了许多年。鲁大在斗角尖上转游了半辈子，心中不知盘算了多少番：这山栽桃，那山种李，对面沟里修电站，山坡上面放牛羊。几次风雪，房子摇摇欲坠，他修修补补不让塌下；四十八片青瓦不曾少过一片，因为彭老总说过要留作纪念。公路修到了黄金洞口，他特地赶去看看，心中想：离彭老总说的那日子不远了。等吧，总有一天。

等到一九五八年秋天，彭老总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平江，鲁大坐车到了县城，两个老朋友又见了面。

“鲁大，日子过得怎么样？”彭老总问。

“马马虎虎。”鲁大回答说。

彭老总听了仰面一笑：“你是怎么搞的，还是老腔调，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嘛！”

鲁大旱烟锅一磕，慢条斯理地说：“有饭吃，有衣穿，也没人敢欺侮，照说也就满不错了。要说好嘛，还没见到你说的那个发电站。山上栽不了桃，山沟养不了鱼，那个畜牧水产研究所也不知你那地图上划了圈圈没有，红军医院倒是留下来了……”

听到这里，彭老总恍然大悟：“啊——你今天是来讨账的！”

“我知道，这么大个国家也难治，早晚会轮到我们的山沟里来。可群众有这么个愿望，今天说给你听听，好歹把它放在心上，我等不得了还有后辈呢！”

彭老总听了鲁大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心情沉重地说：“山河依旧，面貌未改，我们欠了根据地人民的债。这笔账要还，一定要还！”

这年冬天，斗角尖上果然筑起了发电站。鲁大迈着八字步，神气活现地指指点点：这一截管子不能浪费，那一根钢钎还可以

用；这个位置修机房，那个位置摆鱼场……好象他就是彭老总派来的特派员。

整整闹腾了一个年头，夜明珠果然搞到社员家里来了。这一天晚上，鲁大躺在床上，眼睁睁地望着雪亮的电灯泡，兴奋得翻来滚去睡不着。他一骨碌爬起来，在电灯下铺开纸，画了一张图，没有文字，只有圈圈点点。不难看出：这是桃子，那是李子，有牛有羊，还有高房子。第二天一清早，他坐汽车到了县城，进了彭老总住过的房间。

“你是干什么的？”办公室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他。

“送图来。”

“什么图？”

“彭老总和我商量过的，他说过照我的意见办。”鲁大把图纸递过去。那人看了鲁大一眼，冷冰冰地说：“不要开政治玩笑！彭德怀已经垮了，他说的话全不作数。去吧，去吧！”

象五雷轰顶，把鲁大轰出了办公室。

垮了！彭老总垮了？是不应该打天下？！是不应该筑电站？！老百姓的事管不得吗？！鲁大紧紧地捏着手中的图纸，嘴里喃喃自语：“这是怎么搞的？一笔糊涂账。”

（题图、插图：王纯言）



当务之急

陈 正 庄

话说红土岭公社疙瘩塬生产队的老队长，开春时有个打算，想在塬下修建一个抽水站，这样可以一下子把水引到疙瘩塬上那两百亩地里，老天爷再瞪眼不下雨，照样夺丰收。这个好主意在全队社员会上通过了，他们就打报告报到大队，大队转到公社，公社报到区委，区委又转报县水电局去批。

就这样上上下下经过了好多关口，可是开春时上报的，这新麦都吃上了，还没见水电局批下来。机器、水管子买了一河滩，只好放在仓库里睡大觉。那两百亩苞谷苗旱地干得快冒烟，社员们急得去问老队长，老队长更是急得火烧眉毛，焦躁地说：“你们问我，我问谁呀，这上边不批，我能把谁咬两口？”这时，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啦，有的说：“上边嘴上叫支援农业，我看是卖豆腐的嘴，干说不割。”也有人说：“上边大事情多，怕把咱这小事情忘了，再等一等吧。”一个小伙子说：“再等一等，那两百亩苞谷牛都不吃了，烧柴倒行。我说老队长，这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咱不会上县去催一催。”老队长呼的把大腿一拍说：“好，我明天就上县去看看，这船到底在哪儿弯着。”当晚，老队长把生产安排好，第二天，天还没有亮，老队长就带着老伴烙的干粮，翻山过河来

到了县城。

老队长难得到县城，这水电局在东街在西街，是南街是北街，一点也不知道。他就一边走着，一边问着，串大街，走小巷，东拐拐，西拐拐，费劲不小，好赖找到了水电局。他高兴地拍掉身上的尘土，刚要进大门，被看门的老头挡住了：“老乡，现在下班了，你两点半再来吧！”老队长说：“我是远道来找局长有事的，后晌还想赶回去，你就让我进去吧！”那看门老头说：“局长正在午睡，你进去也没用，还是两点半再来吧！”老队长无奈，只好坐在大门外的柳树下，一边啃着干粮，一边用草帽扇着凉，等候着。

等呀，等呀，好容易等到两点半，老队长急匆匆来到办公大院。那大院静悄悄的空无一人，迎面挂了一张大标语：“迅速改变工作作风，加快四化建设步伐！”他又环视了一下四周，暗暗喝了一声彩：“好气派！”然后指着墙上的门牌子念了起来：“赵局长室，钱局长室，孙局长室，李局长室。”哈哈，好多局长哩，今天只要找到一个，准能把我这事办啦！他正要上前敲门，这手又收了回来，一想，还是再等一等。等呀，等呀，快三点啦，门还没开，老队长鼓起勇气上前敲门。可四个局长的房门敲遍了，都没人应声。这下老队长可发急啦，正好门房的那个老头来送报纸，一看老队长急得汗水直淌，就偷偷给指了一下钱局长的房门，又使了个眼色。这时，老队长的火也来啦，上前就咚咚地一边敲着，一边“钱局长，钱局长”地喊着。

突然，房里传来带着怒气的声音：“谁呀，干什么啦？”老队长也没好气地说：“我，找你有公事。”里边又传出一句：“等着。”

老队长又等了好一会，只听门“吱”一声开啦，里边走出这么一个人来，他花白头发梳得光，宽边眼镜架鼻梁，手里拿把芭蕉扇，边走边扇边晃荡。老队长忙迎了上去，陪着笑脸说：“钱局

长，事情太急啦，只得把你叫起来，对不起呀！我来是……”没等老队长说下去，钱局长说：“等一下。”说罢，走出门去，用芭蕉扇遮住脑壳，慢悠悠地朝厕所走去。这时，老队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坐下站起，站起坐下，大脚板不停地在地上直跺，一会门外看看，一会瞧瞧墙上的挂钟。足有半个钟头，这位钱局长回来啦。老队长收起旱烟袋，又笑着迎了上去，掏出一包宝成烟。钱局长说：“我不抽。”老队长刚要说明来意，钱局长又说：“等一下。”又回到自己的房里。只听里边刷呀、洗呀的没个完，好一会才端着茶、衔着烟走了出来，坐到他的办公桌子前。老队长刚要开口，钱局长又说：“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说罢，他哼哼哈哈地打了好一会电话后，才转过身来。

老队长连忙站了起来说：“钱局长，现在说我的事吧！”“你说吧！”老队长把修抽水站的事，从前到后，从头到尾，七七七、八八八地细细说了一遍。不料那钱局长听着听着，一手搭着头打起盹来了。老队长一看，气得高声喊道：“好钱局长哩，你就给我批一下抽水站……”这一声可把钱局长惊醒了，他打了一个哈欠问：“你在说啥？”老队长看到钱局长这个混帐劲，眼都气红啦，真想吵



起来。可又一想，现在出门办事难，千万不能得罪人家，就只好耐着性子，苦愁着脸，又从头到尾，从前到后地说了一遍。

这回钱局长听清楚啦，他笑了笑说：“好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嘛！你回去写个建站申请来，我们再研究研究。”老队长忙说：“报告打上来都有半年多啦，社员们等得眼都红啦，今天派我来催一催。”钱局长说：“不用催嘛，我们搞水利的比你们还着急，没有批就是有原因嘛！”老队长问了一句：“什么原因？”这一下把个钱局长给问住了，只见他“这个”了好一阵说：“这个事不归我具体管。这样吧，你找个地方先住下，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天，等后天星期一你再来吧。”老队长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提高嗓门说：“我们整整等了半年多啦，再等下去，苞谷苗子就成了一把柴了。抗旱夺丰收，这可是个当务之急的大事，我求求你，还是快点给我们批吧！”这一下把钱局长惹火啦，他站了起来，冷冷地说：“这事不归我管，你别给我发火。现在局长多了，这事归孙局长管，他住在医院里，你找他好了。”说罢，“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老队长朝那门狠狠唾了一口，只好再到医院找那个孙局长。他出了水电局大门，一路小跑来到医院。他东寻西找，跑出跑进，见人就问，终于在内科三病房间到了，可人没有在，他只好又站在门外等着。等呀，等呀，足足又等了半个钟头，还是不见孙局长回来。他失望地叹息着来到医院大院里，看见离大门不远的一个葡萄架下，有两个人在下象棋，他就走过去，问了一声：“你们见水电局孙局长来了没有？”

只见其中一个红光满面、两眼有神的中年人，抬起头来答道：“我就是。你从哪儿来，找我有啥事？”老队长忙说：“我从红土岭来的，找你有点公事！”

孙局长一听，又摇头，又叹气：“公事，公事，我这身体都给拖垮罗！现在是力不从心了，病啦，住医院啦，有事去局里找钱局长吧，他在主持局里的工作嘛。”老队长忙说：“钱局长说这事不归他管，叫找你哪！”

孙局长对那棋友说：“你看看，推得多干净呀，我住院都不安宁。我要是死了，局里的工作还搞不搞，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呀。”他又对老队长说：“你有什么事，快说呀！”

老队长又把建抽水站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孙局长说：“你们送的那个申请我好像见过，现在也不知道放到哪儿去啦。关于水利方面的技术工作，我是个外行啊，你们那里能不能建抽水站，我也说不清。你还是找一下李局长吧，他可是水利方面的专家哟……”老队长忙说：“李局长不在局里，你就给我们批一下吧。”孙局长说：“我不敢负这责任，你还是找李局长吧！他不在局里，你到家属院里找吧。”

说罢，孙局长便站起来打着哈哈送“客”了。老队长一看孙局长那态度，只好离开医院，又东奔西寻来到了家属院，问到了李局长的家。他刚走到窗前，听到里面传出说话声：“吃吃吃，这西瓜不错。李局长，你这大立柜、大床、沙发的木料可是清一色的东北榆呀。”又听另一个人说：“对你实说吧，机不可失，现在在这个台台上，先把小家庭建设好，再说……”“应该，应该，局长的家得象个样子，这套家具我一定给你做得满意。”老队长再不想听下去了，就喊了一声，“李局长……”里面没声音了，过了一会门开了，出来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说：“我爸爸说他没有在家，叫你到局里找钱局长去。”说罢，转身回屋，关上了房门。

老队长想：又碰上一个闭门不照面的局长。他生气地说：“李局长，我是来找你办事的，又不是找你来要饭的，你还是出来

一下。”里面还是没声响。又过了一会，那个小女孩又出来说：“给你说我爸爸不在家嘛。”老队长忙问：“刚才说话的是谁？”“我哥哥。”说罢，又跑了回去。老队长冲着屋里狠狠地说了一句：“你把农民太不当人看啦。”说罢，扭头就走。他来到十字大街，想着这回去怎么向社员交待，那两百亩苞谷要紧呀！他只得压下火气，又向水电局走去。

当他来到水电局大院门口，正好同推着自行车要出门的钱局长碰上了，他忙拦住说：“钱局长，你叫我找孙局长，孙局长又叫我去找李局长，李局长不见我，叫娃给我说来找你。你就给我们批了吧，社员眼巴巴地盼望着哩。”钱局长冷冷一笑说：“我能给你批吗，我是个二把手，负不起这个责任，你还是等一把手赵局长回来再说。”老队长忙问：“赵局长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他到苏州、杭州、广州参观学习去了，回来路过郑州，可能还要去兰州，然后回来。时间嘛，大概得半年，你就耐心地等着吧。”说罢，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

老队长气得浑身发抖，看着墙上的标语，指着四个局长的房门，怒吼了一声：“我看呀，解决这个问题，比抗旱还要当务之急呢！”

（题图、插图：钱逸敏）



三过磅

陆 飞 宇

故事发生在去年七月五日。这天天气十分闷热，热得人的胸口好象塞了一团棉花，有经验的人都晓得快下大雨了。

下午四点，安阜公社生猪收购站里显得特别宁静。上午那闹哄哄的卖猪市头已过，收购站的职工照例都去干别的事了，只留下验猪员朱大华值班。

朱大华生得端端正正，白白胖胖，乌黑的头发梳得煞光，两只手指熏得腊黄。这时，他斜坐在宿舍里一只靠背椅上，跷起二郎腿摇着晃着，突然“噗哧”笑出声来。为啥呢？因为今朝半天猪收下来，个人收入也不算少：黄套套香烟三包，眼眉毛香烟半条，四脚跳香烟也着实勿少；再说，早饭人家送的，午饭馆子里用的，老酒吃饱，外加四荤一汤三炒；最最使他高兴的是，女朋友玉香捎来一张纸条，说五点钟来看他，真把他快活得魂灵出窍。

这时外面起风了，天墨黑。突然一道闪电，紧接着就是一声炸雷，倾盆大雨随之而来。就在这时，有两个人抬了一头大猪冲进收购站。前头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后头的是个五十开外的老头。姑娘叫兰芳，老头人称杨大伯。

他们冲进收购站，把猪往地上一放。兰芳四周一看，没人，

只见宿舍门开着，就放开喉咙喊一声：“里面有人吗？”

朱大华一听喊声，心中一喜，以为是女朋友玉香提前来了，要紧回答：“在这里！”走到门外一看，原来是两个卖猪的，不由眉头一皱，又回到靠椅上坐下来。

杨大伯认得是验猪员，连忙走进宿舍，从袋里摸出香烟，抽出一支送上去：“同志，请吸烟！”朱大华一天下来，烟没离嘴，喉咙也被刺痛了，但他还是伸手接过烟往嘴上一叼。杨大伯一边替他点火，一边说：“这只猪请你验收一下。”朱大华猛吸一口烟，只觉得一股辣味直刺喉咙，他连忙一看，原来是“勇士”牌，他把烟捏熄，随手往桌上一丢，立起身朝外边走边说：“你们怎么到现在来卖猪啊？”杨大伯满脸堆笑回答：“同志，不瞒你说，我是看瓜的，吃过饭队长才来通知我，要采二十担西瓜送到城里去，我采好瓜才把猪扛来，所以晚了，麻烦你了！”

朱大华一听西瓜，心里一动，就在猪旁边立定，笑嘻嘻地说：“你们只把西瓜往城里送，为啥不送些给街上人吃吃？”杨大伯是个老实庄稼人，没领会他这话里有话，赶紧回答：“街上也送来了。”“噢！派啥用场？”“喏，我们队长说：‘送到城里是换化肥的，街上么，是送给公社的，以后也会有好处的。’”朱大华见杨大伯没领会，又明点了一句：“啊呀！你拿几只西瓜这里来嘛，给你钱，也会给你好处的。”杨大伯还以为他真的要买西瓜，就说：“同志，你要西瓜，我下次一定带来，保证瓜甜价钱便宜。”朱大华心想：这老头倒刁格，给我吃空心汤团，我才不上这个当呢，要么现在拿来。不过话不好直说，于是仍旧笑嘻嘻地：“嘿嘿，不瞒你说，今朝我有客人，你能不能马上替我想想办法。”杨大伯想：刚下过雨，不要说田里已没熟瓜，就是有也不好采啊！再一想，有办法：“同志，今年每个生产队都种西瓜的，等会到附近生产队去

总能买到的。”朱大华一听这话，这个老头死脑筋，捞不到油水了，立刻脸色就和外面的天气一样，一下子变得阴沉沉的了。

朱大华同杨大伯这番对话，兰芳站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她不由插上一句：“同志，西瓜等歇再说，快替我们看猪吧！”朱大华朝兰芳看看，“嘿嘿”一笑：“好，把猪扛上磅秤。”猪扛上磅秤，朱大华把秤砣打定一看，一百二十四斤。接着，他用手在猪背脊骨上勒了一趟，肋骨上撒了几撒，再在肚皮肉上拉了几把。这几个看猪动作是有名堂的。勒一勒就晓得猪的肥瘦，撒几撒看得出肉膘的厚薄，拉几把便估出这只猪吃了多少饲料。这三者结合起来一算，再看看磅秤上毛猪的重量，就可以定出等级，以多少斤算帐。现在朱大华一边在做看猪的动作，一边肚里在算另一本帐：按照收购大猪标准，这只猪可以收下来，但是按照自己的“灵活标准”来看：一、卖猪的不是干部，要降一级；二、来人与我非亲非故，又得降一级；三、这老头不通人情，一毛不拔，又要降一级。对，不收他的猪，让他再扛回去！理由蛮便当——还没上磅^①。想到这里，朱大华站起身来，两手拍了一下，皱着眉头直摇头。

杨大伯一看朱大华的表情，晓得不妙，赶紧问：“同志，这头猪以多少斤算帐？”“算帐？嘿嘿，再要加上两只西瓜的重量就差不多了！”“啥？这头猪还勿上磅？”朱大华朝杨大伯看了一眼，慢悠悠地说：“有啥办法呢？缺点货色嘛！”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杨大伯到现在才明白这个“货色”明明指的是西瓜。他又急又气，一时说不出话来。

兰芳耐不住了，她亮开喉咙：“同志，你不要看错啊，上次我婶婶家一头猪只一百二十斤就上磅了，我们这头猪重四斤，反而

^① 上磅：达到收购的标准。

勿上磅？”朱大华朝兰芳望了一眼，心想：你倒来硬上，老实说难勿住我格：“嘿，小姑娘，这叫做‘人有好丑，猪有肥瘦’嘛。”“我们这猪也勿瘦啊！”朱大华又“嘿嘿”一笑：“你们这猪是——背梁脊骨梆梆硬，浑身猪毛好穿棕棚，脚膀上面既没肉，肚皮倒吃得象鼓样，屁股尖得象梭子，活象一只老山羊！”说完，从袋里摸出一支海绵头烟往嘴上一叼，慢悠悠地吸起来。

杨大伯听了，气得浑身发抖。兰芳火气直冒头顶，指着朱大华大声说：“你勿要神气，此地不收猪，自有收猪处。爹爹，我们走！”两个人回转身，把猪扛上肩。杨大伯掉转头朝朱大华说了一声：“原来这就是你们讲的为人民服务啊！”

父女俩出了收购站，一步三滑，上了渠道路更难走，路面既滑又窄，旁边又是水沟。没走几步，杨大伯突然“哎呀”一声，脚一软，身体一晃，扁担脱肩，人摔倒了。猪象皮球一样骨碌碌滚进渠道。渠道中足有一尺多深水，水淹没了猪鼻子。杨大伯一看猪要被淹死，要紧拔出戳进脚板底的东西，和兰芳跳下去，把猪拖上渠道。这时，杨大伯只觉得一阵刺心剧痛，鲜血从脚底流出来。兰芳急得一面喊爹爹，一面朝着收购站破口大骂。

杨大伯呻吟着说：“兰芳啊，骂也没用，看看两边可有认得的人，找个帮忙的吧！”兰芳往两边一看，只见一个人迎面走来，手中拿把雨伞，脚上穿着雨鞋，上穿粉红色衬衫，下着天蓝色裙子，是个年轻的姑娘。再一看，咦！这不是姑妈家的玉香姐吗。兰芳心中一喜，连忙高喊：“玉香姐！”

来人正是朱大华的女朋友玉香，也是杨大伯的外甥女儿，现在是去会朱大华的。听到有人喊，她立定一看，是表妹兰芳，就应了一声，直奔过来。一看舅舅和表妹浑身泥水，吃了一惊：“你们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兰芳说：“我们是来卖猪的，路滑，爹爹脚

底戳进一只铁钉，真倒霉！”杨大伯说：“玉香啊，麻烦你和兰芳扛一下猪吧。”玉香想：扛猪可以，反正自己要去收购站的。不过舅舅怎么办呢？一想有了：“舅舅，你脚受伤了，还是先让妹妹扶你去卫生院包一下，打一针防止破伤风。我在这里等你们，好吗？”兰芳和杨大伯都说好。于是兰芳扶着爹爹去卫生院，玉香站在渠道上等，暂且不提。

再说朱大华在收购站左等右等，五点过了一刻了，还不见玉香的人影，心里急啊！一转念，还是到路口去望望看，于是就朝大路走来。没走多远，看到玉香一个人在渠道上东张西望，他连忙紧跑几步上前打招呼，再一看旁边还有一头猪。他先是一怔，而后“喔”了一声，明白了。他笑咪咪地说：“玉香！我等你好久了，你可是来卖猪的？”玉香笑着“嗯”了一声。朱大华又是一喜，心想：今天可有我的用武之地了，你来卖猪我看猪，保证让你满意。于是说：“啊呀！你来卖猪，为啥勿打声招呼呢？呃，还有一个扛猪的人呢？”“他脚底戳伤，到卫生院去了。”朱大华一边点头，一边说：“这路太难走了，猪扛来真不容易啊！玉香，我来帮你把猪扛去吧。”玉香一想也好，反正等会舅舅总要到收购站去的，就说：“好吧，呃！大华，等会我舅舅要来，你要客气一点啊！这只猪是我舅舅的。”“放心吧，你的舅舅就是我的舅舅，有数！”说完，朱大华把扁担在渠里洗了洗，穿进落索，扛起就走。

猪扛进收购站，朱大华顾不到擦汗，把猪扛上磅秤，摆动秤砣，笑嘻嘻地望望玉香，讨好地说：“玉香，这头猪就以一百三十二斤算帐吧。”玉香看到大华没有验猪就开价，心里有点犯疑：“哎，这怎么行呢！”大华一听，还不行。好，反正看在自己心爱的人面上，再拨动一下磅秤也不算过分。于是说：“那——就一百三十四斤算帐吧。”说完，拿起挂在磅秤上的剪刀，准备号字。

突然，外面传来了“玉香，玉香”的叫声。原来杨大伯和兰芳从卫生院回来了，他们到渠道上一看，玉香和大猪都不见了，就找到收购站来。

朱大华一看是刚才卖猪的，就停下手里的剪刀。心想：现在不能号字，让他们看了要找麻烦的。他挂起剪刀，又若无其事地吸起烟来。杨大伯看见猪已放在磅秤上，再看看屋里除了朱大华又无旁人，感到奇怪：“玉香，啥人帮你扛来的？”玉香见问，就红着脸羞答答地朝朱大华一指：“是他！”杨大伯被弄糊涂了，怎么会是他呢？兰芳到底是姑娘家，心细灵活，她已轧出苗头，就悄悄地拉了玉香一把，到外面去了。朱大华心里倒一惊，啊呀！玉香怎么和他们这样熟悉？勿要这老头就是玉香的舅舅啊！再一想不会。第一，前后两只猪斤量不一样；第二，刚才一只白猪，现在是——啊呀，也看不出是啥个猪了……

杨大伯开口了：“同志，这头猪验过了？”朱大华没好气地回答：“验过了。”“多少斤算帐？”“嘻嘻，你又不是我的娘舅，问得这样清爽！”兰芳从外面进来：“爹爹，猪已经验过了，一百三十四斤算帐。”“啊？一百三十四斤算帐？”杨大伯睁大眼睛，直盯着朱大华。朱大华一本正经地说：“我早说过，‘人有好丑，猪有肥瘦’嘛！”兰芳暗自好笑，故意问：“你说说这头猪怎么好法？”于是朱大华便滔滔不绝地夸起这头猪来：“这头猪，养得滴溜滚圆象皮球，头大背阔脚膀粗。我用手一摸更加好，膘厚皮薄猪油多，再说肚里饲料吃得少，一百三十四斤算帐不算多！”听得杨大伯和兰芳一齐大笑起来。玉香进来看到舅舅、表妹这样高兴，就乘机上前介绍：“舅舅，大华晓得是舅舅的猪，所以……大华，来，这就是我的舅舅。”说着，示意大华过来叫一声。朱大华听到这话，真如当头一棒，尴尬得站在那里动也不动。玉香感到奇怪，平时大华



面皮蛮老，今朝倒怕难为情了，就走过去推他：“大华，去叫一声吧！”朱大华还是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玉香越是推他，他越是象脚下生了根一样。

那边兰芳一面笑，一面也在推她爹爹：“去呀！去认

认你的外甥女婿！”杨大伯也是连连往后退。玉香真弄不懂了，要紧问朱大华，朱大华不响；问杨大伯，杨大伯也笑着摇头；再问兰芳，兰芳又把玉香拉到门外，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玉香一听，心里好象打翻了酸醋瓶，眼里象擦了辣椒粉，眼泪簌簌掉下来，猛转身到屋里拿起伞就走。朱大华急了，要紧拉住：“玉香，你不能走！”玉香脚立定了，哭声却更大了。朱大华悔恨不已，连连敲头顿足。杨大伯看到这样，就呵呵地笑着上前劝解。大华作了自我检讨，叫了舅舅。

于是，这头猪第二次过磅验收，照标准一百十斤算帐。这真是：

一头大猪三过磅，
一磅反映一思想；
莫学大华私心重，
要想到人民想到党。

（题图、插图：徐海琳）

神仙的后代

茅 山



传说《天仙配》中的董永是丹阳县人。丹阳县有个董永村，村边有座董永桥，桥边有座董永庙，庙里董永的塑像早被村里的一伙年轻人给砸了。现在电灌站就设在那里。

董永村上爱把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叫做“七仙女”，如今的“七仙女”轮到大队长徐子民的独生女儿小芝。

小芝高中毕业后回家种了五年地，今年二十三岁，是公社农科站成员。她确实是个面对面擦过、老太太也会觉得眼前亮一段、回头补看几眼的俊俏姑娘。谁能猜到，“七仙女”会挑中不哼不哈的回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董良？董良这小伙子又矮又瘦又近视，一年三百六十天穿着蓝布衣裳黑布鞋，贪图他哪点呢？

小芝和董良恋爱上，是在今年春天插秧的时候。插秧机插的秧根不整齐，漂秧严重，他俩在一起研究改装插秧机。董良扶了扶眼镜，合上手里的《农村电工》，一字一句对小芝说：“小芝，锄头、铁耙用了几千年，要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把它们传给下一代，这是耻辱，是耻辱啊！我们也算知识青年，但究竟有多少知识？我的座右铭是：每天都有新的进步。”小芝听了这番话，偷偷地瞄一瞄董良，那镜片后的眼睛多有光彩，那黝黑的面孔多健美。谁说他有嘴不说话！谁说他是书呆子！

此后，小芝发现董良的自留地里草比菜高，就从家里端来油光光、香喷喷的蛋花咸菜。她看到董良泡在盆里的衣服，就卷起袖子给洗得干干净净。甚至羞红了脸买了刮脸刀，塞进董良的抽屉：“人家讲从猿到人，你是从人到猿啦。”有时董良傍晚回家，发现锅里的饭烧熟了，菜蒸熟了，还真以为有“田螺姑娘”呢。

他俩相爱的消息象插上两只翅膀，“呼”地一声钻进大队长徐子民的耳朵。眼下大队是全县的先进集体，粮过“双纲”。家里吃不愁，用不愁，只愁一桩心事，老两口常常背着女儿千商量万讨论她的终身大事。徐子民肚里把全大队十个村子一百五十六个未婚男青年挨个排队，偏偏漏掉了董良。哪晓得“箩里拣花，越拣越花”，女儿偏偏看上了自己没排上号的，这下把个徐子民气得鼻孔直冒青烟！

这天收工回家，徐子民指着埋头吃饭的小芝，劈头盖脑数落开了：“又要到哪里找魂去了？世上能干的小伙子千千万万，自作主张相中个魅大。我们种田人，祖祖辈辈全凭一副铁肩膀、两只蒲扇手。他呢？一副近视眼，两只破书箱。书能当百页填饱肚皮？”小芝没见过爸爸发过这么大的火气，小心地、轻轻地说：“爸爸，你坐，听我说……”“不听！你爸爸还没有老糊涂，用不着你来教训。那个人刚下乡，烧粥漫出锅沿，他不揭锅盖，反而搬只小凳压在上面。还有，大粪不掺水，烧死了自留地的菜，还在猫念佛一样嚼什么‘浓度’、‘反渗透’……这就是知识青年的‘知识’。叫你吃蜜糖，你硬要跳水坑。”小芝不满意爸爸审判官的口气，更不能同意他对知识、对知识青年的判决。女儿扬起脸，嘟起嘴，不断点头，不断重复：“就看上他，就看上他！”简直造反了！徐子民气红了脸，大声吼道：“看上他，就给我滚！”“滚就滚。”小芝推开饭碗，“咚咚咚”地往外跑。

小芝妈一把拉住，好说歹说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这儿有个风俗，谁家产生什么疙瘩，便包顿馄饨。据说馄饨落肚就温温顺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二天傍晚，小芝妈正在和面，村里高强的妈妈磕磕绊绊地跑进来，没等主人递凳，气喘吁吁地嘀咕起来：“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我那犟小子当年砸了董永庙的菩萨，如今菩萨怪罪下来了……”小芝妈听了个稀里糊涂，又见徐子民一阵风似地闯进来，草帽往桌上一扔，虎着脸冲着高强妈说：“我早知道了，还在这里穷嚼苏哪。还不快去看看！”说完，转身撒腿又往外跑，高强妈连忙赶上去。

到底出了什么事啦？原来，队里老饲养员下午到公社交流养牛经，孙子高强代他放牛。傍晚，高强唱着山歌回转村庄。经过电灌站，猛听得后面“叭”的一声，回过头，哎哟，大水牛滚进水田，四脚朝天。折腾了好一会，才把牛拉出来，田里的稻棵压倒了一大片。他挥鞭一抽，那牛畏畏缩缩地抬起蹄子，小心翼翼地敲着地面，一步，两步，没走完第三步，又是“叭”的一声，摔倒在老地方，泥浆溅得高强一脸一身。“我的亲娘哎！”高强倒退两步，张大的嘴巴合不拢，好象下巴脱臼。

正在电灌站两边耘稻的社员也惊呆了。有的喊：“高强，不要打牛！”有的叫：“有鬼！”有的猜测：“不是鬼，是神。‘四人帮’完蛋了，《天仙配》重映了，董永菩萨也该回乡了。”有的不同意：“哪有什么菩萨！”也有的窃窃私语：“得罪菩萨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十几年前还不是高强砸的菩萨？”

说的人无意，听的人有心。在菜田摘四季豆的高强妈惊慌得脚趾抓紧了地皮。万一菩萨真的……想到这里，吊在半空的一颗心抖个不停。她撂下篮子，直奔大队长家……

电灌站四周的社员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见大队长来了，议论

得更带劲，老人们嘀嘀咕咕，小伙子哇啦哇啦，姑娘家叽叽喳喳。

大队长叉开双腿，稳当地站在水槽上，响亮地说：“大家不要迷信，快下田干活。”人群中冒出一句：“可是我们亲眼看见出了怪事。”徐子民想：乡亲们要看事实，那就看吧。他跳下水槽，接过鞭子，在出事地点踏过来，踩过去，跺跺地面，太平无事。接着他牵过牛，走到电线杆前，做梦也碰不到的怪事发生了：那牛活象真的见了鬼，撑直两条前腿抵住地面，斜着脑袋，两只眼睛睁得比铜铃还大，夹紧尾巴，死也不肯向前。突然，牛的身子直抖，大颗大颗的泪珠滚了下来。怪呀！徐子民拍拍额头，眨眨眼睛。

怪事接二连三出现了：墙角突然卷起一股旋风，又好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一张泡桐树叶贴在又光又滑的墙上，好久不掉下来，就象天兵天将下的战书。“哗——”又是一阵风。“哒哒哒……”铜钱大的雨点犹如万箭齐发，打在脸上都有点痛。可也怪：倾盆大雨光在田埂那边下，电灌站东南边的社员躲到西北边就不碍事。半个天黑黑的，半个天红红的。

徐子民心头发毛，不知如何才好，但他想：自己是干部，在这当口可不能含糊。他鼓鼓勇气，咬咬牙关，“叭——”用力甩个响鞭，耸起浓眉，眼光射住牛脚。牛动了，走了，好……不好！没等他看清，牛绳掙得他险乎摔跤，那牯牛不晓得怎的着了魔，一骨碌大翻身，“轰隆！”滚下稻田。紧接着，“刷——”一道闪电，“啪啦——”一个炸雷象在头顶上爆开。那牛好象被鬼神缠住了，喘着粗气，喷着白沫，四条腿在空中乱蹬。社员们急坏了，高强害怕了：难道董永菩萨、七仙女姑姑真的显灵了！

徐子民给闹糊涂了：决没有鬼神，可是，毛病出在哪里？理不出个头绪。风住雨歇，牛，还躺在水田里。高强妈跪倒在电灌站前，不住地祷告：“菩萨有灵，保佑高强平安，我们全家给你们重

塑金身，重烧高香，阿弥陀佛……”

人群乱哄哄的，大队长搓搓布满老茧的大手，放大了喉咙喊：“不要迷信，不要迷……”但是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刚才的确确实看见了一件件、一桩桩鬼差神使的怪事呀。唉！

有人提议到公社农科站去叫董良来。徐子民说：“他又不是神仙。”但救牛要紧，他冲着高强挥挥手：“快去！快去！”高强急忙转身，脚不沾地去了。

远处一声喊：“大家快散开！”小芝与董良双双飞跑过来。小芝抢先跨进电灌站，拉下电闸刀。董良目光炯炯，东转西旋，一寸一寸地搜查蜘蛛网似的线路。噢，原来变压器输入线路的胶皮老化剥落，紧贴土墙，引起漏电。这时，董良平日里温吞水的脾气一扫而光，在这一无电工工具、二无防护器材、加上头一次接触“电老虎”的情况下，他勇敢地跳上桌子，手指碰到赤膊电线，猛地被弹开。小芝惊叫一声：“危险！高压电！不要靠墙！”董良抿紧嘴巴，镇静地用木片挑起贴在墙上的电线：“不赶紧修好要出大事故。去找根木棍，我触电就用力打我，不准用手拉！”“好，好，我知道！”小芝拿起门闩接近董良。她紧张得翘着嘴唇向上吹气，冷汗湿了她的头发根。几秒钟比几年还长，董良终于徒手带电包好漏电的线路。小芝扔掉门闩，蹦过去攥住他的双手。董良说：“你出去牵牛，我再在屋里查一查还有没有别的暗毛病。”

小芝拨开人群，拉起失魂落魄的水牛，上了路面，但牛僵立着再也不肯迈步。小芝象哄小孩似的：“你也是蠢大，没有危险，真的，不骗你，我们走吧。”牛晃着脑袋，摆着耳朵，“嗒——嗒——嗒——”随着那声音，大家的心提了起来。一步，两步，到了出“鬼”的地方，一颗颗心提到喉咙口。高强低着头，偷眼看牛。他妈闭上眼睛，吓得不敢看。空气好象凝固了，又好象要爆炸。

徐子民抓住胸口，觉得那牛挪一步有千斤重。噢，牛头抬高了，步子放松了，啊呀呀，平平安安过去了，过去了！几十个人吐出一口大气。高强妈睁开眼睛，拍着膝盖，喷着舌头，连声说：“谢天谢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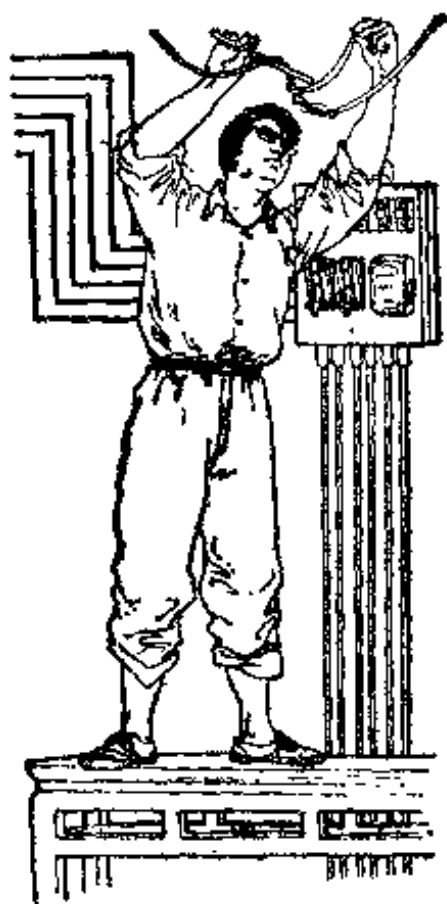
高强用肩膀碰碰大队长：“到底不愧‘七仙女’，有仙法……”小芝用下巴指指电灌站：“真正的神仙在庙里头呢。”

董良从容地走出电灌站，下田扶起被牛压倒的稻棵，只说了声：“好了，没事了。”徐子民间：“什么东西作怪？”董良恢复了不紧不慢的声调：“怪事是由跨步电压造成的，已经排除了。”

高强不相信：“跨步？牛跨步，我也跨步，我走过去的时候，汗毛也没少一根。”

董良解释说：“水有水位，电有电位，电位就是电压，电压越大，电流就越强。高压设备漏电，人或动物的两脚在漏电区域分开站立，产生跨步电压。电流经过两脚通过身体，可能造成触电事故。为什么你走过去就不要紧呢？因为你的两脚之间大约三十多伏，安全电压一般用三十六伏。两脚分开的距离越大，跨步电压也越大，所以牛吃了苦头。”

徐子民听入了迷，虽然没有全听懂，但他想：想不到董良这小子有这么多学问。他用新的眼光打量着正揩汗的董良：知识真是个法宝呀，有知识的人真象神仙呀。



高强妈抓住董良的手，开心得直抹眼泪：“刚才我老糊涂了，去谢天地，应该谢你。没有你，我还真以为董永菩萨上门讨债来了。”又叫着高强：“犟小子，来给董良磕三个响头，拜个师傅，学习那个科……科学。”

高强当真来拜师傅了：“师傅，你再讲讲科学吧。”

董良红着脸说：“不要叫‘师傅’，科学这个大题目我答不出。我只觉得，我们处在神话变成现实、现实胜过神话的时代，不必求教神仙，我们上天、入地、下海样样能。古代人幻想神仙帮忙，今天，我们掌握了科学，自家就是神仙，而且比神仙还神！”

徐子民说：“今天董良讲的话，我要象‘牛倒草’一样好好消化。我这个料，只能刨成小农经济家长的椽子，不是现代化干部的栋梁。搞社会主义大农业，单凭空号召、蛮力气，只动手不动脑，要吃败仗。二十多年来，我头一回认输了。我也拜董良做师傅，赤着脚赶上去！”他的话音一落，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阵掌声和笑声。

雨过天晴，一道彩虹出现在天空，搭起了人间、天堂的桥梁。社员们收工回家，三三两两变头接耳谈论小芝和董良的关系：“这回‘玉皇大帝’不会叫‘七仙女’滚了吧。”“哈哈……”

大队长家里，馄饨包好了，作料配齐了，汤水烧开了，小芝妈站在门口，左等右等，前盼后顾。忽然，眼睛一亮，只见徐子民领着小芝和董良回家吃馄饨来了。



（题图、插图：张峻松）

牛娃和牛娃

焦志德



麦梢黄了的时候，县民政局局长老秦，去春城大队牛家庄生产队蹲点。他蹬着自行车，走到离村半里路拐弯的地方，突然看见路边白杨树上拴着头半太子牛娃，一个十七八岁的楞头小伙，手里攥条回了几个过的麻绳，左右开弓，狠打牛娃，抽一下，骂一声：“生整①！”“叭！”“生整！”“叭！”

常言说：牛犟，牛犟。那牛娃当真是越打越犟，四蹄前蹬，身子后坐，鼻圈子把鼻子都磨烂了，鲜血直流，还一个劲地朝后拽缰绳。老秦看不过眼，连忙把车子一撑，上前拉住小伙劝道：“哎，啥气不得出，跟咱哑牲口耍气头！”

小伙正打得起劲，冷不防被人拉住，回过头来，把老秦从头上看到脚下，只见这人头上戴了一顶草帽，额头眼角一道道皱纹，少说也有五十岁了。心里说：你走你的路，我打我的牛，碍你啥事哩？嘴上可没出声。老秦向四周看了看，地上放着绳索轭头，一头挂在一个拨夹②上，知道小伙是给牛娃教套哩，顺口劝道：“教牛不是那教法，越打越毛，你这样打下去，一辈子也教不会！”

小伙白眼一翻，冷冰冰地说：“我不信，生整！”老秦哈哈一笑，问道：“你是哪个队的？”“牛家庄。”“队长可是田大牛？”“嗯，

① 生整：泛指蛮干生硬，乱打人；这里系指一种骂人的口头禅。

② 拨夹：装在碌碡上的木架，人或牲畜能拉着带动碌碡。

他是我哥哩。”“噢，你叫个啥？”“牛娃。”老秦又是一笑，说：“牛娃，看你把牛娃打成啥啦！快解下来，明天再教。”牛娃头一歪说：“说得倒轻松。三天教不会，你给我工分？”“啥？限三天？”“哼，队上规定，三天教不会，工分连根烂！”

老秦说：“咳，哪有这号王法？”说着就去解牛。谁知刚一解开，那牛瞅了牛娃一眼，头一扬，尾巴一撅，挣脱缰绳，朝棉花地里跑了。牛娃狠狠地瞪了老秦一眼，二话没说，放开腿追赶那牛。那牛被牛娃打怕了，牛娃后边追，那牛前边跑，牛娃撵多快，那牛跑多欢。一阵工夫，跑得牛娃大口大口地喘气，满头汗水直流，气得两眼瞪得跟牛眼一样大。

老秦大声喊道：“牛娃，甭撵，让我逮。”说着，顺手在渠边拔

了一把青草：“哞……”一边喊，一边朝牛娃慢慢走去。说也怪，那牛见了老秦，乖咧，不跑咧，尾巴直摇哩。老秦把青草递到牛嘴边，又在它身上搔来搔去，抓住缰绳，拍拍牛背，那牛便乖乖地跟着老秦走过来。老秦掀起挽夹，拿起轭头绳说：“牛娃，你给叔把车子推上。”两人一前一后，朝村里走去。

刚到村头的饲养室门口，迎面碰上了田大牛。大牛连忙招呼：“秦局长，这么快就下来了！啊，咋叫你拉



牛犄拨夹？”老秦一指牛娃说：“你家牛娃教牛娃，把牛打毛啦！”田大牛搭眼一看，牛背上的绳印，鼻子上的鲜血，不由得红脖子涨脸，不问三七二十一，夺过麻绳，走前两步，指着牛娃的鼻子骂道：“不叫你教你要教，谁叫你狠命打牛娃，看我不生整你！”说着，劈头盖脸地朝牛娃打去。那牛娃扶着车子，侧着头，闭着嘴，既不躲避，也不求饶。老秦连忙拦挡，紧拉慢拉，田大牛才被拉开，一边还骂牛娃：“生产队不缺你这号东西，搅得牛马都不得安宁，回去！”牛娃挨了一顿打，把车子一撑，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秦对田大牛说：“你这脾气太要不得，娃不懂么，你打娃干啥嘛！”田大牛叹了一口气说：“秦局长，你不知道，我这个兄弟比那犟牛还加一等，又瞎①又犟，不生整不行！”老秦说：“对待年轻人，就象给牛娃教套一样，光生整还行？”

田大牛一面推着自行车，一面对老秦说：“唉，不怕你笑话，我这兄弟自小离了老人，失教啦！我整天在队上忙着，也没时间管，由他的性儿跑。那年上学的时候，老师批评了他几句，他等老师走到大渠岸上，隔看渠岸骂人家。老师骑车子由桥上弯过来撵他，他浮水过了大渠那边；老师撵过去，他又浮水过了这边。你说瞎不瞎？我后来生整了他一顿，这下可好，他死活不上学了。唉，我看那几年念书也是个样子货，也没有叫他再往学校去。”

走着，说着，到了田大牛家，大牛取烟倒茶。老秦坐在小凳上说：“也不能光怪牛娃，那几年叫‘四人帮’害得社会风气不好，一些青年人失去了上进心，染上了坏毛病，咱们要抓紧教育哩！”田大牛喝了一口茶说：“话是那样说，我这个兄弟也太不象话了！要叫我给你学说，三天三夜也学说不完。那年二队种了五亩西

① 瞎：坏的意思，这里可作调皮解释。

瓜，他跑到大渠岸，在泥水里一钻，出来叫太阳一晒，就跟泥土一个颜色，滚到瓜地里去偷西瓜，看瓜的老王眼睛不好，险乎叫他吓出一场大病。唉，没办法，把我气急了，生整上一顿还能强两天。”

老秦朝四下一望问：“咋不见牛娃哩？”田大牛一指隔壁说：“分了！前年他嫂子嫌他睡懒觉不上工，说了两句，他把蛤蟆埋到他嫂子的被窝里，为了这事，嫂弟两个美美嚷了一仗，从此再也不招嘴。没办法，我给他在旁边盖了间半房，他一个人过活着哩！”老秦笑着说：“毕竟还是个娃嘛，由大人带哩！”田大牛说：“咳，那怪心眼多得狠，不信你往后看。”

几天过后，老秦从地里割麦回来，牛娃领他到那间半屋子里，端来一碗稠玉米糝子说：“吃饭！”老秦往小桌上一看，一没有馍，二没有菜，拿起筷子在碗里一搅，玉米糝里翻出些生腌白萝卜条，只听牛娃在一旁嘻嘻笑着说：“快吃，快吃‘鲤鱼尕沙’，生整！”正在这时，田大牛走了进来，一看又躁了，指着牛娃骂道：“谁派你给工作组管饭来？狗逮老鼠，多管闲事。走，秦局长，过我那边吃饭！”老秦端起碗，一边往嘴里划着，一边说：“这饭就不错，香得很，牛娃，给叔再来一碗！”

老秦边吃边对田大牛说：“大牛呀，麦时黄天的，该给娃弄些麦吃嘛。”大牛眼一瞪说：“哼，不割麦还想吃麦！”

吃罢早饭，老秦走到隔壁问田大牛：“收麦前，咱队下放储备粮没有？”“下放来。”“牛娃咋没有馍哩？”“前半年出勤日不够的，一律不给发储备粮。不给一点颜色看，不知犊是铁铸的！”老秦说：“人吃饱才能干活嘛，扣粮不是个办法。”大牛说：“咳，‘四人帮’横行那几年，为抓劳力咱把窝囊气受够咧，有些人不出勤，分啥也少不了。嘿，现在制度是硬的，大家的驴大家骑！”

老秦沉思了一会，抬起头说：“大牛，先借给我五十斤麦。往后不要给我派饭啦，我自己做饭吃。”说着，掏出钢笔，在本本上写了一个借粮条子，撕下来递给大牛。大牛接过条子，犹豫地盖了章子，说：“你一个人怎么个做法呀？”老秦说：“这你不用管。”

中午，老秦把铺盖卷和一袋面粉搬到牛娃家里，又去菜地买回豆角、西葫芦。切菜、擀面、添水、做饭，饭做成了，寻回牛娃说：“牛娃，你早上给叔吃‘鲤鱼余沙’，叔晌午给你吃‘白蛇过江’。来，咱们开饭！”牛娃也不言传，也不推让，呼噜呼噜吃了两大碗“搓搓子”^①，把油嘴圈一抹，又出门逛去了。晚上，老秦开会回来，看见牛娃睡着啦，脱在炕边的裤子破了个大窟窿，他就坐在灯下，穿好针线，一针一线地给牛娃缝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田大牛来找老秦，看见老秦正给牛娃拆洗被褥，他叹了一口气说：“咳，秦局长，这娃给个好心不顶啥，老早他嫂子还不是给他缝穿缝戴，那毛病一犯，谁的门也不认。”老秦笑着说：“自己的兄弟嘛，咋能采取生整的手段？要关心嘛！”

晚上，老秦在灯下学习，牛娃从外边回来，脱了鞋就要上炕睡觉。老秦笑着问他：“牛娃，这几天咋不见你训练牛娃啦？”牛娃说：“我哥不派我么。”老秦说：“我给你哥说去，明天叫他派你教牛娃，咋样？”“派也不教！”老秦说：“没彩！人家外国有个姑娘都教老虎哩，你连个牛都教不会。”牛娃白眼一翻：“谁说我教不会？”老秦说：“教牛要摸清牛的脾气。老庄稼汉说：‘打马扑索^②牛’，首先要叫牛不害怕你，亲近你。眼下种秋、碾场，正是用牲口的时候，你能把牛娃很快教会拽套，就算给农业添了一份力

① 搓搓子：用手搓成的面条。

② 扑索：抚摸的意思。

量。”牛娃眼睛扑闪了两下，没有言传。老秦接着说：“走，今晚月亮多好，咱俩一块教。我先到饲养室拉牛娃去！”

十五的月亮分外明，村头的场上走来了一老一少。那牛一见牛娃，吓得就往后拽，牛娃忙说：“甬怕甬怕，我再不打你了。”又是喂青草，又是搔痒痒，那牛一双眼扑闪扑闪的，好象在说：怪！冤家对头今个咋成了好朋友啦！也就跟着牛娃转起了圈。老秦一旁跟着，转着，说着，从黄继光、邱少云，一直说到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出现的英雄，鸡叫头遍，才回家睡觉。

一连三天，牛娃跟老秦白犬在一搭干活，黑了在一搭教牛。先是拉上牛娃空转，接着搭上轭头绳拽，挂上空拔夹拉，最后套上犁犁地。你听，牛娃在月光下吆着喊着：“得儿！喔喔喔——”“吁——”功夫不负有心人，牛娃真听牛娃的话了，叫它向里就向里，叫它向外就向外，喊停就停，喊走就走。

这天晌午，火燎燎的太阳晒得场里的麦秆咯叭叭乱响，正在翻场的社员突然停住杈，响起了一片笑声。田大牛不知出了啥事，抬头看去，只见牛娃拉着牛娃走来，那牛娃小犄角上绑着两根棍棍，棍棍上撑着一顶草帽。田大牛不见还好，一见火冒三丈，大喝一声：“大忙天你出啥洋相？耽搁了活路你小心着，快拉回去！”老秦忙说：“哎，哎，大牛，甬喊叫，叫牛娃教牛娃嘛！”牛娃朝他哥挤了挤眼，扮了个鬼脸，接着给牛娃套上拽绳，拉了个小碌碡，吆喝一声，牛蹄动，碌碡转，碾起场来了。

老秦走前几步，对牛娃说：“你光着头，不嫌晒？来，把叔的草帽戴上！”牛娃说：“不怕，生整！”话没落点，老秦把草帽给牛娃戴上了，又把大牛拉到一旁，说了一阵悄悄话。田大牛望着两个牛娃，“嘿嘿嘿，嘿嘿嘿”，张着个大嘴只是个笑。

碾完半场的时候，田大牛端了一缸子凉开水，递到牛娃手里

说：“你回家吃饭，哥来换你。”谁知刚接过缰绳，那牛便不听话了，在场里胡拽，气得大牛举鞭要打，胳膊刚抬起，鞭子就被夺咧。牛娃说：“甭打，越打越毛，还是让我吆！”田大牛一边擦汗，一边叮咛：“牛娃，往后，你的粮再甭单另称啦，合在一搭，瞎好能吃个煎火^①。”老秦接住话：“大牛，你兄弟俩合了灶，不怕牛娃给被窝里埋蛤蟆了？”田大牛把后脑勺一拍说：“咳，咳，咱这东西也该改造改造咧，对人的思想工作可不该生整！……快看，牛娃跑得多欢！”

（题图、插图：蔡 君）

*

*

*

过 桥

有一次，铁拐李走过一座用两根木头拼成的小桥。这两根木头，一根搁得高，一根搁得低。由于正好凑合铁拐李长短的一双腿，因此他走起来很平稳，就称赞说：“天底下数这座桥造得最好了。”但是，当他办完事回来再过这座桥时，由于换了方向，那两根一高一低的桥木反而加剧了他的颠簸，铁拐李光火地说：“天底下要数这座桥造得最坏了！”

（徐永元 金曾豪 搜集整理）

① 瞎好能吃个煎火：好歹能吃个热火饭。



并非虚构的故事

陈玉谦

传说在某地一个火车站上，有个“检查员”叫康文。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打砸抢是把好手，被县里一位“三突”主任看中了，封为“民兵小分队”的头头。从此，他便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把旅客们携带的农副产品，不论是鸡鸭鱼肉、粉条豆油，还是花生瓜子、木耳猴头，要让他查着，统统没收。那位主任家里鱼肉生蛆，康文全家也吃得满嘴流油。这个小小的火车站成了雁过拔毛的地方，因而群众便送他一个外号“刮地皮”。

前几天，“刮地皮”得知那位主任的老婆生了个“千金小姐”，奶水不足，想吃鱼下奶。“刮地皮”顿时眉开眼笑，觉得这是个“拍马”的好机会。他怕在车站上一时刮不到上色鱼，为了以防万一，马上给他在农村渔业队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老婆有病，想吃大鲤鱼，要他爸爸无论如何送几条大鱼来。

今天晚上，“刮地皮”冒着雨来到火车站，对旅客的行李又是捏，又是闻，可是连一条猫鱼都没捞到。

“呜——”列车进站了。车刚停下，“刮地皮”的脖子伸出足有一尺二寸长，那对蛤蟆眼在每节车厢的门口滴溜溜乱转，鼻子嗅得吱吱响。无巧不成书哇！正好在“刮地皮”面前的车门里走下个人来，因为阴雨天黑，站台上的灯光暗，这人又披着蓑衣，戴着草帽，看不清面孔。“刮地皮”一眼盯上这人身上背的麻袋，一股腥气钻进鼻子眼里，他象个扎吗啡的闻着鸦片味



一样，用力抽了抽鼻子，直朝那人扑去。

被“刮地皮”盯上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爸爸。他爸爸因为不满意儿子的所作所为，很少和他来往。从接到儿媳妇有病想吃鱼的那封信后，老头说啥也不答应送鱼来，可架不住老伴一个劲地嘀咕，只好在队里买了十斤大鲤鱼。老伴听说女人的病多半是亏气亏血，甲鱼血最能补气补血，就又要老头子买了只大甲鱼。

临上火车时，他爸爸就听说县里有个雁过拔毛的“刮地皮”。老头一下火车就加倍小心，唯恐碰上这个“刮地皮”。他下了车没走几步，就觉着有人在身后拉他的麻袋，叫着：“站下！搜查。”

他爸爸一听，心想：坏了，拔毛的来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就装着耳朵聋，跑哇！老头用力一挣，撒腿就跑。

“刮地皮”没想到这一招，差一点被甩个狗抢屎。嘿？跑啦！到这下车的还想逃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他大喝一声：“往哪跑？”就追了上去。

“刮地皮”好不容易追上他爸爸，刚要伸手去抓麻袋，正巧，一个甲鱼从麻袋的破口子里钻出来，“啪嗒”一下掉在“刮地皮”的脚背上。“刮地皮”不高兴，连忙伸手去抓，没想到这甲鱼头一伸，一口咬住了“刮地皮”的大拇指头，疼得他五官直挪位，“嗷嗷”乱叫，原地跳起跺脚舞来。有个旅客说：“甲鱼咬人不松口，快把甲鱼头剥下来！”“刮地皮”听了，撒腿就往家里跑。

再说他爸爸一口气跑到“刮地皮”家门口，因为不常来，又是一路猛跑，

看着这间房子差不多，就推门跑了进去。这时“刮地皮”老婆正巧上便所了，屋里没人。老头走进里屋，一屁股坐在炕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粗气。

“刮地皮”跑回家门口，正赶上他老婆回来，黑墨糊眼的，她把咬在“刮地皮”手上的大甲鱼当成手提兜了，就笑嘻嘻地问：“哟！你这是又拎回一兜啥稀罕东西？”

“刮地皮”被甲鱼咬着手，疼得钻心。他一脚踢开门，闯进外屋，向他老婆喊：“快，快拿刀来！”

“刮地皮”他爸爸听到外屋喊拿刀，吓了一跳，暗想：坏了，我走错门了。

“刮地皮”恨透了那个人，破口大骂：“这个老东西，你他妈跑不了。”

“刮地皮”他爸爸又吃了一惊。

“哎哟！快拿刀来呀！给我照准脖子剁。”

“刮地皮”爸爸心里想：这些流氓心狠手毒，什么都做得出来，我还是逃命要紧。这老头拎起麻袋，推开窗门，跳出去就跑。

“刮地皮”老婆听到“噗通”一声，推门一看，忙喊：“有小偷！”

这时，“刮地皮”已经剁掉了甲鱼的头，他跑出门外一看，大喊一声：“就是他！”握着菜刀，撒腿就追。

老头听后面喊“就是他”，更是没命地跑。“刮地皮”在后面拼命地追，嘴里还不住地骂：“你他妈的咬了我一口，这回我饶不了你。你他妈的给我站住！站住！”

“刮地皮”爸爸跑着跑着，听后面叫骂声有些耳熟，再说，老头也实在挪不动腿了，就抱住一根路灯电柱喘粗气。这时，“刮地皮”也追上了。借着路灯一看，“刮地皮”差一点没晕过去：“爸爸，是你？！”

他爸爸这时也认出了他，气得胡子直哆嗦，抡起巴掌“啪”就给“刮地皮”一个大耳刮子，转身就走。

“刮地皮”被打得眼冒金花，鼻子淌血，掉了下巴。他捂着腮帮子，向他爸爸喊：“爸爸！把鱼留下再走，明天我还得给主任夫人送去下奶呢。”

（题图、插图：陈伟德）

“账，以后算嘛！”

陈 复 观

林龙和巧凤年龄都已三十开外了，他俩决定国庆结婚。可是至今住房还没着落，急得林龙三天两头一下班就跑房管所，找负责分配住房的副所长钱开艾。尽管林龙苦苦哀求，钱开艾始终是板着面孔，也始终是那句水泼不进的话：“你们的住房还排不上号！”又是三个月过去了，林龙跑断了腿，钱开艾还是那句铁板一块的话。离国庆只有半个月了，林龙急得成天唉声叹气。

巧凤见林龙为房子愁得成天唉声叹气，她也皱紧眉头想心思。有一天一下班，巧凤来找林龙，说房子有门了，一个星期内保证拿到房票！林龙迫不及待地追问门路哪来的，巧凤在林龙耳边嘀咕了几句，就拉着林龙上大街去了。

他俩在百货公司转了一圈，然后直奔东园新村，在一栋大楼里推开了一楼一室的房门。房里的女主人是一个打扮得十分时髦的中年妇女，她一听门响，头也没抬，习惯地用讨厌的语气说：“钱所长不在家！”

“啪！”林龙从背包里拿出一块毛料往桌上一放，说了声：“钱所长托我买的東西送来了！”

“啊！啊！”所长夫人听到这话儿，连忙放下菜刀，回过身来，眯起两眼，揩揩双手，从桌上捧起那块进口华达呢，连声夸赞：“好料子！好料子！”说着，把那料子从上身移到下身。好一阵，她才想到旁边还站着送料人，于是嘴上忙碌起来：“坐！坐！哎呀，真麻烦你们啦！这料子多少钱呀？”所长夫人习惯地嘴里喊着，并不动手掏钱。

巧凤朝林龙眨眨眼，林龙忙说：“别急，别急，料子钱我和钱所长算嘛。”这时候，门外自行车响了一阵铃，钱开艾推门而入。所长夫人把手里料子

一抖，巧凤拉拉林龙的衣角，林龙忙说：“钱所长，你托我代买的料子送来了。”钱开艾先是一愣，随后一笑，说：“真麻烦你们啦！请坐！请坐！”说着，自己坐到椅子上，习惯地一边问：“多少钱？”一边把手伸进口袋里，他从这个口袋掏到那个口袋，怎么也没掏出钱来。巧凤嘴巴又朝林龙努了努，林龙连忙上前抓住钱开艾掏钱的手，说：“钱所长，账，以后算嘛！”

“也好！”钱开艾掏钱的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儿，翻了几翻，慢吞吞地说：“你们的住房问题我已排上了号……”说着，他跷起二郎腿，脚上那双打了补丁的旧皮鞋在林龙眼前抖动了几下。这当儿，所长夫人泡来了两杯茶，右手一杯给巧凤，左手端给林龙的那杯茶，手伸得特别长，手腕上那块发黄的钟山牌手表几乎触到林龙的鼻子。巧凤的双眼在钱开艾的脚上扫了一眼，又朝所长夫人手腕上盯了一下，站起来说了声：“明天我们再来拜访！”就拉着林龙出门而去。

第二天的老辰光，林龙和巧凤又来到了钱开艾的家。一进门就把一双男式皮鞋往桌上一放。所长夫人照例只问“多少钱”，并不动手掏钱。林龙也照例说：“别急，别急，皮鞋钱我和钱所长算。”不一会，又听到一阵自行车铃响，钱开艾推门而入。他一见皮鞋，照例把手伸进这个口袋，又伸进那个口袋。林龙照例说：“账，以后算嘛！”

钱开艾掏钱的手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本儿，翻了几翻，刚想说话，所长夫人突然问钱开艾：“现在几点钟啦？”钱开艾说：“你不是有表吗？”所长夫人把手腕上那块发黄的表摘下，往钱开艾桌前一放，没好气地说：“这‘老爷表’又休养了！”话音未落，林龙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往所长夫人手里一放，说：“钱所长早想到给你换块新表，看！他托我给你买回来了！”

所长夫人照例地嘴里问着：“多少钱？”

钱开艾照例又把手伸进口袋里……

巧凤咳嗽了一声，林龙也照例说：“账，以后算嘛！”

“老钱哪！人家这么热心帮你买这买那，他们的住房……”所长夫人的话给钱开艾用手打断了，他掏出那个小本儿，说：“你们的住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会儿解决了。新房子在西园新村二楼二室，你们明天就可以



搬进去住！”林龙朝巧凤望了一眼，巧凤回了林龙一眼。两个人告别了钱开艾夫妇，高高兴兴地走了。

林龙和巧凤终于搬进了新居，国庆节那天如期举行了婚礼。

一个月过去了，房管员来林龙家收房租了。林龙说：“房租已由你们钱副所长代收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房管员来收房租，林龙说：“早付给钱副所长了。”

第三个月，房管员和钱开艾一起来收房租，一进门，钱开艾就责问林龙什么时候把房租交给他了！巧凤笑着回答：“三个月前就亲手付给你了。”

“三个月前……”钱开艾心里一怔，连声说，“没这回事！你们把交房租的收据拿出来。”

巧凤不慌不忙从钱包里掏出三张发票，一张是买华达呢的，一张是买皮鞋的，一张是买手表的。她把发票在钱开艾眼前一摊，说：“钱副所长真健忘，这不是你托我们买东西的发票！”

“呃——”钱开艾脸一红。

林龙接着说：“当时，你要付钱，我说‘账，以后算嘛’，对不？”

“啊……”钱开艾心一跳。

巧凤把三张发票往那位房管员手中一按，说：“以后几年内的房租，请你直接向你们钱副所长拿吧！”

钱开艾双腿一软，无力地坐到了椅子上……

(插图：田大军 董亚玲)

会做煤的自行车

吴文昶 包朝赞

青年工人小赵，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了两百元钱，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又到车辆登记处打上了硬印号码——04321。他办妥了一切手续，把发票、执照和剩下的三十多元钱，往衣袋里一塞，翻身跨上车子，双脚一蹬，“叮铃……”上了大街，穿过闹市，来到了郊区公路上。他两脚一用劲，自行车发出了“啞……”的响声，在柏油路上飞跑起来。

不一会儿，小赵来到动物园门口，看看手表，时间还早。心里高兴，就想到动物园玩一会儿。于是跳下车来，将车子在草坪上架好，锁上，买了门票，笑咪咪地哼着歌，进了动物园。

小赵在动物园里逛了个把钟头，又笑咪咪地哼着歌走出来。他摸出钥匙，去推车子，可是一看，自己的车子已经不翼而飞了。小赵想：谁给我挪了地方了？他再将车子一辆辆仔细看了一遍，还是没有04321的车子。莫非被人偷去了吗？一想到这里，顿时感到浑身肌肉紧缩，从心里痛到肺里：贼呀贼，你偷车的时候，为啥不替买车的人想一想呢？我买这辆车多不容易呵！突然，一辆崭新的凤凰牌吸引了他：哎，那辆车很象我的。连忙跑过去，一看号码是：01234。他失望地摇摇头，再一看，车子没上锁。他忽然涌上了一个念头：人家可以偷我的，我就不能偷人家的？马背上摔跤，牛背上翻梢，管他！这念头一来，他只觉得自己的血压在很快地升高，心跳得“别别”响，两只手也发起抖来了。他偷偷朝四周一瞟，没有人，就一咬牙，伸腿一踢，推出车子，纵身一跳，双脚一蹬，连头也不敢抬，飞一样跑掉了。

小赵一口气踏出去好几里路，只觉得气喘吁吁，浑身象瘫痪了一样，没有一点力气，只得停下车来，深深地喘了口气。他摸摸这辆新车子，敲敲自己的脑袋，心想：我怎么会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情来？人家偷了我的车子，



我心痛；我偷了人家的车子，人家就不心痛吗？小赵呀小赵，你年纪轻轻，做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不背一世的包袱吗？喝，不行，应当马上送回去。想到这里，浑身又添了力气，连忙调转车头，跨上车子，朝动物园骑去。

小赵回到动物园门口，远远看见围着一堆人，有一个姑娘在伤心地痛哭。人群中有的在劝她，有的建议快去公安局报案，也有的在骂人：“这是哪个坏蛋干的？要

是抓住他，非狠狠揍他一顿不可！”一听这话，小赵吓得心惊肉跳，想：我现在送上去，会不会被他们打一顿啊？他犹豫不决了。哎，算了吧，还是把车子放在这里，偷偷溜之大吉。但转念一想，不对，我走了，要是又来个人将车子偷跑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吗！小赵从来没有感到这样为难过。想了好一会，他给自己下了命令：谁叫你做坏事来？走，送上去，勇敢点！于是就推着车子来到姑娘面前，说：“同志，你别哭啦，车子我给你送回来啦。”说着，拍拍车子：“喏，是这一辆吗？号码是 01234。”姑娘睁大眼睛一看，果然是自己的车子，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连忙说：“谢谢你，你从哪里给我找回来的？真谢谢你！”小赵红着脸说：“不、不、不用谢，用、用不着……嘿嘿，谢。”他吊着个舌头，连话都讲不清楚了。周围群众一看，都表扬小赵：“这个小伙子不错，有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值得表扬。”有的还建议姑娘马上写封表扬信送到报社去。大家七嘴八舌，羞得小赵脸红到脖子，结结巴巴地说：“不不，不要这样说……”因为车子回来了，姑娘也笑了，人们也边议论着，边陆陆续续地走了。

等人们都走完，小赵红着脸，把自己的自行车如何被偷，又怎样起了歪念头，偷走了这辆车子的前前后后和思想活动，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对姑娘说了一遍。最后说：“唉，真对不起你，害你无故受惊，同志，请你批评我吧！”一听这话，姑娘怔住了，但她没有责怪他，反而十分同情他。两人就交谈起来，谈得很投机，最后互相通了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后，才握握手各自回家了。

姑娘回到家里，又一五一十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父亲。她父亲啧啧赞道：“这小青年能够知错就改，将来一定有出息，应当鼓励！”他想了想，又对女儿说：“后天你结婚，应当送点糖去，表表我们的心意。”

第二天，姑娘给小赵写了封信，包了两斤糖，亲自送到小赵家，还邀请他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小赵接到礼物又看了信，很是激动，心想：车丢人情在，索性再花点吧。于是，他上街买了礼物，第二天下班后，亲自送到了姑娘家里。在姑娘全家人的挽留下，参加他们的新婚宴会。

客人陆陆续续来齐了。客厅里真个亲朋满座，谈笑风生，可是小赵却没有一个熟人，无话可谈。他感到闲得无聊，就踱出客厅，来到了院子里，抬头一看，院子里整整齐齐放着一大溜各种牌号的自行车。触景生情，勾起了他对自己那辆自行车的怀念：自行车呀，自行车，你如今在哪里呢？他边想边走到车子旁边，这辆摸摸，那辆看看。突然发现一辆凤凰牌，和自己那辆一模一样。就连忙走过去一看，是一辆没挂牌照的车子，而且锁也不一样，他摇摇头：唉，真是想车子想迷了。可他还是仔细地看了车头上的硬印号码：04321，啊？真是自己那辆车呀！他的心又“别别”地猛跳起来，为了防止弄错，他又摸出那本行驶执照，一个字一个字对了一遍，一点不错。

他悄悄地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姑娘，姑娘又连忙告诉了她父亲。她父亲问小赵：“你没弄错？”小赵摸出行驶执照和发票说：“不会弄错，这是执照和发票，我都对过号码了，完全一样。”姑娘急啦：“嘿！真糟糕，贼骨头都混到我们家里来了，一定要抓住他，送公安局！”她父亲想了想说：“别声张，我自有办法。”他说完来到客厅里，对大家说：“诸位，我家房于小，今天天气又热，屋里很闷，外面风凉些，我想把酒席移到院子里去，大家看怎么样？”大

家一致赞成。他又说：“那么麻烦诸位，把自己的自行车挪动一下，放到后面弄堂里去。”人们“哗”一下，各人找到自己的车子行动起来了。

小赵站在屋檐下，两眼盯着自己那辆车子，他要看看这个偷自行车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车子一辆一辆被推走，但是那辆车子还是孤零零地摆在院子当中。小赵急了：难道这个偷车贼已经知道……这时，有人问这车是谁的，有人说：“这辆车会不会是新郎官的？刚才我看见他骑车来的。”姑娘听了一惊，连忙转身跑到楼上，只见新郎官躺在床上，正在闭目养神。姑娘心急火燎地一把将他拖起来，问：“你骑车子来的吗？”新郎官“别”地一惊：“骑……骑……怎么啦？”姑娘说：“爸爸讲啦，酒席放到院子里，人家的车子都推走了，就你的还供在那里！”一听这话，新郎官噓了口气：“大惊小怪，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呢？”说着，伸伸懒腰，下楼去了，姑娘随后跟着。

新郎官来到了院子里，客厅门口站着小赵、姑娘和她的父亲，六只眼睛盯着这位仪表堂堂的新郎官，三颗心“扑扑”地跳着。只见新郎官走到车旁，“啪”地开了锁，大模大样地将车子推走了。这“啪”的一声，好象谁给姑娘身上抽了一鞭子，她浑身一震，转身跑到屋里，一把抱住她娘哭着：“哎呀，姆妈呀，我瞎了眼，看错人啦！”弄得她妈妈莫名其妙，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西洋镜一戳穿，小赵倒感到十分为难了，上去扭住他吧，人家是新郎官，在这么多的客人面前，后果会怎么样呢？他紧锁双眉，思考了片刻，然后对姑娘的爸爸说：“我先走了，这件事你们慢慢找他个别谈谈吧，不要声张出去，只要他改了就好。过一天我再来看你们。”说完要走。姑娘的爸爸一把拉住他，说：“哎，事情还没弄好，你怎么能走呀！”说完，他又来到新郎官面前，问道：“这车子是你自己的？”新郎官一呆，说：“是的，爸爸，是我自己的，我买了没几天呐。”“哪里买的？”“五金交电公司呗。”姑娘的爸爸又问：“有发票和行驶执照吗？”“有。”“给我看看。”“我放在家里呢。爸爸，这是怎么啦？”姑娘的爸爸有点恼火，就说：“我想看看你的发票和执照，你打电话叫人送来也好，自己去拿也好，不过车子暂时不能动！”新郎官一看苗头不对，连忙说：“好，我就去拿来。”说完走了。

这个新郎官到哪里去拿发票和执照？他在街上兜来转去，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巧妙的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偷偷从后门钻到楼上，走进姑娘的

房间，只见姑娘趴在桌子上。他就走到旁边，推了一下姑娘，装模作样地说：“小李，真糟糕，我那发票和执照明明放在家里柜里，不知给谁弄丢了，现在一时找不到，你给爸爸说说，以后我再慢慢找吧。”

姑娘抬起头来追问：“你说老实话，这车子到底是买的，还是偷的？”“你说什么？偷的？你开什么玩笑。”“谁给你开玩笑，现在你老实承认错误还来得及！”新郎信突然“嘿嘿”冷笑起来：“承认错误！买的就是买的，一百个买的。你们不要胡说八道，不要听信流言蜚语，告诉我，是谁讲我偷的，我要找他算账去！我要对他不客气！我……”



姑娘一听，火冒三丈，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啪”地站起来，大声喝道：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算我瞎了眼，没看出你这个贼胚！你给我滚，滚出去！”说着，用力把他朝门外一推，顺手拎起他的包扔了出去，“嘭”地关上了房门。

新郎信一个踉跄冲到门外，只见飞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连忙躲避，一脚踩了个空，“格登登……”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那个包也夹屁股跟了下来。他一个跟斗爬起来，拎起皮包，灰溜溜地逃了出去。

从此以后，小赵和小李常来常往，交起朋友来了。人们经常在电影院旁边，或图书馆门前，看到并排放着两辆凤凰牌自行车，一辆号码是01234，一辆是04321。

（插图：弘 达）





“向牛毛”^①学艺

叶中鸣 搜集整理

很久很久以前，财主黑螭蛇家雇了个向牛毛。这孩子浓眉秀目，非常爱雕花镂草，琢山刻水，所以身上总是带着雕刀和石块。

每天蒙蒙亮，向牛毛就伴着牯牛上山冈，看到奇花异草，小溪清涧，险峰峻岭，就喜盈盈地拿起雕刀在图书石^②上刻个不停。那亮晶晶的露珠，让他润喉；那甜滋滋的泉水，给他解渴；那香喷喷

的山果，任他果腹。

一天，雨过天晴，远观青山凝翠，近看碧水涟漪。向牛毛看得醉了心，提起雕刀在石块上“哧哧”雕得入了神。牯牛乱闯啦，吃掉黑螭蛇家三千株番薯秧。

黑螭蛇气得鼻孔冒烟，凶狠狠地剥掉了向牛毛一个小指头，骂道：“看你怎样刻！”

十指连心，砍落小指痛在心，向牛毛双眼泪纷纷。

① 向牛毛：青田人称放牛娃为向牛毛。

② 图书石：即青田石，石雕的原料。

六月荷花水面香，向牛毛放牛荷塘旁，摸出雕刀刻荷花。越看越爱心花放，愈学愈刻劲头高。牯牛斗角看不到，“咔嚓”斗掉一只角。黑蝮蛇看了真气恼，拔下一把青钢剑，砍掉向牛毛大拇指，气汹汹地骂：“穷杂种，看你还刻不！”

十指连心，砍去拇指疼在心，向牛毛双眼泪纷纷。

中秋过后黄花香，黑蝮蛇饮酒把花赏。向牛毛放牛峻岭间，黄花绿草雕得欢，牯牛跌死崖半腰。黑蝮蛇看了气冲冲，挥动一把青钢剑，斩落向牛毛右手臂，恶狠狠地骂：“看你怎样刻！”

人穷志高，向牛毛忍着连心疼，咬咬牙说：“没了双手也要刻，看你老乌龟怎么样！”

黑蝮蛇立下了誓言：“穷杂种能学会石雕，我老爷宁愿跳下万丈深渊把身丧！”

向牛毛冷冷地说：“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待到梅花十度开，回来与你算细账！”

向牛毛为争这口气，下决心找师父学习石雕。听人说，无极山住着个三笑师，手艺高明，手下收着九十九个徒弟。这三笑师有个脾气，从不乱笑，他带徒弟只要经过“哈哈！哈哈！哈哈！”三次大笑，就可出师了。

向牛毛铁心去无极山访师学石雕。他爬过千重山，涉过万重水，不知走了多少时光，流了多少汗。一天，看到云层里出现一座大山，彩云飘飘，霞光闪闪，异香漫漫，山腰大石上雕着“无极山”三个大字。

彩霞里藏着幢幢玉楼宝阁，向牛毛从一幢红屋里进去。进了头门，只见满屋摆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凿。进了二门，看见满屋放着五颜六色的图书石。进了三门，只见光闪闪的檀香桌上摆满了刻好的山水、人物、花卉、飞禽，活龙活现。

走过三门是一个大花园，穿过花园，便是正堂。只见一位堂堂正正的银发老人，坐在椅子上，对着一块图书石沉思。

向牛毛口称师父，伏地就拜。那三笑师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开口说：“樱桃好吃树难栽，白饭好吃田难开，石刻好看难以学，奉劝年轻小伙子，断了念头把家回！”

向牛毛哀求道：“师父啊，点点水珠汇成海，粒粒泥砂聚成山，功到自然能学成，铁杵磨针也不难。”

三笑师听了，点点头不吭声，用手指弹一下桌子。里头走出一个徒弟来，带了向牛毛就走。转弯抹角，约莫走了筒把烟光景，看见一座八角亭，亭上有个八角门，横额篆书“万丝亭”三字。那徒弟开开门，向牛毛一看，房里净是乱成一团的麻丝。那徒弟说：“师父要你把这间房子的乱麻丝整理出来，卷成团。”说罢，那徒弟就走了。

向牛毛宁心静气地蹲下来，找了好久好久才找出丝头，卷了一会儿，那丝头就断了，又得另找新丝头。就这样，找呀，卷呀，一直理了两个月，满屋乱蓬蓬的麻丝，才给向牛毛整理成团了。

三笑师拍拍他的肩膀说：“从今天起，你是我的徒弟啦！”

从此，三笑师不多不少，正好有了一百个徒弟。

金鸡叫头遍，向牛毛就起床，到师父房中，三笑师指指他的断臂说：“先去磨磨凿吧，磨尽东海水，活捉老龙王，龙脚镶右臂，龙骨作凿柄！”

向牛毛站在大海岸，蘸海水磨凿，磨到最后一支凿，海水也见了底。龙王恶狠狠地朝他扑来，向牛毛拿起直冒青光的凿，对准老龙咽喉凿过去，“扑通”一声，那巨龙倒下了。

向牛毛凿下老龙前脚，往右臂一凑，就是一只顶灵巧的手；抽出老龙背脊骨作了凿柄。他乐呵呵地对师父说：“右手镶了，凿柄有了，现在可刻作了吗？”

师父说：“百丈高楼平地起，平步登天难上难，奉劝徒弟别性急，有米不愁没饭吃。”

接着，三笑师将向牛毛带到瓯江边，那儿好景致：苍松墨绿墨绿，青竹碧翠碧翠；蓝蓝的江水跟天空一色，黛绿的山峰伴白云共居。三笑师指指蓝天、白云、山水、苍松、翠竹……对他说：“渔翁识鱼性，樵子知鸟音，雕图书的得花功夫练眼神，辨别花花世界，摸清风云变幻，识透山水自然，通晓万物变化，才能镂古雕今，精琢细刻……”

向牛毛牢记师父话，一年一年练眼神。一天，师父对他说：“这下你能明察天地万物变化，可刻作哩！”

三笑师叫他在南山刻《擎天龙凤柱》。向牛毛走近南山，看见一支古怪的图书石柱托着蓝天。他运转臂力，重重起凿，轻轻刻去。只见左刻龙，右雕凤，当中牡丹似火红；上刻龙头冲天起，龙鳞片片闪金光；下琢凤凰展翅膀，翩翩飞舞鲜花间……

“哈哈！”三笑师乐呵呵地不觉笑出了第一声。

时光好比东流水，花凋草枯又一年。

五年一度的雕图书赛会到来。这赛会有个规矩，雕刻时间不出三炷香。

比赛开始，三笑师出了个《夜雨登阁写文章》的题目让大家刻。

三炷香烧过，比赛收场，万花坛摆满一件件《夜雨登阁写文章》的石雕。大的象小山，小的拳头样，式样五花八门，玲珑精巧。有的雕着书生独坐亭台楼阁攻书；有的刻着少年冒雨夜读。三笑师一一品评过去，总觉得起凿无奇，清淡乏味，不合题意。

最后，三笑师给一座石雕吸引住了，但见那石雕上刻着：怪石垒垒，假山迭迭，山边露出一座书房的窗子，窗外刻着丛丛高大的芭蕉树，阔大的蕉叶给大雨淋得向下低垂，一滴滴水珠，从上面的叶滴到下面的叶上，窗里有一少年，左手提着灯烛，右手将砚台伸到窗外去接檐水……

“啊，好极了，好极了，这个作品把‘夜’和‘雨’巧妙地刻出来了！”三笑师一看题款有向牛毛三字，“哈哈！”不觉大笑了第二声。

月亮迎太阳，太阳送月亮。一眨眼，十年就将过去。一天，向牛毛正在刻作，忽见一个小僮手捧九龙盘，上面放着一张金字请帖，施礼说：“丞相请艺人一行。”说罢，领着向牛毛朝外面走去，没多远，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堂上停下来。向牛毛抬头一看，正堂上坐着一个满脸横肉、头戴平天冠、身穿绣花蟒袍的人。

那人一见向牛毛，满脸笑容地迎了出来说：“大师，不才是当朝一宰，素闻大师雕图书手艺高超，老夫今欲成为天下大富，财满九洲，请刻一摇钱树，日摇金，夜摇银，好吗？”

话音方落，屏风后出来一个人，手捧大盘雪花银，向向牛毛施礼道：“请收见面礼！”

向牛毛一脚踢开银盘道：“雪亮银子抢劫来，白银成山我不爱；狗官要

刻摇钱树，除非铁树把花开。”

稍停，屏风后出来丞相老婆，嘻皮笑脸捧着大盘黄橙橙的金子，向向牛毛施礼道：“请别嫌少。”

向牛毛踢开金盘说：“万两黄金似粪堆，岂能买得穷人心，狗官要刻摇钱树，除非石板会翻身。”

说罢，向牛毛转身就走。突然，楼台、狗官无影无踪，眼前是断墙残壁，茅棚破屋。一个穷汉衣衫褴褛，面容黄瘦，摇摇晃晃地向他走来。向牛毛急忙迎了上去，扶住他说：“兄弟做什么？”

那穷人向路边退避说：“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客官有事请快走，免得妨碍大事情。”

向牛毛答道：“千朵桃花一树开，天下穷人共患难，兄弟如果缺什么，不必客气讲出来！”

那穷人还是左退右避地说：“有酒有肉才亲近，穷人说话无人听，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皆劝有钱人。”

向牛毛握着他的手说道：“池中白藕根相连，深山毛竹鞭接鞭，兄弟如果要什么，赴汤蹈火都愿干！”



那穷人这时才直直爽爽地说：“金山银海我不要，珍珠玛瑙不是宝，种田儿郎爱牯牛，万望兄长刻一条！”

向牛毛随手拿来一块图书石，“哧哧哧”三凿过去，就成了一头膘肥体壮的大牯牛……突然，眼睛一眨，茅舍、穷人都不见了。向牛毛回身一看，只有师父站在背后。“哈哈！”三笑师拍拍向牛毛的肩膀，发出了第三次大笑，说：“你现在可以出师了！”

第二天，向牛毛拜别了师父和众师兄，提着龙柄凿下山。三笑师与众师兄一直将他送到瓯江边。

向牛毛正向青田大道走去，忽见财主黑蝮蛇拿着算盘账簿，从对面走来。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向牛毛大喊一声：“狗才，还认得我吗？”

黑蝮蛇以为向牛毛早死了，现在看见向牛毛还在，吓得“格格”发抖。急忙拔腿向东逃，只见东面大路有座石雕，拦住去路，题名《小指恨》，刻着黑蝮蛇挥刀砍向牛毛的小指头。黑蝮蛇吓得向南逃，只见南面大道上出现一座石雕，拦住去路，题名《拇指恨》，刻着黑蝮蛇提刀砍断向牛毛的大拇指。黑蝮蛇吓得看也不敢看，火速向西就跑，只见西面路上又是一座石雕，题名《断臂恨》，上刻黑蝮蛇挥刀砍掉向牛毛的右手臂……

黑蝮蛇跑得精疲力尽，只好连爬带滚向北面大道逃生。只见向牛毛满面怒容，圆瞪双眼骂道：“狗才！看你往哪逃！”

黑蝮蛇跪地求饶：“求大仙开恩，饶……饶奴才一命！”

向牛毛气乎乎地答道：“刀砍手臂恨难消，血海深仇忘不了；多少穷人被你害，今朝狗才命难逃。狗才，你还记得自己的誓言吗？”

黑蝮蛇抬起头，只见前面出现悬崖峭壁，崖下是黑洞洞的万丈深渊，悬崖壁上刻着他当年的誓言：“穷杂种能学会石雕，我老爷宁愿跳下万丈深渊把身丧！”向牛毛指着誓言大喝一声：“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黑蝮蛇吓得身子如筛糠，脖子缩进肩胛窝，活象一只活乌龟，还想寻缝隙逃生。霎时，乌天黑地，雷声隆隆，“轰”的一声，黑蝮蛇从万丈深渊掉了下去，变成一堆黑石头，正好给雕图书的做座垫。

金鸡报晓，红霞满天，向牛毛提着凿沿瓯江向青田走去。

（题图、插图：顾炳鑫）



三气财主

叶中鸣 搜集整理

早年白羊山下住着个财主。那财主家中黄金白银满库，金黄谷子盈仓。这一年，正逢财主六十大寿，要大大庆贺一番，他想请本地著名雕图书的为他精雕“三吉祥”。

哪三吉祥？一刻“长命百岁”；二刻“万贯家财”；三刻“子孙满堂”。

这财主满想借这三件精雕，在众客面前大吹大擂，显显威风。为了讨好雕图书的，他亲自捧了金银，来到雕图书的家里。

黄鼠狼向鸡拜年，哪会有好心。那雕图书的爱理不理地说：“老财，我一不要黄金，二不要白银，为老财刻刻三吉祥是应当的。”

“那太好了，反正人情不落空！”财主巴不得雕图书的这么说，喜洋洋地拿了金银就回家。

北风呼呼，大雪飘飘，转眼财主寿辰就将来到了。财主差人到雕图书家去取三吉祥。

雕图书的对采人说：“别那么性急，东西还没弄好，等老爷寿辰那天，我会亲自送来。”

财主寿辰这天，轿马来往不绝，贺客黑压压一大群。寿堂正中，大红金字寿幛高挂，寿烛高烧，香烟缭绕。堂上，红木檀香桌上摆满金杯玉盏，奇珍异宝。两廊排列着吹鼓手，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正要开始拜寿，只见雕图书的身着破衫旧裤，蓬头赤脚，捧着三只盒子，大摇大摆走了进来，把盒子放在寿堂桌上，转身就走。

那财主看到三吉祥送到，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巴咧开合不拢。当着众宾客面，急忙打开第一只盒子，小心翼翼地捧出那个“长命百岁”的石雕

来。众客一看，石雕上刻着一棵老树被狂风刮得倒向一边，一支残烛摇摇欲灭，旁边刻着一首诗：

寿堂摆酒闹哄哄，残烛一支点当中；

漫天乌云狂风起，长命百岁一场空。

财主看了，气得眼睛翻白，面红耳赤。满以为第二只总该好点，连忙轻手轻脚捧出那只“万贯家财”的石雕来。只见一轮红日融化冰山，滔滔雪水向东流去，旁边刻着一首诗：

穷人一年忙到头，分分文文落你手；

一轮红日融冰山，万贯家财如水流。

寿堂里一下子肃静，贺客们象雨打落汤鸡，大眼瞪小眼，小眼看大眼，不知怎样好。那财主气得目瞪口呆，手脚抖得似筛糠，“卜”的一声，酒杯落地摔个粉碎。财主有气无力地揭开第三个盒盖，一个客人稳稳重重捧出“子孙满堂”的石雕。但见石雕上阴风凄凄，黑云漫漫，大小棺材满布寿堂，旁边也刻着一首诗：

大小棺材满寿堂，

老财子孙都死光；

万贯家财天火烧，

谁人为你摆寿堂。

这场景不看还好，一看可了不得呐！只见那财主两眼发直，满脸灰暗，捶胸跺脚，口吐白沫，大喊：“反了！反了！”“扑通”一下，摔倒在大红金字寿幛下，众贺客一哄而散。



（题图、插图：洪孝安）



笑话

江青看病

一天，江青突然感到心脏和肝部不舒服，忙喊医生给她好好诊断诊断，看是否患了不治之症。医生仔细检查了半天，笑容满面地说：“请首长放心，绝对不存在任何问题。”

江青大为高兴：“真的吗？”

“真的。”医生肯定地回答，“因为你根本就没长心肝！”

（李黄飞 搜集整理）

阿凡提写对联

“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张春桥要阿凡提给清华园的大批判专栏写副对联。阿凡提满口答应，马上挥笔写了五个大字：“打倒邓小平”，张春桥一看，高兴得龇牙咧嘴地叫道：

“好！写得好。”急忙又问：“那么下联呢？”阿凡提不慌不忙地又写了五个大字：“天下不太平”。群众一见，齐喊：“妙！妙！妙！”张春桥气得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后，指着狗腿子大骂：“你们还不快把他抓起来！”再一看，四面都是愤怒的拳头。阿凡提呢，早骑着毛驴走了。

（余运水 搜集整理）

一定要今朝来

外国医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有个“双突”干部去接待。代表团团长说：“贵国李时珍在医药上的贡献真是了不起……”这个干部马上大声问翻译：“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翻译吓了一跳，急忙向他摇了摇头。“噢，没有来，快用小轿车去接！”翻译急得直搔头皮。“呀，他在理发？！不行，叫他马上就来。”翻译无可奈何，只好凑到这个干部的耳边，小声说：“李时珍是明朝……”这个干部大光其火：“明朝来？不行，一定要今朝来！”

（吕 钟 搜集整理）

陈阿大接外宾

流氓陈阿大平时脏话连篇。一次接待某国外宾，一见面，就吐出两句脏话：“赤那！阿乌！”

外宾忙问翻译：“他说什么？”

翻译看看陈阿大的流氓相，不敢如实翻译这两句骂人的口头禅，急中生智，就顺口说道：“这是上海话，意思是说：先生，您好！”

外宾“噢”了一声，点点头。

不久，外宾离开上海到了北京，正值张春桥到机场迎接。外宾想起了刚学到的两句上海话，立即高兴地对张春桥大声说道：“赤那张春桥，阿乌！见到你很高兴！”周围的人无不掩口暗笑。

（雨 田 搜集整理）

还喝不喝

一位老奶奶，忌讳性很大，逢年过节，说话总要图个吉利。这年大年初一早上，老奶奶刚起床，小孙女小英就倒了一杯糖开水端给奶奶甜甜嘴。奶奶喜滋滋地一饮而尽。小英问：“奶奶，还喝不喝？”奶奶想：大年初一，我怎么好说不喝呢，不吃不喝那不是死人吗！于是连声说：“喝，奶奶喝！”小英连忙又倒了一杯，奶奶又一饮而尽。小英又问：“还喝不喝？”奶奶只好说：“喝！喝！”这样，奶奶一口气喝下了小英倒来的六大杯糖开水，肚皮胀得象只鼓。这时，这个不懂事的小孙女还一个劲地问奶奶还喝不喝。奶奶慌得连连摇手：“奶奶不喝了！奶奶不喝了！再喝奶奶要让你给胀死了！”

（翟其复）

我是孙悟空

美丽的姑娘又和一个小伙子见面了。她说话很直爽：“丑八怪我不要，我也不喜欢工人，缺少文化。我看你各方面都差不多。噢，对了，你父母还在吗？”

小伙子说：“问这干什么？”

美丽的姑娘说：“如果有父母，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小伙子说：“告诉你，我是孙悟空。”

美丽的姑娘笑了：“真会说笑话，难道你是石猴？”

小伙子说：“一点不错，我没有父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李靖良）

报
请
上
级
决
定

某领导同志在“四人帮”

垮台后，仍然心有余悸，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敢作主，一律推给上级。

托儿所所长向他请示：“我们想给孩子们添置一些玩具，你看……”



“报请上级决定。”

生产科科长向他汇报：“实验室地方太小，应当增加两间房子，你考虑……”

“报请上级决定。”

他爱人和他一起看《白蛇传》，对他说：“我看许仙太没良心了，白娘子不如干脆和他离婚。你说呢……”

“报请上级决定。”

“……”

（上官云霞 张 凡）

（插图：王益生）

这意味着什么

上午九点多，厂党委书记和政治处的干部们，穿着崭新的工作服，下车间劳动来了。厂报记者马上跟着来采访，他想让一位老工人谈谈感想：“师傅，你说说，领导干部下车间，这意味着什么？”

（谷建成）



（插图：唐同）

“烧香”

最近，老奶奶经常拿了一包包东西出去，邻居好奇地问她干啥，老奶奶说：“去‘烧香’。”“烧香？现在庙也没有了，还烧香？！”老奶奶笑笑说：“庙有啊，在局长家里。”

（陈德来）

研究研究

向阳大队采购员找到农机公司供销科郭主任，提出要买两台拖拉机。

郭主任说：“没有。”

大队采购员送上了中华牌香烟和茅台酒。

郭主任对文书说：“给他两台。”

文书说：“你不是说没有吗？怎么又有了？”

郭主任笑笑说：“最初没有研（烟）究（酒），现在研（烟）究（酒）过了。”（赵志毅 搜集整理）



戎 林 搜集整理

李白晚年，政治上很不得志，他怀着愁闷的心情往返于宣城、南陵、歙县、采石等地，写诗饮酒，漫游大好河山。

一天清晨，李白象往日一样，在歙县城街头的一家酒店买酒，忽听隔壁的柴草行里有人在问话：“老人家，你这么一大把年纪，怎么能挑这么多柴草，你家住哪？”

回答的是一阵爽朗的大笑。接着，便听见有人在高声吟诗：

“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

借问家何处？穿云入翠微！”

李白听了，不觉一惊。这是谁？随口吟出这样动人的诗句？他问酒保，酒保告诉他：这是一位叫许宣平的老翁，他恨透了官府，看穿了世俗，隐居深山，但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座山里。最近，他常到这一带来游历。每天天一亮，就见他挑柴进镇，柴担上挂着花瓢和曲竹杖。柴卖掉就打酒喝，喝醉了就吟诗，一路走一路吟，过路的人还以为他是疯子哩。

李白暗想：这不是和自己一样的“诗狂”吗？他马上转身出门，只见那老翁上了街头的小桥，虽然步履踉跄，但无论李白怎么赶也赶不上。微风中，老翁那满头白发在身后飘动，象白云一样，可望而不可及。

追上小桥，穿过竹林，绕过江汉，李白累得气喘吁吁，腰酸腿痛，定神一看，老翁早已无影无踪。李白顿足长叹：“莫不是我真的遇上了仙人！”

他撩起袍子又赶了一程，还是不见老翁，只好失望地回来。

那天夜里，李白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自己大半辈子除了杜甫之外，还没结识到几个真正的诗友。没想到今天竟遇上这样一个诗仙，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找到他！

第二天，李白在柴草行门口一直等到日落西山，也不见老翁踪迹。

第三天，第四天，天天落空。

第五天一早，李白背起酒壶，带着干粮上路了。他下了最大的决心，找不到老翁，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儿的山林里。

翻过座座开满野花的山冈，淌过道道湍急的溪流，拨开丛丛荆棘，整整一个多月，还是没见老翁的影子。李白有点泄气了。正在这时候，他回想起少年时碰到的那位用铁杵磨针的婆婆，婆婆说得好：“只要有决心，铁杵磨成针。”要想找到老翁，就看自己有没有毅力罗。想到这里，李白紧紧腰带，咬咬牙，又往前走。累了，趴在岩石上睡一会；饿了，摘一把野果充饥；酒瘾发作，就捧着酒壶美美地喝上一口。

这天黄昏，晚霞把天空染得通红通红，清泉与翠竹互为衬托，显得分外秀丽。李白一心惦念着老翁，哪顾得欣赏景色。他拖着疲惫的身子，一瘸一拐地来到黄山附近的紫阳山下。转过山口，只见前面立着一块巨石，上面似乎还刻着字。李白忘记了疲劳，一头扑上去，仔细辨认起来，哦，原来是一首诗：

“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巅。

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

樵夫歌垄上，谷鸟戏岩前。

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

连读三遍，李白失声叫道：“妙哉！妙哉！真是仙人之声哪！”心想：见到老翁，一定得拜他三拜，好好请教请教。虽说自己也跟诗打了几十年交道，但这散发着野花香味的诗还真是头回领略哩。

他回转身，看见崖石边的平地上摊着一堆稻谷，看来，准是许宣平老翁晒的。李白索性往边上一蹲，一边欣赏醉人的景致，一边等老翁来收谷。

天黑了，李白忽听到山下传来阵阵击水声，循声望去，只见山下的小河

对岸划来一只小船，一位须发飘飘的老人立在船头弄桨。李白上前询问：“老人家，请问，许宣平老翁家在何处？”

原来这老人正是李白要找的许宣平老翁，上次他见李白身穿御赐锦袍，以为又是官家派来找他去做官的，所以再也不愿去歙县城了。没料到，此人竟跟踪而来。这时，老人瞟了李白一眼，随手指指船篙，漫不经心地答道：“门口一杆竹，便是许翁家！”

李白抬眼望了望郁郁葱葱的山峦，又问：“处处皆青竹，何处去找寻？”

老人重新打量着这位风尘仆仆、满脸汗水的客人，反问道：“你是——”

“我是李白。”说着，深深地一揖。

老人楞住了：“你是李白？李白就是你？”

李白连忙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老人一听，双手一拱：“哎呀，你是当今的诗仙！我算什么，不过是诗海里的一滴水吧。你这大海怎么来向一滴水求教，实在不敢当，不敢当！”说完，撑起船就要往回走。

李白一把拉住老翁的衣袖，苦苦哀求：“老人家，三个月了，我风风雨雨到处找你，好不容易见到了老师，难道就这样打发我回去不成！”

李白真挚的话打动了老人的心。两人对视了好久，老人猛地拉住李白，跳上了小船。

从此，无论在漫天的朝霞里，还是在落日的余辉中，人们经常看到李白和这位老人，坐在溪水边的大青石上饮酒吟诗。那朗朗的笑声，和飞瀑的喧哗声汇成一片，随溪水一起送到百里千里之



外……

至今,许多游人一来到黄山宾馆,总爱顺着门前淙淙的溪水,去追寻李白的游踪。

看见了吗?过虎头岩,在鸣弦泉下,有一块刻着“醉石”二字的巨石,传说,当年李白和老人就在这里欣赏山景,饮酒吟诗。他们经常用旁边的泉水来洗酒杯,所以这泉就叫“洗杯泉”。

(题图、插图:吴大成)



白居易的故事

肖凡 搜集整理

那一年,杭州大旱,一旱旱了九九八十一天。西湖旁边的几千亩农田,都干得裂开了口,稻禾枯黄得象火烧过一样。老百姓天天到衙门里去请求大老爷,赶快放西湖水,救救农田。可是,那些官府大老爷,只知整天在西湖上寻欢作乐,却一直不理不睬。

有一天,很多百姓又赶到衙门里来,要求大老爷放西湖水,有的喊:“青天大老爷,赶快放西湖水,救救农田!”有的喊:“大老爷,再不放西湖水,我们百姓都活不下去啦!”闹得那位大老爷,睡也睡不安,吃也吃不香,他怒气冲冲地走到衙门口,对百姓说:“谁说放西湖水?把西湖水放了,那湖里的鱼龙就没有地方栖息啦!”

这时,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个长着五绺长须的老汉,不慌不忙地反问:“鱼龙与百姓的性命相比,哪一个要紧?”

大老爷一听,又气乎乎地说:“谁说放西湖水?把西湖水放了,那菱莢就不能生长了。”



老汉冷冷地一笑，又反问道：“菱菱与稻米相比，哪一种重要？”

大老爷一听，更加气急败坏：“谁说放西湖水？放了西湖水，对皇上洪福不利！”其实，这位大老爷想说的是对自己的官运不利，怕说得太露骨了，触犯众怒，就把当今皇上抬了出来，吓唬吓唬老百姓。

谁知那老汉一听这话，更生气了，他理直气壮地反问道：“皇上与百姓相比，哪一个要紧？假如没有百姓种稻谷给他吃，做衣服给他穿，他还当得成皇帝吗？”

周围的百姓们，听了大老爷的话，条条无理，早想大骂他一顿；现在听了这位老汉的话，驳得句句有力，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他说得对！他说得有理啊！”

大老爷早已气得浑身发抖：“你，你是哪一个？胆敢当众顶撞老爷，煽动百姓！”

那老汉又微微一笑，说：“问我哪一个？我就是白居易！”

大老爷一听，原来新上任的白居易到了。这老头儿，当今皇上也忌他三

分，不好硬顶，连忙打躬作揖说：“原来是新任的刺史白大人到啦！下官有失远迎，望乞恕罪。请，请到衙内休息一下。”

老百姓听说这老汉就是白居易，有的还读过他关心百姓的诗篇，都说：“白居易来做我们的父母官，我们的农田有救了！”

果然，第二天，碧绿绿的西湖水，哗哗地流进了附近的农田；干枯的稻禾，象喝上了甘露，“唰”地一下子直起了腰。百姓们望着潺潺的湖水，流进自己的农田，兴奋得掉下眼泪来。

后来白居易又访问了附近农家，在钱塘门外，修了一条堤，造了一座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他又怕后代的地方官不了解堤坝对人民的利害关系，亲自写了篇《钱塘湖石记》（当时西湖又叫钱塘湖）刻在石碑上，详细写明堤坝的用处，以及蓄水、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

百姓都围拢来看这块石碑。当看到上面写着，放一寸湖水能够灌溉多少顷田时，大家都为白居易深知百姓痛苦，精密设计了这个水利工程，感动得热泪滚滚。大家纷纷议论说，这位大老爷不错，要为他向朝廷请功。白居易一听到这个消息，急忙阻止，还沉痛地做了一首诗：

税重多贫户，
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
与汝救凶年。

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对这一湖水，平时管理得可严啦。

有一次，白居易去游湖，看到南面的湖边上，有人在挑土填湖，建造亭台楼阁。白居易就传问是哪一家造的？当差的回禀说：“这是衙内二爷的老丈人在造一座花园！”

白居易就把二爷的老丈人传来，说：“西湖，是百姓的西湖，你一个人为什么要占用？现在，罚你开田一百亩。”那位二爷的老丈人没办法，晓得刺史说一不二，只好雇了一批百姓，挖了一百亩湖泥。

又有一次，白居易从白沙堤上散步回来，看见有人从山上砍了两株树，背回来当柴烧。白居易就对那人说：“山上的树砍光了，山泥就会流到西湖里去，积聚起来，那怎么行？罚你补种十株树！”那人就只好到山上去补种

了十株树。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占湖造屋、上山砍树了。这样,白居易在杭州三年,把西湖整治得水绿山青,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可是,白居易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那些鱼肉百姓的官吏们。他们把白居易看作眼中钉,偷偷地把他写的《醉后狂言》等诗篇,加油添醋地送到皇帝面前去告发他。皇帝一看,这还了得,就把他贬到另外地方做官去了。

白居易要离开杭州了,手下佣人把他剩余的俸钱装好箱子,准备带走。白居易看见了,又拿出来,说:“把它存到库里去吧,今后治理西湖好用!”

手下佣人把别人送给他的绫罗绸缎装好箱子,准备带走。白居易看见了,也拿出来,说:“把它们分给杭州的百姓吧!”


白居易要离开杭州了,杭州的百姓心里好不难过。他们打听好白居易上路的日子,纷纷提了酒壶,托了糕点,站在西湖边来送别。

百姓们在西湖边等啊等啊,没听到开锣喝道的声音,没看到抬着满箱金银、满框绸缎的行列,只见白居易从天竺山骑着马缓缓而来。后面两个佣人抬着两块天竺石跟随着。一路走来,一路与百姓们话别。百姓们跪着拦住白居易,许多人都哭了。

白居易看了,心中十分感动。当即在马上吟了一首诗,大意是说:我在杭州三年,惭愧没有什么政绩,只不过是脱人的气质,做了十多首诗歌,临走还带走了两块天竺山的石头,这怕也有伤清白吧。

白居易离开杭州后,杭州百姓一直亲切地称他为“白舍人”。有的人画了他的像,供在家里;有的人把他的诗抄写了贴在墙上。白居易在西湖修的堤,早已经没了,但是,千百年来,杭州人一直把原来的一条“白沙堤”,叫做“白公堤”,以纪念这位诗人!

(题图、插图:施大畏)



诗治野马

（苏东坡的故事）

朱玉书 搜集整理

在儋州①北部的石马岭上，有一块以苏东坡名字命名的石头，叫做“东坡坐石”。坐石中央，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袍痕鞋迹；坐石附近，依稀可见马蹄的足印。

这是怎么回事呢？

相传八九百年前，石马岭一带的农作物经常被糟蹋，人们都以为这是山上野兽作的孽，所以猎人们决定狩猎捕捉。

这天深夜，猎人们等候在荆丛隐处，正感到有点困倦的时候，只听见一阵马群的嘶鸣声。猎人们立刻循声追去。可是真怪，追到山顶，马叫声一下子消失了，也不见半只马蹄印，这马群到哪儿去了呢？

① 在广东省海南岛。



天亮以后，只见马蹄过处，一片片庄稼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第二天夜里，猎人们分头把守，一听见声音马上出击。同样地，只听见马群飞奔上山，还是不知道马群到哪儿去了。猎人们开始心灰意冷起来。

这件事传到了苏东坡耳中，他想：便民之心不可没有，利民之事不可不做。于是决定跟猎人上山实地查看一下。

到了现场，苏东坡顾不得乱石绊脚，荆棘扎人。他沿着一个个若明若暗的马蹄印循踪辨影，一直上到山顶。噢，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山顶上果然不见马蹄痕迹，只有一块块石头，千姿万态，矗立四周，仔细瞧瞧，却好象一匹匹石马。

“好家伙！”苏东坡高兴极了。猎人个个围拢过来争相问道：“怎么啦？”苏东坡指点着石像对大家说：“这就是你们要追捕的害民之马了。”说完，挥笔题诗道：

石马无蹄出府州，神仙遗下几千秋。

狂风荡荡毛不动，细雨霏霏汗直流。

芳草满堆难下口，钢鞭硬打不回头。

牧童牵也牵不动，天地为栏夜不收。

山下的父老百姓闻讯，纷纷前来石马岭赏诗观景。此后，石马岭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常。一尊尊石马守在山头，就象一个个哨兵。石马岭一带的农作物，从此再也不见禽兽来糟蹋了。

苏东坡诗治野马的事，传遍了儋州。男女老幼对苏东坡的诗文才学夸赞不已。所谓“东坡坐石”，相传就是苏东坡题诗时坐过的。

（插图：赵仁年）

玉 波 亭

（李灌的故事）

史耀增 整理

李灌到河南鼓动扶明反清，钱用完了，没办法，只得到一个姓王的财主家当佣工。不久，这财主在花园里新盖了一座亭子，想题个匾额，便把当地

最有名的读书人刘举人请来，说：“只要写得好，润笔是不会少的。不过匾上只需题三个字，还要包括四层意思：我姓王，原是个皮匠，后来有了钱，亭前有水。请先生就动笔吧！”这些条件可把刘举人难住了，住了几天也想不出来，顿顿好酒好菜吃不下去，只得厚着脸皮乞求王财主再请几位秀才来，大家在一起商议商议。于是，王财主又请来五位秀才。这些人平时吟风弄月，咬文嚼字，卖弄风雅，可这会儿一听王财主的条件，个个都傻了眼，嘴巴就象用泥糊住了一样，胡须不知拈断了几根，头发也不知挠掉了多少，搔头摸耳，一筹莫展。

此时恰好李灌前来送茶，一见这伙人的窘态，不由噗哧一笑。王财主见仆人竟敢笑话他请来的这些“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人，不由动怒道：“笑什么？难道你题得出来？”李灌正色道：“想试一试。”王财主见李灌出言不凡，便说：“你若题得出来，不但酬金全部归你，还要请你坐在上首，众人轮流把盏敬酒；如若题不出，可就得白给我干五年！”接着把条件又重复了一遍。李灌微微一笑，也不说话，当即铺开宣纸，执笔饱蘸浓墨，写下“王波亭”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众人看他出手不凡，暗暗称赞。王财主说：“你先解释解释，看是否合乎我意。”李灌不慌不忙地说：“你姓王，王字添一点便是玉字，你有了玉，岂不是有了钱？波字是三点水旁一个皮字，既暗喻你原为皮匠，又切亭前有水之意，不知是否合乎你的条件？”听了解释，众人齐赞题得高妙。王财主这才觉得不可小看李灌，忙斟了满满一杯酒敬他喝。

（东王公杜南义庄王义山老人口述）

（插图：赵仁年）



赏 锅

(包公的故事)

张树青 搜集整理

一天,包公正在公堂批阅公文。突然,拉拉扯扯进来两个告状的人,其中一人只有一只手臂,又是个跛子。

包公问他们为什么争执。其中一个人说:“禀大人,小人以贩锅为生。昨天夜晚三更,小的宿在店子里,锅被这个人偷走了五口。他第二次又来偷,被我发觉,因此拉他前来投官,望大人明察。”

这时,那个跛子申辩说:“大人,如果小的好脚好手,说我行盗,也还说过得去;我一只好腿,一只手,况且锅不是手饰之类,我如何偷得走?小的实在冤枉。”

堂上的包公心想:看那贩锅之人,外貌憨厚,不会是诬告他人之辈;可这个跛子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谁是谁非呢?想了一会儿,包公手中惊堂木重重一拍,对贩锅的喝道:“他手脚残废,如何偷锅,分明是你诬告好人。”贩锅的一听,叫苦不迭。

包公对跛子说:“此人诬告



你，本官自当处置。念你蒙受冤屈，现将他的铁锅赏与你，你拿回去吧！”

跛子一听，心里说：行盗无罪，反而受赏，人说你包公是清官，我看可是一个昏官。只见他一跷一跛，走到铁锅跟前，用那只好手提住锅口，低下脑袋一顶锅底，锅就被他顶在头上，洋洋自得地走了。刚走几步，猛听得惊堂木又一声巨响，跛子回头一看，只见包公怒目相视，说道：“看你贼眉贼眼，不是善良之辈。可我不知你是怎样盗走铁锅的，故意将锅赏与你，哪知你得意忘形。看你动作，分明是个惯盗，左右，给我拿下！”

这时，跛子才知大事不好，只得如实招供。

(插图：张培成)

林则徐求雨

徐文初 搜集整理

清朝嘉庆年间，林则徐在楚地（今湖南、湖北两省地区）做官。一年，久旱无雨，大地龟裂，禾苗干枯，米价飞涨，百姓食草嚼叶，真是遍地饿殍，满目凄凉！

林则徐上疏朝廷，却如石沉大海，毫无信息。林则徐急得心如火燎，没办法，就请本地巨商富户来衙门，要求他们捐款捐粮，救济灾民。但这些人都不想趁此机会大捞一笔横财，哪肯拿出钱和粮来。

第二天，这些巨商富户又接到林则徐的通知，要求他们三日内吃斋沐浴，三日后一起到东城门外的龙王庙设坛求雨。

一眨眼，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求雨那天早晨，林则徐第一个徒步来到龙王庙。接着，巨商富户一个挨一个步行到齐了。众人依次在芦席地上坐定，林则徐登上祭坛，命侍从点燃香烛，开始祭神祝告。

红彤彤的太阳越升越高，象在当头挂个大火球。这些巨商富户个个肥头胖耳，在家享福惯了，哪里顶得住！一会儿，就晒得汗如雨淋，头昏眼花。



但是林则徐有言在先，祭祀时有“三不准”：一不准张伞，二不准喝茶，三不准中途退席。所以大家只得硬着头皮顶石臼，心里暗暗叫苦。

一炷香烧过，点燃第二炷，直到第三炷香烧完，林则徐才命侍从抬来茶缸，对大家说：“天气奇热，茶水不能少饮。”他先喝了一口，接着由侍从依次送给众人。这些巨商富户早已干得喉咙口冒烟啦，茶水送到身边，都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一大缸茶水，很快喝得缸底朝天，滴水不留！

茶水喝完不久，林则徐第一个呕吐起来；紧跟着，这些巨商富户也一个个吐起来啦。林则徐吐在地上的是些米饭素菜，而巨商富户吐出来的全是鱼肉荤腥。这时，林则徐站起身来，扫视一周，训斥道：“我辈为民请命，理应虔诚祈天赐福，消灾避难；君等却视民命如儿戏，该当何罪？！”这些巨商富户听了，吓得个个面如土色，磕头如捣蒜，当场表示愿意出钱出粮，救济灾民。林则徐这才放他们回家。

那么，喝了茶水为什么会呕吐呢？原来林则徐求雨是假，筹粮是真。他命侍从事先在茶水里放进少量吐药，喝了茶水，当然要呕吐啦，而且喝得越多，吐得也越多。

（施武清口述） （插图：张培础）

汤显祖失踪

汤显祖是著名戏曲《牡丹亭》的作者。他写这个戏的时候，一天，突然失踪了。家里人到处寻找，屋里屋外，始终没有找到。正在焦虑，有个丫环说，她今天一早曾看见主人悲伤地在庭院里徘徊。家里人一听，就到庭院里去寻找。后来，在一个柴禾堆附近隐隐地听到了哭声，走过去一看，发现汤显祖正卧在柴禾上掩面痛哭呢！家里人急忙扶他起来，询问原因。汤显祖开始只是一个劲地哭，后来哽咽了半天，才说出话来。原来，他这天正在写《牡丹亭》中《忆女》一出戏，当写到“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一句唱词时，竟随着剧中人一起伤心起来。家里人听了，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警枕

宋代的司马光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他却总感到不如别人，因而比别人更用功。后来，他当了大官，还是坚持勤学苦练。在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每天都要写到半夜才就寝，但一听到打五更，又赶快起身继续写作。为了怕睡过了头，司马光还专门找来一截硬梆梆的圆木头当作枕头。这样，只要一翻身或者稍微动一下，那枕头就滚走了，人也就惊醒了。天长日久，司马光对这截圆木头产生了特殊的感情，给它起了个名字：警枕。

蒲松龄摆茶摊

不少人读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后，好奇地问：“书中这么多有趣的故事，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讲讲蒲松龄摆茶摊的事。

蒲松龄是清朝时期山东淄川人。他出生后，家境日趋衰落。虽然他有一肚子学问，但总是得不到功名，直到七十二岁才熬了个贡生。他处身在这种环境中，对封建制度的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有较深的体会，因此，就想借神鬼狐魅的故事来加以揭露和抨击。

为了广泛地搜集材料，蒲松龄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每日天不亮就起床，背一卷芦席，提一只茶壶，揣上茶叶和烟丝，来到行人较多的大道旁。然后，铺上席子，放下茶壶，仔细地观察着过往行人的相貌和衣束。如果看见谁象是见多识广的人，就硬把人家请了过来，要求人家讲些新奇古怪的故事。被请的人往往不好意思推辞，便根据自己的见闻讲起来。这时候，蒲松龄就一面听着，一面记着，如发现讲故事的人渴了累了，就赶紧泡上一壶茶，或递上一袋烟。有时，一连听了十几个故事，还舍不得让人家走。

就这样，蒲松龄获得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其中不少故事经过加工之后，写进了《聊斋志异》。

聊城地区教育局教研室 辑录
临清县教育局教研室

一个阿拉伯王子听说某城有一位擅长弄清事实真相的法官。王子想亲自考察一下那个法官的能力，于是他化装成一个商人，骑马出发去该城。

王子来到那法官住地的附近，一个乞丐走上前来向王子讨钱，王子给了他一些钱。但当他正要继续赶路时，那乞丐又把他叫住了。

“你还要我干什么呢？”王子问道。

“你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到城里去吗？”乞丐央求道，“虽然路不远，但要我走过来实在有困难。”

王子让乞丐上马坐在他后面，他们一起来到了那个城市。

“到了，”王子说，“你可以下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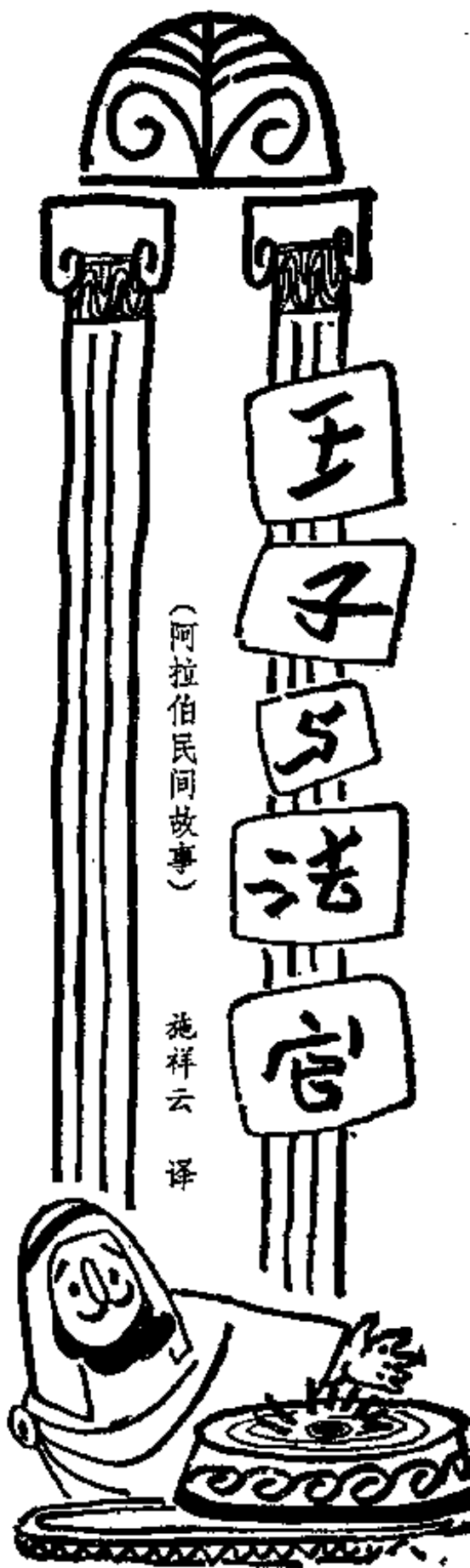
“如果马是我的，我为什么要下马呢？”乞丐说，“你下去，要不我就要喊警察了。”

两人争吵不休，围了一大群人，最后有人建议他们去见法官，让他来判断这一案子。他们来到法官面前，但不得不等待，因为在他们前面还有另外几桩案子。

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和一个不识字的农夫都声称这个女仆是自家的，听完他俩的申诉后，法官说：“把女仆留下，明天再来吧。”

下一个案子涉及到一个卖肉的人和一个卖油的人。卖肉的说：“我到那人的铺子去买油，当我拿出钱来时，他想把钱抢去。”

“他说谎！”卖油的说，“他来买油，并要我给他换开一枚金币。当我拿出钱时，他想





把钱抢走。我抓住他的手，拉他一起到这儿来解决问题。”

“把钱留下，”法官说，“明天再来吧。”

接下来轮到王子和乞丐。他们把事情经过讲了一

一遍，每个人都说马是他的。

听了他俩的诉说后，法官说：“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许多人都来听法官的判决。

当那个有学问的人和那个不识字的农夫出现时，法官对有学问的人说：“女仆是你的，把她带回去吧。这个农夫将挨五十鞭子，以示惩处。”

下一个，他叫来卖肉的：“钱是你的，卖油的是个贼，他将受到惩处。”

接下来，他问王子和乞丐是否能在许多马中认出他们自己的马。两人都说能。法官于是分别把他们带到马厩里，那里有许多马，他们都不费力地认出了自己的马。

当他们回到堂上时，法官对王子说：“把马牵走，它是你的。”

法官然后又下令打乞丐五十鞭子。

过了一会，王子去见法官。

“你不满意那样的判决吗？”法官问。

“当然满意。”王子说，“可我是王子，因为我常听人们提起你，所以我亲自来考察一下你的能力。你能否告诉我，这些案子你是怎么定的案？”

“今天早上我把那个女仆叫来，”法官十分平淡地说，“我要她在我的墨水瓶里灌满墨水，她拿起墨水瓶，仔细地擦干净，然后灌满了墨水——一共只用了几分钟时间，而且干得又十分出色。显然这样的差使对她来说并不是新的。假如她是不识字农夫家的女仆，是不会干得那么干净利索的。

“至于讲到那个卖肉人的钱，我把钱放在水里，今天早上我注意看水面上是否有油花。如果钱是属于那个卖油的人，那么钱上一定会有油的痕迹，正象我发现的，他双手沾满了那种油。

“马的案子就有点麻烦了。我知道你们都能认出那匹马来，我要弄明白的是马会认出你俩中间的哪一位。当你走进马厩时，我看到那匹马把头转过来看着你。而当乞丐走近马时，那匹马却提起一条腿，头转向另一个方向。这样我就知道那匹马是属于你的。”

王子想送些东西给法官。

“断案公平使我心满意足，这比你给我什么都强。”法官说，“我只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真主会经常帮助我公正地看清真理的道路。”

(译自《英语学习》79.7)

(题图、插图：方 盼)

难以胜任

(波斯趣闻)

王志冲 译

国王召见一位学者，告诉他：“我要你出任首席法官。”

“我难以胜任。”学者回答。

“为什么？”国王不解地问。

“我对你讲了自己难以胜任。”学者说，“此话一出，你就无论如何不能让我担任法官了。因为如果我说的是真话，那么我的确无法胜任；如果我说的是假话，那么我就是心口不一，而心口不一的人是不配当法官的。”

(插图：李 加)



三个犟人

(保加利亚民间故事)

知 白 译

有一次，三个伙伴一起赶路。在他们穿过一座树林的时候，有一个人碰见了他们，向他们问好。

这三个人全都回答了那人的问候，然后立刻吵了起来。

“这个人是我问好，”一个说，“我跟他早就认识了！”

“不是向你，而是向我问好，”第二个说，“我跟他从小就是同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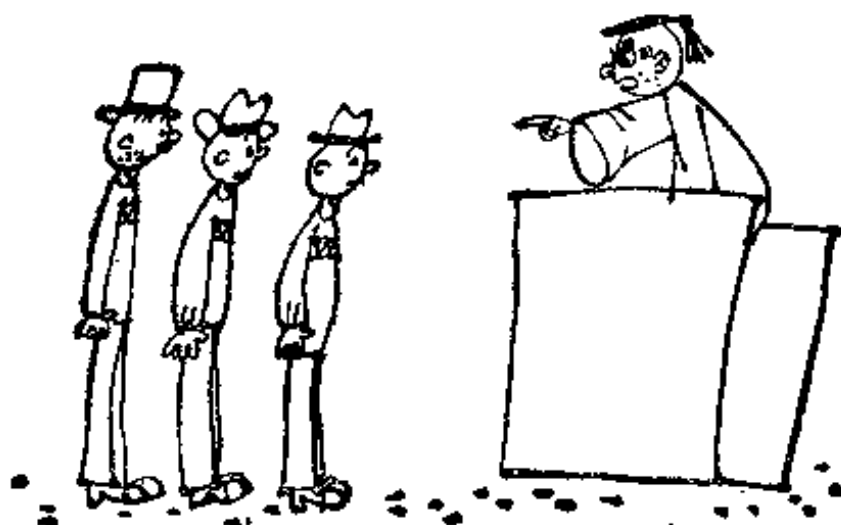
“这个人既不是向你、也不是向你问好。朋友们，他是向我问好，我跟他他是老朋友啦！”第三个说。

三个朋友吵啊，吵啊，最后动起手来……

这时，他们中间的一个说道：“咱们干吗吵啊？最好还是到法官那儿去，由他评评咱们三人谁对。”

于是，他们三个到法官那儿去了。法官询问了每个人，仔细地听了他们所讲的，说道：“你们三个都很犟，所以，你们中间谁最犟就算谁对。”

法官开始询问他们每个人平生都表现过什么样的犟劲儿。



第一个开始说道：“有一次，我病得很重，大夫禁止我吃鸡蛋。这一天，我妈妈煮了鸡蛋，我忍不住了，抓了一个想偷偷吃掉。可是，正在这时有人敲门，我吓慌了，就把整个鸡蛋塞到嘴里。大夫进来了，他看见我腮帮子肿了，觉得很奇怪，就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并叫我把嘴张开。我对他发起犟劲来，既不说话，也不张嘴。

“‘这个瘤子是恶性的，’大夫说，‘我得把它割掉。’

“他拿出了小刀，把我腮帮子割开，当他从那儿取出一个鸡蛋时，感到十分奇怪。从那时起，我腮帮子上就留下了一个疤。”

第二个人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睡之前忘了插门。半夜里，几个小偷进来偷东西。我老婆求我起来把小偷赶走。我发起犟劲来，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他们把所有东西都偷光，最后把我盖的毯子也偷走了，我还是没起床。”

第三个人讲道：“有一次我牙疼，到大夫那儿去了。他给我检查了一下，问我哪颗牙疼。我发了犟劲，没告诉他。

“‘你不是大夫吗？你自己看是哪颗疼好了！’

“大夫仔细地检查了我的牙齿后，拔掉了一颗。

“他说道：‘一定是这一颗有毛病。’他把那颗牙齿放在我面前。

“‘不，不是这一颗。’我回答他道。

“他拔掉了另一颗。

“‘是这颗吗？’

“‘也不是这颗。’

“他拔了另一颗，以后又拔了一颗，直到把我所有的牙齿都拔光，我还是没有告诉他哪一颗有毛病。”

法官耐心地听完了他们的话，说道：“你们三个都是非常犟的人，所以，你们三人都对。那人向你们三人都问了好，但不是出于尊敬，而是出于害怕。”

（译自保加利亚民间故事集《三个聪明人》 张庆才校订）

（插图：唐 同）

关于进一步开展故事活动的建议*

第二届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并转

第四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全体代表同志们：

首先，我们参加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的全体同志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坚信这一届大会对我国新时期各项文艺工作将会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起召开的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自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在上海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河北、江苏、陕西、四川、浙江、辽宁、上海等省市的一些专门从事故事工作的文艺干部、故事员、理论教学、研究人员和编辑人员。座谈当中，与会同志结合本地区情况，认真回顾了社会主义时期故事活动的历史；揭批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故事活动的罪行；总结了故事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也初步探讨了新时期的故事在继承传统、革新创造、保持特点及发展前景等方面的一些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它对进一步发展新时期的故事活动，为四化服务，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后，我们除在本地区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群众，大力开展故事活动外，一致认为有必要提出以下三项建议，请大会

*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在上海举行了为期一周的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到会代表经过讨论，为进一步开展故事活动，以座谈会全体与会人员名义，向第二届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提出了这份建议。

给予支持。

一、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做好群众性的故事搜集、整理和抢救工作。在大力搜集传统民间故事和传说的同时，也要大力搜集民间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故事、新传说，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期流传的讽刺林彪、“四人帮”的传说、笑话等。希望各级有关部门对搜集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做好动员和组织工作；同时组成各种类型的专业采集队，深入工厂、农村等处进行搜集工作。对搜集、整理工作成绩显著者给予奖励和表彰。同时，希望全国文艺出版部门和各文艺报刊加强故事作品和有关理论研究文章的出版或发表工作。

二、建议全国文艺界，特别是民间文学界、各地区艺术馆、文化馆等部门，重视并支持故事活动，及时总结各地故事活动经验，予以交流推广，大力赞助各地业余故事员的创作编讲工作。对他们开展故事活动的先进事迹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他们所从事的故事编讲工作，有关部门酌情发给一定的劳动报酬或补贴。

三、建议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或文化部有关机构举办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故事汇演、调演及交流活动。必要时召开优秀故事员及民间讲故事能手大会。建议积极创造条件，在一九八〇年内召开这样一次大会，以后每年召开，以便使故事活动从上到下得到重视，使故事活动从农村到城市更加繁荣起来。

上述建议，请大会酌情列入议题，予以采纳。

祝大会胜利、成功！

致以

敬礼！

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全体与会人员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于上海

让故事之花开得更加艳丽

——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侧记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北京、陕西、四川、河北、辽宁、浙江、江苏及上海的故事工作者，和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同志三十余人，在上海举行座谈会，交流新故事创作与活动的经验，探讨新故事的艺术规律和如何继承传统等问题。

举行这样规模的故事座谈会，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来自各地的同志，聚集一堂，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开出了干劲，谈出了信心，开了一个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探索新故事艺术规律的学术性会议，它对新故事发展将起一定积极作用。

这次座谈会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 消除极左影响是当务之急

这是座谈会在回顾新故事发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时首先谈到的问题。与会者指出，作为社会主义百花园中的一朵新花，新故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经起了一定作用，它为丰富我国文艺宝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顾新故事最兴旺的时期——六十年代初，它象山花一样，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地上开放。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象《两个稻穗头》、《母女会》、《说嘴媒人》、《老队长迎亲》、《李科长再难炊事班》等好故事，朴实地展现出社会主义时代动人的生活图景，发挥了对人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益作用。它们不仅在当时脍炙人口，直至今天，仍流传在人民中间。

可是，新故事发展的道路是十分坎坷曲折的。在“文化革命”前就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特别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跟我国整个文艺事业一

样,新故事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严重摧残和扼杀。“四人帮”一方面对一些好故事极力诬蔑排斥;对故事作者、故事员恣意打击迫害,轻则揪斗、游街,重则迫害致死。一九七〇年在上海地区发生的严重迫害谈元泉、施春年、洪富江三同志事件,便是故事史上骇人听闻的大冤案。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三突出”、“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等模式象紧箍咒一样套在故事作者头上,强令作者编讲批“唯生产力”论、“评法批儒”、“与走资派作斗争”等的故事,力图把新故事纳入阴谋文艺的轨道。真是阴风阵阵,恶浪滚滚。然而,人民是不可侮的,尽管“四人帮”那样穷凶极恶,下令写,下令讲,下令听,可是人民却嗤之以鼻。不少故事作者和故事员,冲破重重阻力,走到人民群众中去,编讲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故事。那些活跃在人民群众中的讽刺、抨击“四人帮”的故事和传说,更是口口相传,家喻户晓。

清除“四害”以后,故事又重见天日,近年来以新的姿态重新生长繁荣起来。各地的新故事创作和活动,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题材日益广泛,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日益扩展;作品的思想深度有所加强,并且提出了为人们关注的一些尖锐问题;讽刺故事、童话、寓言、科学幻想故事、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以及笑话等新的故事品种,也在相继出现。这是令人破舞欣慰的景象。

与会者在回顾总结新故事的正反历史经验时指出,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是新故事发展兴旺的最主要的危险。

粉碎“四人帮”以来,新故事总的是兴旺发展的。但大家认为,在成绩面前应看到还有问题,尤其不可低估极左思潮对于新故事长期的荼毒与影响,这样才不致妨碍我们再接再厉。

大家认为:目前在新故事创作中,还有某些帮风帮气、不说真话的痕迹;那些人为的束缚和限制,造成故事的题材不够多样化,和内容贫乏无味;那种违背故事创作规律而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治和生编硬凑;那种只图花架子,赶浪头,不求实效的做法等。这些问题说明,致使新故事这朵花奄奄一息的极左的某些东西,依然在起作用呢!为此,与会者认为,继续洗刷极左路线的污迹,解放思想,发扬故事的艺术特色,是新故

事创作的当务之急。

二 要反映人民的要求，表达人民的心声

这是座谈会上大家最关心、讨论最热烈的问题。讨论时，大家是从故事的人民性谈起的。有的同志认为，民间故事历来以它的鲜明、强烈的人民性为特征，新故事也不应例外。人民性，就是要求新故事能及时地、如实地反映和表达一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企求解决的问题。你反映了人民就欢迎，反之就厌弃。如：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人民群众中就早已流传着许多周总理、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的故事。在那些故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个个都是大义凛然。在那些故事中，人民把林彪叫“光头”，江青叫“三点水”，张春桥叫“眼镜”，姚文元叫“秃子”……“四人帮”曾经搞了一个广泛镇压人民群众的“追谣”运动，而人民群众也很巧妙，当被问到那些“谣言”是从哪里听来时，城里的人说：“是从公共汽车上听来的。”在农村的人说：“是从茶馆里听来的。”他到哪儿追去！丙辰清明及其前后，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许多歌颂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歌谣，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农村里也多得很。浙江有个地方，在大批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时，就传出这样的民谣：吃了刘少奇的“苦”，打了年糕又做馕；享了林彪的“福”，一日三餐喝薄粥。请看，人民是多么公正、多么爱憎分明啊！因此，大家认为，人民群众是最讲实事求是的。他们既欢迎故事无情鞭挞假、恶、丑，更称赞故事颂扬真、善、美。浙江有位编讲了二十多年故事的作者，在谈体会时说了两件事，对大家颇有教益。有一次，他编讲了一则反映妇女要实行同工同酬的故事。他在台上讲，台下的妇女就一边听，一边插起话来，有个妇女还煮了白糖鸡蛋请他吃，以示感谢。这则故事象春风一样，一下子传遍了附近七个县，真是不胫而走。又有一次，他奉命登上千人大会场讲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故事，他刚报了这则故事题目，台下听众就稀里哗啦跑了。他说，为什么两则故事都是我编我讲的，群众反应会截然不同呢？现在明白了，因为前者说出了妇女心中的不平，为她们说了公道话；后者违背广大贫下中农的心意，跑是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表示抗议。他说，由此使我懂得了：故事一定要讲出群众心里的话，写出群众关心的事。

大家在列举了许多类似的事例后，便联系当前人民群众为什么要求故事要大胆干预生活，而且呼声很高的原因所在。有的同志说，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发奋图强，把被“四人帮”极左路线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由此便关心并要求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关心并要求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的习惯势力；关心并要求克服那些搞浮夸、说假话、不遵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行为等等。因此，人民群众要求文艺作品，包括故事，能及时地干预这些问题，反映和鞭挞这些现象。

三 继承传统，保持特色，故事要姓“故”

大家认为，继承传统是当前提高新故事艺术质量、保持特色的重要方面。回顾六十年代初涌现的一些好故事，它们之所以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受到群众的喜爱，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朴实健康，有一定思想深度；一方面也因为它们保持了民间故事的传统艺术特点。当前谈继承传统，首先要提高认识，批判文痞姚文元打着“彻底革命”旗号，割断了新故事与民间故事的血缘关系的谬论。同时，我们也要熟悉民间故事，要研究它的艺术特色，要重视这笔财富。当然，我们所说的继承传统，绝不意味着因循守旧，照搬套用，而是取其精华，推陈出新。民间故事采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结构明快简洁，故事完整连贯，情节单线发展，句子短，比喻多，节奏感强，以及朴实上口，易记易传等，是值得我们新故事好好继承学习的。

大家同时还认为，由于新故事创作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处于各种文学艺术互相影响之中，因此它既不可能单纯沿着民间固有传统去发展，也不会象传统民间故事那么单纯，相反地必然要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有它的时代的特点。从六十年代以来，特别近两年来，各地的新故事出现了新的变化，目前常见的有三种类型：保留某些传统民间故事的艺术特色的；较多运用评话、评书表现形式的；有小说味的。对这种情况的出现，座谈会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这是新故事这一艺术形式还处于未定型时期的一种不稳定的表现；有的认为，这是新故事出现的不同风格流派，是一种前进的、发展的表示。但大家认为，在此百花争艳的时代，我们不必匆忙去强加可否。在新故事这个花园里，只要具备口头文学基本要求，应提倡

百花齐放，允许万紫千红竞相吐艳。人民群众是最好的检验员和评判员，还是让群众去评判为好。

但是大家认为，新故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有它相对独立性的艺术特色，不能丢掉故事所独有的口头文学本色，去随意吸收。而且吸收别种文艺品种的营养，目的是为了滋养本身，而不是同化。如果脱开了本身的艺术特点，就成了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了。试问，如果没有了的艺术特色，新故事这一艺术品种还有什么独立存在的必要呢？所以故事一定要保持口头文学的特点，故事要姓“故”。与会者希望我们的故事作者要从情节、内容、人物、结构、语言等方面研究故事的特点，使我们编的新故事能做到让听众听了故事，或看了脚本就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这样的故事，群众一定会喜闻乐见，并能获得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

四 要重视搜集整理现代流传在人民群众中的故事和传说

这是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它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使大家得到启发，开阔了思路。大家说，我们现在故事创作活动，一直是在党的关怀支持下进行的，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要“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继续抓好故事创作，培训故事员，和在坚持基层活动的基础上，举行故事汇讲交流，不断提高新故事质量，推动新故事活动。另一方面，要抓紧时机，有意识、有组织地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搜集整理流传在人民群众中的故事和传说。后者是新任务，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人民群众中口口相传的、群众口头创作的故事和传说，一直没有止息过，特别在历史大变动的时期，尤为活跃。这些故事和传说，富有传统民间故事的特征。它好讲，易记，能传；它情节曲折，生动幽默，富有艺术魅力；它犀利辛辣，爱憎分明，针砭时弊，反映了社会动向，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人民群众喜爱它。当然这些故事也存在缺点，如较粗糙，不完整，且杂有糟粕。我们故事工作者搜集整理时，要去粗取精，认真抓好这项关系到积累人民群众口头创作财富的工作。为做好这个工作，还要求得到各级有关领导的扶植和支持。

与会者指出，从全国形势、文艺界形势，我们看到了故事的发展兴旺前

景。值此时机,召开这个座谈会很及时,为推动故事发展做了一件好事。大家一致建议,最好每年召开一次这样的座谈会。与会者表示回去以后,搞创作的,要大胆写出人民喜爱的作品来;抓活动的,要总结出好的经验来;搞理论的,要拿出研究成果来。大家决心同心同德,做故事创作的促进派,发奋图强,使故事在为四化服务中作出贡献,在人民的文化史和创作史上,留下丰硕的成果。大家充满信心地预见:故事这朵新花,一定会象烂漫的山花一样,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地上升得更加鲜艳!

(顾 诗)

新故事要在传统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

——新故事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姜 彬

这次会议是新故事的创作会议。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接触不多,因此只能随便谈谈自己的一些意见。

我想还是从传统故事谈起,然后再谈一下新故事的创作问题。

第一个问题,谈一谈民间故事的概念问题。什么是民间故事?大家都知道,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人民口头创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韵文,包括歌谣、谚语、歇后语、谜语等;另一类是散文,就是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神话、传奇、传说、寓言、动物故事、笑话等等。

一、民间故事是人民口头创作的一种形式。在旧时代,因为人民没有掌握文字的权力,只能用口头创作。到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人民已经掌握了文字这个工具,这个时候,民间故事是不是仍旧有口头创作这样一种方式?我认为还是存在的。这是其他创作方式不能代替的一种方式。去年我去华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看到很多口头创作的东西。广西的柳州,

自从粉碎“四人帮”后，几乎天天晚上有群众赛歌会，许多歌都是即兴创作的。故事的口头创作也是存在的，例如讽刺“四人帮”的政治笑话就很多。所以，民间故事不但过去用口头创作，今天仍然有用口头创作的，作为一种创作方式，将来还要存在。

二、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审美的一种方式。在很古远的时候，一直到近代，在艰苦的劳动以后，人民在精神上需要一种慰藉，一种文化方面的活动。在原始的民族里，说故事是象发狂一样的。在劳动间歇时，都有说故事的习惯。英国有一个人类学家，他就描写过原始民族听故事的情景。南非的一些民族，晚上在帐篷里，生上一堆火，围着讲故事。许多较发达的民族也是这样。在农村，许多村庄都有一种“闲屋”、“公房”，一到晚上，大家就集中在那里，唱歌讲故事。讲故事成为劳动人民生活中的一种特殊需要。恩格斯讲：“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硃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四〇一页）

三、民间故事也是劳动人民自我教育的一种方式。故事也象劳动者的其他创作一样，总是表现乐观主义精神的。故事使劳动人民对未来充满着信心，使他们的现实生活充满理想的光辉，使他们在很艰苦的生活中间看到美好的未来。所以，劳动人民通过讲故事，在精神品德方面得到提高。一个民族的历史、生活经验，也常常是通过讲故事来传述的，它增长和积累民族的智慧。

四、在革命的时代里，它是歌颂革命、发动群众、和敌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近代、现代都有许多革命故事。从太平天国到捻军、义和团、小刀会的革命斗争中，都产生了大量的故事，这种故事对培养人民的革命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新故事，在这方面就更明显了。

第二个问题，谈谈民间故事的源和流。人民口头创作，不仅是故事，也包括其他一些形式，在原始时代就有了。这些东西流传到现在，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它历史发展的渊源来说，最早发生的当然是歌谣，歌谣是语言形成后最早产生的一种口头文学。故事产生的时间稍微迟一些。因为

故事和歌谣不一样。歌谣是在劳动中间产生的,在劳动中喊的号子就是歌谣。故事的形成要有一定的条件。一个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才能产生,讲故事要有一定的间歇时间。另一个,人的特性要有较高的发展。因故事要有人物,而人物特性,例如刚毅勇敢的性格,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特征是到了一定的社会阶段才能产生的。同样,反面的性格特征,例如残酷、诡诈,也要到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产生。此外,人民的想象力也要得到一定的发展。故事要有想象,神话的产生就是原始人在想象中企图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所以,到人类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出现故事。马克思说:“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的较高的特性就开始发展起来。……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五页)这里是说,在这个阶段产生了比较完整的故事,并不是说在这以前连一点萌芽都没有。故事有个发展的过程,到这个时期发展得较成熟,在这以前,故事零碎,不连贯,缺乏逻辑,和人类幼年时期的智力相适应。在往后的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民间故事有了进一步发展。我国传统故事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古代的民间故事,一个是近代的民间故事。这两类故事又不一样。古代的民间故事,一类是“传奇”故事,它在时间上没有特定概念,也没有地点,开头往往用“从前,在一个村庄里,住着娘儿俩……”一类,最典型的,例如:《狼外婆的故事》、《田螺姑娘的故事》等。这类故事现在搜集的也较多。另外一类是传说故事,它往往有一种缘起,或由一草一木、一石一山起头而幻想出故事,或从历史事实说起,所以总是点明时间和地点,或某个具体的人。这些故事,可分为革命传说故事,英雄传说故事,历史传说故事,风俗传说故事,职业传说故事,地方风物传说故事,以及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故事。还有一类是动物故事。最早产生的是说明性的动物故事,例如兔子尾巴为什么是短的?鹿为什么有美丽的犄角?后来产生了一种说明兼寓意的动物故事和完全是寓意性的动物故事。

以上三类(传奇、传说、动物故事)故事是古代故事中比较突出的。古代故事幻想性比较强,通过幻想表现生活。故事主要表现人与自然界(魔鬼、神)的斗争,和人与社会的斗争。由于劳动人民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

在许多场合,他还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战胜自然界和统治阶级,所以常常要靠超自然的力量来完成,用神、宝贝来帮助取得胜利。

我国近代的社会起了剧烈的变动,它处在一个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社会生活变化了,故事也有许多变化。它主要有这样几类:

一类是近代的人民革命斗争故事,如太平天国、义和团、捻军的故事,这方面的故事与古代的革命斗争故事也不同,表现方法比较现实。

一类是现代人民革命斗争故事,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故事等。

一类是工人斗争故事,这是近、现代的故事所特有的,在古代是没有的。

一类是长工与地主的故事。

一类是劳动阶级人物的故事,这个人物是代表劳动阶级的,例如纳西族的《阿一旦故事》,布依族的《平金故事》,苗族的《反江山故事》,藏族的《阿古登巴故事》等等。

一类是讽刺故事,很尖锐、幽默。

一类是日常生活故事,这类故事往往是总结了生活经验,富有智慧的。

我讲传统故事中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想说明创作新故事要有一个基础。因为一定的形式总是在一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的新故事也要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传统的故事。所以把传统故事的情况简单地讲一讲,这样我们搞新故事时有一个借鉴。

关于新故事,我没有研究,只好根据同志们讨论的情况,简单谈几点。

一、关于新故事的概念。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社会主义时代里产生的故事。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如果从内容方面来讲的话,新故事就更广。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和后来几个革命时期产生的故事,都和传统故事不一样,也是新的,但是不能这样来分。作为时间概念,所谓新故事就是社会主义时代产生的故事。

二、社会主义时期到底有没有民间故事?也就是说,新故事算不算民间故事?我的看法,从概念上来讲,我们社会主义时期,是有民间故事的。

事物总是发展的，民间故事也要发展，否则它就变成历史上的残留物了。它与传统故事有所不同。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某种新的历史形态和特点的一种故事。那么从理论上讲，应该承认我们这个社会是有民间故事的，但是否现在称为新故事的都能算是民间故事？我们现在发表了很多新故事，上海出的《故事会》中发表的故事，是否都算民间故事？也出过一些新故事集，这里面是否都可称作民间故事？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我们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今天的民间故事与传统的民间故事有哪些相同的，哪些不同的，具有哪些特点；它们有哪些共同规律，有哪些特殊的规律。

三、新故事创作的几种情况。新故事的来源大致有这样几类：

一类是创作的。这一类较多，是比较典型的。

第二类是移植的。就是根据小说、戏剧、电影等改编的，这类数量也不少。

第三类是从民间采集来的。例如讽刺“四人帮”的笑话，就是从民间采集来的。

新故事讲的场合和过去不一样，听故事的对象和过去也不同，因此讲述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现在有的在田头休息时讲故事，有的在群众聚集的场合讲故事，拿上海情况来说，茶馆店讲故事较多；另外在舞台上讲故事，故事搬上舞台了。群众艺术馆、工人文化宫经常这样搞。这几种比较典型，是传统故事讲述中所没有的。

由于这种情况，故事面对的听众不一样，讲的场面大了，因此讲述故事的方式也同传统故事的讲述方式不同了。出现了这样三种情况：

一种传统的讲述方式。这往往是在比较小的范围里面讲。这种讲述方式，感情比较细腻动情，常常能讲得引人入胜，影响人的情绪比较大，所谓娓娓而谈，声调比较柔和。

一种是评话式的讲述方式，这个方式比较普遍。吸收评话说表特点。因为听的人多，场面大，故事员需要大幅度的表演动作，有时要讲究噱头，否则不能吸引那么多人。

还有一种朗诵式的讲述方式。

从故事内容上来说，也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种是直接配合政治任务的。一个中心工作来了，我们故事员找些材料，把它编成故事，很快地到舞台上去讲。这主要起到宣传作用。这种讲述的场合往往在会前会后、布置任务时讲，作为一种鼓动的方式来讲。

另外一种配合大的形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或者一个大的运动中间都在起作用的。例如一般地歌颂英雄人物的故事，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英雄人物故事；在批判“四人帮”罪恶时，讲讽刺“四人帮”的小故事等。还有关于人民的新风尚、新品貌、新的生活方式的。这方面内容比较广泛。

再一种是讲历史题材的。

从以上三方面情况看，是否可以讲，现在新故事存在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如果要分什么是属民间文学，什么不是，就要根据具体作品分析。我想这中间至少可分这样两部分：

一部分是属民间文学范围，这些故事是从民间搜集来的。例如讽刺“四人帮”的笑话一类，完全符合民间故事的特征。它具有口头性，这种搜集来的作品都是口头创作的，谁也没有写好稿件；还具有匿名性，不知是谁创作的，是一种集体创作，这一类是比较典型的民间故事。当然不仅仅是政治笑话，还有传说，如某一地方出现了一个动人的事情和人物，在人民中间就流传开了。上海郊区前些时候有一个传得很广的故事，叫《新茶客》，就是这一类。

还有一部分不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它是群众创作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在一定条件下，比如在比较广泛的讲述和流传以后，可以转化为民间故事。

今后这两种情况的新故事可以并存。在现实生活中，这两部分故事都有作用，都可以丰富我们人民的文化生活，对人民起教育作用。

关于上面提到的讲述上的三种方式也应该并存。但我们要有意识地多向民间故事吸收一些东西，慢慢地使新故事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民间故事。

新故事向民间故事吸收些什么呢？简单提几点：

第一个是题材问题。“四人帮”时期对新故事摧残得很厉害，把新故事

题材搞得很狭窄，表现方法非常单一。我们的题材要多样化，丰富多采一些。新故事有一个特点还是要保持的，即重大的题材我们还是要多反映。但是不要象“四人帮”时那样，只能写一种题材，不能写其他。还是要搞多样化，这与我们搞文学创作的要求是一样的。文学创作现在无非三方面：现代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历史题材，古今中外都可以写。新故事也要这样做。

这里大家谈到一个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歌颂的要搞，暴露的也要搞。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有阴暗面，生活中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写。这里只要注意：暴露也好，歌颂也好，我们的目的要明确。文学作品总要在生活中起积极作用，起振奋人的作用。不是为歌颂而歌颂，为暴露而暴露。我们讲故事的目的是教育群众，使群众感觉到有希望，要努力，要奋斗，要向社会主义迈进。有了这么一点，那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写。题材是没有禁区的，关键在于作家的立场。你作家站在正确的立场方面，写什么都是对人民有利的。故事创作也是这样。

传统故事的题材非常广，天上神仙，地下鬼怪，什么都有，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题材同书面创作有所不同，有它自己传统的特点。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新故事创作要向过去的题材去看齐，今天当然不能老去搞过去古代传说中那些内容。新故事的新，主要是内容的新，但我们可以吸收传统题材中的某些东西，来丰富今天的新故事创作。

第二个是讲述方式问题。这个也要多样化，我们是否可创造一些流派。首先故事讲述要向传统的民间故事学习，故事员要研究学习民间讲故事的方法。另外也可以吸收评话的讲述方法，但是这一类也要和故事的讲述特点结合起来，不能完全评话化，否则就没有特点了。讲故事，就要有故事的特点。故事的某些特点，是评话没有的，也可以说是它的优点。例如，故事的语调很优美，娓娓动听，产生一种大场面里起不到的某些魅力。它往往能够在讲的中间，使人向往未来，它不是装腔作势地表演一番来吸引人，而是用一种比较深厚的感情，丰富的想象，优美的语调，把群众引入到深远的境界里面去。新故事可以在吸收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讲述方法，可以提倡流派。

第三个问题，配合任务和故事的耐久力要结合起来。就是说，故事是一种群众性的文艺形式，它是比较广泛地与群众发生关系的。因此，它应该一方面是群众娱乐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教育群众的工具。所以一定时期党的任务，故事创作是要配合的，但我们当然不能仅仅讲一些配合任务的故事，它应该面更广，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能光是取眼前的效果，应该是在讲故事中间培养人民的道德品质，丰富人民的生活。就是配合任务的作品，我们也要注意艺术特点。配合任务的作品，不能象政治报告那样做一做，这就不叫故事。它一定要符合创作的特点，注意艺术性，要给人一种艺术享受，要注意艺术的宣传效果。故事这种形式，有它自己的特点，它不但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报告，而且也不同于其他的文艺形式，故事就是故事。文艺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共同的规律。但每一种形式，它的表现方法、语言等都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讲故事要研究故事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掌握故事的特点，故事才有艺术生命力。本来故事最有耐久力，耐听，好的故事，听一遍，听两遍，听三遍，人家都爱听。有些故事为什么从那么遥远的时代一直传到现在呢？例如《田螺姑娘的故事》已讲了几千年，流传到现在还在讲，艺术上具有那么一种耐久力，越传越远，不但汉族有，其他民族也有。耐久力，耐听，这就是故事的特点。我们现在宣传任务的时候，也要注意故事这一特点，要讲得人家爱听，而且不止听一遍，还要听第二遍，还要能流传，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题材多数还是现实题材，那么现实性和丰富的想象性怎么结合？故事从古到今，有个特点，幻想的因素较多。古代的故事不要讲了，现代民间故事幻想的成份也很多，一些领袖的故事中也有许多幻想的情节。有一个故事《草鞋船》就很典型。我们现在搞现实题材，不一定都要这种幻想，但仍要有丰富的想象，这是民间故事的特点。高尔基讲，有许多事在民间故事中表现的眼光很远大，那时没有飞机的时候，他们已经幻想上天去飞了。古代故事中的想象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事实。民间故事中丰富的想象力，是使它具有耐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创作也是这样，你写得很实，人家不要看的。新故事的想象力一定要丰富，这当然与传统故事也有所不同，我们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否则变成空想。

故 事 会

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新事会



总第四十七期
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书记看相	黄宣林(1)
相思豆	程志达 薛允璜(10)
秘方上的血痕	陈岳林(24)
恐怖的脚步声	陶文进整理(32)
礼物	张汉江 陈国昌(41)
周总理在北戴河的传说	陶涛整理(46)
风	天下第一关
物	……关崇勋口述 周春霆整理(50)
传	孔丹造宣纸……黎邦农搜集整理(54)
说	金钥匙……曹志天搜集整理(57)
笑话	……(60)

金竹寺

……曹运钧 雷宗荣搜集整理(63)
杀鸡断案
……罗良德 邓风搜集整理(68)
三王子盗仙水……王志冲译(73)
聪明的法蒂玛……肖觉译(80)

谜语故事	……(91)
------	--------

机智人物故事	刘老板哭蛋(苗族)	
	……贺从宪口述	龙岳洲整理(82)
	真萨(藏族)……陈石峻搜集整理	(84)
	用草灰搓绳(傣族)	
	……艾温扁	吴军翻译整理(87)

外国文人故事	……(49)
--------	--------

寓言	谁的孩子讨人喜欢……王新富(88)
猴子和海龟	……黄占山整理(89)

·理论·

笑话艺术续说	……谭达先(92)
--------	-----------

书记看相

黄 宣 林

说来希奇，我们厂里的支部书记老陈会看相的，你碰到什么疑难的事，只要去找他，他会帮你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远的不说，就讲煅

工车间的小李，最近老陈给他看了相，才把他那桩婚姻大事，给破镜重圆了。

小李廿八岁，三月份顶替进厂。他生得一表人材，尤其是那张面孔，雪白粉嫩，五官端正，非常漂亮，是全厂公认的“小白脸”。进厂不久，上门做媒的人象调龙灯一样川流不息。可是小李为人忠厚，心地诚实，心想：进厂才几天就轧朋友，给老师傅影响不好。所以，他好几次都回绝了。可是，替小李做媒的人实在太多，走了胖的，来了瘦的，走了长脚，又来矮子，再加上“男子廿八情窦开”，小李经不住媒人的热情劝说，答应去相一次亲。谁知，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小李与姑娘一碰头，就一见倾心。姑娘叫方芳，是从农村来顶替她娘的，在房修队当电工。由于两人经历相同，情投意合，谈起恋爱来了。为了不影响工作，两人商量决定：今后一不打电话，二不写信，每逢周六，老地方、老辰光碰头。

光阴似箭，一晃半年了，一对情人更加相爱。一天方芳对父母公开了秘密。方芳的父亲也是当支部书记的。一听女儿有男朋友了，担心她年纪轻，容易受骗，一定要亲自看一看男方。方芳答应把小李带回家来，她父亲双手乱摇：“好不好，还没定，带上门今后讨厌的！”他要方芳与小李约在外面碰头，他也去轧一脚，万一不中意，大家跑开拉倒！方芳见父亲要这样做，心里很急：小李人虽然漂亮，却不善于谈吐。而父亲是支部书记，这张嘴又

特别灵巧，万一翁婿碰头话不投机，就会节外生枝，把事情弄僵。所以，方芳破例给小李写了封信，先透个底给他，好让他早作准备。

谁知，小李接到信，顿时手足无措。人困到床上，象大饼贴进了烘炉，翻来复去困不着。脑子里的念头，象搅拌机里的石子，翻上滚落。一会儿想：她父亲见了我，会问些啥？我该怎样回答？一会儿又想：万一他不问这些，还会问些啥呢？对！小李忽然想起，最近厂里正在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她父亲是支部书记，也有可能会考考我。小李想到此地，从床上跳起来，重新学习“讲话”，他作好“从难从严”的准备，来应付“丈人”的考试。一宵易过，不觉东方破晓。小李一夜未困，把“讲话”的要点都记住了。可是一想，还有一个问题：晚上与方芳父亲见面，怎样称呼他呢？叫他阿爸，好象太冒失；叫他伯伯，又显得不够亲热。到底叫啥呢？小李朝窗外一看，天已大亮，上班时间到了，他连忙穿戴整齐，朝厂里奔去。

再说我们厂里的党支部书记老陈，四十五岁，一张面孔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加上人长得胖乎乎，跟杭州灵隐寺的弥勒佛差不多。他每天很早就到厂，先去车间里转一圈，看一看各人的面色，来选定今天的工作对象。现在一圈兜下来，见车间里同志，个个气色顺和，面带悦色，一派安定团结的气氛，他便放心地走了出来。到车间门口，迎面碰着小李，一看：“喔唷！小李面色不对！”他想：小李是出名的小白脸，可是今天白得没血色。他进厂以来，工作一贯积极，会不会劳累过度？老陈又要拉“生意”，招徕相面了：“小李，今天的面色为啥这样白？”

这时，小李正低着头在考虑晚上怎样称呼方芳的父亲，只听见老陈在问他，就把脑子里想的事情咕了出来：“对，陈书记，到

底叫伯伯，还是叫阿爸？”

“啊？！”老陈一听，呆住了，怎么问起我这话来了？

小李见老陈大吃一惊，猛然醒悟，知道自己失口了，倒有点难为情：“没啥，没啥……”挥挥手，朝更衣室奔去……

老陈看一看小李的面色，辨一辨他刚才说的话，就猜出：爱情的种子在小李的心中已经破土、发芽了。小李为人老实，必要时还要去了解一下对方，关心一下这件事，给他配个好对象啊！

再说小李，虽然一夜未困，但照样精神百倍，配合组长创造了班产新纪录。下班后，洗澡，更衣，急匆匆地赶到赴约地点，抬头一看，方芳已等在那里，两眼朝四周一扫，只有方芳一个人：“方芳，你父亲呢？”

方芳朝斜对面一棵大树看了一眼，她父亲象侦察员那样，倚在树背后，两只眼睛里象有两道光直射过来。方芳知道，自己父亲对厂里的工人也经常这样的。据他自己说，他有时在报纸上戳个洞，装着看报，实际上透过纸孔在观察工人的动静。今天，这套办法用到女儿身上来了！方芳对他也没办法，只好对小李说：“小李，我爸爸刚走开，过一会儿就要来的。”

“噢！方芳，你爸爸来了，我叫他阿爸，还是伯伯？”

“这……”方芳还没开口，她父亲走了过来。刚才，他要女儿站在路灯下面，自己躲在大树背后，暗处看明处，看得特别清楚。这时，他把女儿拖到一边：“方芳，那人有毛病的！”

“什么病？爸爸，他是打铁的。打铁先要自身硬。他铁能打得动，人还会有啥毛病？”

“看他的面孔，太白了！”

“白嘛，长相啊！他们厂里都称他小白脸的！”

“小白脸，小白脸，啥叫小白脸懂吗？真正的小白脸，一只面

孔象剥壳的鸡蛋，水汪汪，油光光，白得嫩，白得滋润，这是健壮的气色！你看他，面孔白得干巴巴的，象刷过石灰水一样，这种面色表示内在有病。说轻一点，肚皮里有虫；说得重一点，可能贫血，今后结了婚，拖个地板人就晕倒。家务事体全压在你身上，女儿吃苦，我怎么舍得呢？”说着，拉了方芳来到小李面前，“你就是小李同志？方芳年龄还小，刚顶替进厂，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所以……”

小李一听：“啊？！”好象当头一棒，人呆住了。

“爸爸……”方芳也急了。可是她父亲不容她多说：“方芳，我们走吧！说完，拉起女儿的手就走。

小李满兴面来，扫兴而归。回到宿舍，困到床上，又象大饼贴进了烘炉，翻来复去困不着；不讲昨天准备了一夜的“问答”一句也没派用场；还隐隐约约听方芳的父亲讲什么：小白脸啦，有毛病啦，……我的身体老虎也打得死，有啥病！想不通，困不

着。一宵易过，天又亮了。小李又一夜天没闭眼，头有点痛。再想想晦气，只感到浑身乏力，四肢酸痛，面色更加白了，外加罩上了一层愁容。小李想：我与方芳相好一场，没有争过，也没有吵过，要好合好分。现在既然这样，我不应该再把她的照片留在身边，否则对姑娘不尊重。所以，他在上班前给方芳写了信，把照片寄了回去，然后，无精打彩地朝车间走去。

在车间门口，又碰上了书记老陈。他朝小李面孔一看：哟！眉宇紧蹙，气





色阴晦，小家伙面色不好。老陈赶上几步问：“小李，身体不舒服吗？身体不好，我陪你到医务室去……”

小李一听，光火了：人家冤枉我，你也讲我身体不好啊！我到医务室去，不等于证实我真的有病了？所以嘴巴一翘，就说：“我没毛病，我没毛病的！”说着，还挺挺胸，走进了更衣室。

老陈见小李这副神态，心想：他一定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啦！算命、测字靠探口气，老陈相面靠摸底。所以他决定到小李的组里去劳动，以便了解情况。

我们厂里打铁有两种，一种是扳扳开关的气泵榔头，有时碰到尴尬生活，照样用二十四磅大榔头，几个人围在一起敲打的。今天，老陈和小李一起甩榔头。小李两夜天未合眼了，手臂没力道，甩出去的榔头，声音不是入地的，而是“当”，飘出去的。等到一灶生活打完，小李已经气喘吁吁，汗流浹背了。老陈递上一块毛巾，说：“擦一擦吧！”说着，顺势在车回门口坐下。“小李啊，今天你的神色不对，心里一定有什么事搁浅了？如果相信我的话，说出来，一人不及二人主，哪怕是找朋友、谈恋爱的事，我也能帮你参谋参谋。”

小李望望老陈，见他的面孔笑咪咪的，刚才那番话，叫人听了感到诚恳、亲切。怪不得人家讲，老陈是弥陀佛的面孔，如来佛的心肠。小李想想自己，从无锡到上海顶替父亲，独身住在宿舍，有事情也没人商量，现在老陈主动来问，心头顿时一热，张开

嘴巴，把肚皮里的话来个竹筒倒豆，一点不留。老陈听完小李的“西厢记”，心想：这事好办！只要与方芳父亲通个电话，解释清楚就好了。于是就说：“小李，不用担心，只要姑娘爱你，就象牵线的风筝，是飞不走的，我去打个电话，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小李不相信：“你抓厂里工作都忙不过来，还替我打电话？”老陈笑咪咪地点点头。小李一看，“蹦”地跳了起来，浑身是劲：“陈书记，我一定好好生产，来谢谢你！”

老陈摇摇手，特地关照小李：“做生活要当心，注意安全！”然后来到煨工休息室，找到小李的组长阿义师傅，说：“阿义啊，今天小李身体很虚，照顾一下，安排些轻生活给他！”

阿义问：“小李怎么啦？生毛病了？”

老陈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不讲还好，一讲，阿义跳了起来：“陈书记，谈恋爱失败要照顾，这样还弄得好啦？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的，全厂闻名的那根‘油条’就在我们小组。小李失恋要照顾，下次‘油条’要照顾的理由就更足了。陈书记，你要照顾小李，不是存心拆我的台啊！”

“阿义啊，我们要关心群众，要帮助他们解决心中真正的困难，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把党的中心工作，装进他们的心中啊！”



“那么，照顾谈恋爱，总讲不出去吧，否则‘油条’……”

“阿义，我们搞基层工作要学会分析。小李是怎样一个人？他连续两天没困了，不照顾他，万一出了工伤怎么办？再说，青年人谈恋爱也是件大事，我们要关心。即使是你所说的‘油条’，他有了真正的困难，我们也应该真诚地帮助他解决，才会感动他，转化他。”阿义师傅听了，想想有道理，就点点头走了。

人是有感情的。在休息室里的工人，听了老陈的这番话，都很感动，做起生活的干劲更足了。这真是：照顾了一个，调动了一批。

再说，老陈回到办公室，就替小李打电话。事不凑巧，方芳的父亲正在主持一个会议，不能来听。第二天，老陈再打电话，方芳的父亲到公司去开会了，一天不在厂。转眼到了第三天，老陈很着急，他知道，小李正伸长了头颈在等他的回答，应该及早帮他解决，好让他安心。所以一上班，老陈就打电话。他刚刚想拿电话听筒，“滴铃铃……”电话铃响了。“喂？喔，你们是居委会？李国强？有的，是我们厂里的职工。什么？问小李身体好不好？这个……同志，有些情况不便在电话里回答，还是请你们到厂里来一次吧，我等你们……”

这只电话啥地方来的？是方芳居住的居委会打来的。原来，方芳那天晚上怕在马路上拉拉扯扯不象样子，只好跟父亲回来。打算第二天下班给小李写信作解释，争取说服父亲。谁知下班回家，信还没写，小李的信先来了。打开一看，是自己的照片！啊哟，事体不好！小李是我看中的人，都是爸爸主观、武断，硬讲人家有毛病，把好端端一桩事体弄得不欢而散！方芳收到小李来信，就急着找娘。谁知方芳父亲在厂里是支部书记一把手，在家里也是有绝对权威的人物，连老爱人见他也怕的。好在方芳娘退

休后在居委会工作，就把女儿的事体与几个老姐妹商量开了。大家一听，认为这事好办，只要打个电话给厂领导，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老陈接到电话，想：机会来了。不过，耳闻是虚，眼见为实，让居委会干部亲眼看看小李，回家讲起来，喉咙好粗一点，腰板也好硬一点。所以推托电话里不便讲，约她们下午来。果然，下午两点不到，来了三位大娘，老陈与她们一攀谈，就猜出其中有一位就是方芳娘。不过，她不讲穿，老陈也装作不知；给她们倒好茶，到医务室拿了一本病历卡，送到她们面前。三位大娘打开一看，病历卡上雪白的纸头一个字也没有。老陈说：“你们看，小李他非但没有生过大毛病，连伤风咳嗽都没有过。”说完，“啪”推开窗门，只听见对面锻工车间传出一阵“丁丁当当”的打铁声。虽说已是隆冬季节，只见小李穿一件红背心在干活。老陈用手一指：“喏，这个就是李国强！”三个大娘扑在窗台上一看，一呆：哟，我们在十二月里，他已经到了六月里了。这时，老陈一抬手：“请，到车间去看看。”就陪了她们来到车间。

李国强只当是支部书记陪人来参观，所以只顾自己打铁。三个大娘来到小李身边，细细一看，只见他臂膊上的肌肉，大的象胡桃，小的象栗子，最小的也比白果大。方芳的母亲想：这种身体会有毛病的？我看，不是小李有病，大概是老男人生急性白内障了。接着，她又转到小李面前，要紧朝他面孔一看，只见皮肤雪白，炉火一衬，白里透红，漂亮！不要讲女儿欢喜，就是我老太婆看了也欢喜的。心里一得意，嘴里不禁咕了出来：“好，好，蛮好的小囡，蛮好的小囡……”

老陈见方芳的母亲露形了，赶紧问：“大娘，好什么啊？”

“我的女儿眼光好！”

“是啊，小李非但外貌漂亮，思想也要求进步，最近打了入党报告，工作很积极，你女儿的眼光比她父亲准足啊！大娘，你看这桩事体怎么办呢？”

“这个……”方芳母亲想：老男人的脾气不但主观，而且有一股不碰鼻子不转弯的“憋”劲。怎样与老头子讲清这件事呢？老陈善观气色，见大娘双眉一蹙，就猜到了她的难处：“大娘，我们来个灵不灵当场试验，好吗？今晚，我陪小李来上门相亲，让老方看看仔细。看清楚了，事情就好办了，你说对吗？”

“好好好！”方芳母亲高兴啊，这样一来，女婿“着缸”了。她匆匆回家，买糖，买菜，准备迎接毛脚女婿。

到了晚上，老陈带了小李来到方家。方芳父亲一看，奇怪了：怎么，面色变掉了？不但人长得漂亮，身体也蛮结实。但想到上次是自己亲口拒绝人家的，现在怎么再开口呢？所以只是用眼睛朝方芳一眨一眨。老陈一看，心中明白：他感到难收场了。俗话讲，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就给他一个台阶吧。“老方同志，上次小李一夜未睡，面孔是白了点；再加上站在路灯下，路灯的灯光白脱脱的，所以面孔更加白了……”

“嗯——对对对！”方芳父亲想：对，日光灯下面拣衣料看不准颜色，容易上当。今天自己也上了当了，于是马上改口说：“方芳，小李同志不错啊，嗯，你的眼光也不错！”

小李和方芳经历了一场虚惊，终于如愿以偿。不但小两口心里非常高兴，就是我们厂里老老小小的工人，心里也感到甜津津，甜津津的，你想：有这样一位会相面的同志当书记，啥人心里不高兴呢！

（插图：顾炳鑫）

相思豆

程志达
薛允璜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是唐朝著名诗人王维的《相思》诗。红豆就是相思豆，生长在我国南方各省。色泽鲜艳，光彩夺目；亲人相赠，寓意相思。今天，我讲的是一对情人几十年悲欢离合的故事，所以要从这相思豆讲起。

在一九四九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也就是厦门市解放的前夕，在厦门大学靠近海边的校园里，有一对青年男女在月光下挽手漫步，边走边谈，最后，两个人来到海堤旁一棵相思树下，男的从一根树枝上摘下了六粒相思豆，小心翼翼地放到女的手里；女的看到相思豆，情不自禁地扑到男的胸前，哭了起来。真是生离死别难分手，话未出口泪双流。那么这两个到底是啥人呢？他们又为啥要分离呢？说来话长。那个男的叫陈一珉，女的叫吴星华。两个人是同乡、同村、同年龄，自小至今一直是同班同学。真叫青梅竹马，天生一对。但是女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海军少校，他觉得陈一珉思想赤化，言辞左倾，所以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然而星华不顾父亲的压力，在她母亲的默认下，毅然和陈一珉结婚，而且现在已经十月怀胎，即将临产。就在这个时候，我军挥戈南下，直逼厦门。吴星华的父亲因为要随军溃逃，执意要把这独生女儿带往台湾，以便趁机割断女儿与陈一珉的夫妻关系。星华呢，她心里也很矛盾，跟父母去台湾吧，自己已经怀孕足月，眼看就快生孩子了，怎忍心离开丈夫？要是留在一珉身边，她又舍不得离开善良的母亲。再说自己还在大学读书，生了孩子有谁来照料呢？所以她事前就征求丈夫的意见。一珉当然希望妻子留下，一起迎接解放。但是想到孩子就要出世，自己是个穷学生，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不免感到有点为难。再说，此

时的陈一珉已日日夜夜扑在迎接解放的繁忙活动中，怎么可能分心去照顾妻子和孩子呢？他考虑再三，便同意星华随父母先去台湾。今夜夫妻俩在这校园里依依惜别。现在，一珉看到星华接过那六粒相思豆之后，哭得这样伤心，就安慰她说：“星华，别哭了，厦门解放之后，解放军就要渡海作战，反正要不了多久，台湾就要解放，你和孩子在台湾迎接我吧！等全国解放后，我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从事咱俩最喜爱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你说对吗？”

星华经他这么一说，心里总算有点宽慰。她紧靠着丈夫，轻轻地说：“一珉，再过十天，我们的小生命就要出世了，到那时，你做爸爸的远在大陆，还不知道他是男还是女呢……”一珉看妻子情绪有所好转，就高兴地接嘴说：“星华，我相信一定是个女儿，而且长得和她妈妈一模一样，你喜欢吗？”妻子心里感到一阵甜意，笑着问丈夫：“一珉，孩子出世后，叫什么名字？”一珉想了想，就说：“叫小星好吗？就是天上星星的星。我想，尽管咱们之

间隔着大海，但每天晚上都能望见我们的星星……”星华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看着六粒红艳艳的相思豆，又深情地谈了起来。

夫妻俩真是说不尽知心话，收不住离别情。夜深了，海风送来了阵阵凉意，夫妻俩才离开校园，走出校门。一珉送别了自己的爱妻，半夜才回到学校。

谁知从此一别，不是几月、数年，而是整整廿五个年头未能相见。由于台湾未能回到祖国怀抱，陈一珉和吴星华望着天上的星星，分居在台湾海峡的两边。

再说陈一珉在厦门解放以后，党就派他到《厦门日报》工作。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有机会深入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满腔热情地写出了一篇篇振奋人心的新闻报道，还陆续写出了一篇篇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和短



篇小说。一九五六年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新生》，在上海出版后，党员青年作家陈一珉，在省内外已经颇有盛名了。

在他埋头创作、过着清苦的独身生活的同时，他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台湾的亲人。春天，他在海边的相思树下徘徊，盼望着亲人归来；夏天，他在海滩上漫步，相托海潮带去思念的信息；秋天，他登上鼓浪屿的日光岩，站在郑成功当年站过的水操台上，极目东望，透过烟雾茫茫的海面，寻找那宝岛的身影；冬天，他在灯下翻阅着难得看到的香港报纸，想在字里行间搜寻着亲人的消息。可是，春去秋来，年复一年，音讯全无。这真是：彩桥何日架海峡，亲人何时能归来！直到一九五七年春天，一位同窗好友从港澳访问归来，特地给他带来一份香港报纸，一珉打开一看，立刻被一篇发自台湾的电讯所吸引，只见标题是：“海军少校含怨而死，老妻爱女走投无路”。当陈一珉一口气读完这篇长篇新闻报道时，顿时失声痛哭！

原来这篇报道所叙述的正是吴星华一家的不幸遭遇：那年星华随父母来到台湾基隆港的第七天，小星星就出世了，而且也确是个女孩。开始几年，因为父亲是个海军少校，一家人的生活当然比一般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不知要好多少倍。后来，由于星华父亲有个部下，在一次星华的父亲派他去金门执行任务时，乘机驾着快艇，毅然回到大陆，投奔光明。事发后，有人诬告星华的父亲是这次叛逃的指使者，理由是他的女婿也在大陆。因此，上司将星华的父亲削职为民。就这样，一家四口无依无靠，境况凄凉。一天，父亲的几位同事前来看望，闲谈中他们向这位已被撤职的少校军官指明一条活路，说：“只有让你女儿去从军服务，才能……”老父亲一听就明白，所谓从军服务，就是进军妓院，他顿时火冒三丈：“我们宁愿饿死，也决不把星华推进火坑！你们给我滚！滚！滚出去！”等客人们不欢而散之后，星华的父亲老泪纵横地对女儿说：“星华，是我害苦了你们，当时我真不该将你们夫妻活活拆散呀！”没过多久，老头子积郁成病，含怨去世。从此，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星华的肩上。但是在那个世态炎凉的社会里，一个象星华这样的弱女子，出路到底在哪里呀！……

自从看到这篇报道后，陈一珉是食不知味，夜不安枕。每逢他孤独一人，只要闭上眼睛，就会出现星华母女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惨境。他多次梦见妻

子手捧着那六粒鲜红的相思豆，正在深情地对女儿小星诉说着父亲的一切。而更多的是他梦见台湾已经回归祖国，骨肉重新团聚的幸福情景！……最后，他把这种对亲人的思念深情，写进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散文，标题就叫《相思豆》，作品浸透了大陆人民思念台湾亲人的骨肉之情。

没有想到，这篇散文发表后，省委宣传部有一位副部长姜行同志，在一次省文联的扩大会议上点了这篇散文的名，他十分严肃地讲：“我对文艺是外行，也不懂什么叫散文。但我懂得政治，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相思豆》这篇散文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呀？你在相思谁呀？相思台湾，不就是怀念国民党反动派、怀念蒋介石吗？！这难道不是个政治立场、阶级感情问题吗？！……”听了这番话陈一珉当然不服，因此后来在帮助领导整风之时，他便向姜行同志提了意见：“不懂文艺，乱扣帽子。”这一下问题可就更大了，在反右运动中，陈一珉成了重点对象。主要罪行有两条：一条是思念蒋介石，梦想变天；另一条是反对党的领导，胡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从此，他就被戴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籍，下放到莆田县一所中学里当语文教师。

这个突然的打击，使得陈一珉蒙头转向。他想不通，为啥思念生活在台湾水深火热中的亲人会有罪？为啥向自己的领导提了意见也会有罪？可谁能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呢？从那以后，文学创作当然不搞了；对妻子、孩子的思念也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总是低沉着头，干着他份内的事情。

由于他教书认真负责，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这所中学的女校长周晓的信任和关怀。周校长是位五十多岁的老教师，很有政治素养，她根据陈一珉的现实表现，在一九五八年底，就报请上级批准，摘掉了陈一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那顶无形的“摘帽右派”的帽子，使陈一珉在政治上仍然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他只是拚命地工作，想以此来忘掉精神上的痛苦和对亲人的思念。

由于工作上日夜操劳，陈一珉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周校长亲自把他送到县人民医院。当他在医院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每天下午总是看到一个小女孩在那里独自玩耍。陈一珉看着这个女孩，便想起了自己的小星星：女儿也该有这么大了！他情不自禁地走近女孩子，亲切地问：“小妹妹，几岁

了？”小女孩不怕陌生，回答说：“十岁，解放后不久生的，今年刚好十岁。”“你叫啥名字？”“我叫小新！”“小星？”陈一珉几乎惊叫起来，“你也叫小星，是天上星星的星？”小女孩认真纠正说：“不，是新旧的新，妈妈说，有了新中国才有我的，所以叫小新。”“噢，小新，好，这个名字好。”陈一珉对这个小女孩更喜欢了。他拉过小新继续问：“你怎么常常一个人在这里玩？爸爸妈妈在医院工作？”“我没有爸爸，爸爸早死了。妈妈是医院的清洁工，我一放学就到这里来等妈妈下班一起回家。”“啊！原来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陈一珉心里深深同情，他很自然地又想起了自己的小星：她在台湾不是也没有爸爸吗？想到此，不禁热泪盈眶，他把小新抱在怀里，多么想对她倾注自己全部的父爱啊！

从此以后，一珉通过这孩子又认识了她的妈妈杨兰珍。这是一位三十岁左右、朴实厚道、手脚勤快的妇女。长得眉清目秀，待人特别和气。但她没有什么文化，也不善于与人交谈。她看到陈老师对自己女儿这般亲热，还每天给小新辅导功课，内心十分感激。因此，她作为工作，当然也有点报恩之意，就象亲人一样关心着、照料着陈一珉的生活。有一次闲谈中，两人各自倾吐了自己的身世、遭遇。兰珍并不因为一珉是“摘帽右派”而有半点疏远之意，听说一珉的妻子、孩子都在台湾，倒更加深表同情。原来杨兰珍本是台湾省人，因在台湾无法维持生活，解放前随丈夫来到大陆谋生，五〇年丈夫不幸病故，留下孤儿寡妇相依为命。因此，一珉对眼前这对母女也就格外关心了。就这样，到一珉出院之后，两家人几乎象亲戚一样，你来我往，感情越来越深。热心的周校长发现他俩的亲密关系之后，劝他们索性两家并作一家吧！可是一珉摇摇头，因为他感情上不能抛弃远在台湾的妻子和女儿。虽然，十多年过去了，但心头这段相思之情，割不断，理还乱，紧紧地绞痛着他的心。当老校长了解到他的痛苦之后，也就不再勉强劝他和杨兰珍结合了。

就这样，又过去了好几年，“文化革命”的风暴卷到莆田县城。一个摘帽右派当然地划在牛鬼蛇神的范围之内，那篇散文《相思豆》，也自然作为大毒草的典型，而且这次纲上得更厉害，不仅说他思念蒋介石，还怀疑他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批斗、游街，残酷的折磨，使陈一珉旧病复发。可是，

如今连热心肠的老校长也在隔离审查,有谁再来关心他?非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反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胸前挂上黑牌,手里拿着扫帚上街去当“清道夫”。

就在一天刮风下雨的清晨,一氓实在劳累过度,加上全身淋湿,受尽风寒,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过路的人们看着他虽然同情,但是,当时一个挂牌的牛鬼蛇神,就是送进医院,也是不准治疗的。所以人们只能摇头叹息,袖手旁观。就在这时,杨兰珍母女正好去医院上班路过这里,见此情景,她们不顾一切,将一氓扶起,由兰珍背着,女儿小新打着雨伞,返回家去。过路行人都以为这一对母女定是他的家属。

当一氓才苏醒过来,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躺在兰珍的床上,惊奇地问:“我怎么会在这儿?”兰珍就把事情经过简单地叙述一遍,然后宽慰他说:“你只管在这里养病好了……”一氓慌忙谢绝,说:“那怎么行呢?我……正在接受监督劳动,我应该回去,我怎么能忍心连累你们母女两人!”

兰珍哪里肯依:“不!一氓,难道你不要命了吗?要是你再回到学校,要不了几天就会被他们活活地折磨死的!我不能让你去,要是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吧!”她说说着,禁不住痛苦地哭出声来。

不管一氓怎样推辞,兰珍母女硬是把他留在家中。从此,不但给他偷偷地请来医生帮他治疗,还给他送药、熬粥、洗澡,更主要的是给他带来了人间的温暖。正是在这样深厚感情的基础上,到一九六九年陈一氓的历史问题搞清,宣布解放后不久,经过许多同事、朋友的劝导,他才下决心重新生活。单方面办了个离婚手续,然后就跟杨兰珍结婚。婚后家庭生活倒也十分美满,一年后兰珍生了个儿子,一氓给他取名叫忆华,妻子很理解丈夫的心意,所以也十分喜欢。

就从这一年开始,世界上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先是经毛主席、周总理决定,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接着,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进一步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交流往来的大门。这些历史事件对住在边远地区的陈一氓一家,当时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但是过了不久,一氓接到一封美国的来信,信封上端端正正用中文写着:“厦门大学陈一氓先生收”。周围盖有七八个邮戳,可见这封信是转了几个圈子才送到收信人手里的。

当陈一珉拆开信封，看到末尾的署名时，他简直呆住了，原来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你的妻子星华，写于美国纽约。”难道我又在做梦吧？不！这熟悉的字迹，是星华写的。奇怪，那她怎么会到美国去的呢？信里并没有叙述，只提到小星是个女孩子，现在母女俩和老母亲都住在纽约，她急切地要打听到陈一珉的下落，希望一珉见信后马上复信，争取早日合家团聚。陈一珉看着星华的来信，双手抖动起来，是喜？是悲？是激动？他自己也分辨不清。他把信的内容告诉了兰珍，兰珍倒是高兴，叫他赶快写回信。“能往美国写信吗？”这几年变得胆小谨慎的陈一珉倒有点犹疑不定，他马上去找已经恢复了工作的老校长汇报，征得同意后他才写了复信。信上也只说了分别后的简况和现在的工作，他怕伤了星华的心，因此没有讲明自己政治上的不幸和重新结婚一事。从此，断了的琴弦又接上了，重新弹奏出思念的心声！陈一珉每月可以收到吴星华的美国来信，有时几封信一起收到，每封信上都寄托着妻子对丈夫的一片痴情，读来催人落泪。这倒使一珉感到为难起来了：以后怎么办？

还等不得陈一珉考虑好，在四届人大召开的前夕，一珉接到星华的一封加急电报，说她将作为美国作家友好访华团的成员，即日动身前来中国，当她踏上祖国国土的时候，希望第一个前来迎接她的是自己的丈夫陈一珉……怎么办？时间非常紧迫，老校长周晓叫他立即动身去省里，向外事办公室请示汇报。

事也凑巧，出来接待他的外办主任不是别人，就是原来宣传部的姜行副部长。相见之下，双方不免有些尴尬。两人握手之后，姜行很客气地给他让座。但是，当一珉说明来意，请求指示的时候，这位主任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马上又开始紧张起来，心想：原来这个人还有这层复杂的关系！政治运动是无情的，特别是这种会面，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弄不好在以后的运动中查起来，就有可能给你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如果我批准他的要求，那怎么能承担得起如此严重的政治后果？想到这里，他关切地问：“一珉同志，那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姜主任，我想先见见她再说。”姜主任摇摇头，说：“我看不必了吧！你既然和前妻已经断了关系，何必再自找麻烦呢？你们分开已廿五年了，你了解她的政治面貌吗？你们不见面尚可推

托，一见面就很难办罗！弄不好你又要要在政治上犯大错误的啊！同志，我可是为你着想呀！”

话谈到这里，一珉的心已经完全冷下来了。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只好快快不乐地离开了外事办公室，连夜回到莆田，向周晓作了汇报。老校长听完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她也无能为力。

谁知五天以后，省外事办公室突然接到外交部电报通知：“请你省莆田中学陈一珉同志于明日赶到上海国际饭店，与美国女作家吴星华会面。”姜行一看，知道事关重大，所以马上通知陈一珉。当第二天一珉来到省里时，当天飞往上海的班机已经赶不上了。与上海方面联系后，获悉代表团明天就要飞往北京访问，因此，只能让陈一珉直飞北京与吴星华见面。姜主任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当晚亲自找陈一珉谈话，他说：“这次跟吴星华见面，虽然是外交部批准的，但部里对你的情况并不了解。我考虑再三，为了对你政治上负责起见，有以下三点你必须严格执行：第一，注意内外有别，不该说的话不能乱说；第二，不准复婚；第三，要以礼相待，表示友好，但不能接受贵重礼物，更不能感情冲动而有越轨行为。你看行吗？”陈一珉当然一口答应，心想：只要能够让我和星华见面就好。

第二天，在省外办小方的陪同下，一珉来到北京民族饭店，找到了吴星华住的房间。这时，一珉的心跳得特别厉害，他镇静了一下，提起手想轻轻地敲门，发现房门并没关紧，一推就开了，只见一位五十上下略带美国服饰的中国妇女，正低着头在房间里走动，显然她正在焦急地等人，是她！一珉对小方点头示意，小方便返身离开。

房间里这位美籍华人就是吴星华，她除了头上增添了几根白发之外，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风华余韵。她突然听见有人进来，抬头一看，只见一位未老先衰、两鬓斑白、眼角眉梢布满皱纹的男子站立门口。他是谁？难道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亲人，分别了廿五年的丈夫吗？她睁大眼睛惊奇地望着，一时不敢相认。

陈一珉赶紧走进房里，激动地喊了一声：“星华，你不认识我了？”“一珉！”星华终于认出了丈夫，伸开双手，扑向亲人，紧紧地抱住一珉，泪如泉涌。一珉要紧将她扶到沙发上坐下。久别重逢，两人竟然相对无言，足足

哭了二十分钟。

还是一珉比较冷静，他想想这样哭下去怎么办呢？所以用自己的手绢，轻轻地给星华擦去泪水，然后说：“星华，我们分别廿五年了，如今又能见面，不应该流泪，应该高兴才是呀！”“是应该高兴，我心里太高兴了。一珉，你不知道，我和小星这廿五个年头是怎么熬过来的……”星华接着向一珉说起分别后的情景。

原来当老父亲去世以后，星华为了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一边写文章，争得一点微薄的稿费，同时，兼任五家人家的家庭教师，每天的工作时间起码十二小时以上。后来邻居张老先生见这位吴女士这样勤奋，极为感动，就推荐星华到新西兰一所华侨学校当了国语教师。到新西兰后，她在工余时间继续坚持写作，还进修英语。一九五八年春天，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来新西兰招收研究生，星华被录取了。到美国后，她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以维持在台湾母女两人的生活。直到毕业后留校任职，才把母亲和小星接到美国。

在这十几年的奔走、奋斗之中，星华一直珍藏着那六粒相思豆。每当她看到这相思豆，就会勾起她对祖国、对亲人的一片深情。所以就在她与丈夫离别十五周年的那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她依窗仰望，泪流满面，构思并写出了一篇小说，取名《相思豆》。小说写尽了人间的忠贞爱情和悲欢离合。发表之后，轰动了整个华侨社会，当然，也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重视和好评，吴星华因此而成为一位知名人士。尽管从那以后，她也受到了一些人的监视和打击，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随着中美友好的逐步修复，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浪潮，在美国也不断



高涨起来。吴星华及其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进步思潮的代表，受到各界人士的尊重，所以这次理所当然地参加访华代表团，实现了她回到祖国与亲人团聚的宿愿。

星华叙述完毕，兴奋地从身边取出一只做得十分精巧的黄杨木手饰匣，打开匣盖，只见里面在洁白的丝绵纸上，安放着一粒粒晶莹闪亮的红豆。星华意味深长地说：“一珉，要是没有当年你送的这几颗红豆，也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呀！”

陈一珉听完这一切，再看到匣内这六粒红豆，心里真叫甜酸苦辣样样俱全。他对星华无限敬佩和感激，而对自己只有悔恨和内疚：“星华，我对不起你呀！”这句话刚刚出口，一珉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吴星华一楞，但她马上就预感到什么，连忙收住自己的欢快情绪，问：“难道你……”她已经没有勇气讲完她的问话，只是焦急不安地等待一珉的回答。一珉直到此时才吐露真情，他万分惭愧地说：“星华，我……我已经重新建立家庭了。”

“什么！”这真是晴天霹雳呀！星华这位善良、多情的妇女怎受得住这样严酷的打击！她痛苦地停顿一会后，突然抓起匣中那六粒红豆，放到丈夫的手上：“你看看，这是什么！难道你忘了当年的誓言！廿五年了，我和小星日日盼，夜夜想，指望有一天，咱们夫妻重逢，父女团聚！可是想不到你把我们这对飘流在海外的母女早就抛弃了……”

一珉心如刀割，但他只能恳求妻子宽恕，于是他慌忙解释着：“不！星华！我怎么能忘了你们。可你不知道我的……”

星华更激动了：“我不知道？！可我知道我的祖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贞的爱情会受到完全的保护，难道还象封建社会有人逼你变心重婚吗？！”

“天啊！我怎么向她解释呢？”此时的陈一珉真想把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痛苦，向星华倾诉，但是不能呀！我不是已经同意姜主任的“约法三章”了吗？怎么能把国家政治运动的内情向一位美国作家泄露呢？那么我该讲些什么呢？五七年因散文《相思豆》被打成右派这段最重要的经历，当然只能避而不谈，“文化革命”中受到的冲击也只好略略带过，最后，一珉只着重讲了自己与杨兰珍的结合过程。当他激动地向妻子叙述完这一切之后，

说：“……我说的句句都是真心话，兰珍是个善良的劳动妇女，她的父母和弟妹至今还在台湾，她虽然文化不高，但在我生死关头的时候，是她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如今我怎么能把她抛开？这次听说你回国了，她为我、也为你高兴，她真诚地表示，自己愿意搬到插队落户的女儿那里去生活，让你回来和我团圆。星华，你说我能忍心让她去吗？人情，道德，都不能允许的呀……”

吴星华听完一珉这番真切的诉说之后，一颗心好象从原来五彩缤纷的天上，一下子坠入到了寒冷刺骨的冰窖之中。但她已经没有眼泪了，她默默地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推开窗门，让凉风猛吹着自己的脸和头发，很久，很久……

陈一珉担心地望着她的背影，房间里寂然无声。他低头看着手中那六粒红豆，好象那深情的红豆，也失去了原来的光泽，变得暗淡起来。他痛苦地问自己：“难道是我对不起这相思豆吗？！”

过了一会，星华才回过身来，深情地说：“一珉，我理解你的处境，我没有理由责怪你，更不能去怨兰珍。但是你也应该明白，我和小星星不能没有你呀！你我都快五十岁的人了，两地相思了廿五年，难道还要……”她又难过得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才决定似地继续说道：“不！一珉，让我们——你，我，兰珍，还有我们的子女，都生活在一起吧！住在祖国，还是到美国去我都可以，我决不会亏待兰珍，我为她给陈家生了个儿子而高兴。一珉，就这样决定了……”

多么贤达的妻子，多么善良的心呀！但是，一珉想：我现在却只能狠下决心，再一次地给她无情打击，原谅我吧！因为，姜主任的“约法三章”，有明文规定，不准复婚，我怎敢违反？所以一珉急得双手乱摇：“不！不！这样不行！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星华，把我们的爱情当作珍贵的种子，深深地埋入心底吧！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我们的小星星。我把我的儿子取名叫忆华，也正是要他永记住你这位在海外的亲人。星华，我想，在人世间，有时候真挚的友情会比爱情更为纯洁，更为高尚。”一珉停了一停，见星华不响，继续说：“星华，你是个坚强的人，你在文学上已经很有成就，千万不要因为个人生活上的不幸而妨碍了你的崇高事业，希望你

为人类的进步、文明，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为祖国的统一，作出更大的贡献！”

星华沉默许久，才强抑住感情说：“一珉，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回国，见到了你却仍然不能团圆……那好吧！就让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吧！”她把盛放红豆的手饰匣收拾起来，重新庄重地藏进自己贴身的口袋里……

时间不知不觉地已近中午，该吃饭了。星华也只剩下最后一个要求了：“一珉，我在北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想总该可以请你吃过中饭之后，陪我一道去游览一下故宫和长城，晚上我们还在这里畅谈个通宵！”

“这？……”一珉想：应该说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是呀，分离了廿五年的夫妻，有多少贴心话，别说一个晚上，就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呀！但是，不管怎样，我是不能在这里过夜的，否则事情传到姜主任那里，我就会被说成触犯了“不准有越轨行为”的禁令！这可怎么办呢？他想了一想，才很尴尬地说：“星华，这次我进京是有人陪着来的，再说，这里是外宾居住的地方，我不能久留，请你原谅！”

星华先是一楞，但看到一珉他那痛苦的神态之后，她似乎一切都明白了，所以她反而宽慰一珉：“我理解你，一珉，不要难过了，我相信以后一切都会变好的，走！我们吃饭去。”

饭后，他们俩一起来到友谊商店。星华给福建的兰珍和两个孩子买了些礼物，一珉也给美国的女儿和岳母买了纪念品。回到民族饭店，又交谈了一会文学创作上的看法，还相互交换了一支金笔，以作纪念。因为美国代表团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了，所以星华只能硬着心肠对一珉说：“一珉，我们就这样分别吧！明天你也不必到机场送行了。我们代表团的成员，都是很有名望的作家、学者。你来送行，我感情控制不住，在人家面前哭哭啼啼会有失体面的！好吗？”陈一珉当然也只能同意，于是两人就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

第二天，陈一珉和小方就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到省城之后，就向外事办公室汇报情况，姜主任表示满意。

十天之后，一珉正在家中喜读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兰珍兴冲冲地回来交给他一封美国来信。一珉急忙拆开，只见

星华在信上写道：

一珉：

我昨天刚回到纽约，今天就拿起你的那支新华金笔写信。那天与你分别之后，本想在踏上归途时可以控制住感情，哪知登上飞机即将离开北京时，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飞机穿云破雾，加速前进，离开北京越来越远，离开亲人越来越远，我再也顾不得旁边坐的都是学者、教授、作家，独自号啕痛哭起来。

回到纽约家里，母亲和小星星收到你买给她们的礼物，真是欣喜若狂。老母亲抚摸着两瓶茅台酒，看了又看，吻了又吻，就是舍不得打开来喝，她含着眼泪念叨着：“真没有想到，我七十多岁了，还能喝到祖国的茅台酒。一珉这孩子对长辈多孝顺呀！他还记得我，连我喜欢喝的酒，他也没有忘记，都怪你爸爸当初错待了他……”

小星星拿着熊猫玩具、绒绣《长城》，高兴得象个小孩一样又蹦又跳，她激动地说：“这些礼物多珍贵，多有意义啊！因为它是爸爸给我的，是从我的祖国首都买来的，今后看到这些礼物时，我就会想起爸爸，想起亲爱的祖国。”她流着热泪，扑在我的怀里说：“妈妈，这次你回国给我找到了爸爸，你知道我心里多高兴呀！从今以后，在同学、同事面前，我也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因为我也是个有爸爸的女儿了……”

这一老一少还不断地责问我：为什么不请爸爸一起来美国，跟我们住在一起；老母亲还想要我们全家叶落归根，回到福建，跟你永远生活在一起。

一珉，对待她们的询问、关切和希望，我能回答些什么呢？我只能微笑着，随和着，让心头涌上来的泪水往肚里流呀！……不过，请你放心，我虽然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但决不是个感情脆弱的人，我会很好地生活下去的。一珉，小星去年大学毕业后，正在研究一个新的课题，争取博士学位，等这个课题完成之后，我将她送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你一定高兴吧！

一珉，我记住了你的话，把感情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底，让它开放出更加美丽芬芳的友情花朵来。在返美的旅途中，我已经在开始构思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陆续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编选了一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这套丛书选择我国五十多个民族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按民族、按体裁进行编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显著的民族特点。规划中的这套丛书多达七十余种。现已出版的故事集有：《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蒙古族民间故事选》，即将出版的有《藏族民间故事选》、《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选》等。这些民间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风土人情。情节生动曲折、语言朴实幽默，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小说《相思豆》的续篇，不过这个续篇需要我们一起合作，用两地书的形式来写。一珉，你不会拒绝吧！我相信你一定会写得很好的。让我们一起拿起笔来，在今后的岁月中，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我们亲爱的祖国早日统一和繁荣昌盛，而献出我们全部的爱吧！

问候兰珍和孩子们！祝你们幸福。

星华写于纽约

陈一珉含着热泪读完亲人来信，静静地思索着。这时，远处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着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要在本世纪末，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理的伟大号召，激动着陈一珉的心，他热血沸腾，希望满怀，铺开洁白的稿纸，取出星华给他的那支派克金笔，开始给远方的亲人复信——这也就是《相思豆》续篇的开端啊！

（题图、插图：施大畏）

秘方上的血痕

陈 岳 林

救死扶伤

一九六九年八月中旬的一天中午，烈日当空，大地发烫。在通往县城的一条大路上，“蹬蹬蹬蹬”奔跑着三个人。前面两个赤膊大汉扛着一张藤榻，藤榻里白被单下面露出一双瘦棱棱的脚杆；几十步路后面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追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是送一位危急病人到县城医院去。由于天气热，加上跑得快，现在已是浑身无力，脚步跨不开了。当他们走到一个小村的树荫下时，要紧放下藤榻休息。其中一个赤膊大汉揭开被单一看：“啊！”大惊失色。后头女人赶上来一望，拍手跳脚，大声嚎哭：“亲人啊，哎呀……”原来，这个病人快要断气了。

哭声飞进了村子。这时，路口的一家大门里，走出了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头：上身穿一件白色大圆领汗衫，下身穿一条浅灰色西装短裤，脚上拖一双绣着翠竹古松的老式布拖鞋，手里摇着一把象牙骨大号折扇，听到哭声，急忙赶到藤榻旁，只见病人牙关紧闭，四肢僵直，眼白直朝头顶里钻。那老人“啪”合拢扇子，伸手搭住病人的脉搏，朝那女人和两个大汉讲：“快点，扛到屋里去！”

“你？……”三个人一齐呆着不动，猜测着老人的身份。老人急了：“快点，这病人是风寒转急性抽筋，扛到县城恐怕来不及了，必须马上抢救！”“噢！”三个人明白了，原来他是个医生。于是急忙将病人抬进了他家屋里。老人跨进房间，找出一个墨黑锃亮的牛角弯管。他拔出檀木塞头，“啞——”喷出一股香气，摊开手掌轻轻一侧，“骨碌碌”滚出两粒金黄色的药丸，然后向病人走去。这时身后传来一声：“爸爸！”那老头抬头一看，是自己女儿立

在面前，只见她轻轻说：“爸爸，你怎么又忘记了？”

“啊？”老人象触电一样震了一下。一张布满银白胡须的嘴巴“突突”地抖动了起来。

原来，这老头是县中医院有名的老中医方元德。方医生不但医术高明，而且有一部十分珍贵的祖传秘方。“文化革命”前，他一面着手整理，一面还带了两名徒弟，一个叫钱浩杰，一个叫陈之平。钱浩杰不但不好好学习，而且还对老医生的独生女儿方芳有了几分意思。而陈之平呢？虽然沉默寡言，但刻苦钻研，踏实苦干。两人一比，见了高低。老中医自然欢喜陈之平。两年后，陈之平成为县中医院出类拔萃的优秀医师，很快被提升为内科副主任。钱浩杰却是毫无成就，因此他对老中医怀恨在心。不久，“文化革命”开始了，钱浩杰红袖章往手臂上一套，当了造反派头头。成立革委会时，他坐上了中医院的第一把交椅，当了第一把手。他知道方家祖传秘方的价值，心想：只要趁这动乱时期把它弄到手，不愁将来发不了财。所以他曾多次找方医生谈话，骗取秘方。可是，方医生看透了他的险恶用心，没有理睬。钱浩杰怎么肯甘心？终于在“清队”时，以解放前方医生曾经给叛徒看过病的罪名将他隔离审查，说他有“特务”嫌疑，接着抄了他的家，老中医所有的医学书籍被搜劫一空，单单不见那部珍贵的祖传秘方。关了半年，眼看榨不出什么油水，只好草草收场，将方医生押回老家监督劳动，并向他宣布了四个不准：不准问医，不准带徒弟，不准看病，不准开药方……

方医生听了女儿的话，想到“四个不准”，心里无比愤恨与痛苦。他想：我是个医生，难道能眼巴巴望着病人死亡而不救？想到这里，老人突然把女儿往旁边一推，向病人走过去。

那上了年纪的女人一看老医生来了，非常感激，连声说：“老医生，谢谢您，等我儿子开会回来一定登门感谢！”老医生问：“你儿子在哪里工作？”女人讲：“在县中医院。”“叫啥名字？”“钱浩杰。”“啊？是他！”听到钱浩杰的名字，方医生顿时升起一股怒火，不由得把拿药丸的手掌一捏，握成拳头。但当他看到病人痛苦的面孔，他又松开了拳头，用手指把药丸研成粉末，拿出一张白纸卷成漏斗，轻轻地插入病人的鼻孔，然后将粉末用嘴轻轻朝里吹着吹着……大家憋住呼吸，一眼不眨盯着老人的一举一动，观察着病人的

面色。

“醒了！醒了！”一个赤膊大汉高兴地呼叫起来。只见病人牙关微微松开，眼皮轻轻跳动，而且还微弱地喊着：“我……口渴……”病人醒过来了。这辰光旁边人议论开了：“哎！这两粒是啥个药？”“这是方家的祖传秘方！”

这时，方医生立起身来：“病人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毛病仍然很重，快送县城医院去吧！”三个人扛起藤榻向县城走去。

恩 将 仇 报

再讲在省里开会的钱浩杰，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之后，立即坐长途汽车回到医院。走进病房时，看见父亲身体蛮好，心里便光起火来：“你们弄啥白相！”钱浩杰的娘一看自己儿子回来了，要紧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钱浩杰听了，晓得这个老头子就是方医生，就问：“娘，你亲眼看见两粒药丸是从房间里拿出来的吗？”“是啊！”“有没有看见一本书？”“书？……没有注意。”钱浩杰想：上次抄方元德的家，是抄县城的家，没有抄乡下的家，看来这祖传秘方在乡下！哼，对！他脸上掠过一阵狞笑，踏进办公室，拿起电话筒：“喂！要文攻武卫指挥部！你是老崔吗？我是钱浩杰。告诉你，方元德在乡下极不老实，违反‘四不准’，请你……对，把他抓起来！”

方医生前脚被绑走，钱浩杰后脚就赶到。他看看方家屋里没有人，就偷偷溜进老中医房间，开抽斗，撬箱子，掏罐头，敲墙壁，弄得浑身直冒臭汗，还是不见秘方的影踪，只好灰溜溜地走出方家大门。刚刚走出村口，迎面走来一位姑娘：身材轻盈苗条，鹅蛋面孔，弯弯眉毛，端正鼻梁，水灵灵的眼睛，小巧灵珑的嘴唇，洁白的牙齿，面孔上每一点点地方都好象艺术家精心雕刻的一样，可爱啊！她就是方医生的独生女儿方芳。钱浩杰看到方芳，浑身象通了电流，发热发麻。他想：她是方医生的独生女儿，祖传秘方将来一定传给她。我要是能把方芳弄到手，这秘方……哈哈，这真是两全其美啊！于是，脸上露出了一副轻骨头腔调：“嗨嗨嗨，这不是方芳吗？”

方芳迷迷糊糊低着头在走路，听到有人喊她，抬起头一看，是中医院革委会主任钱浩杰，头又低了下来。钱浩杰叹了口气：“方医生救了我父亲，反而害了他啦！咳！象方医生这样有技术有本领的人，应该重用嘛！世界

上哪一个人能保证不犯错误？”方芳见钱浩杰这样同情自己的爸爸，心中突然一亮：“钱主任，我爸爸……”“你爸爸就是那么一点历史问题嘛，我看嘛……”钱浩杰一面讲一面两只眼睛贼溜溜偷看方芳，晓得自己的话已经起效果了，所以，话锋一转：“方芳，你们救了我的父亲，我决不会忘恩负义！”

第二天，方医生果然被放了出来。一个星期过去了，风平浪静。第八天上午，方医生接到县里一封来函，要他马上去一次，说是复查历史。方芳一听非常高兴，催促父亲快点动身。

但直到吃过夜饭，方医生还没回来，方芳心里有点不安起来：“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嗒！嗒！”好象有人在敲窗。“嗒！嗒！嗒！”方芳拉开窗帘一望，是钱浩杰。上次爸爸从文攻武卫指挥部放出来，多亏他帮忙，得好好谢谢他，于是急步走出去开门：“钱主任，怎么有空来？”“喏，我接到县革委会的电话，要我反映一下你父亲在医院的工作情况和表现，我想来找方医生好好谈谈。”“可我父亲去了以后还没有回来。钱主任，你到屋里坐一会。”两人坐定后，钱浩杰压低声音说：“方芳，你父亲的事，据我朋友讲，有些松动了！”“喔？”方芳又惊又喜。钱浩杰真真假假，吹起“牛”来。

两个人一直讲到夜里十点多钟，钱浩杰说等不及方医生，就走了。方芳把钱浩杰送出村口，回到屋里，噢，钱浩杰的一包东西也忘记带走了。再一看，呆住了！原来是一份牛皮纸封面的宗卷，里面写着：“关于特务方元德不服管教，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方芳只觉得眼前一黑，颤抖着双手打开了另外一张纸，上面写着：“平江同志：来信收到，关于我中医院方元德的问题，我们认为，方元德工作一贯认真负责，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我们医院建议：你们在复查该案中要重调查研究，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下面签名：“钱浩杰”。啊，原来如此！方芳把信紧紧贴在自己胸口，眼中滚出了一颗喜悦的泪珠。

风 雨 之 夜

第二天上午，方医生还没有回来。这天，天气特别闷热。方芳在家里坐不是，立不是，心里一急，汗水淌个没完。过了下午三点，她实在忍耐不

住，拿起钱浩杰那包东西，走向县城。到了县城，她决定先到中医院找钱浩杰，一来了解一下父亲的下落，二来把那包东西还给他。来到医院，有人告诉她，钱主任今天休息，偏巧陈之平又不在医院里。于是，她问清了钱浩杰的地址，向钱家走去。

来到钱家，天色已暗。钱浩杰热情地把她领了进来。房间很宽敞，全套捷克式家具，窗口挂着水绿色尼龙纱窗帘，吊灯一开，显得十分清雅、幽静。钱浩杰又是搬凳，又是倒茶。两人刚刚坐定，天空中响起了沉闷的雷声。方芳不安地说：“不好，要下雨了！”转过面孔，碰到钱浩杰直瞪瞪的眼光，要紧低下头，想开口，但又不知说啥才好。好一歇才轻轻地问：“钱主任，您晓得我爸爸在哪里吗？”钱浩杰叹了一口气说：“方芳，你爸爸的事情很复杂啊！”方芳一听，好比一桶井水浇在头上，浑身冰凉。事到如今，也只有恳求他想想办法了。“钱主任，请你帮帮忙吧，我……”懦弱的方芳眼圈又红了。“不要紧，方芳。事在人为嘛，刚才我为你爸爸的事到县革委会去了一次，不要急，地区公检法我也有个同学，我准备写封信去，啊！”

方芳听着钱浩杰的话，心里顿时感到十分宽慰，眼中流出了感激的泪水。当泪水顺着方芳洁白丰润的双颊淌下来的时候，钱浩杰拿起手帕替她轻轻地擦着。一刹那，他看到了雪白如玉的颈项，起伏不停丰满的胸脯。他浑身每根血管突然膨胀，闪电般张开双臂把方芳搂进怀里。接着，房间里一片漆黑……

与此同时，中医院陈之平的房间里亮着灯光。方医生和陈之平在促膝相谈。原来，方医生一到县里，就被文攻武卫指挥部叫去了，要他把历史问题写一个系统材料。从文攻武卫指挥部出来，方医生想起了一件事，就到中医院来找陈之平，问他说：“之平，你看我家方芳怎样？”

其实，之平也爱着方芳，可是他一直埋藏在心底里。“之平，方芳不小了，我想帮她找个对象，我探过她的口气，知道她对你也有点意思。不知你是不是喜欢她？”之平脸上顿时飞起了一层红云，难为情地点了点头。方医生如释重负，挽着陈之平的双手说：“之平，方芳性格软弱，你要好好帮助她。你俩的事决定以后，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重要的事情？”陈之平想：还有什么事比女儿的婚事更重要呢？

洒血赠扇

第二天，方医生回到了家里，把女儿叫到身边，开口说：“方芳，爸爸是快入黄土的人啦，你的终身大事应该考虑。”方芳一听，面孔通红，低下了头。老中医一看女儿面孔通红，就继续说：“方芳，你和之平的事，昨天我给他谈明了，他也是中意你的。”方芳听到这里，要



紧抢口说：“我不——”“不——你要找谁？之平是个有出息的好青年！方芳，我们看人不能看外表，要看本质……”

父亲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象一支支利箭，穿透了方芳的胸膛。她真是悔恨交加、悲痛欲绝。她痛哭了起来，浑身颤抖着说：“爸爸，我，我不能答应之平了……”

“你说啥？”方医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方芳就把两天来发生的事告诉了父亲。方医生听完，头“嗡”地一声，人也立不牢，急忙扶住墙头，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喉咙口一股血腥气，嘴一张，“霍咯咯”一股鲜红的血冒了出来，接着眼门前一阵发黑，晕了过去。方芳看着，急得直喊：“爸爸！爸爸！”十分钟后，方元德醒过来了，见方芳呆瞪瞪地依在床沿，乱蓬蓬的头发披在苍白的脸上。他明白了一切：仇人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已经使用卑劣的手段夺去了他心头的肉。老人好比风前残烛，如何经得起这般打击？他觉得对不起之平。但一想到之平，心中倒有一丝安慰。他轻声呼道：“方芳，你去把之平喊来。”可是这时的方芳却没有一点勇气去见之平。在父亲一再催促下，不得不含着泪水走出门去。女儿走后，方医生挣扎着爬起来，从他一个人才知道的地方找

出了那本祖传秘方。这本书啊，传了好几代。“文化革命”前，方医生把这本书献了出来。卫生局很重视，请他再整理一下。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一连整理了两年，刚刚定稿，“文化革命”开始了。他看到一汽车一汽车的书丢入熊熊烈火，心痛啊！就把这本书藏起来，等待时机再献出去。哪里晓得，为了这本秘方，招来如此横祸。想到这里，一阵激动，“霍咯咯”，又吐出一口鲜血，正好吐在书册封面上，他觉得天在旋，地在转，知道自己不行了，可能等不到之平来了。万一死去，不能把祖传秘方亲手交给之平，还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怎么办？惊人的毅力使他再一次站起来，咬紧牙关，捧着那本祖传秘方一步一步走出了房门……

等到陈之平满头大汗冲进房间，方医生已坐在藤椅上了。只见他双目紧闭，脸色苍白，鲜血不断地从嘴角边淌下来，头颈里，胸口上染得通红通红，右手还紧紧捏着一支毛笔，毛笔旁边台子上，平摊着一把白色象牙骨大折扇，上面墨汁未干。之平急忙将老中医扶到床上，进行急救。经过一阵抢救，老中医微微睁开了眼睛，一见之平，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想说啥，但讲不出，最后吃力地用手指指台上的折扇，嘴里轻轻地吐出“秘方”两个字，头一歪，就逝世了。

详 诗 得 方

简简单单安葬老人后，之平坦率对方芳说：“方伯伯生前把你许配给我，你如果不嫌我，就搬到我家去吧。”方芳急忙回答：“之平，我，我不能跟你了。”“为什么？”“你，你不要多问了……”之平见方芳目光滞呆，举动迟钝，苍白的脸上仿佛失去了少女的光彩，心里猛地一震：“莫非她……”

之平含着泪水再一次对方芳说：“方芳，要是我俩各自分居，对不起你九泉的爸爸啊！”“之平，不要多说了，我……我已经是世界上多余的人了……我明白你的心，我对不起你！之平，收起你那颗心吧，你还年轻，你可以找到比我好十倍的爱人……”说完，把之平轻轻推出了房门，然后伏在父亲的灵台上号啕大哭。

当天深夜，方芳跳进了村边一口深深的池塘里。但是，她没有死，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中医院的一只独铺房间里，钱浩杰温存地倚在她身边。不

久，钱浩杰就用救护车把方芳接到了自己家里。接着就在中医院发了喜糖。至此，陈之平全部明白了，当然心里十分悲伤。可是，有一件事闯入了他脑海：在许姓时，老医生说过：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自己。他估计就是秘方。在老人临终前，他嘴里轻轻说了声：“秘方。”秘方在哪里呢？他突然想到老人送给他的那把象牙扇，上面有二首诗，莫非诗里有文章？之平想到这里，要紧打开象牙扇，只见上面写着二首七律：

其一

秘饮一江屈辱泪，
方家冤仇今日寄。
埋恨暂且去九泉，
瓦岗借军来扫祭！

其二

在世七十无瑕躯，
东流却如淙淙溪。
九月重阳三月春，
路边荒草又萋萋。

从诗意来看，第一首：老人心中藏着洗不清的冤仇和辱恨而死，但是死后，也要去借瓦岗军来报仇雪恨。第二首：老人感叹自己的一生清白无瑕，好比清清的溪水淙淙东流。九月重阳过去了，又迎来了三月春天，路边的小草枯而复发，永远不灭！读完诗，之平深深感到老中医的情操是多么贞洁，多么高尚！但这与秘方又有什么关系呢？他逐字逐句推敲起来：“秘饮一江……方家……埋恨……瓦岗”，读着读着，猛然醒悟，四句诗，每句第一个字联起来竖读，不是“秘方埋瓦”吗？这就是说，秘方埋在瓦里，但方家三间房子，这么多瓦，究竟藏在那一路呢？他用同样的办法，在第二首诗里找出了“在东九路”四个字。这就是告诉他：秘方藏在靠东数过来第九路瓦垄里。当夜他就从瓦垄里找出这本祖传秘方，立刻把它包好，小心地保藏起来，待到祖国云开日出，阳光灿烂之际，代表方元德老医生把它献给人民！

平反昭雪

钱浩杰同方芳结婚不久，就盯着她盘问秘方下落。但方芳确实不晓得放在什么地方。因此钱浩杰今天骂，明天逼，方芳心情忧郁，神经失常，得病死了。

陈之平呢？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戴上顶“翻案急先锋”帽子，批斗了几天几夜，押回苏北农村监督劳动。

（下转45页）

恐怖的脚步声^{*}

陶文进 整理



三十多年前一个深秋的早晨，有一艘“莱姆号”商船慢慢地驶进了西欧某个国家的港口。老船长把全船几十名水手聚集到甲板上，严肃地说：“大家注意了，本船是第一次来这座城市，但由于时间紧迫，只能呆上一天就得启航。现在是早晨九点，明天这个时候，准时出发。不要玩过了头，抛在岸上，听清楚了没有！”

老船长话音刚落，船员们赶紧梳洗整理，三三两两上岸游览、买东西去了。其中有一对好朋友，一个叫杰克，一个叫哈利斯。他们两个一上岸，转了几个弯，突然，看见前面马路上围着一群人，正在看一样什么东西。看的人虽然很多，但看完以后都耸耸肩，摇摇头，走了。他俩感到稀奇，走过去一看，原来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有一个叫克劳迪的人，提出要与任何一个大胆的人打赌。说在离这座城市三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三星岛的岛屿。这个岛上虽然有一幢三层楼的别墅，但却没有人敢去过夜。谁敢上这岛上去探险，直的进去，直的出来，平安地度过一夜，那么，克劳迪愿意拿出一万美金作为报酬。如果遇难，则不负任何责任。谁敢去，请到M大街

-
- 这是一则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上海等地区流传的故事。除手抄本外，大量地在人民中口耳相传，说法不一。这次整理发表的是口头流传故事中的一种类型。——编者

九十七号五〇三室面洽。

杰克看完，低头沉思起来。哈利斯知道杰克胆大出奇，怕他冒险，就催促他说：“走吧！没有什么好看的。即使再大的好处，也没有咱们的份！不要忘了明天早晨九点启航！”可杰克还是对着那张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在哈利斯的再三催促下，才勉强离开，走一步，还要回过头来看上一眼。

来到一家酒馆门前，两人走了进去。酒过三巡，杰克突然把酒杯朝边上一掷，说：“哈利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什么事？”“我想到三星岛上去闯一闯！”“什么？”哈利斯吃惊地张大嘴巴望着杰克说，“不行，你千万不能冒这个险。你想，这个克劳迪愿意拿出一万美金打赌，说明这事情必定凶多吉少！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你妈妈知道……”哈利斯说到“你妈妈”三个字，杰克“嘿”站起来，“砰！”一拍桌子，大声呵斥：“不要说了！”哈利斯见老朋友突然发这样的火，心里一震，但他马上想到了刚才在船上杰克跟他说起的一番话。原来，杰克家里只有他和他母亲两个人，靠杰克给人家做些杂活过日子。可他母亲最近突然生了一场重病，杰克借了高利贷，才把母亲送进了医院。为了还债，杰克在朋友的帮助下，上船做了水手，远离亲人，飘泊四海。哈利斯猜想到了，杰克要去三星岛，是为了能拿到一笔钱，还掉债务，好回到他母亲的身边。可眼下，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往虎口里跳呢！急得哈利斯眼泪都流了下来。

这时，杰克走到他身边，说：“好朋友，不要怕，世上没有魔鬼。你就让我去吧。如果我活着出来，一半钱还债，还有一半钱送给你家里；如果真的死在那里，那么，就请你象儿子一样赡养好我的母亲。”哈利斯知道，事到如今，是再也没有办法劝住杰克了，两人只是痛苦地拥抱、告别。

再说杰克拿了这张纸，照着上面写的地址，来到了M大街九十七号。见五〇三室门关着，他按了一下电钮，门开了，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样子挺斯文的中年男子出来迎接了他。一见他手上那张纸，赶紧说：“噢，来，请进来坐吧。”杰克刚坐下，那人就说了：“我就是克劳迪。你叫什么？今年几岁了？”“我叫杰克，今年二十岁。”“噢，年轻人，敢拿下这张纸，了不起呀！不过，这三星岛非同一般，杰克先生年龄还小，要是发生……这个，岂不可



惜！所以，我请你多考虑考虑，现在还来得及呀！”杰克听到这里已经不耐烦了：“不要说了，我既然来了，就这样定了。”“不，年轻人，不要那么自信！你先到隔壁休息一下，再考虑考虑。如果定了，那么吃了晚饭，我就送你去；不定，还可以回去。”

杰克睡到床上，不免前前后后地思考起来。想到那叫人捉摸不定的三星岛，心里不由得也产生了一种恐怖感，但再一想到在病床上呻吟的母亲，想到那一身债务，动摇的念头又被他打消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杰克又被带到了克劳迪身边。

克劳迪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一边请他坐下，一边

说：“杰克先生，考虑好了吗？”“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噢，尽管这样，作为一个长者，我还想提醒你，曾经有许多身材比你高大，武艺比你高强的人，都没有能经受住考验，我看你……”杰克两眼盯住克劳迪，没开口，只是摇了摇头。克劳迪“哈哈”一阵大笑，又拿出一支枪、三粒子弹，说：“那好吧，既然这样，你就把这东西带上。我还是个讲究情理的人！”

晚饭以后，克劳迪用车把杰克送到海边，然后两人走上汽艇，直往三星岛开去。在天色将要暗下来的时候，汽艇靠上了小岛。克劳迪对杰克说：“杰克先生，如果你懊悔的话，现在还来得及，我可以用汽艇送你回去，你只需要用浆糊把纸重新贴上去就是了。我们就象从来没有见过面一样。”杰克

看了看岛，看了看岛上的那幢外表深色的三层楼房子，对克劳迪说：“你走吧，明天早晨八点钟来接我。”说完就朝岛上走去。克劳迪看着他的背影，微笑了一下，接着，驾起汽艇，走了。

三星岛不大。不到半个小时，杰克就围着它转了一圈，最后他来到了这幢楼房跟前。院子的铁门开着，他进去以后，随手把它关上了。朝四周一看，院内杂草丛生，有半人那么高，中间一条石子路，直通那幢三层楼房子的大门。眼下除了海水的咆哮声、昆虫的鸣叫声以外，没有一点动静。杰克摸出手枪，壮了壮胆子，沿着石子路，朝那幢三层楼的房屋走去。

楼房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他划亮了一根火柴，见房内的建筑很讲究，但由于很久没有人来居住，四周雕花的墙上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看上去灰蒙蒙的，加上火柴所发出的微弱的火光，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

杰克踏上了楼梯，一间一间屋子看过去，从一楼到三楼走了一遍，还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杰克想：今晚在哪一间房屋里过夜呢？他考虑了一下，决定到三楼最高的一间屋子里过夜。那里制高临下，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岛上的情况；再说，即使这幢楼遭到意外的事情，也是最晚受到袭击。

杰克走进房里，发现一截蜡烛，赶紧把它点上，借着烛光，把屋内又仔细看了一遍。南边是窗，北边是门；书桌上墨水瓶翻倒了，一支蘸水笔还斜插在里面，周围还有许多乱七八糟的纸；再朝墙上一看，靠门的一边，全是一只只血手印；另一边放着一只挂钟，发出“滴嗒滴嗒”的声音；杰克一看，已是晚上九点多了，离天亮整整还有八九个小时。天知道，在这八九个小时内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杰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想把房屋的门关上，不由得又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门板后面一把只有半截的匕首插在上面，发出一闪一闪的寒光，反射到旁边带血印的墙上。显然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搏斗。

杰克握紧了手枪，镇静了一下。他知道只有大胆沉着，才有取胜的可能。他在房里来回踱了几步，就在窗下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又想起彼岸正在生病的母亲……墙上那只挂钟，仍然发出“滴嗒滴

嗒”的响声，象是陪伴着这位年轻人度过这可怕的一夜。杰克不时地抬头看看它，十点，十一点，两个小时过去了，屋里始终没有什么动静，岛上也没有发出什么奇怪的声响，这反而使杰克有点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走到书桌前，推开乱纸，见底下有一本象连环画这样的画册，打开一看，杰克一惊：第一页上没有图，也没有文字，是一只鲜血淋淋的血手印！大胆的杰克也不由得赶紧闭上了眼睛。可越是不敢看，越是想看。杰克又一页一页地翻了起来。原来，后面画的都是发生在这个岛、这幢楼、这间房子里的事情：很多年以前的一个夏天，这幢楼房主人的两个女儿带着两个仆人来到这儿避暑。一天，大女儿身体不舒服，带着仆人回城看病去了；楼房里只留下了小女儿和仆人两个人，就住在三楼这间房屋里。到了晚上十二点，墙上这只挂钟“当当当……”敲完十二响时，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小女儿以为是姐姐回来了，赶紧叫仆人去开门。那仆人下去后，刚把院子的铁门打开，就“啊！”惊叫一声，没有声音了。小女儿听到这一声短促的尖叫，又不见人上来，感到奇怪，准备下去看看，还未走出楼房，只听院子外面传来一阵恐怖的脚步声：“咚，咚，咚……”声音象打夯一样，震得这幢楼都微微抖动，一步一步之间相隔的时间足足有十几秒钟。小女儿赶紧抬头朝院子外面看，借着月光，只看到那个黑影朝自己移来，不由得也“啊！”惊叫一声，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下……

画册到此为止了，下面是白页，可杰克知道，下面的画面，要由他来画了。还容不得他多想，这时墙上那只挂钟也“当当当……”敲了十二响，院子里那扇大铁门，也传来了“笃笃笃”的敲门声。杰克想：不能开门。“砰砰”，敲门声越来越响，杰克仍然纹丝不动。“砰”！又传来一声，显然门被推开了。接着，院内传来了“咚，咚，咚……”一阵脚步声。杰克想：现在下去必然遭遇，难以脱身！不知别处是否有出去的地方呢？他刚想跨出房门，只听那脚步声已移到了楼内，知道来不及了。赶紧回了进来，把门关上，靠着墙，拿着枪，两眼紧紧地盯住那扇门。这时，那个怪物正在一间屋子，一间屋子搜看着，一层楼一层楼地向上走着。不多一会，他已经走到三楼了，“咚，咚，咚……”脚步声震得楼梯发出“吱，吱，吱”的响声。屋内的杰克屏住气，仔细地听着，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个怪物经过隔壁一间屋子后，就来到杰克所在这间屋子的门口，“笃笃笃”敲了一下，见不开门，就使劲地推了起来。杰克眼看门就要被推开，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气，把那张书桌一下搬了过来，顶住了门。可这哪里挡得住，门还是被怪物轻轻地推开了，一只芭蕉扇大小的手掌先伸了进来，接着整个身子朝里走来。杰克沉不住气了，对准怪物的头部“砰”就是一枪，打中了。可怪物不怕子弹，照样朝杰克走来。还未等杰克弄清它的模样，自己已经吓昏了！

当杰克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克劳迪的房子里。他硬撑着坐起来，把手一伸，意思是我虽然吓昏了，可我没有死，我杰克现在还活着，你应该给我钱，让我去还债，去救人，去看我的母亲！可斯文的克劳迪吸着烟，摇摇头，推了推那副金丝边眼镜，说：“杰克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们谁都没有输，谁都没有赢。你虽然活着出来，可你，是我们把你抬出来的呀！那张纸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要直的进去，直的出来，才能算你胜利。年轻人，算你幸运，逃过了死亡一关，回去吧！”说完，转身要走。杰克抬头一看：九点零五分。“莱姆号”已经起锚出航了，我杰克现在回到哪儿去呀！他赶紧喊住克劳迪：“你等一等！”克劳迪转过身来，看着他：“怎么啦，年轻人？”“我，我再想去试一试！”声音虽然很低，但却是那么稳重、深沉。克劳迪已经了解到杰克的脾气性格，也没有反对，想了一下，点点头，说：“那好吧，勇敢的年轻人，我同意你的要求。可你眼下身体不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这几个钱拿着，随你到街上买些什么东西。嘿，要知道，我克劳迪是最讲情理的人！”

杰克没有想到克劳迪这样轻易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到街上去走走，晚上准备再登三星岛。杰克不相信世界上有魔鬼，他相信人能战胜一切；不过，今晚却是生活逼迫他再去与那恐怖的脚步声、可怕的怪物决斗。他在街上吃了一些东西，还买来了一把匕首，插在靴子里。看看时间不早了，就朝M大街九十七号五〇三室走去。

这次，克劳迪没有劝说杰克不要去。他热情地接待了杰克，看看天色快暗了，就拿出那支枪，给他三粒子弹，然后用汽车送他到海边，用汽艇送他到三星岛边。克劳迪对着杰克微微一笑，说：“年轻人，就看你的命运了。

说实在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胜利者！”杰克不明白，跟自己打赌的人为啥还要帮自己说话？！可眼下，也顾不得想他啦，他转身朝岛上走去。

情形和两天前差不多。只是今晚没有月亮，天气沉闷，四周显得更暗，连那条石子路都看不清在哪里。杰克仍然借着火柴的亮光，摸到三楼那间屋子，门虚掩着，推开一看，一切照旧。前天搬动过的那张桌子又回到了原地，墙上那只挂钟仍然发出“滴嗒滴嗒”的声音，好象欢迎着杰克这位老朋友。杰克看着它，苦笑了一下，坐了下来，等着它敲十二响。这次，杰克没有关门，他想：关门也没有用；把那截蜡烛放到门口走廊上，他想：昨天放在屋里，我在明处，怪物在暗处，我看不清怪物，怪物倒看清我了。所以今天把它放到了走廊上。

等着，等着，当挂钟“当当当……”敲完十二响时，果然又传来了“笃笃笃”敲门声，杰克没有动；“嘭嘭嘭”！声音越来越大，杰克仍然没动；“砰”！门被推开了，接着又传来了“咚，咚，咚……”的脚步声。这时杰克想到前天晚上的情景，不免有点毛骨悚然，但他很快控制了自己，握紧手枪，人贴在墙边，听着那“咚，咚，咚”的脚步声，等待着那怪物的到来。

一切都跟前天一样，那怪物一楼一楼地走上来了。当它走到门口的走廊上，杰克一看，险些叫出声来。只见那怪物身高二米七十以上，前发齐眉，后发披肩，两只绿幽幽的眼睛，一眨不眨，浑身黑毛，两只芭蕉扇大小的手上下乱舞，“咚，咚，咚”的脚步声，直逼杰克而来。杰克再也沉不住气了，枪机一扣，“砰”一声，打中了。谁知这怪物毫无感觉，仍然“咚，咚，咚”地朝杰克走来。杰克的手在颤抖了，刚想打第二枪，已来不及了，那芭蕉扇大小的手已经伸过来朝他使劲一打，杰克手中的枪不知被打到哪里去了，接着，他的脖子也被那双大手掐住了。年轻的杰克，只觉得胸闷气急，他拚命地挣扎着，反抗着，可是毫无用处，那双大手仍然紧紧地掐住了他。这时，他突然想起靴子里那把匕首，猛地把它抽了出来，用劲朝那怪物的下身刺去……

慢慢的，杰克只觉得脖子上那双手松开了，“砰”！怪物摔倒在地上。

还不容杰克细看，突然，楼下又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杰克估计足有几十个人。他想拔出那把匕首，可是扎得深，拔不出来了。忽然，只见眼前

有一样黑乎乎的东西，闪着寒光，要紧一摸，原来是刚才那把枪，里面还有两颗子弹。等他拿起枪，借着烛光，抬头一看，只见上来了三四十个矮人，都没有桌子高，穿着奇异的服装，样子很怪，叽叽喳喳说着杰克一句都听不懂的话。杰克举起枪，对准前面那人“砰”！就是一枪，那矮人倒下了。其他一些矮人相互叽叽喳喳说了些什么，就“笃笃笃笃”全部走开了。杰克想：可能去叫援兵了吧，怎么办？三颗子弹只剩下最后一粒了，如果再有怪物来怎么对付？杰克心里不免有点着急。

他耐着性子，等着，等着，那截蜡烛也点完了，屋内一片漆黑，只是那只挂钟还在“滴嗒滴嗒”地发出响声，时间慢慢地在消磨着。好不容易天快亮了，杰克高兴啊，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可正在这时，又传来一阵脚步声，听那声音，足有一群人。杰克赶紧贴到墙边，握着仅有一粒子弹的手枪，准备着一场最后的搏斗。

谁知走上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来接他的克劳迪和他的仆人。杰克打赌胜利了！

当他们回到M大街九十七号五〇三室后，杰克由于过分紧张和疲劳，足足睡了一天。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吃晚饭了。克劳迪又备了丰盛的酒菜招待了他。杰克一边吃，一边说：“我赢了，你把钱给我吧！”克劳迪摇摇头，说：“年轻人，你很勇敢。钱，我当然要给你！不过，你不要急，先来看一看你的成绩。”说着，克劳迪把他领到隔壁一间屋子，打开电影机，小银幕上立即跳出了清晰的图像，详细地记录了杰克上三星岛探险的全部过程。



杰克看了睁大了眼睛，不明白克劳迪的用意。克劳迪解释说：“明白吗，我是电影公司的经理。我不满意我的演员来完成这部惊险片子，我希望一个真正勇敢的人，用他真实的感情，逼真的神态来演完这部戏。结果，是你，勇敢的杰克，你帮了我的忙，要知道，我获得的利润将不是一万美金，而是十万，一百万！哈哈哈……”斯文的克劳迪，这时也放声大笑了起来。

杰克仍不相信，他摇摇头，说：“那怪物和矮人是怎么回事？”克劳迪笑笑说：“矮人是我收下那些刚出生的婴儿后，把他们放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用铁笼控制着他们生长，变成这个样子的。至于那个怪物，他还在里面躺着，你可以去看看。”杰克转身走到里间，只见手术台上躺着一个已经死去的黑人，虽然身材高大，但根本不能与昨晚那个怪物相比。所以，不相信地摇摇头。克劳迪一看，耸耸肩，说：“噢，不信吗？就是他！他是我用钱买来的。经过我这双手，给他装上一只假头颅，就化妆成昨晚的那只怪物了。由于头是假的，所以你打不死他。可是，我没有料到你用匕首把他刺死了。不过，象他这种人嘛，世上有的是……”杰克听到这儿，再也耐不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昨晚打死的是这样两个人！杰克两眼喷射出炽热的火焰，盯住克劳迪，从嘴里迸出一句：“魔鬼！”然后，猛地扑到黑人身上大哭起来……

克劳迪却若无其事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方步，“笃，笃，笃……”每一步都好象凶残地践踏在杰克和这位黑人兄弟的心上！

（题图、插图：冯 远）

礼 物

张汉江 陈国昌

将近春耕的一天上午，八点多钟辰光，苏北海雁镇汽车站上，旅客们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上车下车，热闹非凡。人群中，一个干瘪老头手提一只不到四成新的人造革老式提包，一会儿向这个男旅客嘀咕着什么，只见这位男旅客晃了晃头；一会儿又向着那位女旅客拉大了旧提包口显露着什么，又见那个女旅客摇了摇手。

这神秘老头叫王小富，是离镇不远的海雁大队社员。这时，他见一辆从江城开来的公共汽车在海雁镇停了下来。车门一开，下来一个姑娘，右手提一只银灰色大旅行包，左肩挎着一只黑色女式皮包。一看模样，就是外地回来探亲的。王小富马上迎了上去，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同志……”“做什么？”这位姑娘停了下来。王小富脸上笑咪咪，左手从提包里拉出半截黑绒线：“同志，要绒线哦？”原来，这王小富是想转卖绒线。这位姑娘摇了摇头。王小富不死心，来到姑娘左边，抖抖手中绒线：“姑娘，这绒线，上海货，蜜蜂牌，颜色好，光泽亮，粘性好，弹力强，全毛货色，价格便宜……”姑娘只看了他手中的绒线一眼，还是径直地朝前走。王小富眨巴着眼睛，一转念，做生意不磨脱嘴巴上三层皮，怎能做成交易？于是，他紧追两步，绕到姑娘的右边，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这绒线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是外地来探亲的，假如买给你父亲穿，母亲见了定会夸你好女儿。”说到“父亲、母亲”几个字，姑娘倒给说停住了。

王小富一见姑娘有点动心，就越说越有劲：“这绒线，不是自夸好，是我媳妇送给我穿的，只因近来老太婆身体有病，我想卖掉绒线给老太婆……”“多少钱一斤？”姑娘问。“原价一斤十八元七角七。好，现在就算十八元七角。一斤……一斤十八元七角。还有半斤，一五得五，五八四十，五七三十

五，半斤九元三角五，加上去一斤半总共二十八元零五分。这样吧！我再让了五分，凑个齐头数，不多不少，二十八元。”王小富价钱一让再让，显得非常慷慨。他一边讲，一边把绒线商标凑到姑娘面前：“你看，正品，上海货！”

姑娘左手翻看了绒线商标牌子，右手放下旅行包，把挎在左肩的黑色皮包挪到胸前，“嘶”拉开拉链，从中拿出钱交给王小富。

王小富一看生意成功，向姑娘打了一声招呼，提着旧提包兴冲冲地转回家去。

王小富家住在海雁大队第五生产队。他的老伴，人家都唤她王二婶。今天王二婶在家里正忙碌着。原来王二婶有个儿子叫春生，今年三十岁，在兰州化工厂当技术员，找了一个对象是同厂总工程师的女儿名叫杨婷婷。今年元旦在兰州结婚，前两天接到儿子、媳妇来信，说他们这两天要回苏北探亲，王二婶还未见过自己媳妇呢！所以从里忙到外，灶上忙到灶下。

王二婶正在忙碌，只听得门外一连串笑声。一听，就知道是老头子王小富回家了。就说：“看你，就知道高兴！还不快点到街上给我买斤肉来！”“哈哈”王小富又是一阵大笑：“双喜临门，怎么不高兴？一喜儿子、媳妇要回来。二喜嘛……等一歇你就知道了！”王小富有点怕二婶，不敢把刚才转卖绒线的事告诉她。要紧提了一只篮子，兴冲冲上街去了。

不讲王小富上街买肉，单说王二婶在家忙碌。只听得门外传来一个银铃般的声音：“这里是王春生的家吗？”王二婶拍拍围襟，来到门口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二十八九岁年纪的姑娘，个子不高不矮，短头发，大眼睛，手巾提着行李，模样儿十分朴素大方。王二婶连声说：“是啊，是春生家，你是……”“我叫杨婷婷。”“啊，你是婷婷！快进来，快进来。”王二婶一听到是自家媳妇，又是帮婷婷拿行李，又是端凳泡茶。待婷婷接过泡的红糖茶杯子，王二婶又到门口望了望，回过头问婷婷：“春生呢？”“他——本来回家的，只因我们省里召开化工技术会议，他参加会议去了，所以我也拖了两天才来。”杨婷婷解释说。“是啊，是啊，自从接到你们信后，我天天扳指头算，想你们昨天不到，今天准到……”王二婶说着，一只手不在意碰到桌上的行李包：“瞧你们，路途这么远，带这么多东西干啥？”

婷婷放下茶杯，站起身来，说：“妈妈，这次回家匆忙，怠慢二老，没带什么东西。”说着，她从旅行袋里拿出衣料、糖果、饼干、兰州水烟、两瓶虎骨酒。婷婷又拿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包裹交给王二婶：“这绒线，是春生买给爸爸穿的。”说到这里，婷婷停顿了一下问：“妈，爸爸呢？”“噢，他上街买点东西去了。你们哪，回自己家里，买这么多礼物干啥？”王二婶欢喜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把媳妇带回来的礼物收拾到房间里放好。走出房间，一边招呼婷婷坐下，一边自己又忙碌起来。婷婷坐在一旁，自觉没事，想给二婶做个帮手。二婶连说“不用不用”，说完，王二婶不等婷婷推辞，就要婷婷到房里去休息。婷婷自己也觉得坐了几天几夜火车，又是夜班轮船早班汽车，确实是够累的了，容不着再客套，就上床休息了。

正当这时，只听外面传来一声：“老太婆！今天运气碰到一块了，你看，买刀肉也是刮刮叫。”王二婶一听，知道王小富回来了，要紧向他摆摆手，示意他小声点，然后又把老头子拉到一边，小声地说：“媳妇回来了。”“媳妇回来了？那春生呢？”“他到省里开啥技术会议去了。别多问了，准备中饭要紧。”

老夫妻俩欢欢喜喜，淘米煮菜，忙东忙西。“当、当、当”，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已经敲十一点了，王小富准备烧只三鲜汤还缺碎精肉，于是，他挥动菜刀，正在“笃笃笃”地剁着。

只听得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王小富抬头一看，不禁呆住了。为啥？房门口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上午向他买绒线的那个姑娘。

再说杨婷婷打开房门，正要出来，一眼看到台边剁肉的王小富：噫？这不是卖给我绒线的那个老头儿。所以，她左脚已跨出房门，右脚还在房内，也呆在那里了。

王二婶一看老头子和媳妇这个模样，忙走了过来，指指婷婷介绍说：“这是婷婷。”又指着王小富对婷婷说：“他是春生他爸。”

“爸——”杨婷婷叫了一声，想不到今天在公爹手里买绒线，又当礼物送给公爹穿，真是芝麻掉在针眼里——太巧了，心里实在好笑。

王小富也想不到今天赚钱赚到媳妇头上了。他涨红了脸，侧转菜刀，把碎肉放在菜刀上，来到灶前，油也忘了放，慌七慌八把碎肉往锅里一倒，

把菜刀当锅铲，就炒了起来——

杨婷婷一看公爹这个神色，肚里纳闷：莫非公爹……？嗯，定是公爹瞒着婆母卖绒线，他不是说过“家中老太婆生病”的谎话，哪晓得说谎说在媳妇手里，所以一见我，就神色慌乱。婷婷想把事情说穿，但又不知根源底细，又怕伤了公爹面子，觉得有点左右为难。

王二婶一看老头子如此神色，心想：莫非他见儿子未回来心里不开心？莫不是他真对外地媳妇不称心；连媳妇叫他，他也没回答，……王二婶又偷眼看看婷婷，见她坐在那里也显得非常尴尬，心里暗暗责备老头子：今天第一次见面，即使有不称心事，也总不能放在脸上。王二婶一转念，有哉！我为啥不把媳妇带回的礼物拿出来，让他高兴高兴。王二婶赶紧来到房间，捧出媳妇送的礼物。王二婶不识字，见酒瓶商标上画着一只老虎，就忙说：“你看媳妇多好，带了两瓶老虎酒给你吃呢。”杨婷婷“噗哧”一笑：“妈，这叫虎骨酒！”

“噢噢，虎骨酒。”王二婶一边打开包绒线的报纸，一边嘴里叽叽咕咕地说，“儿子、媳妇想得多周到，还从兰州带回绒线给你打件衣服穿穿！”不说绒线倒罢，一提到绒线，王小富心里更象塞了一把乱麻，正感到无地自容。王二婶打开报纸，不觉一呆，王二婶认得出，这绒线不象是从兰州买来的，同老头子从上海买回来的次品货倒是差不多。王二婶就问：“婷婷，这绒线你到底在哪里买到的？”又对王小富说：“老头子，你把上海买来的绒线拿出来看看。”

杨婷婷一听婆母说到这里，知道事情也无法瞒住了，就把买绒线经过从头到尾，直讲到王小富说的“家里老太婆生病”……

王二婶一听，火冒三丈：“你这个断命老鬼，你自己思想上有病，还说我有病！不顾集体生产，长途贩卖，投机倒把，……”王二婶又气又怒，横一个断命老鬼，竖一个死老头子。王小富被骂得哑口无言，此时只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王二婶命令似地说：“快把钱还给婷婷！”

杨婷婷一听婆母骂不绝口，这才明白是怎样一回事，她劝着王二婶说：“妈，一家人说啥两家话。给你们钱，也是我们做子女应该的。爸爸，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你做的事对不对？望爸爸好

好想一想。

王二婶见媳妇说得句句在理，把绒线往王小富手里一塞：“我早说过你干这种缺德事，大家都会反对。你这脑子要好好开通开通，别越老越糊涂了。”

王小富满脸羞愧，眼睛久久注视着这手中的“礼物”，呆呆地站在那里，眉头渐渐皱成了一个疙瘩。

(上接 31 页)

粉碎“四人帮”，人民喜洋洋，钱浩杰却着了慌，为了推卸罪责，欺骗群众，主动提出要为方医生平反昭雪。

追悼会在县中医院礼堂召开。正中的灵台上摆着方医生的遗像。通像前，放着花圈，挂着挽联。钱浩杰读着悼词，脸色也蛮严肃，声调也蛮低沉。

正在这时，门口又进来一个人。啥人？陈之平！原来落实政策后，陈之平回到县中医院工作，刚才他在卫生局报到时，听说中医院正在为方医生开追悼会，心里也蛮宽慰；但听说是钱浩杰在作悼词，肺都要气炸了，三步并作两步赶到中医院。陈之平走进礼堂，来到灵台前，对方医生遗像深深鞠了三躬，突然转过身来，两只眼睛朝钱浩杰狠狠盯了一眼，然后从怀里抽出一本寸把厚的书，高高举过头顶，大声讲：“同志们，为方医生平反昭雪，应该从这本书上讲起！”“刷”！会场里三百多双眼睛，一齐盯着这本书，只见书本封面上有一行端端正正的毛笔字：“方氏祖传秘方”，“秘方”两个字周围，溅上了斑斑血迹。陈之平激愤地揭发起钱浩杰糟蹋方芳、迫害方医生、阴谋夺取秘方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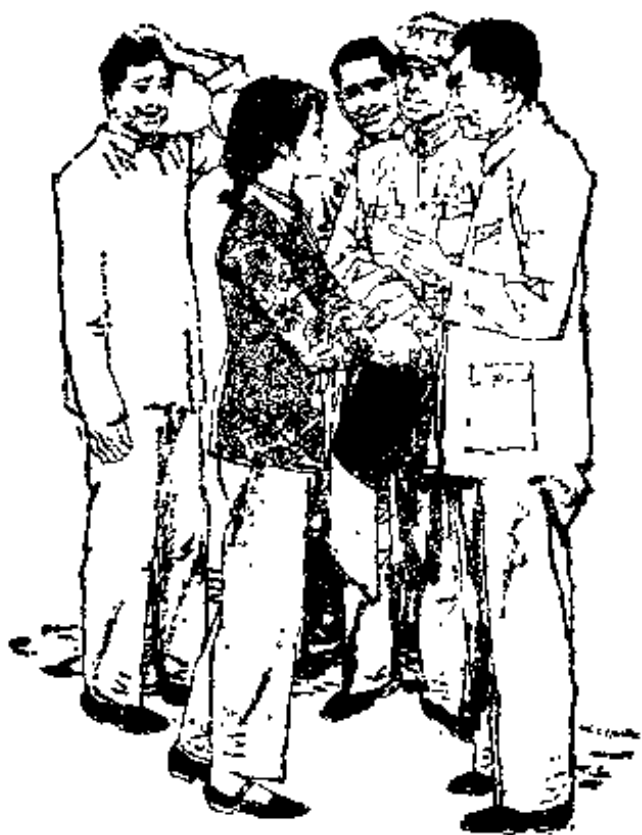
陈之平讲完，大家恍然大悟，个个大骂钱浩杰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强烈要求严肃处理。

这时，陈之平把“方氏祖传秘方”郑重地交给了来参加追悼会的卫生局领导同志，说：“我代表方元德老医生，把祖传秘方献给国家。”会场里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灵台上，方元德老医生的遗像好象也笑了。

(插图：韩 硕)

周总理在北戴河的传说

陶 涛 整理



北戴河的海滨，是个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每年都有许多国内外的朋友和一些领导同志来这里度假。有时一些重要会议也经常在这儿召开。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北戴河外宾阅览室里。

传说在一九六〇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雨下得可大啦，天上的雨水和地下的海水好象连在一起了。这样的大雨天，不要说一般的人，即使那些有急事要办的人也都暂时停止了外出。外宾阅览室里当然也冷冷清清了。这时，图书管理员王君正在接一个从招待所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姓张，他说有位领导同志为了和外宾谈话，想借世界地图看看。王君一听，感到为难：世界地图只有一份，挂在外宾阅览室的墙上，按照管理制度，是不能外借的。于是，她在电话里向对方讲清了阅览规定，拒绝了他的要求。张同志说：“今天是个大雨天，首长来不方便。……”王君再一次向张同志解释说：“这是制度，我不能随便地把制度破坏。你们还是等雨下小一点来看吧！”说完， she 就把电话挂断了。

没有想到天上的雨越下越大，好象用瓢泼下来一样。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两位穿着雨衣、戴着雨帽的人，急急忙忙走进了外宾阅览室。前面那位同志自我介绍说：“我就是刚才打电话借

地图的张同志，听说你们这儿世界地图不外借，首长自己来看了。”王君见他们真的冒这么大的雨走来，倒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把他们引进阅览室，转身想望望这位首长是谁。一看，原来是周总理。总理朝她笑笑，要紧地看起地图来。

王君怕打扰他们，就退了出来，可心里却在怦怦乱跳，心想：我应该另外想办法替总理送去才对，可现在……她心里正在感到不安的时候，总理看完地图出来了。还好，总理没有责怪他，还对王君亲切地笑笑，就走了。王君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总理刚刚走，阅览组的组长急匆匆地走进来，问了前后情况，着急地说：“小王，你闯祸了！怎么能叫总理下雨天来跑一趟！”王君听了组长的责备，那颗心又吊了起来，眼睛一酸，眼泪就顺着腮帮子流下来了。组长还是不断地埋怨她说：“我早就对你说，制度要有个灵活性，看它为谁服务。不要扣得那么死，这回你知道错了吧！”

王君却摇摇头说：“我坚持制度，可没错哇！只是没有把工作做好，另外找一张图给他们送去。”组长一听，脸一沉说：“你错了不认账，照这样下去，我也得跟你倒霉。明天咱们开个全体会议，你要检查。”

第二天，果真开了个会议。组长又是批评，又是责怪，气氛挺紧张。把个王君说得眼泪汪汪，真不知怎么说才好。正在这时，那只电话又响了，这回，是组长亲自去接了。原来还是那位姓张的同志打来的，他问昨天那位管理员姓什么，叫什么。组长一听，以为是来追查责任了，赶紧说：“同志，我们正在开会，叫她作检查。”那位老张同志听了，大声说：“不准这样做！”老张是南方人，再加上组长有心病，误听为“不能放过！”于是说：“我们一定

不放过，现在就叫她总结教训，写书面检查。”老张更急了，说：“谁给你权力叫她这样做的？”组长一听这话可慌了，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不敢，不敢，我们一定叫她深刻检查，听候处理。”那老张同志见电话里说不清楚，就把它挂断了。

再说，组长听完电话，两手一拍，说：“小王呀小王，你这祸可闯大了！那位老张打电话来追查责任了。你今天不要上班了，从现在开始，就到那屋里去写检查。写完后，听候组织上处理！”小王没有办法，只好进去了。

正在这时，外面走进两个人，组长一看，一位是周总理，还有一位不用说就是老张，要紧上前打招呼。总理问他：“那位小管理员同志在哪里？”组长一听，心里有点紧张，说：“这事我们有责任，现在正叫她在写检查。”周总理一听，摇摇头：“这事可用不着检查，这位小同志没有错。她在哪里，我去看看。”说完，就叫组长带路，朝办公室走去。

王君正在屋里一笔一划地写着检查，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是总理来了，真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要紧站了起来，还未开口，总理却走上来，亲切地说：“小同志，你受委屈了。”“不，总理，是我没有把服务工作做好。”总理摇摇头，说：“你做得好嘛！制度一定要坚持，对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应该保存好这张地图，让它永远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至于检查……”说到这儿，总理对组长看看，说：“我看就不必写了吧！”组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王君却感动地流下眼泪来了。总理一看，一手撑在腰里，一手拍着王君的肩说：“哎，这我可对你有意见了，要坚强一些，不要轻易地掉眼泪嘛！”说完，哈哈笑了起来。逗得满屋子的人都从心底里流露出幸福的笑声。

（题图：施大畏）

一针见血的马克·吐温

据说,美国有一位百万富翁,他的左眼坏了,花好多钱请人给装了一只假的。这只假眼装得真好,乍一看,谁也不会认为是假的。于是,这百万富翁十分得意,常常在人们面前夸耀自己。有一次,他碰到马克·吐温,就问道:“你猜得出来吗,我哪一只眼睛是假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是假的。”百万富翁十分惊异,说:“你怎么知道的?”马克·吐温回答说:“我看,因为你这只眼睛里还有一点点慈悲。”

克雷斯洛夫的幽默

俄国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的生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十分穷困潦倒的。

有一次，穷苦的克雷洛夫和他的房东订租契。房东在租契上写明，假如克雷洛夫不慎引起火灾，烧了房子，必须赔偿一万五千卢布。

克雷洛夫看了租契，不但不表异议，而且提笔在 15000 后面加上两个“0”。

“怎么，一百五十万卢布！”房东惊喜地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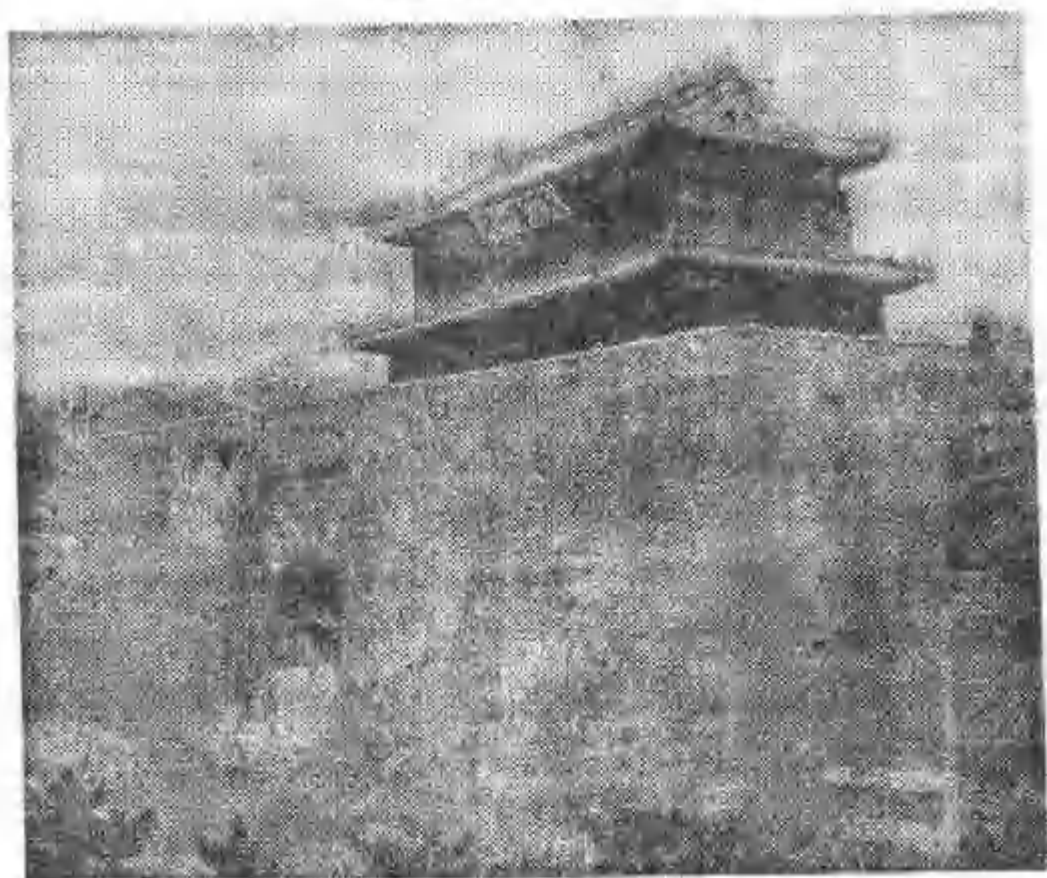
“是呀！”克雷洛夫不动声色地回答，“反正一样赔不起。”

普希金的“阔气”

普希金有一次请客。一位客人进来就说：“亲爱的普希金，一看就知道你的腰包装得满满的。”普希金风趣地回答说：“当然我要比你阔气。你有时候闹穷，必得眼巴巴等着高堂寄钱给你。而我呢，则经常有进款。但那是从三十三个俄文字母上得来的。”

天下第一关

关崇勳 口述 周春霞 整理



古长城山海关东门箭楼上，挂着一块横额匾，上面写着：“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笔法苍劲有力，庄重而不呆滞，潇洒而不轻佻。其中的“一”字长一丈三尺三寸；繁写的“關”字一竖长一丈四尺五寸；“一”字一笔不显单薄；“关”字多笔不显纷繁。“天下第一关”这块名匾，名驰内外，誉满天下。这匾是谁写的？匾上没有落款，据传说，是明朝的一位书法家写的。

在明朝成化年间，山海关附近有个叫肖显的举子，少年时代就擅长书法。由于他的字写得好，当地人还把他写的字刻在石碑上呢！肖显的书法虽然很出名，但他家里很穷，所以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有一年，皇帝下了一道圣旨，要开科考试。消息传到肖显耳朵里，他也想到京城去赶考，可是穷得连一分银子也没有。去向别人借吧，穷人没有钱，富人又不肯借，肖显实在为难。俗话说：“穷帮穷，富帮富。”邻居中有位

孤老太婆，没儿没女，大家都叫她“孤老”，听说肖显有难处，孤老她把家传的一块古砚拿出来，卖了十两银子，给肖显送去了。肖显非常感谢她，他对孤老说：“我肖显虽然现在很穷，但也不能轻易要您的银子。听说皇上要给山海关东门箭楼上挂块‘天下第一关’的横匾，我现在把字写好，等皇上下了圣旨，您老人家把字交给总镇大人献上去，一定有您的好处。”肖显说完，提笔一挥而就。孤老一看肖显写了“天下第一关”四个大字，其中还缺个“一”字，就说：“五个字你只写了四个，这不是在糊弄我老太婆吗？”肖显听了，微微一笑，说：“老人家您尽管放心，我怎么会糊弄您呢！您把这四个大字交给总镇大人，如果他问您，就说那个‘一’字在晾晒时，被一阵风刮走了。‘一’字很好写，大人就另请人补写一个吧！这个‘一’字如果补写不上，他就得向皇上奏本，皇上定会下圣旨找人补写，到那时您再来找我好了。”说完，收拾行李，带上银两，上京赶考去了。

肖显走后不久，皇帝果真下了一道圣旨，贴出皇榜，招聘天下名士书写：“天下第一关”的横匾。孤老听说，就带上“天下第一关”四个大字，去见山海关总镇大人。总镇一看这墨迹淋漓的几个大字，非常高兴，但仔细一看，少一个字，就说：“皇上要的是‘天下第一关’五个字，你怎么只有四个呢？”

孤老回答说：“写匾的人当初是写了‘天下第一关’五个字，没想到在晾晒的时候，被风刮走了个‘一’字。大人，这‘一’字不难写，您就另请人补上吧！”总镇大人一想：可不是，写个“一”还不容易？于是挥挥手，对孤老说：“这里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孤老一想：不对呀，他还没给我赏银呢！于是就说：“大人，这赏银到哪里去领啊？”

“什么赏银！你把‘一’字弄丢了，这事若被皇上知道，怪罪下来，还有你的命吗！快快离开这里。”总镇大人想独吞这笔赏银，就把孤老撵走了。

总镇连夜策马进京，把“天下第一关”四个字亲自献给皇帝。皇帝见了，大加赞赏。可就是缺个“一”字。皇帝问总镇：“‘一’字哪里去了？”总镇照着孤老的话回奏了一番。皇帝说：“那么，你就招人来写个‘一’字吧。”

总镇领了圣旨，招来了许许多多能书善写的名士，可是这些名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来写去，写出的“一”字，不是长了，就是短了，不是粗了，

就是细了，怎么也配不上“天下第一关”四个字。总镇正在着急，偏偏皇帝打发人来问他“一”字写好没有，总镇又急又怕。这时，有个谋士替他出主意说：“大人可给皇上奏本，只要皇上肯出重赏，‘一’字就不难写出来。”总镇听谋士说得有理，当天就向皇帝奏本。皇帝见了奏本之后，又下了一道圣旨：“谁能找到写‘天下第一关’四个字的人，补上‘一’字，就赏赐他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有官的加两级，无官的赏给官做。”

总镇见皇帝出这么多的黄金、白银重赏，乐得心都开了花。可是，到哪里去找那个写“天下第一关”的人呢？那个谋士又给他出主意，叫他把孤老找来，命她去找那个写字的人，把“一”字补上，多少给她点赏银就是了！总镇听了谋士的话，连夜把孤老传到总镇衙门，限她半月之内把那个写字的人找来，把“一”字给补上；如果找不到哪个写字的人，就要重重治罪。孤老听了总镇的一番话，知道皇上又下了圣旨，她想起肖显临行时的话，就一口答应了。孤老回家收拾起包裹，拄上拐杖，上京城找肖显去了。

孤老爬山涉水，千辛万苦来到了京城。她站在街头，看着那来来往往的车马行人，不由得发了愁：这么大的一个京城，到哪里去找肖显呢？正在这时，只听一阵鸣锣喝道的声音，一抬八人大轿，呼闪呼闪地抬了过来。孤老听身旁行人议论说：“这是兵科给事中肖大人出巡啦。”孤老听说这是肖显的官轿，就紧紧跟在后面，一直来到他的府上。肖显听说孤老来了，忙叫仆人把老人家请进书房。孤老对肖显说明来意，肖显说：“好吧，您老人家先休息几天，我自有安排。”

孤老在肖府休息了三天，吃的是山珍海味，盖的是锦缎绸被。肖显每天陪着孤老闲聊，就是不见他提起写“一”字的事。这天孤老问肖显说：“肖相公，什么时候才给我写‘一’字啊？”肖显说：“您老人家帮我磨墨吧。”说着，用手指了指放在书房墙角落里的一只小缸说：“您把磨好的墨汁倒进去，什么时候装满，我什么时候写。”

从那天起，孤老天天坐在书房里磨墨，磨呀磨，一直磨了七天七夜，墨汁才装满了缸。这天清早，肖显叫仆人抬来一张两丈多长的条案，上面铺上半尺厚、一丈五尺长的宣州玉版宣纸。一切准备停当，肖显这才对孤老说：“现在还不能写，得吃过午饭才能写。不过，还得请您老人家帮忙。”孤

老说：“只要我能办到的，肖相公只管说。”肖显说：“这顿午饭还得请您老人家象当年写‘天下第一关’四个字的时候一样，给我做一顿白豆干饭，萝卜粉条汤，让我吃饱了才能写好这个‘一’字。”孤老答应了。这天中午，她真的给肖显做了一顿白豆干饭和萝卜粉条汤。肖显饱餐了一顿，这才准备写“一”字。

肖显今天写字的方法很特别，一不用笔，二不用手，只见他把头发解开，用绳把头发齐根扎好，象一把“绳刷子”立在头上。这时，只见他猛地把头一低，把头上的“绳刷子”伸到墨汁缸里，用力一搅，蘸饱浓墨，又猛地一抬头，把长发一甩，叭的一声，浓墨不偏不倚，正甩在铺好的宣纸上，接着一挫、一拖、一顿，一个“一”字就写出来了。真是笔法如神，笔锋有力。这时，再看肖显，只见他浑身汗湿，筋疲力尽。他休息了一会，才把写好“一”字的玉版宣纸卷好，双手捧着交给孤老。肖显说：“这个‘一’字够您老人家吃穿后半辈子了。”孤老叹口气说：“唉，有山海关总镇大人在，我能得到多少赏银呢！”肖显听孤老讲得也是，就说：“这样吧，明日我顿您老人家面见皇上，把‘一’字献上去。”肖显附着孤老的耳朵又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第二天，肖显领着孤老面见皇帝。孤老把那个“一”字呈献上去，皇帝看了非常高兴，立即命令能工巧匠把字刻在匾上。皇帝赏给孤老百两黄金，千两白银，还问她能做什么样的官。孤老说：“我一个孤老婆子，哪里会做官，这字是兵科给事中肖显写的，他是一个真正有才学的人，皇上该给他升官晋级。”皇帝听了孤老的话，立即封肖显做福建按察僉事。孤老见皇帝封了肖显，又跪下磕了个头说：“皇上开恩，这赏银我老婆子不敢要。”皇帝问：“这是为什么？”孤老说：“头一回我献‘天下第一关’四个字，不仅赏银领不到，总镇大人还把我赶出衙门。这回我带着这么多的赏银回山海关，总镇大人岂不要杀我的头哇！”皇帝大吃一惊：“竟有这等事？”肖显急忙跪下说：“山海关总镇瞒上欺下，理应治罪。”皇帝真的下旨撤了山海关总镇的职。孤老这才带了赏银回山海关去了。

从那以后，“天下第一关”的横额巨匾，便高高地悬挂在山海关东门箭楼上了。

孔丹造宣纸

黎邦农 搜集整理



提起安徽的宣纸，人们都知道，这是一种誉满全球的名贵纸张。十九世纪末，在巴拿马博览会上曾荣获过金质奖章。它能抗老化，防蛀虫，经久不变，有“纸寿千年”的说法。要问它的来历，这里面还有段故事咧。

早在东晋时，有个青年造纸工，叫孔丹。有一年，他师父去世了，他就用自己造的纸给师父画了幅像，挂在墙上。可是一年不到，这画纸就由白变黄，由黄变黑，并且开始一片片剥落下来。孔丹见了，心里很不好受。他想：要是能造出一种经久不变的纸来画像，该有多好！于是，孔丹就联络了几个师兄弟，瞒着纸坊老板，搞起试验来。

半年下来，不仅试验没有结果，反倒让纸坊老板晓得了这件事啦！老板根本不相信这几个小小纸工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又怕他们继续试验下去，不干正经事，影响他的生财之道，于是就把领头的孔丹解雇了。

孔丹没有因此气馁，相反却乘这机会到各地纸坊走走，看看人家怎么造纸，吸取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们知道孔丹要出远门，好心地劝他：“你这样单身外出，无依无靠，要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孔丹说：“不怕。不吃苦中苦，难攀高上高。”说完，戴上斗笠，穿上草鞋，辞别大家，上路了。

孔丹从山西走到山东，一晃三年过去了。他走了不少纸坊，可是看来看去，没有新头绪。孔丹仍不灰心，又花了三年时间，往河北、河南走了一趟，还是收获不大。于是，他又转道江北、江南。孔丹爬了九九八十一座

山，过了七七四十九条河，先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转眼已三十多岁了，加上旅途辛劳，显得额外苍老。但是千辛万苦没有把孔丹压倒，他还是继续到处走访。

有一天，孔丹来到江南宣城一带，只见这儿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孔丹走到一条山溪边，突然发现有棵大树倒在溪面上，光滑滑的树干上，有一层雪白的东西，象一张薄薄的纸放在上面。孔丹弯下腰去，剥了一点放在手里，摸摸捏捏，既象棉花这样柔软，又象皮一样牢实，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孔丹心想：如果把它用来造纸，那该多好！孔丹四处张望，想找个当地人来问个明白。

正巧，孔丹看到百十步外有间茅屋，里面走出一个颤颤抖抖的白发老奶奶。他赶忙上前，深深地作了个揖，说：“老奶奶，我向您打听那……”只见老奶奶连连摇手，指指耳朵，意思是耳朵聋，听不见。孔丹只得打手势，老奶奶还是朝他直摇手。正在这时，一个背着竹篓的山里姑娘来了。老奶奶指着她对孔丹说：“客官，你有话，就对我孙女说吧。”孔丹走到姑娘面前，说：“请问大姐，那儿倒在溪面的一棵大树上，有一层雪白的东西，那是什么啊？”谁知那姑娘一听，满脸涨得通红，什么话也不说，就躲到老奶奶身后去了。

老奶奶一见姑娘这样子，便手搭凉棚看着孔丹。看了好一会，眉眼全舒展开来了，说：“是个年轻人哪！”孔丹一听，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奶奶轻轻拉了拉身背后



的姑娘。姑娘不好意思地放下竹篓，从老奶奶背后站出来，对孔丹说：“客官，请不要见怪。这地方就我和奶奶住着。我从小没了父母，十六岁那年，奶奶怕我在山沟沟里受苦，要我嫁到山下村子里去。我舍不得丢下奶奶一个人在这里，说什么也不肯。奶奶便说：‘好吧，那你就等吧。不过，等到有一天如果有个男人来问这棵溪面上倒伏的檀树，你就非嫁给这个人不可！’想不到今天，你……”说到这里，姑娘低下头，又不好意思起来。

听了姑娘这番话，孔丹心想：这些年来，我爬山涉水，吃尽千辛万苦，还不是为了要造出这样的纸来！如今刚有了点苗头，怎么能轻易离开呢？再说，要造出这种纸，一年两年还不一定有把握。眼前这姑娘，品貌也端正，添上这么个好帮手，兴许还能早点把这种纸造出来呢！想到这里，孔丹便说：“我是个造纸工，为了造纸给师父画像，走南闯北数十年，才见到这雪白的东西。只要能造出这样的纸，大姐不嫌我是纸呆子，大姐咋说我咋依。但请先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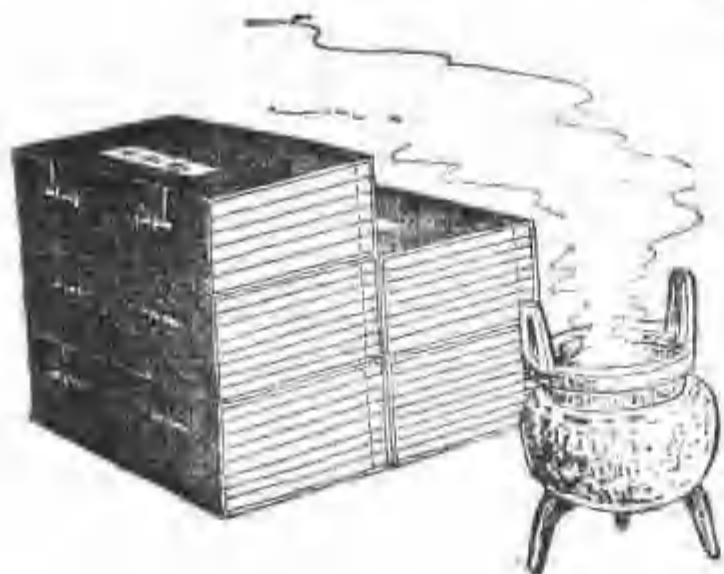
姑娘听了很高兴，凑近老奶奶耳朵，又是说话，又是打手势，老奶奶终于明白了，便在姑娘的搀扶下，和孔丹一起来到溪边。老奶奶指指姑娘说：“她生下来的那年，恰巧这棵檀树倒在溪面上，所以就给她起个名字叫檀姑。这檀树泡在溪里，雨过天晴太阳晒，太阳晒过再雨淋，天长日久，树皮就脱离树干，变成现在这个样了。”孔丹听了很高兴，造纸的办法有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晚，孔丹和檀姑朝天一炷香，便结成了夫妻。

第二天，孔丹便采集了檀树皮和燎草一起浸润，日晒，揉制，蒸煮……老奶奶和檀姑成了他的好帮手。

功夫不负苦心人。孔丹终于造出了好纸，因地得名，就叫它宣纸。宣纸中还有一种名叫“四尺丹”的，就是为了纪念孔丹，一直传到了今天。

（题图、插图：陈柏荣）



金 钥 匙

曹志天 搜集整理

我国有个天台山国清寺，日本也有个天台山国清寺。相传我国的天台山国清寺是日本佛教的“祖庭”。日本佛教友人到我国天台山国清寺朝拜“祖庭”时，胸前都佩戴着一条装饰用的锦带，那锦带上绣着一把亮晶晶、光闪闪的钥匙。你可晓得这“金钥匙”图案的来历吗？这里面有一个中日友谊源远流长的动人故事呢！

这事儿离现在大约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那时，佛教天台宗已经名扬四海。有一年，天台宗的开山祖师智者大师在京城替晋王传经说法归来，路经新昌县大佛寺。那大佛寺可大呐，全寺有几千名僧者。大家早知道智者大师是活佛，今天在此路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不能错过！于是，他们把香案摆出十里远，山门开得大又大，好比众星捧月亮，将智者大师迎进寺内讲经。

大佛寺讲经堂里坐满了几千名佛教僧徒。智者大师端坐莲台，阐述《法华经》佛理。正说到精彩之处，猛觉得一股热血直往上冲，顿时，眼前金星飞舞。智者大师预感到这是“圆寂”^①的前兆，便赶快招呼大弟子灌顶法师将他扶回方丈室，在那莲花蒲团上端坐，又焚起一炉清香。智者大师郑重地对灌顶说：“徒儿啊，我即刻就要‘圆寂’了。待我升天后，大约过两百多年，东土日本有个活佛会来天台山取经，要好好接待他。”说着，伸手从怀中掏出一把黄澄澄的金钥匙，交给灌顶，说：“这是天台山国清寺藏经阁的钥匙。你回寺以后，可将它埋在藏经阁前的菩提树下。两百年后，十世弟子自

① 圆寂：和尚死去称“圆寂”。

会把它交给东土来的活佛，帮助他把藏经阁打开。阁中的《法华经》可全部赠给他。弟子牢记莫忘！牢记莫忘！”智者大师说完话，闭目合十，“圆寂”了。

真是光阴如箭，岁月易过。“忽忽”就过了两百多年，已经是唐朝贞观二十年了。天台宗也已传至十世弟子道邃法师了。正如智者大师所料，这一年，果然从东土日本来了两个和尚，一个童颜鹤发，骨格清奇，法号最澄大师；另一个是他的弟子兼翻译，名唤义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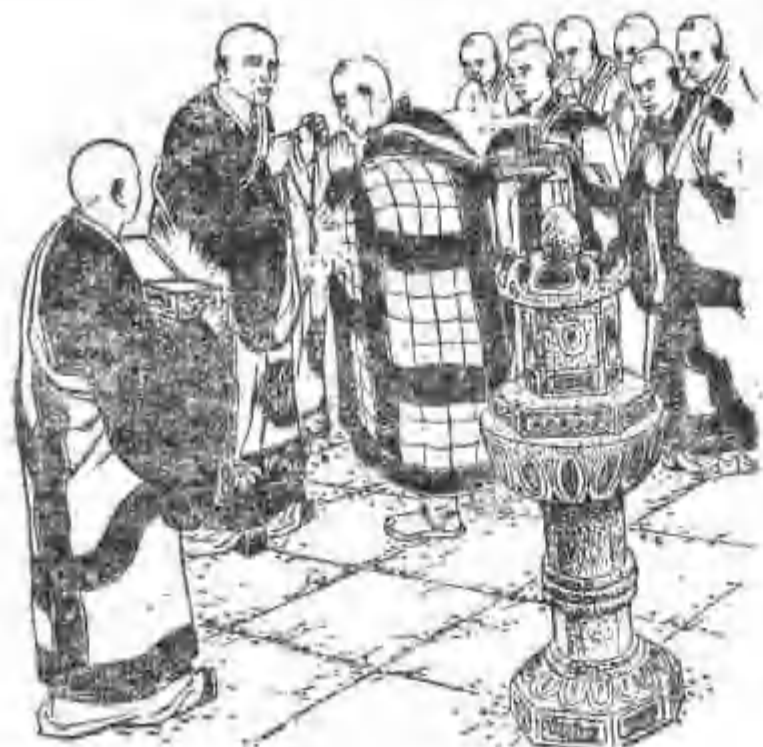
原来，最澄大师是当时日本有名的高僧。他为了振兴日本的佛教，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走遍了全日本的名山大寺，寻师拜佛取经。有一次，他来到精通中国佛教“天台宗”的鉴真和尚在日本设坛受戒过的东大寺，看到鉴真从中国带去的《天台三大部》佛经，一读，便深深爱上啦！他在东大寺住了下来，每天读得饭忘了吃，觉忘了睡，恨不得把《天台宗》教义全部装到肚子里去！

一天晚上，最澄大师梦见鉴真。鉴真说：“弟子啊，我是见你振兴佛教心诚志坚，才特地前来指点你的。在那万里之外的西天中国有座神秀的天台山，天台山上有一座巍峨的国清寺，国清寺里有个珍贵的藏经阁，藏经阁前有株高大的菩提树，扒开菩提树下黑土层，有块青绿的方石板，石板下有个晶莹的白玉匣，白玉匣里头藏着把黄澄澄的金钥匙。这金钥匙是智者大师的护身宝呀！谁要是得了它，谁就能打开国清寺的藏经阁，谁就能取得《天台宗》全部佛经了。你只要不怕艰难，不顾疲劳，逢山石开路，遇水木作船，一定会走到那里。”待最澄一觉醒来，心想：法师托梦指点，我最澄就是踏破铁鞋也要到中国天台山国清寺寻找金钥匙！

最澄大师毫不犹豫，说走就走。他约了义真和尚，爬山涉水，飘洋过海，走了三百三十三天，终于来到了中国天台山国清寺！

再说天台山国清寺十世弟子道邃法师，听说东土日本活佛最澄法师前来朝山拜佛，高兴得眉开眼笑，立即身穿袈裟，手持锡杖，率领僧众，迎接活佛进寺。

最澄大师进了国清寺，就跟道邃法师学起天台宗教义来。过了七七四十九天，道邃法师见最澄聪明颖悟，佛心虔诚，便在“妙法堂”行起天台宗最



隆重的仪式来啦！

那一天，“妙法堂”中红烛燃得明晃晃，檀香烧得香喷喷，全寺僧众口诵《法华经》，心念弥陀佛，钟鼓齐鸣，香烟缥缈。道邃法师领着僧众，跪拜佛祖。然后，带着最澄和义真，来到藏经阁前一株两人合抱的菩提树下。道邃法师拈起三炷香，插在树下，然后双手合十，率领僧众

又一次念起《法华经》。说也奇，念着念着，那菩提树下的泥土竟会渐渐地隆起一尺多高的土堆，突然土堆散开，中间露出一块青绿的石板。移开石板，下面有一只白玉匣子，匣子上雕着各种各样的图案。道邃法师弯下腰，小心地捧起白玉匣。他用右手在匣子底轻轻拍了三下，口念：“真主东来，玉石为开。”接着换用左手，在匣子盖上也轻轻拍了三下，口念：“真主东来，玉石为开！”话音刚落，那匣子盖“嘎”一声打开了，匣子内金光闪闪，原来里面放着的就是两百多年前智者大师珍藏的那把金钥匙。

道邃法师对僧众们大声说：“真主从东来，玉匣今朝开。今天最澄大师从东土日本前来取经，玉匣打开，完全应验了智者大师的法语了。”说着，郑重地把金钥匙取出来，挂在最澄大师的脖子上。最澄大师恭恭敬敬地接过金钥匙，三步一跪，两步一拜，出庭园，绕回廊，登上了藏经阁。这时候，藏经阁下真是人山人海啊。最澄大师走到藏经阁门前，口念《法华经》，举手将金钥匙插入锁孔，只听“咣呀”一声，阁门轻轻向两边敞开。藏经阁下一片欢呼：“最澄有缘，台宗东传！最澄有缘，台宗东传！”欢呼声中，道邃法师把藏经阁中一百二十八本，共三百四十五卷《法华经》全部赠给最澄大师。

（下转 79 页）



(题图：毛用坤)

请 假

“文化大革命”期间，阿凡提被专政队关进了“牛棚”，背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白布条，每天打扫院子和厕所。有一次，接连五天没见阿凡提扫院子。专政队的头头大发脾气，派人把阿凡提揪来审问。

“阿凡提，为什么五天不出工，你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运动！”

阿凡提说：“我病了。”

“有病为什么不请假？”

“我请过假的。”

“胡说，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我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的假。”阿凡提不慌不忙地解释说，“那天早上‘天天读’的时候，我对着毛主席的画像说，毛主席呀毛主席，这几天我有点不舒服，想请两天假休息

一下。那画像是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检阅红卫兵时照的，我看他老人家的手势好象对我说，两天不够，你就去休息五天吧。我就休息了五天。”

“简直是胡说八道，那是一张画像，怎么会向你准假呢！”

阿凡提说：“那你们的‘早请示，晚汇报’不都是对着画像进行的么？”
(张世荣)

野牛找刺猬谈恋爱

一天，野牛见到刺猬忙说：“哎呀！我找了好长时间，今天才碰到你。”刺猬问：“你找我干吗？”野牛说：“我找你求爱啊！”刺猬惊奇地问：“找我求爱？”野牛点点头：“是啊，亲爱的。如果我俩生了孩子，可一定是个贵人。比王洪文爬得还高，升的还快。”“为什么？”“因为它身上既长角又生刺啊！”
(韩夫荣)



(插图：刘建成)



“当然先救您罗！”

张三和妻子、母亲同乘一只游艇在公园游湖。母亲坐前，妻子和他并肩坐在后面。船至湖心，母亲突然问身后的儿子：“要是这时翻船，你先救谁？”张三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见妻子双眼紧盯着自己，忙向她眨眨眼睛，并用手臂碰了她一下，回答说：“当然先救您罗！”妻子点点头，母亲听了也高兴地笑了。

（吕 钟 整理）

别 怨 我

有一个人不善于说话。一天，邻居生了个儿子，大家都去祝贺，他也去了。主人一见他来了，怕他说漏了嘴，赶紧让他进屋喝酒吃肉。他 also 知道自己嘴不好，就低头光吃东西不作声。直到吃完了，他才对大家说：“你们听见了吧，我今天可什么也没说，这个孩子要是死了，可别怨我！”

（天 明 整理）

望 天

街上，有一个人脸朝天站着。旁边有个人以为天上有啥好看的东西，也仰起脑袋看起来。随后，好多过路的人也都在停住了脚步，呆呆地望着天空。等第一个人的头低下来时，他身边已经站满了望天的人群，他感到奇怪，就问：“你们在看什么呀？”

『不是你先望天的嘛？……』

『瞎！我是沙鼻子出血了，只得仰会儿脖子。哪是在望天啊！』

（吴志本）

（插图：毛用坤）



某学校举行田径运动会，请管文教的公社书记去讲几句话，鼓鼓气。书记来到运动场，见一个女同学正在教师指导下练短跑，便上前关心地问：“有提高吗？”教师说：“已达到八秒钟。”“不能满足哇！要争取九秒钟！”

（王宗频）

争取九秒钟



（插图：正心金城）

身上和心上

从前有父子两人，由于犯了罪被扭送到公堂，每人要挨一百皮鞭。先打父亲。他被打了一百鞭，不仅不叫喊，连哼也不哼一声。接着轮到儿子。不料第一下皮鞭刚抽到小伙子身上，父亲就绝望地叫喊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法官问：“你这是怎么啦？”

这父亲说：“自己挨打的时候，我还可以忍受，因为是打在身上；这会儿打到了我的心上，当然我就受不了啦！”

（王志冲译自《波斯趣闻》）

• 本栏欢迎来稿 •

汉水发源在哪里

上课时，地理老师说：“上节课讲了长江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几大支流，现在提问一下，长江的支流——汉水发源在哪里？”

好多同学举手要求回答。可有个同学却把头低下，生怕被老师发现。原来他刚才思想开小差，不知道老师问什么。可老师偏偏点了他的名，急得他头上的汗珠滚到了面颊上。老师见他不响，又问：“你说说，汉水发源在哪里？”

“汗水？这我知道，汗水发源在头上！”

（颜庆川 整理）



金竹寺

曹运钧

雷宗荣

搜集整理

金竹寺的故事发生在古老的山城——重庆。不过，“龙门阵”还得从成都摆起。

四川地理复杂，前有三峡天险，后有逶迤的秦岭，左有大巴山屏障，右有陡峭的娄山关；川内江河横溢，山峦重叠，古树参天，道路崎岖，交通很不方便。诗人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真是一点都不夸张！那时候，地方物资交流，商贾经营，就全靠专门给人挑、抬的力伕运送；各地的栈房也就成了穷苦力伕寄宿的地方。

成都西郊栈房，地处交通要道，老板待人和气，还经常帮力伕们找生意，所以，力伕们也就喜欢来这小小客栈

寄宿。力伕中有个叫刘诚的，四川重庆人，他父母双亡，十六岁起就在重庆挑抬下力。前天抬滑竿从重庆到成都，现正住在栈房里等回头生意。

这天，天刚刚擦黑，刘诚正要打水洗脚，耳听么师在喊：“重庆来的刘诚，有人找。”刘诚一听，忙将洗脚盆一放，连连应声：“来了，来了！”他跨出房门，见么师忙问：“是哪个找我哟？”么师顺手一指：“喏，是他。”刘诚顺着么师手势一看，不远处站着一个老和尚，身着青色袈裟，左手佛掌平胸，下颌银须飘洒。刘诚赶忙上前施礼：“师傅，刘诚有礼！”“阿弥陀佛。刘施主，僧人稽首了！”“师傅，您找我有事吗？”“刘施主，僧人想找你结个善缘。”刘诚以为老和尚是来化缘的，忙将手伸向怀里摸钱。那老和尚将手一摆：“僧

人不是向施主募化钱财，而是请你与贫僧带封信到重庆去。”“啊，师傅要我带信。只要我找到回头担儿，到了重庆给师傅送去就是了。”“哎，刘施主，僧人这封信十万火急！半月之内送不到，都江两岸就要遭大灾了！”刘诚一听，不解地问：“为何如此着急？”“刘施主不知，老僧是都江川祖庙的香火，本月朔望之期，都江游龙归海，逆水要陡涨三丈，水势凶猛异常，沿岸百姓定遭水灾之苦。我原想前往重庆金竹寺求借护堤之宝，实因年迈，举步艰难，故求施主结个善缘。”刘诚这才明白，这封信事关千家万户的性命，于是连忙答应：“请师傅赶快交给我。明天一早，我就动身，送信回重庆。”老和尚见刘诚欣然同意，立刻从怀中取出信来，说：“刘施主，僧人是冷庙破寺的香火，靠化缘过日子，无银两酬谢，你肯带么？”刘诚一听，连连摆手：“师傅，您说到哪里去了。您为护堤救百姓写信求人，我刘诚跑一趟路，算得了什么！”老和尚这才将书信交与刘诚，千叮万嘱，定要刘诚早日送到，这才告辞而去。

刘诚送走了老和尚，回转房里仔细一看，见信封上写着：渝州，朝天门下金竹寺，水晶长老亲收。刘诚把信放好，便早早入睡。第二天一早，金鸡报晓。刘诚赶忙起床，算清房钱，离开栈房，甩开脚步，上路了。正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急忙忙，恨不能插翅前往。

到中午时分，刘诚翻过了龙泉驿山。刚刚来到茶店子，只见路旁围着一圈人。人圈里坐着一个面黄肌瘦的中年男子，身旁放着一挑竹篓担儿和一根黄桑桑的楠竹扁担。那中年男子口中呻吟不止。刘诚忍不住上前询问一番。原来，这人姓张，是成都来的力伕，人们都叫他张力伕。昨晚，一个老和尚交给他一副香烛担儿，叫他挑到重庆石桥铺，答应给二两银子作力钱。老和尚已先去石桥铺等他。谁知张力伕刚才下坡时不小心，将左脚拐了，疼痛不已，别说挑担，就是行路也十分艰难。旁边人看到张力伕这样，都愿帮他挑一程。可是，王大汉哼哼粗气，挑不动；李莽子耸耸肩膀，担不起；张牯牛担起了，却迈不开步。

刘诚见此情景，眉头双皱，默默无言，走到香烛担儿前，用手操起扁担，身子一蹲，把扁担往肩上一搁，腰杆一直，脚下用力，“嘿”的一声，竟将这副担儿挑了起来。刘诚试了试担子，确有份量，开步一走，勉强能行。刘诚回

转身来，对张力伙说：“张大哥，我是回重庆的。今番为送一封信，打的空手。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这担儿我与你挑了就是！”张力伙回答说：“这位大哥尊姓大名？啥子事要我答应？”“我叫刘诚，是重庆的力伙，抬滑竿来成都。昨晚，一个老和尚托我送一封急信到重庆。为了不误路程，我要早起晚宿，不到站口不歇。你能办到吗？”“难为你帮忙了！莫说早起晚宿，就是连更连夜赶路，我都答应。只是辛苦你了！”张力伙话音刚落，刘诚把衣服一扎，挑起担儿，招呼一声：“张大哥，走，我们上路吧！”说也奇怪，刘诚试挑这副担儿时，十分沉重，现在担在肩上，却轻巧得很，象肩上长了翅膀，好不快当。

两人晓行夜宿十二天，行程一千另四十五里，走过鸿门铺、大面铺、石盘铺、莲池铺、峰高铺、邮亭铺；穿过贾家场、合兴场、球溪场、高楼场、大安场、狮子场、永兴场、幽谷场；翻越龙泉驿、双凤驿、白市驿，走近了重庆石桥铺。

刘诚挑着担儿在前面走，张力伙在后面跟。刚要上坡时，张力伙喊了一声：“大哥，让我来挑一肩。”刘诚说：“我挑得动！”边说边将担儿从右肩换到左肩。不料，刘诚右肩一耸，左肩一侧，只听“咔嚓”一声，担儿上那根楠竹扁担断了。张力伙连声叫苦，刘诚也很着急。扁担断了，担儿挑不成，只好寻个客栈歇下来。

张力伙进栈找房子，刘诚去杂货铺买扁担。他上街走到下街，场东走到场西，竟连一根扁担也没有。刘诚怏怏不快地回到栈房，与张力伙说了。张力伙说：“一路上多蒙你大哥番我挑担，岂能要你赔偿。”刘诚说：“张大哥，扁担是你、我下力人的衣食饭碗，被我挑断了，理当赔偿。只是一时买不到，我的日期又紧。大哥是否暂留此地，待我先赶到渝州送信，三天后就来接你。”张力伙再三称谢。于是，刘诚星夜赶路，天亮时进了重庆城。

刘诚路过家门，也不回家吃饭，急急忙忙向朝天门而去。来到朝天门，只见一坡石梯坎直伸江心；江水清澈透明，滚滚东去；北岸雾气腾腾，南岸烟云缭绕。刘诚望遍朝天门，根本就没有寺庙的影子！刘诚心想：莫非是成都那个老和尚弄错了？想想又不会，于是便在附近找了起来。好刘诚，不怕辛苦劳累，不顾饥肠辘辘，从早到晚，找遍了九门八码头，九宫十八庙，

哪有个金竹寺的影子？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刘诚又爬上坎坷不平的黄桷埡，走遍涂山烟雨路，拜访了真武庙，查问了觉林寺，僧人们都不知金竹寺座落在何方。第二天又过去了。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刘诚心急如火，一清早就过江北，走人头山，访红土地，连喝一口水的工夫都没有，可还没有找到金竹寺的线索。

打二更的时候，刘诚拖着疲乏的脚步，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朝天门。他不由焦急地自言自语道：“金竹寺呀金竹寺，你究竟在哪里？今天再找不到你，都江两岸的百姓就要遭灾了。”刘诚话音刚落，忽听后面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刘诚回头一看，高高的石梯上闪烁着火光，慢慢向江边而来；近看，那两团火焰化作两盏灯笼，举灯笼的是两个小和尚。灯笼在夜风中摇曳，明亮的灯光把灯笼上“金竹寺”三个大字照得金光闪耀。刘诚一见，欣喜若狂：“金竹寺呀，原来你在这里！”他急忙上前向两个小和尚施礼：“小师傅，你们是金竹寺的吗？我给你们送信来了。”说着，取出书信交与小和尚。小和尚接过信一看，说：“施主，这是写给我们师傅亲收的，烦劳施主多走几步，到寒寺面交师傅。”两个小和尚领着刘诚，对对直直往朝天门江中走去。

刘诚耳听哗哗江水声，却不见一滴水。跟着小和尚，在灯光的照耀下，踏着长满青苔的石梯，往下走了九千九百九十九步，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前。只见两厢玉壁耸立，路旁奇花吐艳，翠竹葱茏，殿堂重叠，高大的山门上，悬挂着《金竹寺》的横匾。刘诚无心仔细观赏，急随小和尚走进庙里。

见了老和尚，刘诚双手递上书信。老和尚一边看信，一边口称“善哉”。小和尚送上茶来，刘诚呷了一口，顿觉清香扑鼻，饥渴全消。这时，老和尚把信看完了，说：“刘施主，一路上辛苦你了。老僧即刻命人把护堤之宝送去。徒儿过来，快去取银十两，送与刘施主作路资。”刘诚一听老和尚要取银子送他，连忙说：“老师傅，我送信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护堤救百姓。只望师傅早日将护堤之宝送去，就当我是受师傅的重礼了。”“刘施主，你千里迢迢传书带信，不受分文路资，老僧实在钦佩。”“师傅，路资我定然不要，可另有一事求师傅相助。我这次回重庆路上，替人挑香烛担儿，不小心断了扁担。刚才进庙的时候，见庙前庙后茂竹成林，我想向师傅要根竹子做扁担，赔给人



家，不知该不该？”“善哉！善哉！徒儿过来，你带刘施主去林中砍竹。刘施主，老僧就不远送你了。”说完，老和尚双手合掌，飘然而去。

刘诚跟着小和尚走进竹林。啊，多好的竹子！根根枝叶繁茂，大小粗细均匀，黄澄澄，亮晶晶，光彩夺目。小和尚手拿戒刀，砍下一根长长的竹子，递与刘诚。刘诚用手量了量长

度，说：“小师傅，能做一根扁担就行了。”小和尚砍断竹儿，剔去桠枝，刘诚这才收下。小和尚见刘诚这般朴实，捧了一把竹叶给他，说：“刘施主，竹叶可以清心。你辛苦一趟，带一点竹叶回去，也不算什么。”刘诚见小和尚如此盛情，只得把竹叶收下，揣入怀中。小和尚这才领着刘诚走出竹林。走着，走着，刘诚心想：咄，金竹寺实在难找，待我把路看清楚。可是一回头，哎呀！咋个的呢？什么小和尚、金竹寺，都不见了。只见茫茫江水上涨，快淹到刘诚的脚下了。刘诚揉揉眼睛，顺手往怀里一摸，却摸出一把金黄金黄的竹叶；低头一看，脚边还放着一根金黄的竹子。他想起来了：这竹子是向老和尚要来还张力伋的，待我与他送去。

回到石桥铺，刘诚对张力伋述说了去金竹寺的经过，并把金竹递与他。张力伋接过金竹，仰天大笑，摇身一变，成了在成都西郊栈房里求刘诚带信的老和尚。老和尚大声地对刘诚说：“护堤之宝有关！”顿时无影无踪了。

从这以后，不但四川的竹子驰名中外，关于“金竹寺”的传说，也家喻户晓；有人说，至今还能听到朝天门下“金竹寺”里传来的阵阵鼓声呢！

（题图、插图：顾炳鑫）



杀鸡断案

罗良德 邓 风 搜集整理

这个故事，发生在川东长江上游的一个县城。

光绪四年的一天，正逢赶场。有一个农村老婆婆，右手提一个竹篮，左手抱了一只油光毛亮的蓬头黑母鸡，穿过街心，挤过人群，朝一间窄小的油辣铺走来。还没等她走拢，油辣铺的老板皮得法就象一个皮球一样，从他的铺子里弹了出来，他脑袋是圆的，身子也是圆的，说起话来，也很圆滑。

的，说起话来，也很圆滑。

这时，他对老婆婆说：“你这个婆婆稀罕呢！难得来赶场，敝店有新到的精盐，才榨好的麻油、菜油、花生油，又清亮又旺实，货真价实，老少无欺，你这位老人家买好多？”

“哎呀，不怕你这位老板笑话，才卖掉了十几个蛋来称点盐巴，好回去过年。本想把这只鸡卖了，割一刀肉回去。哪晓得站了半天，问都没有人问你一下。你不晓得，为这只鸡，我家那三娃子哭了一个晚上，舍不得卖呀！”

这皮老板一听，晓得没得多大油水。脸一沉，称了一把盐，算作一斤，向老婆婆要了九个铜板，就要把她打发走了。

哪晓得，等老太婆装好盐巴，正准备去提鸡的时候，那缚鸡的草绳已被挣开，不等她捉，一下就扑了开去，到街中间被过路人一挡，又飞了转来。这一飞，不偏不正，不左不右，不前不后，恰恰飞到隔壁绸缎铺老板柴德丰脚当门。

柴德丰的祖辈，又有钱，又有势，官运亨通。但是，到了柴德丰这一代，由于他好吃懒做，家境日渐衰败，想读书，怕吃苦，没得法，只好做起这绸缎生意来。但他为人尖刁，不管是谁和他打交道，总得要吃亏。用句四川土话来说，那硬是风都要捞一把。

这时候，他见一只鸡飞到脚当门，一个饿狗扑屎，就把它捉住，贼眉贼眼地就要朝柜台底下藏。老婆婆就追过来了：“老……老爷，那是我的蓬头

鸡！”

“啥子蓬头鸡？这是老爷我喂的凤头黑皮花脚乌骨鸡，花了两多银子，才托人从外地带回来的。”

老婆婆看到自己心爱的鸡眼睁睁地被别人抢去，哪里听他这一套，走过去就要夺。柴德丰一看，事已至此，干脆把鸡朝柜台底下一塞。老婆婆硬是要还，两个人就大吵大闹起来。那些赶场的，看热闹的，不晓得发生了啥事情，一会儿就把绸缎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晓得柴德丰根底的人愤愤不平，但又不敢开腔，看热闹的人也想盯个究竟，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哼，绸缎铺里头喂鸡，叫谁相信嘛！”

“未必然，柴老板还把她一只鸡看起了！”

“算了，算了，你两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看这个案啊，唐大马棒来都断不清楚！”

嘿，这人硬是说不得，说唐大马棒，唐大马棒就来了。哪个唐大马棒，他就是御笔钦点第八名进士，实授的县城正堂唐运程。他为人刚直无私，做官清正廉明，疾恶如仇，执法如山，上任还不到三个月，就接二连三办了几件案子，深得民心。他出访时随身只带两个贴身差役和小厮，手中总是提根黑漆烫金红木马棒。因为老百姓敬重他，就把他手上那根棒棒神化了，说是他那根马棒有天神助力，专打无情不法之人，遇到疑难不决之案，他手中那根马棒就会跳起来，飞出去，帮他断明邪正。传的人多了，唐大马棒这个外号也就悄悄传开了！

这时，不晓得是哪个先说了一声：“唐大马棒来了！”围起圈围的人一听，自然而然地让出一条通道，巴不得亲眼看一看这位县大老爷秉公断案。

柴德丰一听，唐大马棒来了，也暗暗吃了一惊，但自以为有靠山，又无凭证，就赶快来个恶人先告状，上前一步，走到唐大马棒面前，“咚”的一声跪了下去：“青天大老爷，小民柴德丰请大老爷金安，望大老爷明鉴。这个刁妇人发了疯，凭白无故地想来冒认我喂的这只鸡，望大老爷为小民做主！”

唐大马棒听柴德丰这么一说，把头微微一点。又转向卖鸡的老妇人：

“老人家，这位老板说鸡是他的，你说呢？”

老妇人本来满肚子冤屈，又见官老爷和柴德丰点头啄脑，正在心中暗暗喊天，现在一看官老爷笑着问她，也顾不得什么，把盐巴朝地下一搁，就哭了起来：“哎呀，天理良心啊，我的蓬头鸡刚才从那边飞过来，飞到他的铺子门口就硬说是他的了。青天大老爷，你要为小妇人做主啊！”说完，额头在青石板地上磕得“砰砰”直响。唐大马棒忙叫差役扶她起来，向四周的人问道：“你们哪个看到这鸡是从那边飞过来的？”

站在周围的人，看到真情的都是晓得柴德丰为人的，面面相觑，想说，又怕这事不能把柴德丰搞倒，反倒找些蚤子放在脑壳上，所以，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开腔。没看到的呢？当然只能摇摇头。

唐大马棒一看，又问道：“那你们哪个看到这个绸缎铺平时喂得有鸡？”

还是没得人开腔。但是，这一来，倒把卖鸡的老婆婆提醒了，她赶快上前一步，不等唐大马棒问话，就说：“大老爷，小妇人的鸡是刚才在隔壁油辣铺买盐巴的时候，放……放在地上飞……飞过来的，那位老板可……可以作证，请大老爷给小妇人做主。”

听她这么一说，唐大马棒头微微一点：“传油辣铺老板问话！”

“喳——传油辣铺老板问话！”

这一声传字还未了，皮老板就象皮球一样滚到唐大马棒面前跪了下来：“回大老爷的话，小民皮得法在此！”

原来，这皮得法早就在一边打算盘了，平时他看到柴德丰和官府往返密切，又听说他舅子有个把兄弟在县衙门当文笔师爷，早就想巴结他，但是，柴德丰根本瞧不起他，几次试探都碰了一鼻子的灰。今天一看是个巴结柴德丰的好机会，早就想出头说话了。所以不待唐大马棒问话，他就又急又喜，比手划脚地说了起来：“禀告大老爷，这只鸡是柴老板的，千真万确，我天天看到它在柴老板的铺子门口飞进飞出。再说，不是柴老板天天用上等白米喂它，它能长得这么油光水滑、乌毛锃亮哇？飞得到这么高啊？”

老妇人一听，急了，走上前去就要说话。唐大马棒把手一按，又看了看柴德丰的脸色，威严地向皮得法问道：“皮得法，你讲的都是实话吗？”皮得

法心想：反正无凭无据，说得脱，走得脱，把胸膛一拍：“上有天，下有地，要是这只鸡不是柴老板的，我皮得法有半句假话，甘愿把吐出去的口水，一点一点地舔干！”

唐大马棒并不说话，转身向柴德丰问道：“你用啥子喂的鸡？”

柴德丰心头比皮得法多打了一个转转，晓得这事坏了，但已到了这个地步，也只好硬着头皮乱说：“我……我……用白米……喂的！”

唐大马棒听柴德丰说完，又转身过来问老妇人：“你用啥子喂的鸡？”老妇人一听，不加思索地答了上去：“老爷，我是今天早上才喂的一把包谷，半碗米糠。不信，你看它屙的屎嘛，渣翻翻的还有糠壳壳，看嘛！”老太婆边说，边指着绸缎铺柜台底下一小坨鸡屎：“喂白米？喂白米的鸡屙的屎是糖麻鸡屎，大不同！”

唐大马棒听到这里，并不作声，只是把头轻轻一点，转身对差役说：“拿把刀来，杀鸡断案！”差役一听，就到柴德丰铺内去取了一把刀，当众把鸡杀了，取出肚子，翻开一看：哪有半颗白米，里面气鼓鼓全是米糠和包谷！

唐大马棒不等柴德丰开口，就说：“来人啦！——先打柴德丰五十大板！”

四个差役吆喝一声，把柴德丰的三魂喊脱了两魂，不待他翻身，就被按在地上，不由分说，就是五十大板，直打得他鲜血淋漓，皮开肉绽。

这时，唐大马棒一双豹眼炯炯有神地盯住皮得法，皮得法就懂：“大老爷，小的有罪，有罪呀，望大老爷恩典，小的是有口无心啊！”

“哼哼，有口无心，我看你是有心无口！来人啦，给我掌嘴！”

“哎呀，大老爷，我……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不等差役动手，皮得法就左右开弓，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来：“我该



死!”——“啪”!“我不是人!”——“啪”!没得唐大马棒的话,实在不敢停手。

等他自己打得差不多了,唐大马棒这才开了腔:“今天,你两个黑心子,一个诬陷好人,一个颠倒是非,本县要你们各得其所:刁民柴德丰谋不义之财,起害人之心,罚纹银二十两,作赔鸡误人之费;至于你——皮得法,吐出去的口水也舔不转来,本县也不强人所难,来人啦!打两斤麻油来!”

皮得法正在忐忑不安之时,听说要麻油,顾不得疼痛,跑回店里,满满打了一桶跑到唐大马棒面前跪倒:“小民皮得法敬献大老爷麻油五斤!”

唐大马棒不动声色,叫差役把五斤麻油淋在柴德丰血淋淋的屁股上,说:“皮得法,本县就你所长,满足你的需要,要你一口一口,把柴德丰屁股上的麻油舔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否则——来人呀,大棒侍候!”

“老爷——”

“舔不舔?”

“我舔,我……舔!”

皮得法此时心中硬象开了个油辣铺,把心一横,眼一闭,两腿一弯,跪在地上,伸出三寸不烂之舌,将麻油一点一滴舔入口中。那个滋味啦,我不晓得,你不晓得,他不晓得,哪个晓得?只有舔肥的人才晓得!

(题图、插图:李加)

三王子盗仙水

(南斯拉夫民间故事)

王志冲 译



国王生了三个儿子。

后来他自己年老力衰，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那天夜里，他做个梦，梦见世界上某个地方有座城，城里有口井，井里有仙水，用这水洗个澡，就能立刻变得眼睛明亮，耳朵灵敏，人也年轻起来。第二天一清早，国王醒来，唤齐三个儿子，告诉他们自己做的梦，接着说：“孩子们！不要害怕辛劳，也不要吝惜钱财，去为我找来这种仙水。我情愿用整个王国换取！”

大儿子就说：“给我钱，给我大船和水手，我去寻觅这奇妙的仙水。”

国王交给他所需要的一切，替他祝福，送他启程。大王子乘船航行了很久，渐渐靠近一座不知名的城。刚一拢岸，当地的国王就派亲信来，传唤大船的主人去见他。大王子跟随他们前去。国王出来问道：“你是谁？从什么地方来？要到哪里去？”

大王子傲慢无礼地声称，自己是堂堂的王子，任何人不得向他问这问那。国王勃然大怒，下令把这狂妄的人戴上镣铐，投入监狱。大王子的随从人员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隔了一年，大王子杳无音讯。于是，二儿子对父亲说：“既然哥哥久久还不归来，给我钱，给我大船和水手，我去寻觅这奇妙的仙水。”

父亲为他备齐了和大儿子相同的全套用品，替他祝福，送他启程。二王子乘船扬帆出海，航行着，航行着，渐渐靠近他哥哥在坐牢的那座城。刚一拢岸，当地的国王就派亲信来，传唤大船的主人去见他。二王子进了王宫，国王问道：“你是谁？从什么地方来？要到哪里去？”

二王子傲慢无礼地声称，自己是堂堂王子，任何人不得向他问这问那。国王勃然大怒，下令把这狂妄的人戴上镣铐，投入监狱。二王子的随从人

员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隔了一年，二王子又同样杳无音讯。于是，小儿子对父亲说：“怎么办呢？给我钱，给我大船和水手，轮到我去寻觅这奇妙的仙水了。”

父亲为他备齐了和哥哥们一样的全套用品，替他祝福，送他启程。三王子乘船航行着，航行着，渐渐靠近他的两个哥哥在坐牢的那座城。刚一拢岸，当地的国王就派人前来，传唤大船的主人去见他。三王子走到国王面前，国王问道：“你是谁？从什么地方来？要到哪里去？”

三王子愁容满面，从头至尾讲述了自己父亲现在已年老力衰，耳聋眼花，怎样梦见陌生城里的一口井，井里的仙水可以使人变得年轻，耳聪目明；自己的两位哥哥怎样出发去寻觅这奇妙的仙水，谁知一去不返。国王听完，便说：“既然如此，好孩子，祝你一路顺风，大功告成！当你回来的时候，可不要过门不入。我也上了年纪，如果上帝保佑你找到奇妙的仙水，我也很想在这种仙水里洗个澡，变得年轻。”

国王客气地送别三王子，让他继续进发。他又航行了很久很久，最后渐渐驶近一座山。大船停妥，三王子登岸，骑马上路，让随从人员留在船上等候。

上岸不久，三王子迎面遇见一个年老的隐士，便向他祝福：“上帝保佑你！”并且向他探问近处哪一座城井里有仙水。隐士回答说，他从未听说过。不过他补充了一句：“你上山去吧。那里有个猎人，能和百鸟交谈，或许，他从鸟儿嘴里听到过那座城。”

三王子策马向山上跑去，不久便看到了猎人。三王子招呼说：

“大哥，听说你能和百鸟交谈。鸟儿们是飞翔在四面八方的。你有没有听它们讲起过，哪儿有这么一座城？”接着，又把父亲梦见的这座城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

“从来没有听到过，但是我们可以马上打听一下。”

猎人召集百鸟，问：“你们谁看到过这样一座城？”他把三王子讲的如此这般地向鸟儿们说了一遍。

鸟儿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没有。”可是接着说：“有一只生病的老鹰，已经飞不动了，所以留在树林里，它可能知道有关这座城的线索。”

三王子和猎人一同去找老鹰探问。

老鹰回答说：“我一生中仅有一回飞越过这座城。要到那儿去是困难重重的。你必须准备好十二只绵羊、两把扫帚和一根绳子。那儿有十二头狮子蹲在城门口，守卫着。谁胆敢闯到那儿去，它们就会向谁猛扑。可你只要朝每头狮子扔去一只绵羊，就能堵住它们的嘴。进了城门，你将看到两个姑娘在大街上用双手清除垃圾。她们会挖掉陌生人的眼睛。你一定要送给她们每人一把扫帚——她们就心平气和了。再往城中走，你将看到有个姑娘在井边独自一人为全城洒水，而用来提水的是她自己的头发，你就送给她一根绳子——她就不会纠缠住你了。此外，走进这座城，一定要选在正午时分，这个时候，女王总是在睡午觉。你一定要尽快干完事情，及早出城。”

三王子把老鹰放到马背上，返回大船，继续航行。旅途中，三王子细心喂养老鹰，使它恢复健康，强壮起来。后来，他们又驶近一座山，这座城就在这山里。老鹰说：“让我独个儿先去，把那里的情形打探一番。”说着，飞向天空，接近云端，在那座城的上空盘旋，把一切观察明白后，回来报告：“明天早晨，必须天一亮就出发，以便赶在中午进城。”

第二天天刚破晓，他们便起身上路。正午时分，走近了城门。三王子在前面，仆人们紧跟在后。他们一来到城门口，就有十二头张牙舞爪的狮子猛扑过来，仆人们赶紧抛过去十二只烤熟的绵羊，那群狮子便忙着大嚼狂吞。三王子带着仆人进得城来，只见两个姑娘在大街上用双手清除垃圾。这两个姑娘发现陌生人就直冲过来。仆人们赶紧扔过去两把扫帚，她俩马上就颜悦色了。三王子带着仆人又走了一会儿，看见一口井，井边上有个姑娘在用自己的头发提水。她正要扑过来，仆人们赶紧扔给她一根绳子，她也就让开了。仆人们从井里打了几桶仙水，立即拎回到大船上去。

三王子走进王宫去看看女王。女王睡得正熟。三王子悄悄地走近女王，吻了吻她，从她的右手捋下一只宝石戒指，从她的左脚脱下一只精巧的鞋子，又在她的膝头盖上印记，这才回到船上。他们急忙解缆开船，原路返回。

女王一觉睡醒，他们已经去远了。她立刻知道出了事，便跑出宫门，责怪在井边提水的姑娘：“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多少年来，你忠心耿耿、老

老老实实地为我工作，如今却背叛了！”

姑娘应声而答：“我为你工作这么些年，你却连绳子都不给我一根。那个小伙子呐，一来就送给我啦。”

女王跑向那两个用双手在街上清除垃圾的姑娘，呵斥她们：“你们真不中用！多少年来，你们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为我工作，如今却背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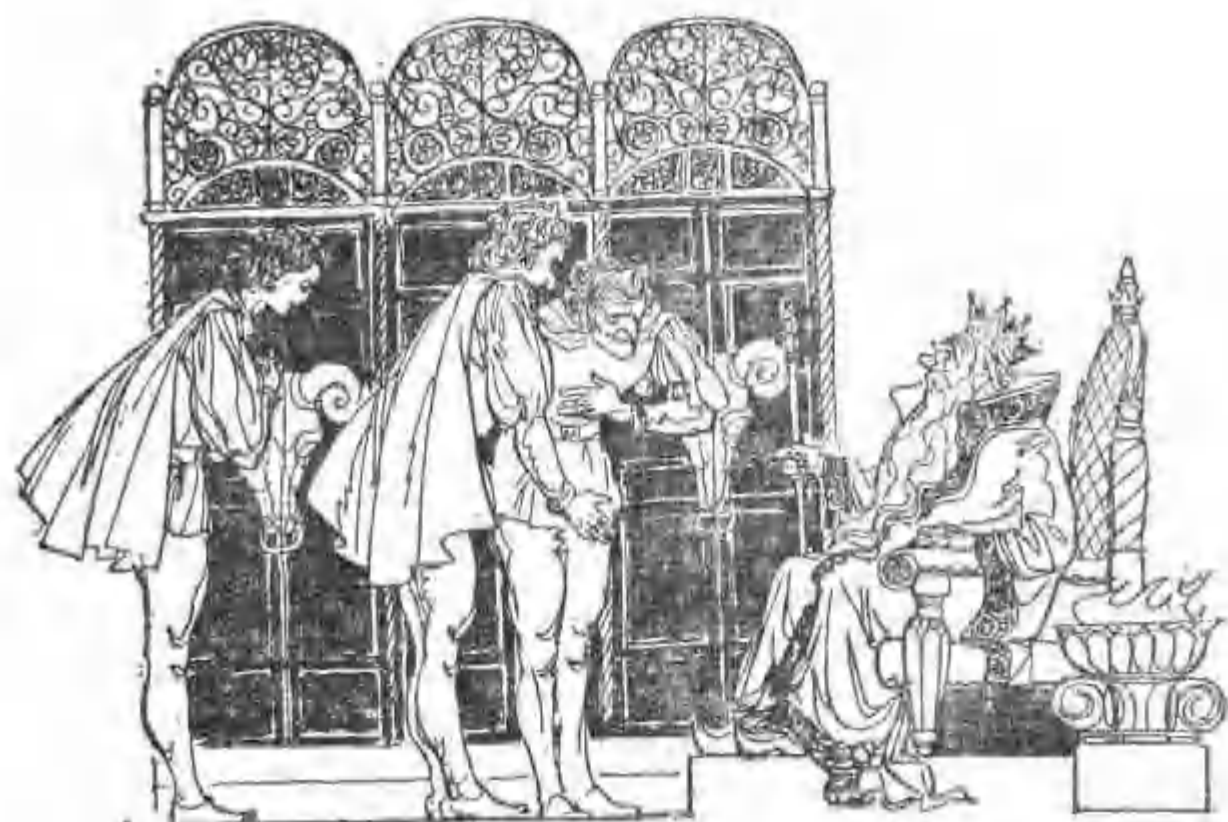
两个姑娘应声而答：“我们为你工作这么些年，你却从来没有给过我们扫帚。那个小伙子呐，一来就送给我们每人一把。”

女王最后找到狮子了，说：“你们原来是这样的啊！干出了什么事啊？多少年来，你们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为我服务，如今却背叛了！”

狮子们应声而答：“我们为你工作这么些年，你却连一次也没让我们吃饱。那个小伙子呐，一来就让我们都吃到整只绵羊。”

女王哑口无言。她明白了，一切全是自己的过错。

再说三王子经过长途航行以后，又回到他的两个哥哥在坐牢的那座



城。国王得知他到来，立即起身迎接，友善地寒暄一番，接着问他：“怎么样，好孩子，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

“是的，感谢上帝，找到了。”

国王喜形于色，马上说：“我们来试一下吧，看看这仙水是否果真具有神奇的效力。”

国王在仙水里洗了个澡，出来就变得健壮、年轻，好象只有二十多岁。他对三王子说：“你使我心花怒放，我也要让你喜出望外。你的两个哥哥还活着，全在我这里。他们说话做事，不象你这么聪明。他们对我粗鲁无礼，我就给他们一点惩罚。现在，我把他们两个都交给你吧。”

国王吩咐把两个王子带来，交给他们的弟弟。三王子和两个哥哥重逢，自然十分高兴。辞别了国王，一起启程回国。

半路上，两个哥哥开始谋算，用什么方法，把小兄弟的仙水夺过来，去讨取父亲的欢心。他们买通三王子身边的人，把奇妙的仙水倒进他们的陶罐，而在三王子的陶罐里装入海水。

父亲见他们三人回来了，就高兴地问：“好哇，孩子们！怎么样，奇妙的仙水找到了吗？”

大王子说：“感谢上帝，找到了。让三弟先把他找到的拿出来，船上还有我们找到的。”

仆人们当即从三王子的陶罐里把水倒出来。国王洗了个澡，但是这水并没有使他年轻。他就对大的两个说：“那么，现在试一下你们找来的水吧。”

大王子和二王子把水搬来。国王洗了个澡，立刻变得年轻，象小伙子一样，眼睛也明亮了，耳朵也灵敏了。国王对小儿子非常恼怒：“你什么都找不到。还说带来了奇妙的仙水。既然你欺骗我，现在你走吧，随便你到哪里去！”

三王子被国王撵出宫门，四处流浪。后来有个村长雇他去放羊。

再说，拥有奇妙仙水的那位女王，由于三王子使她怀了孕，生下一个儿子。这孩子才满一周岁，就问母亲：“妈妈！我的爸爸在哪里？”

母亲回答说：“乖孩子，我们会找到他的。”

女王决定出门找三王子。她带着儿子，乘一艘大船出海了。经过漫长的航程，她接近了三王子所在的那座城。大船停妥，女王上岸，搭起帐篷住下，又立即写信给国王：“让那个盗我仙水的人来找我。”

国王打发大儿子前去。

大王子骑上马，来到女王的帐篷面前。女王亲热地迎接他，问道：“是你盗取了我的仙水吗？”

“是我。”

“另外还拿了什么？”

“没有，什么也没有拿。”

女王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打得并不算重，可已经打落两颗牙齿。女王叫他去给国王传话：“告诉你父亲，让那个盗我仙水的人来见我。”

大王子回去，向父亲一一禀告。

国王打发二儿子来见女王。女王也亲热地迎接他，问他说：“是你盗取了我的仙水吗？”

“是我。”

“另外还拿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拿。”

女王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也打落了他的两颗牙齿。

女王说：“替我告诉你的父亲，如果不叫盗我仙水的那个人前来见我，我就毁掉他的整个王国。等一下，我给你个东西，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个人。”

女王在丝绸围巾上描绘出自己儿子的面容，说：“这个男孩的容貌，就是那个人的容貌。”

二王子回来，向父亲一一禀告。国王一瞧丝绸围巾上的画像，就认出了自己的小儿子。他派人带着这条围巾，到各个城市村镇去寻找。

那些人来到三王子在放羊的村庄。他们先把围巾递给村长。村长展开围巾一看，只见上面画着他雇的牧童的画像，他就找来三王子说：“这就是你呀！”

起初，三王子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可等到弄明白是要他回宫见父亲，就吐露真情，决定上路回家。

父亲拥抱他，说：“孩子，这一阵你在哪儿？眼下王国要毁灭了呀！”

三王子说：“快给我一匹马，让我去见女王吧。”

国王吩咐为他备马，送他出发。女王一看到他，立刻认了出来。儿子也认出了他，连声叫喊：“我爸爸来啦！我爸爸来啦！”

三王子走进帐篷，女王问他：“是你盗取了我的仙水吗？”

“是我。”

“另外还拿了什么？”

他取出戒指、鞋子，说：“瞧，就是这些。除此以外，我还在你的膝头盖上了印记。”

于是，他俩拥抱、亲吻，然后双双进城，举行婚礼。国王自己还健在的时候，就把王位传给三王子。同时，驱逐了大王子、二王子。就这样，三王子成了两个国家的国王。

（题图、插图：李 加）

（上接 59 页）

最澄大师和义真喜孜孜地回到日本，四处奔走，找到了风景优美的比睿山，就在那儿仿照天台山国清寺的样子，建了一座日本国清寺，还把比睿山改名为天台山！从此，天台宗就在日本传开了。日本的佛教友人还把中国天台山国清寺称为“祖庭”呢！

为了纪念最澄法师来天台山国清寺取经的盛举，以后世代代的日本佛教友人来天台山朝拜“祖庭”的时候，胸前总是佩戴着一条锦带，上面绣着金钥匙的图案。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题图、插图：何 进）

聪明的法蒂玛

(阿拉伯民间故事)

肖觉译



我们这里有个叫法蒂玛的小姑娘，村里人都叫她美丽的法蒂玛。法蒂玛不但美丽无比，而且聪明过人。

一天，法蒂玛和同村的五个女孩子一道去森林里拾柴。归来时，她们迷路了，发现在密林深处有一堆火光。她们来到火堆旁，看见坐着一个丑陋的老巫婆。

老巫婆一见她们便哈哈怪笑，说：“啊！真主总算把你们全给我送来了。哦，六个，一共六个，这可太好了。我可要先喂喂你们啦！”说着，便拿出几块烧饼给她们吃。

法蒂玛看看烧饼，又看看老巫婆，低声对同伴们说：“我看她准是个老巫婆，不要吃她给的东西。”说完，又故意高声地对老巫婆说：“烧饼烤得又干又硬，让我们到河边去取点水来再吃，好吗？”

“不行，不行，如果让你们到河边去，你们会从那儿溜走的。”

“难道你不会用绳子把我们一个个拴起来吗？那样，我们就都跑不了啦！要不然，你给我们去河边打水也行！”

老巫婆想了一下，说：“好，我就把你们一个个都拴起来。那样，我只要拉一拉绳子头，就知道你们还在不在。”

于是，六个女孩都被放到河边打水去了。

老巫婆坐在林中，一会拉拉这根绳子头，说：“嗯，她还在！”一会又拉拉那根绳子头，说：“哈，她也在！”就这样，她放心了。

哪知法蒂玛早已把拴住她们的另一头绳子解开，系在树上，溜走了。

六个小姑娘拚命地向前跑着，跑着。

老巫婆等了半天，不见她们回来，便起身去河边寻找。当她发现自己上当后，非常气恼。她一边追赶，一边狂叫着：“小丫头们，你们竟欺骗我。看我把你们一个个都给抓回来！”说着，她念起了咒语：“前有大河，河中有大鳄，英雄好汉，也难逃脱。”

六个小姑娘拚命地向前跑啊！跑啊！眼看老巫婆快要赶上来了，她们又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

法蒂玛眼快，一下就看到河中的鳄鱼。她高声地向鳄鱼叫道：“鳄鱼大哥，请您把我们渡过河去，好吗？”

鳄鱼问：“你们给我什么报酬？”

法蒂玛说：“您先把她们五个渡过去。然后，您可以吃掉我。”

“好吧！”于是，鳄鱼一边渡着，一边数着，它把法蒂玛的五个同伴一个一个地渡过河去后，高兴地说：“好啦，下面一个就该给我当点心了。”

恰好这时老巫婆已追到河边，她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就趴到鳄鱼背上，连连说：“快渡！快渡！”鳄鱼把老巫婆渡到河心，便沉下去，一口把她吃掉了。但是，它很遗憾地自言自语说：“这难道就是刚才那个胖小丫吗？怎么尽是一些骨头渣呀？”

法蒂玛到哪儿去了？

原来，聪明的法蒂玛早在鳄鱼渡第五个小女孩时，就悄悄地抓住鳄鱼的尾巴，一道游过去了。

（题图：李 加）



刘老板哭蛋

(苗族)

贺从宪 口述

龙岳洲 整理

一天,阿方和寨上的穷人们赶场卖蛋。刚走到城门口,就被城里蛋行刘老板的帮腿们拦路强行收买。谁不肯把蛋卖给刘老板,谁就别想进城赶场。穷人们没办法,只好以低价把蛋卖给他们。

卖了蛋后,阿方进城赶场。走到刘老板蛋行门口,看到这里蛋的卖价整整

比收价高一倍。阿方非常气愤,找了几个卖蛋的穷人商量,决心要整整这个在鸡脚杆上刮油的家伙。阿方把办法悄悄地告诉穷人后,就径直朝刘老板的蛋行走去。

“刘老板,买一百只蛋。”

刘老板看到来了个不小的主顾,十分高兴,说话也热情起来了:“请问,您拿什么东西装?”

阿方说:“先数在你柜台上吧。”

刘老板忙问:“滚下来怎么办?”

“你用双手扶一下,马上有人给我送东西来装。”

刘老板怕跑了这笔好生意,就张开双手,合围在柜台上。阿方便一面挑大个蛋,一面嘴里“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数了起来。不一会,刘老板面前就堆了高高一大堆蛋。

刘老板的两只手开始酸痛起来,想放开,又怕蛋滚下来。他看看阿方已数满一百只了,可还不停手。

刘老板赶紧大声喊道:“喂,已经满一百只了!”

阿方答道:“一百只太少,我要买两百只!”

“我扶不起了！”

“坚持一下吧！”

“滚下来要算你的帐！”

“滚下来你自己负责！”

阿方说着又数，蛋越堆越高。

刘老板冒出一身大汗，动，不能动；放，又不能放，两眼不停地向左右膘来膘去，就是不见有人来取蛋，周围看笑话的人倒不少。气得刘老板双眼快鼓爆了。

这时，阿方终于数满了两百只蛋，他向四周看了看，说：“怎么，取蛋的人还没来？我去喊一声。”

“天呐！你还到哪里去喊人？”刘老板急得大喊，汗水不断地流下来，连裤腰都打湿了。

阿方走出蛋行，手一招，那些被刘老板强迫卖蛋的穷人马上齐声喊：“出事了！出事了！”随着喊声，大家向刘老板蛋行拥去。赶场的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也跟着跑，城里顿时乱作一团。

刘老板眼见这般情景，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心一惊，手一松，围着的两百只蛋“骨碌骨碌”地滚下地。不一会，整个蛋行里的蛋全被踩破了。

人们乱糟糟地拥了一阵之后，见没什么动静，便又干自己的事儿去了。阿方和穷人们出了气，也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刘老板一屁股坐在蛋行门口，哭爹叫娘：“我的蛋，我的蛋，都完蛋了……”

（题图、插图：高 燕）





真

萨^①
(藏族)

陈石峻
搜集整理

从前有一个人叫真萨，他很聪明，全村的人都很佩服他，遇见不能解决的事，不论大小，都来和他商量，经他三言两语……指点，大家都满意而去。一来二去他的名声就传出去了，越传越远，传到国王的耳朵里。国王的名字也叫真萨。他对这个聪明人很不服气。

国王于是把真萨叫了来，傲慢地对他说：“你也配叫真萨吗？人人都说你聪明，我可不信，要试试你。”真萨说：“怎样试呢？”国王指着身上佩戴的绿松石^②说：“这是我家传的宝贝，如果在三天内你能够从我身上偷走，我就佩服你，送你很多金子；否则我就没收你的全部家产，还把你赶出国境。”

真萨仔细地瞧了瞧那块绿松石，不动声色，胸有成竹地说：“好，就这样吧！我也许白天来，也许夜里来。”

真萨一离开王宫，国王就严密戒备起来。他在房门前安置了一面大皮鼓，派了一个亲信的仆人守在鼓旁，只要听到动静，就把皮鼓擂起。在灶房里也安置了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女仆专门看管灶坑里的火种，不让熄灭；男仆管理松柴，只要听见皮鼓擂起，女仆就把火种吹燃，男仆就把松柴点亮，叫真萨无处藏身。另外，他挑选了四匹快马，备好鞍辔拴在院里，派了四名最好的骑手日夜守在马旁，准备万一真萨逃出来，就上马追赶搜索。

国王布置妥当，安安稳稳回房睡下，可是他还不放心，又把绿松石从胸前摘下来含在嘴里，心想：这可真是万无一失，真萨你再聪明，也是没办法，干着急。

① 真萨：藏语译音，聪明机智的意思。

② 绿松石：一种松绿色的宝石，即松耳石。

谁知道，头一天平安无事，真萨没有来；第二天又安静地度过。

到了第三夜，人们都熬得精疲力尽。尤其是守在院子里的四个骑手又困又冷。这时来了一个卖酒的妇人，背着一桶酒，走到门口和四个骑手搭讪起来：“你们真辛苦啊！这么晚还在守卫。”骑手们冻得发抖，咬着牙说：“都是为了那个该死的真萨，已经熬了两天两夜了，天气又冷。”卖酒的妇人说：“喝一点酒吧，解解寒。”

四个骑手心想：真的，喝点酒挡挡寒，再熬过这一夜就行啦。于是你一碗我一碗喝了起来，不多一会，都醉得人事不知。其实卖酒妇人就是真萨装扮的。他见骑手们醉倒，便急忙把四匹马牵到门外，又从牛圈里牵了四头牦牛拴上。然后，他蹑手蹑脚走进灶房，灶房里看管火种的女仆和管理松柴的男仆正在呼呼大睡。真萨在女仆的头上捆上一束干草，在男仆的楚巴①袖子里放了许多砵石头。他从灶房出来上了楼。国王寝宫的门前放着一面鼓，敲鼓的仆人趴在鼓上睡得正香。真萨把鼓槌悄悄地拿开，换了一把柴刀，轻轻地绕过皮鼓溜进国王的寝宫。

国王仰面八叉地躺在床上，打着呼噜，睡得又香又甜。真萨在国王胸前摸了几摸没有找到绿松石。他想：这可糟了，他把绿松石藏在哪儿了？忽然瞧见国王的嘴鼓鼓囊囊的，他点了点头，转过身冲着国王的嘴放了一个屁。国王在梦中



① 楚巴：一种藏式长袍的名称。

“呸”了一声，绿松石从嘴里喷出，落在地下。真萨抓起绿松石藏在胸前，又掏出一把剪刀，剪掉国王的头发，给国王的头上罩上一个干牛肚子。他把事情办妥，就大嚷了两声：“真萨来了！真萨来了！”

嚷完，一溜烟似地跑下楼，出了大门，跳上一匹马，牵着三匹马，跑回家去。

国王被真萨的喊叫惊醒，懵懵懂懂地坐起，觉得头上箍得难受，用手一摸，疙疙瘩瘩，不知长了什么东西，吓得他从床上跳起来，跺着脚大嚷：“有贼！有贼！”

这一嚷惊动了整个王宫，守着皮鼓的人先被惊醒，揉着睡眼，抓起柴刀擂鼓，只听“噗哧”一声，把皮鼓敲了一个大洞。灶房里女仆也不知出了什么事，爬起来凑到灶坑吹火种，火吹旺了，引着了头上的干草，烧得她从灶房跑出去。男仆迷迷糊糊地去点松柴，袖子一甩，一堆碎石头掉在灶坑里把火压灭。

院子里的四个骑手，也从醉乡里惊醒，腰酸腿软；头重脚轻，勉强站起，慌慌张张骑上牦牛，举起鞭子就打，打得牦牛连蹿带蹦钻进牛圈，再也不肯出来。

第二天，真萨佩戴着绿松石来见国王，说：“我把你的宝贝取来了，你给我什么报酬呢？”

国王气得眼睛都瞪圆了，一言不发，走过去把真萨打倒在地，绿松石也摔得粉碎。

从此，国王失去了他附着灵魂的宝贝，他是多么心痛啊！日日夜夜想念，慢慢地吐血死了。

后来，老百姓另外选了一个人作他们的国王，这个人就是聪明的真萨。

（题图、插图：高 燕）



用草灰搓绳

(傣族)

艾温扁 吴 军 翻译整理



艾苏、艾西兄弟俩，是西双版纳傣族人民传说中的机智人物。有一次，国王帕雅召勐上了艾苏、艾西的当，恼羞成怒，又气又恨，两天吃不下饭。

这时，有个大臣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尊敬的帕雅召勐，您何必为那两个穷小子怄气，影响贵体呢？下官有一个妙计，保险能把他们难倒。”

帕雅召勐听后，高兴地问：“是什么妙计呀？快说出来听听。”大臣说：“只要限他们兄弟俩在一天之内，用草灰搓成一根粗绳子，并且规定它的长度，能沿着您宫殿的墙脚绕一圈，这样一定会把他们难住，因为用草灰是无论如何也搓不成绳子的。这样一来，他们就得认输。您就叫他们沿着宫殿的墙脚磕头一圈，好好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妙！妙！这个主意妙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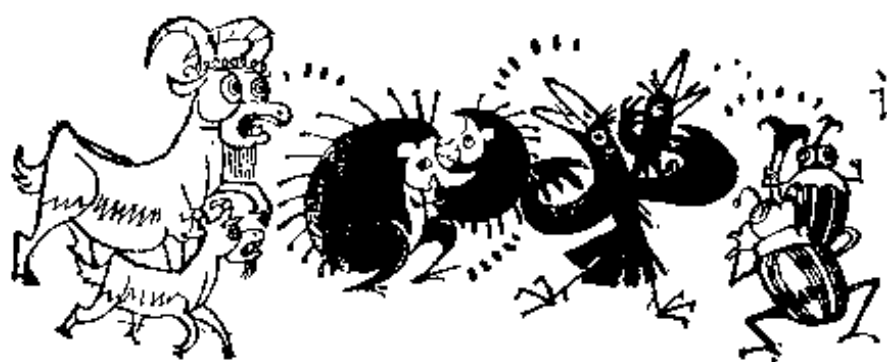
第二天，帕雅召勐把艾苏、艾西叫来，用讥讽和得意的口气对他们说：“聪明、智慧的艾苏、艾西，我命你们俩，今晚用草灰搓成一根粗绳子，明天一早用这根绳子沿着我宫殿的墙脚绕一圈。要是明天早上拿不出来，你们可得沿着我宫殿的墙脚磕头一圈。”

谁知艾苏、艾西一点儿也没有被难住，同声回答说：“多谢帕雅召勐对我们的器重了！”说完，走出了宫殿。

回到家里，兄弟俩用稻草搓了一根长长的草绳。到下半夜，艾苏、艾西悄悄地来到宫殿墙外，把搓好的稻草绳顺着墙根绕了一圈。然后用火把草绳的两头点着。稻草本来就很干燥，经过人工揉搓后，就更容易着火了。火从草绳的两头燃起，最后在中问“会师”了。

天亮了，帕雅召勐只见他的宫殿墙脚下，确实绕着一根用草灰搓成的粗绳子。他皱起眉头，自言自语地说：“又输了！又输了！”

(题图：高 燕)



谁的孩子 讨人喜欢

王新富

初升的太阳把树林里的一片小空地照得金灿灿的。屎壳郎、刺猬、乌鸦、老山羊都抱着自己的孩子晒太阳来了。母亲们碰到一块，最喜欢比孩子。

屎壳郎仰起头，阳光正好射进她那堵满粪便的鼻孔，她只觉得一痒，“啊啾——”打了个喷嚏，屎星星溅得到处都是。她赶紧把落在孩子身上的屎星星揩掉，说：“嘻嘻，我这孩子呀，生下来就有股香气。满月那天，蘑菇姑来庆贺，还抱着他亲吻呢！我的孩子可讨人喜欢了！”

刺猬听了，眨眨小眼睛，抚摸着怀中孩子那一身尖锐的刺针，接着说：“我家‘嫩嫩’这身刺，一点也不扎手。真的，光油油，软绵绵，几乎跟水獭大叔的毛皮一样。前天晚上，他蚯蚓表哥来玩，夜里还硬要和小宝宝睡在一个床上呢！我的孩子呀……”

乌鸦听到这里，等不及刺猬说完，就哇哇地讲起来：“你们看，我家这小姑娘长得多白哇！刚出窠学飞那天，高空的白鹭路过这里，还飞下来停了半晌，她不但夸俺小姑娘长得白俊，有一副歌唱家的好嗓子，还和俺小姑娘拜干姐妹呢！我的孩子最讨人喜欢了。”

老山羊听了这些话，亲昵地捋着自己孩子的山羊胡子，慢条斯理地说：“我这闺女跟我一个样，生下来胡子就有两寸长……”

“吭吭吭……”，“嗤嗤嗤……”，“哇哇哇……”，老山羊的话还没有说完，屎壳郎、刺猬、乌鸦听了，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嘲讽的笑声。

“笑什么！”老山羊继续捋着女儿的胡须，不屑一顾地看了她们一眼，深沉地说：“我知道，在虚伪统治灵魂的时候，老实话就成了笑料！”

（题图：陆汝浩）

猴子和海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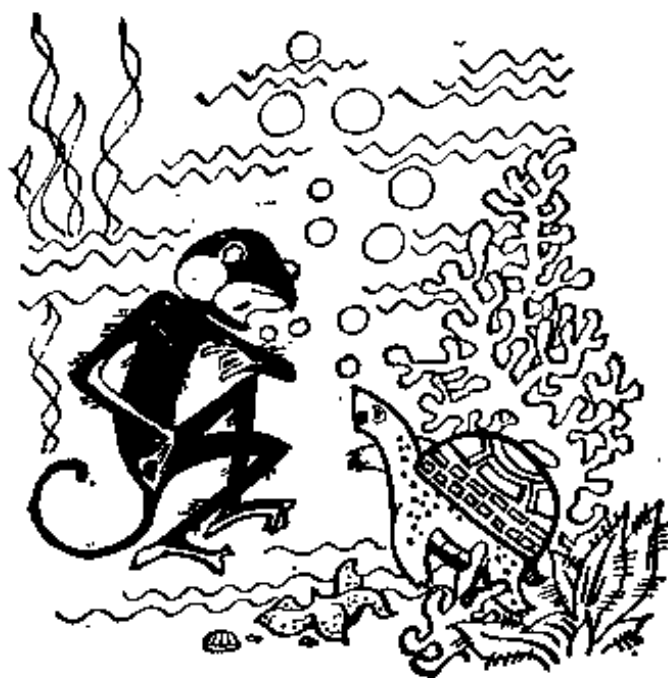
黄占山 整理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太行山本是东海之岸。山上树林子里住着一只聪明伶俐的猴子。这猴子经常到海边观潮玩耍。天长日久，和一只每天在海岸上晒太阳的海龟结成了好朋友。彼此称兄道弟，非常亲热。

再说，东海龙王有个女儿，生病多年，一天，老龙王从南海请来了一位名医，那医生开了一个良方，其中要有一颗猴心作药引。这下，可难坏了老龙王。他想：你要海底一千种东西，我都能办到，要陆上的一颗猴心，却没有办法。只好四处张贴告示：不论鱼龟虾蟹，只要在三天之内献来一颗猴心，即将龙女许配与他。海龟看了告示，心中暗自欢喜，连忙揭了告示，叩见龙王，表示能在三天之内献上猴心。龙王听了十分高兴。

这一天，海龟从海底出来，看到猴子正从山上下来，海龟面露喜色，说：



“猴弟，多日不见，你越发精神了。自从咱俩相识以后，你常请我吃山果美味，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今天特地请你到我家做客，游览一下海底世界，你看好吗？”猴子一听，自然很高兴，说：“俺天天在花果山上玩，就是不曾去过海里。你先等我一会，待我回去一趟就来。”

不多一会，猴子带了许多好吃的鲜果，来到了海边，海龟赶快念起避水秘

诀，进入东海。他先请猴子到家吃了——顿海底美味，然后海龟在前引路，领着猴子钻过珊瑚洞，跨过水晶桥，来到一个水深草密、暗淡无光的地方，海龟转过身来，突然变了脸色，对猴子说：“猴子，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到东海来吗？老实告诉你，东海龙王的女儿生病了，需要一颗猴心作药引。你和我老朋友，凭着咱俩相处多年的友谊，请你帮帮我的忙，把心掏出来，让我献给龙王，那么我就能当龙王的女婿了，事后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恩德。如果不肯，此地就是龙宫深处，你是来得去不得了！”猴子一听，全明白了，暗自后悔不应该结交这样的朋友。但他机灵地一笑，对海龟说：“闹了半天，费了你这么大的心思，原来是这点小事！为了成全你，送一颗小小的心算得了什么！我一共有八颗心呢！”海龟听了，连声说：“那好吧，既然如此，快将心拿出来给我！”猴子说：“唉！你怎么不早说呀！下海之前，我去山上摘鲜果的时候，怕到海底游玩心多了不利落，所以把心都挂在树梢上了，一颗也没带来。不过，老兄别忙，等我们游完龙宫，我给老兄送上一颗就是了。现在咱们还是好好地玩吧！”海龟听了，急忙连声说：“猴弟，不要见怪，龙王只给了三天期限，要是三天之内拿不出，我可担当不起！还是请老弟赶快回去取一颗来吧！”说着，就领了猴子登上了海岸。

猴子上岸以后，放声大笑起来，指着海龟骂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你就不想一想，无论谁都只有一颗心，哪里还会有两颗心！今天，我总算认清你这个损人利己的王八蛋！”说完，头也不回上山去了。这时海龟才恍然大悟，一筹莫展地把头缩进乌龟壳里，再也伸不出来了。

（题图、插图：陆汝浩）



小张谈朋友

毛一吕 整理

小张刚结识了一位姑娘，就说要送各种高档商品给她，并备好酒席下星期请她吃饭。姑娘听后，思索了一下，也就答应了。可到了这天，小张和他几个小弟兄等了很长时间还不见这姑娘人影。正在望眼欲穿的时候，姑娘托人送来一包东西。他们要紧打开一看：一只自行车铃，一瓶缝纫机油，一把锁，一张扑克牌“A”。小张猜不出姑娘是什么用意。几个小弟兄就替他参谋起来：“姑娘的意思很明白，要你替她买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至于一把锁嘛，是说结婚后要由她执掌大权，这张‘A’更好猜，表明她也是喜欢打扑克‘白相’的。正好和你情投意合，好兆头，好兆头！”小张一听，高兴得象腾云驾雾一样。

正在这时，进来一位邻居，问明事由，却眉头一皱，再仔细一想，竟说出一句使他们大为扫兴的话来。

请猜猜，邻居说了句什么话？

（谜底见第96页）

（题图：朱国荣）

谁的马后跑到潭边？

蒋岱莹 整理

从前，有个国王生了两个儿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想从两个儿子中选一个聪明、能干的来继承自己的王位。一天，他对两个儿子说：“宫外向东走五公里有个水潭，快去骑上你们的马，立刻向潭边跑去。看谁的马，听清楚了，看谁的马最后跑到潭边，谁就继承我的王位。”两个儿子一听，感到很为难：看谁的马后跑到潭边，这可怎么比呢？忽然，一个王子眼睛一亮，一个王子眉毛一扬，几乎同时争先恐后地向马厩奔去……

两个王子想出一个什么方法来比赛呢？

（谜底见第96页）

笑话艺术续说

·谭达先·

我们在整理或创作民间笑话时，由于对它的种种艺术特色——特别是对它的表现手法注意得不够，就往往会使它失去民间口头讽刺文学特有的艺术魅力。为了避免民间笑话整理、创作工作的简单化，使这朵口头讽刺文学的艺术

香花，开放得更为鲜艳、芬芳，就得多多探讨、学习并善于创造性地采用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这些常见的表现手法，除在《笑话艺术浅说》（一九七九年第六期《故事会》）一文中已介绍的七种外，这里再介绍几种，作为对该文的补充。

八、学样法。这就是故事中一个角色先做了某一件事，另一个角色故意地也照样去做同样的一件事，造成了某种不良影响，因而使人发笑。如《学习去》：爸爸和几位邻居在打扑克，孩子站在一旁看，他怕影响孩子做功课，便大声吆喝道：“去！回家学习去！”孩子很听话，马上就走了。等他打完扑克回家，进门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只见孩子和他的几个小朋友也在打扑克。他一把拎起儿子耳朵，问：“谁叫你打扑克的？”孩子噘着脸，不高兴地说：“是你自己要我向你们学习的嘛！”这个笑话，在叙述上，后一事件对前一事件作了一模一样的重复，用语相似，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效果，自然叫人笑起来。

九、反复法。这就是同一事件或说话，给重复了三次以上，使被讽刺的人物的思想行动更显得荒唐可笑。如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故事会》里的《报请上级决定》。

十、层递法。如果把类似的说话、事件，反复了三次以上，一次比一次更接近主题，最后一次的反复，则更进一步点出了反面人物的本质方面，引起了笑声，这就是层递法。如《百蟹宴上》：王洪文在某大饭店大摆百蟹宴，宴请他的帮兄帮弟。正当大家喝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王洪文举起高脚酒杯，歪歪斜斜地站起来：“弟兄们，我这儿有个部长美缺，谁能回答我一个问

题,这个部长就赏给谁。”弟兄们吵吵嚷嚷,尖声怪叫:“司令,你快说吧。”王洪文手撑桌面,满嘴喷着酒气问:“今天,我叫你们吃百蟹宴,说明了什么?”有个小兄弟抢着冒尖:“说明司令对弟兄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王洪文摇摇头。又有一个小兄弟赶忙接上去大声叫道:“说明水产丰收,形势大好。”王洪文又摇摇头。第三个小兄弟一拍大腿:“说明弟兄们将精诚团结,去迎接新的战斗。”王洪文还是摇摇头。最后,陈阿大端起一只大碗,咕嘟嘟喝了一大口茅台酒,信心百倍地胸脯一拍:“说明了弟兄们都是王司令手下的虾、兵、蟹、将!”王洪文听了“噫”跳上软椅,立即宣布:“这个部长阿大当啦!”虾兵蟹将们先是一楞,随即会心地哄堂大笑。这个笑话中的先后答话,每一次都靠拢主题一步,最后,陈阿大的答话,便点明了王洪文一伙帮兄帮弟追随王洪文的丑恶本质,说得极有声势,待等王一宣布陈该当“部长”便结束。全文安排四个笑料,讽刺性是层层加码,末尾终于到达了笑料的顶峰,使人笑得十分强烈,富有艺术魅力。

十一、诡辩法。这就是主人公对某个语句、问题、事件,作出十分主观、无理,甚至是极荒谬的解释,使听者感到这俨然是无理取闹,硬要人去相信,因而大笑起来。如《众寡悬殊》:艾文和斌斌是哥儿俩。“文攻武卫”那段时期,艾艾成天丢开课本闹“革命”,是全校有名的“小闯将”。弟弟斌斌呢,文质彬彬,认真读书,所以艾艾叫他“小绵羊”。一天放学后,“小绵羊”做作业时碰到了困难,就问“小闯将”:“哥哥,‘众寡悬殊’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呀?”“小闯将”正在隔壁房间里准备“革命行动”,弟弟不识相地“干扰”,使他很恼火,不过他是最忌讳人家说他不学无术的,所以装模作样地走到斌斌面前,一本正经地卖弄起他的才学来:“众,就是众多。寡,寡妇也。悬,高高挂起。殊,死了。众寡悬殊,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很多的寡妇上吊自杀,懂了没有?笨蛋!”这个笑话末尾,通过诡辩法,把艾艾的武断无知、自欺误人,形容得十分可笑。言外之意正说明了“四人帮”破坏广大学生学文化的为害之大、流毒之深。

十二、归谬法。这就是先把主角的几种说法或几件事情,从不同角度逐件地加以铺叙,如果孤立地来看,每种说话或每件事情,都是无可非议。最后,另一角色把它们全部归纳起来,使主角的思想、行为,忽然显出一种

无法调和的矛盾，听者不得不笑起来。如《找对象》：有个姑娘叫淑红，以为自己最有远见，最瞧不起那些找对象只图东西，目光短浅的女伴。她说：“东西再多也是死的，倒不如对方有个好爸爸。”并且列举了几种类型：第一、对象的爸爸是高级干部；这样，结婚后入党，当干部不成问题；第二、对象的爸爸是汽车司机，这样，买什么东西都方便；第三、对象的爸爸应该是华侨；外汇有的是。这话被站在旁边的小妹妹听到了，她瞪起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姐姐，认真地说：“姐姐，姐姐，那你就找一个有三个爸爸的对象好了。”这个笑话，末尾处是小妹妹的归纳，她要姐姐淑红去找一个同时有高干、司机、华侨三个爸爸的男青年为对象。这归纳是十分荒谬的，便忽然使人笑了起来。

十三、对比法。这就是把两种语言、思想、行动，一正一反或一好一坏，互相比较，或把同一个人前后不同的语言、思想、行动，互相比较，以突出被批评人物在某方面的荒唐之处，引出笑声。如《吐痰》：老王走在街上，见到一个人随地吐了一口痰。他马上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噫！这种人真是没教养！缺少文化！呸！”为了表示气愤，他把一口痰狠狠地冲那人唾去。这个笑话，开头老王批评了随地吐痰的人，但后来他居然也吐起痰来，前后对照，使人发笑。

十四、拟人法。这就是把动物或别的物类比拟为人，使之具有人类的思想、感情、行动，构思异常巧妙、新颖和具有特殊的幽默感。如本期发表的《野牛找刺猬谈恋爱》。这个笑话，由于比拟确切，使人发出对王洪文之流鄙视的笑声。又如拙文《笑话艺术浅说》中所引的《无家可归》亦然。

十五、婉言法。这就是通过态度极为婉转的语句，把该说的话，隐藏着，而且故意绕个弯子不说出来，却使人们一听，立刻明白主旨所在，因而笑了起来。如一九七九年第四期《故事会》中的《吃汤团》，便隐含对那男青年不尊敬老人的善意批评。

十六、强调法。这就是把与主题有关的最重要的一个词儿、一句话或一件事，安排在最重要的地位，给以强调，因而引起人们的笑声。如一九七九年第四期《故事会》中的《惯性》这个笑话。每强调一次，女青年的无知给人的印象则更深。

十七、释义法。这就是由某个角色把某一事物的含义，或事件的性质，作出违反常理的、荒唐的解释、说明，叫听者感到不伦不类，因而引起笑声。解释事物含义的，如《遭殃的葫芦》：“四人帮”横行期间，不仅名人受难，名著被禁，而且连名牌产品也跟着遭殃。故事发生在某市。一天，一位顾客去商店买菜刀。顾客：“喂，同志，‘双葫芦’牌的菜刀有吗？”营业员：“没有。这‘双葫芦’牌商标早被取消啦！”顾客：“为啥？”营业员：“哼！有人说，谁知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从这个笑话中，可见“四人帮”破坏名牌产品罪恶的严重。解释事件性质的，如《竖鸡蛋》。甲乙两青年闹着打赌：看谁能把鸡蛋竖起来。青年甲先竖，竖来竖去，竖不起来，急得满头大汗。轮到青年乙，他拿起鸡蛋，“啪！”往台子上一敲，鸡蛋就竖起来了。青年甲忙说：“鸡蛋破了，不算数的。”青年乙说：“怎么不算数？‘不破不立’嘛！”这个笑话末尾的成语“不破不立”，是乙为自己敲破鸡蛋才能竖起来找理论根据而进行的莫名其妙的解释，真是令人好笑不止。

十八、戏剧法。这就是把全篇讲成一个有角色对话和动作表演密切结合的小型戏剧故事。人物可以是一正一反的，或全是反面的。如以两个反面角色构成的《戈培尔与林彪》。两个爱说谎的专家：戈培尔和林彪在九泉之下见了面。戈培尔：“你不是‘天马’，却自称‘天马’，为什么说假话？”林彪：“你要知道，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戈培尔：“你敢大喊几声‘我是天马’吗？！”林彪：“敢！我是‘天马’！我是‘天马’！我是‘天马’！我是……”戈培尔突然把林彪按倒在地，把他当马骑。林彪：“你这是干什么？”戈培尔：“你是‘天马’，我要骑你。”林彪：“我已经说过，这是扯谎，不是事实。”戈培尔：“你要知道，谎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事实。”林彪没办法，只好被戈培尔当马骑。这个笑话，由于语言有较具体的动作描述，更令人如同目见，从而增加了可笑的新颖内容。另外，还有：反语法。这就是把故事逐层讲出，到了末尾采用扼要的话，概括全文大意，从正面肯定主角的思想或行动是如何正确乃至可敬，可是，这绝非作者本意，本意却是隐含着的相反的意义，这是一种反语正说的手法；巧合法。这就是作者以为某一人物或事物不在眼前，便把它畅快地大骂一通，不料，这个人物或事物，忽然出现在眼前，真所谓“无巧不成书”，不由人不发笑；对话法。许许多多笑话是叙事与

对话相结合的,可是,也有的是自头至尾,纯为人物对话,活象一个小型话剧。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自然,当代笑话里常见的艺术表现手法,以拙文《笑话艺术浅说》和本文介绍的最为常用。还有别的手法,因较为次要,暂不介绍。到底是一种独用,还是二、三种结合着用,就看具体作品表现主题与塑造人物的需要而定。今天,有的新笑话,很善于创造性地吸收兄弟艺术形式及其艺术表现手法的优点来丰富自己。如一九七九年第五期《故事会》中的《糖醋里脊》。这个笑话,在第一小段总提以后,以下分为三个小段,每小段的结构是:甲乙分说,甲乙对话,某同志说出总结性的话。三个小段就似三个连贯起来的小包袱,逗人笑了三次。全文艺术表现手法十分新颖,为民间笑话传统手法所无,但又简要、集中、概括、深刻,带有强烈的漫画夸张的色彩,仍能保持着传统笑话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特色。这一类笑话,应该说在艺术上有了新创造、新发展。

总之,如何才能把整理和创作民间笑话的艺术质量问题解决得好一些呢?我认为进一步探索、学习丰富多采、各有妙用的表现方法,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当前许多笑话之所以不很象笑话,显然是与忽视这个问题有关。

邻居说,姑娘爱的不是象你这样的人。而且她已经
谜 是另(铃)有(油)所(顿)爱(A)了。

* * * *

两个王子拼命地朝马厩跑去,各自骑上对方的马,
底 飞快地朝潭边奔。如果谁先到那里,那么谁的马就反而
后到潭边。

故 事 会

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故事会



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总第四十八期

新民间故事

- 母亲的故事……文武搜集整理(1)
奇婚记……萧金搜集整理(5)
吃得开的理发员……张红兵搜集整理(12)
三个戴大口罩的人……焦维贵搜集整理(18)
归侨寻儿记……薛允璜 薛宝根(22)
千元迷……宗洲(31)
奇怪的“四脚蛇”(反特故事)……肖士太(37)

各民族民间故事

- 珍珠(汉族)……黄正勤 王晓鸥搜集整理(48)
劈(汉族)……张更生搜集整理(51)
金丝猫与龙凤瓢(瑶族)
……刘道南口述 刘保元 苏胜兴整理(53)
苗侗开亲(苗族)
……张光俊搜集 刘尚远整理(55)

- 笑话十一则……纪洞天等(60)

机智人物故事

- 阿方的故事(苗族)……龙岳洲搜集整理(64)
分金砖 收缴“谎架门”
布老板治眼睛
艾苏艾西的故事(傣族)
……艾温扁 吴军翻译整理(74)
离开宝座 又哭又笑
出七个太阳 真能磨

- 谜语故事两则……武龙等搜集整理(30、73)

风物传说

- 太湖……朱海容搜集整理(80)
灵岩山上话西施
……袁震金 煦搜集整理(84)

- 花鸟传说三则……董天泽搜集整理(87)

- 理论 谈谈新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中的
几个问题……何承伟(91)



母亲的故事

文 武 搜集整理

河南郑州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

一天傍晚，有一对年轻夫妇，搀着刚会走路的小孩到碧沙岗散步，他们都是郑州棉纺厂的工人。那时候，碧沙岗还不象现在这样热闹，公园后边还是一片荒草地。就在这草地边，围了一群人，这对年轻夫妇走上去一看，只见一位头发斑白的大娘，坐在一个包袱上啼哭。那大娘是农村社员的打扮，风尘仆仆，哭得十分伤心。他们忍不住就上前询问。大娘见这对年轻人真诚亲切，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起身世来。

原来，这位大娘是豫东杞县人，年轻时死了丈夫，她一辈子熬寡守着一个独养儿子，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省吃俭用供他念完中学，到郑州棉纺厂当了工人。起初，儿子经常回家看望老母亲，也不断捎钱回来，大娘感到养儿一场总算有了指望。

可是，俗话说：“小麻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自从儿子在城里讨了媳妇，就变了。大娘孤单一人在农村，左等右等不见儿子回来，左盼右盼没有一分钱捎回，一封一封信寄去，好似

石沉大海。哪有做娘的不疼儿女呢？大娘实在放心不下，她狠狠心，卖掉了一间茅屋和家具，总共有四五百元，除去路上费用外，把大部分钱缝在铺盖里，打上包袱，到郑州找儿子来了。

大娘拿着过去儿子寄回去的信封，东找西寻，左问右问，好不容易找到了儿子的住处。一喊开门，屋里出来个年轻妇女，那打扮就甭说有多花哨了。她一看门前站着个乡下老太婆，脚边还放了个黑蓝布包袱，心里就明白是咋回事了。她板着脸，冷冷地问大娘找谁，当大娘说明来意后，她只说了声：“这里不是！”就“嘭——”随手把门关上了。大娘以为儿子搬了家，就又敲起门来，敲了几次，听到里边有响动，也听到有人在低声说话，可就是不肯再开门。最后还是那个女人恶声恶气地说：“我对你说这里不是，就是不是！”大娘说：“你知道俺儿子家搬哪儿了吗？”“不知道！”大娘没办法了，只好走了出来。可是在这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一个人往哪儿走呢？于是她就坐在这草地上伤心地落泪了。

这对年轻夫妇听完了大娘的诉说，也不由掉下了同情的眼泪。他俩低语了一阵，就对大娘说：“大娘，天这么晚了，您先到俺家歇歇，明天再帮您找您的儿子吧！”大娘真是感激万分，跟着他们走了。

后来，这对夫妇帮助大娘找到了娘的儿子，原来就是那天大娘敲门的那家。她的儿子讨了老婆忘了娘，根本就不认这个土里土气的老太婆了。

大娘听说儿子不认自己，伤心得痛不欲生。这对夫妇一商量，决定收留大娘住下来。从此，他们待大娘象亲娘一样，大娘也把他们当作亲生儿女，日子一久，领孩子、做饭、家务事都由大娘主管了。夫妻俩有了老人的帮助，更安心全力以赴搞生产，一个和睦美满的小家庭就这样组成了。

一天，大娘对夫妻俩说：“我见人家上班都戴表，骑自行车，你俩咋不也去买个呢？”夫妻俩笑笑，没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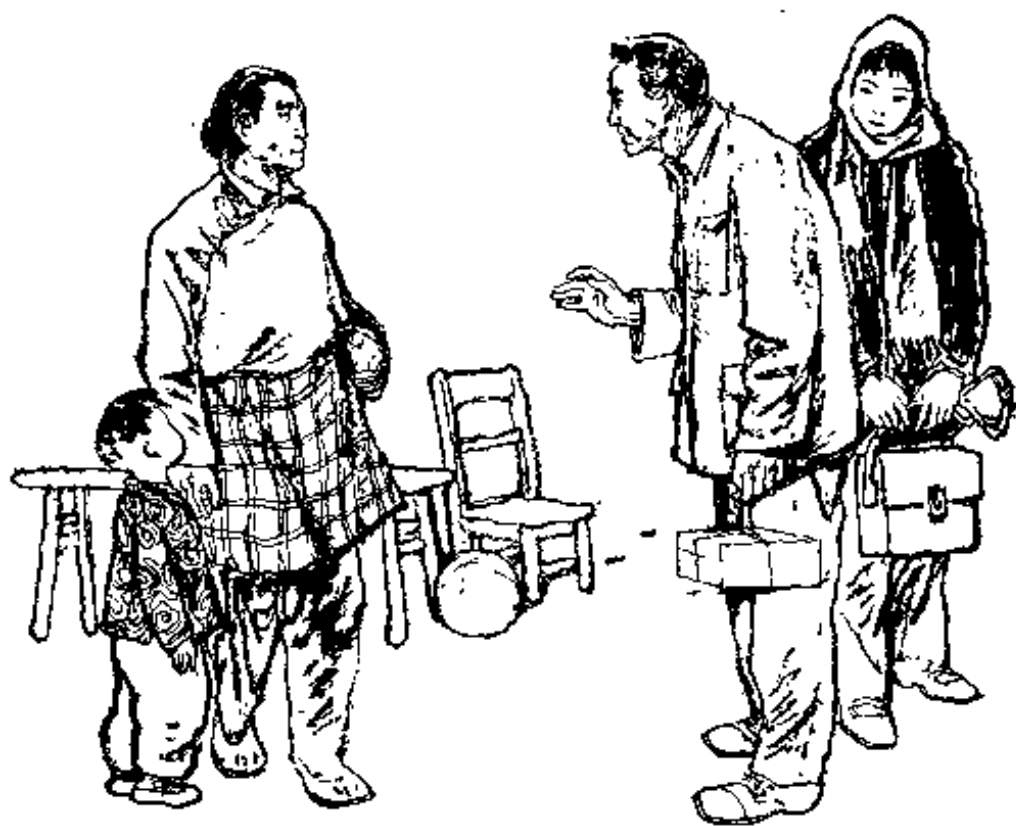
大娘是个有心人，当她知道这夫妻俩都是农村生长大的，家里有负担，虽说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但经济并不宽裕。她就一下拆开了铺盖，拿出夹层里的钱，说：“这是我的家当变卖的，也就是咱家的，你们拿去买个表，上下班需要它。”那夫妻俩说啥也不要。男的说：“大娘，戴表不戴表都没啥，这钱您还是放着吧！”大娘一看两口子不收，就沉下脸说：“咋啦！你们把我当外人了？我要钱干啥？穿的有，吃的有，用的有，哪一样不是你们给添的？你们要是把我当外人，我明天就走。”夫妻俩一看大娘生气要走，就慌了手脚。女的说：“看您说的，大娘，俺可没把您当外人。这些天，您老人家里里外外给我们照料得一清二楚，这和我们的亲人有啥区别？钱您先放着，有啥事咱再花。”大娘说：“放着干啥？你们先去买块手表，你们不戴我戴。”说着，大娘把钱直往女的手里塞。小两口看着这种情况，左右犯难，最后男的说：“这样吧！咱先买块手表，剩余的钱存进银行，大娘啥时用啥时拿。”大娘这才笑哈哈地说：“反正钱由你们管，愿意咋花就咋花，这我才高兴呢。”

没几天，这件事就好象长了翅膀，很快在职工中传开了。大娘的亲儿子、媳妇一听说老太婆带着很多钱，眼都红了，恨不得一下子把钱抓过来。经过商量，这一天，两口子来接老人了。这当儿，大娘正一边在做饭，一边逗着小孙孙玩。大娘一看自己的儿子来了，无名火一下子升了上来，她恨恨地说：“你们来干啥？”那儿子把一包点心放在桌上，假装亲热地说：“娘！俺来接您老人家来了。”老人一听，抓起点心扔到门外，说：“谁是你的娘？我根本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女的一看大娘身上青是青，蓝是蓝，拾

撮得干干净净，更断定大娘手头有一大笔钱，就满脸堆笑、甜言蜜语地说：“娘！您老可别和我们一般见识，您那天要是说清楚了，咋会叫您老人家流落到这地方。”大娘一听这个巧嘴八哥在耍嘴，就更气了，冲着这妖里妖气的女人说：“俺如今找着了俺的亲儿亲女，算是落脚到正经地方了。”说完，把锅一端，火一封，抱着小孙儿，硬是把那缺心少肝的两口子推出门，而后关窗锁门上市场了。

这两口子怎肯罢休，就到法院告了一状，说这对年轻夫妇收留老人是贪图钱财。一场官司打开了，法院派人下来一了解，大娘根本就不承认她有那个儿子。还是那夫妇俩把事情经过源源本本作了介绍。法院征求大娘的意见，大娘斩钉截铁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他们就是我的亲儿亲女，说到天边我也不变。”

法院根据这个情况，同意老大娘的要求，让她同年轻夫妇一起生活；同时通过厂领导，对大娘的亲儿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题图、插图：湛孝安)

奇 婚 记

萧 金 搜集整理



山坳大队胡会计好吃懒做，经常找上海插队青年龚小弟一块儿吃喝。这位胡会计在大队是专管插队青年的，龚小弟怕他刁难，给小鞋儿穿，只好勉强应酬，自然一切费用都出在龚小弟身上。龚小弟本来钱就不多，哪经得起这样大吃大喝呢，三下五除二就把钱花了个精打光。胡会计尝到了甜头，唆使他向家里写信要钱。这一招也真有效，龚小弟父母爱子心切，真是有求必应，接连寄来一叠叠的钞票，把个胡会计乐得眉毛眼睛往上翘，每口里吃得酒醉饭饱，满嘴流油，好不开心！

可是，日子一长，引起了龚小弟父母的怀疑：这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呢？便写了封信来，要龚小弟说明用处，否则，不再寄款。

龚小弟找到胡会计，把情况一说，聪明透顶的胡会计自有办法，当即出了个主意，要他给家里回信，谎说在农村找到了对象，那姑娘性情温柔，人品出众，眼下正张罗着结婚，迫切需要钱用。

龚小弟年轻，又是个老实人，经不起胡会计一番甜言蜜语，便依计而行。哪知一星期过后，父母并没汇钱来，却寄来一封信，信中说：

小弟：

来信收到。你妈听说你找到称心如意的对象，喜得一

夜没合眼。成婚所需之一切，均由家里筹办。望速同她一起回家，跟父母见上一面。切切！

父字

龚小弟一看，楞住了。他给家里写的本是一封假信，没想到父母却信以为真，眼看事情要露馅了。怎么办？只好又去找胡会计。

胡会计乍一看信，也楞住了。他担心的是西洋镜一拆穿，以后吃喝的路子就堵死了。但此人毕竟肚子里的弯弯肠儿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拍巴掌说：“有办法！”龚小弟傻呆呆地望着他：“有……有什么办法呢？”“来个将计就计！你就带对象回去一趟。”龚小弟愁眉苦脸地说：“唉！我哪来的对象啊，八字没一撇，九字没一钩哩！”“傻瓜，你不会假戏真做吗！只要找个姑娘跟你到上海去一趟，瞒过了你父母，以后用钱就不愁了。”忠厚老实的龚小弟依然转不过弯来，说：“谁……谁愿跟我去呢？”“嘻嘻！”胡会计眯着眼睛笑了笑，表示早已胸有成竹了。

胡会计打的什么主意呢？他想到了自己的对象王桂花。

王桂花今年二十多岁，长得确如胡会计说的那样，“性情温柔，人品出众”。胡会计费了不少周折，好不容易才跟她“对上了象”。这一回，他想叫王桂花跟龚小弟到上海去，他想：反正是假的，龚小弟又是个老实砣砣；再说，还可以让桂花去见见世面，顺便搞些采购，到自己结婚时就不愁没东西讲排场了。主意打定，就对龚小弟说：“我派桂花到上海去出一次差，不就能过你父母这一关了吗！”胡会计办事还真够周到，为了使龚小弟父母相信，特地开了张证明，证明他俩是“对象”。然后叮嘱龚小弟，一定要对王桂花绝对保密，速去速回。龚小弟虽然感到这样做不太妥当，但经不住胡会计两片嘴唇一磨，也只好答应下来。

胡会计找到王桂花，眉开眼笑说：“桂花，好消息！大队决定派你到上海去买一部电视机，正好龚小弟也要回上海探亲，你们好一路同行。”王桂花不知是计，高兴得跳了起来，忙问：“什么时候动身？”“明天。你快去准备吧！”“太好了！”王桂花高兴地走了。胡会计暗暗得意。

第二天，胡会计亲自送龚小弟和王桂花到汽车站。临上车时，胡会计关照桂花说：“桂花，还有半个月就过春节，在上海莫贪玩，早些回来呀！”“晓得，晓得！”胡会计又向龚小弟暗暗使了个眼色，一直目送着汽车转过了弯。

却说，龚小弟和王桂花两人乘长途汽车来到城里，正赶上了当天的大轮。龚小弟把桂花安置在四等舱里，假说自己在另一个船舱，交代几句就走了。晚上，王桂花出来散心，发现过道上蹲着一个人，一看，正是龚小弟。原来龚小弟买的是五等舱的船票。那天夜里江风大，天气冷，王桂花过意不去，要他到四等舱里去。龚小弟怕影响桂花休息，好歹不肯。桂花急了，说：“你不去，我也不去！”说着，还真要在龚小弟身边坐下来哩！龚小弟没法，只好答应。两人来到四等舱，分别靠在床头，眯着眼迷迷糊糊过了一夜。

一路上，龚小弟对王桂花照顾得无微不至。沿途跟她介绍风景，讲故事，说笑话。口渴了倒水，肚子饿了买点心，吃饭时还把好菜直往她碗里夹，真象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到了上海，父母见儿子带回来这么一个水灵灵的姑娘，就甭提有多高兴了。特别是小弟他妈，一见面就搂着王桂花，亲昵地叫着：“我的好女儿啊！”王桂花以为这是上海的规矩，老见小，喊“女儿”，于是也大大方方喊了声：“妈！”这一喊不要紧，老两口脸上立即笑成了一朵花哟！

一会儿，六碗四碟端上了桌，妈妈首先把桂花拉到桌边，小龚赶紧在妈妈身边坐了下来。妈妈责怪道：“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跟着娘过一辈子哩！去，坐桂花那儿，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硬拉着龚小弟跟桂花坐在一条板凳上。妈妈心里高兴，话也更多，又唠唠叨叨地问桂花：“桂花，你跟小弟认识多久啦？”“三年了。”“三年？哟！这日子还不短哩！小弟这孩子傻头傻脑的，这三年多亏你照顾他哟！”王桂花说：“不！小龚忠厚老实，这一路上，还多亏他照顾我哩！”听听！小两口多体贴啊！妈妈乐得合不拢嘴，父亲喜得呵呵地笑。龚小弟怕再说下去要露马脚，忙把个狮子头夹到妈妈碗里，说：“妈，你快吃吧！”妈妈却说：“傻孩子，妈还要你夹，快给桂花夹去。”龚小弟连忙给桂花也夹了一只，妈妈也把碗里的狮子头夹给了桂花，两个狮子头放在桂花的碗里，妈妈笑嘻嘻地说：“这就叫成双作对！桂花，你快吃吧！”

吃完饭，妈妈说桂花初到上海，要小弟带她出去玩玩。龚小弟怕妈妈再唠叨，便一口答应。两个人游了虹口公园游豫园；第二天，白天在南京路和外滩转，晚上还进电影院。眨眼就过了五六天。

那一天，妈妈洗衣服，在龚小弟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本，还有几张纸条条，她没介意，随手放在柜上。小龚的父亲无意中发现了那张大队证明，乐得一个劲地呵呵笑。妈妈看了他一眼，说：“你这老东西，成天就是笑，笑，我看你都快成笑罗汉了！”父亲说：“你要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嘻嘻，比我还要高兴哩！”他把证明信一说，妈妈果真乐得直拍巴掌：“你这老头子哟，怎么不早说呀！”一把抢过证明，虽然不认识一个字，也象捧着个宝贝似的，爱不释手。

老两口嘀咕了一阵，龚小弟和王桂花回来了。妈妈急不可

待地拉着王桂花坐在沙发上，亲热地说：“桂花，妈妈跟你说几句话，你可别见怪。你说句心里话，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喜事呀？”王桂花以为是问她跟胡会计的婚事，心里想：老妈妈还真关心人哩！本来，胡会计曾一再要求跟她春节结婚，可王桂花总觉得胡会计有些为人不正，始终犹豫着没有同意。如今见妈妈问起，就说：“我们本来准备春节……”妈妈不高兴，说：“春节？那太好了！这喜事是得抓紧办，先请几个亲戚来大家见见面！”

龚小弟一听，越说越离弦走板，慌忙说：“妈，你乱说些什么！”“用不着你多嘴，我是问桂花。”王桂花有点摸不着头脑，心想：为啥要和龚小弟的亲戚见面呢？妈妈不知底细，还一个劲地说：“桂花，我这孩子虽说平时少言寡语，可是个忠厚人，你们就趁早把婚事办了吧，也了却妈妈的一件心事。”龚小弟急得直搓手，说：“妈，你……你搞错了！”这时，爸爸乐呵呵地在一旁插嘴说：“好小子，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大队的证明我们都看到了！”龚小弟一听，傻了。王桂花莫名其妙，直瞪瞪地望着两位老人。爸爸把证明交给桂花，说：“大队既然开了证明，你就听妈妈的话吧。”“糟了！”龚小弟暗暗叫苦，惭愧地对王桂花说：“桂花，我对不起你，这都是胡会计的主意。”又转身对父母说：“爹，妈，这证明是……是假的！”“啊！”父母一听，大吃一惊，两双眼睛一起望着王桂花。

王桂花听龚小弟把来龙去脉一讲，气啊！好个姓胡的，竟设个圈套让我去钻，把我借给人家当对象“相面”，亏你做得出来啊！王桂花本来对胡会计好吃懒做、作风不正派就有所不满，今天的事更使她产生了反感。想想龚小弟一路上对她的照顾，到上海后又形影不离地玩了几天，确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老两口对她也视同亲生女儿，在这个家庭里，无处不感到温暖。她把两人

放在心中的天平上一称，不觉对龚小弟产生了同情、爱慕之意。她深情地望望龚小弟，又望望老两口，说：“妈，你别听他的，这证明是……是真的！”老两口一听，高兴啊！龚小弟呢，却由惭愧变成了惊讶，说：“桂花，这事……”王桂花掏心地说：“我已经想过了，如果你不嫌我乡下人土气，我……我就跟你过一辈子！”妙啊！老两口心里顿时象抹了蜜。妈妈说：“好啊！这事我赞成，婚事就在春节办！”到了这个时候，龚小弟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他也被桂花的一片真心感动了。

就这样，小两口在上海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高高兴兴回农村去了。

离开了上海以后，小两口带着买好的电视机回到了山坳大队。此时，那位胡会计早已望穿了双眼，在家里等得直跺脚。听说桂花回来了，急不可待地奔到车站，本想发一顿火，埋怨几句，可一见桂花提着大包小包，心里又不禁一喜，到底带回来不少好东西啊！值得，值得！想着，就急忙上前来接。王桂花指着那个装电视机的大箱子，说：“你拿这个。”“好，好！”



胡会计连忙扛在肩上，喜滋滋地陪着他们两人进了村。哪知到了岔路口，桂花还跟着龚小弟一直朝前走，胡会计忙喊住：“桂花，跟我走。”桂花回头说：“不！我跟小龚走！”“啊？什么？你……”龚小弟笑笑说：“胡会计，等会请你来吃喜糖！”“天哪！这……”胡会计如雷轰顶，跳脚大骂，“我……我要告你！”龚小弟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怕，我们有大队证明，现在正要到公社登记去。告诉你，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我要好好生产，做一个大有作为的新农民。你告去吧，只怕你还要落个教唆犯的罪名哩！”胡会计一听，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冒金花，抱着电视机“扑通”跌坐在地上：“完……完了！”

（题图、插图：高宝生）

（上接 86 页）他都听不进。最后，伍子胥命人在自己死后把头割下来，挂在城头上，他要看着越兵进城。果然，伍子胥的话应验了。据说，以后这里死了人，脸上都要遮一块布，就是当时传下来的风俗。

越国打了大胜仗，但是越王勾践是一个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安乐的人。他的妻子也很凶狠。灭吴以后，勾践要加封西施，越王的妻子说：“西施这个女人，现在她在天下的威望比你还高。她能把一个强大的吴国搞垮，难道你就不害怕？今后要是她变了心，反过来对付你，你受得了吗？”越王听了这番话，就下了杀害西施的心。

这消息被范蠡知道了，他想：越王要杀害西施，自己将来也难以长久与他共事，就赶紧到“馆娃宫”接了西施，一起逃到无锡隐居起来。

至今灵岩山还似一只大象，静静地躺在那里，山上的风物还留有吴王和西施的遗迹。不过，“馆娃宫”没有了，变成了灵岩寺。灵岩寺的花园据说就是过去的御花园。御花园里的吴王井、玩月池至今还在，远望太湖，还可以看到“箭香泾”，笔直地通向太湖之滨。

（题图、插图：顾炳鑫）



吃得开的理发员

张红兵 搜集整理

在江南沿海有一个小镇，镇上有片滨海理发店，店里有位3号理发员，叫江海，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小伙子心灵手巧，待人和气、热情，所以很受镇上群众的欢迎。

这天下午三点多，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进来理发，小江连忙笑脸接待。可是这老大爷却虎起个脸，“噎”往转椅里一坐，眉毛锁成了大疙瘩，眼睛布满了血丝，又“呼”地拿下头上的破草帽，顺手摔在墙角里。

一看这架势，小江知道这老大爷遇到了不顺心的事，肚里的气还不小呢。于是就一边理发，一边跟这位老大爷拉扯起来。他先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说：“大爷，你有啥为难事，尽管对我小江讲。”可是，问第一声，老大爷闭上了眼睛不吭声；问第二声，老大爷长叹一声摇摇头；小江再问第三声，老大爷才抬起眼皮看看他。慢慢地，倒也被小江这副热心肠的态度感动了，他就把肚里的心事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

原来，这个老大爷姓李名二保，是本县潮埠公社濠港五队的社员。一家五口，三个儿子，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却都没娶上媳妇。啥原因？缺房子。只有两间破草房子，媳妇进门往哪住？大儿子，三十大几的人了，好不容易说了个对象，等着房子结婚。李大爷准备把老房子翻修扩建，今年春上，买砖瓦的报告批下

来了，他赶紧到县窑厂开了单子，约定一个月后提货。可是约期一拖再拖。今天是第十二次约期，船都租好放去了，可又扑了空。老大爷跟发货员求情说好也不管用，评理争辩更没门，急得他直跺脚，掉眼泪。一位装卸工把老头拉到一旁，悄悄劝说：“老哥，‘穷不同富争，民不同官争’，发货员也难，这个月一下子插进了三个局长的条子，几十万哪！到下个月再说吧，越争越难啊！”

李大爷说到这里，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涂改了十二次约期的提货单，说：“同志哟，我再弄不好房子，这媳妇又要吹了。三个儿子，才攀头一个娃，儿子气得要发疯了，我心里……同志哟，你在县城，熟人多，帮个忙，行行好吧！”小江听了李大爷这番话，心里很同情，思考了一下，说：“大爷，别难过，我给你写张条子到物资局供销股，你看好吗？”“好，好！那真太谢谢你啦！”

李大爷边说，边从衣袋里摸出香烟，就要递给小江。小江摇摇手：“我不会抽烟。”“那，到酒店去……”“大爷，别客气，我这张不到三十个字的条子，能值几个钱？拿去试试吧，成功了，别谢，不成功，别怪。结果如何，捎个信。”

一字不识的李大爷，拿着理发员开的条子来到物资局供销股。那个秃头大脑的胖股长正和女会计说笑话。李大爷递上纸条，他连眼皮都没抬，随手接过条子，虎着脸，慢条斯理地展开来，一看下边签着“江海”两个字，立刻抬头从上到下打量着李大爷：“唔，老头，这是谁给你的条子？是捡到的吧！”

“不，是小江在理发时，听了我的情况，当场亲笔给我写的，你看，墨水还没干呢！”

胖股长一看，老大爷手拿纸条，口称小江，感到来头不一般，便打着哈哈说：“老伯伯，跟您开开玩笑，别当真！您老人家请

坐，您的提货单呢？”胖股长接过单子一看，“呀，拖这么长时间，真是，这些人，混蛋！我给您批一下，叫他们明天发货给您，唉，您要是早一点来反映，我早给您解决啦！”

李大爷离开了物资局，不敢耽搁，当天傍晚就赶到窑厂，拿出了有股长批示的理发员写的条子。发货员看了，马上找会计，会计立即找厂长，厂长马上作指示：其余车、船一律停装，集中力量，挑选最好的甲级货上机器船，今晚装好，连夜开船，请李老伯伯随船押运回去。运送人员不准接受顾客的招待，运费、卸力一律回厂结算……这一切，直闹得李大爷晕头转向，不知说啥才好。

李大爷好运道，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新房建起来了，媳妇要进门了。在知心亲戚面前，他总要反复叨念3号理发员小江的恩情。事有凑巧，李老头的老舅子赵满生想接一间房子，砖瓦齐备，就少三根桁条，托人无门，听李大爷一说，心动了，决定也去滨海理发店找那个3号理发员。

赵满生按照老姐夫的吩咐，如此这般做了，小江果真也给他写了一张不到三十个字的条子。赵满生出了店门，拿出条子细细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物资局供销股：

来人自述住房困难，请你们调查，酌情供应三根桁条。

江海亲笔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赵满生心想：这理发员倒真有点儿路道，看这口气多气派！嘿，别管它，且去试试看。

赵满生也把条子递给了那个秃头大脑的胖股长，胖股长照例眼皮也不抬，随手接过纸条，虎着脸，慢条斯理地展开，一看下

边的签名，立刻抬起眼皮，把赵满生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你是他的什么人？”赵满生心里想：非亲非故，人家总不会那么实心帮忙。就眨眨眼睛，说：“他，他是我儿子的好朋友，叫我大爷哩。”

胖股长一听，那张脸早已笑成一团花了，连忙老伯伯长、老伯伯短地招呼起来。他亲自陪赵满生到木排上挑选上等桁条，关照发货员开了最低廉的价钱，还亲自帮他装好了车，送上了路。

赵满生运回木料，特地到理发店向小江报喜道谢。从此，“吃得开的理发员”便在群众中悄悄地传开了。

胖股长这几天正在为自己办了这两件事，心里感到乐滋滋的。这天，突然接到县委江副书记打来的电话，胖股长向他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通工作成绩后，便捂住话筒，压低嗓门说：“江书记，您最近批办的两张条子，我都给他们解决了，不知两位老人可满意？”

“你说什么？我可没有给人写过什么条子。”

“最近，嗯，就在本月……”

“你记错了吧！上月底我就动身去开会，今天才到家。”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就要问你罗！”

胖股长慢慢放下听筒，揩了揩秃头上的汗珠，立即发动全股人员，内查外调。顺着发票上的住址找到了赵满生，追出了李二保，查到了胆敢冒充县委副书记大名的3号理发员。胖股长咬牙切齿，发誓非好好查办他不可。

第二天，没等别人叫，3号理发员却主动登门找江副书记来了，正好那位胖股长也在场。江副书记抬头一看，只见一位英俊小伙子跨进了门，白工作服上有排红字：“滨海理发店”，上边还

有一个醒目的“3”字。江副书记刚要起身招呼，不料那位胖股长怒吼起来：“你，你来得正好！我问你，冒充县委领导，欺骗国家干部，套购国家物资的是你吗？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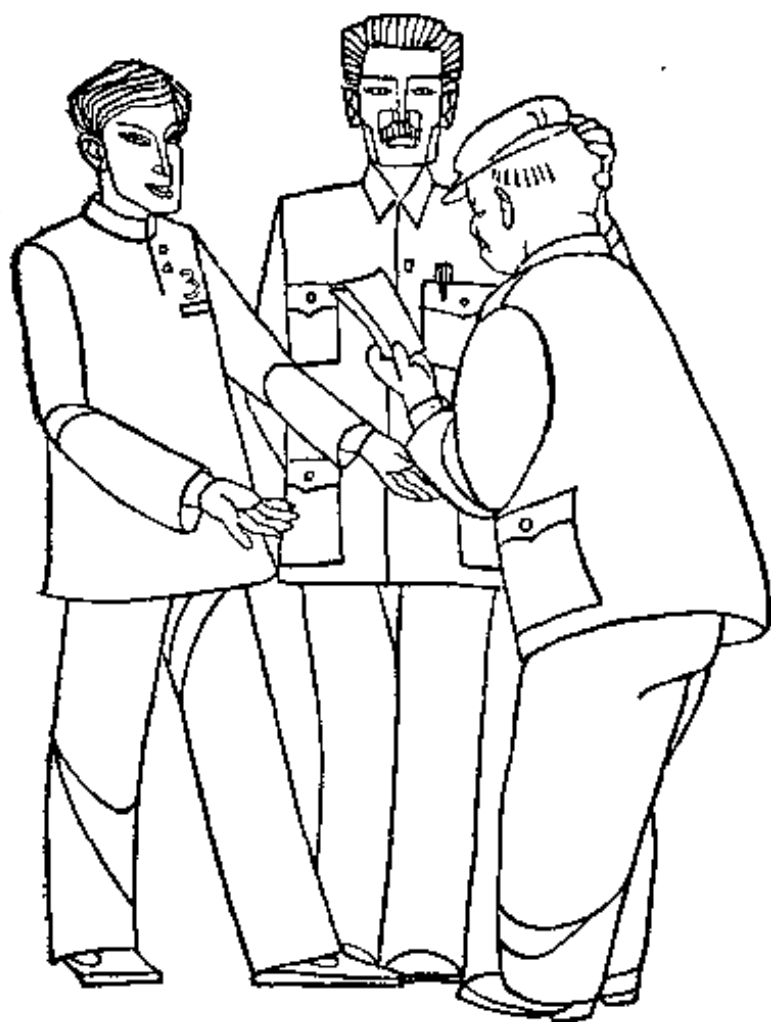
理发员回答：“我曾经写过两次条子，但没有冒充别人的名字，也没有欺骗过别人，更没有套购过国家物资。”

“白纸黑字在我手里，你抵赖不了……”胖股长还要叫下去，这时江副书记打断了他的话，挥手让3号理发员坐下来，然后冷静严肃地问理发员：“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江海。长江的江，大海的海。”

江副书记说：“噢，原来你也叫这个名字！”

胖股长又蹦起来：“胡说！谁让你叫这个名字的！”



理发员微微笑了一下，说：“我这名字是父母给取的，读书、工作一直用这两个字，在这个镇上凡是认识我的人，无人不知，这你们可以去调查。”

胖股长又叫道：“那你为什么给我写条子，叫供应材料，你有什么权？”

“我正是为这个问题来找书记的。我也想不通，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为什么象皇上

的圣旨那样灵光，是不是就因为与书记名字相同的缘故？如果是的话，又为什么一个私人的名字比政府的一个公章还有用？”

胖股长听到这里，连忙甩着理发员写的两张纸条，说：“这些你管不了，别扯远了，老实交代你自己的犯罪行为。”

理发员说：“我没有犯罪呀！不信你再看看我写的那两张条子，上面是说：来人自述住房困难，请你们调查，视实际情况照顾解决。如果这也是犯罪的话，那么，你不作任何调查，就立即供应物资，并且挑优质的材料低价卖给人家，这又算什么呢？我以个人的名义，为两个有困难的农民提个建议，如果这也是犯罪的话，那么，有些人以党委、政府的名义，把大批物资安排给自己的至亲好友，又算什么呢？”

3号理发员这番话，问得胖股长哑口无言，他象求救似的两眼看着江副书记。可是，江副书记理也没理他，却站起来紧紧握住了3号理发员的手，连说几声：“好！好！”胖股长一见江副书记赞扬3号理发员，顿时全身颤抖起来，只见他那秃头上一颗颗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

（题图、插图：王 蓓）

（上接47页）

“03”已自首，宜速干掉。咖啡馆已暴露，立即转移。和尚庙有人接应。

四脚蛇

“啊！”花蝴蝶跌坐在椅子上，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是谁送来的密信？难道“四脚蛇”进了咖啡馆吗？那么谁是“四脚蛇”呢？是那个奇怪的卖烟人？还是那个中年男子？要不，难道是那个“钱先生”吗？刚才就是他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呀！

究竟谁是“四脚蛇”，请听下一个故事《原来是他》。

（题图、插图：夏予冰）

三个戴 大口罩的人

焦维贵 搜集整理



在长春市的一个街道里，住着老两口，无儿无女。老头叫张德，已经退休，最近落实政策，单位补发给他三千元，老两口的高兴劲自不用说了。

这天晚上，天寒地冻，老两口吃完了晚饭，就上了炕。到十点光景，只听“砰砰砰”的敲门声。张大娘心想：这么晚了，是谁啊？就披上衣服去外屋开门。门刚一开，闯进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大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进屋后，就吆喝开了：“两个老东西，那么多的钱花得了吗？”“我们哥三个正缺钱花，借来用用！”

张德刚想反抗，张大娘心想：黑天瞎火，一旦出了意外就不好了。就强装笑脸，上前说：“你哥三个要钱用，有，可就是在单位里还没拿来呢！”说着，把单据取出给他们看。其中一个家伙说：“少废话！把单据给咱，咱自己去取。”“不行啊，单位的同志不见俺老两口的面，你就是皇神爷，他们也不给取钱。再说，这么晚了，单位也下班了。”张大娘看了一眼张大爷，继续说：“你哥三个，看这样好不，明天我去把钱取回来，你们再来拿，怎么样？”三个戴大口罩的人互相对视了一下，其中一个开了腔：“好吧，你明天把钱取回来，少一个也不行！我们哪天哪时来取不一定。”

另一个家伙亮了一下匕首，说：“你不把钱取回来，或去报了案，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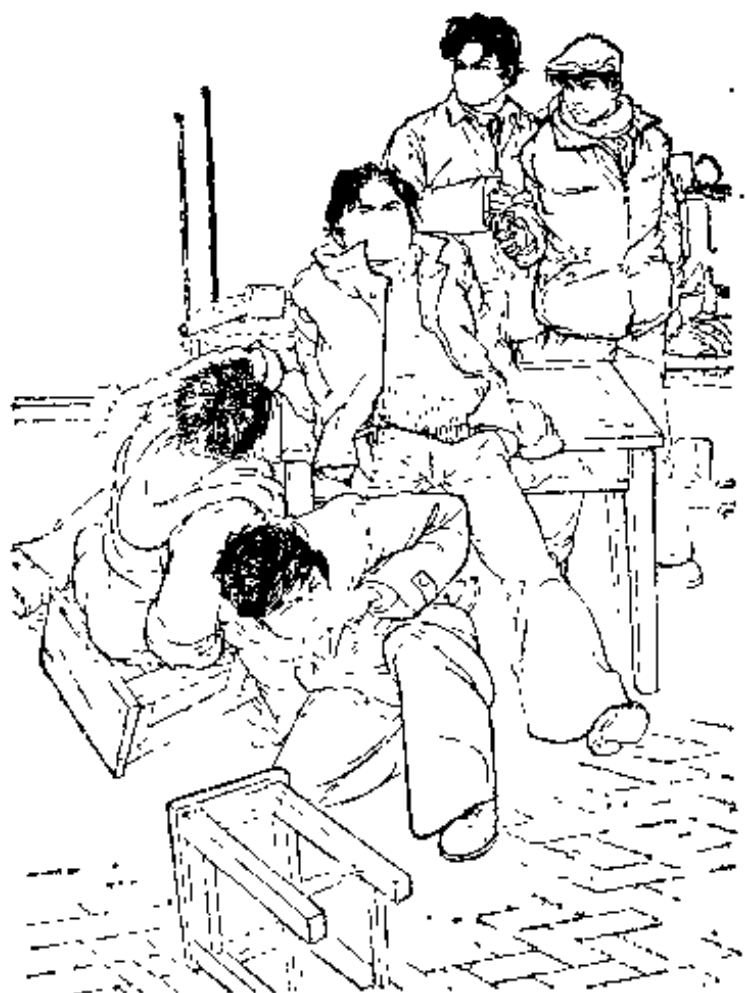
张德气得够呛，心想：现在打倒了“四人帮”，还兴这个？这不是没王法了吗！老两口一宿未睡，坐到天亮。张德没吃饭，一早就跑到所在区的公安局报了案。张德把昨晚的经过情况，对公安局姜局长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姜局长听后，一伸腰：“哈哈，天大的笑话，你是不是在做梦，在我的管区之内，哪能出这种事呢？”“什么，什么？这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事，你局长怎么说我做梦呢？再说，你管区就没有坏人？”“可不敢那么绝对地说，可我的管区也绝不会有象你说的那种人。”这下，张德可火啦：“你，你局长不为人民办事，包庇坏人！”“谁包庇坏人？你不要血口喷人好不好！”“我去告你！”“好，好，你愿哪去就哪去！”姜局长显然动了肝火，将老头推出门外。

姜局长推着张德，张德死命地拽着姜局长，争吵着。马路上过往的行人，刹时把他俩围了起来。张德和姜局长各说各的理儿，围观的人也评论起来：“这局长也太不象话了！”“那老头葫芦茄子分不清，纯粹是无理取闹。”姜局长要摆脱张德，张德缠住不放，两人争吵了个小半天，直闹得满城风雨。

张德气乎乎地回到家，张大娘心疼老头两顿没吃了，特地煎了一碗荷包鸡蛋，端给了张德：“我说老头子，饿坏了吧！”“还饿，气都气饱了！”“咋啦？”“咋啦，我看这姜局长准不是好人！明儿个，我去告他。”张大娘可慌了：“什么，什么？你可不能诬赖人哪。”“是他诬赖我，还是我诬赖他啊！”说完，张德把碗一推，头朝里倒下了。

张德由于饿上加气，瘫倒了。“当当当……”挂钟打了九下，这时，传来了“砰砰砰”的敲门声。张德一头拱进棉被里，蒙住

了。张大娘连忙下地开门，啊！果然是三个戴大口罩的人来了，其中一个喊道：“钱呢？”张大娘急忙说：“你们先坐，我给拿钱去，今白天，我已把钱取回来了。”说完，把钱包从立柜中取出，交给了三个戴大口罩的人。这三个人拿了钱不走，还东瞅瞅，西望望。其中一个说：“老太太，我们哥三个饿了，你给做点好吃的。”“行，



行！你们先坐下喝茶。”三个人进了里屋。张大娘刚要动手做饭，大门又“砰砰砰”地响起来了。张大娘把门一开，啊！又是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其中一个上前问：“钱呢？”张大娘哆嗦着说：“这……这是怎么回事？我把钱取回来了，叫你们拿去了。”“什么，谁拿去了？！”“也是哥三个呀！喏，人还在里屋呢。”

这三个人闯了进去，里屋的三个人也冲了出来，六个戴大口罩的人同时亮出了匕首，拉开了格斗的架势。张大娘一看不好，要出人命，直吓得在一旁嗦嗦发抖。这时，只听大门“砰砰砰”地又敲了起来。张大娘急忙去开门，啊呀！进来的又是三个戴大口罩的人。这三个人紧握着三支手枪，喊道：“不许动！”最早来的三个戴大口罩的人也同时亮出了手枪，喊道：“不许动！”前后六支手枪，都对准了中间三个戴大口罩的人。中间的三个人只

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被扣上了手铐。

这时，后进来的三个人中的一位，摘下了口罩，喊了声：“张大爷！”这声音好熟啊，张德掀掉被子，猛然坐起，揉揉老花眼一看：“哎呀！我的天哪，是您——姜局长！”说着，跳下地，紧紧握住姜局长的手，老泪纵横：“姜局长，我明白了。”姜局长激动地说：“张大爷，白天委屈您了。这三个家伙以为公安局真的不管了，就大胆地来取钱了。”张大爷擦了一把泪水：“姜局长，我把您冤枉了，明儿个我给您‘平反’去！”“不用了，张大爷，这是我们公安工作的艺术呀。”

六名公安干警和张德老两口都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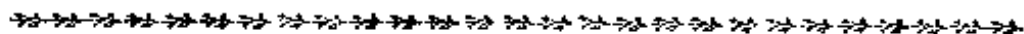
（题图、插图：裴向春）



上面刊载的文武等同志搜集整理的四则故事，与本刊过去发表的《如此恋爱》《会做媒的自行车》等故事一样，是根据人民群众口头流传的故事整理而成的。

这类口头创作的故事，目前在各地流传得很多，有极丰富的蕴藏量。它们是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人民创作的新民间故事。但当前搜集整理的还很少，因此，希望故事作者、故事员、文化馆站的同志和广大读者做有心人，积极搜集整理。本刊欢迎这类来稿。来稿时，最好能附上原始记录稿。

——编者





归侨寻儿记

薛允璜 薛宝根

有个从印尼归国的老华侨，名字叫林浩，今年刚好七十岁。他离开祖国整整四十五年了！这次他带了一笔外汇回到祖国，准备献给家乡人民，为四个现代化出

一点力量。

林浩的故乡在福建泉州晋江县的林家镇。他昨天刚到泉州，便对旅行社负责人高华说，回到祖国后，自己想找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亲生儿子，叫林小宝；一个是他海外相识的老朋友高海山的儿子。今天，他就要亲自回家乡寻访。高华很理解老华侨的心情，就让自己的女儿、侨联的工作人员高玉红陪同前往。

早上十点钟光景，高玉红陪同林浩来到了林家镇。林浩凭着记忆，领着小高在村里转了几圈，可就是找不到他曾经住过多年的那两间石头砌成的破旧瓦房。

高玉红找来了生产队长。队长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对林浩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他热情地将林老先生请到家里，端来了两杯热茶，然后找来村里一位八十八岁的老汉。林浩一看，是林山老汉，要紧上前拉住他的手，问：“林山叔，还认识我吗？我是林浩呀！”林山听说面前站着的是林浩，激动地把林浩从头至脚看了两遍，最后老泪纵横地哭诉道：“林浩啊，你可回来啦！你走后的第三年，你的妻子得了重病，没钱医治，不到半个月就死了。当时你那三岁的儿子小宝由族长收养，哪知过了没有几天，那族长将小宝卖给了外乡人。可怜那三岁的小宝，给人抱走时还哭喊着‘妈妈，妈妈’……”“小宝卖给了哪乡哪村哪一家，山叔可知道？”“不知道。这事只有族长知道，可族长解放那年就去世啦。”

林浩听他这么一说，失望了，呆呆地望着面前的茶杯，不知说啥好。高玉红安慰他说：“林老先生，不要难过，我们通过组织，慢慢打听、调查，总可

以找到你儿子的。”

“多谢政府帮忙。”林浩说着，起身告别了林山叔和乡亲们，就与高玉红离开了林家镇。

刚出村口，林浩就朝宝盖山走去。说是找不到儿子，看看家乡的山水也是高兴的。高玉红体谅老华侨的心情，就陪他登宝盖山。这宝盖山并不太高，大约三百多公尺，只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山路。高玉红扶着林老先生，走走歇歇，登攀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了山顶姑嫂塔前。高玉红引林浩在石凳上坐定，可林浩怎么也安心不下来，东看看，西摸摸，最后两眼注视着姑嫂塔出神。他突然说：“小高同志，我给你讲讲这姑嫂塔的来历好吗？”高玉红连忙说：“好的，好的。”

林浩轻轻咳嗽了两声，便讲开了姑嫂塔的故事：“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宝盖山下有一对青年夫妇，男耕女织，相依为命。家里还有个年幼的妹妹，协助嫂嫂操持家务。有一年，遇到灾荒，财主又来逼债催粮，一家人无法生活。那青年听说去南洋可以找到工作，就向财主借了债，告别了妻子、妹妹，乘船到南洋去了，讲好一年后就回来。从这以后，姑嫂两人在家靠野菜野果充饥，熬呀熬，总算一年到了，但青年没有回来。姑嫂两人就爬到宝盖山上，望着泉州湾的波涛，盼着亲人乘船回来。等了一天，不见归帆；第二天，姑嫂俩搬了块石头，垫在脚下，想看得远些，但仍不见帆影；第三天，又搬了块石头垫高，想望得更远些，可是依然只见滚滚波涛，不见船帆影子。就这样，脚下的石头一天天垫高，心里的希望一天天减少。财主天天来逼债，姑嫂俩望穿双眼，无路可走，就从山顶上跳入泉州湾……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姑嫂俩，就在她们垒起一块块石头的地方，造了这座石塔，起名叫姑嫂塔……”

林浩越讲语气越沉重，突然，他停住话语，从袋里取出了一块发黄的手绢。这手绢四周已经磨损，可林浩看着它，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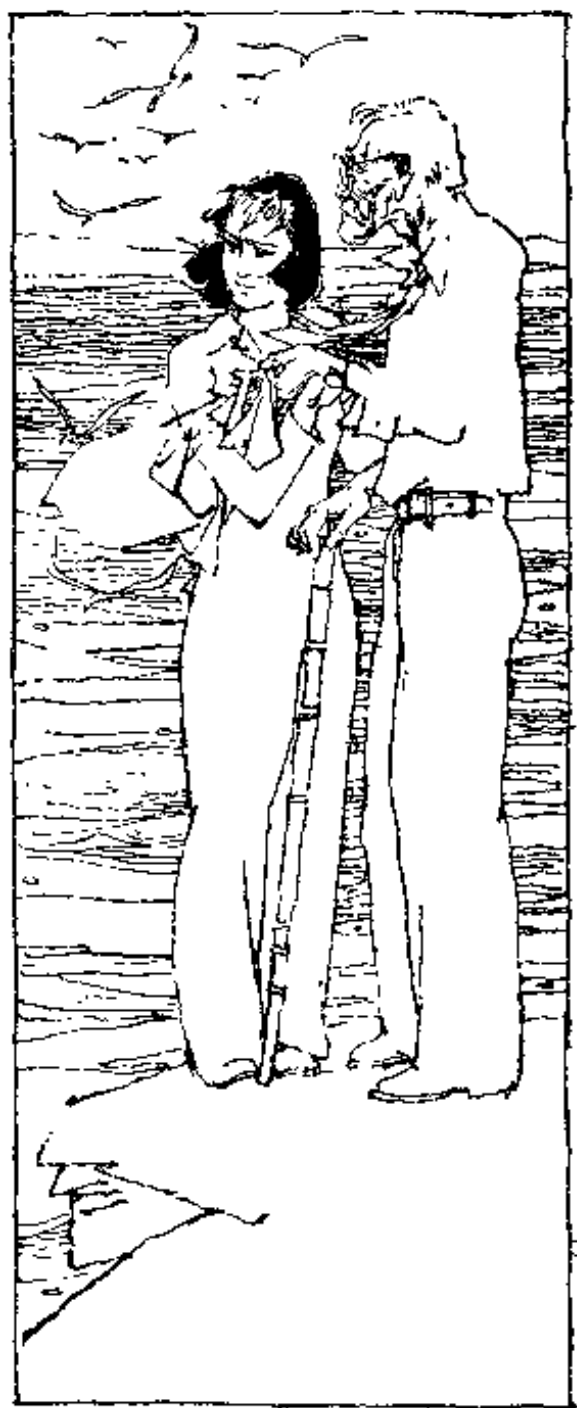
高玉红正在为林浩讲故事时的神色变化感到惊奇，现在仔细一看，林浩手中绢头上绣的那座塔，就是眼前的姑嫂塔，觉得奇怪，忙问道：“林老先生，这手绢……”“这手绢留在我身边已经四十五年了。”林浩抹掉眼角的泪水，深情地回忆起来，“四十五年前，我被迫出洋谋生，临走时，妻子抱着刚

满三个月的儿子，同我一起来到姑嫂塔下话别。她把这块手绢交给我，说：‘这手绢上的姑嫂塔是我亲手绣的，你带在身边吧，到了南洋，不要忘记家里亲人在盼望！’我当时就在这里接过了手绢，又从头颈里摘下那祖传下来的金锁片，套到了儿子的脖子上。从此以后，我就带着这块手绢，漂洋过海，到印尼谋生。后来，世道动乱，与祖国的通信断绝，我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今天，我带着这块手绢回来了，回到了宝盖山上的姑嫂塔前，可妻子、儿子却不在了……”

高玉红听到这里，鼻子一酸，也禁不住掉下泪来。她对老华侨的遭遇无限同情，因此，亲热地说：“林老先生，你回到了社会主义祖国，就会处处遇到亲人；即使亲生的儿子找不到，我……我们……就是你的儿女子孙！”

林浩听到这句话，一股暖流涌到心里。他赶紧抹去泪水，放好手绢，站起身来。高玉红小心地扶着林老先生，慢慢地下山，回到了泉州华侨旅行社。哪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林浩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原来七十高龄的人，经过一天劳累，加上回来路上又遇到阵雨，受了风寒，病倒了。

半夜里，林浩醒来，感觉轻松了许多。想喝水。他正要起床，忽然电灯亮了，和衣睡在旁边沙发上的高华连忙走了过来，倒了开水，端过痰盂，让林浩先漱了口，再喝水、吃药。林浩望着高华，捧过茶杯，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想想一个旅行社的负责人，在国外就是一个大经理，竟这样热心地服侍自己，只觉得心里一热，眼泪涌了出



来，滴进了茶杯。过了好一会，他才激动地说：“我在国外四十多年，没有遇到过象你这样的热心人。你们真比我的亲人还亲啊！”

第三天上午，高玉红兴冲冲地连奔带跳地来了。刚进门，她就报喜说：“林老先生，找到了，找到了！”

林浩与高华一听，同时问道：“找到谁？”

“林老先生的儿子——林小宝！”她喘了口气，兴奋地说，“在公安局的协助下，从二十几个林小宝中，找到了一个在泉州蜜钱厂工作的林小宝，他三岁时卖给人家，老家也住在宝盖山下，今年四十多岁。我一听高兴极了，叫他今天上午九点到这里来。林老先生，你的儿子就要来跟你见面啦！”

高玉红说完，又兴冲冲地离开了房间。不一会，她引着林小宝来了。林浩客气地打了招呼，让林小宝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然后问他说：“听说林师傅自小卖给人家？”

“是的。我三岁的时候，母亲死了，卖给人家作儿子。”

“今年该有四十五岁了吧？”

“虚岁四十五。”

“你是属狗的吧？”

“不，我是属猪的。”

“你的老家在宝盖山下林家镇？”

“我自己的老家记不得了，三岁时卖到林家镇。”

高玉红插上来问：“那你不是从林家镇卖出去的？”

“是卖到林家镇的，所以我才姓林。”

“喔，原来如此。”林浩已经知道眼前这个林小宝不是自己的儿子，但他还不死心，又问：“你可记得小时候头颈里挂有一件什么东西吗？”

“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

“噢，是这样……林师傅请喝茶。”林浩一边招呼着，一边向高华、玉红摇摇头。

高玉红送走了林小宝，懊丧地回到房间里，对林浩说：“林老先生，怪我不好，粗枝大叶，又给你增添了烦恼。”“小高同志，这不能怪你，对你的热心，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林浩停了停，又郑重地对高华父女说：“我的儿子

找不到，也就算了。我想还是请政府帮忙，设法找到高海山的儿子……”

说到这里，林浩站起身，打开随身带来的那只皮箱，取出一只用白布包着的骨灰匣，说：“这是高海山的骨灰，他临终前，要我回国时把它交给他的儿子。我不能辜负老朋友的临终嘱托呀！”

高华和玉红看到骨灰匣，仿佛看到了海外侨胞的悲惨遭遇，他们感到有责任帮助归侨寻找失散的亲人。当天提前吃了中饭，仍由玉红陪同林浩来到金井高家村，寻找高海山的儿子。

金井高家村虽有四十多户姓高的人家，可没有一个人知道离开家乡已经六十多年的高海山。他们东打听，西访问，才听人说起，抗战的时候，有个中年妇女，好象是高海山的什么亲属，带着儿子逃难去了，后来就不知下落。林浩和玉红只得失望而回。

两人回到旅行社，玉红正要向爸爸汇报情况，意外地看到满头白发的奶奶，正坐在爸爸的办公桌旁边。

高华的母亲，已经七十五岁了，看上去不过六十多岁，耳不聋，眼不花，身板很硬朗。因为高华两天两夜没有回家，老奶奶有点不放心，就特地送毛衣和吃的来了。

经高华介绍，老奶奶听说林浩回来没有寻到儿子，非常同情，忙说：“林老先生，不要以为你无亲无眷，回到家乡，老老少少都是你的亲人。明天星期天，请到我们家里来叙叙家常，顺便尝尝海鲜！”

林浩客气地推辞说：“不麻烦，不麻烦！”

“林老先生不用客气了，这是我母亲的一片心意。”高华十分热情，顿了顿又说，“对了，我母亲老家也在金井，明天还可以请她回忆回忆当年的情况。”

星期天，林浩用过早餐，高玉红就来接他了。玉红陪着林老先生，边走边看边介绍，很快就到了。高华夫妇和老奶奶忙出来迎接。

老奶奶昨天同玉红一路回来，听孙女讲起林浩到金井高家村寻找高海山儿子一事，心情很不平静，一夜没有睡好。为什么？因为她也曾在金井高家村住过，五十多年前，她嫁的那个丈夫也叫高海山！林浩认识的高海山，是不是就是自己那个从没见过面的丈夫？现在林浩已经来了，老奶奶

就急切地询问：“林老先生，听玉红说，你昨天去金井高家村，寻找高海山的儿子去了？”

“是呀，可是没有找到，只是听人说，抗战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妇女，是他的什么亲属，带着儿子逃难去了。”

“唔……”老奶奶沉思起来。

林浩喝了口茶，问：“听高华同志讲，你老人家在金井住过？”

“嗯，住过，住过，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老奶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停了停，又问：“林老先生，你能把高海山的情况详细说说吗？我也好帮你一起回忆。”

“噢，好。说起来已经是三十八年前的事情啦。那时候，我在印尼一家公司里当小职员，高海山是那里的炊事员，因为都是泉州人，在海外，同乡赛过同胞兄弟。不料有一天，高海山上街买菜，被一条疯狗咬伤了腿，他没钱治疗，没多久，病毒攻心，危在旦夕。高海山眼看自己不行了，拉着我的手说：‘在海外，我只有你这个唯一的亲人，我要把自己的苦水向亲人吐一吐……’

“原来高海山是在十七岁那年受了欺骗，做了契约华工，被人‘卖猪仔’卖到印尼做工的。临走前，他狠心卖了祖传的一亩三分地，一半留给老母亲安家，一半带在身上。本以为做个两三年，赚回一笔钱，再赎回土地，重振家业。哪知到了印尼，先在荷兰人开的锡矿里做苦工，整整熬了六年，才算获得自由，能够自己寻找工作了。后来，他种过橡胶、烟草，当过小贩和锯木工，三十五岁那年才来到公司当炊事员。几十年来他累死累活，省吃俭用，节下了每一分钱，盼望着能有一天回到故乡，可是办不到呀！

“在离家的第八个年头，他积了一笔钱，想回家，但只够路费，回到家里拿什么赡养老母呢？等两年再回去吧。于是他就把钱寄回家，让老母赎回了那一亩三分地。

“在离家的第十个年头，他已经二十七岁了，母亲催他回去结婚成家，但积下的钱连路费都不够。他只好把钱寄回家，让母亲为他在家乡成亲办喜事。人不回去怎么办喜事呀？他家乡有个风俗习惯，新郎不在家，可用一只老公鸡披红戴绿，代替新郎，让新娘和老公鸡拜天地。”

老奶奶听到这里，眼前出现了自己年轻时的一段遭遇。她二十二岁那年，父亲为了还清地主的一笔阎王债，就将她卖给金井高家做媳妇。成亲那天，她坐上花轿，到了高家。当她蒙着红盖头，被人扶着走出花轿拜堂的时候，心想：自己的丈夫就在旁边了，要是能偷偷地看上一眼该多好呀！正在夫妻对拜时，只听得“咯咯咯”一声鸡叫，一只老公鸡直朝她身上扑来。她吓了一跳，忙掀开红盖头，只见一只披红戴绿的老公鸡已被人捉住，正按着鸡冠跟她这个新娘在夫妻对拜呢！她差点晕了过去。虽然她曾听说过家乡的这种风俗，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种遭遇会落到自己的头上。那年成亲以后，她就与婆婆一起生活，婆婆待她很好。她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海外的丈夫身上，盼着丈夫归来的那一天。哪知一盼盼了五十多年！……

老奶奶想到这里，心里无限悲伤，两行泪水夺眶而出。旁边的孙女玉红，以为奶奶是被这位老华侨的悲惨遭遇感动了。林浩只顾沉浸在悲痛回忆之中，也没有注意到老奶奶情绪的变化，继续说：“又过了五年，高海山积了第三笔钱，想回家看看老母，见见妻子。但那时物价飞涨，路费昂贵，他狠狠心又没回家，把这第三笔钱……”

老奶奶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接口说：“把第三笔钱寄回家，买了个儿子？”

“是呀，那时候谁家没有儿子，就要被人欺侮，因此尽管夫妻从未见过面，也要把儿子买来。后来时局变化，与家里失去了联系。高海山去世那年才四十二岁呀！他最后对我说：‘我活着不能回家，死了也要回家。拜托你，把我的骨灰带回家乡，交给我那买来的儿子……’”

“老头子，你死得好惨呀！”老奶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起来，“你连自己的妻子、儿子都没有见过一面，就死在海外，你是死不瞑目呀……”

老奶奶这一哭，倒使林浩、高玉红惊呆了。高华正在厨房烧菜，闻声出来，见此情景也愣住了。老奶奶抹了抹眼泪，将高华拉到林浩面前，说：“林老先生，这就是你要寻找的高海山的儿子——”又拉着高华说：“孩子呀，不要怪娘瞒着你，一直没有跟你讲！四十多年啦，我是几次要讲口难张，叫我对你讲什么好呢？讲你是买来的？讲你爸爸、妈妈从未见过面？讲我是跟老公鸡拜堂成亲的？……讲这些叫我伤心、让你痛苦的事，我是不忍心呀！”

我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能让你们去尝那些苦滋味……”

“妈妈，你不要说了！”高华这时也痛哭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有这样的家史，万万没有想到这位爱他如命的妈妈，原来竟不是他的生身母亲！

高华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妈，我不怪你，你比我的亲娘还亲，你为了我，一个人咽下了多少苦水……”

“孩子啊，今天当着林老先生的面，我要把你的身世，对你说一说。”老奶奶停了停，回忆道，“那是四十二年前的冬天，你奶奶收到了海山从海外寄来的第三笔钱，就托人向宝盖山下林家镇的族长买了个儿子。听族长说，你是死了母亲无人抚养才被卖掉的。记得你买来那年才三岁，是属狗的，奶名叫小宝……”

林浩听到这里，禁不住站了起来，追问：“老奶奶，买来时，身边有什么物件吗？”

“有，有一样东西。”老奶奶让玉红打开箱子，在箱子底里取出一只小布袋，又从小布袋里拿出一样东西，这东西不是别的，正是铜项链上挂着一块金锁片。



林浩一看是金锁片，便急切地说：“这金锁片正面是不是有个‘林’字，反面有‘泉州’两字？”

高玉红拿起金锁片一看，果然正反面刻有“林”和“泉州”的字样。

高华要紧从女儿手里拿过锁片，看了看，激动地走到林老先生面前，喊了声：“爸爸！”就“通”的一声跪了下来。

听到高华叫“爸爸”，

倒把老奶奶弄糊涂了。玉红忙走到奶奶身边，小声地说了几句。

林浩听到高华叫“爸爸”，激动得热泪盈眶。事情竟会这样凑巧，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万万没有想到，高海山买来的儿子，就是自己卖掉的儿子；他到处寻找的两家人家的儿子，原来是一个人，而且是他已很熟悉、十分敬佩的那个人！林浩上前一步，赶紧扶起高华：“孩子啊，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对不起你呀！”

高华将自己的生身父亲扶到椅子上坐好，忙拉过女儿说：“玉红，快过来，叫爷爷！”

玉红带着几分羞涩，含着泪，扑到林浩怀里，亲热地叫了一声：“爷爷！”林浩心里感到一阵温暖，破涕为笑。

当天下午，高华和玉红来到华侨旅行社，将高海山的骨灰匣和林浩的行李，接到了家里。两家人并作了一家人，热热闹闹象办喜事一样。

这真是：千里寻儿海外归，父子相见不相识。

侨胞尝尽飘零苦，团圆更觉今胜昔。

（题图、插图：施大畏）

谜语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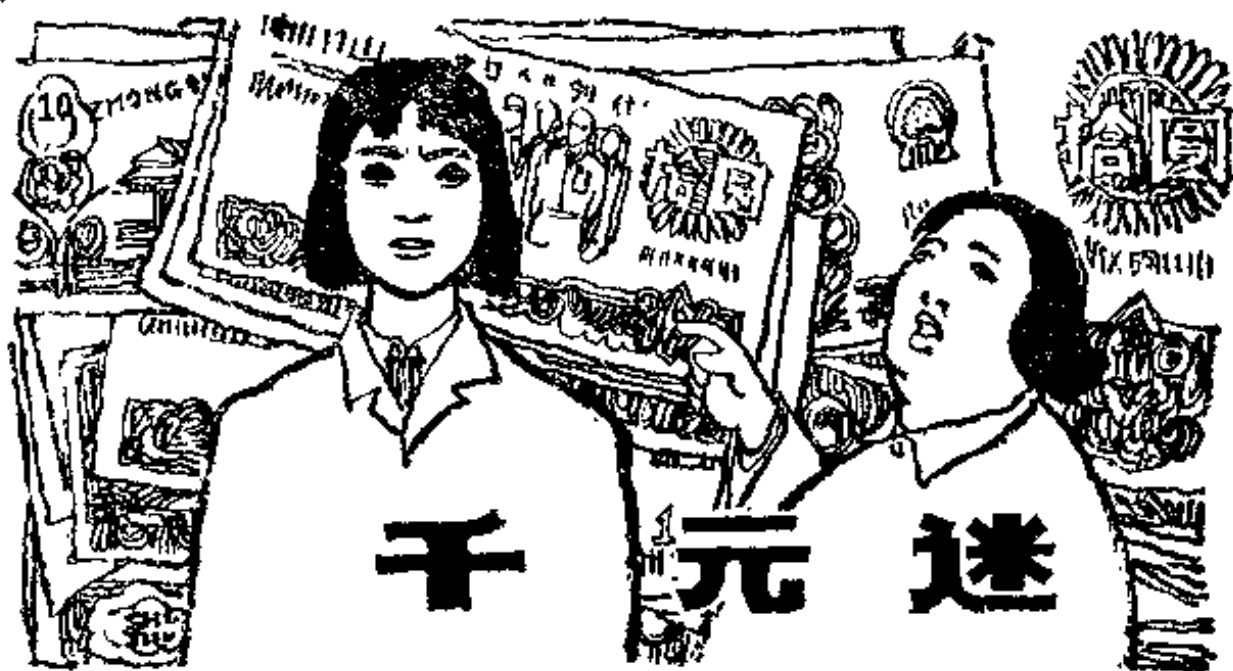
梁山伯问路

梁山伯去祝家庄拜访祝英台。这天，他走到三岔路口，不知该往哪条路走，看见一位老大爷坐在路口的大石头下歇脚，就上前问道：“老人家，请问去祝家庄该往哪边走？”老大爷一听，也不答话，却走到大石头背后，露出头来看了他一会，然后朝着梁山伯来的那条路走了。

这下可把梁山伯弄糊涂了：这老大爷一不指路，二不答话，走到大石头背后，露出头来看我干啥？继而一想，他恍然大悟说：“哦！我明白了。”于是，他就高高兴兴地按照老大爷指引的那条路，走到了祝家庄。

请问：梁山伯怎么知道老大爷已经给他指了路呢？

嘉 辉 搜集整理 （谜底见第59页）



宗 洲

上海曹家渡地区，有一个老婆婆，户口簿上名叫陈王氏，六十开外年纪，身高一米四十七，体重却有一百六十三，长得头圆，腰圆，臂圆，腿圆，样样圆，唯独一样不圆，嘴巴不圆。整天不是拿自家老头子出气，就是和街坊邻居吵架，有人替她取了个绰号，叫“原子弹”。

“原子弹”是个家庭妇女，生有一男一女，儿子在沈阳工作，已经娶了媳妇；女儿叫秀芳，今年二十八岁，还没找到对象。是她长得不漂亮吗？不，秀芳长的是瓜子脸，大眼睛，身材苗条，在厂里好算头挑。只因她为人缺少主见，一味听她娘的话，几年来，对象谈过不少，但一个个都吹了。

所以，后来一提到给秀芳介绍对象，人们就吓得直摇头：“‘原子弹’的女儿吗？那是要一千元上轿钱的。不谈，不谈！”

俗话说，棋错一着，满盘皆输。秀芳听了她娘的话，结果是二十八岁的大姑娘，还是单身一人，心里自然是十分苦闷。

秀芳的苦闷让她厂里的小姐妹龙珠看在眼里了。龙珠今年三十岁，丈夫两年前病死。她为人直心快，灵活机智。她看到她爹的徒弟李大成是个好小伙子，正在物色对象，如果秀芳能够同他对上象，那倒是很好的一对。于是，她决定摸摸秀芳的思想。

龙珠走上去，在秀芳的手臂上拧了一把：“喂，我问你，你那一千元美梦

究竟做醒了没有？”秀芳“哎哟”叫了声痛，说：“人家叫你龙辣子，一点不假，看，拧得人好疼，还能不醒？……”“真醒还是假醒？要真醒了，我马上给你介绍。”秀芳听她要给自己介绍对象，哪有不愿意的，就说：“我娘虽说是一片好心，但此路不通，我哪能再走下去……”龙珠觉得这话讲得还实在，立即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说：“喏，看看，如果还中意，明天晚上到我家先见见面。”秀芳斜眼一看，小伙子长得挺俊，心里已有几分满意，正想问点别的情况，龙珠好象知道她的心思，又开口了：“他爹从前在香港一家外国轮船公司当水手，八年前死了，现在家里只有他们母子两个。他妈刚退休，经济条件还不错，不过……”龙珠神秘地笑笑，说：“你妈要上轿钱，我可不答应……”秀芳扯扯龙珠的衣袖，说：“看你！这回，我一定要说服我妈。”龙珠抱住秀芳的肩膀，说：“我的好妹子，那我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啦！”

“原子弹”听到秀芳又在谈对象，就缠着东问西问，当她听说男方的父亲在香港，那双眯成条缝的眼睛顿时睁得有乒乓球那么大，问：“什么？他爹在香港做生意？”秀芳说：“不是做生意，是当水手，而且死了好些年了。”“原子弹”却还是自言自语地说个不停：“那是有底子的人家，有底子……少说也有上万的钱存着吧，好福气，好福气……”

时光过得很快，转眼已到了百花盛开、草木争荣的夏季。“原子弹”的媳妇要生孩子了，她儿子要母亲去沈阳帮忙照顾，她自然得去。但她唯一放心不下的是秀芳的婚事。这些日子她嘴上没说，心里却总是想着那一千元的上轿钱。因此，她决定在临走之前，好好对秀芳说说。

今晚，秀芳九点钟才回来，大包小包六七个，一进门就笑嘻嘻地说：“妈，这两块衣料、一听糖是给哥哥嫂嫂的，这衣服和鞋子是给未来的侄子的，这水果、点心是给妈在火车上吃的……”

“原子弹”喜得合不拢嘴，看看这，摸摸那，突然又拉长着脸说：“你哪来那么多钱？”“是他……硬给买的……”“原子弹”的脸又变圆了：“我早看出来，他们家不在乎这么几个钱……”突然，“原子弹”的舌头象打了结，眼睛盯着秀芳手腕上的一块进口手表，半晌才问：“这表？……”秀芳低下头说：“是他的……”“来，取下来给妈瞧瞧。”“原子弹”又是看又是听，眉开眼笑，高兴不尽。忽然，她抬起头问：“秀芳，那你的上海牌呢？给妈用吧。”

“我的表给他了，咱们是交换做纪念品的。”“给他了？气派不大，男的给女的手表，这是最起码的。你给他干什么？他家还怕没手表！”“妈，不是说了，是做纪念品的嘛。”“又是新名词，人都给他了，还什么纪念不纪念的！”

“原子弹”咕哝了一会，忽然拉秀芳坐下说：“你快出嫁了，妈就怕你到了婆家受人欺侮……”“妈，不会的，大成待我挺好的，他家就他一个儿子，比较简单……”“傻孩子，妈见得多了，没到手时，花好稻好，到手了，就变了。做人，得多长个心眼儿。妈早就对你说过，手里没点私房钱，说话就不灵。”秀芳警惕起来，说：“妈，现在是新社会，我也工作的。”“你才挣几个钱？妈怨了好一阵子，现在不要点，以后就要不到了。”秀芳大吃一惊，说：“妈，你又怎么啦？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提上轿钱的？……”“做事得随机应变嘛。你想想，大成他爹在香港赚的许多钱，都在你婆太太手里，老古话，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更别说婆太太了。你手里要有个千儿八百的，人家就得讨好你。再说，他家又不是拿不出，所以，这上轿钱，妈还得为你要。”

在“原子弹”的软硬兼施进攻下，这个没主见的秀芳终于让步说：“那我……有机会向大成提提看……”“原子弹”还不放心，说：“别心软，开头咬咬牙，以后就好了。你要记住，大成没给钱，你的嫁妆千万别让他牵去，等妈回来了再说，嗯？”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国庆节前几天，“原子弹”从沈阳赶回上海。在火车上，她就念念不忘那一千元上轿钱，不知秀芳是否拿到了手。到家一看，嫁妆全车走了，钱却一个没要到，这一下，“原子弹”好比核爆炸一般，骂完老头子，接着骂女儿，一直闹到深更半夜。忽然，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关上房门，对老头子和秀芳讲了一通悄悄话，最后拍拍胸口说：“你们都听我的，保管他们乖乖地把一千元给我送上门。”

“原子弹”究竟有啥妙计？且听我慢慢道来。

结婚大喜之日到了，李家贺客盈门，喜气洋洋。李老太太这些年就盼着这一天，直喜得合不拢嘴。一会儿，筵席摆开，鞭炮齐备，众人都伸长着脖子，等候新娘子的到来。可是大家左等右等，脖子等酸了，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还不见新娘子的影子。正感到奇怪，只见大成一个人虎着脸回来了。龙珠问：“秀芳呢？”大成气乎乎地说：“哎，他们要一千元上轿钱，不给，就不

让秀芳上车！”好比是晴天霹雳，李老太太被震得快晕过去了，客人也气得直喘粗气。李大成有个表兄弟，名叫俞雷，出名的火炮筒子，忍不住了，一跺脚说：“他们无情，我们无义，照我看，干脆，咱们去抢，把新娘子抢来！”许多年轻人听了纷纷赞成，跟着俞雷就要向屋外冲。这时，只听龙珠喝道：“慢！”众人收住脚步，目光“刷”地向她看去。龙珠皱皱眉头，眨眨眼睛，说：“我看用不到抢，只消我们耐心等待，到时候保管他们把新娘子送上门来……”俞雷说：“你有把握？”龙珠说：“大家想想，要说急，不光我们急，他们也急的。新娘子打扮好了，老坐在家里，不怕给人讲笑话？如果我们稳坐钓鱼台，不再去接新娘子，那边必然沉不住气，到那时，我们再用一点激将法，保管会把新娘子送上门来。”

一席话，说得大家转忧为喜，但究竟怎么激法呢？龙珠说：“先要找出最触他们神经的地方，激将法才灵。”大家七嘴八舌，讲了半天也没讲出一个好办法。俞雷火了，又一跺脚说：“照我看，干脆，请哪位女同志来扮演新娘子，触触他们神经！”大家哈哈大笑起来，笑俞雷想出了这么个荒唐的主意。谁知龙珠却说：“我也这么想，这激将法最灵！”当龙珠介绍了“原子弹”的特点后，大家认为可以演演这出戏。接着，就商量由谁来扮演新娘子。

许多青年女宾都感到这出戏很有趣，可真要叫谁扮演这个主角，脑袋都摇得象拨浪鼓似的。俞雷又放炮了：“照我看，干脆，龙珠姐自编自演算了！”大家拍手赞成，龙珠脸红了红，知道躲不过去，一咬牙答应了下来。

再说陈家这边，自从李大成离开后，秀芳是愁眉苦脸，躲在房里感到没脸见人。“原子弹”架着二郎腿，得意忘形地念着她那本一千元的经。

当钟敲七下时，秀芳禁不住眼泪掉下来了。“原子弹”表面上不露声色，内心也慌了起来，她坐不住了，经常到门口去张望。七点半，秀芳越哭越凶，“原子弹”便对陈老头说：“你去看看，他们家究竟怎么啦？”陈老头说：“给认出来怎么办？”“原子弹”拿出口罩、帽子说：“快戴上，不就认不出了。”陈老头说：“这种天气戴口罩，不把人闷死！”“原子弹”说：“为了女儿，就委屈一下吧，我求求你！”陈老头叹口气道：“唉！没想到，活到六十几，嫁女儿还得爷老头子当侦察兵！”说完，无可奈何地向李家走去。

陈老头尚未走近李家，早被“哨兵”发现，李大成躲在暗处一看，果然是

丈人老头。龙珠向俞雷使了个眼色，戏就开场了。

在新郎新娘喝交杯酒的闹声中，李大成和龙珠站了起来，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陈老头起先以为自己听错了，秀芳明明在家里，李家哪来的新娘？等他向窗里一望，气得快站不稳了，那不是龙珠吗？接着，他又听见新郎新娘在向来宾报告恋爱经过……他听不下去了，拔脚奔回去复命。

“原子弹”桌子一拍，两眼瞪得象乒乓球。秀芳冲出房来，扯住“原子弹”的衣袖，哭喊着：“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怎么办？呜呜……”“原子弹”抹抹汗，一咬牙说：“小寡妇抢我们的女婿，是犯法的。走！找他们算账去！”“原子弹”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李家而去……

再说李家这边，一个个都笑得直淌眼泪。突然，李大成噎了一声，说：“别笑了，我那丈母娘来偷听了！”龙珠赶紧咳嗽一声，李老太太眨眨眼睛，咕嘟咽了口口水，大声说道：“现在是新社会，人民政府不允许买卖婚姻，保护……保护……”李老太太一急，忘了那些新名词。龙珠立即小声提醒说：“保护合法的自由婚姻！”李老太太点点头，继续说：“保护合法的自由婚姻！可是，我们大成的丈母娘，还要上轿钱，大成付不出上轿钱，她就扣留新娘子，破坏人家美满家庭，我一定要同她到人民政府去评理！”

“原子弹”本想先探探虚实，然后再进去兴师问罪。现在一听到李老太太这一席话，心里有点怕了，回头一看，跟来的人都象泄气皮球似的，秀芳还狠狠地白了她一眼，咕嘟道：“全是你害的！”“原子弹”这时也没了主张。她一边擦汗，一边正在寻思怎么办？突然，传来了龙珠的声音：“李伯母讲得很对，秀芳她妈这么做是违反婚姻法的。走！我们找她去，她要不认错，不把新娘子交出来，我们就拖她到派出所去评理！”

“原子弹”听说要上派出所，吓得转身就往人群外冲。可怜她肉团团的一个大胖子，哪里能够长跑！可是，她心里明白，要是真给他们拖到派出所，以后还怎么做人！所以，使出吃奶力气，拚命地跑了几条马路，喘得快上气不接下气了，她才躲在一棵大树后边，一看，一个人都没有。心想：老头子呢？秀芳呢？还有跟她一起来的亲戚朋友呢？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原子弹”不敢回家，也不知该上哪儿去。再说，扔下老头子和秀芳他们，心里总有点虚。她心里清楚，老头子是个老实人，话也讲不来的：秀芳，

她今天本来是个新娘子，穿得红红绿绿的，现在，让人家逮住，叫她这脸往哪儿搁呢？“原子弹”越想越感到对不起秀芳。她决定再去李家看看，至于李家将怎么对付她，她也顾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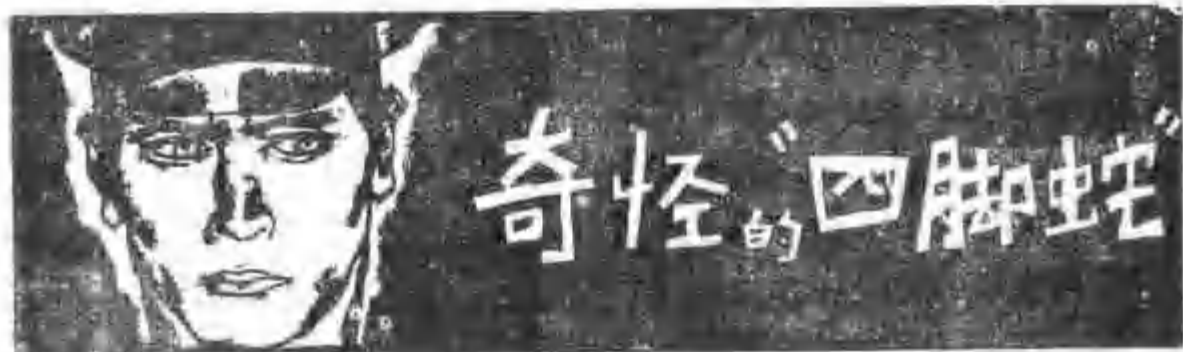
“原子弹”躲在李家窗户前的一棵大树下一看，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搞的？李家一派喜气洋洋，李大成和秀芳正笑嘻嘻地接受大家的祝贺，她那老头子也朝南坐着，大口大口地喝着喜酒。“原子弹”还听见李老太太在说：“要是亲家母也来，那该多好呀！”李大成站起来说：“那我再去请丈母娘！”

“原子弹”感到没脸见人，拔脚想溜，忽见龙珠站在她的身后，笑着说：“大妈，快进去呀！大家都等着您呢！大成！你丈母娘来了，在这儿呢！……”大家拥出屋子，李大成上前扯住“原子弹”的衣袖，亲热地喊：“妈，我正要去请您老人家哩！”李老太太也拱拱手说：“亲家母，恭喜，恭喜！快请，快请！”

“原子弹”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可她毕竟皮厚，只见她笑着对女婿说：“大成啊！我是同你开开玩笑的，没想到你当真了……”龙珠说：“我们也是同您大妈开开玩笑的，没想到您也当真了。”俞富亮着大嗓门说：“照我看，干脆，大家都不当真！喝喜酒才是真的，来，为新婚夫妇的美满幸福，干杯！”

（题图、插图：徐海琳）





(反特故事)

肖士太

谁是“四脚蛇”

这是解放初期的一个反特故事。它发生在驰名中外的避暑胜地——庐山。

那年七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庐山脚下的九江市一片寂静，唯有公安局一间小会议室里却依然灯火辉煌。公安人员正在开紧急会议，一个个态度异常严肃。

原来，公安局接到上级的电报，说中央有位首长最近要来九江市，在市区逗留一两天，就上庐山检查一个重要会议的筹备情况。因此，要求当地公安局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

可是，事有凑巧，市公安局在昨天夜里截获了一份敌台密码电报，经过破译，电文叙的虽是一些朋友之谊，但其中“备礼迎客”四个字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敌人要备什么“礼”，迎什么“客”呢？公安人员经过反复研究、分析，从各方面掌握的情况断定，很有可能敌人会用定时炸弹暗害我中央首长，造成混乱，问题十分严重！

因此，从昨天夜里开始，公安局长路荣亲自领导了侦破工作。经过一天一夜的连续战斗，终于查清电波的来源。路荣当即作了部署，决定连夜出击，搜查敌人的电台和定时炸弹。

再说，庐山脚下有家门面不大的杂货店。那天夜里，店老板正坐在煤油灯下算账。突然，窗外有个黑影一闪，“笃！笃笃！”轻轻敲了三下窗户。店老

板连忙走到窗前，问：“谁呀？”“买货的。”“要什么？”“饼干。”“什么牌？”“白兔牌！”听到这里，店老板推开窗户，手一伸：“拿来！”“啪！”黑影把一个东西放在店老板手里。店老板接过一看，却是一只精制的“四脚蛇”！原来，这店老板是个潜伏特务，这“四脚蛇”是他们特务组织的联络信号。这时，店老板急忙在“四脚蛇”的一个黑点上一按，“啪嗒！”“四脚蛇”肚皮自动裂开，露出一封密信。上面写着：

货交来人。杂货店已暴露，电台立即转移。

四脚蛇

“啊！”店老板吓得冷汗直冒，慌忙从货架里层摸出一盒白兔牌饼干，交给来人，说：“‘货’在里面，小心。”来人接了饼干，正要离去，突然，“呜——”传来摩托车的轰鸣声，接着，几道强烈的光柱直射过来，来人惊叫一声：“不好！”一头钻进了黑暗里。

店老板吓得手脚无措，赶紧烧掉密信，把“四脚蛇”塞进口袋里，拿起电台正想跳后窗逃走，可是晚了，两辆摩托车已经驰到门口，“噔噔噔”跳下几个人来。谁？侦察科长苗青山带领侦察员曹志华、夏水莲、王建平、刘德才等，已把杂货店团团围住了。

王建平一下车，就发现有个黑影一闪，他来不及多想，便飞步跟踪追去。与此同时，年轻的曹志华和大个子刘德才两支枪已堵住了大门。“嘭，嘭，嘭！”曹志华一面敲门，一面喊着：“开门！”店老板自知难以脱身，赶紧把电台往桌子底下一塞，“噗！”一口吹熄了灯，拔出手枪，隐身在货架旁，准备负隅顽抗。

曹志华还在敲门，性急的刘德才早不耐烦了，“当！”一脚踢开了大门。“砰！”一颗子弹飞了出来。曹志华急忙往旁边一闪，大声命令：“放下武器！”店老板哪里肯听，“砰，砰！”继续开枪拒捕。曹志华不禁火冒三丈，手一抬，“砰！”回敬了一枪。只听屋里“啊——”一声嚎叫，随着又“扑通”一声，好象什么东西倒在地上。刘德才正要开枪还击，只见苗青山跑了过来，说：“不要开枪，抓活的！”说完，奋不顾身地冲进店里，几支手电光齐刷刷地照在店老板身上。只见店老板倒在地下，两手捂着胸口，手枪摔在身旁。苗青山手疾眼快，拾起手枪喝道：“快把电台和定时炸弹交出来！”“我……

我……”店老板脸色惨白，瞪着一双恐怖的眼睛，有气无力地呼着。

这时，女公安人员夏水莲已点亮了灯，公安人员开始对杂货店进行搜查。刘德才从桌底下搜出了电台，报告说：“苗科长，敌人电台已经查获！”

苗青山仍旧在追问店老板：“快说！定时炸弹在哪儿？”店老板一声不吭。苗青山低头仔细一看，早已一命呜呼了。苗青山连忙问：“刚才是谁开的枪？”正在搜查的曹志华说：“报告，是我！”“你怎么乱开枪？线索被卡断了！”苗青山语调中带有责备，随即果断命令：“继续搜查！”

经过反复搜查，几乎是入地三尺，仍未发现定时炸弹，看来已经转移了。但转移到哪里去了呢？这时，曹志华在店老板身上搜出了那只“四脚蛇”，大伙看着这只怪物，心想：这又是派什么用处的呢？

“砰砰……”突然，远处又响起一阵枪声。苗青山大喝一声：“跟我来！”带着公安人员朝着枪响的方向奔去。刚到山脚，迎面跑来一个人。谁？王建平。原来王建平刚才紧紧跟踪黑影，不料碰上了接应的土匪，打了一阵枪，黑影窜进山里，早跑得无影无踪了。

搜出了秘密电台，挖掉了敌人的耳目，但定时炸弹却失踪了，留下了隐患，同志们心里好生焦急。回到公安局，苗青山当即把情况向路局长作了汇报。路荣感到很奇怪：定时炸弹已经转移，途中还有武装土匪接应，显然敌人是经过周密布置的，说明我们的对手并非一般的人，而且已经抢在我们之前行动了。特别是这只奇怪的“四脚蛇”的出现，更使案情蒙上了神秘



的色彩。现在必须尽快查清那个逃窜上山的黑影，把断了的线索再接起来，同时想方设法追查出定时炸弹的下落。路荣想到中央首长明天就要到达九江市，两天后就要上庐山。他决定自己留在市里迎接中央首长，让苗青山上庐山继续进行破案工作，并给他配备四名助手：善于跟踪的王建平，冲锋陷阵的刘德才，爱动脑子的曹志华，外加女秀才夏水莲。并要夏水莲立即打电话给庐山派出所，告诉他们猎物已逃进他们的包围圈，要严密注意，同时，又把市公安局准备上山破案的计划通知了他们。

再说，七月下旬的庐山，正是避暑游览的大好时节。仙人洞外，五老峰下，花径路上，那真是游人不绝，非常热闹。这天早晨，山路上走着一个人。他提着一只竹篮，内装茶杯和铜壶，甩着一只空袖筒，摇摇晃晃地来到了仙人洞外。他从老君庙屋檐下搬出一只炉子，生着了火，烧开了水，便大声吆喝起来：“喂！喝茶罗！庐山云雾茶，仙人洞的泉水，天下闻名！”这时，一个鞋匠挑着担子过来，在茶摊对面的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招揽起了修补皮鞋的生意。

过了一会，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只见她脸上戴着一副墨晶眼镜，身穿一件黑色紧身旗袍，胸前绣着一只带花的蝴蝶，左手挽着一只绣花小提包，脚登一双高跟皮鞋。她走到石栏杆前，眺望着周围的风景，又到仙人洞里转了转，才踱到茶摊前，在石凳上坐了下来。卖茶人忙招呼说：“太太，请喝茶！”一边凑近她，正要说什么，却见旁边走来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子。这卖烟人来到那妇女身边，说：“太太，买包香烟吧。白锡包，三炮台，美丽牌，强盗牌！”只见那妇女手一摆，冷冷地说了两个字：“不要！”身子一扭，从小提包里掏出一个金黄色小烟盒，拿出香烟吸了起来。卖烟人讨了个没趣，只好走开了。

卖茶人装着沏茶的样子，轻声对那妇女说：“按你的吩咐，白兔牌饼干已送到剪刀峡。”“好！”那妇女眼睛盯着路口，又瞟了一眼鞋匠，从小提包里掏出几张钞票，暗暗压在茶杯下，说：“这是‘四脚蛇’给你的奖赏，好好干，亏待不了你。”那妇女见有人来了，就起身离去。

这时，过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妻。那男的二十五六岁，身穿笔挺的米黄色西装，手握一把精致的小折扇，中等个，方脸膛，风度翩翩，气宇轩昂；那

女的二十二三岁，身着白底蓝花旗袍，脚穿白色高跟皮鞋，长的是瓜子脸，细眉毛，两眼明亮，美丽大方。两人挽着胳膊来到了仙人洞，但见洞顶有块大岩石，象是伸出来一只大手，洞内一股清泉，滴滴有声。男的赞叹说：“仙人洞果然如同仙境！”女的说：“真不负庐山一行！”听口气，看穿戴，显然是一对远道而来的游客。两人大概是走累了，想休息一会。男的见有个茶摊，就说：“茶老板，来两杯浓茶。”说着，就势坐了下来，二郎腿一跷，“刷！”甩开精致的小折扇，轻轻扇着。卖茶人瞧那气派，暗暗吐了下舌头，连忙招呼说：“二位请，请！”

男的品了一口茶，连声赞道：“好茶！”接着，便兴致勃勃地跟卖茶人拉起了话儿，询问庐山的风景。卖茶人为了显示自己，就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听得这对夫妻眉飞色舞。男的高兴地说：“我们算是找到庐山通了。”女的接着讲：“是啊！我看这位茶老板为人热情，人熟地熟，就请他帮帮忙吧！”男的想了想，说：“茶老板，实话对你说吧。我们是外地来的客商，要在庐山做一笔大买卖，想找一位熟悉本地情况的人帮忙，如果茶老板愿意……”他拍了拍鼓鼓囊囊的口袋：“我们一定加倍酬谢！”

卖茶人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听到“加倍酬谢”这句话，再看看对方那鼓鼓的口袋，就象苍蝇见了血，口水早已流了三尺三，忙献媚地说：“承蒙先生看得起，本人一定尽力，但不知……”男的向四周望了望，很神秘地说：“此处不是谈话之地，我们另找个地方详细谈谈，你看怎么样？”“好，好！”卖茶人连忙收拾好茶具，跟着这对夫妻离开了仙人洞，沿着青石小路，来到了一间客厅前。男的停住脚步说：“就在这儿，请到里面谈谈。”

“好的，好的！”卖茶人喜滋滋地跨进门坎，抬头一看，“啊！”不禁倒吸了口冷气，刹那间全身骨头象散了架，两腿筛糠似地抖个不停。原来这不是什么客厅，而是一间临时审讯室！靠墙摆着一张条桌，房子正中孤零零地放着一张凳子。刚才在仙人洞的那个鞋匠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桌子旁边；大门一侧，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公安人员；那是王建平和刘德才。卖茶人想要退出来，旁边的刘德才喝道：“进去！”卖茶人叫嚷起来：“我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坐下！”条桌后面传来严厉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啊！”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惊得跌坐在凳子上。那对夫妻不是别人，正是曹志华

和夏水莲乔装打扮的。原来，市公安局根据庐山派出所提供的情况，掌握了这个到杂货店取“货”的特务，名字叫方金标。今天，为了不打草惊蛇，采取了智捕的方法。这时，曹志华和夏水莲已换上了公安服装，正威严地坐在审讯桌后。

曹志华“笃笃”轻轻敲了敲桌子，开始审问：“方金标，老实交代，你昨天到杂货店去取的定时炸弹，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方金标象触电似地从凳子上弹了起来，接着又“噗”跌坐下来，舌头直打结，“我……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是个老实的生意人。”“生意人？不要装蒜了！解放前你就参加了特务组织，铁证如山，岂容抵赖！”“不不，没……没有的事，可怜我是个残废人……”曹志华见方金标提到了断臂的事，就顺着他的话头说：“你是个可怜虫，又是个十足的糊涂蛋！据我们所知，你的胳膊根本没有跌断，而是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医院的特务把你害的！”“啊！”方金标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傻呆呆的不知怎么回事。

原来公安人员在对方金标采取行动之前，详细调查了他的身世和断臂的情况。了解到方金标原来靠打柴为生，一次不慎跌伤了左胳膊，但并未伤及骨头，根本用不着截肢。可是，当时有个代号叫K先生的帝国主义分子，正需要骨头治病，就勾结医院里的特务，故意夸大病情，扬言不截肢就有生命危险，结果，锯掉了方金标的胳膊，把骨头接到了K先生身上，害得方金标终生残疾。而方金标却完全蒙在鼓里，还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拉下了水，成为中国人民的罪人。

曹志华把内幕一说，又拿出两份病历卡搁在桌上，说：“你睁开眼睛看看！白纸黑字，这儿有详细记载！”方金标脑子“嗡”一声响，不由自主地抓住那只空袖筒，呆住了。曹志华趁热打铁说：“方金标，你总该清醒了吧！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可以宽大处理，否则，你就死路一条！何去何从，你自己选吧！”方金标听着听着，突然“噗”一跪：“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坦白，我交代！”“好，我们欢迎你这种态度。起来谈吧！”“是，是！”方金标规规矩矩地坐回凳子上，开始交代问题。夏水莲在一旁作记录。

方金标交代说，他是庐山“四脚蛇”潜伏组的成员，代号03，他们的上

司就是“四脚蛇”。曹志华问：“‘四脚蛇’是谁？”“不……不知道。我们是单线联系。”“你的联系人呢？”“花蝴蝶石美玲，她是庐山咖啡馆的老板娘。”曹志华又问：“昨天晚上你到杂货店取的是不是定时炸弹？”“我只是奉花蝴蝶的命令，去取白兔牌饼干，放到剪刀峡的小石洞里。里面是不是定时炸弹，我不清楚。”“你说的都是实话吗？”“有半句谎话就雷打火烧，不得好死！”方金标对天发誓，哀求着说，“长官，你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干了。”说着，又要下跪。曹志华见方金标似有悔罪之意，就按原计划将他释放了，要他继续跟花蝴蝶联系，有情况及时汇报，争取立功赎罪。还向他交代了回去以后应该注意的事情。

方金标一走，曹志华他们认为那包饼干肯定是定时炸弹，就叫刘德才立即到剪刀峡去，把定时炸弹取回来。曹志华和王建平、夏水莲回派出所去向苗科长汇报。苗青山一见他们回来，忙问方金标是否逮到，定时炸弹查出来没有。曹志华便把经过情况简要地说了一遍。苗青山很满意，半开玩笑地对曹志华和夏水莲说：“好哇！你们这对假夫妻扮得不错嘛！什么时候成为真夫妻，请我们吃喜酒呢？”苗科长幽默的话语，把大家逗乐了。夏水莲涨红了脸，说：“苗科长，看你高兴的！眼下定时炸弹还没有拿到手，‘四脚蛇’也还没个影子哩！”一句话，又把大家说闷了。是呀！中央首长明天就要上山，破案工作才仅仅开始，那奇怪的“四脚蛇”究竟躲藏在哪儿呢？那盒饼干究竟是不是定时炸弹？有人会拿走吗？大家一面等刘德才回来，一面研究对付花蝴蝶的方案。

不多久，刘德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说：“苗科长，剪……剪刀峡的小石洞里什么也没有！”“啊！”大家心里顿时一沉，定时炸弹没有找到，严重的威胁就没有消除，难道是方金标假交代？还是花蝴蝶已经取走了定时炸弹？同志们正在分析时，路局长从山下挂来了加急电话，告诉苗青山，中央首长已安全到达九江市，原定明天上山的时间推迟，要他们抓紧时间破案。大伙一听，心情越发沉重起来。是不是因为定时炸弹还没查到，“四脚蛇”潜伏组还没挖出来，才推迟了中央首长上山的时间呢？路局长在电话里虽然没有明说，但作为肩负保卫任务的公安人员，谁又不是这样想呢？

刘德才按捺不住，跺着脚说：“我早说了，不要婆婆妈妈，该抓就抓，该

审就审。依我看,赶紧把花蝴蝶逮起来,要是她再飞了,我们又得抓瞎!”刘德才的意见虽说有点偏急,但是,抓紧破案,不能耽搁中央首长上山的时间,是大家的共同心愿,大家都恨不得马上就把咖啡馆翻个底朝天。于是,决定就按刚才研究的方案办。

再说,方金标经过公安人员的教育,决心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他回到家里,精疲力尽地往椅子上一靠,“唉!”长长舒了口气。猛然发现屋里有个黑影,象鬼魂似地正一步步向他走来。此时正是黄昏,黑沉沉的看不清来人的面目,吓得方金标三魂丢了两魄,从椅子上“蹭”地跳了起来,惊叫一声:“谁?”走过来的是一个女人的身影:“‘03’,我向你投案来了,快把我交给共产党领赏吧!”方金标这才看清,原来是花蝴蝶石美玲。她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又怎么知道我已经自首了呢?方金标的心绷得紧紧的,忙说:“老板娘,这……这是哪儿话?”

花蝴蝶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方金标的屋子里呢?原来上午花蝴蝶在仙人洞跟方金标接头时,本来还要交给方金标一项重要任务,由于有人过来喝茶,她一时无法开口。离开茶摊以后,她并未走远,还想寻机会把线儿接上,后来发现方金标竟跟一对陌生的夫妻谈笑而去,心里好生奇怪。为防情况有变,她立即赶到剪刀峡把白兔饼干取回咖啡馆,所以刘德才去拿扑了个空。然后,她从后门溜进方金标的家里,准备对方金标来个突然袭击:“我问你,上午在仙人洞的那对夫妻是什么人?你跟他们到哪儿去了?”

方金标一惊:好厉害的花蝴蝶呀!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根据曹志华交代的口径,编了一套,末了还说:“既然老板娘知道了,这笔钱我也不能独吞,干脆,二一添作五,咱俩平分了吧!”花蝴蝶并没有轻易相信,瞪着眼说:“胡说!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商人,而是公安局的!你能骗得了老娘!”说完,两手叉腰,逼视着方金标。“这这……老板娘,你可不能乱说呀!那男的姓钱,女的姓金,住在牯岭旅社 202 号,不信,你可以去问嘛!”

花蝴蝶一想,既然这样,一查不就明白了,谅他不敢说假话。她告诉方金标,“四脚蛇”本来打算待共产党中夫要人登岸时就下手的,可惜杂货店暴露了,不得已只好在庐山再跟共产党作一番较量。她要方金标格外小心,不要跟不相识的人拉拉扯扯。方金标连连点头,又问:“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呢？”“明天一早，你到舍身崖去取一份情报，送到和尚庙老银杏树下。‘四脚蛇’自有安排。”“和尚庙？”方金标还是第一次从花蝴蝶嘴里听到“和尚庙”三个字。他一直想知道“四脚蛇”的秘密，便试探地问：“莫非老和尚就是‘四脚蛇’？”“这……我也不知道。”花蝴蝶说的倒是实话，她只知道自己听老和尚的调遣，别的一概不知。

花蝴蝶趁夜幕溜出了后门，故意绕到牯岭旅社门前，斜眼向二楼望去，隐约见一对年轻夫妻坐在阳台上品茶聊天，这才更加放心。回到咖啡馆，便忙着开门张罗营业。

约摸过了个把钟头，只见进来一位穿着讲究的少爷。谁？曹志华。曹志华带着侦察定时炸弹的任务来到咖啡馆。一看，里面摆着五张圆桌，全铺着雪白的台布；右侧是青石砌成的柜台，颇有山城特色；柜台内摆着各式名酒香烟、糖果糕点。曹志华刚落座大方地在靠近柜台的圆桌边坐下来，花蝴蝶就满脸堆笑地上前招呼：“先生，喝点什么？鲜牛奶，葡萄酒，咖啡……”“选好的拿来。”

花蝴蝶吆喝女招待端来咖啡、点心，打量着这位客人，认出他就是上午在仙人洞遇见的那位少爷，心想：不妨对他试探试探。便主动热情地拉起话来：“先生，您不是本地人吧？”“外地客商。”“贵姓？”“姓钱。”“住哪儿？”“牯岭旅社202号。”“啊！失敬，失敬！”花蝴蝶见他跟方金标说的一模一样，才放了心，她指着桌上的糕点，客气地说，“先生随意用吧！”

花蝴蝶正忙着招呼别的客人，不提防那个卖香烟的小贩，突然跑了进来抢生意。他走到曹志华身边，把香烟盘儿搁在桌上，说：“先生，买包香烟吧！白锡包，名牌货！”花蝴蝶满脸的不高兴，连忙把他赶了出去，笑着对曹志华说：“先生，跳跳舞吧！”曹志华正想到舞厅里看看，也就满口应承了。

花蝴蝶目送着这位“钱先生”步入舞厅，转身刚要进柜台里去，忽听身后有人喊道：“老板娘，有点心吗？”花蝴蝶回头看时，是一个中年男子，就问：“先生，你要些什么？”“饼干。”“什么牌？”“白……兔牌！”说着，偷偷亮了亮手中的“四脚蛇”。花蝴蝶知道是“四脚蛇”派来的人，连忙轻声说：“这边来。”说着，走进了柜台。那人向四周扫了一眼，随身坐在刚才曹志华坐过的椅子上。花蝴蝶飞快地从柜台下提出一只装唱片的箱子，正要打开，猛

然发现那个“钱先生”从舞厅里出来，便灵机一动，顺手拿起一块抹布在箱面上擦了擦，急忙放回柜台下，掩饰着说：“先生，我这儿只有金鸡、菠萝饼干，你要哪一种？”噢？怎么改口了呢？那人很奇怪，起身走近柜台，正要开口问，抬头见舞厅里出来一位西装毕挺的青年男子，忙把嘴边的话儿又咽了回去。这一切，曹志华全看在眼里，但他仍若无其事地坐到原来的椅子上。

曹志华刚一坐定，苗青山带领王建平和刘德才来到了咖啡馆。那中年男子一看来了公安人员，赶紧混入人群。待曹志华发现，已不见踪影了。这时，花蝴蝶心里也一惊：糟了！定时炸弹还没有交出去哩！但她表面上强装镇定，招呼说：“公安同志，喝点什么？请，请！”苗青山一摆手，说：“不！听说你这儿经常放一些黄色唱片，对不起，我们要检查检查！”

王建平和刘德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先查出了几张黄色唱片，虚晃一枪，便集中注意搜查定时炸弹。刚才苗青山跟花蝴蝶说话时，曹志华暗暗向刘德才打了个手势，所以刘德才很快发现了柜台下的那只唱片箱子，一看，还上了锁，便向苗青山报告说：“苗科长，这儿还有只箱子！”苗青山紧跟



着花蝴蝶问：“里面有黄色唱片吗？能不能打开看看？”“不，不……”花蝴蝶吓得脸色发白，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来了，忙说，“都是些女人之物，不……不太方便……”刘德才火了，说：“打开！”天哪！定时炸弹就在箱子里呐！这……怎么办？花蝴蝶嘴唇都快咬出血来了。

刘德才开箱一检查，眼睛忽地一亮：“报告，有一盒白兔饼干！”“白兔饼干！”人们的眼光“刷”都投向这平时并不引人注意的饼干盒，空气陡然紧张起来。苗青山说：“刘德才，打开看看！”“是！”刘德才打开了饼干盒子，苗青山和王建平急忙凑过去看；曹志华虽然表现得若无其事，象是与己无关，但他的心也被这小小一盒饼干牵了过去。花蝴蝶紧张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眼睛象吃人似的，充满了血丝，心里暗暗叫苦：“完了！”

可是，检查结果却出人意料之外，这确是一盒普普通通的饼干，根本不是什么定时炸弹。公安人员面面相觑，心里打了个问号：怎么回事呢？连花蝴蝶也感到惊讶不已：这明明是自己从剪刀峡取回的定时炸弹，怎么一下子变了呢？这难道是“四脚蛇”做下的手脚吗？这时，苗青山急忙转了个弯子，说：“一盒饼干，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锁在箱子里干什么？老板娘，以后要遵守政府法令，黄色唱片一律不准放，知道吗？”说完，一挥手，带着公安人员走出了咖啡馆。

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客人们谁也不愿多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曹志华也跟着走了。花蝴蝶打发走了女招待，赶紧关上店门，靠在门上直喘气。她怎么也弄不懂，定时炸弹怎么会不在饼干盒里了呢？原来定时炸弹不翼而飞，是“四脚蛇”发现情况突变，临时采取的移花接木之计，结果使花蝴蝶受了这一场虚惊。

这时，花蝴蝶准备抽支烟定定神，她掏出了那个金黄色的小烟盒，慢慢地走到靠柜台的那张圆桌边，正要点火，突然发现盘子底下也有个小烟盒，其大小、形状、颜色跟自己的烟盒一模一样。怪呀！这是哪个粗心的顾客丢下的呢？她随手拿了起来，打开一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里面竟是一封密信。只见上面写着：

共产党中央要人已改变上山时间，小天池两侧的人马火速撤回。

（下转 17 页）



珍珠

(汉族)

黄正勤

王晓鸥

搜集整理



光绪二十六年，苏州城内观前街上有家当铺，铺名叫“聚宝当”；店里有个小伙计，名叫苏小安。

这天清早，苏小安刚卸完门板，就看到一个身穿玄色马褂、留着八字胡的中年人走进店铺，掏出一个红绸布包，双手捧着搁到柜台上。这时，王掌柜走到柜台前，打开红绸布包，翻开白棉纸，见是一颗又大又圆又亮的珍珠。王掌柜拿起珍珠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就问站在柜台外的中年人：“你要当多少钱？”那中年人笑了笑，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一百两。”王掌柜拿着珍珠又看了看，心想：

这样的珍珠是少有的，一百两值得。就转身喊了声：“入号！”大伙计提起笔来就开当票：“绪字，五十三号，珍珠一颗，当银一百两，月利二成。”月利二成，就是你若一个月内来赎，就得付一百二十两银子。接着，二伙计就称了一百两银子搁在柜台上。那个中年人赶紧从屁股后面拉出一个褡裢来，把银子往里面一放，朝腰带上一挂，把当票往袖管一塞，点点头，笑咪咪地走了。

这时，苏小安走过来，叫了一声：“师傅。”王掌柜摘下老花眼镜，问：“什么事？”“师傅，您再把那珠子看一看，会不会我们走了眼，看错了。”王掌柜想：你是店里最小的伙计，今天竟敢说师傅走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于是就气冲冲地说：“你凭什么说我走了眼？”苏小安不慌不忙地说：“师傅，我看那人进店时神色不对，您在看珍珠时，他又十分紧张；而您同意他当一百两银子时，他马上面露喜色；当他一拿到银子，真恨不得一步跨出门槛；所

王

以我想师傅您还是再看看吧。”王掌柜听他这么说，不由拿起珍珠走到窗口旁，仔仔细细地看起来。看着，看着，他有些吃不准了，就让大伙计看，大伙计也吃不准；再让二伙计看，也说吃不准；店里人都吃不准，王掌柜心里有些慌了。他赶紧叫大伙计把在观前的、虎丘的、阊门的师兄弟请来。其中有一个师兄看了，讲：“最近听说宫里有人用琉璃做珍珠，后来，许多作坊都兴起这一行。现在，用琉璃做的珍珠几乎能以假乱真。”王掌柜听到这里，要紧问：“那这颗珍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师兄又说：“珍珠刮下来的是粉，而琉璃刮下来是片。我们可以当场试一试。”王掌柜赶紧拿起小刀一刮，掉下来的不是粉而是片！原来，这是颗用琉璃做的假珍珠。

这下，王掌柜可凉了半截。他想：送出去一百两银子，收到的却是颗假珍珠！那人肯定不会来赎了，店主也肯定要我赔偿损失，可我就是卖儿卖女也凑不上这一百两银子呵。

这天，王掌柜连晚饭都没有吃，直到掌灯时，还呆瞪瞪地坐在房里一动不动。他越想越绝望，就解开自己的裤带，往房梁上一搭，刚想自尽，苏小安走进来了，连忙说：“师傅，您怎么去寻短见呢！”王掌柜哭着说：“我思前想后，实在是走投无路！”苏小安说：“师傅，事到如今，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您拿出二十两银子来，我替您想想办法。”王掌柜想：事到如今，也只好碰碰运气了！就把枕头边准备往家窑的仅有的二十两银子，交给了苏小安，说：“师傅这条老命就系在你身上了。”

第二天一清早，苏小安带着二十两银子，来到苏州最大的饭馆——松鹤楼，在底层订了四桌酒席，并请饭店里的人在店门口贴上大红启事：“‘聚宝当’王掌柜宴请苏州全城典当业。”到第三天中午，嚯！苏州全城典当业的人都到了松鹤楼，场面很大，外面看热闹的也很多，都伸着脖子往里看。酒过三巡，苏小安站了起来，手托只红木盘子，一颗用红绸布包着的珍珠放在盘中央。他说：“各位师叔师伯师兄，我们师傅王掌柜走了眼，把一颗假珍珠当了一百两，当然那人是不会来赎罗，今天请各位来看一看，以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说完，一颗珍珠就在几桌酒席间传来传去地看。这个说：“嗨，果真是假的！”那个说：“要是没眼力，倒实在难分。”另个人说：“噢，这就是用琉璃做的。”

待大家看完了，外头凑热闹的人也挤进来看了两眼。这时，苏小安手里拿起一把小铜锤，当着众人的面，朝珍珠砸下去，“咔嚓”一声，顿时震动了整个厅堂的人，特别是王掌柜着急地说：“你怎么把它砸了呀？”苏小安说：“留着也无用，只要大家记取教训就是了。各位还是尽兴喝酒吧！”大家喝完酒，一抹嘴，先后告辞了。王掌柜见戏演完了，不但一百两银子没追回来，反而又破费了二十两，心里很不高兴。苏小安却劝他说：“师傅，别着急，今天才第三天，有没有名堂，还得看明天。”这一夜，王掌柜真是长夜难眠，好不容易熬了过去。

第四天的清早，当苏小安把门板刚卸掉，嘿嘿，只见那个身穿马褂的中年人，又笑咪咪地走了进来，从屁股后面的腰带上解下了褡裢，将一百二十两银子放在柜台上，又将当票往台上一搁，说了声：“赎！”王掌柜不看当票倒也罢了，一看顿时浑身发抖，黄豆般的汗珠直往下掉。心想：如果珍珠还在，我就不怕他来寻事生非，可眼下珍珠已被苏小安砸了，我拿不出东西，只得听他摆布了，他说这珍珠是真的，值二千两银子，我也得给呀！王掌柜正在六神无主的时候，苏小安不慌不忙地走到这中年人跟前，说：“你要赎吗？”那人点了点头。苏小安接过一百二十两银子，朝大师兄叫了声：“取货！”这大师兄朝二师兄看看，二师兄朝大师兄望望，心里都在想：这珍珠昨天已被你砸得粉碎了，再到哪里去取货呢？但苏小安却向大师兄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去取。大师兄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拿起当票去做做样子。待他走到架子旁一看，嗨，红绸包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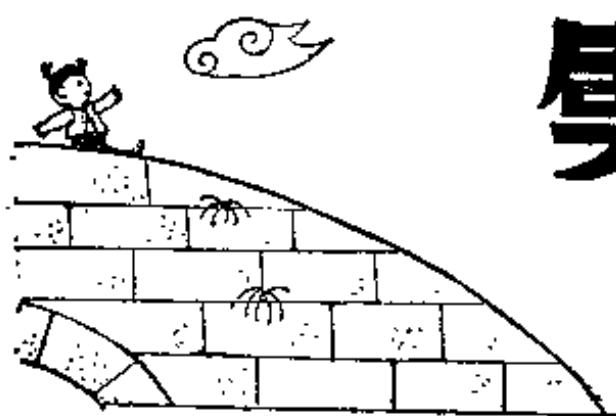


呢，马上将红绸包递给苏小安。苏小安打开红绸包，翻开白棉纸，一颗又大又圆又亮的珍珠出现了。那个赎当的中年人见了，顿时象掉了魂，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吭了。苏小安对他说：“你的原货在此，银子过称，好，一百二十两，银货两讫。”

那中年人哆哆嗦嗦地将珍珠塞进马褂，两腿发软，跌跌撞撞跑了出去。这时，王掌柜“扑通”一声在苏小安面前跪了下来，说：“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出来的？”苏小安连忙扶起王掌柜，谦逊地说：“我们请全市典当业在松鹤楼喝酒，并当场砸碎珠子，这事搞得满城风雨，肯定会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知道后，必定会到店里来赎当，想趁机再捞一把。但他不知道我砸碎的并不是他那一颗，而是我请人另外仿做的！”

王掌柜听了，一边连连点头，称赞苏小安聪明能干，帮他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一边招呼大伙计、二伙计，打酒烧菜，热热闹闹庆贺了一番。

（题图、插图：顾炳鑫）



劈



（汉族）

张更生 搜集整理

从前，磊桥村有个村童，家里虽然很穷，但学习极为刻苦。上不起学，就在私塾窗外偷听人家上课；买不起书，就讨人家读过的破书学习。他抹平沙地当纸，折段树枝当笔。十岁刚出头，就出口成章，人家都称他神童。而且他人穷骨硬，敢于藐视权贵。有一次，新任知县老爷走马上任，要经过磊

桥。他听说这位县老爷不学无术，为人又刻薄，经常欺压百姓，就决定给他来一个下马威。

那天，村童把三块小石子放在磊桥当中，等县官老爷乘坐的轿子，吹吹打打、前呼后拥走上磊桥时，他拦住轿子，说要与县太爷见一面。县老爷见被一个村童拦路，甚为恼火。刚想喝令左右赶走村童，但听到旁边的人议论说他是神童，又感到好奇，便下轿走了出来。那村童见县官老爷下轿，连忙上前作揖说：“禀告县老爷，村童为庆贺老爷上任，特来与你对对联。我出上联，你对下联，望老爷赏脸。”县官想：我虽然只是七品知县，但一个村野毛童，怎能是自己对手，再说，我也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少才能。于是就说：“你出上联吧！”村童随即飞起一脚，把桥上的三块小石踢进水中，说：“‘踢开磊桥三块石’，县老爷，请对下联吧！”知县老爷抓耳挠腮，左思右想对不出来，急得额角上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没办法，只好钻进轿子，夹紧尾巴溜了。背后传来村童的一阵大笑。

定进县府后，知县老爷整天闷闷不乐。夫人见了，就问：“老爷新官上任，为何整天双眉紧蹙？”知县老爷就把村童与自己对对联一事，说与夫人听。夫人道：“老爷休急，这个对联便当，他说‘踢开磊桥三块石’，你对‘剪破出字两座山’，不就得了！”知县老爷一听，连声叫道：“好！好！”

第二天，县官差人把村童带到堂上，一拍惊堂木说：“区区毛孩，竟异想天开，为难老爷，老爷已不费吹灰之力，对出来了，你听，上联‘踢开磊桥三块石’，下联‘剪破出字两座山’。”

村童听了又一阵哈哈大笑，说：“禀告老爷，这不是你对出来的，这是你夫人对出来的。”

知县老爷大吃一惊，但他还是强装镇静：“何以见得？”

村童不慌不忙地说：“‘剪破出字两座山’，剪，女人干的活，只有她



们才说剪。男子汉大丈夫，气魄要大，不是剪，而是劈，应该是‘劈开出字两座山’！”

知县老爷一听，顿时张口结舌，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题图、插图：陆正心）

金丝猫与龙凤瓢

（瑶族）

刘道南 口述

刘保元 苏胜兴 整理

从前，有个财主，贪财如命，常常借故敲诈勒索乡邻，手段阴险毒辣。

有个老乡叫水保，家境贫寒，靠打柴为生。他每天上山打柴回来，都经过财主家的门口，就把柴担靠在围墙边，自己到对面粥店喝碗粥，然后挑到镇上去卖。财主见他天天如此，便起了敲诈勒索歹心。

一天，水保象往常一样，打完柴从山上下来，把柴担靠在财主家的围墙边，用手巾擦把汗，到粥店喝粥去了。这时，财主拿来一只死猫，放在水保的柴担下。等水保喝完粥来挑柴担，财主从屋里跑出来，惊叫一声：“哎呀呀，不得了，你把我的猫压死了！”

水保低头一看，见柴担底下压着一只死猫，不以为然地说：“赔你一只就是了。”

财主冷笑一声说：“莫讲赔一只，赔十只也不行。”

水保吃惊地问：“你这是什么猫？”

“是只金丝猫。”

“什么样的金丝猫？”

财主煞有介事地念道：

“金丝猫，眼鼓鼓；

那边楼上耍，这边楼上舞；

睡下象条龙，坐起象只虎。

外面来了一个客，
银子出了五百五；
我还不肯卖，
他又加了三斤凤凰肚。”

水保听完，大吃一惊，心想：
天下哪有这种怪猫！当场就顶了
一句：“你这是打穷人的‘油
火①’！”

“来人，把他抓到县府判罪！”
财主板起阴森森的面孔，贼眼一
溜，几个走狗从屋里蜂拥而出，上
前捆绑水保。水保没有办法，只
好答应赔偿。



水保回到家，放下柴担，闷闷不乐，唉声叹气，饭也不吃，澡也不洗。妻子问他为何愁眉不展，水保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告诉妻子，并说，过两天财主就要来取银子。妻子听了，气愤地说：“财主这么欺压我们穷人，水保，你别怕，我有办法对付他。”

两天后，财主拿着口袋朝水保家里走来。一路走一路想：一只猫换得五百多两银子，一本万利，一本万利，划得来！

水保的妻子把丈夫在山里做好的木瓢拿出来，在瓢背面雕龙画凤，涂上油漆，瓢柄系上一束金丝线，把它放在门坎里。财主来到水保家门口，心里想着发横财，也顾不得地面有什么东西，三步当作两步走，跨进门坎，只听“咔嚓”一声，木瓢被踩成几片。水保妻子装着吃惊的样子，叫喊起来：“哎呀呀，不得了，老爷把我家的瓢子踩坏了！”

“赔你一只就是了，何必大惊小怪！”

“莫讲赔一只，赔十只也不行。”

“你这是什么瓢？”

① 打油火：即勒索。

“是只龙凤瓢。”

“什么样的龙凤瓢?”

水保的妻子从地面拾起瓢片,合起来,瓢背面现出精美细致的龙凤。财主伸过头去看,她便大声念了起来:

“瓢是龙凤瓢,本是梳罗木;

天上有,地下无。

侧起切得菜,反转舀得粥;

舀粥粥变饭,舀饭饭变肉。

外面来了一个客,银子出了六百六;

我还不肯卖,他又加了三斤犀牛肉。”

财主听了,与水保夫妻争吵起来。吵声越来越大,村里的人纷纷出来评理,都说:财主的金丝猫值五百五,水保的龙凤瓢就值六百六,龙凤瓢比金丝猫贵,猫主应该赔瓢主一百一。

财主知道水保夫妻在想着办法对付自己,只好夹着尾巴溜走了。

(插图:何 进)



苗侗开亲

(苗族)

张光俊 搜集 刘尚远 整理

很早以前,一条河的两岸各有一个寨子。东岸的是苗寨,西岸的是侗寨。由于民族习惯不同,虽然只是一水之隔,但他们很少往来。

苗寨有个青年后生叫阿龙,人憨直勤快,庄稼活样样拿得起,又会唱歌。姑娘都喜欢和他对歌,歌场上如果他不在,姑娘们歌都唱不起来。阿龙还没有成亲,阿龙的孤寡老阿妈四处托人说亲,但阿龙一个都不喜欢,老人

心里非常着急。

其实，阿龙心里早就爱上对岸侗寨的姑娘珠妹了。珠妹生得眉清目秀，绣得一手好花。寨上哪家姑娘出嫁，都来请她绣嫁衣，姑娘穿上珠妹绣的花衣服，来送礼吃酒的人都要多些。

有一天，阿龙上坡做活路，看见珠妹在河边洗衣服，阿龙站在河坎上看呆了，手里牵的牛跑脱了都不晓得。他想和珠妹讲句话，又不晓得怎样开口，眼看珠妹的衣服快要洗完了，阿龙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阿龙的好名声，珠妹早就听说了，她心头也暗暗地爱着阿龙。珠妹一边洗衣服，一边偷偷地看了阿龙几眼。一不小心，衣服被水冲走了，捞又捞不到，正在左右为难，阿龙急忙跳下河，游过去把衣服捞起来递给珠妹。珠妹怕别人看见，不好意思地轻轻说了句：“谢谢阿哥！”拿起衣服急忙走了。阿龙站在水里，直到看不见珠妹的身影才上岸。

从这以后，阿龙天天到河边来，盼望再见珠妹一面。一天，阿龙又来河边痴痴地等珠妹，这时从河对面飞来一只画眉鸟。画眉说：“阿龙哥，珠妹要你每天月亮出来的时候，到寨脚大树下唱歌给她听。”阿龙一听，高兴得连忙说：“画眉鸟啊，你说的话可当真？请你回去给珠妹讲，每天月亮出来的时候，请珠妹在花桥边弹个琵琶给我听。”当天晚上，阿龙把芦笙擦得干干净净，在大树下等月亮一出来，就唱道：

月亮出来亮晶晶，唱支情歌给妹听；

多谢画眉来传信，阿哥阿妹心连心。

阿龙歌声刚落，花桥边传来珠妹清脆的琵琶歌声：

月亮出来亮晶晶，弹个琵琶给哥听；

河水隔着哥妹身，难隔哥妹情意深。

阿龙唱道：

妹的歌声象金铃，声声弹动哥的心；

哥有一事来问妹，哪时哥妹能成婚？

珠妹唱道：

打猎不怕豹凶狠，打鱼不怕河水深；

阿哥如果真有意，八月十五来提亲。

阿龙回家后，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半夜就吆牛上坡做活路去了。第二天，阿龙跟阿妈说：“妈吔，我的亲事已订下了，你老人家不用再着急了。”阿妈连忙问：“是哪家的姑娘？”阿龙说：“就是对岸侗寨姑娘珠妹。”阿妈大吃一惊，忙摆手说：“不行！不行！自古有规矩，不是同宗不能开亲。”阿龙说：“只要活路做得好，给你老人盘孙崽就可以了。”阿妈生气地说：“不要乱说，异族开亲要倒祖坟的！”阿龙再三求阿妈，阿妈还是不答应。阿龙只好去求叔伯兄嫂帮他成全这门亲事，但大家都说：“不是同宗同族，自古没有开亲的，这门亲事万万办不得。”

亲事受到阻拦以后，阿龙一天到晚总是闷沉沉的，再不象从前那样爱唱爱跳了，阿妈心里很着急。有一天，画眉来对阿龙妈说：“阿妈呀，阿龙珠妹好一对，这门亲事本来祖先早就订，你要答应他们才行。”阿妈说：“哪辈祖先订的亲？你说的这话我不信。”画眉说：“不信你就试一下，等到

立夏那一天，你要珠妹做哪样她都能办成。”阿龙妈虽然不相信阿龙的亲事是祖先订的，但也决定试一下，看看画眉说的是真是假。

再说，珠妹和阿龙对歌的事，在侗寨也传开了。珠妹的爹更不答应，天天把珠妹关在屋里织布绣花，再也不准珠妹出门去坐月唱歌。一天，珠妹在家一边织布一边哭，画眉停在窗头对珠妹讲：“珠妹呀！不要伤心了，我已经给你爹讲好了，等到立夏那一天，只要阿龙一天能犁三十挑田^①，收得三百挑谷，这门亲事就办成了。”珠妹一听更是发愁，心想：阿龙再能干，一天也做不成这样多



① 黔东南苗、侗族习惯上以挑计亩，六挑(产量)为一亩。

的活路呀。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就到了立夏。这天，画眉约好两家老人，看看阿龙和珠妹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画眉跟阿龙和珠妹讲：“鸡叫头遍就煮饭，鸡叫两遍就吃饭，鸡叫三遍就开始做活。”话刚说完，阿龙妈就送来三挑蚕茧、三挑棉花，放在珠妹家门口，要她把蚕茧抽成丝线，把棉花纺成线，织成三里长的花带。如果珠妹这天把这些活路做完，这门亲事就订下来。

这边，珠妹爹也送三挑谷种到阿龙家门口，要他犁三十挑田，撒三挑种，收三百挑谷。如果今天阿龙把谷子收得来，这门亲事就订下来。

鸡叫三遍，阿龙和珠妹就赶忙做起活路来。两人拼命地犁呀，织呀，眼看太阳都快当顶了，阿龙才犁得三挑田，珠妹才织得三丈花带。这时蜘蛛、喜雀、画眉都来帮忙。蜘蛛来抽丝，喜雀来织布，画眉来绣花，珠妹收都收不赢，不到半天，三里长的花带织好了。蜘蛛、喜雀、画眉又来帮阿龙，画眉在前面引路，阿龙在后面犁，说也奇怪，阿龙犁头刚进田，土就自己往两边翻。喜雀在后面撒谷种，蜘蛛帮插秧，不一会三十挑田插完了。只一杆烟时间，稻子就长苞；两杆烟时间，稻子变黄了；三杆烟时间，就开始收谷子。阿龙和珠妹挑呀抬呀，直到太阳落坡，才把三百挑谷子收到家门口。

两家老人不相信，出门一看，圆滚滚的谷子，三百挑一颗不少，三里长的花带一分不差。老人又惊讶又欢喜，捧起谷子尝了又尝，拿起花带看了又看。苗侗两寨的老人娃娃都跑来看稀奇。这时，两家老人不好推脱亲事，就去请寨老作主，要寨老答应阿龙和珠妹成亲。寨老说：“苗侗自古不开亲，这是老规矩。现在阿龙和珠妹要成亲，这是苗侗两族的大事情。为了求得两族老祖宗的谅解，阿龙和珠妹必须给两族做一件大好事，使两族千年万代多崽多孙，有吃有穿，他俩才可以成亲。”

两家听了都发愁，不晓得怎样办一件大好事。时间一拖，这门亲事又搁了三年。

这年是丙寅年。秧刚插完，接着整整一百天不下雨，河干涸了，两寨的秧苗枯得象狼毛一样。大家只好烧香磕头，杀牛宰羊敬天。天上还是一滴雨都不下来，地下越来越干，人都快干死了。

这时，寨老也非常着急，就叫大家到深山老林去挖洞找水。大家都晓

得山上豺狼虎豹野猪多，个个害怕去，只有阿龙和珠妹胆子大，决定要去，阿爹阿妈怎样拦也拦不住。

五月十五日这天，阿龙和珠妹背起糯米饭上山找水。他们见了一沟挖一沟，见了一洞开一洞，也不晓得爬了多少坡，走了多少路。后来他们找到一个山洞，听见里面有哗哗的流水声。阿龙和珠妹正准备动手挖，洞里忽然钻出一头野猪来，说：“这个洞是我的，你们要挖就没得命了。”阿龙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锄头就挖下去。野猪气得呜呜叫，一跳几丈高，朝着阿龙和珠妹冲过来。哪知道，蜘蛛早就扯好网，野猪一头撞在蜘蛛网上，扯也扯不开，跑也跑不脱，阿龙几锄头把它打死了。

然后，阿龙和珠妹就开始挖洞。他们共挖了九十九个洞，开了九十九条沟，淌出来的清水一直流进河里。水越涨越高，河越来越深，就成了现在的清水江。传说清水江边的料洞、川洞……都是他们挖的。

阿龙和珠妹回到家，喜雀在河面上飞来飞去向两寨报喜：“水来罗！水来罗！”两寨的老老小小都出来看，秧苗一坝坝地变青了。这时，寨老非常高兴地说：“阿龙和珠妹把水找来了，给苗族、侗族做了一件大好事，现在他们两个可以成亲了，大家要好好地庆贺一下。”话刚落音，苗族小伙子吹起芦笙，姑娘跳起芦笙舞；侗族后生拉起牛腿琴，姑娘们弹起琵琶歌。大家唱呀，跳呀，祝贺阿龙和珠妹成了亲。从那时候起，苗族、侗族就可以开亲了。

后人为了纪念阿龙和珠妹出门找水这一天，阴历五月十五日就在清水江上划龙船，成了龙船节。

（题图、插图：刘文顿）

谜 “石”字露个头即“右”字，老大爷告诉梁山伯应该往右边走。

底 狗又称犬，黑狗即黑犬，这张画打一“默”字。老农始终不说话，意为默不出声，因此和尚说他猜中了。



(题图：
毛用坤)

我不要姓我

江青对阿凡提说：“阿凡提，你干吗姓阿呢？多不带劲！既没有反潮流的气魄，也缺少评法批儒的色彩，我看你还是

改个姓吧！”

阿凡提说：“老佛爷，请你高抬贵手，最好能让我保留自己的姓。如果非改不可，那我有小小的请求，就是千万不要叫我姓钱。”

江青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

阿凡提答道：“根据我这几年来的观察，姓钱的都是坏蛋。不是么，《海港》里有个钱守维，《春苗》里有个钱济仁，《青松岭》里有个钱广，就连《决裂》里也有个钱秘书哩！”

(纪洞天)

改

招

牌

红卫兵扫“四旧”了，耀武扬威的一队开到思湾废品回收站前。“妈的！”为首的骂道，“‘思湾’，思念台湾，妄想变天吗？改！改成‘革命’废品回收站。”经理战战兢兢地爬上竹梯，把“思湾”改为“革命”。墨迹未干，又开来浩浩荡荡的一队。“娘的！”为首的斥道，“革命难道是废品，还要回收？谁干的，反动透顶！牛鬼蛇神才是废品，改成‘牛鬼’废

品回收站。”可是耀武扬威的一队不服气，对浩浩荡荡的一队嚷道：“为什么叫‘牛鬼’，你们想给牛鬼蛇神树碑立传吗？报一报，什么成份？”

于是耀武扬威们解下了阔皮带，浩浩荡荡们也卷起了军装袖口。但终于没有打，因为双方达成了协议：勒令经理爬上竹梯，改为“革命牛鬼废品回收站”。

(葛明铭)

诡

一辆无轨电车进站，乘客不等下车的人下完，便一窝蜂尽往上挤，突然，“哗啦”一声，一块玻璃被一个中年男人弄碎了。

辩

售票员冲着他大声喊道：“玻璃弄碎了，你赔！”

中年人反问：“为什么要我赔？”

售票员说：“损坏人民的财产就应当赔偿。”

那中年人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的财产有我一份。用不着赔，我那份，不要啦！”

（吴伯阳 搜集整理）

李大爷读信

李大爷的儿子到北京参加乒乓球比赛去了。

一天，他收到北京亲戚的来信，信中说：“你儿子打败了另一个选手获得冠军。”李大爷读到这儿，十分高兴。

几天后，儿子回来了，李大爷笑咪咪地说：“你这次打得不错，得了个冠军。”儿子摇摇头。李大爷说：“对我还谦虚呀！你姨已经来信告诉我了。”儿子说：“不是谦虚，这次我打败了，另一个选手获得冠军。”李大爷一听，连忙拿出信来再读，原来中间少了一个标点符号。

（锁 栓 召 红 辑录整理）



（插图：陆汝浩）

牛皮

甲说：“我家有一只鼓，敲打起来，百里以外也可以听到。”

乙说：“我家有一头牛，在江南喝水，头可以伸到江北。”

甲连连摇头说：“哪有这么大的牛？”

乙说：“没我这么大的牛，哪有那么大的牛皮来蒙你那只大鼓！”

（温 诺 搜集整理）

二 郎 山 最 高

地理考试时，在试卷中有一门填空题写着：我国最高的山峰是（ ）。小勇不假思索地便写上了“二郎山”。

讲评试卷那天，地理老师把小勇叫了起来：“上课时，我讲了珠穆朗玛峰高八千八百四十八米一三，是世界第一高峰，你不知道吗？”小勇说：“知道。可前几天我听到一首歌里说：二郎山高万丈。我一算，一万丈要有三万多米，那比珠穆朗玛峰高多了。”

（舒 英 搜集整理）



（插图：缪群飞）

二 十 分

社员老王从来不关心孩子的学习。孩子放学回到家里，他不是让干这，就是让干那，至于孩子的作业、成绩，他从不过问。

有一天，他听说学校里考试了。等孩子一回家，他忽然心血来潮问孩子：“你今天考了多少分？”孩子垂头丧气地回答：“二十分。”

老王一拍大腿高兴地说：“不错嘛！我累了一天才挣了十分，你一下子就得了二十分！”

（牟彦彬 搜集整理）

* * *

有个爱猫的人，因为小白猫死了，很伤心。他的朋友知道后，就送了一只小黑猫给他。小黑猫十分可爱，使他爱不释手。有一天，这个人发现小黑猫在吃老鼠，急得他连声喊道：“哎呀！我的乖乖，你怎么去吃老鼠呀！老鼠浑身都有细菌，你吃了要得传染病的……”于是，他就特地做了一只口罩给猫戴上。

猫
戴
口
罩

（嘉 辉 搜集整理）

勤俭的主妇

一个勤俭的家庭主

妇听他丈夫介绍说，最近市场上有一种新式煤炉，要比普通的煤炉节省一半的煤，连忙高兴地说：“那真是太好了！我们赶快去买两只回来！”

丈夫不明白：“买两只干什么？”

主妇一本正经地说：“这样就可以把全部的煤都节约下来啦！”

(李闻乐 译)

鱼网是用什么做的

老师：安娜，告诉我，鱼网是用什么做的？

安娜：是用细绳子把许多洞缚在一起做出来的。

(李闻乐 译)



(插图：高宝生)

借榔头

很久前，有两个邻居，一个叫佐藤，一个叫青木。

有一天，佐藤叫佣人去青木家借榔头。佣人来到隔壁青木家：“劳驾，我主人想问你借把榔头，敲几只钉子。”“好，好，那钉子是铁的？还是木头的？”“是铁钉子。”一听铁钉子，青木便哼哼哈哈地说：“真不巧，榔头刚被人家借去了。”

空手而归的佣人，把经过告诉了主人。佐藤大声嚷起来：“世界上有这种吝啬鬼！钉子还要问铁的木头的。有铁榔头也舍不得借，好象一用就会坏掉，真没办法，只好拿我自己的榔头来用了。”

(朱小伟 译)



阿方的故事

(苗族)

龙岳洲 搜集整理



分金砖

同知老爷传令下来，要在苗族地区修建一座新城，建城的劳力由知县向各村寨摊派。负责修建新城的一个姓刘的知县，是一个见钱眼开的贪官。同知老爷拨来的建城费，全部装进了他的腰包。因为他对建城的民工太刻薄，所以工程进度很慢。

一天，刘知县接到通知，说同知老爷第二天要来视察建城情况，他着急了，慌忙派人四处通知，叫各寨民工第二天早出工，出齐工。并指名要流金寨的阿方带五十个民工，一早赶到新城工地去夹道欢迎同知老爷。

阿方接到刘知县的通知后，不禁失声大笑起来。大家问他笑什么，他说：“刘知县想叫我们给他撑门面，我们偏不依他；他叫我们早去，我们偏要晚去，要给他个下不了台。而且，还要让同知老爷收拾他。”

听阿方这样讲，大家都很高兴，但又担心去晚了不好交代。阿方理解大家的心情，说：“你们放心吧，一切由我来对付，明天吃了早饭后，休息会儿再去。”

-
- * 阿方是苗族人民中传说的机智人物。以往出版的《反江山的故事》就是阿方的故事。“反江山”是苗语“谎匠三”（有人给阿方起的译名）的直译，其实，他的真名叫阿方。这一组故事流传于黔东南、湘西一带。

第二天一早，刘知县就陪着同知老爷来到新城工地上。刘知县一看，负责组织欢迎队伍的阿方，连影子都不知道在哪里。建城的民工也是稀稀拉拉的，东一个，西一个。这下，真使刘知县大失面子。同知老爷一见这冷冷清清的场面，气得大骂刘知县：“你是怎么搞的？简直是胀干饭！”

刘知县挨了剋，窝着一肚子气没法出。他咬着牙，暗暗责骂：“阿方，这小子故意出我的丑，等同知老爷走了，非收拾你不可。”

同知老爷看了一遍，正准备回去时，阿方才带着人来了。刘知县一见阿方，就火冒三丈，马上喊阿方过来问：“昨天你接到通知了没有？”“接到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你叫我早一点来。”“为什么这时候才来？你搞的什么鬼？”

阿方毫不慌张，从容不迫地笑着回答：“报告县太爷，我不是有意来晚的。”“我叫你一早到工地，你这个时候才来，还有什么理由？”

“是这样。”阿方心平气和地说，“我昨天晚上……”“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刘知县打断阿方的话。同知老爷插上来说：“你让他慢慢讲。”“对嘛，你总打断我的话，那怎知道我为什么来迟了？你看人家同知老爷就不象你，光知道剋人。”“好，好，好！你讲，你讲。”刘知县没好气地说。

阿方慢条斯理地说：“昨晚上，我在园子里挖土，一锄就挖出一罐金子。”“什么？什么？”刘知县一听，马上转怒为喜。同知老爷也笑容可掬地问：“得了多少？”阿方回答说：“整整一百块金砖。”“一百块？”同知老爷和刘知县都惊呼起来，“天哪，真是发了天财罗！”

看到同知老爷这样惊奇，刘知县暗暗高兴。他想：你阿方是我管辖下的一个穷苗民，金子在你手头，不怕弄不到我的手。这时，他想出一个办法，就转弯抹角地说：“你得了金子，收了就是了，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呢？”阿方说：“得了金砖后，我想，这是国宝，不能一个人独吞，就决定马上分……”

同知老爷和刘知县听说阿方已把金砖分了，马上打新阿方的话，问：“你是怎么分的？”“报告两位老爷，我这一百块金砖是这样分的：自己只留二十块，打算买点田地，穷人没田没地的罪，我实在受够了！”

“当然，当然。”同知老爷似笑非笑地说。刘知县接着问：“那其余的八十块，你是怎么分的？”“剩下的八十块，我是这样分的：拿三十块给刘知县

修建这座城,因为我想:这么大的工程,上面一两银子都没拨,怎么能建得成?”

同知老爷一听,插上来说:“已经给你们拨了一百两银子,怎么能说一两银子都没拨?那银子到哪里去了?”

刘知县听到同知老爷追问,吓坏了,一句话也答不出来。原来,上面拨下来的一百两银子全被他一人私吞了。

阿方见刘知县窘得答不出话来,又说:“同知老爷,我那金子还没分完哩!”同知老爷问:“你讲吧,剩下的金子又是怎么分的?”“我得知同知老爷今天要来视察,就分了二十块,分给刘知县十块,其余二十块就张三给一块,李四给一块,过路的讨米叫化子我也给他一块,七分八分的整整分了一早上,后来……”

同知老爷听说他也分到二十块,就打断阿方的话说:“后来就来迟了,这是有原因的,不应追究,应奖赏。”但他想:阿方送三十块给刘知县建城,又给他本人十块,到头来,这建城的三十块,也免不了要落进刘知县的腰包。想到这里,他决定收回原来拨下来的一百两银子,就说:“阿方拿出了三十块建城,有那么多金子,建城的费用就足够了,原来拨下来的银子上缴国库吧。”停了停,他又说:“阿方得了金子就想到国家,这种精神实在难得,为此,我在这里宣布:提升阿方为千总,免除他的全部劳役。”

阿方听了同知老爷的宣布,忙说:“感谢同知老爷的栽培。不过,这千总的官,我实在当不了,请同知老爷另选高明。另外,今天同知老爷只宣布免除我一个人的劳役,心里很不安,我要求能把这五十人全给免了。”同知老爷想了想,就当众宣布:“好,看在阿方的面上,全免了!”

同知老爷刚宣布完,穷人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马上收拾工具就走。刘知县在一边,只呆呆地望着同知老爷,屁都不敢放一个。

再说,阿方带着五十个民工,一路唱啊,跳啊,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走到半路,忽见一个人飞马追来,走拢一看,原来是同知老爷派来的屯兵。他跳下马,恭恭敬敬地走到阿方面前,打躬作揖说:“千总老爷,同知老爷说,他当面不好说,才派我追来问你,你给他的二十块金砖和建城的三十块金砖,是放在家里,还是带在身上?请交给我拿回去。”

大家一听，都为阿方捏了一把汗，但阿方却若无其事地走上一步，对那屯兵说：“你回去禀告同知老爷，我向刘知县报告迟到的原因，话还没说完，就被他和刘知县打断了。现在，我跟你讲完吧。后来，我把金子分完了，我老婆怪我自家留得太少，就对我的屁股狠狠地给了一脚，痛得我跳了起来，一跳就滚下床——醒了。”

屯兵听到这里，瞪着眼着急地问：“什么？你说什么？”“我醒来才知道，原来是在做梦。我往窗外一看，太阳已老高了，等我收拾好，吃完早饭来，就迟到了。”“啊，原来你是在做梦啊！”“是的，是做梦，你就回去禀告同知老爷吧！”

屯兵勒马转身回去了。跟着阿方的穷人们一个个都笑得眼泪花花的，有的甚至在地上打起滚来。

那屯兵回到同知老爷身边，把情况一讲，同知老爷真是哭笑不得，但吐出去的口水收不回来，只好让阿方他们回去了。屯兵问他：“那么，刘知县的一百两银子还要不要收回来？”“收，反正他不把银子用来建城，白送他做什么！”屯兵飞马找刘知县要银子去了。事后，有人给同知老爷出点子，说阿方敢于欺骗同知老爷，应抓他治罪。但同知老爷却自我解嘲地说：“我是当众宣布的，怎么好改口？再说，他做梦都没有忘记我同知老爷，这也是好的嘛……”

同知老爷的随从们听了，马上随声附和：“那是，那是！”

收缴“谎架门”

赵巡抚派张知县到一个县去任县官，临行时，向他交代说：“这县里有个叫阿方的人很会扯谎，很难对付。听说他有一个‘谎架门’，我们要想稳居高位，就要想法收缴他的‘谎架门’。”张知县点点头说：“巡抚大人放心，卑职一定尽力去做，到时缴不上‘谎架门’，就不当知县。”巡抚点点头，表示很赏识张知县的决心。

张知县一上任，就打听阿方的情况，并告诉其他官员，要齐心协力收缴阿方的“谎架门”。县府大小官员们告诉他，阿方这人聪明过人，穷人们都

拥戴他，要没收他的“谎架门”，只能智取，不能强要。张知县采纳了大家的意见，经过苦思冥想，定下了一条计策。

第二天，张知县摆了一桌酒，用八抬大轿把阿方请来，象迎贵宾那样，把阿方迎进客厅，并亲手给阿方斟了满满一杯酒，说：“本县昨天上任，今日就请你的客，可见我对你的赏识。”

阿方不知道张知县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他想摸一下张知县的底，于是说：“苗山自古两股水，清水一边淌，浑水一边流；富人骑白马，穷人光脚走；你当你的官，我看我的牛。今天，县太爷这样抬举我，的确是古今少有，可不知为的是什么？”

张知县一听，马上翘起大拇指，说：“名不虚传，名不虚传！”把酒杯举到阿方面前，“来，先莫讲别的，我俩干一杯！”

阿方毫不客气地把杯子接过来，一口饮干。他刚把酒杯放下，张知县又给他斟了一杯，阿方拿起来又一口饮干。他一连喝了七杯，才说：“该县太爷喝了！”

张知县自斟自饮了三杯就不喝了。阿方提议用菜碗来喝，他连连认输，说：“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再不能喝了，今天请你来还有要事商量哩！”

阿方哈哈大笑起来：“县太爷，过谦了！你是县官，我是百姓，当官的怎么说，老百姓只知怎么做，哪里谈得上商量！”

“要商量，要商量。”张知县说，“这件事没有你帮忙就办不成。”

“噢，有这样的事！你说给我听听。”

“是这样。”张知县说，“赵巡抚听说你有一个‘谎架门’，要你将这东西献给他，你一定肯帮个忙吧！”

阿方一听，心里忍不住笑了起来，明亮的大眼一眯，马上生出一计，他高兴地回答：“这好办，好办！莫说是巡抚老爷要，就是你知县老爷要，我也马上献出来。这事根本就用不着商量！”

“太好了，太好了！”张知县高兴得马上找来一个大瓷碗，倒了满满一碗酒敬阿方。阿方接过碗，一口饮尽，说：“县太爷，你要的‘谎架门’明天就献来，不过——”阿方指着新建不久的城门，说，“这城门太小，那东西抬不进来，你想要的话，就要将城门拆开。”

“拆城门？”张知县犹豫了，“这城门刚修不久，要拆实在太可惜。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拆？”

“不拆，那东西肯定拿不进来。县太爷，那你今天摆的这桌酒也就白摆了，我劝你考虑考虑吧！”说完，就要走。

张知县慌了，连忙拉住他：“再商量商量嘛！”

阿方慢悠悠地说：“莫说是你，就是巡抚老爷，他要‘谎架门’也得拆，否则，就别想拿到我的‘谎架门’。”



“哎呀——你那东西究竟有多大哟？”

“要说大，你派五千人去也抬不动；要说小，我一个人就可以拿起来。”

“这……”张知县想了想，横下心：拆！

阿方回去以后，张知县忙开了，他一面叫人拆城门，一面写信告诉赵巡抚，要赵巡抚也马上拆开城门，迎收“谎架门”。

第二天中午，张知县把城门拆开后，安排人敲锣打鼓迎接阿方的“谎架门”。没想到，等了半天，阿方扛来的竟是一架长长的竹梯子。快要进已拆开的城门时，阿方将原来顺着扛的竹梯，一扭转，变成横着扛。因竹梯太长，城门拆得不够宽，两头还差一尺把，阿方大声说：“县

太爷，再拆开一点才进得来！”

张知县和迎接的人都傻了眼，把城门拆开，是为了迎接这架普普通通的竹梯？张知县不解地问：“这是什么东西？”

阿方干脆地说：“‘谎架门’！”

“这分明是一架竹梯嘛！你扛竹梯子进城不可以顺着进来，而要横着扛？害得我把新建的城门都拆了，你这是什么用意？你讲！你讲！”

阿方将竹梯放在地上，一本正经地解释说：“竹梯子的名字是你喊的，我们苗家却喊它为‘谎架’。至于‘门’，我横着扛进城来，不就成了门城门的一根门门了吗？”阿方说着，用脚踢了一下竹梯，说，“巡抚老爷要，你就代我拿去献给他吧！”

阿方讲到巡抚，张知县才记起昨天已派人送信给赵巡抚，要赵巡抚也拆开城门迎接“谎架门”。要是赵巡抚拆了城门，那就坏事了。他慌忙进屋去写信，要赵巡抚别拆城门。可是，他昨天派去送信的人回来了，说赵巡抚很赏识他的才干，对他一上任就收缴了“谎架门”很满意，今天一早就开始拆城门，估计现在也已拆好了。送信的人还告诉张知县，赵巡抚要他亲自押送“谎架门”，到那里还要重重地奖赏他。

张知县听到这里，急得汗流浹背。他心里明白，要是把这架竹梯子缴上去，肯定要受处分，那个下场真是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他的脑袋“嗡——”一声，昏倒了。

趁着大家抢救张知县时，阿方哼着愉快的山歌，回他的流金寨去了。

布老板治眼睛

有一年冬天，阿方来到一个山寨，看到乡亲们都没有衣服穿。一问，才知道这里大伙熬更守夜织出的土布、花布，都给做布生意的老板抵了债。这布老板就是趁青黄不接时，靠放高利贷成为财主的。阿方想：这个世道太不公平，种田的没饭吃，织布的没衣穿，不整整布老板，心里的气没法出。乡亲们知道阿方挺聪明，办法多，都指望他出个好主意，为大家出口气。因此，七嘴八舌地向阿方提供了关于布老板卖布的情况。大家还告诉他，这

布老板是个“独眼龙”，眼睛虽不好，但剥削人却心狠手辣，得想一个好一点的办法整整他。

阿方听完大家的话，想了一想，说：“好吧，你们准备针线缝衣服，下午我给你们送布来。”说着，就向凉风坳走去。

阿方来到凉风坳，等了一会，远远看到布老板挑着一大挑布，气喘吁吁地向坳上爬来，就把系在自己腰间的一根绳子解下来，打了个活结，将自己的手套住，然后把自己捆在一棵椴子树上。眼看布老板快走到眼前了，阿方就故意拖声拖气地喊：“好凉快哟，哪个眼睛哪个来！”

布老板听到声音，到处张望，也看不见人。他就站着再仔细听了一会儿，才向椴子树下走来。细细一辨，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人，就把布放下来，走过去问：“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阿方装做万分喜悦的样子，说：“啊，我看见了，我眼睛能看见了，你就是布老板吧？”

“是啊，是啊。我不认识你，你怎么认识我？”

“布老板，我原是个双摸瞎，什么都看不见，很少出门，并不认识你。”

“那今天你怎么一下子就将我认出来了？”

“嗨，百十里外那个不知你布老板？没见过，也听说过。再说，今天看到你挑了这么多布，我估计你肯定是布老板！”

“你过去真是个瞎子？”

“从小就瞎的。”

“那怎么才好的？”

“我给你讲嘛！”阿方说，“今天上午，我摸到凉风坳来，好运气，遇到一个白胡子老头。他看到我眼睛瞎了，很可怜我，就给我介绍了一个治眼睛的秘方。我照他讲的办法一做，果然灵验，一双瞎眼慢慢地就变成亮眼了。”

“真有这等事？”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眼睛好了。”

“那，我这眼睛也有毛病，有一只一点也看不见了，好的一只也是模模糊糊的，你看可以治得好吗？”

“治得好，治得好。”阿方满口答应着，“当初，我是一双眼睛都看不见，

现在都好了。你要治的话，还要不了两顿饭的工夫。”

“那你把办法告诉我好吗？”

“告诉你可以。不过，你可能受不了。”

“怎么的？”

“要把人捆在这棵树上，睁开眼睛，让凉风吹，吹到一定时候，眼睛就好了。”

“不捆行不行？”

“不捆不行。”阿方说，“不捆的话，风一吹，就要流眼泪，那时很难受，支持不住就要摔倒，一摔倒眼睛就治不好了。”

“这样讲，我不怕，只要治得好眼睛，坚持半天都不要紧。”

“好吧，那么你就来给我解绳子。”

布老板又犹豫了，问：“谁给你捆的？”

“白胡子老头。”

“那等一下又有谁来给我解呢？”

“你眼睛好了，就有人来接；人来了，绳子就自然会松。因为白胡子老头交代说，不要一个人治好了就算了，要一个传一个，要让所有的双摸瞎、独眼瞎、烂眼瞎、青光瞎子都治好。如果你先吹好了，不等下一个瞎子来，你就走了，过不了几天你的眼睛还要瞎。”

“噢，好吧，我给你解。”

“不用了，有你答应来接替，绳子自己松开了，你看！”阿方说着，手一挣，把活结一拉，就松开了。

布老板看到阿方松脱后，就放



心乐意地接受“治疗”了。阿方把他牢牢地绑在橡子树上后，说：“你睁开眼让凉风吹，再冷也不要闭眼睛，流过三次眼泪后，眼睛就好了。要记住，不管有人无人来，你都要念：‘好凉快哟，哪个眼睛哪个来！’记住了吗？”

布老板回答说：“记住了。”

“好，我走了。”阿方说着，就把布老板的布挑上肩。布老板看到了，急忙喊：“哎，你怎么挑我的布？那是我的布呀！”

“你想治眼睛，又想不花钱？”阿方说，“你过去就是刮穷人的布，刮得太多了才瞎眼的，这布是穷人织的，我把它退给穷人去，等会你的眼睛好了，又会有人给你送来！”

阿方挑着布，迈开大步就往山寨走去。勘上布老板只好有气无力地一声又一声地喊：“好凉快哟，哪个眼睛哪个来……”

（题图、插图：王仲清）

谜语故事

和尚卖画

从前，有个和尚在街旁挂了一张画，画的是一条浑身长满黑毛的狗，那黑狗形态逼真，看上去象活的一样。画边贴着一张说明：此画系谜语画（打一字），有购买者请付纹银十两；有猜中谜语者分文不取，奉送此画。画一挂出，招引了许多人。人们围住那张画，七嘴八舌地猜开了，可是猜了好半天，却没有一人猜中。这时，来了个扛锄头的老农，他看了看画，又看了看说明，一句话没说，取下画就走。正在猜谜语的人们被老农的行动惊呆了，和尚也急忙拉住他，问：“你是要买这张画么？”老农摇摇头。“那你是猜这张画罗？”老农点点头。和尚紧接着说：“请说出谜底是什么？”老农一声不吭，拿着画只顾走。和尚又连问了三声，老农仍然不答话，竟自顾走了。和尚也不追赶，望着他的背影，哈哈大笑，连声叫道：“猜中了！猜中了！”说完，扬长而去。猜谜语的人们都大惑不解，呆若木鸡。

请问：这张画是打一个什么字？老农始终没说话，和尚为什么说老农猜中了？

武 龙 搜集整理（谜底见第59页）

艾苏艾西*的故事 (傣族)

艾温扁 吴 军 翻译整理



离开宝座

帕雅召勐听说艾苏和艾西很聪明,很有智慧,他不相信,决定要当面试一试。

这一天,他派大臣把艾西叫来。艾西见帕雅召勐坐在宝座上,就走上前合掌施礼。帕雅召勐高声问道:“艾西,听说你很聪明,很有智慧,是吗?”艾西谦逊地说:“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穷百姓,哪来那么多的聪明和智慧呢!”帕雅召勐用嘲弄的口气问:“听说你很会骗人,昨天还骗,是真的吗?”

“这叫我怎么说呢,帕雅召勐! 昨天我还没有吃饭就到朋友家去,恰好碰到主人正在吃饭。他们向我打招呼,叫我吃饭,我说谢谢啦,我吃过饭了! 请帕雅召勐指教指教,我这样回答也算骗人吗?”

帕雅召勐头次同艾西见面,就被艾西反问得答不出话来,心里很不舒服。他冷冷地对艾西说:“今天叫你来,是想看看你的骗人本事,现在我坐在这宝座上,看你有没有办法骗我离开我的宝座。”

- 艾苏、艾西两兄弟是受傣族劳动人民爱戴的机智人物。艾苏艾西的故事,幽默,辛辣,爱憎分明,广泛流传于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人民中间。它们不仅口头流传,还刻记在古老的贝叶书里。这里刊载的几则故事,就是译者从仅存的一份贝叶书里翻译整理出来的。



艾西显出为难的神色，认真地说：“尊敬的帕雅召勐，您是堂堂的一勐之主，又是坐在神圣的宝座上。在这个时候，别说是我了，就是最聪明、最胆大的人，料定他也不敢拿脑袋来开这种玩笑。如果您一定要我骗您的话，为了维护您的尊严，请您走下来，坐在旁边这张椅子上，再让我骗吧！要不然，怎么说我都不敢。”

帕雅召勐心里想：他这话有点道理，我是威严的一勐之主，怎能坐在宝座上让一个穷小子来骗呢！于是，他大摇大摆从宝座上走下来，坐到另一张椅子上，对艾西说：“现在你可以骗我了，开始吧！”艾西笑起来，说：“聪明的帕雅召勐，您不是已经离开您的宝座下来了吗？”艾西说完，扬长而去。

又哭又笑

帕雅召勐被艾西从宝座上骗下来后，心里很不服。过了两天，又把艾西叫来。

帕雅召勐对他说：“艾西，你有时使人生气，有时让人发笑。但你能叫一个人同时又笑又哭吗？”艾西说：“能。”帕雅召勐说：“我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对我，你就做不到。”艾西不加思索地说：“您是威严的一勐之主，但也会又哭又笑的。”帕雅召勐说：“那好，三天之内，要是你不能使我同时又哭又笑，就罚你打扫我的马厩。”

艾西回到家里，第一天，砍了两根木棍；第二天，用尖刀把木棍的一端刻成猪蹄子形状；第三天清早，他拿着这两根棍子来到东坡上，把木棍的蹄印插进土里，从森林一直插到帕雅召勐的果园，又从果园往山上插去，使地面上布满了一群野猪的“足迹”。弄好后，艾西从山上回来，直朝帕雅召

勐的宫殿奔去。

艾西气喘吁吁地跑到帕雅召勐眼前说：“不好了，有一大群野猪钻进您的果园，糟蹋芒果树、柚子树了。我和艾苏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们赶出去。现在，我哥哥正把它们往东山赶呢！”帕雅召勐是个打猫迷，一听说野猪群下坝子来，立即叫大臣备马，猎取野猪。他们来到果园，看到了遍地的猪蹄印，于是，顺着蹄印的方向，朝东山奔去，进了森林。

这时，艾西跑回宫殿，一进门就惊慌失措地叫喊：“嫡帕雅召勐①，出大事情了！”嫡帕雅召勐慌忙走出来。艾西拍着大腿，慌慌张张地说：“帕雅召勐被野猪咬死在森林里了。”嫡帕雅召勐听说丈夫被野猪咬死，顿时放声痛哭，两个女儿的哭声更尖。宫廷里的人看到她们哭得这么伤心，也陪着号啕起来。刹时，宫殿里哭声震天。

这时，艾西已经跑到山上，见帕雅召勐和大臣们正晕头转向寻找野猪，就大声叫道：“大事不好了，嫡帕雅召勐从高晒台上掉下来摔死了！”帕雅召勐开始不相信，怕受骗，就派大臣骑快马回去探听真假。大臣刚到宫殿旁边，就听见里面一片哭声。他急忙掉转马头，跑回山上，向帕雅召勐报丧。

帕雅召勐这才着急起来，慌忙骑上马往宫殿奔去。远远听到从宫殿里传来一阵阵哭声，他忍不住了，也放声痛哭起来。大臣赶紧把哭得东倒西



① 嫡帕雅召勐：帕雅召勐之妻。

歪的帕雅召勐扶下马，送进了宫里。一进门，帕雅召勐见妻子女儿都没有死，一个个坐在楼梯口，正哭得死去活来。

这时，双方泪眼相视，同声问道：“啊，你没有死啊！”眼泪未干，帕雅召勐和他的妻子就一边抽泣，一边咧开嘴大声笑了起来。待他们清醒过来，就下令去叫欺骗了他们的艾西。

不用叫，艾西从人群里走了出来。帕雅召勐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大声地吼道：“艾西，你好大胆子，竟敢欺骗我！”艾西平静地笑着说：“尊敬的帕雅召勐，您忘了，这是三天前您要我干的事，现在我完成了。只是叫我无偿打扫马厩这件事，看来我做不到，让它留给您的仆人去干吧！”

出七个太阳

有一个惯于装神弄鬼的巫婆，听说帕雅召勐比智慧输给艾苏、艾西，就到处自我夸耀说，艾苏、艾西算不了什么，她比这两人聪明和有本事得多。一个老波涛①对她说：“你别自吹自擂了，说不定哪一天被他们骗了……”巫婆很自信地打断他的话说：“艾苏、艾西能骗我，除非天上出七个太阳！”

这话说出后的一天中午，巫婆头顶盛淘米水的大土罐去河边洗头，突然看见艾西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迎面走来。巫婆感到奇怪，讥讽地问道：“艾西，是什么事，也能把你急成这个样子啊？”艾西顾不得理她，急促地应了一声：“有谁不着急呀，天上出七个



① 波涛：傣语，老爹。

太阳了！”巫婆听了心里一惊，赶忙朝天空望去——头上的土罐滑落下来，淘米水泼了她一身。

真 能 磨

寨子里的头人善于以各种名目拉穷人的白工，每年都要强迫穷人带着饭团去给他砍树、播种、收割。这一年热季开始的时候，头人又把艾苏、艾西叫去，吩咐道：“历年你两兄弟的白工都没有好好干过，今年可要老老实实给我去山林砍树三天。三天内，你们不准躲在山林里休息、睡觉、偷懒，要不停地干活，明天，我要亲自来查看。”

第一天，艾苏和艾西走到头人指定的山林，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而后回到家里，休息到太阳落山。

天黑之前，头人赶到山林一看，一棵树也没有砍，就跑回寨子找艾苏、艾西。见他们坐在家里休息，他冒火了：“懒鬼，你们一整天没有砍一棵树，就跑回来了！”

艾苏慢吞吞地说：“头人，您的地太远，我们走到那里就累了。”艾西紧接着插进话来：“哥哥说，走累了，歇口气吧！我说，不行！头人吩咐过，不准躲在山林里休息。我们就只好回家来休息。后来，又去，走累了，又回来休息。”艾苏坦率地承认：“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砍树了。”

头人气得直瞪眼，叹了一口气说：“我是说不要偷懒，歇口气就砍树是可以的嘛！”艾苏抱怨说：“那您咋不早说清楚咧。”头人咽了一口唾沫说：“明天可得好好砍了！”艾苏、艾西答应了。

第二天，艾苏、艾西又来到那片山林。但是，每人砍了三棵小树，就坐下来，一直休息到天黑。头人跑来一看，气得捶胸顿足地叫起来：“艾苏、艾西，你们的手是泥做的吗？一整天只砍倒六棵小树！”

艾苏走到头人面前，伸出砍刀给他看：“头人，这能怪我们的手吗？我们年年给你们砍树，看，好刀都砍钝、砍缺嘴了！”艾西也把刀口翻过来朝天。头人一看，两把刀都钝得象树皮，怎么砍树呀！他就大声斥责说：“你们真懒，刀也不磨一下。”艾苏申辩说：“这也不能怪我们，我们既要忙着种

地，又要给领主耕田，还得给您干白工，没有时间呀！”艾西担心地说：“我们这两天再磨刀，不就耽误给您砍树啦！”

头人说：“俗话讲，磨刀不误砍树工。刀不快，树就砍不断呀！明天我拿磨刀石来。但是，你们要在太阳没有出山前就到达山林，天不亮就磨刀。要是迟了，罚你们再白干三天！”艾苏、艾西又答应了。



第三天，兄弟俩果然天不亮就来到那片山林里。头人在河边找了一块粗磨石，用藤子捆起，提到工地。他把磨刀石放在艾苏、艾西面前，大声说：“听着，你们要象牙齿嚼饭那样认真地磨刀。把砍刀磨得飞快，快到——象剃胡子刀那样。那么，嚓、嚓、嚓，一天工夫就可以把这片林子砍光了。听见了没有？”说完，他拣一块阴凉干燥的地方坐下来，在一旁监视着。

“听见啦，头人！”艾苏、艾西提高声音，爽快地回答，“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做。”说完，艾苏坐下来认真地磨刀。艾苏磨累了，刚站起身，艾西就坐下来磨；艾西正要走，艾苏又来磨第二次；艾苏还没有离开磨刀石，艾西试试刀刃，摇摇头，就蹲在旁边等着。两人你来我往，只顾轮流磨刀。

眼看太阳移到头顶，一棵树也没有砍。头人急了，喊起来：“艾苏、艾西，刀还没有磨好？”艾苏一边磨，一边说：“刀还不快。我们是在象牙齿嚼饭那样认真地磨着呢！”

太阳向西偏过去。头人气急败坏地叫起来：“该死的艾苏、艾西，你们为什么只磨刀不砍树？”艾西细细地磨着，说：“刀还不快。头人你不用着急，耽误不了，磨刀不误砍树工呀！”

夕阳落到树梢。头人气冲冲地跑过来，见艾苏、艾西还在不紧不慢地磨着、磨着。他心痛地看着那片没有砍的林子，跺着脚说：“停下，不要磨了，时间都给你们磨完了！”



太 湖

朱海容 搜集整理

太湖跨越江浙两省，周围八百里，面积三万六千顷，灌溉着四周上千万亩土地的稻麦瓜果。

可是，你可曾晓得在很古很古的时候，这里没有湖，只有一些很小的水塘。现在的整个太湖，那时全是杂草丛生、野兽成群的大荒地，大家称它为“荒千里，野八百”、“兽的窝，鬼的家”。因此，连孩子也不敢到那里玩一玩。

穷苦人为了糊口，在“荒千里”边上垦些荒地种庄稼。可是由于没有河渠，只能靠些小水塘里的水来灌溉，所以，九天三车六日旱，庄稼都枯萎了；穷苦人在小水塘里养鱼虾，谁知小水塘一天下雨马上满，三天天晴塘底干，鱼虾都干死了；穷苦人在那里育瓜果，可怜一年开花二年果，三年采得一小

艾苏不愿意地站起身，用手试试刀锋，摇摇头，伸出砍刀：“不行啊，还不象剃胡子刀。您看看。”艾西干脆把砍刀塞在头人的手里：“不相信，您剃胡子试试，肯定还剃不下来！”

头人气得说不出话来，抬头一看，天快黑了。三天就这样被拖过去，头人白费了精神，又占不了便宜。

从此以后，头人再不敢叫艾苏、艾西去砍树了。

（题图、插图：高宝生）

箩，收的没有种的多。所以，在这一带一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种稻不收粮，养鱼不会长；

育瓜瓜不甜，栽果果不香。

没湖没水没法想，年年急煞爹和娘。

由于缺水，穷苦人的日子真是黄连拌苦胆——苦上加苦。怎么办呢？当时，有一个姓石的中年汉说：“这样苦到哪一天！我们何不到南天天河去取水？”大家一听都笑了，还当他开玩笑哩！可是刚笑出口，大家都收住了。为啥？大家都晓得，这个老实人，他办事顶真、踏实，大家都叫他“石顶真”。

石顶真继续对大家说：“天河很大很大，我们去取点水来，叫‘荒千里’变成‘丰千里’，我反正是单身一人，准备现在就动身……”

乡亲们听到这里，都很感动，说：“顶真呀，你能够取天河水来，那是够我们于子孙孙、世代代享用了。但是，取水是不容易的啊！……”顶真坚定地说：“就是千险万难，我也不怕，一定要把水取回来。”说完，他挂了个小布包，拿了根树棍子，告别了乡亲，上路取水去了。

石顶真日夜不停地朝南走去。当他来到昆仑山顶时，碰着一个童颜鹤发的老太太，他开口问道：“老太太，我家乡缺水，我要上南天天河去取水，请问上南天怎么走法？”老太太答道：“上南天得先上月宫，可是那里全是阴山，会把你闷死冻死的。”石顶真说：“我真心取水，不怕闷死冻死。”老太太笑笑说：“真心假心看今后，怕不怕死刚开头。”说着，她拿出一双草鞋，说：“你穿上它，也许对你有点帮助。”

石顶真谢过老太太，穿上草鞋，嘿，顿时离开地面，飞了起来。他闭上眼睛，耳边只听“哗哗哗”的刮风声音。不一会，声音没有了，他睁开眼睛一看，自己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且闷得发慌，冷得发抖。顶真想：这里大概就是月宫了吧。于是，他鼓足勇气往前走。闷了，他张大嘴巴呼吸；冷了，他加快步伐奔跑；渴了，他抓块冰解渴。他日夜不停地行走，来到了一座雄伟的宫殿前，碰着一个身穿彩衣、容貌美丽的姑娘。顶真开口问道：“姑娘，我家乡缺水，我要上南天天河去取水，请问上南天怎么走法？”姑娘答道：“上南天要上太阳，可是那里全是火山，会把你热死烧死的。”顶真说：

“我真心取水，不怕热死烧死。”姑娘说：“真心假心看今后，怕不怕死才中途。”说着，她拿出一件披风，说：“你披上它，也许对你会有帮助。”

石顶真谢过姑娘，接过披风，往身上一披，嘿，飞得更快了。他闭上眼睛，耳边只听“哗哗哗”的刮风声音。不一会，声音没有了，他睁开眼睛一看，自己已落在一个大火球上了。他热得透不过气来，身上烫得浑身发痛。顶



真想：这里大概就是太阳了。他鼓足勇气往前走。热了，他擦一擦头上的汗；烫了，他咬紧牙关挺一挺；饿了，他收紧裤带熬一熬。他日夜不停地奔走，到火球当中时，碰着一个满脸红光的老公公，石顶真开口问道：“老公公，我家乡缺水，我要上南天天河去取水，请问上南天怎么走法？”老公公回答说：“上南天要过天桥，可是天桥又狭又滑，又长又高，桥下都是刀山，跌下去要粉身碎骨的。”顶真说：“我真心取水，不怕粉身碎骨。”老公公说：“真心假心看今后，怕不怕死待最后。”说着，他拿出一顶笠帽，说：“你戴上它吧，可能对你有些帮助。”

石顶真谢过老公公，接过笠帽，往头上一戴，嘿，飞得更快更稳了。他闭上眼睛，耳边只听“哗哗哗”的刮风声音。不一会，声音没有了，他睁开眼睛一看，自己已过了天桥。原来那位老公公见他不怕艰难，真心取水，就帮助他飞过天桥，来到银光闪闪、茫茫无际的天河边啦。

天河边上，绿树成荫，百花盛开，金龙嬉珠，丹凤起舞，仙童吹笛，仙女歌唱，他们成群结队地在欢迎顶真哩！站在队伍前面的是一位护河大将军，他说：“真心假心见分晓，怕不怕死现知道。欢迎你——真心取水、不怕死的人。”护河将军手托一只小瓶，说：“你在路上辛苦了，休息几天再走吧！”

水，在这小瓶里。”石顶真接过小瓶，连忙叩头道谢，说：“谢谢大将军，谢谢众仙人，家乡在等水，我想马上回去。”说着，回转身就要赶路了。护河将军说：“慢！回去后，你要在‘荒千里’最当中的地方放水。放了以后，这只小瓶不能脱手，否则性命难保，记住了吗？”顶真点点头，然后，手托小瓶，日夜不停地赶路，经过天桥、太阳、月亮和昆仑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石顶真到家时，家乡人大多数已不认识他了，他已经变成一个老头儿啦。乡亲们送茶送饭，请他吃东西，要他休息。可是他不吃东西，不歇脚，马上赶到“荒千里”最当中的地方，把小瓶里的水倒了出来。顿时，银光闪闪的天河水象群龙出海，涌向四周……顶真看着，看着，想到乡亲们今后不用愁没有水了，可以种粮、养鱼了，他快活极了，忘记了护河大将军的关照，双手鼓起掌来。谁知，小瓶一脱手，石顶真就变成了一座石山，山形就象顶真老人持瓶倒水的样子。

因为石顶真鼓掌放脱小瓶时，水放到周围八百里处，因此太湖有周围八百里那么大。那么，为什么叫太湖呢？人们都说：顶真老人把天上的水取到地上来，就是把“天”字上面的一小横——即一滴天水放到大字下面来，也就是说放到大地上来，这样，便成了个“太”字，所以，就叫“太湖”。“荒千里”变成了世界有名的淡水湖——太湖后，太湖地区便成了我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因为湖水是从天河上取来的银河水，所以水明如镜，水质清澈。用它来灌溉稻田，种出来的白米，又糯又香；用它来养鱼，所产的太湖白鱼、太湖银鱼、太湖白虾都又大又肥，鲜嫩味美，驰名中外。

大家为了纪念石顶真老人，就把他变的那座石山称为“石公山”。至今，它还立在太湖的中心。山上奇石嶙峋，古木参天，真是湖中群峰之冠。

（题图、插图：张峻松）



灵岩山上话西施

袁震金 煦 搜集整理

苏州的灵岩山又叫象山，它的形状象一只大象，长长的鼻子朝北伸得老远，象背上过去曾经有过一座美丽的宫殿，就象一个精美的象鞍，它的名字就叫“馆娃宫”。这是两千多年前，吴王为了讨好西施，选了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建造了这座辉煌的行宫。至于西施是怎么来到吴国的，那故事说来就话长了。

春秋战国辰光，越王勾践被吴国俘虏，受尽了奇耻大辱。释放回国后，他决心卧薪尝胆，复仇雪耻。当他得知吴王夫差这几年来，鱼肉百姓，沉溺酒色，百姓怨声载道，就接受了手下大臣文种“七计灭吴”的献策，其中有一条叫“美人计”。越王从几千个美女中挑选了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爱国心特别强的女子，名叫西施，准备把她献给吴王。

西施原是越国苕萝村的浣纱姑娘，她生得象天仙一样标致，赛过月里嫦娥、花里牡丹。她平时在河边浣纱，路过的年轻男人总要在哪里歇歇担，乘乘凉，唱起好听的山歌，对她看了又看，那明亮的河水照映着西施的身影，使许多年轻人都忘记了赶路。

越王勾践物色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姑娘后，就叫范蠡对她精心培养了三年。西施聪明过人，教啥会啥，学啥精啥。三年后，西施变成了一个琴棋书画、丝竹笙歌、样样都会的女子。范蠡慢慢地把国家兴亡和将要交给她的使命讲给她听，西施也就明白了自己要担负的重任。这时，范蠡也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

吴王一见西施，马上被她的美色所迷住了。为了博取西施的欢心，就建造了这座“馆娃宫”。

“馆娃宫”造了五年，象月宫一样富丽堂皇。周围建造了一座御花园，有冬夏长青四季不谢的花木。在象山最高处，还造了一座琴台，当星月交辉、清风习习的时候，吴王伴着西施经常在琴台上饮酒操琴。通过琴台，原来有一条长廊，叫“响屐廊”。据说廊下地皮挖空，放了许多大缸，缸上面铺了木板，吴王让宫女们穿了木屐在长廊跳舞，宫女的裙子上系着小铃，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木屐踏在木板上，发出铮铮铮铮的回响，形成最好听的音乐。西施高兴时也穿起木屐跳舞，跳得吃力了，便在殿前的一个池塘里洗澡。因为她和宫女们身上的脂粉香气太多了，所以，这个池塘叫“香水溪”，又叫“胭脂塘”。池里还种了荷花，吴王又叫人造了一只精巧的小船，他和西施经常在小池塘里“泛舟采莲”。后人谈起吴王的“山顶行船”，总要和后来的隋炀帝“陆地行舟”相提并论，怨恨他荒淫误国。

西施到了吴国后，一心思念故国，心中闷闷不乐。西施多愁，急坏了吴王。吴王对西施说：“我的好妃子，你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开口要，闭口有，还有什么不称心的？你还想要什么，我一定替你办到。”西施说：“我懒得抬头看月亮，你能把月亮拿下来，使我看月亮不用抬头吗？”吴王听了，面孔尴尬，搔头摸耳苦笑着说：“啊呀，你寻开心也不是这样寻……”西施却出了一个主意，叫吴王在御花园中另开一个小池塘。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她和吴王一起在那里赏月。池里微波荡漾，月影闪闪，西施用双手捧了池水，月影立即映在手中，她对吴王说：“你看，我能玩月于手中。”吴王赞美西施聪明，从此，这个池就叫“玩月池”。

有一次，吴王和西施到象山“馆娃宫”避暑，走到半山一个石洞边，吴王得意地对西施说：“这个石洞关过越王勾践，他曾在这里蓬头赤脚当马夫。”西施听了很难过，脸上却不得不装出笑容。吴王忙问：“爱妃有什么好笑，莫非我讲的不对？”西施忙岔开说：“这石洞里凉风习习，好象回到了家乡，心里很高兴。”吴王听了说：“天下以爱妃为最美，以你的名字最好听，这个洞就叫它‘西施洞’吧！”

还有一次，西施和吴王在山顶远望，望到白茫茫的太湖。西施心里想：太湖那一边就是越国，有朝一日事成之后，倒要考虑一条近便的去路。她便对吴王说：“我看到前面有一座小山，叫什么山呢？”吴王说：“那是香山。”

西施问：“为什么叫香山？”

吴王说：“我命人从越国带来的香草，都种在那山上；这香草炼出来的香水，是专门供给你用的，所以叫香山。”西施听了，露出一丝笑意说：“到香山去可怎么走呢？”吴王说：“这里下山，去木渎乘船，就可以到香山。”西施摇摇头说：“要兜这样大的一个圈子，太远啦！”吴王听了，马上叫

人拿来弓箭，对准香山方向，“嗖”的一箭射去，随即丢下一支御令箭，对手下人说：“以箭开河！”河开好了，吴王与西施经常乘着画舫，一路吹箫弹曲，到香山去采香草。如今，从灵岩山望下去，这条笔直的河就是“箭香泾”，又叫“一箭泾”、“箭泾河”、“采香泾”。

西施为了配合越国的兵打胜仗，想得可周到呢。

木渎有句老话：“山上十八景，山下十八影。”十八影就是指木渎街上的十八口井，据说是西施叫人掘的，专为越兵打来时吃水用的。传说后来当越兵打来时，西施叫人在只只井里都放荇菜。因为井水太冷，越兵打仗跑得满头大汗，一吃冷水就容易生病，水里有了荇菜，就先要用嘴吹一吹，或者用手拨一拨，这一吹一拨就间歇了一会，这样再吃下去就不容易生病，身体好就能保证打胜仗。

越王勾践在西施的配合下，发兵越过太湖，直逼吴王宫殿。当时，吴王夫差还在与一班文臣武将饮酒行乐。兵临城下，只好仓促应战，且战且退，一直退到阳山顶上，眼看越兵包围上来，走投无路，只好自杀了。吴王在临死前关照手下人说：“我死后，给我脸上遮块红布，黄泉之下我也羞见伍子胥啊！”因为伍子胥曾经多次劝他要防备越王报仇，（下转 11 页）





杜鹃与谢报

在浙南、闽东一些山区里，杜鹃花有两种名称：大红和深红色的叫“杜鹃花”；水红和白的叫“谢报花”。同是一种花，只是色素不同，为什么名称就不同呢？

据说，从前有两个结拜兄弟，一个叫杜鹃，一个叫谢报。他们都是单身汉，靠挑盐到山里卖，过着清贫的生活。

杜鹃和谢报虽然不是同胞手足，可是相处得比亲兄弟还要好。有一天，谢报对杜鹃说：“谢报宁可没有家，一生一世也不离开杜鹃。”

杜鹃却说：“不能啊，哥哥快四十啦，我要帮你娶嫂嫂。你有了家，我也心宽啦！”

杜鹃想得虽然好，可是祸事来了！有一天，谢报和杜鹃挑盐经过一个街坊，歇肩的时候，谢报的盐担滑下来，把一个小孩子压死啦！人命关天，谢报被官府捉去判了死刑。这使得杜鹃伤心哩，可是他没有办法救谢报，只是天天挑盐卖，赚几个铜钿来给谢报送点吃的，给牢头送几个酒钱，求他照应谢报，免受皮肉之苦。

这一天，杜鹃又去探监。谢报眼泪汪汪地对杜鹃说：“杜鹃弟弟啊，你看哥哥蓬头垢面的不象人，想去剃个头，你代我坐一下牢好吗？”

“哥哥不要伤心，让我去求求牢头吧。”

牢头喝了酒，接过钱，答应了。

就这样，谢报出了牢门，杜鹃进了监牢。谢报回过头来对杜鹃说：“弟弟放心，我去一个时辰就回来。要是变了心，上山落岭血流满山白，天诛地灭没有好下场！”

杜鹃说：“别讲这样的话，哥哥去好啦！”

可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谢报一去，就不回来了。杜鹃伤心呵，哭了三天三夜。第四天，他顶替着谢报被斩首啦！

杜鹃恨呵，他死后变成一只冤鸟，年年月月到处飞，到处找，总想找到谢报，问他为什么恩将仇报？可是从这山哭到那山，从这个树丫飞到那个树丫，都没见到谢报的影子，气得吐血啦！悔恨自己受骗上当，死得冤枉。人们可怜他，就把它叫做杜鹃鸟。

杜鹃鸟啼出的血，洒遍了山间，山间就长出了一种小树，开出了鲜红的花，人们就把它叫做杜鹃花。

那末，谢报后来怎么样了？他冒了杜鹃的名字，逃过九个山城，躲在陌生的山岙里。后来，他从心里往外烂，流尽脓血，死在那里了。他滴过脓血的地方，也长出了一种小树，开了白的和白里带红的花。虽然它的样子和杜鹃花差不多，而且也年年开花，但是人们知道谢报的底细，还是把它叫做谢报花。

风吹抖抖鸟

世界上的鸟类，据说有好几千种。在浙南的山里，有一种象小黄莺似的小鸟，经常叫着“风吹——抖抖！风吹——抖抖！”声音清脆悦耳，山里人把它叫做“风吹抖抖鸟”。据说，这鸟还有个来历呢！

相传在很早以前，山岙岙里



有个老妈妈，她会捻麻丝、织麻布，手艺很好，大家都向她学。她的丈夫早就死了，只有一个独养女儿，名叫妞妞，生得秀丽、机灵，老妈妈把她当宝贝呐。

老妈妈一门心思要把粗细活儿教给女儿妞妞。妞妞的小嘴巴就象百灵鸟，“叽哩呱啦”很会说哩。老妈妈刚教她做事，她就说：“会啦，知道啦！”因此，老妈妈有时也不太高兴。

这年春天，老妈妈一病起不来，很快就死了。妞妞这时才十四岁，粗细活儿就都得做。可是她这个不大懂，那个不大会，难呵！有一天，她搬出阿妈的“绩空”^①，要把麻丝卷在筒筒上好织麻布。但妞妞不细心，把麻丝弄乱了，怎么也拉不出来，急得她哭哩。正在这个时候，飞来一群小鸟，停在

窗外的树枝上，朝着妞妞叫：“风吹——抖抖！风吹——抖抖！”

一听小鸟的叫声，妞妞想起来啦，阿妈在世的时候，不是经常教自己：“麻丝乱了不要急，风吹抖抖能解结。”自己怎么忘记了呢！于是， she 就把乱麻丝轻轻地拿起来，尖着小嘴轻轻地吹吹风，再把乱麻丝轻轻地抖抖。就这样，吹吹抖抖，吹吹抖抖，乱麻丝就真的散开了。她理出了一个头，把麻丝抽出来卷筒筒啦。

妞妞这才知道，不懂装懂、不专心学活儿不好。从此，她就专心实意地向山上的阿姐学采茶，向山下的阿嫂学养蚕，粗细活儿都认真地向人家学，再不老是说：



① 绩空：竹丝编制的盛放麻丝用的器具，形似矮圆桶。

会啦，知道啦。村里人也就更喜欢她了。

听说，那群叫着“风吹抖抖”的小鸟是老妈妈的化身，经常留在山岬岬里，教人“风吹抖抖”理麻丝、蚕丝和棉纱呐。人们为了感谢好心的老妈妈，就把这种小鸟叫做“风吹抖抖鸟”了。

鸺鹠啼晴哭雨

鸺鹠是种奇怪的鸟，天晴了，它要“咕咕咕，咕咕咕”地叫；天要下雨了，它又要“咕咕咕，咕咕咕”地叫。这是为什么呢？

古代的时候，山林里有一只老鸺鹠，它孵了一窝小鸺鹠，喜得就没法说的啦。

老鸺鹠对小鸺鹠真爱，它每天在山林里东飞西飞，寻食给小鸺鹠吃。有一天，老鸺鹠飞啊寻啊，不小心碰到蜘蛛精的大网，被捉住了。蜘蛛精哈哈大笑了一阵，就张牙舞爪地要来吃老鸺鹠。老鸺鹠拚命地挣扎，总算逃脱了，但头上被咬伤，一飞到家就死啦！

老鸺鹠死了，小鸺鹠伤心呵！它们日日夜夜地啼啊哭啊，哭得老山仙也流泪啦！他对小鸺鹠说：“别伤心，我给你们的娘换个泥头，就能起死还生啦。”老山仙说着，拿了个泥团团，捏了个鸺鹠头，给老鸺鹠换了个头，真的就活过来哩！

从此，老鸺鹠的头既怕日头晒，又怕雨水淋。晒了，就会有裂缝；淋了，就会淋散；老鸺鹠还是活不了。所以，天晴，鸺鹠要啼；天雨，鸺鹠要哭。它们啼着，哭着，希望不要把它们老祖宗的头晒坏、淋坏呢！

（题图、插图：庞先健 胡若军 张峻松）



谈谈新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中的几个问题

何 承 伟

《故事会》自去年第四期发表了萧金同志搜集整理的故事《如此恋爱》以后,半年多来,又陆续刊登了一些根据民间流传的笑话、故事整理的作品。这些作品发表以后,受到读者的好评,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和流传。例如,据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的同志反映,《如此恋爱》这则故事发表后,马上在他们市里传开了,成为许多人在会前茶后“摆龙门阵”的好材料。

这类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故事,可否划入民间文学的范围,称它为新民间故事,自然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但就我个人的看法,是可以归于民间文学的范围,称它为新民间故事的。现在,这类作品正在逐渐地被一些民间文学爱好者所注意,有些同志已开始了这方面的搜集整理工作。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对于繁荣民间文学事业,尤其是对探讨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理论问题,将起到十分有益的作用。

鉴于十年浩劫,民间文学事业遭到很大破坏,也给现在的搜集整理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将有关搜集整理新民间故事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议一议,总结一些经验,摸索一些规律,促使这一工作能健康地开展下去。

下面,我想根据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情况,就新民间故事搜集整理过程中所出现的某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对新民间故事要有一个准确的估价。

“文化革命”期间,社会上流传了大量的笑话和故事。这些笑话和故事,当时几乎都被戴上坏故事的帽子,遭到批判,有的甚至当作政治谣言来追查。由于这种特殊的因素,就使我们在搜集整理工作中,首先碰到的是如

何看待社会上流传的故事，怎样给它一个比较准确的估价。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使我们缩手缩脚，不敢工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分清两个界线：

首先，要分清民间故事和非民间故事的界线。

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创作的语言艺术。在社会主义时期，只有那些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流传，或者个人创作后能在人民中流传开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 and 思想感情的故事，才能划入民间故事的范围。至于这一时期社会上流传的那些反动、黄色的故事，由于它反映的不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根本就不能算是民间故事。例如，曾在上海流传过的《少女的心》，那只能算是流氓的创作。如果，我们把这两类有着本质不同的故事混为一谈，那就势必搞乱自己的视线，看不到人民口头创作的巨大力量。

其次，要分清主流和支流。

“文化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对人民群众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在一部分群众的身上，不免还带有旧思想的烙印。这些影响和烙印，不可避免地要在他们的口头创作中反映出来。所以，这一时期劳动人民创作的民间故事仍有精华和糟粕之分。但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劳动人民，经过党的长期教育，他们中大多数人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因此，这一时期人民口头创作的主流是健康的，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文化革命”以来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从现在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大致表现了这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讽刺林彪、“四人帮”的笑话（传统民间故事把笑话也包括在内，我们不妨沿袭一下这种分类方法）。在这类作品中，除有一部分直接对王张江姚指名道姓地讽刺鞭挞外，大多数是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耳闻目睹“四人帮”的帮派势力，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种种行径与丑态，运用口头创作的形式，编讲的笑话。这些笑话以尖锐、辛辣的手法，淋漓尽致地揭露这伙人的反动与愚蠢。

其二是反映人民道德观念的故事。在那“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党的传统、社会风气遭到了破坏，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与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发生矛盾，于是，他们就口头创作了许多反映劳动人民道德观念的故事，以帮助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分清是非，起到生活教科书的作用。象

已经发表的《如此恋爱》、《会做媒的自行车》、《母亲的故事》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其三是一些娱乐性很强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禁锢主义，使人民的文化生活极为枯燥。人们不满那种状况，便在工余时间口头编讲了许多寄寓一定思想内容，但偏重于情节曲折、惊奇或诙谐风趣的故事，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已发表的《恐怖的脚步声》以及《一把铜尺案》等都可以划入这一范畴。

其四是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功绩的故事。这部分故事，大多数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例如，曾在上海等地流传的《叫我怎么办》，它通过一个家庭在粉碎“四人帮”前后悲欢离合的遭遇，控诉了“四人帮”的罪恶。同时，人们为了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在口头讲述一些歌颂他们勤勤恳恳为人民谋幸福的故事。例如《故事会》今年第二期发表的《周总理在北戴河的传说》就属这一类型。

通过以上简要介绍，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中流传的故事也能略见一斑。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更应该放手大胆地工作，在搜集整理传统民间故事的同时，把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口头创作的这部分作品，也及时地搜集起来，经过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的工作，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加以推广和进行科学研究。一九五八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方针，对于搜集整理新民间故事工作，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要认真做好原始资料工作。

新民间故事作为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作品，就必定会出现同一母题的各种异文。因为人们在流传故事的时候，根本不会、也不习惯去逐字逐句地背诵。同样一则故事，在不同人的嘴里，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说法。能说会道的，可以讲得绘声绘色；表达能力差的，几乎只能讲一个故事的梗概。因此，要做好整理工作，首先就必须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忠实地记录下同一故事的各种异文，掌握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以求更好、更准确地把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

现在的记录工作，大致采用了这样几种方法：

一种是靠回忆来追记。有的搜集整理者在调查民间故事时,为了不影
响讲述者的情绪,便采取在认真听讲的基础上,回去后进行追记。这种方
法当然是可以的。但它的弊病是,往往在追记的时候,容易加进许多自己
的东西,至于作品的语言,那更是很难再现讲述者的风格了。

另一种记录方法,是当场录音或笔记。这是一种比较先进和科学的方法。
但由于前一时期,我们对这类故事还不够重视,很少这样去做。今后应
该提倡这种方法,尤其是各文化馆站,条件比较好,更应该这样做。

此外,现在的记录工作与过去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那就是新民间故
事的讲述者,有些人不仅会说,而且由于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也能动手
记录,有的还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对这些同志,我们要热情地鼓励他们
把自己会讲的故事,按照口头讲述的原貌整理出来。并且向他们介绍一些
民间文学的基本常识,从理论上认识和掌握民间故事的特点,使记录稿更
好地体现口头讲述时的内容、形式和风格。

做好原始资料的保存工作,不管采用哪一种方法,都要做到尽量忠实地
记录。只有这样做,才能为进一步做好整理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以往把搜集民间文学叫作“采风”。郭沫若曾经说过,这个“风”字用得
很好,体现了民间文学的特点,它象一阵风一样,你稍不注意,就在你身边
刮走了。所以,要做好新民间故事原始资料的记录工作,既要有严格的科
学态度,又要手勤脚快,闻“风”而动。

三、要根据民间故事的特点来进行整理。

根据原始资料进行整理,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必须慎重。要以科学的
态度,对原始记录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分清精华和糟粕,剖析故事所体现的
主题以及有关的问题。在对原作有了比较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根据口头讲
述的特点,把一些比较完整、有一定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作品整理出来。

民间故事的特点是:故事完整,线索单一,情节曲折,人物性格一般是
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加以体现,很少进行大段的心理描写,语言朴实、形象等
等。但从现在所接触到的一些整理稿来看,其中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整理时没有把握和再现这种特点,而是按照小说等书面文学要求来进行
加工,这样,往往使整理后的故事失去民间文学的特色。下面试举几例,具

体地谈点看法。

例一，《母亲的故事》原整理稿的开头曾有这么一小段：

每一个人都拥有母亲，母亲对于子女的爱抚，是每一个当孩子的都深为感受到的；可孩子对母亲却有不同情况，特别是当母亲年迈之后，她们将受到什么待遇呢？就有这么一个传说。

可以想象，在故事情节还未展开前，就先发表这么一段议论，这等于是画蛇添足。现在把它删去了，讲起来就饶有民间故事的味道。

例二，《会做媒的自行车》原来的整理稿中，在表达青年小赵买到自行车后的心情时，有这样几句话：

小赵心里高兴啊！拍拍车把手说：“小伙计，有了你，今后将节约我多少时间啊！让我们在新长征的大道上飞奔吧！”

我们知道，民间故事比之其他文艺品种，特别强调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思想。在这则故事中，也正是通过小赵犯错误、改正错误等一系列情节来表现小赵知错就改的思想性格。这一段与人物思想基调不相符合的心理描写，显而易见，是整理者为了增加感情色彩加上去的。

例三，《吃得开的理发员》原整理稿在描写3号理发员询问来理发的老大爷有什么困难时，曾有这样一大段对话：

“老大爷，多久没有上镇了？”“唉——”老大爷只叹气不说话。“没买什么，专为剃头？”“唉！拿钱买货跑断腿，公家说话，也不算数！”老大爷抖动着胡须，没头没脑地发牢骚。“什么事啊，老大爷？”“唉，别提了！”“何必闷在肚里，气伤身子，说说嘛！”“说，有什么用啊！”“作兴我能帮帮你的忙呢！”“你？唉——”老大爷摇摇头，闭上了眼睛。“老大爷，你看不赵我这个剃头的？哼！我能说得人头转，唱得山头动，书记主任常来往。”“真的？”老大爷睁着惊喜的眼睛盯着小江。小江一本正经地说：“再大的官儿到我这里，都得任我摆布、听我指挥。”“啊——”老大爷明白了小江的意思，苦笑了一声，又闭上了眼睛，斜躺在椅子上。小江费了好一番口舌，终于从老大爷嘴里了解到……

故事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才回到原来的路上。这种冗长的、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作用不大的对话，在口头流传时是很难保存的。因为民间故事在

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往往把一些和主要情节发展毫无关联的、妨碍记忆和口述的细节删去；在故事情节还未充分展开、铺垫交代的时候，一般都很简略。当然，故事中也有对话和生动详尽的细节描写，但它往往是放在故事发展的关键之处。在这些最吸引人的地方，听故事的人已被引进了“龙门阵”，于是讲述者把故事叙述得特别细腻，一层一层地向前推进，以满足听者的需要，产生强有力的艺术效果。例如，这则故事的最后部分，当胖股长指责3号理发员为何冒名写条子时，讲故事的人就拉开场面，用对话的方式来表达。这里几乎每一句话都有悬念，都把故事的情节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这一部分简写，听故事的就会觉得不解渴，艺术感染力也就差了。我们把握住民间流传故事的这种详简结合得当的结构方式，就能保持原来口头流传故事的艺术特色。否则，整理后的作品，就会变得不伦不类。

当然，对于上面举例时所涉及到的整理者，我想，他们的本意都是为了提高民间流传故事的质量，增加一些文学色彩。但是，由于他们对民间流传故事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还缺乏认识，没有分清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区别，所以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所以，我们的整理工作应该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忠于原作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采用的艺术手法；通过综合分析，找出流传故事的原形。否则，那就只能说是改编和再创作的故事了。

四、分清搜集整理和改编再创作的界线。

对于民间流传的那些还不够完整的故事，或者已经比较成熟的故事，我们都可以进行改编和再创作。例如，根据民间传说《白毛仙姑》改编的歌剧《白毛女》不就很受欢迎吗？现在的创作故事中，这种情况也很多。有些故事在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流传基础，再经过我们按照口头讲述的要求进行再创作，往往很受群众欢迎。例如，《三百元的故事》是根据流传的几则不同的故事捏拢来的；《活包公》的故事，是根据杭州湾一带流传的“03案件”改编的；《千元迷》的故事，在上海也有传说的影子。所以，改编和再创作同样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改编和再创作同搜集整理又是有区别的，如果把两者混在一起，就会给科学研究带来困难。

以上所谈，系一孔之见，只能聊作搜集整理者参考。

（在上海民研会讨论“文化革命”以来流传故事座谈会上的发言）

故 事 会

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故事会



总第四十九期
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三进公安局.....聂钦民(1)
斩夫剑.....高金凤(8)
三个好朋友.....江大平(14)

发生在火车上的故事

.....张功升口述 金洪汉 张广亮整理(28)

“杂技迷”的秘密.....夏树人 文国栋(34)

牛二遇鬼记.....张长公(47)

师弟的姻缘.....周建顺(51)

奇怪的“四脚蛇”(反特故事——续篇).....肖士太(65)

哈桑历险记(电影故事).....洪 汉 陈 樱改编(58)

外国民间故事

渔夫和王子.....陆 恺译(19)

颜一的故事.....孙海威译(21)

一罐金子.....陈建华译(23)

高明的医生.....李野红 沈文洲译(24)

多智的法官.....于鹏飞 侯存治译(25)

三比一.....于鹏飞 侯存治译(26)

笑话十则.....李绪良等(36)

风物传说

惠山泥人的传说.....江 舟搜集整理(40)

澈浦铜钟

.....周关文口述 希 稼整理(42)

漏砂锅.....曹志天搜集整理(44)

“仁义”胡同.....朱东亮搜集整理(46)

文人故事三则.....史耀增等搜集整理(85)

民间故事

无手人.....李桂华口述 曹永锦整理(77)

卖“良心”

.....潘书文口述 曹保明整理(82)

谜语故事.....潘文昭整理(7)

理论

情节的单纯和描写的详尽

.....蒋成瑀(90)

打回“老家”去.....嘉 禾(94)

· 故事员园地 ·

一位永不休战的故事员.....李汇斌(33)



三进公安局

聂钦民

新丰公社新场街固守巷一号，住了一户姓张的人家。丈夫叫张炎生，在公社农具厂当厂长，妻子叫顺英，是公社卫生院的出纳。张炎生脾气倔得象他那满脸

钢针似的胡子，遇事宁折不弯硬碰硬，因此得了个“硬老张”的外号，顺英生来心眼活，嘴巴巧，什么事到了她那张嘴里，就会冷的说成热的，生的说成熟的，所以人们就叫她“巧嘴妈”。

这两口子都五十开外年纪了，只有一个独生儿子叫张玉龙，也是三十挂零的人了。这小伙子聪明能干，长得也俊气，只因为从小患过脑膜炎，成了个聋哑人。可是残废人却讨了一个手勤脚快、年轻俊俏而又能画得一手好画的妻子，叫刘芳芳。结婚后，小两口虽说是对无声鸳鸯，倒也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去年还生了一个胖娃娃。

这家人家当前有个最大的不如意的事，就是儿媳芳芳是农村户口。据说，按照照顾残废人的有关政策，为了照顾张玉龙，芳芳的户口是可以迁到城镇来的。在芳芳和玉龙结婚时，巧嘴妈也曾保证了又保证，说芳芳的户口、工作在一年内就解决。可谁知，两年也过去了，迁户口的事好似石沉大海。最近瓷厂要招一批美工，芳芳很合适，但瓷厂提出户口解决了才能招收，而且

要求在春节前办妥。眼看春节一天天挨近了，平时不吭不吭的芳芳，忽然开口了：“要是这次不解决，春节后，我还是回乡赚工分，再不在城里吃闲饭！”因此，近来芳芳成天愁眉苦脸地抱着胖女娃，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望着她那默默无言的玉龙。而玉龙也怕妻子要离开自己，愁得连班也不上，呆呆地守着芳芳。

这情景把老两口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想：当前说千道万，解决户口是关键。经过巧嘴妈东打听，西串门，了解到公安局管户籍的科长是个服软不服硬的人物。她心里有了主张，也不管硬老张同意不同意，便自告奋勇，亲自出马去公安局。

第二天，巧嘴妈特地请了假，稍作打扮，出门乘上班车，来到县城，进了公安局，推开户籍科的门。她一抬头，见一位中年人，威风凛凛披一件军大衣，板着面孔对着电话筒说：“结婚就结婚，要用的家具搞几件，不要请客做酒！”说完，“啪”挂了电话。

巧嘴妈轻脚慢步走上前，情声细语说：“您贵姓？”“姓张。”一听姓张，巧嘴妈连忙自我介绍一番，特别把老伴张炎生、儿子张玉龙的“张”字提高了音量抛出来，目的是想引起对方注意：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而后表示感激党和政府对残废人的关怀，接着便哽咽着说：“要是芳芳的户口批不下来，她就要离婚，那刚生下的孩子就要失去了妈妈，玉龙他……”巧嘴妈觉得自己这番话，胜过“大珠小珠落玉盘”，自己听听也悦耳动听。谁知那位张科长象一尊石膏像，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吭。过了一会，才拉开柜，抽出档案袋，翻了一阵，又猛地合上，说了一句：“材料不齐全。”随手把档案袋重新往柜里一塞。

巧嘴妈呆呆地望着张科长，肚里嘀咕开了：怎么搞的，记得填表那阵，自己跑酸了两条腿，才盖上七个大红印，现在怎么又材料不齐全呢？她小心翼翼地申辩了一句，那科长硬邦邦地说：

“那材料不管用！”这一声，震得她心里一格登，接着她似乎豁然明白过来，马上“噢，噢”两声，然后轻声轻气地问：“科长，您要的材料是硬的还是软的？”“材料还有什么软的、硬的，只要用得着就行。这件事，你们自己应该主动点，懂吗？”“我懂了，我懂了。”

巧嘴妈从公安局回来，凭她的经验，感到已经摸到了底了。晚上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硬老张，说是光讲客气话没用，得拿硬货去。老张一听摇摇头，说：“不会有这种事，公安机关也想捞油水？”“你还那么天真，靠山吃山，你懂吗！有些干部要吃补药，不也低头向医生说好话。”硬老张一听，掀掉被子，伸伸拳头吼道：“这是歪门邪道，咱不理它！”可是，巧嘴妈是不会轻易放弃她的思想工作的。她在硬老张的耳边细细地数着他在“文化革命”中不随大流所招来的“罪名”；指出他在工作中不会看风使舵的“错误”；批评他对芳芳不会说些安慰话的缺点，缠得他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硬老张怒气冲冲就乘班车往县公安局跑。他决意要亲眼看看公安局办户口到底要什么手续费？是三门柜还是高低床！

硬老张乘上班车，一路折腾，直到中午才进县城，一看快下班了，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三步并成两步走，一路小跑赶到公安局。他一踏上户籍科的门槛，看到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对一个头发花白的公安干部说：“人家嫁女儿，又是抬，又是挑，有的还用汽车装，你嫁女儿连只樟木箱也没有。”那干部笑着点点头，说：“你别急，让我想想法子吧。”硬老张瞪了他们一眼，直朝里面闯。进去一打听，原来那个头发花白的干部就是他要找的章科长。章科长听到有人找他，就对那女人说：“你先回去，我过十分钟就回来。”边说边笑咪咪地又搬凳子又倒茶。硬老张从昨晚起就窝了一肚子火，直冲冲地说：“你们干工作，按不按党的政策

办？”章科长仍旧笑呵呵地让他坐下来。硬老张看他不言不语只是笑，更来火了：“假使你这样笑笑能解决问题，那我老婆的笑脸不数天下第一，也数第二，世界上的问题都可由她解决了。”章科长听着这种火辣话，不但不生气，反而笑得眉毛拧成个大疙瘩，拍着老张的肩胛说：“同志，我们可不是生铁，只需用你的大铁锤丁丁当当砸一气，就可以改正我们的缺点，改变我们的作风，解决你的问题。坐下吧！”硬老张说：“我的儿媳刘芳芳的户口进城，合情合理，为什么不批？”“可以批，但还少一份材料。”“还少材料？”硬老张联想起昨晚老婆说的那番话，顿时暴跳起来：“我偏不给你送那材料，看你批不批！”说完一甩手，愤愤而去。

硬老张在回家的路上，越想越气：好你个章科长，昨天我老婆给你说客气话，你就板起脸要材料；今天我用铁锤砸，你嬉皮笑脸还要材料。你倒是软硬兼施哩！原来，这时的硬老张还不知道，他们老夫妻俩先后碰上了两个脾性不同、而姓氏同音的科长，因此闹了个不大不小的误会。

硬老张回到家，气得脸色发白，胡子直翘。巧嘴妈一而安慰，一面说：“你的硬，我的软，两次进公安局都不顶事，看来只有送两只樟木箱了。”

提到要送樟木箱，硬老张又恼怒起来。巧嘴妈就把这情况告诉了儿媳刘芳芳，芳芳噙着眼泪，比比划划告诉给玉龙。玉龙抱着胖娃娃“咚”一声朝爸爸而前一跪。顿时屋里空气紧张，抽泣声一片。面对这个情景，硬老张就是铁打的心肠也软下来了。他长叹一声，扶起儿子，抱过孙女，痛苦地说：“那就送吧！”

于是在春节即将来临的一天，老张和玉龙冒着风雪，踩着冰块，推起小土车，进山搞来樟木板。而后又请了木工，邀了漆工，吃了一顿酒肉饭，苦战了一个通宵，终于两只四四方、溜溜光的

樟木箱制成了。

大年三十这一天，硬老张和巧嘴妈把两只樟木箱车到县城。丈夫问妻子：“公安局没有后门，我们就这样大模大样走前门？”妻子说：“你别嚷，让我去打听一下章科长的家住在哪，那个门不愁装不下两只樟木箱。”说着，她让老张挑着箱子在后面慢点走，自己紧跨几步，进了公安局。

硬老张挑着箱子，走走停停，来到一条路边，放下箱子歇歇肩。他怕碰到熟人，就压低帽沿，拉高衣领，袖起两手，低头守着两只樟木箱，等着老婆转来。等着，等着，突然听到一个妇女问：“哎，这两只箱子要卖多少钱？”老张眼不睁，头不抬，只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不卖！”“大年三十，你开个价嘛。”“你买不起！”“只要你开价合理，你就是二贩子，我也不计较。”硬老张本来对这女人纠缠不休已经冒火，现在又听到说自己是二贩子，顿时气恼得两手叉腰，刚要狠狠轰她一炮。可是抬头一着，楞住了，原来这个女人就是那天在户籍科门口见过的。硬老张此时此地居然第一次学会了转弯子，他“嘻嘻”干笑了一声：“您是章科长的爱人吗？”那女人也一楞：“你怎么认识我？”“啊！对不起，这两只箱子是章科长叫我送来的。”那女人一听可乐了，她一边抚摸着箱子，一边喃喃地说：“这老头子，真是热水瓶，外面冷冰冰，里面热乎乎。快，跟我来。”硬老张挑起箱子跟那女人走了。

巧嘴妈走进公安局，东找西寻没见到人，再走出门一看，又发觉丈夫失踪了，这可把她急坏了。她从饭店找到医院，从这条街寻到那条巷，她边找边骂：“这老背时的，又变卦啦！”找了一圈没找到，只好无可奈何地又回到公安局。她一进门，迎面遇见两个人：一个是身披军大衣的中年人，她第一次打交道就认识了。现在她已打听清楚，他是张副科长。另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

不用问，就猜到是她男人第二次进公安局遇上的章科长了。今天同时碰到一个服软不服硬、一个服硬不服软的科长，这倒使这个平时能说会道的巧嘴妈，一时不知怎么开口好。她不开口，对方却先开口了。张副科长问：“材料带来了吗？”“带来了，带来了，我那老头挑来的！”章科长连忙笑容可掬地迎上来，说：“大嫂，刘芳芳的户口已批了，快到公社去拿批复去，回家过个快活年！本来嘛要补了材料才能批，现在经过调查了解，特殊情况就特殊处理，只你们这一户先批后补材料，这可是破例的呀！”

巧嘴妈听说批了，喜得她一溜小跑出了公安局，又去找硬老张。突然衣袖被人拉了一把，她回头一看，正是硬老张。她忙问：“箱子呢？”硬老张用嘴朝前一努，挥挥手中的扁担，说：“我已送到家了！”巧嘴妈恍然大悟说：“哦！怪不得批得这么爽气！”

听说批了，硬老张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巧嘴妈乐得心花怒放，她“咯咯咯”，“咯咯咯”，一路笑回来。他们没有回家，就直接到公社去拿批复，可是还没走到公社办公大院，只见那门口停了一辆中吉普，一看是公安局用来捕人的。只见从驾驶室里一左一右下来两个人，正是章科长和张副科长。硬老张心里感到一惊，说：“糟了，莫不是他们来公社告状，告我不守党的纪律，搞歪门邪道了！”“你慌啥？鸡掉进白米箩，还有不吃米的！现在你该服了吧，你的硬，我的软，都没用，还是那樟木箱管用！他们到公社来，肯定有其他事。”

他们正在猜测，两位科长已走到他们跟前。章科长握握他们的手，说：“请上车吧！”

硬老张和巧嘴妈感到莫名其妙，身不由主地爬上了车，一看，呀！那两只四四方、溜溜光的樟木箱，正安安稳稳放在车上。章科长拍拍箱子，笑着说：“老张同志，你们多心了，这样的玩笑可

不能开。这‘材料’还给你们，不过，那份证明你儿子张玉龙是聋哑人的材料，请你们一定得补来。”硬老张一听这话，臊得脸儿红到脖子根，他瞪了巧嘴妈一眼：“全是你这脑瓜儿在闹鬼，干了这糟蹋人的事！”巧嘴妈反驳说：“你怪我，我怪谁？又不是我发明创造的！”

（题图：项 钢）



一句生死攸关的话

潘文昭 整理

在古代，有一个嗜杀成性的国王，整天都在想种种办法来杀害人民，制定了一条残酷的法律：允许被处死的人在死前说一句话，这句话必须不真又不假，这样就能获得自由。但是，如果讲的是真话，就要被斩首；如果讲的是假话，就要被下油锅。被害的人们都认为无论讲什么话，反正都是死。

有一位勇敢而聪明的青年，他痛恨国王的残暴，就日夜苦苦寻思解救人民的办法，后来他终于想出一句不真不假的话。一天国王要杀他，在临刑时，他当众大声地讲了出来，结果弄得自以为聪明的国王也不得不释放他。从此，凡是被国王判处死刑的人，都学会说这句不真不假的话，使国王这条杀人的法律变成阻止他杀人的法律了。

聪明的读者，请你们想一想，这勇敢的青年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谜底见第32页）

斩夫剑

高金凤



磨盘山下的清水屯，有一户姓刘的人家。家里有三个姑娘，个个长得象天仙似的。大姐、二姐早就出嫁了，就剩下三姑娘压炕头。

三姑娘刘兰香，心灵手巧，人品又好，可就是嫁不出去。别说要财礼，就是倒搭上三间房子、两亩地，也没人娶她。

为啥呢？因为兰香的脑门上长了一道竖纹，说是叫“斩夫剑”。别看这“剑”长不够寸，深不过分，可算命先生却说：“额头一把剑，定斩丈夫九个男。”

兰香就因长了这么把“剑”，所以没人敢娶她。愁得兰香妈整天牙痛，齐刷刷的牙，今天拔一颗，明天拔一颗，硬是给全拔光了。

这么说，刘兰香真的就留家了呗！别急，前村有个文书，名叫宝林，他可不信这一套。他见三姑娘人品好，待人又诚恳，就偏偏把她看上了。眼下，只等选个良辰吉日娶进家门。

这一天，宝林进城去买结婚用品。那时正是三伏初，天气闷热闷热的。他走过清水河边想洗个澡，脱下外衣，就要往下跳，一边看瓜的老头忙喊：“小伙子别跳，这里水深！”话刚出口，宝林已经跳下去了。看瓜老头急了，边跑边喊：“救人哪！有人落水啦！”

当人们把宝林打捞上来，人已经凉透了。尸首运回家，宝林

的爹妈哭得不省人事，兰香扑在宝林的尸体上，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村里人也跟着擦眼抹泪。

这时，人群里一个人突然“啊”了一声。大伙抬头一看，原来是算命先生李拐子。“咳！小伙子死得屈呀！”说完，他扭头就走了。

大伙都说：“别听他瞎说，‘拐了拐了’的，净弯弯道。”可村上有个叫王大炮的人却把他拽到一旁，非让他说出个四五六不可。李拐子卖弄地说：“咳，现在该相信了吧！宝林要是不跟兰香订婚，绝对死不了！这把‘斩夫剑’可厉害呢，现在才死了一个，今后谁要跟她成亲，没个能活长的。大炮，这话可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大炮“嗯嗯啊啊”答应着，可还没等李拐子走出村口，这话就象长了翅膀似的满村传开了。

转眼间，宝林死了一年了。打那以后，再没有人上兰香家来提亲。村里有些小伙子都不敢正眼看兰香，象怕她粘上似的。兰香心里就象油煎锅烙似的难受，觉得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倒不如死了好。于是她拿定主意，偷偷地带上了绳子，拎了个小筐，对妈说：“妈，我到前山捡蘑菇去。”“去吧，到前院结个伴，捡着捡不着都别走远了，可早点回来啊。”兰香听了，忍住眼泪，点点头走了。

兰香走出家门，直奔前山，来到宝林坟前，痛哭了起来。哭了一阵，她牙一咬，心一横，把绳子挂在一棵大树杈上，上吊了。

可兰香没有死，过了一会儿，她醒了，慢慢地睁开眼睛一看，只见自己躺在一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怀里。她瞪着发楞的大眼睛，想跳起来。可那小伙子死死地抓住她，就是不松手。还问她：“你叫什么？怎么寻死呢？”

这时，兰香猛地抓住小伙子的领子，翻身坐起，说：“你为什

么把我救下来，难道还让我遭二次罪吗？”“你干吗非寻死不可呢？究竟有什么为难处，说出来我帮你解决。”兰香觉得这人心肠挺热，是个好人，就把李拐子说她长了“斩夫剑”，坑害了宝林的事诉说了一遍。

小伙子听完，气得把一根大树枝“咔嚓”一下子掰了下来，狠狠地骂了一声：“这该死的李拐子，净骗人。我告诉你，我家住在孟家窝棚，离这儿二十多里路，我叫薛明，大伙都称我黑虎子。咳！倒霉的事叫我也摊上了，你看看我的眉毛！”兰香抬头一看，不明白，问：“你的眉毛怎么啦？”“坏透腔的李拐子，说我这是断线眉，短命鬼，最多还能活三年，弄不好今年就得死去。就这样，该娶进家的媳妇也黄了。李拐子还硬骗我奶奶花了一只克郎猪的钱，让他弄来一把锁，可我不愿戴。我就不信，这浑身象铁疙瘩似的硬汉子，没病没灾的就会死了！我咽不下这口气，眼下我要背着奶奶找解放军当兵去。”

兰香听完黑虎子这番话，心里一阵热乎乎的，说：“你偷着走了，奶奶不着急吗？你应该告诉老人一声。”虎子觉得兰香说的在理，就决定告诉奶奶后再走。

过些日子，虎子要走了，两人又约会在这棵树下见面，真是说不完的知心话，唠到太阳下山，虎子说：“咱俩是同命人，一个是断线眉的短命鬼，一个是命里注定的硬命鬼，这么吧，我去参军，如果不死……”兰香马上打断他的话，说：“虎子哥，你一定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分手时，虎子把“长命锁”留给兰香做个纪念。兰香接过“长命锁”，想了想，从兜里掏出个小镜子：“虎子哥，这小镜子一直跟在我身边，你拿去做个纪念吧。”就这样，两人情深意长，难舍难离地分了手。第二天，虎子就和同村的几个小伙子起程了。

自从和虎子认识后，兰香脸上的愁云散了，整天有说有笑的，简直变成了两个人。

不久，全国解放了，兰香想，虎子很快就要回来了。可转过年，又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有人捎口信说，虎子过鸭绿江了。那阵儿，兰香就投入了支前活动，赶做慰问品送往前线。她希望着自己亲手做的慰问品能送到虎子的手里，她盼望着战争结束，与虎子相会。

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时候，虎子同村的战友负伤回国治疗，送来了兰香给虎子的一面小镜子。兰香一见，心就象被人揪似地难过。那位战友说：“在第三次战役攻打403高地的时候，虎子担任尖刀排的爆破任务。在临上阵前，虎子把这面小镜子包在这块布里，对我说：‘我要是牺牲了，请你把这面小镜子送到兰香手里。’那次战斗结束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虎子，听说他已经牺牲了。”

这天晚上，兰香整整哭了一夜。乡政府安慰她，鼓励她。从此，兰香把心血全用到工作上了。

可暗地下，村里人还是议论纷纷。黑虎子奶奶上了年岁，听说后，病倒了就没起来，临死还埋怨虎子不该摘下“长命锁”。李拐子更是幸灾乐祸地宣扬他算的命是灵验如神。



这一天，李拐子外出回来，半道上碰见了王大炮，突然脑子一转，走上前说：“大炮啊，成家没有？”“谁肯跟咱哪！”

原来王大炮小时候玩爆竹，不当心炸了脸，落了一脸黑麻子，还在脸腮上留下一道一寸长的沟疤拉。都快四十了，还打光棍呢！聋子哑巴他不要，好人又没人给，这叫高不成，低不就。这几年，他手头攒下点钱，别的不想，就想成个家。李拐子知道他的底细，就想从大炮的手里拿个三头二百的，于是说：“大炮啊，后屯刘兰香这个坐家女不是挺好吗？”“哟，老虎拉车，谁赶（敢）呢！那，那斩夫剑的厉害，你又不是不知道嘛！”“哎，你要愿意，我可有解她那把剑的办法。”大炮一听可高兴了，忙问：“咋个解法？”“办法是有，不过事成之后……”大炮点点头，催他快点把办法说出来。李拐子说：“我已经给你们合了婚，你脸上那道沟疤拉，是老天爷给你安排的‘剑鞘’，刘兰香那把‘斩夫剑’，就是缺你这把‘剑鞘’，她配上你，就叫剑入鞘，不会克人。”接着，李拐子咬着大炮的耳朵，神秘地说：“入洞房时，让刘兰香拿把杀猪刀，先剁九个小纸人，就万事大吉了。”大炮听后，赶忙去找人说媒。

头一次提媒，兰香根本就不听；第二次又去，兰香还是不同意；第三次再去，兰香妈有点心活了，她想：现在没有其他人敢给兰香提媒，虽然大炮长得丑点，但终归还是个正经的庄稼人。兰香妈主意拿定，就背着兰香，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

结婚这天，大炮亲自赶着五红大绿的马车，跟李拐子去接新娘子。到了兰香家一看，兰香一不打扮，二不穿嫁衣，宁死不上车。村里人凑热闹，把刘家院子挤得满满的，都要看看这出好戏。

李拐子嬉皮笑脸地劝说，唾沫星子喷了满屋也是白搭。兰香妈也劝兰香：“妈知道你的心，可宝林和虎子再好也死了。”但兰

香还是不同意。李拐子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努嘴：“大炮，动手拽上车！”说着，两人连推带拉，把兰香扯到院子里。兰香拼命挣扎：“现在解放了，不准抢人！”

正在这难解难分之时，只听“笛笛”开来一辆吉普车，“咔嚓”停在兰香家门口。从车里走出一高一矮两个人，走在前面那位矮个的，大喊一声：“住手！”人们认识，他是吕县长。后面那位高个的，穿一身崭新的志愿军服装，胸前挂了一溜子奖章，刚进门就对兰香说：“兰香，不认识啦，我是黑虎子！”“虎子哥！”兰香认出来了，一头扑到他怀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方才不是说虎子死了吗？怎么又活着回来了呢？原来那次战斗时，虎子右胸中弹，昏了过去，担架队把他从战场上救下来，转到前线医院去了。虎子的那位战友在战斗结束后没找到虎子，接着就又去参加另外一次战斗，也负了伤，被送回国治疗。由于他一直没见到虎子，就认为虎子是牺牲了。

现在虎子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英雄，跟随“归国报告团”光荣回到了祖国。他在县里做完报告后，由吕县长陪同，顺便回家探亲，路经清水屯，特意来看望分别多年的兰香。

这时候，看热闹的人更多了。王大炮又急又懵，不知怎么办才好。兰香跟虎子紧紧地站在一起，说不出心里有多高兴。猴精八怪的李拐子，一看真相大白，骗人的把戏已揭穿，刚想鞋子抹油“溜”，这时，王大炮手急眼快，一步窜过去，把李拐子的领子揪住了。李拐子立刻就象瘸腿上的筋——断了，一下子瘫巴在地上。

从此以后，李拐子那套迷信，在清水屯一带就再也没人相信了。

（题图、插图：张培础）



三个好朋友

江大平

彭老总在湘军里当营长的时候，有次，回到家乡湘潭

县乌石寨。他虽然当了官，却还是原来在家里过穷日子那个老样子。他小时候有两个朋友，一个叫二贵，一个叫二猛。三个人在土里挖到一只红薯，也要分作三份；在山里看牛，一顶烂斗笠，下起雨来，你让我，我让你，结果都光着脑壳淋雨。人家都讲他们三个是穿连裆裤的好朋友。

这次彭老总一回家，二贵就上门来了，两个人说不尽的亲热话，可是二猛却没有来，在家里生气呢！事情是这样的：前年二猛被抓了兵，好不容易逃了回来；去年又被抓了伙，让一个当官的打得遍体鳞伤，特别是左脚，现在还流脓淌血。所以他对那些“丘八”老爷，硬是恨到骨头缝缝里去了。这次彭老总回来，他想：天下乌鸦一般黑，披了那身老虎皮，就不会有好人，何况还当了官。他把对那些丘八老爷的恨，也放到彭老总身上了。彭老总一回来，二贵就来邀他，他硬是把二贵给骂走了。

彭老总不见二猛，就问二贵：“二猛在家吗？”“在呀！”彭老总一听，二话没说，起身就要去找二猛。二贵慌忙把彭老总拖住，因为他晓得二猛的脾气，彭老总这一去，轻则不见，重则吵起来，那多不好。彭老总见二贵拉拉扯扯，不觉生疑：“你这是怎么搞的嘛？有豆子就倒，有话就讲，痛快点。”二贵没法子，只好把二猛这几年的遭遇和现时的困难，一五一十，竹筒倒豆子，说了个

底朝天。当彭老总听到二猛挨了打回来，对着乌石峰赌咒发誓要报仇时，便连声称赞道：“有骨气，有骨气！”他想了一下，又和二贵商量了一阵，就从房里拿出一袋米，又换了身衣服，和二贵笑着走了。

他们来到二猛的家门口，抬头一看，铁将军把门——锁啦。二贵寻思，这家伙一定是躲起来了。还是彭老总过细，他把耳朵往门缝上一贴，呃，一阵“呼噜呼噜”的鼾声传进了耳朵。他与二贵咬着耳朵讲了几句话。二贵放下米袋子，绕到房子后边，踮起脚从窗口往里一看，可不，二猛在床上睡得正香呢！于是，他们悄悄地从窗口爬了进去，分头忙了起来。二贵从袋子里倒出米来淘米煮饭。彭老总坐在灶前接柴准备生火。他把手往灶里一探，冰凉冰凉的，起码有两天没有生火了。

二猛为什么锁着门在屋里睡觉呢？原来二贵走了以后，勾起他一肚子心事。特别是这几天米罐子空了，伤口又恶化了，晚上翻来覆去没睡好觉。今天本要挑柴上街去卖，只因脚痛肚饥，就赌气把门朝外锁着，从窗子里爬进去又睡了。这时，一阵阵“毕剥毕剥”的烧柴响，一股股饭香，直钻耳朵、鼻孔，把他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见二贵在灶头准备炒菜，那烧火的是谁呀？土蓝布褂裤，灶火映着他通红的脸，浓眉下一双大眼，虎里虎气，这不是当年看牛的伙伴真伢子^①吗？这时，二猛为难了，是起来好呢，还是不起来好？他紧张地考虑了几分钟，最后索性闭上眼睛，装着酣睡，他要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只听见他俩轻轻地谈着，“他是怕你跟那些丘八老爷一样啊。”“这怪不得他。那些杂种，专门欺压老百姓。”“唉，如今的世界是没得公理！”“公

① 真伢子：是彭老总童年时的小名。

理，手里有七斤半，就有公理。”

这时，二猛耐不住微微地睁开了眼，只见二贵把什么菜倒到锅子里了，从锅子里发出“嚓嚓嚓”的油爆声，二猛闻出了那是猪肉的香味。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吃过肉了，不由得口水也上来了，但是不敢往喉咙里咽，因为咽起来会有声响的。又听见二贵轻轻地说：“本来嘛，这‘粮子’^①有什么好的罗！”“那倒未必咧，‘粮子’有两种呢。”“有两种？”“一种是专门欺侮老百姓的，就是打二猛的那种；还有一种是心向老百姓的，是穷人的队伍。”二贵声音放得更低，但显然是更兴奋：“穷人的队伍？这是真的吗？”“是真的，是真的，千真万确。”

接着，只听见彭老总又说：“就是那些专门欺侮老百姓的军队里，也有两种人：一种是死心塌地跟老百姓作对，还有一些是……是白皮红心。”“白皮红心？”“你看他穿的老虎皮，对老百姓还是绵羊心，到时候把枪口一转……”“那你呢？”“我，哈哈……”彭老总大声地笑了，只见他站了起来，拿筷子夹了块肉，塞到二贵嘴里，问：“熟了没有？差不多了吧？”二贵一边品着滋味，一边连连点头：“快了，快了，还来点火。”二贵咽下了嘴里的肉，又问他：“我刚才问你的话呢？”彭老总捞了点柴放进灶里，显得很轻松地说：“就跟你刚才讲的一样，快了，还来点火，到时候，干它个痛快！”“是真的，到时候莫忘记了我呵！”“那还用讲，还有二猛，天天喊报仇，报仇，手里有枪才好报哟。”

二猛听到这里，再也睡不住了，他一翻身跳下了床，抓着彭老总的双肩，又摇又捶，把个二贵闹楞了，彭老总却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与二贵谈话时，就留意着床上，他知道二猛子早醒

① “粮子”：当时对当兵的一种称呼。

了，只是肚子里闷着气，在那里装睡。彭老总把二猛按在椅子上，对二贵说：“开饭！”他在袋子里掏出一小瓶白干：“来，一人一口转。”就这样，他们热热闹闹吃了一顿团圆饭。

吃完饭，二贵问二猛：“要不要弄点钱买米？”二猛说：“怎么弄呢？”“老本行，抬轿呀！”“到哪里？”“到县城。”“要得。”二贵说：“只怕你的脚吃不消。”二猛说：“没得关系。”他又问：“抬哪个？”二贵没有做声，微笑着看了看彭老总。彭老总把二郎腿一架，唱了句花鼓调：“家院打轿县衙走……”二猛一拍大腿：“哦，抬你？”彭老总又来了句戏腔：“我说二猛哥呀，你抬是不抬？”二猛说：“好，只要你坐，我抬！”

这时，二贵已把轿子准备好，三个人便动身了。二猛要彭老总上轿，彭老总说，这段路不好走，坐轿子颠起来屁股痛，到大路上再坐。二贵背着轿子在前，二猛与彭老总在后，他们边走边谈。二猛不由得提起了他第一次坐轿子的事：那年彭老总和二猛抬地主周三相公进城去，走到三仙坳，年纪轻轻的周地主不肯下轿，不

想二猛踩了个空，扭了脚，便放下轿子要彭老总给他揉脚，周地主不肯依，用文明棍敲着



轿杠子，逼着二猛立刻上路。彭老总实在气不过，一时性起，把周地主从轿子里拖了出来，又把扭了脚的二猛硬塞进轿子，逼着周地主给抬着走。周地主在这荒山野坳，怕吃眼前亏，只好忍气吞声抬起了轿子，硬是抬了一段路，彭老总才丢下周地主，背起轿子和二猛打了转身……不过为这事，他们两个搞得好久还落不得屋。

说着，说着，快上大路了，二猛脚又痛了起来，他强忍着，额上冒出串串黄豆大的汗珠。彭老总对二猛说：“怎么样，脚痛起来了？歇会儿吧！”说着，招呼前面的二贵停下，扶着二猛往轿子里坐，说：“现成的凳子，正好歇脚嘛！”二猛是个肠子不打弯的人，根本没想到彭老总会有什么打算，也就坦然地坐在轿子里了。

这时，彭老总向二贵使了个眼色，只见他两人一弯腰，便把轿子抬了起来，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了。这下，可急坏了轿子里的二猛，他连连呼喊：“真老弟吔，快放下罗，莫开这号玩笑哟！”二贵在后面说：“莫擂哟，送你到城里去治脚咧！”二猛哪里肯依，在轿子里大声喊：“莫胡闹罗，我下来慢慢走好不，我坐不得轿子咧，坐得脑壳晕咧！”彭老总转过脑壳对他说：“二猛吔，不记得啦，你又不是头回坐轿子。”

大路上，一乘轿子走得飞快，直奔县城而去。大家都非常奇怪，轿子里坐的是一个赤脚大汉，怎么还在伊伊呀呀地哭脸哩！

（题图、插图：施大畏）



渔夫和王子（埃及）

陆
恺
译

从前，有个渔夫捉到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鱼。他就把鱼拖到他的茅棚里。可哪里知道，他刚一转身，鱼就不见了，茅棚也不见了，看到的却是一座宫殿式的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他问那姑娘：“你可知道我的鱼和茅棚到哪儿去了？”

姑娘说：“我就是那条鱼，这是我的家。以前，我被一个恶魔变成了鱼丢到河里，今天是你把我救了起来，使我恢复了人形。”渔夫一听，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到高兴，但失去了茅棚，一下子又不知到哪里去安身。

姑娘见他这副神情，就说：“我爱你年轻力壮、正直善良，愿意永远和你生活在一起。”渔夫一听，当然高兴地答应了。这样，他们便在这座宫殿里安了家。

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渔夫的妻子出去游泳。当她从河里慢慢地走出来的时候，正巧被路过的王子看见了。王子见她亭亭玉立，黑色的长发披过了双肩，真是美丽极了。于是马上命令人去打听她是谁。

当王子知道她是本国一个渔夫的妻子时，妒忌极了，就想方设法要除掉那个渔夫，夺取他的妻子。

第二天早晨，渔夫被叫到王宫里，王子从上到下傲慢地看了看渔夫，然后说：“我要你明天来见我的时候，在同一时间内，做到又哭又笑。否则，我就要把你关到监牢里去！”

渔夫害怕极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既能哭又能笑呢？渔

夫的妻子却对他说：“不要慌，你去取一个洋葱放在衣袋里。明天去见王子时，你把洋葱捏碎，偷偷地放在鼻子上猛嗅一下，就可以使你的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同时，你再放声地大笑，这样，不就达到王子的要求了么。”

第二天，渔夫完全按照他妻子所讲的那样做了。王子果然没找到什么借口把他关起来。但是，王子想除掉渔夫的歹心还是没有变。

过了几天，王子又派人把渔夫叫来，对他说：“我要你明天来见我的时候，身上既要穿衣服，同时又是赤身裸体。否则，我就把你钉在宫殿的围墙上！”

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穿衣，又是裸体呢？没办法，渔夫只得又去找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又说：“这容易办！你只要在裸体外面罩上你的鱼网，就可以了。”

第二天，渔夫又按照妻子的话去做了。王子挑剔不出什么毛病，他的毒计又一次被击败了。

又过了几天，王子又叫人把渔夫找来，对他说：“我要你明天来见我的时候，给我一个新生婴儿，这个新生婴儿还能讲个故事给我听。否则，我就要杀你的头！”

谁听到过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会讲故事呢？渔夫非常绝望地离开了王子。但是，他的妻子告诉他说：“你快到河边去，用钓鱼竿敲敲水，我的异

母姐妹就会给你送来一个新生的婴儿。这婴儿会给王子讲故事的。”渔夫毫不犹豫地按照妻子的话去做了。

第二天，渔夫抱着婴儿去见王子，王子嘲笑地看着渔夫说：“这婴儿是来给我讲故事的吗？”

“是的，我就是的。”那婴儿一边回答，一边从渔



夫的怀抱里挣脱出来，走到王子的面前说，“现在，你离开你的宝座，让我坐下来给你讲故事。”

这下，把个王子惊得目瞪口呆。他有生以来哪里见到过初生婴儿会讲故事呢！他象中了魔法一样，乖乖地让出宝座，站在新生婴儿面前。婴儿大大方方地端坐在王子的宝座上，开始讲起故事来：

“从前，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每年都要收获很多很多的小麦、大麦、水稻和玉米。有一年，这个富翁在所有的土地上只种芝麻，并且获得了好收成，得到了几百袋的芝麻。富翁对每一袋芝麻都非常仔细地称好重量，反复计算核对，但在他最后贮藏的时候，却发现有一袋芝麻少了一颗，于是就派所有的佣人去寻找。那些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找呀找，结果谁都找不到。那个富翁对他们大发脾气……”

“荒唐！”听到这里，王子忍不住打断了婴儿的话说，“那个富翁有几百袋的芝麻，怎么会兴师动众去找一颗芝麻！”

婴儿立即回答说：“那么，你作为一个王子，全国美丽的姑娘都可以由你任意挑选，为什么还要使尽各种卑鄙的手段，想夺取一个渔夫的妻子呢？”说完，金光一闪，婴儿转眼不见了。

王子以为这婴儿是真主的化身，不敢违抗，只好把渔夫放掉了。

从此以后，渔夫和他美丽的妻子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题图、插图：毛用坤）

颜一的故事（日本）

孙海威 译

有一个叫吾作的人，他种了一大片香瓜，可每到瓜熟的时候，晚上总有小偷来偷瓜，于是，吾作就请聪明的颜一帮着想想办法。颜一一口答应了吾作的请求。

第二天一早，颜一就赶到吾作的瓜地，动手扎了一个稻草人，并且高声对过往行人说：“从今晚起，我让这个稻草人给吾作看瓜。”人们听后，都觉得颜一愚蠢可笑，纷纷议论说：“用稻草人看瓜？亏他想得出来！”

到了晚上，吾作的瓜地里又来了三个小偷。其中一个小偷远远看见稻草人的影子，吓了一跳，说：“喂，伙计们，今天晚上有人看瓜！”另一个小偷说：“别怕，那是颜一扎的稻草人，是我白天亲眼看到的。”说着，三个小偷就大胆地钻到瓜地里偷瓜了。谁知他们刚动手摘瓜，突然，一个小偷“啊——”一声大叫，另外两个小偷忙问：“怎么了？”那个小偷回答说：“刚才不知道是谁在我头上‘嘭’打了一下。”说完，再看看身边，除了稻草人以外，没有见到任何东西。另外两个小偷就责怪他大惊小怪。于是，三个小偷又放大胆子偷起瓜来。刚过一会，又有一个小偷头上“嘭”挨了一下；又过一会，第三个小偷头上也“嘭”挨了一下。打得三个小偷不得不留神观察四周动静。最后终于发现原来就是旁边的稻草人在他们头上轮流敲打。这一下，把三个小偷吓得“哇哇”大叫：“稻草人成精了！”“快逃命！”一边喊，一边逃，谁也顾不了谁。看到小偷逃走的狼狈相，稻草人不由仰天“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这稻草人就是聪明的颜一装扮的。

据说，从那以后，小偷再也不敢到吾作的瓜地里来偷瓜了。

(插图：毛用坤)



一 罐 金 子 (英国)

陈建华 译

很早以前，有个国王要钱打仗，命令手下人到处搜刮钱财。

有一次，那些人找到一个农夫，对他说：“听说你有一个罐子，里面装的都是金子。”说完，就动手搜查起农夫的屋子。可是搜了半天，也没有搜到一点值钱的东西。于是他们便把农夫抓走，关进了监狱。

一天，农夫在狱中收到妻子的一封信，说是现在该种马铃薯了，但因家中缺少人手，农夫的妻子只好自己去翻地。农夫看完信，凝神思索了一阵，立即写了一封回信，叮嘱妻子千万别去翻地，因为地里有一罐金子。回信写好后，农夫把它交给监狱看守，照例由看守代为寄出。

两星期后，农夫又收到了妻子的一封信，信中说：“前几天家中出了件怪事，大约有十多个带铁的人，来到马铃薯地里，把马铃薯地全翻遍了，好象在找什么东西似的。”



农夫看完信，知道是那些自作聪明的看守办的事，就笑嘻嘻地再写了封回信，告诉妻子，既然有那么多人给我们翻了地，那你就可以种马铃薯了。

(插图：刘文頔)

高明的医生(阿富汗)

李野红 沈文洲 译

有一次，一个胖子气喘吁吁地去找医生治肥胖症。

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说：“我的朋友！你只能活四十天了。”

胖子一听，禁不住哭起来。回到家中，躺在床上，跟谁都不说话，担心着临死的那天到来。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胖子一天一天地消瘦。

四十天到了。这天一大早他就等着死神的光临。可是直等到第二天

天亮，他还没有死去。于是，就去责问医生：“你说我只能活四十天，可我现在还活着！你为什么

要骗我？”
医生笑起来，反问他：“你不是要治肥胖症吗？”

“是的。”

“那你现在已经瘦下去了，还要怎么样呢？”

这人一听，顿时恍然大悟。

(插图：缪群飞)





多智的法官(印度)

于鹏飞 侯存治 译



有个人店中被盗,丢了一个钱包。此人向法官告状说:“大人,今天夜间有人偷了我的钱包。我店里有许多人,不知道该怀疑谁。”

法官说:“天亮以前让你店里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就能把贼给你指出来。”

一会儿,所有的人都聚集在法官面前,法官说:“现在我发给你们每人一根草棍,你们明天早晨都得把它还给我。你们要知道,谁要是偷了钱包,草棍一夜就会长一指。”

小偷听了惊慌失措,开始琢磨怎样才能骗过法官。他想了又想,终于决定把草棍折去一指长。这样,即使长了一指,恰好与别人一样。

早晨,店里的人都到了法官那里,结果是大家的草棍都一般长,唯独一个人的草棍却比其他人短了一指。

法官喊道:“大家看,这就是小偷!”

(插图:李 加)

《杭州的传说》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中国地方风物传说丛书,第一本《杭州的传说》最近已经出版。此书由杭州市文化局编,共收杭州地区包括西湖、近郊以及富春江、新安江、超山等地的传说四十八篇,并有程十发新作插图十二幅。它既是很好的文学读物,还有助于饶有趣味地领略杭州的风物景色,有助于了解杭州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三 比 一

(印度尼西亚)

于鹏飞
侯存治
译

苏门答腊岛上住着一个穷农夫。在他那块巴掌大的土地上长着一棵香蕉树。

一天，三个过路人——和尚、大夫和高利贷者，经过这个穷人的房前。高利贷者看见香蕉树，就对同伴说：“我们三个人，农夫光杆一个。他是不可能阻止我们饱餐一顿香蕉的。”于是，他们当着农夫的面，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农夫见了，心痛地喊着：“德高望重的大人们，你们要干什么哪？这是我的香蕉啊！”

和尚边吃边说：“怎么证明这香蕉是你的？”

大夫也嚷嚷：“香蕉合我们的胃口，我们就要吃！”

高利贷者则威胁着说：“别打扰我们，要不，你可要倒霉了！”

农夫想：他们三个人，我孤身一人，寡不敌众。可我怎能眼看着他们在我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想着，想着，他朝三个不速之客说：“今天，在我家中能见到上天的仆人和著名的大夫，真是太幸运不过了，但我奇怪的是，象高利贷者这种卑鄙透顶的人，怎么会跟你们混在一起？请看，他多么贪馋呀！你们刚摘一个香蕉，他已摘了五个，还都是熟透了的。”

这时和尚和大夫都勃然大怒，齐声对高利贷者喊道：“看你这贪吃的馋鬼！你对我们毫不尊重，快滚开！可别等我们惩治你！”



高利贷者想：他们三个，我一个，吵不过他们。只好狼狈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农夫又对大夫说：“尊敬的先生，请别生我的气。我总觉得，凭你的医术是不能给人治好病的。”

“你懂什么医术，大老粗！许多人都是我治好的。”

“可我认为，他们所以能好，这全凭老天爷的心愿。”

“和老天爷有什么相干？人是我治的，不是老天爷治的！”

和尚一听生气了：“什么？你竟敢怀疑老天爷的神力？！”

农夫紧跟着和尚喊道：“师父，他侮辱了老天爷，犯了滔天大罪！”

和尚嚎叫起来：“给我马上滚开！”

医生想：他们两个，我一个，吵不过他们。只好撒腿跑了。

这时，农夫对仍在吃香蕉的和尚说：“噢，你读过无数神圣的经法，你们这些经法上是不是禁止侵占他人的财产？”和尚肯定地说：“那当然禁止罗。”农夫说：“那么你为什么乱吃别人的香蕉呢？”

和尚还没来得及回答，农夫就抄起一根大棍，指着大路，怒气冲冲地对和尚说：“师父，按照你们神圣的经法办事，你赶快上路吧，要不，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和尚斜眼瞅着农夫手中的大木棍，急忙转身逃走了。

（插图：张述浩）



（上接 89 页）

问：“你能医好么？”那人说：“能医好，不过有一个条件。”吕蒙正说：“只要把老夫的病治好，什么条件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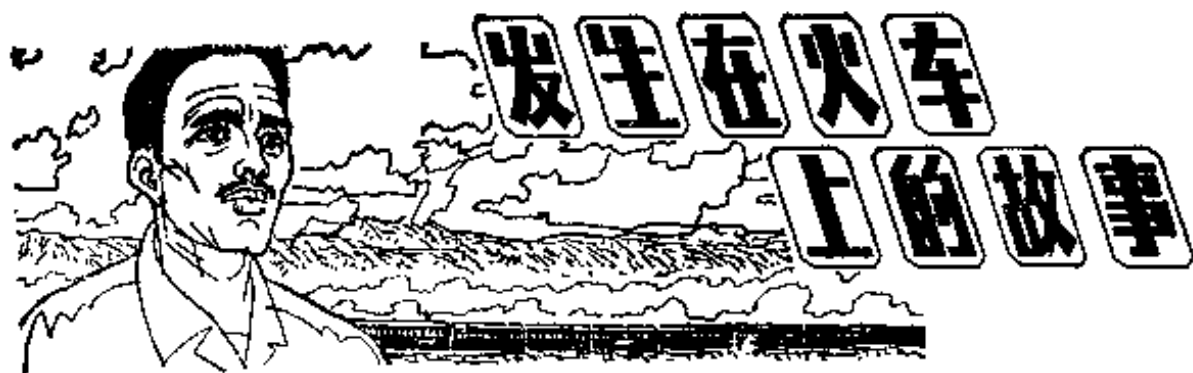
那人说：“这个条件并不高，你把满朝的文武大臣统统请来，只等高堂宾官满座，我就开始给你治病。”

吕蒙正想：这事一点也不难，就一口应承了。

第二天，吕蒙正请来了在朝文武百官，这些同殿大臣都抱着好奇的心理，要看看当朝宰相的这位贵同乡到底有什么高招。

那位同乡，待等宾客济济一堂，便站在吕蒙正的榻前，一不试温，二不搭脉，当着众人的面，指着吕蒙正的鼻子，狠狠地数落了一顿。说他当年如何贫穷落泊困寒窑，身睡灰堆头遮瓢；如何背乡离井，沿街乞讨；如何得时做官，挥金如土；如何吃了果子忘了树，好了疮疤忘了痛。他一阵指责，一阵讽刺，一阵痛骂。吕蒙正躺在床上又羞又窘、又急又气，顿时出了一身大汗，那伤寒症便不药而愈。

（插图：庞先健 张峻松）



张功升 口述 金洪汉 张广亮 整理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北京出差的抚顺电厂老工人安尉师傅，完成任务之后，登上由北京开经塘沽的 132 次普通客车。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刚刚坐下，就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安排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坐在自己的对面。就在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发车，请送亲友的同志赶快下车。”小伙子把手提兜放到行李架上，瞧了姑娘一眼，回头对老太太说：“好，我下去了。”说完就走了。当他刚要走到车厢门口时，这姑娘突然站起来，冲着那个小伙子喊了声：“宋天龙，你过来！”

这个叫宋天龙的小伙子听见叫声，停住了脚步，转过身，但没有过来。姑娘又喊了一句：“你过来！”宋天龙好象是无可奈何的样子，慢腾腾地回到姑娘跟前：“什么事？”“过来，让我亲一下。”宋天龙一听，脸“腾”地红了，急忙往后退了一步：“桂芝，你这是干什么？”“你亲了我七年，现在让我亲你一下都不行吗？”突然，站台上一声哨响，火车要开了，宋天龙转身就要走。就在这一瞬间，姑娘一下子扑过去，双手抱住宋天龙的脑袋，朝着他的鼻子“吭哧”就是一口，咬得宋天龙“啊呀”大叫一声，急忙捂着鼻子，冲下了火车。

车开了，可整个车厢都轰动起来，都为这个突然发生的事情感到奇怪。这时，坐在他们对面的安师傅，看着眼前突然发生的这一切，平刷刷的短发根根竖起，两道浓眉紧紧地拧在一块：这算什么名堂？！他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这个年轻的姑娘。这时，只见这姑娘拽起老太太的胳膊说：“你是我的婆婆，可你就不敢承认我是你的儿媳妇。你说，我是你的儿媳妇对吗？你说，你为什么不敢说？”尽管这姑娘一再逼问，老太太象个木头人似

的，一言不发。这姑娘又问了一句：“你说呀！你不说，你为啥不说……”说着撒开手，“嗖”，一头就朝窗口扑过去。多亏张师傅手疾眼快，一把拦住了姑娘，这才没有跳下去。

这姑娘瞪着大眼睛，盯着张师傅：“你是谁？你是谁？”说完，就放声狂笑起来，转身就要跑。张师傅急忙上前拽住，使劲地把她按在座位上。这时，这位饱经风霜的老工人，凭着自己丰富的阅历，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原委也猜出了几分。只见他对姑娘说：“姑娘，看来你是受委屈了！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你？你能管这事吗？”“能！姑娘，我就是专门管这些事的，你说吧。”

姑娘没有回答，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张师傅，“噗通”一声给张师傅跪下，伏在张师傅的大腿上就大哭起来。那哭声揪人心肺，叫人同情。张师傅急忙扶起她，让她好好说。这姑娘一边抽泣，一边扭过头，用手指着老太太：“你问她呀，你问她！”张师傅立刻站起来，严肃地盯着老太太问：“你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太太看了张师傅一眼，冷冷地说：“这是我们的家里事，你甭管！”一句话，把张师傅说得眼睛瞪得滴溜圆，还没等他张口，车厢里的人也都围了过来。车长、列车员、乘警和旅客，都七嘴八舌地指责老太太：“快说，她到底是你的什么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



师傅按住心头的火气，说：“都要出人命了，为什么管不着！告诉你，我就是专门管这种事的！”周围的群众也催她快说，老太太一看这阵势，才吞吞吐吐地讲起来，讲得不对的地方，那姑娘就接着说。就这样，她俩你一句我一句，大伙才听清楚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姑娘叫杨兰芬。李大虎的爸爸是个被错划的右派，“文化革命”期间，全家被赶出天津，遣送到山东烟台的老家“劳动改造”。在他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杨兰芬宁肯背黑锅，爱上了李大虎。两个人同舟共济，扶持着多病的老人，过着极为艰难的生活，虽说没有结婚，但已经好得象一个人似的。落实政策后，李大虎的爸爸先调回天津了，村子里就议论开了：“李大虎早晚也得回城，他跟杨兰芬的婚事，早晚得黄。”杨兰芬一听也沉不住气了，她问李大虎：“大虎，到那时候你会变心吗？”“净说傻话，在我最背气的时候，你能对我那么好，以后我进城了，怎么会忘记你呢？兰芬，放心吧，要是我跟别人结婚，你就送我两只花圈。”兰芬一听他这两句俏皮话，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李大虎调回天津不久，杨兰芬就接到从天津来的一封信，还给她寄来一百块钱，说是让她到天津去结婚。这下，可把杨兰芬乐坏了，见谁跟谁说，大伙听了也都羡慕得不得了。临走那天，村里的乡亲们一直把她送上了汽车。

可杨兰芬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天津后，她身上的喜气一下子给冲得一干二净！原来，李大虎回城以后，已经另找了对象。他爸爸知道后，怎么劝也劝不住，实在没办法，才想出这么个绝招，写了封信，寄了点钱给杨兰芬，想把她从乡下接来，提前把婚事办了。可是杨兰芬来到天津之后，这小子干脆连家都不回，跑到别人家里去住了。这一下，把他爸爸气倒在床上爬不起来。可这老太太却向着儿子，所以想着法子要把兰芬骗回家，好了却这桩心事。杨兰芬经受了这场波折，心里哪里平静得下！一气之下，咬了李大虎的鼻子，自己则要一死了之。

张师傅和车厢里的人听完这些叙述，气得牙齿都咬得咯咯直响。有的骂李大虎是现代的“陈世美”，有的说李大虎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张师傅拉着杨兰芬的手说：“姑娘，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我们都要为你说话！”

说着，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工人，拿出纸和笔，在颠簸不停的车厢里给李大虎单位的党组织写信，一口气写了整整八张纸！信的下面，端端正正地写上：“抚顺水厂工人张新民”几个字。周围的旅客一看，这个说：“张师傅，快把我的名字也写上！”那个说：“老张师傅，把我也添上！”一个老奶奶说：“这种没良心的人是该好好说他几句！老同志，你把我老太婆的名字也写上，我是人民公社的……”看着这一切，杨兰芬心里一阵热乎乎的，两颗黄豆大的泪珠挂在脸颊上，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李大虎的母亲看到这情景，心里也有点害怕了，对着张师傅说：“专门管这事的同志，眼下这件事，是我儿子不好，可我做娘的，对他也是没办法呀！”张师傅说：“可你应该想想，是否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

张师傅说着，把杨兰芬拉到身边坐下，给她讲起英雄人物对待生活挫折的故事，一直讲到塘沽车站。

下车后，张师傅把杨兰芬送出车站，临分手时，对她说：“姑娘，我还有事，不能送你回家了。”杨兰芬一听，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张师傅转身对着李大虎的母亲说：“这孩子交给你了，出什么事，我可要找你！”老太太点点头，拉着杨兰芬走了。

张师傅望着她们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他摸出袋里那封信，看看时间还早，就想找个邮局寄出去。刚走了一段路，突然听到有人说：“汽车站那边有人跳河啦！”张师傅心里顿时“格登”一下，急忙转身朝车站跑去。

等他赶到那里一看，跳河的不是别人，正是杨兰芬！这时，她已被人救上岸。李大虎的母亲见他来了，正要结结巴巴地解释，张师傅也顾不得她了，赶紧挤了进去，见人群里走出一个大夫，正在给杨兰芬做人工呼吸。

不多一会，杨兰芬慢慢睁开眼睛，发觉站在自己身边的张师傅，眼泪止不住一下子涌了出来。张师傅蹲下身，一边给她擦眼泪，一边问她：“姑娘，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你为什么还是要走这条路呢？”杨兰芬颤巍巍地说：“叔叔，我，我是没脸进村哪！”说着，又痛苦地哭了起来。张师傅想起杨兰芬离开村子时，乡亲们欢送她的情景，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他慢慢地扶着她坐起来，对她说：“姑娘，没脸见人的不是你，而是李大虎这样的人！”说

着，拿出那封还没有寄出的信，对着杨兰芬说：“姑娘，你说，这信上签名的上百个人都和你认识吗？”杨兰芬摇摇头。张师傅又说：“可他们为什么都那么真挚地同情你，都要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呢？姑娘，你还记得那位农村老大娘的话吗？”杨兰芬点点头。张师傅说：“你可千万不能辜负他们的一片心意啊！姑娘，世界上天地大着哪！今天，又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我们难道能为这点事失去生活的勇气吗？”说到这里，姑娘的头低下了。这时，张师傅掏出一个小本本，“唰唰唰”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撕下来递给杨兰芬：“给，这是我的通信处，以后有话你就跟我说吧。”

这时，人群里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对着张师傅说：“老师傅，这一路上的事我都看到了。你是个热心人，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今天，送姑娘回去的事，你就交给我吧！”

几天以后，张师傅回到了抚顺。李大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来了一封信，说是组织上正在对他加强教育。张师傅见杨兰芬那儿没有信息，可真有点放心不下：这姑娘回到农村后，究竟怎么样了呢？一天，邮递员同志送来一封来自山东烟台的信，张师傅拆开一看，是杨兰芬写来的，顿时喜出望外，急忙把老伴找到跟前，一起念了起来：

张叔叔：

您好！我已经回到家里。现在，我是坐在大队党支部的办公室里给您写信。支部书记老王就坐在我的身边……

读到这里，这位老工人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深沉地对老伴说：“这些年来，尽管在我们的生活里遭受了许多令人痛心的创伤，可党和人民的力量，将会帮助我们战胜这一切！”

（题图、插图：项 钢）

谜 底

那青年对国王说：“我将要被下油锅！”因为如果这句话是真的，他应当被斩首而不是下油锅，这当然就不是真话了。如果是假话呢，那他就要被下油锅，这样不又是真话了吗！所以那青年讲的就是这一句不真不假的话。



一位永不休战的故事员

李汇瀛

这张照片中那位讲得有声有色的故事员名叫张功升，是抚顺市辽宁电厂的工人。二十多年来，他创作和改编了一百五十多则故事在群众中讲述。他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讲过故事，通过电视为周总理和朱委员长讲故事，还给贺龙、陆定一、宋任穷等同志讲过故事，受到了他们的赞扬。胡耀邦和周扬同志曾鼓励他今后要多编多讲，要一直讲到共产主义！

“文化革命”一开炮，他就打成黑爪牙关进牛棚，可他在牛棚里还为大家讲故事。一九七五年，他口头创作了揭露林彪封建法西斯统治的《逃“驯马”》这则故事，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他更加满腔热情讲好故事。他儿子因病去世不到六天，他就在一个学校里讲学雷锋故事。一九七八年，他的腿因工伤不能动弹了，可他还拄着拐杖到处讲。有一次，在他讲故事前，正巧厂党委书记陪着两位医生来为他检查。两位医生检查完往外走时，立即议论开了：“左腿的肌肉里，已经有一百多块骨头了。骨化到这种程度，怕是没法治了。”“这种骨化性肌炎，是不是癌症的癌症？可他还有心思讲故事。”两位医生的悄悄话，全被跟在后面的张功升听到了，他顿时象挨了一铁锤！可就在这时，排演大厅里爆发出一阵掌声，张功升知道，轮到自己讲故事了。于是，他镇静下来，放开拐杖，整整衣服：上台讲了四十多分钟，博得了大家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可听故事的人谁都不知道，在他讲述前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今天，组织上关心他，请各地医生为他治疗，但仍无法控制病情发展。即使这样，张功升仍然活跃在故事战线上。看了这张相片，从他那生动的讲故事的神态里，谁能猜得出他是一个患了不治之症的人！

（摄影：姜淑杰）

“杂技迷”的秘密

夏树人 文国栋

早晨，老水手向长兴师傅轮休回家，才登上楼梯，就听见“哗，啦啦啦……”一阵摔破碗的响声，把他吓了一跳，心想：一定又是那“辇拐拐”“戳拐”罗！

“辇拐拐”是他的独生子，叫向明，从小就喜欢练武术，玩杂耍。今年十八岁，高中毕业，最近商业局招去培训，还没正式分配哩。

向师傅跨进屋里，果然，碎碗片撒了一地。向明的一张圆脸累得通红，浓眉下那对大眼睛，正愁痴痴地盯着地下。向师傅上个月跑船回来，见他打破碗，才训过他；今天见他又闯祸，冒火了，板起面孔，说：“你呀，硬是成了个‘杂技迷’哪！当个商业职工哪点不好？为啥还想去当杂技演员！”这时向明辇起颈子：“爸爸，你不是常说你当学徒的时候，也戳过拐，还摔伤过腿吗？”“唉，你咋个把不务正业拿来和学技术比哟！你到我们轮船上去看看，那技术练兵是啥劲头！哪象你，一空就学杂技。”“你还是拿老眼光看

人。”向明的回答，使向师傅更火了：“哎，你再闹下去，莫不硬是要把屋里的碗都打破呀！”

向师傅回家前，本想问问儿子工作分配的情况，现在见他这副样子，也懒得再开口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向明就起了床，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嗨呀嗨，嗨呀嗨”地打沙包——那是在练腕力。晚上，又在屋里玩碗——把大碗小碗，一个又一个，搁在一双手腕上，在屋子里来回跑圈圈。

他妈妈见了，又气又疼，说他象个疯



子。但她觉得这娃儿，比起前几年睡懒觉，在外头混，还是长进多了，也就假装猫头鹰——睁只眼闭只眼，没有多说。向师傅呢，毕竟是个把月才回一次家，拿这娃儿也没得法，只好由他撑起颈子，在屋里练杂技。

在向师傅临走的前一天，他带了轮船公司十多个职工，去东风造船厂听学术报告。已过十二点了，还没吃饭。眼看离听报告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可还要乘船过江，时间很紧，他只好带着大伙，找了家饭馆，准备随便吃点东西，马上赶路。

进了饭店，一看，嘛，餐厅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位子，坐下来等着。向师傅见有的青年服务员，双手端着两三碗菜，要来回跑上两三趟，才端得满一桌；技巧熟练的老服务员，双手托上一次，就可以满足一桌顾客的需要。心想：要是个个服务员都有这么大的本领，轮到咱们吃饭就快了，否则，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向师傅正在焦急，有一个敦敦笃笃的服务员，两只手托着两个大菜盆，大菜盆旁又放着两个小菜盆，在菜盆周围摆着一碗碗白饭，活象捧着两朵盛开的大荷花，“噔噔噔”地向他们前面的桌子走来。

向师傅抬头一看，楞住了：这不是我那“犟拐拐”吗？失口就喊了声：“明儿！”那服务员掉过头，圆脸、浓眉、大眼，果然是向明。他马上也喊了一声：“爸爸！”

向师傅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儿子：“啊！原来你已经分到这里工作了，咳！咋不早说呢？”向明笑着说：“是才分来的。”

向师傅的伙伴见了，连声夸奖：“老向，这是你的娃儿？真不错哇，真象在演杂技咧！象他这种端法，我们今天准时听报告，不成问题了！”

向师傅心里比吃了蜂蜜还甜。这时，他才明白了：原来儿子在家里练杂技，并不是贪玩好耍，而是一心一意在练基本功，当初是自己错怪了儿子，于是就说：“你练基本功，咋不对我明讲呢？”“还没学好，吹它干啥呢？何况现在我比老师傅还差得远哩！”

（插图：盛毓安）

明天一定戒

王某抽烟已成重习。大家劝他戒烟，他保证说：“明天一定戒。”

到了第二天，他还照样抽，别人问他为什么还抽，他说：“今天遇到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人家敬我一支烟，怎么好不抽！明天一定戒。”

又是一个第二天，人家又见他抽烟，又问他为什么还抽，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买包烟表示祝贺祝贺！明天一定戒。”

又是一个第二天，只见他嘴边仍叼着一支烟，这次不用人问，他就

抢先说：“别人是以酒消愁，我是借烟解闷。”

旁边有个人挺奇怪地问：“你有什么烦闷呀？”王某说：“我真想不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关心我戒烟！”

（哈哈）



（插图：朱国荣）

四大名旦

李绪良

甲：你知道四大名旦吗？

乙：哟！这还不知道！不就是北京鸭蛋、高邮咸蛋、山东鹅蛋、还

有……还有澳洲鸵鸟蛋嘛！



巧叫门

有个杂货铺，天一黑就上门，再也叫不开了。

一天，小王对小李说：“我有办法叫开门。”

小李说：“我不信。”

“你不信，咱们就打赌。”

天黑下来了，他俩来到杂货铺前，只见店门紧闭，小王上去举起拳

头就“噹噹噹”一个劲地敲门，敲得里面值班的营业员不得不在里面问：“敲什么？有什么要紧事呀？”小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快开门，你、你不开门，我、我们一家就见不着面了！”营业员一听，当出了什么大事，忙开开门。小王马上笑嘻嘻

地说：“对不起，买盒火柴。”一听这话，气得营业员直嚷：“买盒火柴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小王说：“没有火柴，点不了灯，叫我一家人怎么见面啊！这不急人哪！”

（郝建常）

我天天挨着爸爸睡

睡！

（文寅）

『我天天挨着爸爸

睡！』

『我叫心肝宝贝。』

『今年几岁？』

『我天天挨着爸爸

睡！』

『我叫心肝宝贝。』

『今年几岁？』

『我天天挨着爸爸

睡！』

『我叫心肝宝贝。』

『今年几岁？』

『我天天挨着爸爸

睡！』

『我叫心肝宝贝。』

『今年几岁？』

『我天天挨着爸爸

睡！』

谈恋爱

老张带着孙子去看电影。当银幕上出现一对男女接吻的镜头时，小宝好奇地问：“爷爷，他们这是干什么？”老张随口讲了一句：“谈恋爱。”看罢电影回家。正碰到邻居王大妈抱着小孙子在门口玩。老张见了，高兴地从小王手中抱过这孩子亲了亲，小宝见了又跳又笑地说：“哟！爷爷和小弟弟‘谈恋爱’啦！”

（郝怀忠）



（插图：麦荣邦）

刘大请客

刘大不善于说话，往往得罪不少人。

这天，刘大五十岁生日，特地邀请好友张三、李四、王五和赵六来聚聚。准备吃饭了，刘大发现赵六还没来，懊恼地说：“该来的又不来。”这话给张三听到了，暗想：我们可能都是不该来的，于是就走了。刘大看到张三走了，着急地说：“哎！不该走的又走了。”这话给李四听到了，心想：看来我们是应该走的，于是也立即走了。刘大见李四走了，摊摊手对王五说：“我又不是讲他。”王五想：你不是讲他，那一定是说我了。于是也起身走了。刘大一看，明白了：“哎，怎么都走了？”

（喻仲千 整理）



（插图：陆元林）

某财主有三个儿子，都长大了，财主特地请了个老师来教他们念书。才过几天，三个儿子说：“学好了。”财主不信，就出个题目，让他们各自回房中去做篇文章。老半天过去了，还不见三个儿子来交卷，他就

三个儿子做文章

先走进老大的房间，见老大蒙着被子在睡觉。财主问：“你文章不做，怎么睡起觉来？”老大说：“老师说：‘李白梦中成诗’，我的梦还没做哩！急什么？”气得财主转身就往老二房间

走。只见老二房里满地都是撕破的书，他还在撕着。财主忙问：“你这是干什么？”老二说：“老师说：‘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我才破了百把本哩！”财主听了气得胡子直翘，就

转身走进了老三房间，见老三口含一

段墨在闭目养神。他奇怪地问：“你在干什么？”老三说：“老师说：‘肚中有墨水，文章就会来’，待我把这段墨吃完，文章就来了。”财主听完，连连摇头。

（范永林）

两兄弟

有个人问一对双胞胎：“小弟弟，你们两兄弟，哪个大呀？”

其中一个腼腆眼说：“哥哥，咱们别告诉他。”

那个人一听笑了。

(赖晓春 整理)

想办法

——你妻子牙痛已有两天了，你为什么不替她想想办法？

——我想了啊！我在耳朵里塞了块棉花。

(施祥云 译)

只拿不给(英国)

纳斯雷丁的一个朋友是财迷。

一天，财迷同朋友们在河边散步，突然脚一滑，掉进河里。路边一个人见了，连忙伸出手去对他说：“你把手给我，让我拉你一把！”谁知财迷听了，只把泡在水里的头往上浮出来一下，却不把手伸出来。那人又喊了一次，也没用。

这时，纳斯雷丁连忙对财迷说：“快拿住我的手吧！”财迷马上一把抓住他的手爬上了岸。

纳斯雷丁对大家说：“你们摸不透他的脾气，你叫他‘给’，他不会理你，你叫他‘拿’，他比都快！”

(沈文洲 译)



(插图：陆元林)

本栏欢迎来稿



大家知道,无锡惠山^①泥人名扬中外,要说到它的来历,还有一段神奇的故事呢。

相传在明洪武年间,有一天,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在五更三点上朝启奏皇上:“臣夜观星象,发现无锡龙山有龙脉龙气,将来要出三斗三升芝麻官和三王十八将大乱江南。”朱元璋听了,大吃一惊,赶忙问军师如何是好。刘伯温莫测高深地笑了一笑说:“待臣亲往无锡细察一番,便有主张。”

刘伯温来到无锡,登上了龙山,朝东、朝南、朝西、朝北望了又望,然后蹲下身子抓起一把泥土,捏一捏,竟粘成了一个泥团。刘伯温看看手上的粘泥团,再捏捏看看,不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即吩咐手下人晓谕龙山脚下的父老百姓:大明天子深知民间疾苦,特派军师前来龙山察访,今发现龙山泥土可以捏成泥人卖钱度日,变泥土为乌金,无锡人将永世享受不尽。随即刘伯温又叫了一些能工巧匠用泥土捏了许许多多头戴朝冠、身穿朝服、脚登朝靴的文官武将,真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人人见了都喜爱。

那时候,龙山脚下的老百姓因生活十分贫困,都以为朝廷是在为百姓着想呢!于是家家户户拿起锄头铁锹到山坡上去取泥做泥人。没几天,龙山街上大小店家和许多摊头都卖起泥人来了。

刘伯温看到龙山脚下泥人店越开越多,十分高兴。一天夜里,他与随同前来的太监开怀畅饮。酒过三杯,太监忍不住轻轻问他:“军师,皇上派你来此办理安邦定国的大事,你为何叫无锡老百姓大做泥人?”刘伯温带着几分酒意,得意地仰天大笑,说:“公公有所不知,我是叫它尽出泥王泥相,

^① 惠山:即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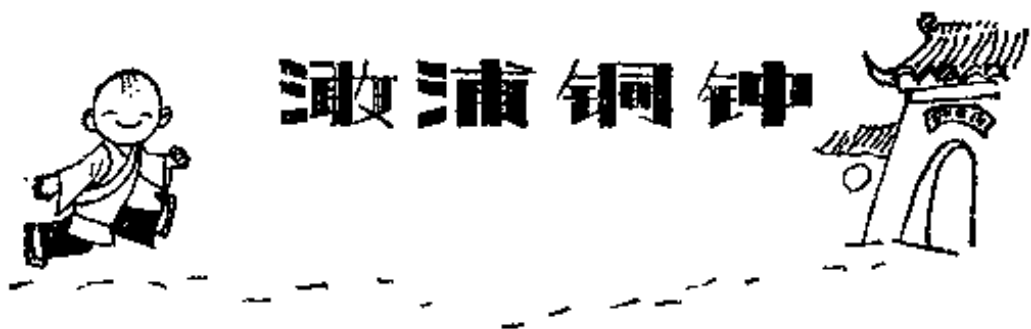
泥臣泥将，这岂止出三斗三升，我要刨得它一丝龙肉也不剩！”但太监却说：“军师计策虽妙，可龙山不死，后患无穷呵！”刘伯温安慰他说：“公公不必担忧，山人还有妙计。”

过了几天，刘伯温突然调来三百名士兵，在龙山南麓青山湾前的荒坡上扎营下寨。并下令把这一带的树林全部砍倒，从中选了一块地方，准备开凿一口深井。附近的老百姓看到树林被毁，断了他们的樵柴生路，都气愤地跑来找刘伯温说理。刘伯温呵呵笑着说：“我是见你们吃水困难，特地为你们打算。并挖好了，你们得益非浅呵！”

老百姓走后，太监又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悄悄问道：“军师，你凿井是为老百姓着想吗？”刘伯温嘴巴一努，说：“这挖井处是紧连龙颈的龙脉，井一开凿，不就断了龙脉，斩了龙颈？我叫无锡人守着这座死龙山，世世代代尽出瞎子、聋子，靠讨饭为生。”说完，他们相对而视，哈哈大笑起来。可是他们怎能知道这些悄悄话，已被龙山听得清清楚楚。龙山越听越气，气得九个山峰顿时颤动起来，把刘伯温和太监颠得跌跌撞撞，滚到了山脚下。龙山的龙脖子也气粗了，一股气迸发出来，一瞬间天摇地动，只听“哗”一声巨响，突然在青山湾前的荒坡上，长出一座小山来。把三百名士兵一下子抛到天空，摔了个半死。第二天一早，刘伯温赶到打算凿井的地方一看，只见那里已平地隆起了一个山头，吓得他目瞪口呆，灰溜溜地带着随从回南京去了。

这座小山，无锡人到现在还叫它“产山”。无锡有句谚语，“一夜长产山”，就是这个出典。因为产山是龙山气出来的，所以产山上的泥土粗，无粘性，做不得泥人。龙山未死，刘伯温的“妙计”失败了，可是无锡人捏泥人的手艺却从此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题图：王 蓓）



周关文 口述 希 稼 整理

“激浦城里穷则穷，还有五千零四十八斤铜。”

这是海盐激浦流传的一句民谣。说的是激浦有座钟楼，上面挂着一口五千零四十八斤重的大钟。关于这口钟，还有着一段有趣的传说哩。

很久很久以前，激浦城里有座小庙，庙里住着两个和尚：一个是已经九十多岁的老和尚；一个是还只有十来岁的小和尚。这天，老和尚在念经，忽然，小和尚跑来说：“师父，师父，海上漂来一口金钟，大得不得了，好看极了！”

老和尚理也不理，仍旧念经。小和尚眨了眨眼睛，走了。

过了一会，小和尚又跑来说：“师父，师父，金钟没啦，海上又漂来一口银钟。快看看去吧！”

老和尚恼怒地瞪了他一眼，仍旧念经。小和尚吐了吐舌头，走了。

又过了一会，小和尚第三次跑来说：“师父，师父，银钟没啦，海上又漂来一口铜钟。快去捞吧！否则又没啦。”说着，拉起老和尚就往海边跑。

老和尚到海边一望，哟，海上果真有一口很大很大的铜钟在向岸边漂来。金光锃亮，周围还萦绕着朵朵红云。老和尚这时才真正相信小和尚的话，知道这钟是神仙赐给激浦的，悔不该两次错过了机会，失去了金钟和银钟。眼下这口铜钟可再也不能错过了！于是，老和尚就拔下一根很长很长的白胡须，往海里一抛。说来也巧，正好套住铜钟的钟环，把钟拉上了岸，称一下，足足有五千零四十八斤重。

从这以后，老和尚便领着小和尚四出募化，要给铜钟造座钟楼。不消

多少日子，楼建成了，钟也挂好了，老和尚要到普陀山去朝拜观音。临走时，他叮嘱小和尚说：“我走后，你在家好好念经。并且计算好我在路上的日程，等我到了普陀山，你才能敲响铜钟。记住，千万不能提前敲，你一敲，我会知道的。”说完，就上路了。

老和尚才走了半天，小和尚心想：师父说得真玄，普陀山离这儿很远很远，我敲钟他怎么会知道呢！想着，想着，就好奇地拿起钟槌，“当，当，当”敲了三下。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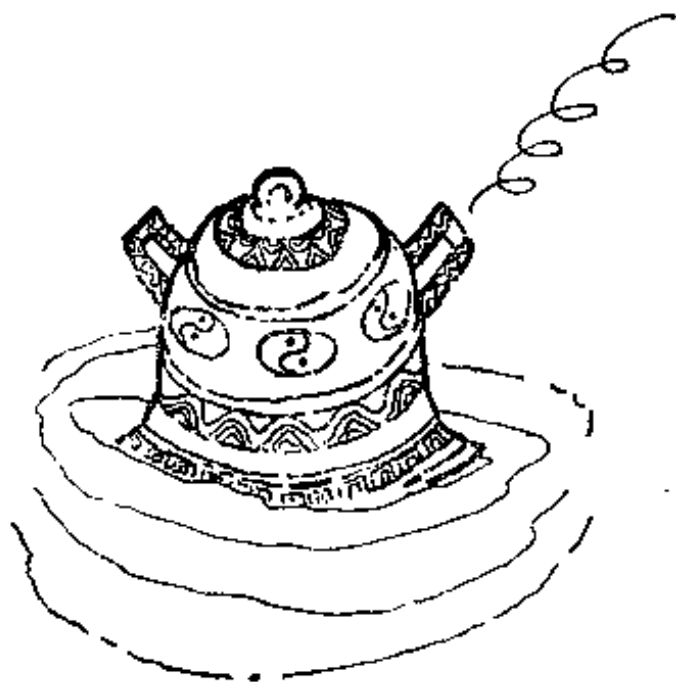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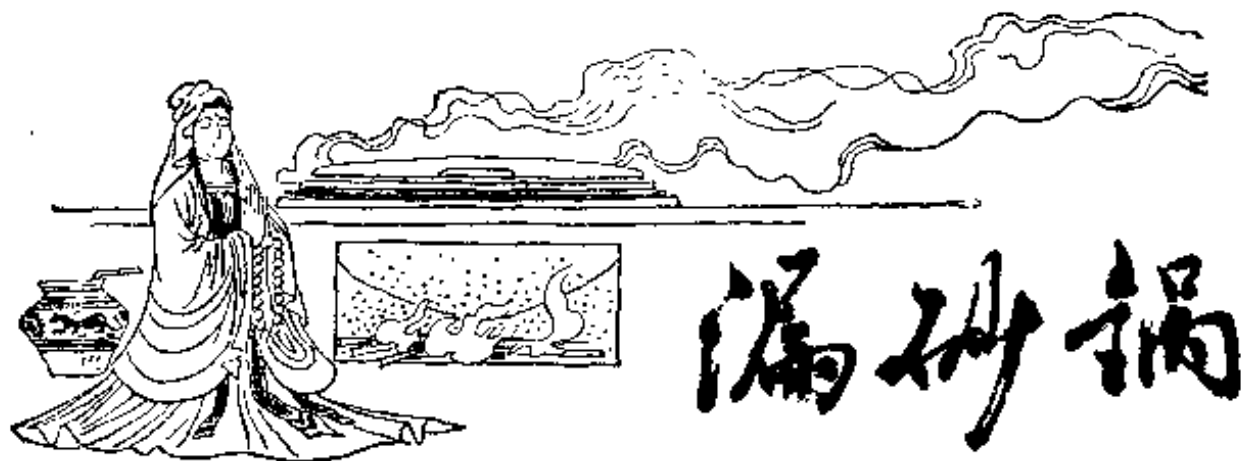
时，老和尚刚走到离澈浦三四十里地的海宁县黄湾，一听见钟声，连连叹

道：“糟糕！钟声只能传到这儿啦！”

从此以后，澈浦的钟声就只能传到黄湾，再也传不远了。如果小和尚听从老和尚的嘱咐，迟敲几天，这钟声就可以一直传到普陀山呢！

（题图、插图：方 昉）





曹志天 搜集整理

凡是到国清寺游览的人，都要到寺院右侧一间小屋里看看那口有一丈多口径的“漏砂锅”。有些人一边看，一边还会给你讲一个《漏砂锅》的故事哩！

也不知离今天有多少年了。有一次，如来佛到国清寺讲经说法，来听的僧侣成千上万，这些人的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如来佛把观音大士叫来，要她在—一个时辰内把饭做好。

观音大士是个能干的女菩萨。她走进厨房，就“喇喇喇”先把锅刷得干干净净，然后倒下水，落了米，坐在灶下“噼噼剥剥”烧起火来。不一会，锅盖上“咝咝咝”往外直冒热气。这时观音大士看看灶下的干柴快烧光了，就起身到山门外去搬柴。可是，等她搬柴回来一看，感到很奇怪，锅上的热气怎么不冒了；揭开锅盖一看，锅里的米和水冰凉冰凉的，上面还铺了厚厚的一层砂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国清寺左侧有个罗汉堂，里面住了五百尊罗汉。他们见如来佛把烧饭的任务不交给本寺的人干，而交给观音大士，心里感到不服。他们想：难道我们五百个男子还不如她一个女人有本领吗？他们越想越不舒服，越说越不服气。最后他们趁观音大士出去搬柴的当口，赶忙使个神法，把寺院前溪涧中的砂子运来，倒在锅中，想叫观音大士煮一锅夹砂饭，出出她的洋相。

观音大士看着眼前这情景，想起五百罗汉的风言风语，知道一定是他们干的事。她眼看开饭时间快到了，就操起丈把长的大铁铲，伸进锅里，从

左到右搅了三搅,又从右到左搅了三搅。砂比米重呀,这一搅,那些砂子都沉到锅底下去啦!接着,她又在锅底捅了几个小小的洞眼,使个神法,砂子全都漏出去了。



不多一会,如来佛把经讲完,该开饭了。那五百罗汉还等着看观音大士的笑话哩!可是,观音大士却不慌不忙,掀开锅盖,顿时香味扑鼻。她手拿铁铲,盛着一碗一碗雪白的米饭,递给前来听经的僧侣们。只见这些僧侣大口大口往嘴里扒着饭,吃得又香又甜。五百罗汉一看,都傻眼了: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来佛看到五百罗汉楞在那儿,起了疑心,掐指一算,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把罗汉与观音都叫到跟前,当着众僧的面,笑着说:“罗汉斗观音,一场枉费心。来来来,罗汉来吃个服输饭吧!”

五百罗汉羞得满脸通红,哪里有脸来吃饭,一个一个都悄悄地溜回罗汉堂,白白饿了一餐。自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小看观音大士了。

(题图、插图:张础良)

“仁义”胡同

朱东亮 搜集整理

洛阳老城区农校街，有一条约八尺宽的小巷，至今，人们还都习惯地叫它“仁义”胡同。说起这条“仁义”胡同的来历，听来还很有趣味呢。

相传这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当时洛阳城内有人叫董笃行。这人身居十三省督察院总监，因他常为黎民百姓着想，所以百姓就亲切地称他为

“老官”。这董老官在京为官，老母住在洛阳家中。有一年，他母亲在家购置了一所新宅基地，请来了泥木工匠施工建屋，恰巧这时，隔壁邻家也在修建住宅。两家都想把墙砌在地界的中央，为留出排水道事，发生了争执，有人提出，各家让出一墙宽的地方作为排水道。可董家老母不愿意。邻家无奈，只好给京都的董老官写了一封书信。董老官拆信一看，禁不住哈哈大笑。就提笔回诗一首：

千里捎书为一墙，
不禁使我笑断肠；
你仁我义结近邻，
让出两墙有何妨！

（下转 64 页）





牛二遇鬼记

张 长 公

吉家村有个青年叫吉宗发，前不久刚结婚，男勤女俭，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这天，丈人丈母要来看望女儿女婿。吉宗发想：两位老人是头一回上门，理当好好招待一番。鸡啼三遍，天还没亮，他就起床镇上镇购买烟酒鱼肉去了。

春头腊底，滴水成冰。吉宗发走出家门，放下帽沿，翻上衣领，猫着腰，迎着呜呜叫的西北风往前走着。刚走到村头，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团黑咕隆咚的东西正朝自己滚过来。吉宗发猛地停住了脚步，退到路边，揉一揉眼睛，啊呀，那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东西越滚越近了。他不由紧张起来，但为了壮壮胆子，就“呵哼”干咳了一声，谁知随着咳嗽的声音，“啪”一下，那东西跌倒在地上，紧接着一个人立起来。哦，是人呀！吉宗发松了口气。

原来这个人叫牛二，他偷鸡摸狗，贪财耍赖，在吉家村也算得上是个有名人物。前几个月，吉宗发看见牛二偷了附近工厂里的木头，他把这事悄悄给村上的几个同伴说了，第二天，吉宗发家的自留地上，开满了花、结满了果的豇豆、瓜菜等，全叫人连根拔了起来。牛二还指桑骂槐地扬言：“哼！不识相，先给他点辣的尝尝。”今天，牛二偷了队里一麻袋青菜，正背着朝家里跑，忽听一声咳嗽声，惊得他忙把麻袋丢在地上。

吉宗发一看是牛二，自认晦气，碰上这个十人见了九摇头、邪狗看见缩舌头的泼皮，有什么好说呢？他加快了脚步，闷声不响，和牛二擦肩面过。

这牛二见吉宗发没有声张，先是定了定心，刚要弯下腰去背麻袋，一想不好，上次我偷水头，他看见了，不也是一声不响？可是当天就在队里传开

了。如今队里马上要改选队长了，这次不可能再由上面来点名保驾，要是这偷菜的事一败露出来，不但队长选不上，全身上下还要沾满臭气。哼！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牛二眼珠一转，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喊：“捉贼！捉贼呀！”他一边叫，一边朝吉宗发猛扑过来。吉宗发开始一惊，再一想，猛地醒过来了，原来牛二是在贼喊捉贼，想嫁祸于人，好狠毒的心肠呀！他一时急得六神无主，气得七窍生烟，刚要迈步甩脱这条恶狗，“嚓”一把被牛二狠狠揪住。这个平时老实忠厚的吉宗发，这时气恼得脸红脖子粗，连话也说不出。那牛二却气势汹汹，揪住吉宗发大叫大嚷：“你这贼胚，还想逃走，到队里去！”

经牛二这么一叫喊，顿时惊动了全村。大人喊，小孩叫，男女老少，都赶来捉贼了。可是，大家赶到仓库场上一看，捉到的贼是吉宗发，都奇怪起来了：有怀疑的，有的则咂咂嘴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平时老实巴结的人，也做起贼来了。”那牛二正唾沫四溅，绘声绘色地叙述他的“捉贼”经过：“我从村边的厕所里出来，见一团黑咕隆咚的东西滚过来。我一看不对，叫了一声，这小子丢下一麻袋青菜想逃，嘿！在我手里还逃得了？！”

吉宗发气得浑身发抖，他指着牛二说：“你，你，你诬赖好人！你才是偷青菜的贼哩！”

“嘿嘿嘿……”牛二冷笑着说，“是我偷的，为啥是我捉牢你，而不是你捉牢我？你还想象上次诬赖我偷木头一样，再诬赖我偷菜？办不到！社员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全队谁家的自留地搞得最好？还不是吉宗发！青菜、菠菜、白菜、刀豆、豇豆、扁豆，三天两头拿到集市上去卖，现在寒冬腊月，集市上蔬菜紧张，价钱高，他吉宗发眼红了，心贪手痒了，不偷才怪呢！”

一个一口咬定，煞有介事；一个有口难辩，说不清楚。正在难分难解的时候，吉宗发气得突然冲出人群，朝村外飞奔而去。他这一跑，那牛二就更神气了。他叫嚷着说：“做了贼还想跑，跑得了初一，跑不了月半，这笔账迟早要算的！”全村老少见吉宗发跑了，也就议论纷纷地散开了。

不料吃过中饭，村上来了个公安人员，带来了震惊全村的噩耗。说在附近火车铁轨上轧死了一个人，从死者的口袋里找到一只皮夹子，里面有二十元钱和一张农副产品交售卡，上面写着吉宗发的名字和地址，所以公

安人员来通知生产队派人去认领尸体。

村上人听到吉宗发被火车轧死了，都急得朝火车站奔去。牛二看弄出人命案子来了，也在暗暗发慌。可他马上眼珠子又一转，猫哭老鼠假慈悲起来：“啊呀呀，谁知宗发会这么想不开，唉！怪我太认真了，可我做队长的，为了集体不得不这么做呀！”说着，噙噙噙，他跑在第一个。大家跑到出事地方一看，只见那路轨上尸体已轧得血肉模糊。大家看到勤勤恳恳的一个好青年，落到这么个下场，都忘记了寒冷，有的忍不住流泪抽泣；有的咬牙切齿咒骂牛二作孽；有的唉声叹惜说吉宗发即使偷了东西也不应该走上这条绝路。吉宗发妻子更是哭得死去活来；吉宗发的丈人丈母也哭倒在地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第一次上女婿家的门，就要来为女婿送葬。

全村人这么闹腾了一天，晚上，大家都各自回家了。牛二今天上窜下跳，演了一天“戏”，也真的累得够呛了，只觉得两腿发软，心惊肉跳，浑身发燥。回到家中，他脱去棉衣，拿起酒瓶，准备以酒稳神，饮酒压惊。

一杯酒下肚，他想：我做了丧天害理的事，现在成了村上人人骂、个个恨的人了。可再一想，现在吉宗发死了，死无对证，谁也弄不清这件事的真相，怕啥呢？何况他是自己去寻死的，与我有啥相干？牛二这么一想，笃定泰山，美滋滋的又斟满一杯酒，一饮而尽。

几杯酒下肚，牛二觉得头昏眼花起来。门外“呼啦啦”一阵风过，屋角边的芦秆堆上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牛二本来心虚胆怯，加上几分酒意，听着这凄厉的声音，象有一股阴森森的冷气袭来。他抬头一看，窗外一张白纸被风吹得贴在玻璃上打转转，这一下，吓得牛二全身毛发都竖起来了。他心里想：不要是吉宗发的冤魂来找我算账来了！他这么一想，那铁路被轧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一下子又显现在眼前。真叫疑心生暗鬼，牛二越想越怕，越怕疑心越大，仿佛屋里也有一个黑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

突然，“砰砰”两声门响，“嘎”的一声，关得好好的门被推开了。门外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瞪圆眼，咬紧牙，一脸怒气。牛二一看，那，那不是吉宗发吗？顿时，全身上下抖动起来，“啊”一声惨叫，“劈哩啪啦”，桌子上的酒杯、菜碗摔了一地。

这时，进来的人一步步逼近牛二，一字一句地说：“你做了贼想诬赖我，

你当天下讲道理的地方没有了？”

牛二吓得灵魂出窍，翻身跪在地上，好似雄鸡啄白米，连连求饶着：“我有罪，我有罪，我是贼，是我做贼……”说着说着，口吐白沫，昏倒在地。

第二天，牛二在床上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大队老支书和吉宗发站在床边。他眨了眨眼，太阳从窗口照在老支书和吉宗发身上，心想，大白天不会有鬼，这难道是在自己做梦？

原来吉宗发被牛二栽赃诬告，有口难辩，眼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突然想起了大队老支书这几天正在县里开会，决定去找老支书伸冤。他奔到火车站，买了去县城的车票，不料买好火车票，皮夹子被扒手偷走了。吉宗发也顾不得这些，到了县城，找到老支书，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诉说一遍。老支书安慰他，送他到火车站，给他买好车票，叫他先回来。晚上会议一结束，老支书也赶回来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那扒手不知怎么的轧死在火车轨道上，村上人只当吉宗发想不开寻短见死了。

吉宗发当夜坐火车回来，实在气不过，家也不弯，直接寻牛二算账，牛二见吉宗发进门，只当冤鬼来索命了，吓得他三魂跑掉了二魄。

这时，老支书开口了：“牛二，你做了贼，再嫁祸于人，根据刑法有关条款，大队党支部决定要向法院提出起诉。

这下子，牛二脸似灰土，头上冒着大颗大颗的汗珠子，又昏了过去。



(题图、插图：钱逸帆)



师弟的姻缘

周建顺

县电机厂有个青年工人叫丁刚。他为人聪明，长得俊气。干啥事情，他从来都是赶前不落后，是厂里连年的新长征突击手，光荣榜上的第一把交椅，总叫他占着。可是在个人问题上，

他却缺少那么一股子热情。他六五年进厂，后来又参了军，前年复员回来，十几年了，眼看是三十挂零的人了，却还是龙国丈的拐拐——光棍一条。

儿子不急，他母亲丁大妈心里却急得象着了火。最近一年多时间，她跑东跑西，至少也给丁刚物色过十几个。没想到，儿子不是嫌这个思想差劲，就是说那个作风欠佳；不是说这个嘴巴大，就是嫌那个耳朵小。总之，再好的姑娘到他跟前，都成了河滩上的沙子——一概入不了眼。

丁大妈见儿子要求高，便下了个狠心，经过一番明察暗访，精挑细选，总算找到了一个姓迟的农家姑娘。这姑娘不但人样儿出脱，而且也是个劳动模范。大妈想：这回总称得上是龙配龙、凤配凤的好姻缘，谅你没啥说的了吧。

那天，丁刚见了那姑娘，的确没啥说的，而且，连吭都不吭一声。弄得那姑娘到最后只得主动开口问他：“哎，你会说话不？”你猜丁刚说了个啥？他头也没抬，便直挺挺地丢过一句愣话：“你——你见过狼没有？”那姑娘瞪了他一眼，转身跑了。

事后，丁大妈几乎是哀求他说：“娃呀，你到底要个啥人呢？要嫦娥，妈给你端梯子；要龙女，妈先跳到海里去，再甭折腾我咧。”

丁刚说：“我，我啥人都不要。妈，你今后再甭给我操这份心了。说实

话吧，我这辈子，独身主义。”这句伤情话，把他妈说得心冷了半截，她不明白儿子究竟有啥心病。

可是那个被冲走的姑娘心却没冷，她托人捎话说，愿意明天跟丁刚再谈谈。这真是眼看“山穷水尽”，忽又“柳暗花明”，丁大妈高兴得流了泪。可高兴过后，她又愁起来了，原来这两天柳树发芽，春灌开始，丁刚正下乡检修水泵，忙得连轴转，恐怕连人也叫不回来。丁大妈急了，就跑去找丁刚的师兄黑蛋。黑蛋感到事关重大，又跑去找厂长。厂长也是个热心人，当下便一口答应，只等明天一大早，把丁刚叫回来，让他认认真真同那姑娘再见面。

不料第二天清早，丁刚刚从乡下风尘仆仆地回来，就从传达室的老传达嘴里得知西柳大队天不亮就来了电话，说是五台水泵停了四台，电话里还点名叫小丁师傅去检修。于是，他还没跨进厂门，转身又走了。等到厂长发觉后，丁刚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厂长见丁刚跑了，急得一面朝着老传达直跺脚；一面忙叫黑蛋赶快骑车把丁刚追回来。

黑蛋一阵猛蹬，不一会便追上了丁刚。说：“哎，你到底打的啥主意？那姓迟的姑娘，又捎话来，还要同你谈谈，厂长叫我追你回去哩。”丁刚没好气地说：“我不回去。黑蛋哥，我的心思，别人不知道，你能不知道！”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低声说道：“我能忘掉她吗？”

啊！看见这只怀表，黑蛋猛然想起了十年前的一段故事。

十多年前，丁刚和黑蛋同天进厂拜师傅，可当时的丁刚，可不是现在的丁刚。当时他大学没考上，满肚子的牢骚，上班迟到，工作打盹。他的师傅叫田大年，是个有名的劳动模范，也没法治他这个毛鬼神。师傅说：“了刚啊，你年纪轻轻的——”话未落音，丁刚就会接着调皮地说：“师傅，你别急，到了你的年龄，我一定好好干。”师傅说：“时光不饶人哪。”丁刚却说：“到那时谁都一样。不管咋干，都得进坟墓。”每逢到了这时候，师傅就咽一口唾沫，然后，默不做声地替他干着没干完的活。

突然有一天，丁刚收到一封信，那信是从省城一个中学寄来的。他莫名其妙地打开一看，只见那上面写着：

丁刚同志：

我不愿意首先向你问好，因为，我听爸爸说，你是个不知道爱惜时间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值得我问候的。

我真替你害臊。你简直象一只乱撞的没头苍蝇，一点儿不懂得人生下来是为了干什么。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国家；你竖起耳朵，听听党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期望；再低下头去，计算计算你的一生有多少天！你这样下去，行吗？

给你写封信，敲敲你，是我的义务。因为你不仅是我爸爸的徒弟，也是我的战友。请你接受一个姑娘对你的挑战。怎么样？敢比一比吗？最后的署名是：田燕。

自从接到这封气势汹汹的来信，丁刚慢慢地变了；变得连他师傅和全车间的工人都感到吃惊。

有一次，丁刚去省城出差，师傅叫他顺便给家里捎点东西，并去信叫田燕好好的招待他。丁刚去了，没见到田燕，只见了一张纸条：“丁刚，我很想见你一面，但时间的脚步是不能更改的，我得去图书馆了。为了学习，请你原谅，下一次……”

下一次，田燕来看爸爸，恰巧丁刚下乡去了。田燕打丁个电话，丁刚说：“对不起，我虽然也很想见你，但是时间把我捆死了，我干的这活儿丢不下手。为了工作，请你原谅，下一次……”

他们就这样乐呵呵地下一次、下一次，直到最后也没见上一面。接着“文化革命”开始丁。

当时，丁刚师傅已提升为副厂长，正碰到点子上，这下可遭罪了。那年冬天，两派武斗，他师傅被一派当做挡箭牌，推到前边，被流弹击中。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对丁刚说：“燕、燕可怜没有娘，眼看着我当爸的也不能疼她了。你两个……小刚，你俩的事，我没说过，我心里欢喜。燕，诚实，你要好好待她。这块怀表留给你，链子我给她寄去丁……”

师傅死后，丁刚给田燕打了个电报，但不知为啥，回电却是查无此人。从此就查无音讯。

黑蛋以为，丁刚早就把这事忘了，没料到他却依然牵挂着，而且，那样

的忠贞。

黑蛋看看丁刚，只见他噙着眼泪把那块表紧紧地贴在脸上。黑蛋劝解着说：“你想开点，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吧。再说，她眼下是死是活也都没个准。”

丁刚执拗地摇摇头。黑蛋继续劝道：“眼看着人家这个姑娘就不错嘛。你给人家那么大的难堪，人家还来找你，正说明人家有眼力。我看，也不会比田燕矮半个头的。你不管自己，也得替大妈想想。”

丁刚咬着牙不做声了。看得出来，他心中很痛苦。

他们边说边蹬，早饭时节，到了西柳大队。蹬上一座大坡，他俩都累得不行了。下了车子，在路边的小河里洗了脸。黑蛋看着丁刚累得不行，就说：“你打个盹吧，待会修开机子，想睡也睡不成了。”丁刚一屁股顺着一株柳树坐下去，两只眼就再也睁不开了。黑蛋闲着没事，便独自一个在小河边打水漂。

正打着，他突然发现坡的那头，一个姑娘正拉着满满一车粪，吃力地爬着坡。他赶紧跑过去，在后边推了起来。

上了坡，那姑娘擦了擦汗，笑吟吟地正准备说些道谢的话，突然看见了他们的车子，她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问道：“你们是来修泵的么？”黑蛋点点头。“丁师傅呢？”黑蛋指指树下，说：“他太累了。”

谁知这姑娘一点儿也不同情，眼睛一瞪，嘴一张，开了机关枪：“来修泵不抓紧时间，一个打水漂，一个打瞌睡。也不算算账，四台水泵，停了一夜，少浇多少地，少打多少粮，吃起饭来脸红不？四个现代化，靠你们这两个现世宝，哼！”

“啥？现世宝！”黑蛋心里想着：帮了忙，没落下好，反倒这样糟踏人，简直是……哼！黑蛋正要发作，她却走到树下，推醒丁刚，嘴里吼道：“哎，山里边可是真有狼呢！”

丁刚站起身来，揉了揉眼睛一看，一下子楞住了，脸从眉梢一直红到脖子根。

那姑娘指了指地里说：“还不快修泵！”丁刚二话没说，转身跑得没影儿了。

黑蛋追上去，见到丁刚就问：“你跑啥？”

丁刚搓着手说：“嗨，你知道啥，她，她就是妈给我介绍的那一个。”

“啊！”黑蛋一双眼睛瞪成了两个鸡蛋，“她，她这是耍啥把戏呀？”

丁刚说：“算了，管人家啥把戏呢。赶紧修泵，咱耽搁了时间，人家说的也对嘛。”说着，丁刚就开始动手修泵。凭着他熟练的技术，没用十分钟，毛病就找出来了。

一会儿工夫，那姑娘便送来早饭，她递过饭说：“你俩就在地里吃吧，这样可以节省跑路的时间。吃完咱们一块修泵，我拜你们为师，行吗？”

这时，黑蛋窘得不敢看她，只是点点头。丁刚更是一言不发，端上饭，躲得远远的。

吃完饭，他俩不敢怠慢，又快又好地修好了三只，可是那剩下的最后一只，却出了邪了，怎么也找不到毛病在哪里。

他俩急得头上直冒汗，可那姑娘慢悠悠地走来，笑着说：“算了，还是坐在这儿动动脑筋，细细想想，别那么蛮干了！冷静点分析分析再修，才能节省时间。我给你们拿午饭去。”说着，一扭身走了。

待那姑娘走后，黑蛋轻轻捅了一下丁刚：“我看这位跟田燕倒很象，也是动不动时间，时间。哎，她能叫你来，怕是里边真有戏哩；八成这阵子心里烧得烘烘呢。我看你俩成了算咧。”

丁刚一下子脸红了，就捅了黑蛋一拳说：“去你的，没正经。”他虽然嘴里这么说着，但是看得出，从他嘴角角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黑蛋一看，有门。正待说下去，那位姑娘却又旋风般地出现了。她带来了午饭，还带来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放下饭后，她打开机子说道：“哎，你不是天天都要学这个吗？趁这阵有点空，又正是广播时间，不敢耽搁你的学习呀。”

丁刚问道：“呃，你咋知道？”姑娘竭力装出个大大方方的样子说：“那次我去你家，你不是正在学吗？”可是说完，脸却一下红了。

丁刚连忙说：“谢谢，谢谢。”停了一会儿，那姑娘说：“你可真把时间抓得紧呀。”丁刚回答道：“不抓不行啊。看着国家的变化，我都快成了井底之蛙了。唉，人活六十多岁，才两万一千多天。可我，一半都过去了。时间不

饶人哪。”

那姑娘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人一老，再想学啥都难啦。就象这水泵，逆水阀上的橡胶垫片一老……”

话未落音，只见丁刚“蹭”地跳起来喊道：“你咋不早说这话。嘿，毛病找到了，找到了。”说着，一步跨到井边就溜下去了。弄得那姑娘瞪大着两眼，还不知咋回事。

一会工夫，丁刚爬上来，高兴地说：“就是，就是，垫片老得都没牙了。”

毛病找到了，但他们没带这种材料。正没法子，丁刚突然脱下他那双新雨鞋，“噌噌噌”，做了个新垫片，又下到井底。不大工夫，他喊了声：“合闸。”姑娘手一抬，水“哗”地一下子上来了。

四只水泵全修好了，那姑娘既没表扬，也没道谢，却对他俩说：“你们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哩。”说着，又一阵风似地走了。

那姑娘一走，黑蛋想：戏要开演了，我得识相点，走开为好。丁刚却是另一种滋味，心不由“卜卜”跳个不停。不一会，那姑娘提着一双新鞋过来了。她走到丁刚跟前，把那双鞋拎到身后，猛地说道：“丁刚，我有句话问问你！”丁刚没防，吃了一惊：“啥话？”姑娘十分严肃地说：“我上次去你家，你为啥那样对待我？说老实话！”“我，我……”丁刚象是大风地里吃炒面，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今天你都看到了，我到底是个啥人。我觉得，配了你也不低搭你，你——”

丁刚叹了口气，定了定神，说：“小迟，请你原谅。今天我都看到了，你对我——唉！可是我不能不对你说，我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是我师傅的女儿。她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终生不能忘掉她。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那事情，就象这石头一样，山不倒，它是不会烂的。你看！”说着，取出了那块怀表。

那姑娘问道：“那她要是变了心？”

“不，不会。她要是还活着，就不会变心。不会，不会——”丁刚几乎要喊了起来。

“那她要是死了呢？”

“我到地下去找她。”

那姑娘眼圈红了。她慢慢地把鞋递了过来，轻声说道：“穿上吧。”

丁刚没有接，问道：“这是谁的？”

那姑娘说：“这是我给我一个日盼夜想的人做的。我等了他十多年，年年做这么一双，可是却一直没有见到过他。”

丁刚说：“不，你不应当给我。你等他，就应当等到底，去找他！他是——？”

“他和你干的是一行，是我父亲的徒弟。他原先不懂得人生的意义，不懂得时间的重要。我批评过他，也鼓励过他。后来他变了，变得和你一样正直。“文化革命”中，父亲成了‘走资派’，被迫害致死。我当时也被当做狗崽子关了起来。我恢复自由后，一直想找他。可他参了军，我又怕连累了他。我改名换姓，来到农村。我压着思念的痛苦，一直等着……我相信，时间最能考验人。后来，在一次最为适当的方式下，我终于见到了他……”那姑娘突然不说了。

丁刚焦急地问道：“那他……”

“他一句话就把我撵出来了。”

丁刚顿时呆住了。半天半天，他才说：“你，你是……”

那姑娘不吭声，默默地从怀里取出一副闪着金子般光彩的怀表链子。

丁刚一见，一下子扑了过去。他把表链往怀表上一挂，大声叫道：“田燕！”

田燕一头扑到丁刚怀里……



(题图：裴向春 插图：王申生)



哈桑历险记

(电影故事)

洪 汉 陈 樱 改编

很久很久以前，在阿拉伯有一个贾都尔城，城里有个国王叫阿克扎。他是一个十分凶狠的暴君。他毒死了原国王，篡夺了王位，霸占了王后，还把公主朱莱拉软禁起来。在他统治下的老百姓十分贫困，人人都盼望能有一天推翻他的统治。

这天，阿克扎正坐在王宫里观赏宫女跳舞。他的心腹卡西姆闯进宫来向他报告，说有一群暴徒在谋划袭击巡逻队，准备攻打王宫。可是阿克扎听后，却若无其事地对卡西姆说：“你放心吧，他们成不了大事。”他又关照卫队长说：“你们先不要出巡，等我一声令下，然后……”阿克扎没把下面的话说完，就把大家支使走了。

等人们都走了以后，阿克扎来到书房前，只见他轻轻地叫了一声“阿克扎”，突然那扇沉重的大门慢慢地打开了。只见中央有一条小路，四周是一片火海。阿克扎顺着那条小路向前走去，当他走进一个山洞，在他脚下便腾起一团云雾，不一会，阿克扎就被这团浓云腾空托起，一直升到山顶。

在山顶上的一块峭壁前，有一面神奇的宝镜，阿克扎对宝镜念动咒语：“月亮宝镜，你把城里那些乱窜的刁民显现出来……”说也奇怪，他话音一

落，街上那些暴动群众的一切秘密行动，全在宝镜上显现出来了：他们有的拿出了棍棒刀剑；有的在街上布好绊马索；有的悄悄地埋伏起来……

阿克扎眼看这些准备推翻自己的人群，又念起咒语，用手一挥，从他手指上飞出一条细细的白烟，他又恶狠狠地说：“飓风啊，快给我卷起飞沙走石，把他们统统吹毁！”只见那条白烟象一条白色的带子飞走了，越飞越粗，越飞越长，最后形成一股巨大的龙卷风，朝着大街小巷猛卷过去。街上顿时狂风呼啸，飞沙走石。那些准备暴动的人群被这阵狂风卷到空中，又摔了下来，惨叫声混成一片，转眼工夫，便死的死，伤的伤了。

阿克扎站在山头上，一面下令巡逻队立即出动捕人；一面纵声狂笑着：“哈哈！天下最强大的人就是我了！”

阿克扎话音刚落，月亮宝镜上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人影不是别人，而是被阿克扎锁起来的自己的灵魂。那灵魂说：“在你得到伊利尔玫瑰花以前，你不是最强大的。”“哼！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玫瑰花弄到手。我要你回答，那花在哪里？”灵魂回答：“那花是庇护天下善良的法宝，你这邪恶的手是采不到的，除非有人帮助。你要是答应释放我的话，我才能告诉你。”阿克扎说：“好！只要你帮我得到那朵花，我就释放你。”

于是，灵魂便叫阿克扎朝宝镜望去。这时宝镜上出现了两个阿克扎没见过的外乡人。一个是肩上有只小猴子的穷孩子；另一个是英俊的青年男子。阿克扎一见这个青年，立刻有了主意。

原来这个青年是巴格达的王子，叫哈桑。他听说贾都尔城有一个长得象仙女一样美丽的公主，特地前来求见，不料正遇上这阵狂风把他摔晕了。那个穷小孩叫马吉德，这天他带着猴子夏蒂克来到这个街上，也遇到这阵狂风，混乱中他发现哈桑王子晕倒在地，就把他救醒过来。哈桑非常感激，正要带着马吉德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忽然听见巡逻队的马蹄声，王子刚把马吉德隐蔽好，他自己却被巡逻队发现给抓走了。哈桑王子虽然被关进大牢，但他决心要冲出牢门，亲眼看一看那位美丽的公主。一天，哈桑王子趁看守送饭的机会冲出牢门，夺了卫士的刀，一路砍杀冲进王宫。可是没想到当他冲到内宫，却中了阿克扎早已布下的埋伏，因寡不敌众，又被捉住

了。

这时，阿克扎命令手下人放了哈桑王子，还让他见了朱莱拉公主。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并立誓相爱。但阿克扎说：“哈桑王子，你很勇敢，如果你替我把埃利尔玫瑰花采来，那么公主一定属于你。”王子说：“为了跟朱莱拉公主结婚，我敢上天揽月，虽死不悔！”阿克扎见王子已经答应，就命令奴仆们拿来一条地毯，铺在王子面前说：“这是一条飞毯，上了飞毯，它就会送你到要去的地方。为了你的安全，我派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来保护你。”阿克扎说完这话，他的心腹卡西姆跟着王子就上了飞毯。飞毯载着他们渐渐地离开了地面，象朵彩云似地腾空飞起，飞出了王宫，向前飞去。

他们正在飞行，突然发现一个小孩掉到了飞毯上，哈桑王子一看，是他的好朋友马吉德。他急忙问道：“马吉德，你怎么会到这上面来的？”马吉德说：“那天巡逻队把你抓走后，我难过极了，只好带着夏克蒂又回到街上。忽然看见几个无赖把一个讨饭老婆婆推倒在水果摊上，水果滚了一地。我就立即赶上去，扶起了老婆婆，帮着拾起地上的水果。水果铺的主人就送给我一只桃子表示酬谢。我几天没吃到东西了，就高兴地接过桃子，刚准备同夏克蒂分享，忽然听见一个颤抖的声音：‘施舍一点吧，你会得到好报的。’我抬头一看，原来正是刚才那个讨饭老婆婆。我很同情她，就把桃子给了她，可是她接过桃子没有吃，嘴里说着：‘可盼着了。’就把那只桃子往地上一摔。我低头一看，只见那只摔裂了的桃子里出现一块晶莹透明的蓝宝石，我惊奇极了，就拾起宝石交给了那个老婆婆。老婆婆接过宝石说：‘这就是有名的阿拉廷蓝宝石，我等了一千年，现在可以超脱了。我叫瓦希什塔，这颗宝石以后就听你使唤了。’说完，她把宝石递给我，忽然不见了。我正感到奇怪，忽然发现宝石上显现出一个美丽的妇人。那妇人说：‘我是一千年前的精灵，为了感谢你的好心，把我从邪恶里救了出来，我要报答你，你将来会遇到三次生命危险，你只要叫我的名字，我会来救你三次。’说完，宝石精灵的影子就从宝石上隐去了。

“当时我很高兴地抱起我的夏克蒂，到珠宝商那儿准备卖掉宝石，有了钱以后就永远不愁吃喝了。谁知那个势利鬼珠宝商没福份，宝石一到他手里就变成了桃核。他骂我骗他，把我赶出了宝石铺。我商开宝石铺，又遇

见一群歹徒拦住我的去路，他们要我交出宝石，我吓得拚命地逃，他们紧追不放，我被他们逼进一条死胡同里。眼看这伙人个个龇牙咧嘴，握着利刀，朝我胸前刺来。在这危急的时候，我想起宝石精灵，就大叫一声：‘瓦希什塔，救救我！’顿时觉得自己飘飘荡荡，‘忽’地掉在一片彩云上了。”

哈桑王子听了，忙对马吉德说：“那你跟我们一起找玫瑰花吧！”马吉德点点头，高兴得咧开嘴只是笑。

这时，飞毯飞进雷雨区了，一阵狂风暴雨扑面而来。哈桑王子朝后面的马吉德大声招呼：“抓紧啦，别掉下去！”可是没等马吉德应声，卡西姆却怪叫起来：“王子，小孩不见了！”王子焦急地在空中高呼：“马吉德——”可是没有一点回音。这时，飞毯仍然继续向前飞去。不知飞了多少路，降落在一个叫伊利尔的小岛上。于是他们就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漫无边际地去找寻那玫瑰花。

他们走呀，走呀，走到一个小山坡前，突然前面有一道耀眼的光芒一闪，他们跑去一看，原来是一只瓶子的反光。卡西姆以为是一瓶酒，他抢上去，拔出瓶塞，可是从瓶口冒出来的不是酒，而是一股清烟。这股烟越聚越浓，最后聚成一个顶天立地的魔鬼。只见它张开血盆大口，龇着一对獠牙，瞪着铜铃似的眼珠，抖动长满长毛的身躯，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原来这是黑烟怪。黑烟怪晃着脑袋“哈哈”狂笑着，它双手一抖，从它手上立刻射出两团烈火，“轰”一声，把他们前面的大石头炸裂了。王子和卡西姆急忙后退躲避。黑烟怪一面紧追不放，一面又不断地向他们射来一团



团烈火，吓得卡西姆哆哆嗦嗦地对王子说：“我们过不去了，往回走吧！”王子坚决地说：“我一定要战胜它。”说着，他猛地冲了上去。黑烟怪双手一抖，一团烈火把王子烧晕了，昏迷中王子仿佛听见朱莱拉公主急切地呼喊：“快！快把那瓶子砸了！”王子挣扎着冲上前，一把抓住那只瓶子。说也真怪，王子刚把瓶子抓到手里，那黑烟怪就象只泄了气的皮球，抱头下跪，大叫饶命。王子问道：“玫瑰花在哪里？”黑烟怪说：“我是玫瑰花的仆人，你们向前走，前面烈火中心……”黑烟怪的话还没说完，卡西姆冲上去从王子手中夺过那只瓶子，狠狠地朝山崖上扔去，只听“轰隆”一声，黑烟怪立即变成一个石像嵌在山崖上了。

他们虽然降伏了黑烟怪，但现在它已经成了不会开口的石像。因此，还不知道玫瑰花的下落。他们只得收拾一下，继续向前，走呀，走呀，只见前面群山起伏，可是再一看，原来不是山，而是一个个象山一样大的鬼头。这些鬼头，喷出烟火，发出怕人的吼叫。他们正感到惊奇，突然有一个鬼头冲着他们大叫：“哈桑！卡西姆！”他们一愣，卡西姆吓得一把拉住哈桑：“这下完了，魔鬼认识我们呢，快往回逃吧！”说着掉头就逃。那鬼头看到他们要逃，喊得更凶了。哈桑再细细一听，咦！是个很熟悉的孩子的声音。他高兴地对卡西姆说：“回来！你听，这是我的好朋友马吉德的声音。”说着，朝马吉德的喊声奔去。

马吉德不是从飞毯上摔下去了，怎么会到了这里呢？原来，马吉德和小猴子夏克蒂，是卡西姆按照阿克扎的命令故意推下去的。他从飞毯上摔下来，只感到天旋地转，紧急中他大叫：“瓦希什塔，救救我！”接着，他就昏昏沉沉躺在伊利尔岛上了。等他苏醒过来，也不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他爬起身，带着夏克蒂翻了几个山头，看见前面山头上冒烟，他走近一看，吓得直吐舌头。原来他也来到了鬼头山。马吉德想：怎么办呢？逃吧，逃不了；拚吧，也拚不过。他忽然想起了蓝宝石，就掏出来拿在手上，不料被夏克蒂一把抢了过去，没命地朝山坳里逃去。马吉德急得使劲地追，追着追着，夏克蒂不见了，马吉德也不知跑到了哪里。他无目的地乱闯着，闯进一个山洞，只见山洞里满是蒸气和隆隆的机器声，这是一个机器房，只有一个机械师，正忙得满头大汗。原来那些象山头一样猛吼乱叫的魔鬼，是受这

里操纵的机器鬼。马吉德猫着腰，悄悄地顺着梯子爬到那只鬼头张着的嘴里。他忽然发现了远远走过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正是他的好朋友哈桑，于是，兴奋地叫了起来。心怀鬼胎的卡西姆还以为是魔鬼在叫他呢！

接着，他们降伏了机械师，哈桑王子用利剑对着他的喉咙，让他说出了玫瑰花在什么地方。机械师领着他们来到机器房后面的一扇大门前，说：“这扇门就通向花园。”他们进去一看，里面是一个大花园，沿着一条鲜花盛开的小路往前走，有一条小河，河面上有一条枯枝搭成的软桥，伊利尔玫瑰花象一颗夜明珠，在河对面岩石上闪闪发光。

哈桑王子小心地攀着枯枝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刚到河中心，那平静的水面上突然伸出无数黑色的爪子，拖住了王子的脚往河里拽。哈桑王子用力甩开魔爪，被迫退了回来。正在一筹莫展时，忽然发现小猴子夏克蒂抱着那块蓝宝石回来了。马吉德见了蓝宝石，便有了办法。他带上蓝宝石，顺利地过了河，来到岩石前，摘下了玫瑰花。

王子接过玫瑰花，高兴得一把把马吉德搂在怀里。就在他俩拥抱时，卡西姆按照阿克扎的指使，趁机一刀刺死了王子，抢走了玫瑰花，展开了飞毯，准备回王宫请功领赏去了。

马吉德见卡西姆这样狠毒，立刻叫小猴子夏克蒂跳上已经起飞的飞毯，夺回了玫瑰花。等卡西姆发觉，起飞的飞毯已无法停留，载着他直朝王宫飞去。

这时，仍在这个荒岛上的马吉德，举起了宝石说：“瓦希什塔，我求你救救哈桑。”话音刚落，宝石上现出来的瓦希什塔问道：“我答应给你三次起死回生，为什么要救你的朋友呢？”马吉德答道：“他是勇敢的人，我看更应该救活他！”瓦希什塔说：“好吧，我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手上有比我更强大的法宝玫瑰花，等他醒来后，玫瑰花会带你们离开这个岛。现在你先用蓝宝石碰碰他的嘴唇……”马吉德照着她的话救活了哈桑，并把卡西姆杀害他的经过告诉了他。哈桑听说阿克扎派人暗害他，非常气愤，决定去找残忍的阿克扎算账。他们靠了玫瑰花的神力，不一会，就回到了贾都尔城。

这时，城里上次暴动失败的人们又组织起来了。他们发现哈桑王子拿出了那朵神奇的玫瑰花，都惊异地欢呼起来。哈桑王子和暴动的人们一起，

靠玫瑰花的神力，把地毯也变成了飞毯，浩浩荡荡冲向王宫。

这时，阿克扎在王宫里看见卡西姆两手空空地跪在他面前，正气得暴跳如雷，听说哈桑王子带领的飞毯队伍已来攻打王宫，一下子又变得惊慌万状，急忙命令卫队坐上飞毯，仓皇迎战。

经过一场空中“飞毯”激战，哈桑王子终于打退了敌人，杀进了王宫。只见王宫里的山顶上一片火光，朱莱拉公主被围困在大火里，烈火已把她逼到悬崖边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哈桑王子手持玫瑰花冲进火海，救下了公主。可是，当这对情人紧紧拥抱的时候，阿克扎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一把抢走了玫瑰花，并用妖术杀死了哈桑王子。这下，阿克扎得意忘形地狂笑起来：“哈哈，我是世界上的主宰了！从此再没有善了！我将拥有世界上一切财富，全世界将匍匐在我的脚下。那些贱民妄想获得自由，我将要把他们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超脱……”可是，他的恶语还没来得及咒完，马吉德冲过来夺回玫瑰花，转身就走。阿克扎在后面嚎叫着，紧紧地追着。

就在马吉德要被阿克扎抓住的紧急时刻，宝镜上的阿克扎灵魂出现了，他大声叫着：“马吉德，快把玫瑰花给我，我来惩罚这个暴君！”马吉德立即使足全身力气把玫瑰花扔向宝镜。这时，宝镜中的阿克扎灵魂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人形，暴君阿克扎立刻瘫倒在地上。哈桑王子又重新复活了。善良和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从此，人们开始了自由的生活。

（题图、插图：李 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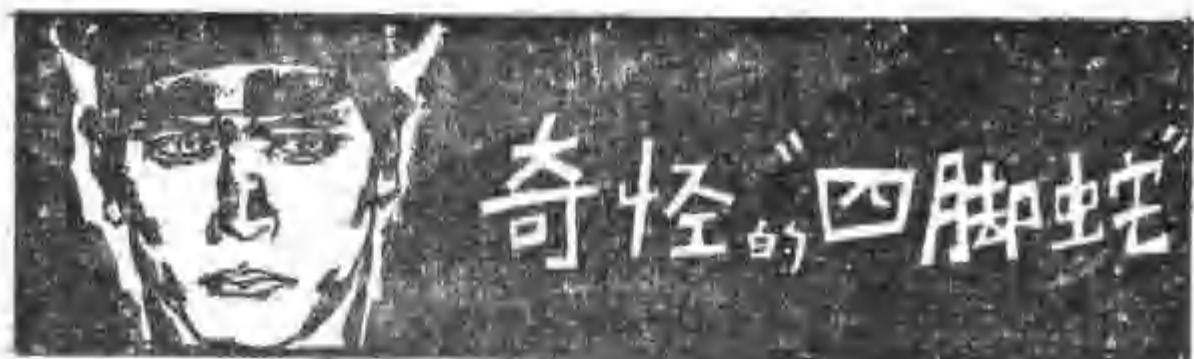


（上接46页）

同时给母亲也写了家书，他老母接信后，就主动让出了两墙宽的地方。

常言道：你有仁，我有义；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邻家一看董老官家里果真退让了两墙宽，心想：人家在京都身居显职还这么讲仁义，自己让出三墙宽也不为多。这样一来，互相谦让，中间足足让出了有八尺宽的地方，不仅可以用来排水，而且还能行人走马，无形中成了一条便民之路了。后来人们就称赞它为“仁义”胡同。

（插图：张 佚）



（反特故事——续篇）

肖 士 太

原 来 是 他

上次说到花蝴蝶接到“四脚蛇”的密信，要她通知小天池的人马撤回，并干掉“03”，立即转移。花蝴蝶怕门外有人监视，不敢马上出门，在黑暗中一直坐到半夜三点敲过，想到方金标今天一早要去舍身崖取情报，正是干掉他的好机会，于是连忙换了装束，藏好手枪，还准备了一支有剧毒的香烟，趁着黎明前的黑暗，闪身出了后门。

花蝴蝶心急如焚，顾不得山高路险，急匆匆赶到舍身崖时，天刚微明。这舍身崖高达千仞，面临深渊，悬崖峭壁，非常险要。这时的花蝴蝶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棍，她用阴森森的目光向四处搜索，发现在岩石边有一个黑影。是“03”！哼，好哇！今天让你知道老娘的厉害！

花蝴蝶没有看错，那个黑影确是方金标。昨天，方金标本想把花蝴蝶叫他取情报的事报告公安局，可又怕花蝴蝶暗中钉梢。他想：索性把情报取到手，交到公安局，也好将功赎罪。没想到一场杀身大祸，正等着他。

这时，方金标从石缝里摸到了一只“四脚蛇”，知道情报就在里面，心里好不高兴。他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返身上路了。还没走几步，忽听有人喊了声：“‘03’！”“啊！”方金标赶紧往树边一闪，心怦怦直跳，一看，是花蝴蝶。怪呀！她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只听花蝴蝶不阴不阳地说：“‘03’，你好准时呀！”方金标摸不清对方的意图，陪着笑脸说：“嘿嘿嘿，老板娘吩咐，

我怎敢耽误哇！”

“很好，难怪‘四脚蛇’这么赏识你。不过，情况有变，为防意外，‘四脚蛇’特命我来接你！”花蝴蝶把个“接”字说得特别重。她看了方金标一眼，叹了口气说：“唉，难哪！听说共产党的保卫工作布置得很严，我们难以下手哇！来，坐下歇歇吧。”方金标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在石头上。花蝴蝶掏出了那只小烟盒，拿一支烟叼在嘴里，又拿出那支有剧毒的香烟递给方金标：“抽支烟吧！”方金标接过烟，掏出一盒火柴夹在腿上，“哧！”划着了火，正要点，突然又停住了：花蝴蝶一大早赶到舍身崖来干什么？为什么一反常态分外殷勤？这其中会不会有诈？方金标想着想着，火柴烧到了手还不知道哩。花蝴蝶见他没点烟，就把打火机送了过去：“抽哇！”方金标怕被花蝴蝶看出破绽，连忙说：“我这有火！有火！”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啪嗒！”“哎哟！”旁边传来一阵响声。两人大吃一惊，方金标吓得香烟也掉了。抬头一看，噢！原来那个卖烟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大概是赶路走得急，绊了一跤，香烟盘摔在地上。只见他手忙脚乱地拾起了撒在地上的香烟，骂了句：“大清早见鬼了！”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匆匆走了过去。嘿！事有凑巧，正好把方金标掉在地上的香烟踩得粉碎。方金标连连喊叫：“哎，我的烟，烟！”卖烟人抱歉地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赔你一支。”说着，递给方金标一支，转身就走。

花蝴蝶看着，大为恼火。这讨厌的卖烟人把她的如意算盘全打乱了。怪呀！仙人洞他来纠缠，咖啡馆他来卖烟，今天又在这舍身崖……为什么到处都有他的影子呢？这里定有蹊跷！她大喝一声：“站住！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卖烟人转身嘻笑着说：“太太，这不明摆着，我是卖香烟的呗！”“不对！你为什么成天跟着我转？”花蝴蝶一步步逼了过去。“买卖人到处转，还不是为了多赚钱。”“胡说！我看你一定是个密探！”

花蝴蝶说到这儿，只见石头后面“突！突！”冒出了两个歪帽子斜眼睛的人，花蝴蝶知道，接应她的人来了。她的胆也壮了，气也粗了，“刷”拔出手枪：“哼，今天让你认识认识我花蝴蝶！”卖烟人急忙用手一摆：“太太，为了我们的事业，你可不能这样做哇！”

“我们的事业？”花蝴蝶糊涂了：这卖烟人究竟是个什么角色呢？难道

是自己人吗？可又一想：如果他是共产党的密探，岂不糟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管他是马是驴，干脆干掉算了。花蝴蝶一咬牙，举枪就要向卖烟人射击。谁知这个卖烟人也是个厉害角色，将身一闪，“噗”一脚把花蝴蝶的手枪踢出一丈多远。这时，两个特务早拔出两把明晃晃的尖刀，恶狼似地扑了上来。方金标吓得掉头就跑，一个特务持刀追了过去。另一个特务一刀向卖烟人刺了过来。卖烟人将身让过，顺势一个扫堂腿，“扑通”！特务成了“饿狗吃屎”，摔倒在地。卖烟人把香烟盘猛砸过去，紧接着来了个“猛虎扑羊”，想把特务压倒在地。哪知这个特务也不是窝囊货，就地一滚，让开了香烟盘，一个“蜻蜓点水”，纵身腾空跃起，来了个“泰山压顶”。卖烟人看得真切，叫了声：“来得好！”避开锋芒，就势一个“双手托月”，喝了声：“下去！”只听“啊”一声嚎叫，那特务掉下了万丈深渊。

花蝴蝶在一旁惊得呆了，待她清醒过来，忙拾起手枪，对准卖烟人的背心就要扣动扳机，只听一声枪响，“啪嗒！”花蝴蝶的手枪被打落在地。这时，王建平和刘德才快如疾风地冲了上来：“不准动！”“举起手来！”另一位公安人员拾起了花蝴蝶的手枪，掂了掂，说：“老板娘，我们又见面了。”花蝴蝶一看，天哪！这不就是那位“钱先生”吗？原来，公安人员布置了可靠群众在咖啡馆周围作暗哨，当他们得到花蝴蝶溜出咖啡馆的报告，立即追了上来，逮住了花蝴蝶。

这时候，那个卖烟人才舒了口气，拾起香烟盘，感激地说：“要不是各位救了我，恐怕早没命罗！谢谢，谢谢！”卖烟人连声道谢而去。

苗青山眉头打了个结：这人行动诡秘，老是出入在是非之地，真叫人感到难于捉摸。这时候，夏水莲捕获了另一名特务，但方金标已被特务刺伤，他立即交出了那份情报。只见上面写着：

我已派人潜伏小天池两侧，伏击共产党中央要人，命你上午率队接应，以防不测。

四脚蛇

其实，这份情报是“四脚蛇”原先布置的，后来由于情况突变，“四脚蛇”临时写了封密信，要花蝴蝶通知潜伏在小天池的人马撤回。由于花蝴蝶不知道舍身崖情报的内容，又急于干掉方金标，所以直奔舍身崖。而我公安

人员由于没有见过那封密信，所以现在看到这份情报，不觉大吃一惊，建议马上跟驻山部队联系，及时歼灭小天池两侧的敌人。苗青山想了想，说：“对！应该马上联系。”

公安人员跟驻山部队取得了联系，围歼小天池两侧之敌的战斗便打响了。自然是秋风扫落叶，不必细表。

但是，这份情报是给谁下的命令呢？花蝴蝶怎么知道“03”自首了呢？特别是那奇怪的“四脚蛇”怎么知道中央首长原定今天上山呢？现在只有突击审讯花蝴蝶，才能查个水落石出。当天，苗青山亲自主持了这场事关重大的审讯。

花蝴蝶被带进了审讯室。苗青山坐在条桌中间，曹志华和王建平分坐在两旁，夏水莲作记录，刘德才站在一旁，监视着坐在房中间的花蝴蝶。苗青山紧盯着花蝴蝶：“石美玲，老实交代你的罪行！”“我……什么都不知道。”曹志华冷笑了一声：“哼！你倒是死心塌地为‘四脚蛇’卖命，可惜你的主子却并不放过你。”他向门口警卫的公安员摆了摆手，说：“带上来！”

公安员把在舍身崖擒住的那个特务押了进来。苗青山问：“老实说，你的任务是什么？”这个特务是个怕死鬼，连连点头哈腰：“长官，我坦白！‘四脚蛇’命令我们，以接应为名，待花蝴蝶杀死‘03’以后，就把花蝴蝶干掉。长官，我讲的都是实话！”特务被押走了，花蝴蝶却呆住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她这样提着脑袋为“四脚蛇”出力，“四脚蛇”竟要她的命！她好象挨了一闷棍，惶恐地说不出话来。

苗青山见状，轻轻一拍桌子，说：“石美玲，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吧！老实说吧，剪刀峡的白兔饼干是不是你取走的？”“这……”“定时炸弹是不是你换走的？”“不不，定时炸弹我……不知道。”曹志华又问：“‘03’自首，你怎么知道的？是谁指使你杀害‘03’？你又准备把定时炸弹交给谁？”

一连三个问题，问得花蝴蝶脑门上冷汗直冒，喉咙口象火烧一般。她喃喃地说：“我……我口渴！”刘德才瞪了她一眼，很不情愿地走到茶几旁边拿起了茶杯，正好曹志华也来倒水，他便把茶杯递给了曹志华，站回原位继续监视花蝴蝶。曹志华倒了水走过去，苗青山站起来，伸手把茶杯一按，指着墙上的标语对花蝴蝶说：“石美玲，你抬头看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要老实交代，不准再耍花招！”然后一挥手，曹志华便把水递给花蝴蝶。

花蝴蝶望着这个曾经跟自己打过交道的“钱先生”，心里嘀咕起来：昨天夜里，我就是在他坐过的桌子上发现“四脚蛇”密令的呀！今天早上，又是他把我逮来的呀！他……他究竟是什么人呢？“四脚蛇”出没无常，来去无踪，谁知道他会在哪儿出现呢？不说，过不了眼前这一关；说了，“四脚蛇”又能饶得了我吗？她左不是来右不是，最后她心一横，“咕噜噜”一口气把水喝了个干净，说：“我得到了‘四脚蛇’的密令。”曹志华问：“什么时候？”“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咖啡馆桌上。”苗青山紧紧追问：“谁坐过那个位置？”花蝴蝶瞪着眼睛，一咬牙，猛然指着曹志华说：“他！”

“啊！”晴天一声霹雳，人们都惊呆了。“啪”，夏水莲的钢笔失手掉在地上。“刷”，公安人员的眼光一齐集中在曹志华身上，室内空气紧张得点火就着。苗青山紧皱着双眉，看了曹志华一眼，回头紧盯着花蝴蝶：“你说清楚些！”花蝴蝶不敢看曹志华，低着头说：“你们离开咖啡馆以后，在他坐过的地方发现一只香烟盒，‘四脚蛇’的密令就放在香烟盒里。”曹志华微微一惊，愤怒地说：“花蝴蝶，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八道！”

“不不！我……我……”花蝴蝶突然神色大变，两手拚命撕拉前胸，豆大的汗珠从脑门上滚了下来，一会儿又捧腹哀叫：“哎哟！哎——哟！”她绝望地瞪着曹志华：“你……你……”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口吐白沫，就象挨了刀的母鸡，满地乱滚。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简直使人目瞪口呆。苗青山拍案而起：“赶快抢救！”并拿起花蝴蝶用过的茶杯，吩咐夏水莲：“小夏，带去化验！”曹志华跟几个公安人员把花蝴蝶抬走了，经过一阵忙碌，审讯室才静了下来。苗青山沉思着说：“奇怪呀！”刘德才按捺不住，说：“曹志华怎么知道花蝴蝶死到临头？店老板也是他打死的，我怀疑是他通风报信，杀人灭口！”王建平说：“路局长还在山下接待中央首长，我看这个问题要慎重。”苗青山说：“对！敌人栽赃陷害也是有的，我们不能轻信口供。”

一会儿，夏水莲拿着化验单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报告说：“苗科长，化验结果，杯里有毒，花蝴蝶是服了烈性毒药。”刘德才又嚷了起来：“这就更加明白了！苗科长，有花蝴蝶的口供，又有化验结果，人证物证俱在，我看

一定是曹志华暗中放毒，杀人灭口！”“你说什么？”夏水莲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坚决否定，“不！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那我问你，曹志华为什么要开枪打死店老板？花蝴蝶又为什么偏偏在他坐过的地方发现‘四脚蛇’的密令？他倒给花蝴蝶喝的水又为什么有毒？这不是明摆着嘛！”

“这……”夏水莲楞住了，她无法解释这些问题，两眼直瞪瞪地望着苗青山，叫了声，“苗科长……”喉咙就哽住了。就在这时，曹志华跑了进来，说：“苗科长，花蝴蝶抢救无效，中毒身死！”

这真是火上加油，唯一的线索又断了！夏水莲禁不住泪水扑簌簌地滚了下来。曹志华问：“怎么回事？”苗青山说：“曹志华同志，杂货店老板之死，咖啡馆的密信，都跟你有牵连。今天，花蝴蝶中毒，问题又……唉！”“什么？你们说我……”苗青山沉痛地说：“为了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以前，你暂时停止办案。是真是假，要相信组织上会把问题弄清楚。”随即吩咐刘德才说：“把曹志华的手枪……卸了！”“是！”

这件事发生以后，公安人员议论纷纷。有的说：“真没想到，我们到处找‘四脚蛇’，‘四脚蛇’竟藏在我们的身边。”也有的不太相信，说：“曹志华平时表现不错，怎么可能是‘四脚蛇’呢？”但不管怎么议论，反正案情是更加复杂化了。因为事关重大，苗青山亲自挂电话向路局长作了详细汇报。路局长指示，要苗青山一方面抓紧追查，尽快搞清楚曹志华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做好一切保卫工作，决不能耽搁中央首长上山的时间。苗青山问：“中央首长什么时候上山？”路局长说：“就在这一两天内。”有关具体工作，他准备就上山来跟苗青山作详细研究。

再说，夏水莲自审讯室的事件发生后，心里矛盾极了。从感情上说，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曹志华是特务，可是，店老板之死、咖啡馆的密信、花蝴蝶的中毒，这三人事件该如何解释呢？她觉得应该找曹志华当面谈谈。

曹志华的家在庐山三宝树附近，家中还有一个老母亲。夏水莲脚步沉重、忧心忡忡地来到曹家门口，曹妈妈一见，真是分外热情：“水莲哪，听说你们上山来了，几天也不到家里来打个照面，可把妈妈想坏了！快坐，坐！喝茶，刚泡的热茶！”夏水莲强打笑脸，问：“志华呐？”“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工作吗！怎么，没跟你一路回来？”夏水莲见曹志华还没回家，不好明说，只得

扯了个谎：“啊，他……可能还有点事。”“这孩子呀，真一点不懂事，按说怎么也得陪你一道回来呀！水莲，你可不要见怪！待志华回来，就一块儿在家吃饭，啊？”“噢，噢！”夏水莲心事重重，不知该怎么说才好。曹妈妈又喜滋滋地拉着水莲的手，说：“水莲，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俩年纪也不小了，我看就趁早把婚事给办了吧！”“曹妈妈，你……你别说这个。”夏水莲心如刀绞，极力抿住嘴唇，不让眼泪流出来。曹妈妈还以为夏水莲害羞哩，忙说：“好好，不说，不说。你坐一会儿，志华也快回来了，我先弄饭去。”

夏水莲目送曹妈妈进了厨房，不觉一阵心酸。她不忍心把真情告诉曹妈妈，白发苍苍的人怎经得起这样的打击呢？天黑下来了，曹志华还没有回来。突然，“砰！砰！”不远处传来两声枪响，有情况！夏水莲拔出手枪，说了声：“曹妈妈，我走了！”急速朝着枪响的方向奔去。她跑了一段路，又拐过一个山嘴，遇见了苗青山和刘德才。原来他们正在路上巡查，听到枪声就赶来了。三个人就近查看了一番，没见什么动静，就一同回派出所去。

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同志告诉苗青山，路局长已上山来，正等他研究工作；同时交给他一封信，说是断黑时不知什么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苗青山一看，要紧问：“曹志华呢？”值班员说他回家去了，夏水莲心里一惊：没有哇，难道出了什么意外？她问：“苗科长，出了什么事了？”苗青山抖了抖手里的信纸，脸色铁青：“你看看吧！”夏水莲一看，原来是特务组织的一封警告信。信中说：

苗青山：

你上山数日，处处跟我们作对，而且胆敢动到我们姓曹的头上，实难容忍！现我们将曹接回，小心你的脑袋！

四脚蛇 即日

斗争太复杂了！这一系列事情，一个比一个突然，夏水莲简直无法理解。苗青山把信交给路局长，路局长看完以后，眉头皱成一个疙瘩，问：“老苗，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苗青山激动地说：“个人安危无所畏惧，最要紧的是必须尽快找到曹志华的下落。”路局长说：“对！”随即吩咐王建平，要他立即带几个同志去侦察。然后又对苗青山说：“我刚刚上山，得把材料先看看，具体工作，明天我们再详细研究。”

再说，曹志华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原来他被停止工作之后，便一个人朝家走去。回家路上，突然从路边的树林里跳出几个彪形大汉，一下就把曹志华绑了起来，蒙上眼睛，还朝天放了两枪，推推搡搡，把他带到了和尚庙。去掉蒙在眼上的黑布，曹志华一看，只见庙堂当中，坐着一个老和尚，身披袈裟，颈挂佛珠，见了曹志华，一脸奸笑地说：“年轻人，没想到吧，我们会在这儿见面！”曹志华瞪了老和尚一眼，说：“你这个‘四脚蛇’……”老和尚一阵狂笑：“哈哈，误会，误会！实话对你说吧，‘四脚蛇’就在你的身边，天天眼你打交道呐。”“你……”“我就是奉了‘四脚蛇’的密令，把你接到这儿来的。因为你现在的存在，对党国的事业实在是个不小的障碍，所以‘四脚蛇’特命我接你上西天！”说到这里，老和尚突然脸一沉：“来人，给我拉出去——注意，不要开枪。”曹志华破口大骂，被两个匪徒拖出了庙堂。

庙堂外有堵一人多高的围墙，围墙内有几棵笔直的大松树，直插云天。匪徒把曹志华拉到树下，其中一个“刷”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白光一闪，恶狠狠地向曹志华刺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墙上飞落下来，不偏不倚，“光当！”正好把匪徒的尖刀砸落在地。紧接着，墙上“腾”跳下一个人来，飞快地拾起尖刀，“扑！”把那匪徒刺了个透心凉。另一个匪徒吓呆了，拔腿就跑，那人又一个扫堂腿，把匪徒摔倒在地，双手举起一块石头，“啪！”来了个铁锤砸西瓜，匪徒的脑袋开了花。那人干净利落地收拾了两个匪徒，轻轻喊了声：“志华同志！”急忙给他松绑。曹志华好生奇怪，忙问：“你是……”“我叫项明天，是归路局长直接指挥的！”曹志华趁月色定睛一看：“啊！”是卖烟人，原来这个卖烟人是不露身分的秘密侦察员啊！

“此处不可久留，快走！”项明天拉着曹志华紧跑几步，正要翻墙出去，可是已经晚了，庙堂里的匪徒听见动静追来了。项明天料想两人难以脱身，赶紧拿出一份情报交给曹志华，说：“这是一份机密情报，请你一定要面交路局长。快走，我掩护！”“不，我掩护！”说话间，已有两个匪徒端枪冲了过来。项明天奋勇迎上去，“刷！刷！”双手抓住敌人两杆枪，回过头，以命令的口气对曹志华说：“快——走！”曹志华见情况危急，为了护送紧急情报，只得含泪翻墙出庙。

项明天见曹志华脱离了险境，就夺过长枪，刺倒一个匪徒，又一枪托砸死另一个匪徒，然后握枪在地上一擦，纵身跳上了围墙。正要翻墙下去，不料，这时老和尚已带着几个匪徒狂呼乱叫地奔出来，情急中，老和尚也顾不了不要开枪的禁令，“砰！”一枪向项明天打去。项明天猛一转身，一手捂住胸口，一手拔出一把短刀，用尽最后的力气一甩，只见一道白光直往一个匪徒身上飞去，“啊！”那匪徒应声倒地。项明天也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曹志华在项明天的掩护下，冲出了罗网，带着情报，一路紧跑。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枪响，曹志华不由得心里一沉，但他已来不及多想，决心先完成项明天未完成的事业，把这份重要情报交给路局长，尽快挖出那条可恶的“四脚蛇”！可是，这时候该往哪里去呢？回派出所吗？不行。这样会打草惊蛇误了大事。对！还是去找夏水莲，让她和我共同完成这项任务。主意打定，曹志华迈开大步，急往夏水莲的家里奔去。

这时，夜已深了。夏水莲还没有入睡，正在想着这几天来发生的事情。“笃笃！”深更半夜的，谁来敲门呢？夏水莲有点奇怪，问：“谁？”“我。快开门！”是他！曹志华！夏水莲又惊又喜，急忙打开了房门。曹志华闪了进来，把门掩上，精疲力尽地靠在门上喘气。只见他衣服撕破，脸色铁青，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夏水莲一阵心酸，忙掏出手绢，轻轻给他擦去



脸上的血迹，问：“你……你这是怎么啦？”曹志华把经过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接着说：“现在要马上找路局长，我有重要情况向他汇报！注意，不能惊动任何人！”“知道。”夏水莲带上手枪走了。

第二天，路局长找苗青山研究案情。两人谈了很长时间，最后路局长深思了一会，下了最大的决心说：“老苗，我看决不能让‘四脚蛇’缠住了我们的手脚，根据上级的安排，中央首长今天下午就上山。安全保卫工作由我来布置，你和刘德才同志在所里值班，掌握全盘，有情况及时向我联系。”苗青山乍一听中央首长下午就要上山，感到有点突然，但他坚决表示说：“放心吧！我一定坚守岗位。”路局长又亲自向刘德才作了交代，要他守住电话，一步也不要离开。

整个下午，沿途各哨所不停地打来电话，先是向苗青山报告：“情况正常！”后来却是一个接一个地来电话询问：“中央首长怎么还没有来？”直到傍晚时分，路局长才打电话告诉苗青山，为了安全起见，临时改变了路线，中央首长已经从莲花洞登上好汉坡，步行上了庐山。命苗青山带领保卫人员晚上九点到云中宾馆值班，担任宾馆外围的安全保卫工作。

晚九点整，苗青山和其他保卫人员准时来到宾馆的一幢小别墅。只见室内灯火辉煌，人影晃动。走廊里摆着藤椅、沙发，几个年轻的女服务员端着茶盘，穿梭似地在小会议室里进进出出，一片忙碌。苗青山走了过去，只见夏水莲迎了出来，热情地招呼说：“苗科长，你来啦！这儿坐。”苗青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服务员立即送来一杯热茶。苗青山呷了一口，掏出香烟抽了起来，问：“小夏，今儿一天都没有看见你呐，原来你在这儿！”夏水莲说：“我一直在宾馆做迎接中央首长的准备工作。”

苗青山吐了一口烟，说：“首长是坐车上来的吗？”“不，是步行上山的。首长身体可健呐！听路局长说，攀登好汉坡时，一口气登上了一千多级石阶，还笑着要跟陪同人员比赛哩！”苗青山笑笑说：“嗨！那可不容易呀！小夏，你请示一下路局长，看还有什么具体任务。”“好，你稍等一会。”夏水莲走进室内，一会儿便出来告诉苗青山说：“路局长要你检查岗哨，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好！”“苗科长，你坐，我还有点事呐。”苗青山随口问：“忙什么哪？”“布置会场。”“布置会场？晚上还开会？”“不！”夏水莲警惕地看了看

四周，走近苗青山，附耳低语：“中央首长要在这儿接见九江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啊？什么时候？”“十点整！”苗青山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说：“都九点半了，你忙去吧！”

苗青山站了起来，抽着烟踱了几步。这时，刘德才正在外面巡逻，苗青山喊道：“刘德才！”“到！”“今晚不同往常，责任重大，要提高警惕，不能有丝毫疏忽。这儿有我，你加强右面的保卫。”“是！”苗青山又坐了下来，吸着烟，一会儿看看室内，一会儿又看看墙上的挂钟。

这时，路局长从室内走了出来，显得特别兴奋。苗青山见了，说：“路局长，你今天是老当益壮，精神抖擞啊！”路局长说：“可不是吗？庐山才解放不久，中央首长就不辞辛劳来视察工作，作为一个公安战士，能亲自站在首长的周围，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能不高兴吗？老苗，我看你此时的心情也不平静吧！”“那当然！不光是我个人，就是所有担任保卫工作的同志，心情都是不会平静的。”路局长问：“岗哨都检查过了吗？”“检查过了。左有王建平，右有刘德才，这儿有我，保管万无一失。”“好！你考虑得挺周到。”

夏水莲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请示说：“时间快到了，是不是请九江的党政军负责同志马上到这儿来？”路局长看了看表，时针指着九点四十五分，他果断地说：“立即电话通知，准时接见！”“是！”

路局长进室内去了。苗青山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他一抬头，见时针已指到九点五十分，“笛笛！”远处传来几声汽车喇叭声。中央首长果然上了庐山，九江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也马上就要到了。他把烟头一丢，刚一转身，正碰上服务员小马端着一只大花瓶过来，就笑着说：“嗨，小马，这花真漂亮，给我看看。”苗青山把花瓶接了过来，拨弄了一会，赞赏地说：“行啊！看不出我们小马还真能干哩。”说着，就要把花瓶还给小马。这时，路局长大概已经听到汽车的响声，从室内走了出来，说：“老苗，这瓶花确实不错，你亲自把它送进去吧。”“好！”苗青山端着花瓶，高高兴兴地掀开门帘，走了进去，见一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再一看，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啊，假的！”怎么回事？原来里面坐的根本不是中央首长，而是曹志华！

这时，路局长也紧跟着进来了，说：“对！完全是假的！”苗青山指着曹志华说：“他……”路局长说：“不，我说的是你！你身上披着公安服装，却是

地地道道的假货！你自以为聪明，其实，狐狸尾巴早就被我们抓住了！”

这时，曹志华一把夺过花瓶，一看，花瓶里有一块饼干模样的定时炸弹，时针正指着十点。曹志华当即作了处理，苗青山见大势已去，伸手就要掏枪，刘德才大喝一声：“放老实点！”一把夺过手枪。路局长说了声：“带走！”曹志华和刘德才把苗青山押走了。

原来，昨天夜里路局长看到曹志华送来的情报，连夜逮捕了老和尚。



经过审讯，断定定时炸弹在苗青山手上，便设下了这个诱敌之计。苗青山果然中了圈套，不仅挖出了定时炸弹，“四脚蛇”也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题图、插图：夏予冰）

沈

无手人

李桂华 口述 曹永锦 整理

从前，在张家洼，有个叫老张发的人，他是个挑八股绳的货郎，整天在外做买卖。他老伴生了个丫头，如今已有十二岁了。小姑娘长得象朵花似的，整天在她妈的身边转。一家三口人，日子过得倒也不错。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一天，老张发的老伴得了个急病，三天后就死了。父女俩哭得死去活来。把老伴儿成殓后，因为孩子小，没人照顾怎么能行？老张发八股绳也挑不成了。可是不做买卖日子又不好过，咳，只好再找个老伴儿吧。

再找的老伴儿长得很漂亮，虽比老张发小十岁，两人倒也合得来。过了几天，老张发就挑起货郎担又出门去了。

那时候，在外边跑买卖的，多则一年半载，少则三月两月。谁曾想这个后老伴儿是个不正派的人，和她一个叔伯姐夫叫黄八仙的搭上了。每当老张发前脚刚跨出门，黄八仙后脚就伸进来了。一开始，孩子不懂事，后来孩子一年比一年大，有一天还叫孩子碰见了。

这下，后妈可就恼羞成怒了，心想：非把这个碍眼的鬼丫头踢开不可！正在这时候，她自己又生了个小女孩，这个狠心就更下定了。

这一天，老张发的女儿把十个熟鸡蛋剥完了，又去淘小米，为坐月子的后妈做饭。可她刚一回身，哎呀！鸡蛋不知叫什么东西咬得乱七八糟，这怎么办呢？后妈一看就破口大骂：“你馋，就吃两个，为什么个个给我咬得乱七八糟！”

小姑娘有口难辩，只好走到外屋，小声地哭了起来。

第二天，小姑娘剥好鸡蛋，留心瞅着。不一会儿，出来一只大耗子，足有小兔子那么大，刚要上去咬鸡蛋，她连忙跑过去赶，耗子吓跑了。小姑娘自己叨咕：“耗子呀耗子，你太不懂事了。我那个妈是后妈，你这样捣蛋，还叫我活不叫我活呢？”不一会，那个耗子又出来了，腮帮子鼓鼓的，跑到锅

台上，吐出个烧蓝翠戒指来。小姑娘看看挺好玩，就往手指头上一戴，正好。

当她给后妈去送饭的时候，手上的戒指一下子叫后妈给看见了，后妈气汹汹地问：“你手上戴的是谁给你的？”小姑娘说：“是大耗子叼来的。”“你真会撒谎！明个叫老耗子也给我叼一个！”

这天晚上，黄八仙又来了。他们两人一核计，决定从这个烧蓝翠戒指开刀，非把小姑娘整死不可。

过了一天，后老伴刚满月，老张发就回来了。进屋一看又生个女儿，非常高兴。后老伴满脸陪笑，说长道短，还给老张发炒了两个菜，烫了一壶酒。老张发两壶酒下肚，身上有点驾云了，后老伴就在他耳边恶狠狠地唠起来：“孩子她爹，咱家出大事了。你那个好女儿，手上戴的戒指，你看见没有？”“没看见。”“瞎！孩子跟人家勾搭上，都养儿了！”她把“死孩子”从柜底下掏出来，在老头眼前一晃。要说这后妈，也真够歹毒的，这哪是死孩子呢，分明是她和黄八仙做下的圈套，他们把邻居的一只小猫打死后，剥了皮，把尾巴一割，往酱缸里一放，拿出来，真象个刚生下的死孩子一样。

老张发酒劲没过，眼前这东西一晃，也没细看，便气得直发抖：“快埋起来！这事要传出去，我还有什么脸见人？”

后老伴一听这话，可高兴了。赶紧拿出去埋了。回身进屋，又对老张发说：“这孩子太不成器了。不是咱做爹娘的狠心，依我看，明天你就说带她到姥姥家串门去，走到深山老林时把她砍死算了。不然我跟你都寒碜不起。”

第二天，爷俩坐上了马车，小姑娘好久没有上姥姥家去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走着，走着，天快要黑的时候，走进了一个大松树林子。老张发把马车停下，对女儿说：“丫头，你的事，你妈都告诉我了，不是做爸爸的狠心，实在是你太败坏咱家的名声了！”

女儿一听，就明白了。她跳下车，跪在爸爸跟前，又哭又求：“爸爸，爸爸，你不能听后妈的话啊！女儿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事。家里有些事，我也不能对你讲，爸爸，爸爸，你得留我一条命啊！”

老张发听了女儿的话，不觉掉下泪来，他们毕竟有父女之情啊。老张

十三

发为难地说：“我不杀你，你妈不答应。她还叫我一定要把你身上的东西带回去一些，她才相信。”

小姑娘心一横，牙一咬，说：“这么吧，爸爸，你把我两只手剁去，只要留我一条命就行！”

老张发咬着牙，脚一跺，“叭！叭！”两刀，把女儿的手剁下了。接着，头也没回，赶着马车就走了。

小姑娘疼得就地打滚，一下子滚进大山涧里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她才醒过来。爬呀爬，足足爬了三天三夜，才爬出了大山涧。

姑娘走啊走，走到一个王家庄。一进庄，就看见一堵院墙，墙里的大梨树上，秋子梨长得压弯了枝。这时她又饥又渴，也顾不得什么了，爬上院墙，伸着脖子咬梨吃。她正吃着呢，突然发现树下站着一个小相公。小相



公说：“大姐，你要吃梨就摘几个，何必伸着脖子咬呢？”姑娘一听，不由身子一晃，掉进院子里了。小相公扶起她一看，这姑娘虽说全身是泥又是血，但人却长得挺漂亮。再细细一看，姑娘两只手没有了，直吓得他往后躲闪。这时，姑娘详详细细地把后妈怎么害她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小相公听完，气得眼睛瞪得溜圆。他急忙从树上摘下一堆梨，一口一口地喂她。姑娘吃饱了，给他磕了个头，转身要走。小相公连忙问：“你到什么地方去？”姑娘说：“我也不知道。”小相公说：“别走了，你跟我走，愿意

不？”这姑娘见他为人不错，就跪下给他磕了三个头。

小相公把姑娘领进书房，给她洗了脸，换了一套衣服，偷偷地把她藏进书柜里，然后叫书童多送些饭来，一口一口地喂她。

不久京里开科考试，小相公要进京去。儿子要赶考，爹妈必须先给儿子娶个媳妇，怕儿子一旦考中后不回家。老员外要给儿子成亲这个消息一传开，嗨！这保媒拉线的就成帮结队地来了，可小相公说啥也不要。老夫人这时可就猜想开了：这孩子是不是另有所爱？

天黑以后，老夫人悄悄地来到书房，把窗户纸舔了个小眼儿，往里一看，哎呀！只见小相公正在给一个姑娘喂饭呢。老夫人急忙把老员外一把拉来，闯进书房。小相公和无手姑娘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双双对对地跪下了，把两个老人气得直瞪眼睛。

小相公见没法隐瞒了，就把无手姑娘的身世说了一遍，还说：“我和她已经结下了姻缘。二老如果同意，我就进京赶考；二老如果不同意，我马上碰死在书房！”说着，他真的往圆柱子那边撞去。老员外一把拽住儿子，回头再看看这无手姑娘，就说：“既然是米已成粥，只好顺着你了。”

小相公走后，无手姑娘生了个胖小子，起名叫东升，两个老人也很高兴。

再说，进京赶考的小相公到京城连中三元，得了个头名状元，他怕家里人得知这一消息，把无手姑娘休了，急忙派人往家里送信。这一天，送信人来到一个小山村，一看天色已晚，只好找个小店住下。这小店的店主就是无手姑娘的父亲老张发，店主奶奶就是那狠心的后妈。后妈能说会道，把送信人侍候得眉开眼笑，那送信人喝完酒就睡了，后妈见桌上有一只大红信封，感到新奇，打开一看：“儿中头名状元，不久即回乡夸官，如休无手人，永世不回家，切切。”这个后妈真是个狐狸精，她想：世上哪有无手人，这准是老头子没把他女儿砍死，为了糊弄我，只拿回两只手。他女儿要是当了官娘娘，还有我的好吗？想到这里，她急忙取来笔墨，模仿着小相公的笔迹，把“如”改为“不”，成了：不休无手人，永世不回家！

老员外看了儿子的信非常高兴，把老夫人找来说：“我儿中了状元，马上就要回家。不过，他来信说，不休无手人，永世不回家。儿子的话有道理，要不，今后把无手人带往京城象什么样子！明天吃完早饭，立即把无手

人休了。”

第二天，无手人一听这个消息，一下子昏倒了。醒过来后，想想没办法，只得叫人把孩子背上身，拿一张饼套在脖子上，走了。

走啊走，走到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孩子在背上“哇哇”直叫，无手人急得满头大汗，没有手也放不下孩子。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骑马打猎的人，无手人连忙喊住：“大哥，行行好吧，我没有手，帮我把孩子抱下来，我给他吃几口奶。”

这人急忙跳下马，把孩子抱下来。等她给孩子吃完奶，又帮她背好，才骑着马走了。

无手人又背着孩子继续往山上走。天要黑了，孩子又叫唤起来，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从山上下来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还拿着个拂尘，无手人赶忙上前说：“老爷爷，帮帮忙吧，我没有手，快帮我把孩子抱下来。”白胡子老头说：“不用我帮忙，你再往前走七七四十九步，那地方有两个黄土堆，你把胳膊往里一触，你的手就回来了。”

无手人眼睛一眨巴，刚要说话，可是老头已经没有了。无手人想：这能是真的吗？试试再说吧。她往前走了七七四十九步，哎呀，真有两个黄土堆，她急忙跪下，把两个胳膊往里一触，只听“嘎吱”一声，拔出来一看，自己的手真的回来了，连那个烧蓝翠戒指还戴在上边呢！她急忙跪下，朝天空磕起头来。

天黑了，这荒山野岭的，往哪儿去呢？无手人一抬头，看见东坡上有个小屋还亮着灯光，便抱起孩子，直朝那里奔去。

当她推开门，只见炕上坐着一个老太太，就说：“干娘，快救救我吧！”

老太太一愣，急忙下地接过孩子，说：“干女儿，你怎么来的？”说着急忙烧火煮粥给她们吃。从这以后，她们母子俩就在此安身了。

再说那中状元的小相公，三个月以后，领着人马回乡夸官祭祖来了。一进家门，拜过二老双亲，不见无手夫人，急忙问：“夫人呢？”老员外就把他的信拿出来，说：“你这信上不是写得明明白白：‘不休无手人，永世不回家。’”

小相公气得一句话没说，自己脱了红袍，换上布衣，骑上大马，上山寻找无手夫人去了。他不知翻过多少山，跨过多少河，第三天见东坡上有



卖“良心”

潘书文 口述 曹保明 整理

从前，有一个老头，在山里干了三四十年的活，背也驼了，人也病了，他就把挣到的钱装在一个柳斗里背着，从山里出来了。

这老头有个闺女，已经出嫁，还有一个儿子，也顶门立户了。闺女和儿子都住在一条街。老头准备先看看女儿，然后再到儿子那里去住。这天，他来到闺女家，进屋就对闺女说：“爹干了三四十多年活，也挣了几个钱，我把这钱分给你们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我要给你兄弟，好养我老。”闺女一听，说：“爹，你都给我兄弟拿去吧，我们一点也不要。”女婿也在一旁说：“爹，你不要惦记我们，今后你在他们那边多保重就行。”老头一看闺女和女婿一个钱都不留，就说：“这也好，今后你们缺钱花就来取，反正离着也不

一间小屋。正赶上东升母亲端着盆出来，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想上去相认，又一想：我夫人没有手，可她有手啊！于是便说：“大姐，行行方便，我和马都渴了，想喝点水。”东升母亲一看是小相公，想到是他把自己休了，便不愿相认，只是说：“我家屋后有个小泉眼，你自己去吧。”

不一会，人和马都喝足了，小相公又问：“大姐，你原来有手吗？”一句话，问得东升母亲眼泪“刷刷”掉下来。小相公把被人改信的事说了，东升母亲又把白胡子老头帮她装上手的事一讲，两人抱头痛哭，夫妻团圆了。

第二天，小相公把送信人找来，问他当初住过哪个店。送信人说他曾住过张家洼老张发的小店。东升母亲一听，就知道这又是后妈干的事。

第二天，兵马几百，八抬大轿两顶，直往张家洼走去。当兵马、大轿来到小店门前，看热闹的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老张发的后老伴觉得实在没脸见人，就碰死在房墙的大石头上了。

（插图：韩 敏）

远。”老头说完，就从闺女家里出来，来到儿子那里，把钱交给了儿子。

谁知儿媳妇是个尖酸刻薄的女人，一肚子花花肠子，眼珠一转就上来了个坏主意。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一边数着柳斗子里的钱，一边对丈夫说：“老杂毛这次来先到你姐姐那里，说不定给她留下几柳斗子的钱呢，明天你拷问拷问他！”儿子也是个见钱眼开、忘恩负义的家伙，媳妇一嘀咕，第二天，他就揪住爹的耳朵问：“你给我老实说，到底给我姐姐几柳斗子钱？”

老头说：“你这个畜生！你姐姐一个钱也没留啊！”

儿子说：“我不信！”

儿媳妇说：“不打他不会实说。”儿子把老头揪到院子里，举手就打。

老头说：“头上有天哪！”

儿子说：“有天，进屋打。”

老头说：“屋里有灶神哪！”

儿子说：“有灶神，吊起来打。”

老头给吊到房梁上，儿子拿皮鞭子蘸着凉水抽开了。老头的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邻居们都来拉仗。

儿媳妇在院子里叉着腰说：“这老东西，偷孩子的东西吃！馋嘴巴子。今个教训教训他！”这时，闺女和女婿赶来了，急忙解下老头说：“爹，到我们那边去住吧！”

老头苦了一辈子，病上加气，到闺女那边没几天就不行了。咽气前，他把闺女和女婿叫到跟前，拿出一个小布包，说：“这算爹给你们留下的一点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拿去换钱！”说完，老头就死了。

闺女和女婿四出借钱，好歹算发送了老人。等到近年底时，



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这天，闺女想起爹的话，找出那个布包，对丈夫说：“现在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了，快看看爹留下的是啥？”丈夫接过来，捏了捏，软乎乎的，不象有钱的样子。打开一看，是爹的一件破衣裳，上边还写着两个字。夫妻俩都不识字，也不知写的啥。妻子说：“既然爹说能换钱，你就去试试看吧。”丈夫拿着这件衣裳来到当铺，刚递上去，就被小掌柜给扔回来了。他又递上去说：“掌柜的，我家揭不开锅了！”这时，大掌柜来了，接过衣服一看，说：“衣服还给他，再给他二十两银子。”小掌柜问：“那为什么？”大掌柜说：“你没看那上边写着‘良心’二字嘛！他一定是不识字、日子够苦的，不然谁能出卖良心哪！”

这件事让老头的儿子知道了。那媳妇就对她丈夫说：“这衣服一定是个宝。要不怎么东西不要还钱？这也是爹留下的，不能让她独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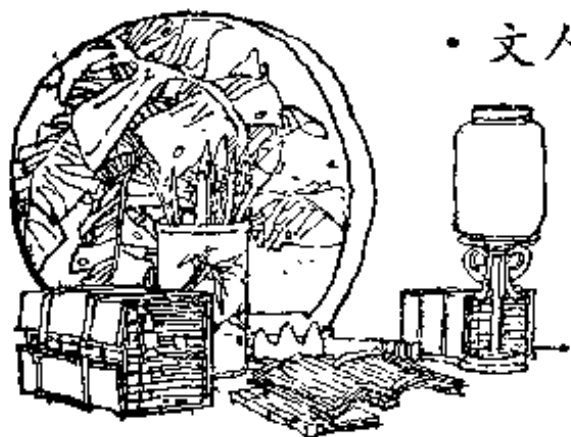
第二天，老头的儿子来到姐姐家，非要爹留下的“宝贝”不可。姐姐含着眼泪把爹留下的破衣裳拿出来，兄弟一把就夺走了。

老头的儿子拿着那件衣裳来到当铺，掌柜的一看，这人穿着绫罗绸缎，就把衣裳扔了出来，瞪眼骂道：“你这没良心的东西，快滚！”老头的儿子捡起那件破衣裳，他还自鸣得意地说：“哼，你不识货，看我到集市上去卖个大价钱！”

老头儿子来到集市上，两手抖开衣裳，显出“良心”二字，他就高声大叫：“卖‘良心’啦！谁买‘良心’啦，‘良心’贱卖啦！快来买吧！”

赶集的见有人在卖“良心”，感到又新鲜又气愤，大伙都指着他骂开了：“滚开，你这个小人！”“一边去，你这个贪心的家伙！”老头的儿子不但不走，还越喊越高。做买卖的人都感到不吉利，大伙一商量，说：“把他打出集市去！”于是大家一齐动手，棒子、石头向他飞来，打得他头破血流。一直到天黑，老头的儿子也没卖到一分钱。可是，他虐待老人，出卖“良心”的臭名却传到了千里之外。

（题图、插图：杨学昭）



· 文人故事 ·

贈 詩

史耀增 搜集整理

一年秋天，有个合阳县官即将离任，那些有名的乡绅和城里的富商豪门，都前来送行，一直送到城外十里地的金水沟畔。县官看看那么多送行的人群，抑制不住满心欢喜；可当他想到在合阳几年，几次去请李灌，都碰了一鼻子灰，今日要走，也不见他来送行，又不免有些气恼。

正在这时，手下的人说：“李向若（李灌的字）先生前来送行！”

县官一听李灌来了，不觉高兴起来。他抬头一看，只见李灌骑了一头小毛驴，一直走到官轿前才下来，说道：“老夫没有高骠大马，一步来迟，请大人见谅！”

县官忙说：“先生亲来送行，已经劳驾不起，岂有怪罪之理！”

李灌说：“老夫无力备办厚礼，也无佳肴美酒为大人饯行，作了几句诗，不知大人愿听否？”

县官听了这话，满脸都是笑：“那真是求之不得，请先生吟来！”

李灌双手倒剪，眼望金水两岸被秋霜染红的柿树，开口



道：“你送大老爷——”

县官装出内行的样子说：“好，起首平而不俗！”

李灌接着说：“我送大老爷——”

县官接口道：“情真意切，下官感激不尽！”

李灌又吟道：“金水两岸飘红叶——”

县官一听，拍手叫绝，送行的人也都连连称赞，等着听下面更精彩的诗句。只见李灌满腔悲愤地说：“尽是黎民血！”

县官一听，呆若木鸡，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题图：施大畏 插图：庞先健 张峻松）

太守和樵夫

吴腾凰 姬树明 俞凤斌 搜集整理

欧阳修是宋朝的一位大文学家，苏东坡是同朝的一位大文学家、大书画家。苏东坡很尊敬欧阳修，曾把欧阳修的文章亲笔抄写出来，人称“欧文苏字”。据说在当时，谁要能得到“欧文苏字”，顿时身价就能抬高几倍。普通百姓得到了，官府也要免收他三年的钱粮，可见“欧文苏字”的珍贵。传说滁州琅琊山下，有一位李樵夫，就有这样一幅“欧文苏字”，还是欧阳修亲自送给他的哩！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欧阳修在滁州当太守时，经常到琅琊山去游玩，和琅琊寺的当家和尚智仙很要好。智仙专为他在游山的路旁盖了一座亭子，亭子落成那天，欧阳修前去参加落成典礼，亲自题名为“醉翁亭”，并在亭子里写了一篇《醉翁亭记》。文章写好后，晚上回到府衙内，又高灯明烛，展纸研墨，亲自抄写了六份。这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了，他当即招呼两个衙役进来，吩咐说：“把我这文章，分别贴到各个城门口去，一个城门贴一份。”两个衙役接过文章数了数，连忙问：“滁州只有四个城门，还剩两份贴到哪里去？”

欧阳修笑着说：“不是还有小东门和小西门吗？”

两个衙役同声答说：“小城门平时是不开的。”

欧阳修说：“今天都把它打开，好多让人看看。”

两个衙役仍不能理解太守的意思，又问道：“大人写的文章，为啥要贴到城门口去？”

“好让过路的人帮我修改呀！”欧阳修整整衣冠，用手拍着两个衙役的肩膀说：“人常说，一人才学浅，众人见识高。大家一定会把我的文章改得更好的，你们快去贴吧！”

两个衙役听了，方才明白，于是拿着文章到各城门张贴去了。随后，欧阳修又派出六班锣鼓手，分别到各城门口，一边鸣锣击鼓，一边高喊：“滁州太守、庐陵欧阳修，昨日著文《醉翁亭记》，敬请黎民百姓、过往商贾、文武官吏都来过目修改……”

这一天，滁州城里可热闹啦！四道大城门，两道小城门，锣鼓喧天，喊声不绝。城里城外的人们，都争着到城门口去看太守写的文章。有的高声朗读，有的边看边议，不识字的就围在四周听听。这个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文辞优美流畅，写得又实在。”那个说：“太守写的文章，还要让老百姓帮他修改，这真是古今少有的新鲜事儿！”

这天，欧阳修也显得特别兴奋，他不时派人出去，打听有没有人修改文章，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消息。一直到傍晚的时候，一个打锣的公差，忽然领着一位五十开外的老头走进府衙，禀道：“太守大人，琅琊山李氏老人前来帮你修改文章。”

欧阳修放下手中的公文，抬头一看，只见那老头儿头扎粗纱黄巾，脚穿布袜草鞋，肩上扛了一根挂着绳子的扁担，右手拿着一把斧头，原来是个砍柴的樵夫。欧阳修赶忙跑下堂来，一把拉住樵夫的手，问道：“请问老丈，您多大岁数了？”

李樵夫看着欧阳修，不好意思地答道：“老爷，小人白活五十九岁了！”

“啊！那您是兄长了。请上坐！”欧阳修边说边将李樵夫拉到太师椅上，说：“烦请指教，下官那篇文章何处需要修改？”

李樵夫放下手中的斧子，坐下说：“大人！不瞒你说，你那文章，我听衙



役读了，句句讲的是实情，就是开头太罗嗦了！”

欧阳修随即把自己写的文章，从头背诵起来：“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他正背着，李樵夫把手一扬，说：“停，毛病就在这里！”

欧阳修恍然大悟，连忙说：“您的意思，是不必点出这些山的名字？”

李樵夫笑笑说：“正是。不知太守上过这琅琊山的南天门没有？站在南天门上，什么乌龙山、大丰山、花山、白米山，一转身子就全都看到了，四周都是山！”

欧阳修听了，大声说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滁州四面皆山。”

李樵夫连连点头：“对，滁州四面皆山，四面皆山！”

欧阳修沉思片刻，立即拿出文章底稿，把开头改成“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并读给李樵夫听。樵夫满意地说：“‘环滁皆山也’这五个字好，这回不罗嗦了！”

当天晚上，欧阳修在他的官邸设了酒宴，招待李樵夫。李樵夫临走时，欧阳修又问他有什么要求，樵夫说：“别的不要，只要‘欧文苏字’一份。”

欧阳修欣然应允：“行，一准办到！”

没过半个月，欧阳修就坐着轿子来到琅琊山下，在一个破草房子里拜会了李樵夫，亲手把苏东坡抄写的《醉翁亭记》送给了他。后来，欧阳修调到扬州任江都太守的时候，还专门派人来请李樵夫到“平山堂”喝过两次酒哩！

（插图：施大畏）

得 傷 寒

陈金龙 搜集整理

吕蒙正中了进士后，步步高升，最后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又加封为许国公，从此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有年冬季，气候特别冷。但见北风呼啸，大雪飘飘，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这天，吕蒙正乘坐一顶八角拖须翎毛暖轿出门。轿夫冒着风雪被冻得浑身直抖，手脚麻木，又加上路滑难走，有个轿夫一不小心，摔倒在地。吕蒙正在轿内顿觉身子一晃，便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差役回禀说：“启禀大人，因天寒地冻路难走，有个轿夫摔了一跤。”吕蒙正坐在轿内正暖得出汗，不相信天气会有这么冷，于是他把一个食指伸到轿外试了一试。谁知他这一试不打紧，却由此得了个“肉指伤寒症”。因为他做官以来，终日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怎么经得住这种严寒袭击？一股寒气顿时通过手指，直钻心房，他病倒了。

说来蹊跷，吕蒙正得病以后，多少名医给他治疗，均告无效；眼看病入膏肓，要寿终正寝了。就在这时，来了一个老百姓，说是吕蒙正的同乡，声称他保证能治好吕蒙正这个怪病。

吕蒙正不相信地
(下转 27 页)



• 蒋成瑀 •

情节的单纯和描写的详尽

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在《论通俗化》中曾谈到过群众喜爱怎样的故事。他说：“他们要故事，但是情节得简单，得有头有尾。描写不要精细曲折，可是得详尽，得全貌。这两种要求并不冲突，因为情节尽管简单，每一个情节或人物还不妨详尽的描写。至于整个故事组织不匀称，他们倒不在乎的。韵文故事如此，散文的更得如此，这就难。”这段话概括起来有两点意思：一是要求情节的单纯和描写的详尽结合起来，二是承认这是很难的。故事有自己的创作规律，要掌握它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最近重新读了《鲁大问账》、《活包公》、《三百元的故事》和《会做媒的自行车》，细细品味，这几只故事或传说，所以受到群众欢迎，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遵循故事创作的规律，在情节的单纯和描写的详尽方面还有许多新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了朱自清提出的理论。

先说情节的单纯。单纯是简单统一，情节一线贯通，不枝不蔓，头尾完整。《三百元的故事》讲工人温林怎样失而复得三百元的事，只稍看过一遍，听过一回，就能讲得出来。《会做媒的自行车》讲工人小赵买车失车、盗车送车，最后以车为媒找了个对象，故事也写得简单明瞭，易记好讲。单纯的故事为什么也能吸引人呢？从这两则故事看来，一是奇妙有趣，为人乐道。《会做媒的自行车》，这题目就够逗人了。小赵好不容易省吃俭用，攒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刚一会儿就被盗，怎么能不从心里痛到肺里？“马背上摔跤，牛背上翻梢，管他！”小赵反偷来一辆同样的自行车，却又问心自愧，匆匆忙忙地送回去。这一行动，符合小赵耿直、质朴的性格特点，所以是有趣的。更有趣的是因此结识了姑娘小李，并参加了她的婚礼。真是无巧不

成书，偷车人竟是新郎官。情节急转直下，小李毅然赶走了新郎官，断绝了婚事，从此爱上了小赵。爱情是裁判官，惩罚邪恶，托情真诚。这一情节发人深思，回味不尽。二是富于变化，引人入胜。《三百元的故事》事情尽管简单，但写得波澜起伏。温林好心救助摔伤倒在地上的方英，方英的丈夫贾大权恩将仇报，反诬温林勾引自己的妻子，这是第一个变化；贾大权毒打温林和方英，又逼温林写“自悔书”，并要他用三百元赔偿名誉损失，这是第二个变化；温林的妻子、聪明能干的金梅，看看事已至此，又无处申诉，只得忍痛从银行里取出三百元存款，交给温林去赎回“自悔书”，这是第三个变化。“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故事结尾，情节发生突变。正当贾大权弄到三百元钱，坐在公共汽车上洋洋自得的时候，突然旁边一位女同志惊叫起来：三百元钱失落了，全是十元的，内中一张十元少了一角。一查就揪着了贾大权，这位女同志上去就给他两记耳光。群情愤激，无数拳头落在贾大权的身上，这回轮到他说不清了。原来这女同志就是金梅，她巧布罗网，狠狠惩治了贾大权，夺回了三百元。故事情节的单纯，如果没有趣味和变化作为条件，那就枯燥无味，单调划一，不为群众所欢迎了。

再说描写的详尽。详尽是具体细腻，不论写人、记事和状物，要有声有色、有情有景，使人获得完整的印象和真切的感受。《鲁大问账》和《活包公》的情节，单纯中特别富于变化，所以使人感到盘根错节，颇为复杂。其实线索也很单一。前者问账，后者破案。这两篇故事吸收了评话和章回小说的技巧，在描写方面颇见功力，可以说是相当详尽的。描写的详尽必须作到两条：一是完整，二是传神。试看《活包公》里的一段：“酒葫芦阿三只脚踏在船头上，一只脚踩在河滩边，两只手慢慢地拉紧网头绳，只觉得网底重顿顿的，不觉喜上眉梢。但谁知这网越拉越重，酒葫芦阿三使劲用力一拉，顿觉网底一松，水面冒起一阵水花，紧接着又‘呼’浮起一个庞然大物。他只当是条大鲤鱼，伸手就去抓，再仔细一看，‘啊！’吓得酒葫芦阿三惊叫一声，人‘得儿——唰’跌倒在河滩上。原来是一具尸体。”这段情节讲的是酒葫芦撒网捕鱼，却网着了一具尸体。它不仅把事情经过情况作了完整地、生动地描写，而且把阿三的神态、情貌，以及混混沌沌的性格也刻画出来了。这样的描写就可以说是详尽的。

故事中的描写，朱自清认为“不要精细曲折”，其实也并不然，有的故事描写还是相当精细的，可以说曲尽其妙，如写酒葫芦拉网，就一起一伏，曲折多姿。但故事中的描写，毕竟和评话、小说一类文学形式不同，从不作大段的景物描写、外貌描写，更无大段的心理描写。故事中的详尽描写往往融化在叙述中，从叙述的过程中来展开描写，如《鲁大问账》中对鲁大身世、生活和性格的描写，就是通过叙述语言来表达的：“他的父母早死，没有留下一个泥巴坨打鸟，只有三间歪歪斜斜的破瓦房，座落在黄金洞山中的斗角尖上。这里三面临渊，一面靠岩，翻过后岩，山连山，峰接峰，无穷无尽。虽说是两军对峙，拉锯式打仗，鲁大却习以为常，全不畏惧。红军来了，他敞开大门迎接，板栗子炖腊肉，尽其家当来。白匪来了，他破棉絮一卷，从后墙的圆洞中溜上了后岩。等到白匪兵爬上岩去，他早已哼着山歌转到了另一个山头。茫茫林海，四处为家，用他的话说：‘鸟都叼不到！’”用叙事的口气来描景写人，读来流畅，用来讲演，也易于上口。有时描写同叙述融化一体，也难以区别这是叙述，那是描写了。

情节的单纯和描写的详尽，这两者如何和谐地统一起来。单纯和详尽是一对矛盾，既相互联结，又相互区别。一味追求单纯，会使故事显得单薄，变成一杯淡水，经不起品尝，所以要有详尽的描写作辅佐。反之，描写的详尽过了头，变成细节或枝节的堆垛，湮没了故事的主线，所以又要强调单纯的情节，使中心突出、鲜明。有些故事作者欢喜采用单纯的情节，一线贯通，并无旁枝。对于这一类故事的创作，应该注意场面的铺陈和描写。《三百元的故事》就有五个场面描写：温林助人为乐，方英热情招待客人，贾大权咒骂方英、毒打温林，金梅巧设机关，群众怒怨贾大权。这些描写充实了情节、丰富了内容。有些故事作者欢喜采用详尽的描写，既安排了一条主线，又设计了许多副线、支线，头绪众多。对于这一类故事的创作，应该使一切描写，尤其是副线、支线一定要围绕主线来展开。《活包公》有好几条线索，副线是方明的罪恶活动，支线是癫痢阿四如何被当作替罪羊的，还有酒葫芦怎样钻进了圈套？由于这一切都围绕包正清破案这一条主线来展开，所以整个来说情节还是单纯的。多头的线索和对各个人物活动所作的详尽的描写，一旦游离于主线之外，甚至副线重于主线，喧宾夺主，那

末情节就会混乱,故事就会失败。

单纯不可没有韵味,详尽不可统统说尽,这两者都应该含蓄,留有余地,要有弦外音、味外味。这主要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从读者或听众的角度考虑。今天的故事读者或听众,都有一定的政治水平,有的还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有些情节不交代,有些人物的行动不描写,他们也能理解和推想出来。例如《活包公》里方明为什么要找癫痢阿四作替身,读者、听众了了分明,就未作交代。又如《三百元的故事》里也没有描写贾大权在温林走后如何虐待妻子方英,因为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写了,不仅烦琐,而且使人感到厌倦。读者或听众想不到、猜不着的,不妨大笔渲染,浓墨重彩;反之,则一笔带过,甚至于不留一词一句。二是从所获得的艺术效果考虑。说尽了,并不能给人留下印象,留着空白,让人思考,或者引而不发,倒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据《扬州画舫录》载:说唱艺人吴天绪效仿张飞的怒吼之声,“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惟张口怒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而满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如果真的大声怒吼出来,听众会感到不过如此。正是张口无声,才使人感到吼声如雷霆震怒。说故事如此,写故事也应该这样。《会做媒的自行车》结尾是:“人们经常在电影院旁边,或图书馆门前,看到并排放着两辆凤凰牌自行车,一辆号码是 01234,一辆是 04321。”这就够了。如果一定要写到小赵和小李情投意合、美满姻缘,那就失去蕴藉,味同嚼蜡了。《鲁大问账》的结尾写得更含蓄:“垮了!彭老总垮了?是不应该打天下?!是不应该筑电站?!老百姓的事管不得吗?!鲁大紧紧地捏着手中的图纸,嘴里喃喃自语:‘这是怎么搞的?一笔糊涂账。’”在读者或听众看来,这是清清爽爽的一笔账,彭老总一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为国为民,名垂千古。故事戛然而止,留着很多的空白,让人们去回忆、追索和深思。这样的结尾,比直接写出事情发展的结果更有艺术效果。

打回“老家”去

· 嘉 禾 ·

我说的打回“老家”去，是指故事活动的方法。

最近，我与上海地区的一些故事员在交谈时，他们反映说：“今天的故事活动（指进剧场上舞台，搞大型的故事会），比过去少多了。”我感到他们发出这

样的感慨，确实反映了当前故事活动的一种实际状况，但是，如何形成这一种状况的，倒是值得探讨一下。

故事原本是植根民间，有着千百年历史的、为广大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从一九六二年起，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为了运用故事这一形式配合运动，开展宣传教育，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发动，大量培训故事员，组织创作，举行故事会。使历来那种自发的、在日常生活中零星分散的活动方式有了变化。但从那时到“文化革命”前夕，在活动方式上，广大基层基本上还是沿袭传统的习惯，强调在家庭中讲，集体宿舍讲，田头场地讲，以至走在路上、搭在车上讲，尤其是工余乘凉时讲故事。总之，没有离开日常生活的范围。当然，也有在茶馆里、会前会后、文化宫、文化馆等群众众多的时候讲故事的，但这都是群众自然集合的场所。虽然，那个时候，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已经开始插手故事，在活动方法上，也已经提出办大型故事会、拉线广播等等，但是，“文化革命”前故事活动方式的总的倾向，还是比较符合故事活动的规律的。

“文化革命”中，“四人帮”对故事活动，先是全盘否定，接着大搞极左，在故事活动的方法上，强调进剧场、上舞台，以至要求同戏剧、舞蹈、音乐等同台演出，把本来在故事活动中的一种方式，强调到唯一的地位。这就使故事员头脑里逐步形成一种错觉，似乎只有那种“轰轰烈烈”的场面，才叫故事活动。而对于平时那种以谈家常方式讲故事，反而不认为是故事活动了。于是，他们便发出了“今日的故事活动，比过去少多了”的感慨。

这些年来，虽然那些专门上舞台讲述的故事少了一点，但民间的故事

活动、以及象郊区各茶馆、市区工人文化宫等群众自然集合的场所开展的讲故事活动，却始终没有间断过。

例如，据一些不是故事员的故事员反映：某某家的老太太或老大爷讲述教育子女的故事如数家珍；一些祖上参加过革命斗争，包括参加太平军、小刀会、抗倭、辛亥革命的家庭，则对他们祖先的革命业绩，愈传愈神。

他们反映：上海的手工业行当十分齐全，他们都有各自行当的祖师爷的故事，能工巧匠的故事，而且是那么的完整和富有幻想色彩。

他们也反映：“文化革命”中被“四人帮”戴上坏故事帽子的传说故事，象《恐怖的脚步声》、《一双绣花鞋》、《中百公司手帕柜台》、《骨灰盒上的照片》，以及被列入“政治谣言”的讽刺“四人帮”的笑话，即使在“四害”最猖獗时，也在广为流传，不胫而走。

凡这些，我们也同样不得不承认全是事实。而且，它们在数量、质量和流传的广度，以及对人们思想影响的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尤其“文化革命”中，人们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心；对群丑表演的厌恶；对文化生活贫乏的愤懑，于是就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大量的故事、笑话，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诅咒恶人篡权；谴责社会混乱和道德败坏。可以说，在那种特定的“乱世”年代，人民群众自发的故事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那么，今后故事活动的重点应放在哪里呢？那就是打回“老家”去！不但那些不适应剧场舞台的故事员，应该打回“老家”去，就是适应于剧场舞台讲演的故事员，在剧场舞台活动的同时，也要花一定的精力回到“老家”去活动。“老家”在哪里？“老家”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人们休息和余闲的时间里。

打回“老家”去，首先要打掉一些不必要的顾虑，概括起来有：

其一，认为回到日常生活中去，起不了多大作用了！我看恰恰相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曾说过：“……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由此说明，故事打回“老家”去，是回到它的诞

生地,为“老家”的乡亲们服务。任何文艺各有长处和短处,故事的长处在于短小、灵活,几乎不受活动条件的限制。故事是语言艺术,本来不属于舞台艺术,你硬要把它同具有多种艺术手段的艺术形式同台演出,以己之短,比人之长,这是强其所难;打回“老家”去,到日常生活中去,到戏剧等艺术形式不能达到的地方去,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这不但不会削弱故事的作用,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故事的作用。

其二,认为故事的听众少了。我看这个顾虑也是不必要的。故事的听众是多还是少,这不是从一次故事会、一个场面来衡量的,而是从听众的总和来说的。一次故事会,一个场面的听众可以达到上百成千,但是,这种机会毕竟还是屈指可数的。而故事活动进入家庭,伸入到田头、车间等群众之中,听众却是千家万户,遍地开花,其场次、人数是无法计数的。

打回“老家”去,也不能两手空空,得带点“礼物”。这最好的“礼物”,莫过于健康向上、既能讲又能传的故事了。这就要求这些脚本,能真正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艺术上具有鲜明的口头性,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更加自觉地讲述,不经过培训,就担任起义务宣传员来。

从故事活动所经过的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引出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在抓一些必要的示范和观摩性的汇讲活动的同时,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抓作品上去。有了好作品,就不愁没人讲,没人听。没有好作品,你再培训故事员,再通过行政手段组织动员,给予再好的剧场舞台条件,还是枉然。

故事作品的来源,无非一是创作,二是搜集整理,二者不可偏废。一般看来,后者因已在民间流传,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吸取了集体的智慧,具备了群众比较喜爱和能讲能传的特点。这方面的作品,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提倡和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条件,在党的领导下,采取多种方式,集思广益,促使创作故事尽快具备民间故事能讲能传等特征,使之更受“老家”乡亲们的普遍欢迎和喜爱。

故 事 会

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故事会



总 第五十期
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新郎为什么要死·····	程志达 何俊(1)
喜宴上的喜客·····	王国全 曲凡杰(9)
皆大欢喜·····	沉洪(16)
骨肉情·····	春晓(21)
滴在奖状上的眼泪·····	姚敬民(26)
选班长·····	徐之(31)
归乡记·····	朱伟杰(35)
看不见的人(科学幻想故事)·····	付耕(43)
台湾高山族民间故事	
山鹰姐妹·····	田中山 李耀宗整理(50)
弃儿归家·····	林登仙 李耀宗整理(52)
海洋动物故事	
河豚的故事·····	
·····	黄福利 蔚明整理(57)
鳄鱼的下场·····	邱国鹰整理(58)
鲸鱼和墨鱼·····	邱国鹰整理(60)
鳗鱼和青蟹·····	邱国鹰整理(61)
鲳鱼和黄花鱼·····	陈庆飞整理(64)
凤尾鱼·····	金涛整理(65)
状元蟹·····	金涛整理(67)
笑话十一则·····	周俊才等(70)
谜语故事·····	(56)
机智人物故事	
胡大耍羊·····	崔峻极整理(74)
波七卡的故事·····	张如飞整理(77)
刘秀的传说·····	刘斌整理(80)
植物传说二则·····	俞凤斌搜集整理(83)
顾尚之先生传说故事选·····	张更生搜集整理(87)
理论故事一定要有好的情节·····	溪源(91)
本刊召开座谈会研究进一步提高质量	
为满足读者要求明年将扩大发行量·····	(96)
歇后语选·····	(49)



新郎 为什么要死

程志达 何俊

电影厂编剧老李和小朱，最近准备写一部反映青年道德风尚题材的剧本，来到公安局深入生活。刑侦科科长老徐，不但是个经验丰富的侦察员，还是个文艺爱好者和热心人。他主动帮他俩了解案情，还和他们一起分析、侦察案件，为他们的采访提供了不少方便。

这天，老李和小朱正在电影厂研究剧本提纲，突然接到老徐的电话，说市内发生了一件奇案，有个青年，虽然是个驼背，但他却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但新郎在结婚的当天却突然服毒自杀。他俩一听：一个新郎怎么会突然自杀呢？其中必定有一段曲折、奇异的故事情节，于是就火速赶到公安局，老徐立即领着他俩匆匆赶到出事地段的派出所。派出所一位女民警向他们介绍了案情。

这个新郎叫梁炳生，今年三十岁。他的父母和一个姐姐都在香港，本市只有一个姑妈。一年前经人介绍，相识了一个叫陈燕飞的女青年，如今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并定于今天晚上在“杏花楼”举行婚礼，不料新郎在中午吞了一百片“氯丙嗪”出走，现在生死不明。而且，发人深思的是，在发现新郎服毒后，以死者的姑妈为一方，以新娘为另一方的双方家属，都来到派出所。他们相互指控对方是谋财害命的凶手，要求公安部门彻底查办。可是争到后来，他们把新郎的死活丢开不管，却为遗产归属问题，吵闹不休。一方说，我们已经办了结婚登记，我是他的妻子，财产理应全部归我。一方说，

你还是个未过门的媳妇，侄儿从小是由我姑妈领养照应，财产应属姑妈所有；你逼死了我的侄子，还要独吞他的财产，休想！最后派出所指出，在案情未查清前，财产暂行封存，待后依法判定。这场风波才暂告平息。

老徐听到这里，似乎若有所悟，便对女民警说：“请你先领我们看一下新郎的住房吧。”于是他们就来到了梁炳生的住处。

这是一条幽静的里弄，因为刚出了人命案子，显得比平时热闹得多了，人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地在议论。女民警领着他们三人，穿过人群，登上二楼，来到新房门前。推开房门，顿觉眼前一亮，三人同时“哦”了一声，便打量起这间与众不同的新房来。只见上面悬挂着“群星绕月”的新式吊灯，下面铺着紫红色花地毯，全新家具油光闪闪，被褥摆设五光十色，电视机、电冰箱、电动洗衣机等等应有尽有，虽说不上富丽堂皇，也够得上现代化的了。这时，小朱颇有感慨地议论说：“光这一房间东西，已是一笔可观的财产了，难怪新娘和新郎的姑妈眼热呢！”可是新郎为什么在这大喜日子，抛下这个舒适华丽的家去死呢？他感到不可思议。老徐说：“这个问题值得推敲，需要调查。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见一见新郎的姑妈，先了解一下新郎的情况。”说完，就叫女民警去请新郎的姑妈上楼。

新郎的姑妈，叫梁桂贞，虽说已经年过半百，但看上去只不过四十岁上下。她是个长相富态，穿着讲究，一看就是个见过世面、能说会道的女人。她一进门就声泪俱下，一句一个“哎呀”地诉议起来：“哎呀！公安同志呀！你们一定要为我作主呀！我梁家就炳生这么一条根呀！想不到这可怜的孩子，从小离开父母，刚盼到成家立业，倒连小命也丢掉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呀！果然这些没心肝的成心把他往死里逼呀！”

这时老徐显得非常冷静，他很客气地对新郎的姑妈说：“请你谈谈你侄儿的情况吧。”新郎的姑妈擦了擦眼泪，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炳生爸妈只生炳生和他姐姐，他们在解放前夕去香港，把子女留在祖父母身边，二老过世后，就托给我照应。我把炳生姐弟俩当亲生子女，问寒问暖，操尽了心！一九七〇年，他姐姐去香港，炳生也分到街道工厂工作。后来他姐姐嫁了一个珠宝商，就每月汇钱给炳生，他钱多了，眼界也高了，一心想讨个漂亮的老婆。为这事，我曾多次劝他将就一点，可他不听，还说一定

能够达到目的。不久，不知谁介绍他认识了这个陈燕飞。我一看这姑娘，长相倒是如花似玉的，不过太浮气，爱吃，好穿，讲虚荣，但炳生很中意，自从两人相识后，炳生的钱就开始象流水一样哗哗直朝她家里淌！去年国庆前，他姐姐受父母之托回来相亲。我那侄女一看就说：‘燕飞很好嘛，这样的姑娘，到香港探亲才带得出去。’这一来可好了，那陈燕飞更得宠、更神气了，她提出，婚后她的工资全部归娘家；香港汇款也要全经她的手。同志，你们想想看，没过门就把经济权抓去了。从那时起，香港寄来的汇款我就一分也收不到了，全到了她陈家的袋里！可怜我那炳生在厂里只吃五分钱的菜！

“钱送出去了，可是结果落到个啥呢？说来气死人，现在青年人荡马路，总时兴手挽手、肩并肩的，陈燕飞和我炳生出去却是一前一后隔那么一截，甚至让她的弟弟插在当中走，这不是明摆着嫌炳生这个驼背坍她的台呗！还有气人的事呢，今年一月，她的父亲过六十岁，我炳生送去一份丰盛的寿礼，同志，说来你们会不信，花了整整三百块！结果连个桌角都没让他坐，叫他当厨师……要讲这些，多了。总之，自从陈燕飞认识了我侄子，他们家就象碰到了财神爷，发了一笔横财。”

小朱听到这里，冲口而出：“真是一个高价姑娘！”新郎的姑妈一听更来劲，她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我看她就象旧社会里的女骗子！他们设下圈套，刮光炳生的钱，临到结婚前再逼他死！”这时老徐突然发问：“你有没有根据？”“有啊！就说今天上午一件事，她派她弟弟来找炳生，开始他很神秘地同炳生咬耳朵，后来嗓门大了，我在厨房里听她弟弟说：‘晚上车子到我家门口，你不要下车……’炳生一听就叫起来：‘我被你们骗到现在，已经够了，难道今天连做新郎的权利也没有？’我一听也气得直抖！还有，昨天晚上炳生还接到一封信。”“什么信？”老徐赶紧问。“一个叫汪海林的写来的。”“这个姓汪的情况你可知道？”“我只听说这个姓汪的是陈燕飞原来的男朋友。我家炳生看了信，脸一下子白了。可怜我那侄子，生性脆弱，又爱面子，能受得了这个打击吗？我见他一早不吃不喝，就去买点点心给他吃，回来看见他在吃药，我问他吃啥药？他骗我说头有点痛，吃止痛药片。我不放心，所以他一出门，我拿药瓶一看，出问题了，再翻翻他的抽屉，发现了这绝命书。现在我全明白了，陈燕飞他们就是冲着炳生的财产来的，根本不

是看中了炳生这个人！同志呀，千万千万，这财产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夺去！”

老徐说：“你应当相信政府会秉公处理的。”说完，客气地送她出去了。

她一走，小朱说：“从梁桂贞讲的情况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一件合伙行骗、致人死亡的案件！”他没等别人答腔，又从老徐那儿拿过梁炳生的绝命书，指着其中一段念道：“‘……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想不到我所追求的“幸福”，今天成了我的坟墓……’”他接着说：“你们看，从这些话语，从这上面沾满的泪水痕迹，说明了梁炳生是在被人逼得十分痛苦的情况下，才走上绝路的！谁是这个惨案的制造者？我认为这可能是新娘与她那姓汪的情夫串通起来，有计划有目的地干的，甚至可能是一件比《尼罗河惨案》中那一对男女干得更高级、更巧妙的谋杀案！”]

对小朱这个论断，老李沉思一会，连说了两句：“复杂！复杂！”老徐却笑了一下，说：“好吧，现在我们去见识一下那位新娘吧。”小朱一听，忙提出：“现在直接找她，她能老实交代？会不会打草惊蛇！”老徐诙谐地说：“不要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见识一下这位美人，也许会开阔开阔我们的眼界哩！”

新娘居住在一条住户拥挤、人声嘈杂的弄堂里。住房陈旧低暗，但室内那些新式家具摆设与这房子显得很协调。这时新娘还在抽泣。他们抬眼一看，这个新娘确实长得窈窕俊俏，现在眼睛微微红肿，脸上挂着泪痕，似乎更添了几分娇艳。不过细细一看，她那窈窕中不免带点轻佻；俊俏中也略嫌花哨。

他们三人说明来意后，谈话就开始了。新娘话匣子一打开，倒也非常爽快，她说：“我是六九年初中毕业，当时‘一片红’去农村插队，七六年回城进了街道工厂。过去谈过朋友都分手了，我找到炳生这个驼背图啥？为来为去还不是我家里经济条件差，如今青年人要组织一个象样的家庭，没几千块别想沾边，说实话，这是我选择的‘实惠’！当然，象我这样的相貌找一个驼背，起初也很矛盾，但后来我发现炳生能处处顺我心，经济条件又好，也就算了。我发现炳生这个人也有点怪，他对自己残废很自卑。我们出去，他不是有心超前，就是故意退后，从不与我肩并肩，怕人家看了当新

闻。我为了冲淡这种尴尬，就叫我弟弟一起走，他对这样做倒很满意。他怕在我家亲友中出头露面，不让我在亲友面前公开我们俩的关系。那天我爸爸过六十岁，他自告奋勇当厨师，说：‘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烹调手艺。’就是说什么也不肯坐桌子。

“我与炳生认识后，他在我身上确实花了不少钱，给我家买了不少东西，这些新式家具都是他主动买的，我们家里人感到怪不好意思，要他不要买，他反而要生气，说我们把他当外人。他姐姐从香港来过以后，每月还直接寄钱给我。她写来的信都说得清清楚楚，不信，你们可以看信。但是炳生和他姐姐对我这样好，他那姑妈却妒嫉得不得了。她在邻居中放‘风’，说我是‘高价姑娘’。说句良心话，炳生自从与我交上朋友后，他姑妈的财路是断了。但这不是我的主意，是她自己自作自受。她不想想自己过去太势利，

太黑心，还迁怒于我！

“既然说到他姑妈，我就索性把平时听炳生对我讲的说一说。七〇年炳生姐去香港时，向她借二百元，答应一到香港就还，她不肯，气得他姐姐发誓不认这门亲。但是那一次炳生姐姐回来，却带了许多贵重物品送给她。炳生想不通，问：‘她对我们这样凶，你为啥对她这样好？’她姐姐说：‘我要用金钱买得她对我们低头哈腰，这就是我对她势利的报复！’

“对不起，我扯远了，再回到今天的事情上来



吧。说实话,我找了驼背,开始家里不通,特别是我妈不乐意,经我好说歹说,再加上炳生买这么多东西的作用,她也不说啥了。可今天不知听了谁的话,怕一个驼背新郎来接我,被人家看了笑话,就背着我,叫我弟弟对炳生讲,今晚来接我时,不要下车。事后,我为这事同我妈吵了一顿,不信你们可以问我妈。可是,他那姑妈却借此大做文章,诬赖我爱钱不爱人,把炳生逼死了。要说逼,她才逼得厉害呢!这个时期,她对炳生骂呀,吵呀,闹呀,缠得他六神不安,特别知道我们婚后要去香港,更是闹得天翻地覆。”

“你们准备去香港?”老徐插问一句。“是的,不过这是炳生的意思,他想一来去看看父母,二来想摆脱这个姑妈的控制。”老徐听到这里“哦”了一声,接着突然发问:“你以前有没有一个姓汪的男朋友?”陈燕飞顿了一下,说:“有的。”“你跟他还有联系吗?”“好几年不来往了,但是今天上午他来找过我……”“有什么事?”“一是向我祝贺,二是劝劝我。”“劝你?”“是的,他劝我不要去香港。”“你是否知道他与梁炳生有啥接触?”“据他自己说,他在来我家以前去过炳生家。”“他去干什么?”“不清楚。”

他们看看从新娘嘴里再了解不到什么新情况,谈话就到此结束。

他们离开新娘的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小朱耐不住说了一句:“真是一场足球赛!”这时,小朱感到来时对“凶手是谁”理得很顺的头绪,现在听了新娘一席话,又乱了。他一方面对新娘那种“实惠”人生观感到惊讶,同时他感到新娘并不象自己想象中那么坏,她还不是“杰基”那种角色。他现在对新郎姑妈的印象也改变了,他想:这个巧嘴女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原来也是一个认钱不认人的势利鬼!但是她也不可能是害死新郎的凶手呀!凶手究竟是谁?他想:那个姓汪的太可疑了,这家伙肯定对陈燕飞的旧情未断,于是就先是写信要挟,接着登门威吓,终于逼死了新郎!

他们三人一路上都沉默无言。回到派出所,女民警告诉他们:那个叫汪海林的找到了,他是市西医院的工务员。新郎也有了下落,他因药性发作,被群众送进了市西医院,正在抢救。这个新的情况,使他们又喜又惊,喜的是新郎未死;惊的是,怎么一个案件中的被害人和凶手嫌疑犯凑到一道了,他们急忙驱车直往市西医院驶去。

他们走进病房,新郎刚灌过肠,仍在昏迷之中,室内充满了腥臭味,只

有一个青年工务员在满头大汗地清除污物。他们来到医院保卫科，要求找汪海林。保卫科同志笑笑说：“刚才那个工务员就是汪海林。”小朱一听吃惊得差点叫起来，老徐、老李也皱了一下眉头，忙叫保卫科同志把汪海林找来。不一会，汪海林来了。

大家一看，进来的这个汪海林，二十七八岁，淳厚结实，见了生人有点腼腆。老徐问了他的姓名后，就单刀直入地问他同陈燕飞的关系。他顿了一顿，就一句一句讲起来：“我与她同时下乡，插在一个生产队，由于天天接触，熟悉了，并逐渐产生了感情，便谈起恋爱来。说实话，我是真心爱她的，可是不久，她又与别的青年热火起来。日子一久，我发觉她同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是需要真正的爱情；她想的却是寻求刺激，于是我对她就慢慢冷淡下来。我们回城后，她有时还来找我，后来我听说她与梁炳生交了朋友，我就向她明白表示，我与她的关系应该结束，谁知她却说：‘我是爱你的，但可惜你没有梁炳生那样的条件，这是我终身的遗憾！’但我认为我与她已经谈不上‘爱’了，就这样，我便客客气气地同她分手了。”

“你们以后有没有接触过？”小朱急不可待地追问。“没有。直到最近，她突然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她马上要和梁炳生结婚，但又说她心中总感到没有幸福。她流露了对我与她过去爱情的眷恋，甚至说什么，如果把我与梁炳生两人各自的长处结合起来，该有多好呀！接着，她又大谈什么‘缘份’，说什么‘不管怎么变化，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类的话，这便引起了我的警惕。我感到她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莫非她要抛弃梁炳生？莫非她在婚后再想暗中与我来往？我感到那是不道德的。我还听说他们婚后要去香港，由此，我便对梁炳生今后可能遇到很大不幸而担忧，我考虑再三，就在前天给梁炳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如实地讲了我与陈燕飞的关系，但那是正常的恋爱，请他不要误会；我提醒他不要把幸福寄托在金钱的吸引力上，那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的；我劝他不要去香港，因为在那种制度下，对他这个残废人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我祝愿他与陈燕飞永远幸福。

“可是今天一早，我突然接到梁炳生的电话，根据他的要求，我到他住处谈了一个小时，我看他的情绪十分沮丧。我从他家出来，又想到我还得

找一找陈燕飞,要她再不要在我身上抱什么幻想,那是不道德、也是不允许的。她说,她正处于矛盾之中。我以为我这样做是出于我的诚意和责任,可没想到当时梁炳生已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甚至绝望的境地。这样,我的信和我上午那坦率的想法,恰恰起了促进他自杀的作用。这件事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接受组织的审查处分!”

汪海林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而且合情合理,实实在在,使得小朱原来脑子里那些问号和惊叹号全烟消云散了。这时,老徐又客气地请他走了。

汪海林一走,一向喜好发议论、下结论的小朱,却沉默起来了。老李笑着问老徐:“你这个刑侦科长谈谈吧,你看谁是凶手?”老徐这时才第一次用肯定的语气说:“都有责任,但谁也不是凶手!”小朱问:“那这个责任怎么追究呢?”“这就要去问问新郎了。对了,我们现在该去看看他了。”

于是,他们便来到病房。

新郎一见他们来,很激动。他流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讲到,他那姑妈只认他香港的外汇,而不认她的亲侄子;那新娘爱的是他的条件,而不是他的人。他说:“在未收到小汪同志的信前,我已预感到自己今后的处境,知道今天的结婚,可能是我悲剧生活的开始。看了小汪的信,听了他的忠告,我绝望了,于是我就……唉!我原想金钱能弥补我的残缺,想不到害了自己。我不怪别人,是我自作自受!”

老徐接口说:“这件事,小梁同志本人要深刻吸取教训,但是,造成这个悲剧的真正凶手,就是那种金钱万能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不是我们所能借助于法律条文给它判决的!”他讲到这里,转身拍了拍老李和小来的肩膀,风趣地说:“这方面的审判权,就落在你们的手里了。”

案子看来已经真相大白,但是两位编剧的剧本构思,还仅仅是开始。他们以后到底准备写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剧本呢?请大家密切注意新片的预告吧!

(题图、插图:王申生)

喜宴上的喜客



王国金

曲凡杰

一九七七年立春后的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偏僻的小乡镇上，来了两位陌生人。走在前边那位，年纪五十以上，四方脸，中等个，满头黑发中夹着根根银丝，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两眼深沉、温和，但略显出威严。他身后那位，二十多岁，长得膀扎腰圆，浓眉大眼，给人一种魁伟而机灵的感觉。

这天不是赶集的日子，街上显得冷冷清清。两位陌生人自东而西，正在不紧不慢地走着。突然，一位老太太从身后赶上来：“同志，买鸡吧？你看这两只母鸡，又大又肥，只要四块六毛钱。”两人止步回头，见老太太面如核桃，发如银丝，左胳膊弯挎只竹篮，篮里装着两只大母鸡，正用乞求的眼光望着他们。年长的陌生人开口问：“大娘，背集卖鸡，一定有急事吧？”老太太叹口气说：“可不是嘛，没急事，我才舍不得卖哩。你看这两只大芦花，一天下两个蛋，可准时啦！全指望它们给我厨几个油盐钱哩！”老太太说着，轻轻地抚摸着鸡，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年长的陌生人又问：“大娘，您有啥急事？”老太太望望前后没人，低声说：“俺公社郑书记今天娶儿媳。大队支书通知各家各户送礼，最少五块。我一个孤老婆子，上哪去弄钱？大前天卖鸡蛋还剩四毛六分钱，没法子，只好卖了鸡把钱凑够。”一旁的年轻人听了这话，愤愤地说：“您不给他送礼，他又能怎样！”老太太连连摇头说：“哎哟，我的小同志，我可没那个胆量！得罪了那些老爷们，我这个五保户老婆子，以后就别想过了！”

那年长的陌生人，右手虎口叉着下巴，沉思一下说：“大娘，这鸡我五块钱买下来，您替我保管着，先领我去送礼吧。”老太太一愣：“你们也是来送

礼的？”那年长的陌生人笑了笑，掏出钱递给老太太说：“大娘，走吧，再晚就赶不上喝喜酒了。”老太太连声应着，接过钱，领着两位陌生人，直朝公社大院走去。

他们走到镇西门外的公社机关大院一看，果然是另一番景象：彩门耸立，红灯高挂，油香扑鼻，喜气洋洋。他们正要进大院门，突然从远处大道上一溜行驶来几辆披红挂绿的汽车，只听得一声喊叫，院内涌出一股人流。顿时，锣鼓喧天，人声沸腾，唢呐高奏，鞭炮齐鸣。在一位中年干部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中，人们两边排开，夹道欢迎。那一溜汽车离公社机关大院几十米远的地方，鸣笛、减速，缓缓驶来。只见前面是一辆明光闪亮的小轿车，车头上贴着大红“囍”字，车顶上十字交叉挂着红绸红花。后面几辆汽车上，塞满了大大小小、红红绿绿、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嫁妆。

这时，两旁的人群中，有的哼鼻子，有的咧嘴巴，有的瞪眼睛，有的叹着气。这个说：“好排场呀，这一辈子总算开了眼界。”那个说：“你小子别眼热，谁叫你没开动阎王爷的后门，这辈子投错了胎。”这一个说：“旧社会老财家办喜事，最排场的是八抬大轿，现在，啧啧……”那个说：“这算啥，将来，新娘还要坐飞机哩！”

两位陌生人，听着人们的议论，等这一溜汽车进院后，便跟着卖鸡老太太走进大院，来到一间贴有“接待室”纸条的房间。

房内，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正坐在办公桌前，“噼噼啪啪”地拨着算盘，桌上放着红、蓝、黑、白四种颜色的本本。他见有人进来，忙站起来，热情地向年长的陌生人欠了欠身子，说：“请坐，请坐。”

年长的陌生人还未接话，老太太急忙报了自己所在的大队、小队和姓氏，随即摸出那五元钱，颤抖着递了过去。

那个人接过钱塞进抽屉，顺手拿过桌上的白皮本本记录下来，又朝两位陌生人谄媚一笑：“二位贵姓？”

年长的陌生人回答说：“我叫赵老大，他姓张，都是县银行的。”说着，从衣袋里掏出十元钱，“这是俺俩的礼钱。”

那人的脸顿时沉下去，谄笑变成了讥笑，接过钱，又在白皮本本上划了几笔，冷冷地说：“请到大会堂去吧，那儿有烟有茶，自个来。”说完，又埋头

拔起了算盘。

老太太用手轻轻拉拉那年长的陌生人，向外努努嘴，于是他俩便随老太太出了接待室，朝大会堂走去。不一会，三人来到大会堂，从侧门进去，只见里面站的、坐的、蹲的、躺的，大概有二百多人。中间一张大桌，桌上放有几条香烟和一堆碗筷。桌旁一口大锅、一只缸，缸内是热气腾腾的茶水。

两位陌生人正在观看，身后响起一个声音：“你二位摸错地方了吧？”两人回头一看，只见门旁靠墙蹲着一位中年农民，正拿眼翻他们。年长的陌生人在中年农民身旁蹲下，笑着说：“怎么，这喝喜酒还分地方？”中年农民打量一下对方，说：“看样子你二位是外路人，不知道这里的新规矩。”年长的陌生人饶有兴趣地问：“都有些啥新规矩？”中年农民回答：“你没见接待室那几个本本？白皮本上记的是十元以下的礼，黑皮本上记的是十元以上的礼，蓝皮本上记的是车子、手表、缝纫机等大家伙，还有那个红本本，上面记的礼物不分多少，都是公社书记以上的大人物。招待当然也按本本。一等的在后院小客厅，席面上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西凤’‘茅台’，应有尽有。二等的稍次，在办公室。三等的在会议室。咱这儿的都是末等，挂不上号，上不了席面，吃的是大锅饭！”

年轻的陌生人听了这番话，冲口而出：“真是岂有此理！”中年农民冷笑着说：“理？啥叫理？有权就有理，有钱能买理，王八吞了真理，苦了咱们这些老百姓。”他说着，起身走到桌前，拿过一盒烟，说：“你看，才八分钱一盒，哼，吸一天也不够本。老子不会吸，也要学着冒冒气！”

年长的陌生人听他这么一说，略微思索了一下，给老太太找个地方坐下，便在人群里东游西转，聊起话来。转眼到了下午三点，会堂里还没有开饭，人们饥饿难忍，牢骚满腹。一个小伙子奔到桌前，拿起一副碗筷，“丁丁当当”敲起来。其他青年人也是一哄而上，各操一副碗筷，学着小伙的样子敲将起来。霎时，大会堂里响起一片“丁当”声。看着这个情景，年长的陌生人上前问：“到这时候，为什么还不开饭？”中年农民说：“为什么？你想想嘛，现在头等席还没散哩！”年长的陌生人低头沉思了一下，便转身向外面走去。那年轻的陌生人也急忙跟着跑了出去。

两人出了大会堂，来到会议室，见里面无精打采地坐着一群人，正在

吸着烟，嗑着瓜子，聊着闲话。他们又来到办公室，见里面也坐着不少人，这儿有烟、有茶，还有水果糖、花生之类的东西。他们没有停步，径直又朝后院走去。

后院与前院隔着一道砖墙，中间一道小门，门前立着两个佩带“值勤”袖章的民兵。围着“国营食堂”白布围单的服务员手端条盘，出出进进，往来穿梭，满头大汗。院子里寒暄声、喝彩声、吆五喝六的划拳声，还夹着阵阵狂笑声。

那两个不知厉害的陌生人，来到小门前就往里闯，被两个值勤民兵不客气地挡住了。年轻的陌生人说：“我找你们公社书记有事。”一个民兵说：“郑书记有过吩咐，闲人一律不准入内。”年长的陌生人平心静气地说：“那好吧，麻烦你们去喊一下郑书记。”

正在这时，从后院小客厅里走出一位四十多岁的干部，他来到门前，对一个民兵说：“快让司务长再拿两瓶‘茅台’来。”那民兵不敢怠慢，应声而去。另一个民兵指着两位陌生人说：“郑书记，这两位同志找您。”原来这个干部正是今天喜宴的主人，公社书记郑全。他抬眼看了陌生人一眼，挥挥手说：“你有事，我也有事，明天再来。”说完，转身就走。年长的陌生人说：“别急嘛，我只说一件事。”郑全停住脚步，回过头来，不耐烦地说：“啥事，快讲。”年长的陌生人问：“已经三点多了，前面怎么还不开饭？”郑全听了，吊泡眼一翻，冷冷地回答说：“就为这事？真是狗咬老鼠，多管闲事。饿了？街上有食堂。”说完，扭头便走。那年轻的陌生人忍无可忍，突然厉声喝道：“回来！”

听到这吼声，郑全“忽”地转身，驴脸拉下一尺多长，两眼闪着凶光，一步一步逼向陌生人：“你们要干什么？”那年轻人刚要张嘴答话，给那年长的陌生人用目光制止了。

这时，大会堂那些送礼的农民等得焦急，也一群群走来。他们见这边发生了争吵，便围上来看热闹。年长的陌生人指着那些农民，平静地说：“书记同志，你看看，社员们下午还要干活，你吩咐一声，快给他们开饭吧。”

郑全耸耸鼻子，说：“开饭不开饭，你管得着吗？真是鸡屁股上拴草绳——扯蛋！”

年长的陌生人眉毛一扬，又克制住了，依然平静地说：“我再说一遍，请

你快安排开饭！”

堂堂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在自己地盘上，何时听到过这命令式的语调？何况又在众多的社员面前，岂不大煞威风！他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吼道：“你是干什么的？再闹，把你抓起来！”

那位卖鸡的老太太替两位陌生人担心，挤到前边，拉拉年长陌生人的衣袖，小声说：“算啦，咱还是回去等着吧。”

那位中年农民也急忙上前说：“郑书记别发火，这全是误会，他们两位也是给你送礼来的。”

郑全用鼻子“哼”了一声，向一位民兵命令说：“把张秘书喊来。”不一会，接待室那位中年人奔了过来。郑全指着两位陌生人说：“把他们的礼退了，让他们走路！”年长的陌生人冷笑着说：“能不能把你收的礼全部退掉？”

这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双双愤怒的眼睛盯着郑全。郑全顿时恼羞成怒，挥手向几个民兵命令说：“这家伙存心捣蛋，扰乱秩序，破坏治安，给我抓起来！”

年长的陌生人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从衣袋里掏出烟斗，吸起烟来。



几个民兵正要上前动手，只见那年轻的陌生人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厉声喝道：“不准动！”

这一声真如晴天霹雳，霎时，周围的人惊得大气不敢出一口；那几个民兵惊得动也不敢动了；郑全也给吓了一跳。年长的陌生人责备地看了一眼年轻的陌生人，年轻人两眼依旧怒视着郑全。

这时，从客厅里拥出一群人来。为首的那位，年龄在五十岁上下，脖子粗短，身躯肥大。他来到门外，醉眼矍矍地打量着两位陌生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年长的陌生人望了对方一眼，说：“你就是县委书记老李吗？”这人傲慢地“哼”了一下，说：“我问你，你们是哪来的大人物？开口老李、老张的，简直是来胡闹，是成心破坏治安，还有没有王法啦！喂？”接着，他向民兵挥挥手，“把他们先关起来，酒后再处理。”

年轻的陌生人上前一步，喝道：“放肆！这是赵书记！”郑全瞪着血红的眼睛说：“什么赵书记、李书记的！这是我的地盘！在我的地盘上胡闹就不行！给我抓起来！”

正在双方剑拔弩张、相持不下时，忽听“嘀——”一阵喇叭声响，一辆小吉普驶进公社大院，“吱——”一声刹住车，县委第一书记老刘走了出来。他一眼瞧见年长的陌生人，赶紧奔过去说：“赵书记，您让我好找。上午我接到地委的电话，说，中央通知您去开会。”

老刘的话如同一声炸雷，惊得那位姓李的县委书记和郑全等人，三魂缥缈，七魄悠悠，一个个如同木偶似地呆住了。

原来，这年长的陌生人是新调来的省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不到二十天，便接到这个偏僻小县群众的数百封上告信。他想：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举，如不彻底纠正不正之风，整顿党风党纪，怎么可能带领广大群众同心同德地干四化？他决定通过了解一个县，来查明问题的症结所在。前天，他在电话上给这个地区的地委打了个招呼，便带着警卫员小张来到这个县城。恰巧县委第一书记老刘去水库了。他们便自己乘客车来到这个镇上，转道去水库找老刘，没料到在镇上碰上了这么一场喜事，如此良机，岂可错过，结果，就演了刚才那幕悲喜剧。

这时，他见老刘到来，便笑着说：“赶到这儿来喝喜酒，没想到喜酒没喝上……，差一点被抓起来了。”

老刘回头冷眼望着郑全等人，说：“这是省委第一书记赵勤同志。”

郑全脸色煞白，头冒冷汗，一句话也说不出。姓李的县委书记心惊肉跳，但毕竟官大胆大，经验丰富，他战战兢兢地走到赵勤跟前，结结巴巴地说：“赵书记……我……我检讨……”

赵勤同志严厉地说：“检讨？难道你干这些事之前真不知道错和对？看一看我们的群众，解放快三十年了，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买油称盐还得靠鸡屁股银行。可你们呢！为群众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说着，他朝人群中扫了一眼，指着公社秘书说：“请把你手中那四个本本给我。”

那秘书不敢怠慢，急忙毕恭毕敬地将那四个本本交给赵勤同志。他接过来，又转手交给老刘，说：“把黑皮和白皮本上记的礼，当场全部退回，蓝皮和红皮本上的礼物，全部没收缴公。麻烦你代办一下！”

赵勤同志说完，领着警卫员小张向小车走去。这时，那卖鸡的老太太如梦初醒，急忙挤出人群，赶上前喊了一声：“赵书记，你的鸡！”赵勤同志停下脚步，回过头亲切地说：“大娘，这鸡留着下蛋吧，还能换几个油盐钱。您多保重，今后我会再来看您的！”说完，和警卫员一起上车走了。

老太太看着远去的车影，忍不住失声哭了起来。那中年农民却咧开嘴巴对老太太说：“大娘，你哭什么，这是喜事嘛！”说完，找来一串鞭炮，“劈劈啪啪”地放起来。紧接着，锣鼓齐鸣，唢呐高奏，公社大院内外又沸腾起来了……

（题图、插图：高宝生）

稿 约

本刊征集各地风俗习惯传说故事，除在刊物上选用外，还将汇编成书。凡有这方面的稿件（包括已出版的），可寄上海文艺出版社《故事会》编辑部收。



喜 欢 大 皆

沉 洪



水流公社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马天时，女的叫宋喜眉。两人二十岁开始谈恋爱，一谈谈了八九年，至今还没有结婚。是感情不和，还是有人从中调唆？都不是。天时说，除了喜眉他不娶；喜眉说，除了天时她不嫁，他们还真有点象那梁山伯与祝英台哩。可为啥到了晚婚年龄，还是一个不娶，一个不嫁？

其实，他们俩心里都很着急。这天，天时对喜眉说：“喜眉，我想咱们年前把婚事办了，你同意不？”“同意是同意，只是我一到你家，剩下我爸一个孤寡老，可咋样过活呀？”“那，那我来你家当上门女婿！”“那，那剩下你妈一个孤寡老可又咋办呀？我爸是我爸，你妈也是我妈，咱不能因为结婚，苦了两家老人。”

天时被问住了。原来，喜眉妈早年得重病去世，父女俩相依为命过日子：天时爸“文化革命”中受迫害而死，家里只剩下母子二人。小两口都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老人，因此婚事一拖再拖。天时正在左右为难，喜眉附着他的耳朵小声说：“我看，你妈和我爸平时一见面就问寒问暖，怪合得来的，不如叫两个老人做个老伴，问题不就都解决啦？”天时一听，头摇得象个拨浪鼓：“不成！不成！人家会笑掉大牙！”“哪怕笑掉耳朵，爱笑他笑去。”“名声不好，我有顾虑！”“光明正大，合理合法，有啥好顾虑的？俗话说，老伴老伴，老了才是个伴嘛，胆子放大些！”“我不！世上没有儿子结婚带上他妈、女儿结婚带上她爸这号希奇事。”“那你说咋办？”

天时没词了。他对喜眉的态度一直是又爱又怕又听话，闷了一会，这才结结巴巴地说：“那我……这就回去给我妈说说看。”

天时前脚刚走，喜眉爸仁和老汉后脚就踏进门来，喜眉拍了拍她爸身上的尘土，笑着说：“嘻嘻，通远公社有个五保户老汉，都五十九的人了，还找了个老婆，前几天到公社领结婚证，回来后，他村里人问他：‘哎，领导都没有叫你老两口计划计划？’哎呀，真把人险乎笑死！”

“笑死活该！”仁和老汉胡子一翘一翘地说，“你们这是糟蹋人哩！老伴老伴，做个伴嘛，有啥笑的哩？人老了，个人的罪要个人受哩！我看通远公社那个五保户老汉还有福气，将来不得动弹啦，还有人帮忙端吃端喝、端屎端尿。”喜眉是编了故事在试探她爸的心，没料到她爸倒真的动了感情。她望着她爸那副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样子，终于忍不住把刚才与天时商量的话，轻声细语地在他耳边说了一阵，弄得仁和老汉脸红得象关公，一指头戳在喜眉的额头上：“你少管！”一边说，一边装着咳嗽。喜眉又说：“爸，我看干脆就叫天时他妈给你做个——嘿嘿，咋个向？”仁和老汉摆着手直嚷：“那就更使不得了，人家要拿屁股笑话咱哩！”“那刚才你不是说，老伴老伴，做个伴嘛，有啥笑的哩？”仁和老汉羞得低头不语，跑到后院垫羊圈去了。

却说天时一路磨磨蹭蹭，回到家里，见了她妈，不知怎么开口对她说，便爬到炕上蒙头大睡。天时妈发觉儿子脸色不对劲，以为婚事不顺当，就说：“你和喜眉的事说得怎么样了？”天时不开口。他妈又说了：“你睡到炕上，媳妇就自动来咧？”天时仍躲在被窝里不动弹。天时妈恼了，一把拉开被子：“你有啥事，就说嘛！”天时爬起来，难为情地说：“唉，妈，这事我张不开嘴！”“谁把你的嘴拿针缝着哩？有什么事跟妈还不能说？”

“妈……”天时正在支支吾吾，只听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天时妈回头一看，喜眉来了，高兴地说：“我娃来咧！快上炕暖暖脚，天冷的哟！”说着，照天时的屁股一刷刷：“这是给你烧的热炕？滚出去！”天时巴不得有这句话，跳下炕，一溜烟跑了。喜眉也不客气，把鞋一脱上了炕，招呼天时妈也上来。

等天时妈上到炕上，喜眉打开旅行提兜，取出一双带拉链的新棉鞋，让天时妈试穿，天时妈瞅了瞅棉鞋，说：“妈都老了，鞋上还安了个拉链，太阔气咧！”喜眉说：“阔气了好嘛，妈，叫我给你穿！”天时妈一心要讨儿媳妇喜欢，便穿了棉鞋在炕沿上走了几步，说：“我娃的手真巧，做的棉鞋真好，把妈都穿年轻咧！”喜眉黑眼珠一转：“年轻了好嘛，有人想年轻还年轻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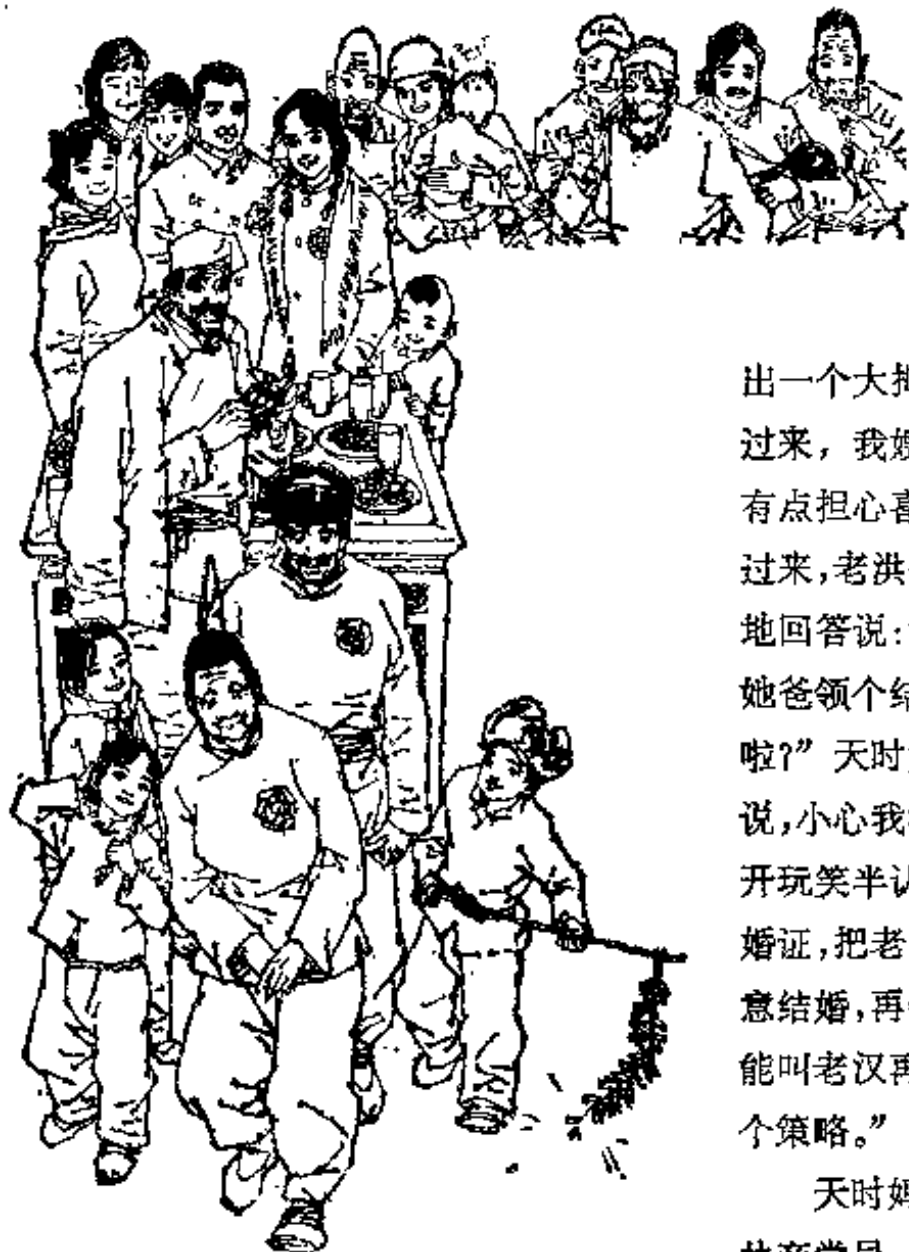
哩！”天时妈脸上泛出了红光，心里乐滋滋的。

娘俩又扯了些针线茶饭之类的家常话后，天时妈问起了他们的婚事。喜眉倒也干脆：“妈，你说啥时结婚就啥时结婚，我爸和我都没二话。”天时妈一听，喜上眉梢：“放到腊月二十六，有半个多月准备，来得及不？”喜眉满口答应：“来得及，来得及。”

大事谈妥，天时妈想起了老亲家，便说：“喜眉呀，你爸身子可好？”喜眉一听这话，止中下怀，忙答：“好！好！我爸可是个打着灯笼都难寻的好老汉，人勤快，身体好，没病。”天时妈头一点说：“没病就是福。”喜眉故意叹了一口气：“唉，有啥福？我一过门，剩下我爸个孤寡老，没人戳锅瞭灶，还不是受罪？妈，你说人要儿女为啥来？”喜眉这话，正触动了天时妈的心，她想到一个孤寡老头，一个人也够孤单的，将心比心，她不由动了感情，抓住喜眉的手，安慰她说：“我娃甭难受，结婚以后，你爸没人照顾，就叫他搬过来住在咱家！”喜眉等的就是这一句话，趁势便说：“妈，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怕你不情愿，没敢明说。”“不结亲是两家，结了亲是一家，心里有啥话，尽管给妈说。”“那咱两家干脆合成一家过，能成不？”“能成！回去给你爸说，他要是情愿，就搬来住！”“我爸情愿是情愿，就是……就是怕人说闲话！”“管它是闲话还是忙话，咱过咱的日子，不理它。”喜眉本想把话说破，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她怕掌握不好分寸，伤了老人家面皮反而不好，黑眼珠一转，想起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洪是个热心肠人，决定请老洪穿针引线，说合两家老人成亲。主意打定，便对天时妈说：“妈，那你就准备准备，我也要料理料理，腊月二十六结婚，定啦！”天时妈一面应着，一面拿出一包食品放进喜眉的旅行提兜，叮咛说：“把这一包鸡蛋糕给你爸捎去，就说我问他好哩，叫他心放宽，甭熬煎①！”喜眉心里悄悄嘀咕：我爸正熬煎着哩！她忍住笑，告别了天时妈，去找老洪筹谋大事了。

当天下午，老洪便来天时家，见了天时妈，一个劲夸奖喜眉是个好姑娘，一个劲赞叹天时妈有福气。天时妈递烟倒茶，请老洪到时候一定来喝喜酒，老洪趁势便问：“那，喜眉一过门，没听说把她爸咋安顿哩？”天时妈解

① 熬煎：发愁。



释说：“喜眉一过门，准备把老汉也搬过来住！”老洪伸

出一个大拇指：“对对对，应该搬过来，我嫂子真有水平！”天时妈有点担心喜眉爸的户口能不能迁过来，老洪品了一口茶，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能迁能迁，你跟喜眉她爸领个结婚证，户口不就迁来啦？”天时妈白了一眼老洪：“胡说，小心我打你嘴。”老洪笑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先领个结婚证，把老汉的户口迁过来；不愿意结婚，再领个离婚证，别人总不能叫老汉再把户口迁回去，这是个策略。”

天时妈嘴一撇：“亏你还是个共产党员，给我教着哄人哩！”老

洪眼睛一瞪：“我这共产党员可是为你好哩！”“我不领，不领。快进棺材的人咧还结婚，老嘴死脸的，不把人给羞死！”“有啥羞的，只不过是做个形式——”

天时妈朝屋外望了望，打断老洪的话：“他叔，声放小些，小心让我天时听见了！”老洪却故意提高嗓门：“你天时和喜眉这阵正在我家里，等着你下结论哩！咱这共产党员不说假话，我是你儿子和媳妇派来做思想工作的。这事，娃们都赞成，仁和老汉也没意见，就看你的态度啦！其实呀，你心里也情愿，嘴上偏偏说个不情愿。常言道：少年的夫妻老年的伴，你跟仁和老汉结婚，互相有个照应，晚上在一块拉拉家常，说说闲话逗个趣，冬里冷咧暖一暖脚，夏里热了互相扇个扇子……”天时妈脸早红了：“甭说，甭说，你个老妖怪！”老洪偏偏还要说：“老嫂子，胆放大，有谁敢对这件事胡说八道，我

拿法律治他!”天时妈低下头,抿嘴一笑,顺水推舟说:“你有权治嘛!”

日子过得好快,转眼间到了腊月二十六。这天,天时家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宾客往来,喜气洋洋。大队支书老洪亲自挂帅,当了执客头^①,全盘料理喜事。你看看那几副对联,才叫个百花齐放哩!天时的房门,上写“哥哥是劳动模范”,下写“妹妹是治家能手”,横额是“长空比翼”;天时妈的房门,上联是“树老根不老”,下联是“人老心不老”,横额是“老兵新传”;大门的对联,上写“了却儿女婚姻事事如意”,下写“终结父母牵挂心心相连”,横额是“皆大欢喜”。午时十二点,只听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仁和老汉穿戴得整整齐齐,眼睛眯成一条线,笑得合不拢嘴;喜眉也打扮得格外迷人,配上一对酒窝,既风流又正气,既稳重又大方。

父女俩一前一后走进天时家里,架在墙头上的大喇叭立即响起了欢迎曲,看热闹的人把院子挤了个严严实实,里里外外笑声不绝。

说笑声中,结婚仪式开始举行。领袖像下面,站着老两口和小两口。老洪手里捧着两张结婚证,大声念道:“宋仁和,男,现年五十九岁,赵吉利(天时妈名字),女,现年五十八岁,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高陵县水流公社,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日。”天时妈拉了拉老洪的衣裳角,小声说:“他叔,有一回事就行啦,罗罗苏苏,怪不好意思的。”老洪点头答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根据本人申请,领导批准,老两口就不交换礼物啦!礼成!”人群中爆发出一片笑声和掌声,老两口双双走进新房。不知哪个好心的老太婆给天时妈鼓劲:“他婶,走快些,占个先!”天时妈灵醒了,“腾腾腾”地抢先跑进新房……

(题图、插图: 庞光健)

① 执客头: 主办红白大事的负责人。

骨肉情

· 春 晓 ·



李大妈一共有五个娃，前面三个女儿都出嫁了，没在本地；老四是个儿子，名叫铁柱；老五是个女儿，名叫玉莲。由于李大妈只有一个儿子，便把铁柱当成了心尖尖、命根根。铁柱伢也争气，在学校里，老师喜欢同学爱；回到村上，干部表扬群众夸。二十岁参的军，当的是汽车兵。前年春天回家探亲，和邻村的秀香结了婚。

大妈是做梦都想抱孙子，去年一开年，非让秀香去看铁柱不可。也真是天随人愿，秀香走了三个多月，铁柱来信说秀香有喜了，还说，为了参加自卫还击战，他们连队担任了运输任务。信上说秀香已经离开部队，她在回来的路上，打算顺便去一趟武汉，看看她那在陆军医院当军医的姐姐，可能要住一时，叫家里不要挂念。打这以后，李大妈天天想，夜夜盼，盼秀香早日回家，盼铁柱立功报喜。盼呀盼呀，谁知竟盼来了一声晴天霹雳：石铁柱在自卫还击战中光荣牺牲了！

部队首长在公社接见了玉莲。组织上考虑到大妈年迈体弱，秀香怀孕在身，怕她们受不了这突然刺激，决定将铁柱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眼下只让玉莲一个人知道，等到一定的机会，再告诉大妈和秀香。

在回家的路上，玉莲的两条腿沉得连自行车都上不去，只好推着走。一到家，玉莲强打起精神，硬装出一副笑脸进了大妈的屋子，只见大妈戴着老花眼镜，正一针一线地在给还没出世的小孙子缝老虎帽子哩！大妈一见女儿，就笑着说：“玉莲，妈昨夜做了个大好梦，梦见你嫂子给咱抱回来个白胖白胖的小子娃。”玉莲一听，心里更加难过，胡乱应付了几句，正想借故走开，一转身，突然见嫂子秀香进了门。

秀香被门坎绊了一下，差点栽倒，她连忙站稳，朝玉莲笑了笑，走到婆婆跟前，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妈。”大妈一见儿媳妇，真是喜从天降，叫玉莲又是倒洗脸水，又是泡茶。她自己一边拿起布甩子给秀香甩土，一边说：“昨夜停电，我点的蜡烛烧了多大个灯花，我就知道我娃今个准回来！”秀香也笑着说：“我在外头一打喷嚏，就知道妈念我哩。”她打开旅行包，笑着对大妈说：“妈，我回来的时候，铁柱叫我给您捎了些东西。”说着，掏出了一堆东西，吃的用的都有，她一件一件地放到婆婆眼前。最后，拿出一件凡力丁春秋衫，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金笔，对玉莲说：“玉莲，这是你哥哥捎给你的。”玉莲双手托着哥哥送给自己的礼物，心里象刀绞一样。她怕自己控制不住感情，要紧说了句：“我放到屋里去。”转身就跑进了自己房里，她一头栽倒在炕上，紧紧咬住枕巾，生怕哭出声来。过了好一会，玉莲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她两眼呆呆地望着屋顶，回忆起部队首长告诉她的哥哥牺牲时的情景：

自卫还击战开始后，一天，铁柱开着一车军用物资，正顺着盘山公路向前线挺进，拐过一个弯，刚爬上坡，突然汽车的油箱被越军的一颗子弹射中，顿时起火！由于汽闸烧坏，汽车急速下滑。而后边刚好有一辆满载我军战士的汽车急驶而来，因路面狭窄，根本无法回避，眼看就要撞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铁柱猛地把方向盘向左一扳，汽车就象一团火球滚下了深涧……

想到这里，玉莲忍不住抽泣起来，她不知道今后怎样把这噩耗告诉年老的母亲和敬爱的嫂嫂！这时，从嫂子秀香屋里突然传出踏缝纫机的“嗒嗒”声。玉莲一听，悄悄下了炕，轻轻地走到窗台底下，透过窗缝一看，只见秀香坐在缝纫机前，也不知道在缝什么。可她手颤抖得总缝不好，缝了拆，拆了缝，最后干脆，一扔，不缝了。她走到桌子跟前，双手捧起铁柱的像框，泪水直流。玉莲心里一阵难过，腿一软，不料“哐啷”一声碰倒了一只小凳子，只听秀香问：“谁？”“我。”

秀香开开门，见是玉莲，勉强笑了笑说：“玉莲，你啥时候学会听墙根了？来，要是睡不着，跟我坐会吧。”秀香把玉莲让进屋，关好门，电灯底下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停了一会，还是秀香先开口：“玉莲，你哥哥

的事，部队给家里通知了吗？”“啥事？”玉莲故意装作不知道。“玉莲，你不要瞒我了，我啥都知道了。”“嫂子，你，你知道了？”“嗯。武汉陆军医院接收了一批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其中一位就是你哥哥的战友，名叫李刚，也是咱们这儿的人。他不知道我在医院，多次和别人说起你哥哥的事……”说到这里，秀香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玉莲叫了一声：“嫂子！”一头扎在她怀里，“哇”地一声哭开了。她嫂子连忙说：“玉莲，玉莲！小声点，别让妈听见了。”

玉莲赶忙止住哭声，一边说：“嫂子，你也不要太难过。”一边把一切都告诉了她。秀香听了，忧虑地说：“我能挺得住，可妈身体不好，万一知道了怎么受得了啊。”“咱先瞒着她。”“瞒得了初一瞒不了十五，日子长了，你哥哥不

来信，妈也会起疑心。”“那——”秀香沉思了一会说：“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说的是一位年轻妇女，爱人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她怕婆婆受刺激，就一直瞒着。为了不使婆婆起疑心，她还想了个办法，每隔一段时间就以爱人的口气给婆婆写一封信……”“你是说咱给妈写假信？”“嗯。”

姑嫂俩正商量如何做妈的工作，只听门外“咕咚”一声响，两个人吓了一跳，急忙跑出来一看，原来是大妈昏倒在地上。显然是听到了姑嫂俩的谈话，悲痛得昏死过去。秀香和玉莲赶紧把大妈抬到炕上，玉莲就出去叫人。不一会，队干部和赤脚医生都来了。经过急救，大妈



才慢慢地缓过气来，当晚就送进了县医院。

第二天，部队首长和地方领导都亲自赶到医院探望，并作了妥善安排。医院给了大妈一间单人病房，还专门配备了一名责任医生。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大妈的病情大有好转。这期间，秀香给婆婆喂吃喂喝，端屎端尿，一直伺候在病床前，真比亲女儿伺候得还周到。

这天，报纸上报道了铁柱的英雄事迹，国防部授予他“英雄后勤兵”的光荣称号，玉莲知道后，就忙进城把这消息告诉给妈和嫂子。到了医院，只见大妈靠在被子上，秀香不在病房，玉莲问：“妈，我嫂子哪去了？”“被她二姨叫去了。”玉莲再没往下问，就把报上的消息讲给妈听。大妈一听，当然为自己有这样一个人感到高兴，可她说，还有一件事不放心。玉莲问她啥事，大妈拿出特地叫玉莲从家里带来的老虎帽子，说：“妈这一辈子就你哥哥一根独苗，要是我能看上一眼亲孙子，死也闭上眼了。”“妈，你甭急嘛，我嫂子已有喜了！”

“唉——”大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她姑娘家不懂事。玉莲正捉摸着妈的这一句话是啥意思，恰好嫂子回来了。秀香一见玉莲，忙笑着打招呼，可笑得很不自然。玉莲一看就知道嫂子有心事，当着妈的面又不便问，只好闷在肚里。这天晚上，玉莲问她嫂子，白天究竟发生了啥事。秀香先没回答，轻手轻脚地走到婆婆床跟前，小声叫了几声“妈”，见没啥动静，才把白天她二姨和她谈的事告诉了玉莲。原来，秀香母亲听到铁柱牺牲的消息后，心里也很难过。大妈住了院，她还亲自来看了两趟。可后来听了些闲话，心里就划算开了：自己的女儿满打满算才二十七，不可能守一辈子寡。如果生下一个娃，到走的那阵，留给婆家吧，牵肠挂肚；带上或者招个上门女婿吧，又怕后男人嫌弃，惹得鸡嫌狗不爱。与其到那阵作难，不如及早引产。可她怕女儿伤心，自己不敢当着秀香的面说，今天特地搬来了能说会道的二妹子，劝说秀香。

玉莲听秀香这么一说，好一会没则声，她觉得嫂子她娘家妈的话也有道理，就劝嫂子好好考虑考虑。秀香却说：“咱妈做梦都想抱孙子，如今，儿子一死，已够她受的了，再看不上亲孙子，那不是要她的命吗？万一妈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哥哥呢？再说，这也是你哥哥的一点骨

肉……”“嫂子，你要想远一点，往后的路还长着呢。”“玉莲，眼下嫂子没心思想那么多。我只想，你哥哥丢下的担子，咱应该挑起来，挑好，让死了的放心，活着的安心。再不能给妈病上加病啦。”“不，嫂子，妈的一切有我，你还年轻……”“别说傻话了。玉莲，这事可千万不要在妈眼前乱说。”玉莲当面点点头，背后再三考虑，觉得这事不能瞒。过了两天，当大妈精神好一点的时候，趁秀香不在，玉莲就绕着弯儿把这事告诉了大妈。大妈听了，半天没吭声。可打这以后，她再没提抱孙子的事。有时候，只是拿着那顶老虎帽子呆呆地看着。

一天早饭后，玉莲出去买苹果回来，一进病房，大吃一惊，只见大妈坐在床上，正在拆老虎帽子，手颤得捏不住线头。玉莲急忙跑到跟前，一把抢过帽子，着急地说：“妈，你这是做啥？”大妈流着眼泪，难过地说：“玉莲，都怪妈糊涂。你嫂子她妈和她二姨的话说得在理。那号事，妈也见得多了。咱不能叫活人为死人作难，更不能叫你嫂子为妈受罪。”

这时，秀香刚好到医院作妇科检查回来，一听大妈的话，扑到大妈床前，紧紧拉住她的手说：“妈，你说到哪去了。铁柱牺牲了，我就是你的亲儿子，亲闺女！”“娃呀，正是妈把你当成了亲闺女，才不能不为你以后着想，你还年轻——”“妈，你甭说了，甭说了！我哪儿也不去，伺候你一辈子。”“尽说傻话，哪有年轻轻不嫁人的道理。听妈的话，到妇产科去引产！”

秀香猛地抬起头来，吃惊地望着大妈：“妈，你，你气糊涂啦？！”“妈不糊涂。现在妈身体不好，你生下娃，妈也没精神操劳。等日后妈好了，我娃再寻上个如意的人，妈还愁没孙子抱？”大妈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泪花在眼眶里直打转，大口大口地咽着苦水。“我不，我不！”秀香伏在婆婆身边，哭得浑身直颤。

这一来，惊动了医院的大夫和邻近的病友，当大家弄明白怎么一回事后，都向这婆媳两个投以敬佩的目光……

大家要问，这事以后究竟咋处理的？就在去年十月，秀香果真生了个白胖白胖的小子娃，她给娃取了个名字，叫小柱儿。后来，在大妈的大力支持下，秀香也对上了象，男方就是铁柱生前的战友李刚。李刚伤愈复员后，

（下转 30 页）

滴在奖状上的眼泪

姚敬民



一九七八年夏收过后，田家畦生产队正准备开社员会，研究给地主分子田福堂摘帽子，田福堂却打了生产队长田子刚的独生子田小虎。这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些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个说：“没王法了，帽子还没摘，尾巴就翘上了天。”那个讲：“哼！分子毕竟是分子，稍微给个好脸色，就认不到他姓啥算老几了。”一个外号叫“楞头青”的社员，气愤地叫着：“整！整！我看这几十年还没整够，多斗他几回，看他老实不老实。”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田福堂的老伴福堂婶耳里，这可把她急坏了，吓傻了，整整一个上午，都是六神不定，坐立不安，她心里暗暗埋怨着老头：疯了，疯了！放着安宁不安宁，闲得手发痒了，惹下祸看谁好受！她越想越担心，就趁着社员都上工去了，准备到队长家去给队长赔个礼，向队长娘子求个情。但当她无意间抬头，隐隐约约的看到对面墙上那行大幅标语时，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几个大字，象几块闷砖朝她头上砸来，她顿觉头昏目眩，眼冒金星。这一天，愁得她直到太阳偏西，才想起还没给老伴送午饭哩！

福堂婶提着个瓦罐儿，迈着一双小脚，急急忙忙向瓜园走去。来到瓜棚前，对着用麻袋片做成的门帘子，没好气地喊着：“哎！死人，吃饭咧！”连喊几声，没人答应。她搭眼一望，老头在瓜园西南角蹲着，一手拿着个瓶



子，一手在捉瓜蔓上的毛毛虫。田福堂一见老伴，便指着瓶子里的虫说：“你看这毛毛虫多鬼灵，太阳一出，都钻到瓜叶背面来了。哼！可恶。吃过饭，你也跟我一道捉，不能让它糟蹋瓜。”说着，拿出碗筷，倒出汤面“呼噜”了起来。望着老头狼吞虎咽的样子，福堂婶轻声慢气地试探着问：“你打小虎了？”“哼！不是他跑的快，看我不打断他的腿！”“你——你闯祸了！”福堂婶把听到的社员们的议论如此这般地一讲，老头起初还是阴沉的脸，

慢慢变得惊慌了，说：“我是吓唬他的，并没有打他呀！”老头边说边从瓜棚床下拿出三个被摔破了的生瓜，说：“你看看，多可惜！”看到这些没成熟的瓜，福堂婶惊叫起来：“哎呀！作孽呀！谁做的这号缺德事？”“谁？小虎！”老汉哆嗦着嘴唇，讲开了小虎摘瓜的经过：

今天早饭后，田福堂正在瓜园拔草，小虎领着一伙八九岁的娃娃到瓜园来玩“抓特务”，老头怕他们踩坏瓜蔓，就跑来劝阻。谁知小虎手一挥，喊了一声：“冲呀！”就带头向瓜园冲去，急得老头直跺脚。他正要整理那些被踩断的瓜蔓，小虎却抱着一个生瓜跑来向他要刀。老头着急地说：“小虎，这瓜不能吃！”小虎头一偏说：“能吃！你骗人。”“你看看，这是生瓜，正长哩。”小虎一听是生瓜，就随手一丢，又要去摘。老头赶忙抓住他的小手，说：“好乖娃哩，这瓜不能吃，可要听话呵！”小虎小眼一瞪，嘴一撇：“谁听你的话，

你是地主分子！”这句话，冲得老头泄了气，他象被人使了定身法，呆呆地立在那儿，眼看着小虎在这个瓜上敲敲，那个瓜上拍拍，心里痛得象针扎。他颤抖着嘴唇说：“小虎，你再胡闹，我就喊你爸啦！”小虎满不在乎地说：“不怕，我爸是队长，管地主分子。”说着，一把拧下个蔓蔓上绑着红布条的大瓜来。这是老头用杂交法培育的优良种瓜，所以把他气炸了，他不顾一切，跑进瓜棚，抓起一根木棍，黑虎着脸，大吼一声：“谁再敢糟蹋瓜，看我不打断他的腿！”小虎一见老头这气势，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他抹着眼泪拔腿就跑。其他几个孩子一见小虎哭着跑了，也都一边跑，一边惊叫着：“地主分子打入了！”“地主分子打入了！”

听着田福堂的诉说，福堂婶知道老头是受了委屈，自己心里不由得难过起来。她用同情的口气劝着：“小虎的错归小虎，你去给队长赔个情，问一下，看把人家娃吓了没？三句好话当钱使，让人家心里也谅解。”在福堂婶再三劝说下，田福堂让老伴代看一会瓜园，自己朝队长家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思想却翻腾起来。

田福堂在解放前靠收租放债、剥削长工发家致富，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分子。当初，他肚里也有过“辛辛苦苦，落个地主”的怨言，后来，在群众的监督下，从劳动中逐渐对自己的罪恶有了认识。在党的“给出路”政策感召下，他决心老老实实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可谁知“文化革命”一开始，他这个地主分子成了当然的活靶子，他闷头劳动，说他对新社会怀恨在心；他做好事，说他是设假象，图表现。那时，他对摘帽子的事，连想也不敢想了。“四人帮”倒台后，党的各项政策得到落实，他那想摘帽子的心又象柳枝遇到了春风——吐芽了。今年春上，队长要他看瓜园，他惊讶得睁大眼睛，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既激动，又感激，牢牢记着队长对他说的那暖心话：“既然派你，就相信你；看得好，兑现时奖励五十元。”从那以后，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用来浇灌这十几亩瓜园了。可没料到，今天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心想：虽说没打小虎，可毕竟把娃给吓哭了，咳！自己真是老糊涂了。他拖着越来越沉重的脚步向队长家走去，心里老打着转转：这事该咋对队长说才好呢！

当田福堂走进了队长家的院子，一下子呆住了，只听队长娘子恨声恨

气地说：“我的小天神，快吃吧，吃了饭妈领你去找他……”小虎抽抽泣泣地说：“我不吃，我屁股疼，他……他打我。呜……”“你先吃，吃了找他算账去。”听到这里，田福堂打了个寒颤，头上不由得冒出了冷汗。他万万没有想到，小虎会在他妈跟前说自己打他，看来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他喘了口气，悄悄地退出了院子。

这一夜，田福堂在瓜棚里翻来复去睡不着，耳边老响着队长娘子那句话：“……找他算账去……”“找他算账去……”他迷迷糊糊地回想着，想着……只见队长领着楞头青等几个民兵冲到他的跟前，不由分说，用绳子绑了他的双手，给他脖子上挂上黑牌牌，上面写着：“阶级报复犯田福堂”，不等他哀求、解释，人们七手八脚给他背上捆上个炸药包，点上了导火线，只听耳边“嘎——轰——”一声巨响，吓得他“啊”地惊叫起来，睁眼一看，原来自己做了一场恶梦。他正被这恶梦吓得冷汗淋淋，心头狂跳时，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又传来一声轰响，要下暴雨了。他赶忙披衣下床，点亮马灯，拿出挖锄，连夜挖开了瓜园四周的排水沟。

第二天，雨过天晴，瓜园一片碧绿。社员们嘻嘻哈哈前来买瓜，田福堂却一直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批斗。下午，福堂婶又惊慌失措地赶到瓜园，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老头说：“队上要开你的兑现会了……”“啥兑现会？”“还用问，当然是你打小虎的兑现会。”“谁说的？”“楞头青。刚才一群人在大槐树底下议论夏季兑现的事，我路过那里，听楞头青说：‘福堂老头和小虎的那笔账，这回队长说也非兑现不可。’这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看咋办嘛？”“咋办？”田福堂能有什么办法？他只得听天由命，准备挨斗。

晚上，通知社员开会的锣声敲得“当当”响，田福堂的心也随着锣声一阵紧似一阵。特别是当队长特地派人到瓜园通知他，今晚的会必须去参加时，他的心头象压了一扇磨盘。进了会场，虽然有人笑着给他让座，他却仍然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走到了墙角落里。这样的会，在“文化革命”中他每年都要参加两次。社员兑现，“分子”批判。用楞头青经常引用的那条语录说，就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队长宣布开会了，闹哄哄的会场慢慢静了下来。队长首先对上半年的生产作了小结，小结中有几次提到瓜园，可惜田福堂心神不定，一句也没听

进去，他正用眼睛搜寻着队长娘子坐在哪，观察着人们的面部表情。

会议进入到第二项议题：由会计宣布社员兑现名单。当念到队长名下时，队长又来个“特别声明”说：“有人传说田福堂打了我儿子小虎，小虎是被打了，但不是田福堂打的，是我了解了他在瓜地糟蹋了瓜，给他屁股上揍了两巴掌。小虎他娘还心疼得吵着要找我算账，现在就请会计把这账算一算吧。”会计接着说：“因田小虎扭坏瓜园西瓜三个，根据公约规定，罚款三元六角。”田福堂万万没有想到队长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他呆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闹哄哄的会场，重新静了下来，只见队长扫视一下会场，庄严宣布：“根据田福堂表现……”队长刚一开口，田福堂又紧张起来，他习惯地从墙角落站了起来，低下头，准备着被人们押上台去。只听队长继续说：“经社员会讨论，队委会研究，报上级批准，给田福堂摘掉地主分子帽子！给确实改造好的地主分子摘帽，这是党的一贯政策，前几年受到了干扰，眼下，拨乱反正，就要及时给予兑现。”“哗”一阵掌声把会场的屋顶差点掀了起来。不等田福堂完全清醒过来，会计又高声宣布：“按队委会当初研究的方案，发给有贡献的看瓜员田福堂奖金五十元，奖状一张。”不等话音落地，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中，队长把奖金和奖状递到了田福堂的手里。田福堂哆嗦着嘴唇，想说但没说出口，一串眼泪簌簌地落到了手中的奖状上……

（题图、插图：裴向春）

（上接 25 页）

参加了农业生产。他为铁柱的英雄事迹所深深感动，和秀香家常来常往。时间一长，对秀香的为人打心眼里佩服，自愿当了上门女婿。一结婚，李刚就主动做了绝育手术，决心把烈士遗孤当作自己的亲娃抚养。这一来，两口子的感情自不必说，大妈更是把李刚看得比亲儿子还亲。如今，李大妈精神得多了，小柱儿也长得虎虎实实，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村上的人谁提起谁夸。党支部还特地送了一块玻璃匾，上写：相亲相爱，骨肉情深，革命烈士，光荣人家。

（题图、插图：许明耀）

选 班 长

徐 之



小陈是老陆师傅最欢喜的一个徒弟，七八年来，师徒俩上班一路来，下班一道走，吃饭坐一张桌子，套一句上海土话：好得嘅没闲话喲^①。

但这一天，师徒俩却红起了脸孔。事情是这样的：最近，钳工班的老班长退休了，车间打算让老陆师傅接任班长。但考虑到现在每月都要评奖，班长领导的好坏，关系到生产指标完成情况和大家的切身利益。车间主任不忙作出最后决定，特地到班里来征求意见，并且声明，可以另外提名，也可以毛遂自荐。

车间主任讲完后，过了好一歇也没人开口。原来，大家感到这事很难说。论技术，老陆师傅是七级工，班里没有人能与他比；论资格，老陆过去当过班长，在班里也是首屈一指；至于能力嘛，车间领导认为他行，你又说什么呢？车间主任见没人表示异议，刚要宣布就此决定，坐在他对面的一个红脸膛的小青年“霍”站起来：“主任，我，我，我推荐自己！”大家定神一看，都不禁一愣，这半当中杀出来的程咬金，不是别人，竟是老陆师傅的徒弟小陈。看他的样子，一本正经的，不象开玩笑。

车间主任也觉得出乎意外，他没想到老陆师傅的徒弟小陈会自我推

① 好得嘅没闲话喲：意即好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荐,形成师徒竞选的局面。但是,因为有言在先,车间主任当即承认小陈的毛遂自荐,并给大家两天的酝酿时间,在他俩当中选择一个。

从会议开始到结束,老陆师傅没吭一声,只顾低着头抽闷烟。说良心话,老陆师傅对当不当班长是不在乎的,但小陈的自我推荐,那种自信的神情,却挫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想:小鬼啊,我们师徒俩又不比别人,你当我当还不是一样?现在车间指定我当,你偏来这么一斧子,这是什么意思?嫌我师傅没水平,还是你自己想过过官瘾?现在跟你竞选吧,人家要笑话,看,师徒两个争做班长!多难听;退出吧,要是小陈没把班管好,人家不免还要埋怨我这个做师傅的……老陆越想越气,因此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人端了饭碗坐到最后一排饭桌上,第一次没和小陈坐在一起。

这时,班里几个上了点年纪的师傅走过来,劝老陆师傅应当当仁不让地把担子挑起来。还对老陆师傅讲:“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如今是越‘老’越吃香,你看,现在用的不都是老干部吗?”“上面用老干部,下面就要用老工人!”

不料这些人不“开导”倒还罢了,他们这一“开导”,却把老陆师傅的眉头“开导”得越皱越紧了。他听到最后,忽然手往后一搭,一声不吭地走了,弄得他的这些拥护者莫名其妙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发愣。

原来,听了这些人的一番开导,老陆师傅的思想给搅乱了。什么“现在是越老越吃香”,什么“上面用老干部,下面就要用老工人”,怎么可以这样理解呢?我们党的政策不是这样的呀!三中全会早就提出要选拔年富力强的干部,怎么可以说用的都是老干部?老陆师傅越想越不是味道,他是个头碰到枕头就打呼噜的人,这天晚上却久久没睡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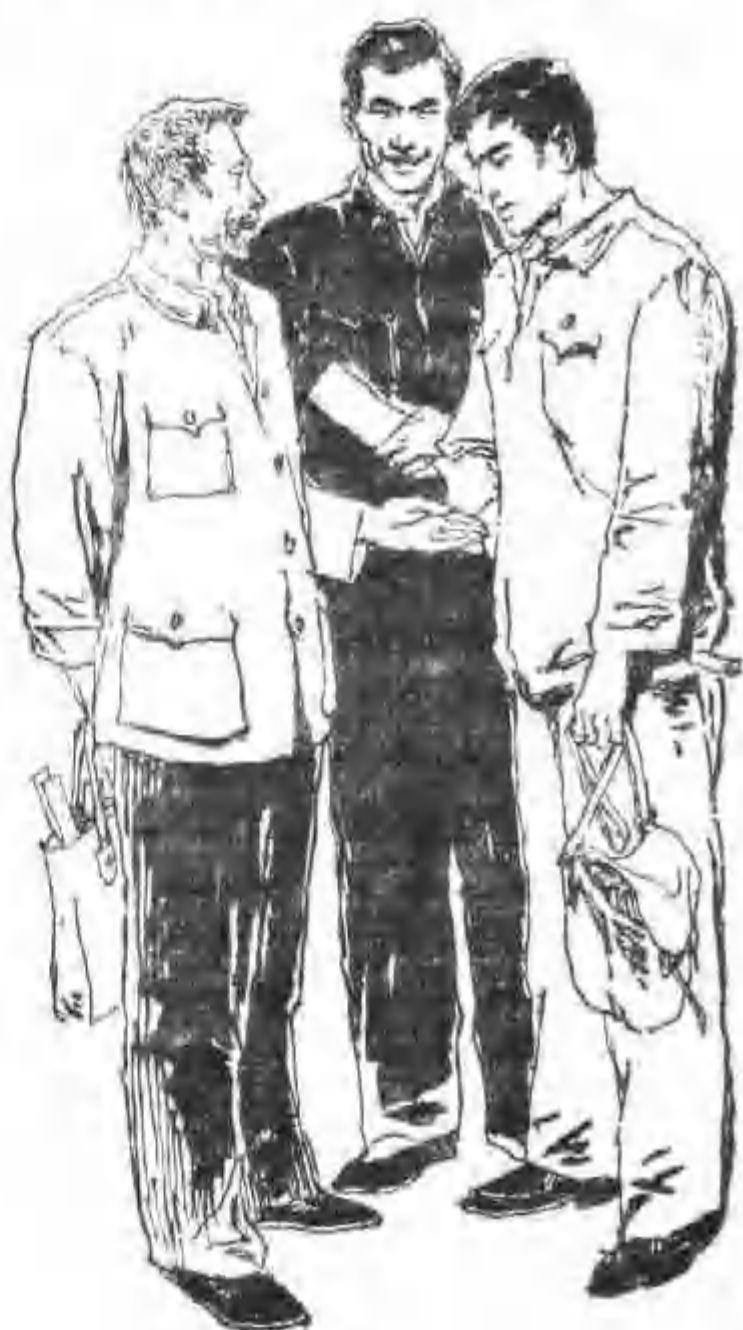
无独有偶,这天晚上,小陈也在床上翻来复去,合不拢眼。今天他毛遂自荐争做班长,是考虑到师傅文化低,管理能力差,做班长有难处。他想起前几天报上登的一个青年毛遂自荐当车间主任的报道,便决定自己来试一试。至于师傅会怎么想,他没想过。中午在饭桌上没等到师傅,他才觉察到师傅生气了。想想师傅平时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小陈不免有点后悔。最后,考虑到师徒的情谊,他决定退出竞选。

小陈与老陆师傅每天在一棵梧桐树下碰头,然后一起步行进厂。第二

天一早，小陈刚出门，心里就在思忖：今天师傅会不会在树下等我呢？但等他走近那棵梧桐树，抬眼看去，哎，树下有人，花白头发，瘦瘦的身体，不是师傅是谁！一股暖流从小陈心田中流过：师傅到底是师傅呀。他要紧几步迎上去，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师傅早”，就急忙说：“师傅，你不要——”“不退，不退！”老陆师傅拍拍小陈的肩膀，“你不要退，我也不要退，让我们师徒俩来一次真正的竞选！我已经同车间主任都说好了。”站在一旁的车间主任笑着点点头，说：“快准备一下，今晚就进行。”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老陆师傅考虑了半宿，觉得自己原先的思想也不太正确，后来，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这次竞选班长，我和小陈各自把怎样管理班组的设想用书面形式写出来，不具名字，让大家投票，谁得票多，谁就当选。一早，老陆师傅便赶到车间主任家里，说了自己的想法。车间主任立即赞成他的建议。老陆师傅便高高兴兴地又到梧桐树下等小陈了。

老陆师傅的竞选办法向班里一宣布，大家一致赞成，认为这办法公正、合理，充分体现了民主管理。这天晚上，钳工班十七个人全部出席，兄弟班组也派了代表来观摩。会议由车间主任主持，投票之前，他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怎么会出现这次竞选的经过，然后把两位候选人的书



面“设想”贴在墙上，让大家观看。这两份“设想”字体相同，大小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一张用的是黄色的纸，一张是白色的纸。

大家围着两份“设想”，仔细地观看起来，人们交头接耳，互作比较，相互议论。看着议着，大家的视线渐渐集中在黄纸上了。黄纸上有一条关于改革班内评奖制度的设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目前，钳工班内部评奖只分两个等级，差别只有一元，为了减少矛盾，一般都采取轮流的办法。这位候选人认为，这还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利于调动积极性。钳工班所以老是停留在二类班的水平上，原因就在这里。他提出应该按各人完成各项指标的情况进行评比，不要怕矛盾；同时要适当扩大奖金差别。大家看了不禁点头称许：“有道理，有道理！”

似乎没多费思索，钳工班的人纷纷投了票。开票结果：十七票对零票，黄纸候选人以绝对优势当选。会场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纷纷猜测黄纸候选人是啥人，一齐把目光对着车间主任。车间主任不慌不忙地把黄纸从墙上取下，然后把它翻了一个身，大家一看，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小陈！小陈当选！”接着“哗——”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刚停，突然有人说了一声：“不对，不对！老陆师傅自己的一票呢？”这一问提醒了大家：对呀，原来说定，候选人自己也可以投自己的票，老陆师傅一票总该有的呀。疑问的目光顿时都集中在老陆师傅身上。老陆师傅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没什么可奇怪的，小陈的‘设想’比我的好，所以我也投了小陈的票。”大家听了都激动得站起来，不约而同地冲着老陆师傅鼓起掌来，这一阵掌声比刚才那一阵更热烈，更持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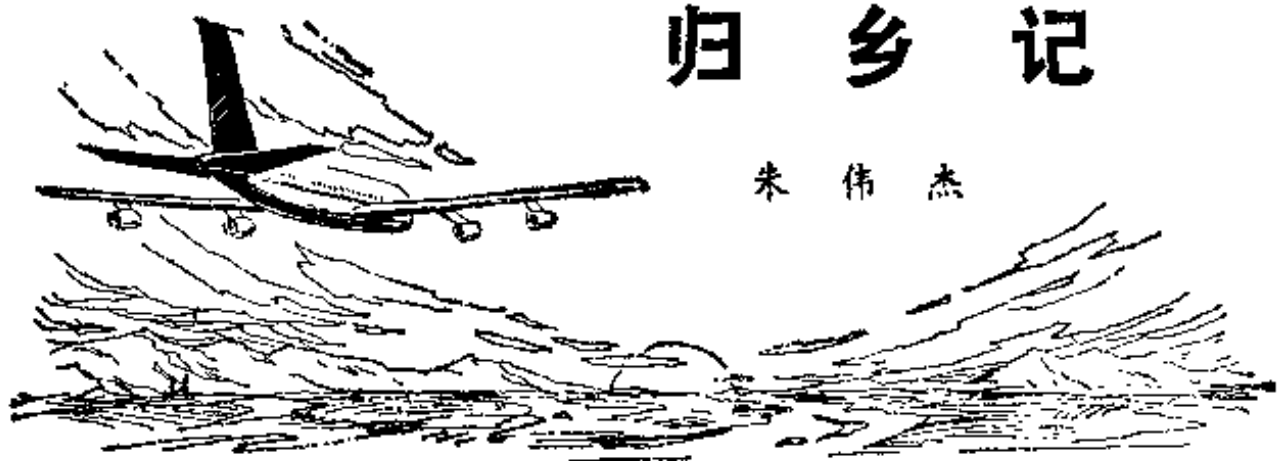
（题图、插图：桑麟康）

谜 底

邻居牵出自己的一头牛，这样一共就有了十八头牛。二分之一，得九头；三分之一，得六头；九分之一，得两头。正好分去十七头，最后仍剩下这位邻居自己的那头牛。

归乡记

朱伟杰



在台湾竹港市南郊，有一座“回”字形二层楼住宅。这住宅的主人，叫林伯芬，是台湾某军事研究院的中将院长。在这住宅里还住了一位六十开外的老人，叫曾海亭，是那个研究院的少将主任。林伯芬是曾海亭的多年的上司和好朋友。他们一个是携眷来台，一个是单身到此。林伯芬见曾海亭孤身一人，就让他搬来自己住宅里居住，并常在一起饮酒品茶、谈天说地，倒也增添了一些生活情趣。

一个星期天，恰逢清明节，天气阴寒。曾海亭心情烦闷，想请林伯芬过来对饮解闷，没料到，林伯芬外出未回，他只好一人一边自斟自饮，一边打开收音机，正好传来福建前线电台的《可爱的家乡》节目。他听了心绪更乱，关掉了收音机，斟满一杯酒，一饮而尽。饮完，面对窗外阴雨茫茫的景色，心中百感交集，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唉——”

叹声未断，忽然勤务兵来报：“外面有客求见！”同时递上一张名片。曾海亭接过一看：香港利成国货有限公司罗兴隆。他想：我与此人素不相识，他找我何事？便对勤务兵说：“你先问他找我有何事？”不一会，勤务兵回话说：“那人说，一定要亲自见您，才肯说明来意。”曾海亭没办法，只好搬开酒具，让客人进来。

来客是个微胖、秃顶的中年商人。通报了姓名，罗兴隆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上个月从大陆回港的，现带来您的家书在此。”曾海亭听了，心头一震，但转念一想：我与家中已有十多年未通音讯，最近几年，我又几次调动、迁居，家中如何得知我的住处？唔！如今警特猖獗，人心莫测，不可不防。想到这里，他冷笑一声：“我同中共大陆誓不两立，家中与我也早已中断联系，哪来家书？你不必多言，否则惊动警方，于你……”罗兴隆听后，依旧神

态自若地说：“海亭先生，您身为国军高级军官，行事谨慎，情有可原。不过您今天不问情由，却武断臆测，未必明智。我是受人之托，信不信于我无损，就怕先生会因此饮恨终身！可怜尊夫人素芬女士和令孙曾龙，视此信重若千金，想不到他们对您一片深情，竟换来您这副态度！”说完，就要起身告辞。曾海亭听他言语恳切，慌忙一把把他拉住，请他在沙发上坐下，给他冲了牛奶咖啡，说：“如今台湾人事复杂，我不得不提防。刚才言语有所冒犯，请先生见谅！”罗兴隆见曾海亭已露真情，这才从贴身衣袋中掏出一个大信封，双手递上。曾海亭接过书信，拆开封口，里面是三张照片一封信。第一张照片，是老母、妻子素芬、媳妇巧倩和孙儿曾龙的全家合影；第二、第三张照片，都是孙儿曾龙的生活照。接着，他又哆嗦着手看信。这信是曾龙写的。讲了十几年家中人员的变化；诉述了他父亲晋阳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已经昭雪；介绍了他的学业成绩优良，已考取大学。最后说：“望祖父早日返家，合家团聚，以享天伦之乐。”读到这里，他老泪纵横，双手反复抚摩着这三张照片和信，沉思许久，心中突然又生疑问，便问罗兴隆：“我与先生素昧平生，您如何到得我家？又如何知我住址？”罗兴隆回答说：“舍下在东江嘉城，离贵乡有两、三百里路。近几年来因经商四处奔走，结识了不少工商界、军政界人士，因而知道您的大名和为人。这次为您送信，也纯属偶然。因我有一同乡在贵乡统战部任职，他对您家亲人很关心，为您家中和您联系之事，已奔走了多年。上月，我返乡探亲，他也回乡办事，彼此相遇，讲起此事。我想，昔日柳毅传书已传为千古佳话，我今顺道为您送封家书，亦是一件大好事，因此，我当场欣然答应，此次来台办货，正是机会。”曾海亭听了，仍半信半疑地问：“中共的干部果真会这样热心为我这样的台湾军官办事吗？”罗兴隆回答说：“现在，中共中央已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方针，海内外侨胞一致赞赏，这位干部此举，正是中共政策精神的体现……您如书写复信，本人也愿代劳。”曾海亭又沉思了一会，说：“谢谢您的好意，至于信……我今一时也写不成文，以后再劳驾罢。”罗兴隆见他疑虑重重，也不勉强。他留下自己的住址，便告辞而去。

罗兴隆走后，曾海亭的心象大海被涛，翻腾起来。他躺在床上，想起了

过去四五十年的动荡生涯，想起了分别三十多年的父母和妻儿家小。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曾海亭既然这样思念亲人，又为什么对一片热心的罗兴隆却显得不冷不热？并且眼睁睁地放弃这个与亲人通信的机会呢？原来，这里头有个缘故。一九四八年秋，当时曾海亭趁部队从四川调防到江苏之机，顺道回家探亲。那时，他父母已年近花甲，娇妻幼子均在家乡。父母面对兵荒马乱的局势，噙着眼泪劝他弃官归田，但他却踌躇满志，企求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就硬着心肠离家而去。谁知这一去，战事愈来愈紧，国军节节败退，最后落得丢下双亲妻儿，随着溃军渡海来到台湾。他在台湾愈来愈懊丧，悔恨当初不听父母和妻子的话，以致今日流落异乡；他在苦恼之际，开始想方设法寻找港澳熟人与家中联系。六四年春，他找到了在香港经商的同乡，终于通过他，接到了十五年来家中给他的第一封信。从此，他常与家中暗暗通信，逢年过节，还汇些钱回家，以尽孝道。不料好景不长“文化革命”风暴一来，从他家抄出台湾来的书信，儿子晋阳因此被认定是“美蒋特务”，折磨致死。噩耗传来，曾海亭悲痛欲绝。他万万想不到，自己写的一些家信，竟送了儿子的命。他由此认定：国共两方，争斗永无止息，自己和亲人也将永无团聚之日了。后来，香港那个关系人去世，他与家中消息完全中断。从此，他就渐渐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光阴一晃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间，蒋介石去世，尼克松访华，台湾在联合国失去席位，林彪、“四人帮”垮台，中日、中美建交，一件件大事，也冲击着他的心灵。福建前线的广播电台节目，他有时也听一听。“上峰”的反共宣传，他也不是全信的。但是，他的心总是冰冷冰冷的，感到国共对立的形势总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但是，今天罗兴隆带来的家书，特别是孙儿进了人学的消息，却象平地一声雷，震动了他的心弦。他本想当即写信，托罗兴隆带去，以慰家人。但是，他又想起儿子就是因此招来杀身之祸，现在可要十分谨慎，不能再给孙儿惹祸。究竟怎么办呢？经过一夜辗转反侧，他忽然想起了好友的儿子廖胜。

这廖胜是旅居东南亚某个国家的华侨，医学院毕业后，毅然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华南某医院当医生。不料几年后，他却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他又到了国外，在父亲开办的医院里，当医务主任。几

年后，其父去世，他便继承父业，当上院长。这个人喜欢看报，关心时事，特别对中共政策和大陆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因此，曾海亭决定写信向他请教。

信发出后不到半个月，廖胜就风尘仆仆地来了。他一见曾海亭，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公函，兴奋地说：“曾叔，您看，大陆来信说，当年把我划为‘右派’是错划的，现在已在原医院公开纠正，又特来公函通知我。他们还没有忘记我呢！”曾海亭听到这里，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说：“中共政策变幻莫测，难以捉摸。我今正有一事举棋未定，特请你来商量。”说着，便从保密柜里拿出罗兴隆带来的照片和信，并把经过叙述了一遍。

廖胜听了，说：“这一回，中共是以民族利益为重，诚心诚意希望和台湾当局和解啊！我看，现在倒是台湾当局执迷不悟了。在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就有许多化干戈为玉帛的事例，难道今日大陆、台湾就不能和解吗？曾叔，面对现实，您又何须疑虑？”曾海亭听了没有吭声。廖胜好象猜透了他的心思一样，话锋一转，谈到了曾晋阳被害一事。他说：“出此冤案决非中共方针的本意所在，而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所害。自‘四人帮’倒台以来，中共领导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检讨了过去的错误，真正做到有错必纠。如今，我的右派问题被纠正，晋阳贤弟已平反昭雪，小龙侄考上大学，中共干部为您搭桥通信……这一切，正是顺理成章。讲实话，如今我又被中共吹来的春风暖化了，正打算为祖国建设添砖增瓦。我想这样做，才不枉为一个尧舜的后裔。我看，您也不必再思前虑后，不但应当赶快书写回信，如有机会，也应当回家与亲人团聚！”

一席话，犹如一盆木炭火，把曾海亭那颗冰冷的心烤得火热。当下，他如释重负地请廖胜痛痛快快地喝了几大杯。

可是几天之后，如何回大陆探亲的问题，又搅得曾海亭这位老人坐立不安。他想取道香港，但是，上司早有规定，凡原大陆籍人士要求去港澳者，需有两名有一定社会名望的人担保；如被保人投奔大陆，保人将因此问成死罪。他不愿做这种迁祸朋友的事。他想以去外国考察、访问之名出走，但是十多年来，他曾多次拒绝上司安排的访问、考察。现在如主动要求出外，必然引起他们的怀疑。他想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好友林伯芬，请他助

一臂之力。看来也不行。林伯芬一贯听命上司，忠于职守，况且他家眷又在台湾，来必会与他有共同语言，如这事叫他知道了，弄不好还要出事！他左思右想，一筹莫展。因此，人也逐渐消瘦起来。

他正在愁眉苦脸的时候，林伯芬突然兴冲冲地找上门来，对他说：“最近要组织一个军事科学考察团，到东南亚去考察。现已决定，我当团长，你任秘书，去不去？”曾海亭一听，要去的国家正是廖胜所在的地方，几乎高兴得跳起来，他强压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笑着说：“既然林兄如此见爱，小弟愿随一行。”

九月中旬的一天清晨，考察团的专机飞离台北。曾海亭透过机窗，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向这个自己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丽富饶的宝岛告别。经过半天多的飞行，考察团到达了这个国家首都，住在巴河饭店。第二天，考察团的大多数成员去郊外游览，曾海亭想趁此机会去拜访廖胜。他刚走到饭店大门口，那个由上司派来的侍卫就跟踪而来。他干笑着问：“主任出外，怎不告知小的一声？你一人在异国单独出人，倘若出了意外，小的可担当不起！”曾海亭没办法，只得借口去看病，叫了一辆小车，两人一同来到华协医院。看好病，曾海亭见到了廖胜。他们进入院长室，寒暄了几句后，曾海



亭就说明来意。廖胜听了很高兴，就提出如何护送他去大陆的想法。曾海亭听了，起初微微一笑，接着又紧锁双眉，“唉”了一声，指了指门外的侍卫，说：“如此看来，万事俱备，就是那个‘尾巴’难甩。”一时

同廖胜也想不出办法，他们就约定明天晚上再作商议。当廖胜开门送客时，果然见那侍卫正在门口侧耳偷听，他不由得也倒抽了一口冷气。

夜深了，曾海亭正忧心忡忡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突然，“笃，笃，笃”，有人敲门。曾海亭问：“谁？”“是我。”外面意外地传来林伯芬的声音。曾海亭连忙开门，林伯芬进了房，说：“看你今晚眉头紧皱，莫非心里有什么不快之事？”曾海亭连忙回答说：“因为今日途中劳累，有点头痛。”林伯芬“嘿嘿”笑了一声：“恐怕感冒是假，心病是真！”“心病？”曾海亭心头一颤。林伯芬依旧不动声色地说：“思乡之病，非药可治。”曾海亭一听，更加吃惊，但仍镇静地说：“林兄此话从何说起，小弟弄不明白。”林伯芬微笑着说：“我虽愚鲁，但贤弟近来的心事还能猜度一二。自从罗兴隆和廖胜先生先后来访后，你就神态反常。这次，你不但一反近十几年来不愿出外访问的做法，还化整为零地化名往香港汇款。今晚，你又改变喜好游览名胜古迹之习惯，去私访廖胜。这些事，你瞒得过别人，还能瞒得过我！”曾海亭一听，料已无法隐瞒，他沉思了一会，便站起来激昂地说：“林兄，你既知道我的心事，我就对你实说吧。古语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谁不思念家乡故土，谁不想叶落归根！我的亲人远在大陆，我怎能因大陆属中共掌权而不思念、不想见见亲人！如今中共一再建议台湾、大陆相互通航、通邮，主张早日完成祖国统一之大业，可惜，我们台北当局仍旧固执己见，致使大陆、台湾虽一水相隔，但两岸同胞却似相距千山万水，不能相见。现在我的行为既被兄长识破，我的生死吉凶也在你的掌握之中，如何处置，悉听尊便，小弟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林伯芬见他这么激动，不由得“哈！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倒把曾海亭给笑糊涂了。他问：“你为什么笑我？”林伯芬慢吞吞地说：“我笑你太糊涂了。你我相交三四十年了，你还不知我的为人？老朋友，正如你刚才说的，我也不是草木，岂无思乡之情？何况我尚有老母和三个弟弟在大陆。不过，我生平谨慎，从未流露过我的真情罢了。你若真心想回到大陆，我愿助一臂之力。同时也可代我探望我家亲人。”林伯芬这一席话，使曾海亭十分感动，他噙着老泪，紧紧握住了林伯芬的双手，他们互吐肺腑，终于想出了一条可以使曾海亭安全到达大陆的妙计。

一天深夜，巴河饭店一片寂静，只有值夜班的侍卫和饭店工作人员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突然，从曾海亭房内传来一声呼喊声，侍卫急忙推门进去，只见曾海亭



趴在床上，冷汗直淌，呕吐不止，侍卫急忙报告林伯芬。林伯芬当机立断，立即送医院抢救。不一会，华协医院开来了救护车，医生诊断是急性传染病“B型病”，必须绝对隔离。于是曾海亭被送到医院，推进急性传染科5号病房。那个寸步不离的侍卫，这时惟恐传染上病菌，吓得再也不敢靠近了。这时，林伯芬也乘车赶到。他焦急地对廖胜说：“海亭先生是我党国的重要人才，万望贵医院尽力治疗。”廖胜紧皱着眉头说：“抢救病人，乃是本院应尽之职，不过……这位老先生病情严重，能否治好，不是一言二语能够说清，还请林团长到敝办公室再详细奉告。”他们一走进院长办公室，廖胜就笑着说：“林老伯请放心，此时，海亭先生乘的汽车已离此地十五公里了。”林伯芬松了一口气，说：“这次海亭能够这么顺利回到大陆，廖院长立了大功。”

曾海亭乘坐小车，当夜到达邻国首都。在司机的陪同下，来到驻该国的中国大使馆。在大使馆帮助下，登上飞向大陆的国际班机。傍晚时候，班机飞到了中国大陆，日思夜想的大陆山水，终于奇迹般地展现在曾海亭的眼前了。他为实现了返回大陆的夙愿而激动；他又为到大陆后，中共官员将会怎样对待自己这个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而感到不安。他正在想着，飞机停了，机舱门开了。他故意排在最后，一出机门，就看到机场上有一群干部模样的人正抬头注视着他。打头的一位中年干部上前问道：“请问，您可是台湾回来的曾海亭先生？”他慌忙回答：“我就是曾海亭，你们……”“欢迎您，海亭先生，欢迎您回大陆与家人团圆，欢迎您参加祖国的四化建设。”接着，他受到了省、市人民政府、统战部和政协等部门的领导干部的热烈欢迎，

还特地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这一桩桩事情,把他原来的顾虑全消除了。

这天夜里,他住在宾馆里,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突然,一个新的想法涌上心头。他立即挂电话请来了值班的干部,对他说:“我这一趟回来,本想在家安度晚年,但是,今天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改变了主意。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今目睹贵党政策如此英明正确;贵党干部如此真诚相待,实在令人敬佩。可在台湾岛上,还有许多军政人士,和我以前一样,仍被入蒙骗,至今不明是非。因此,我想重返台湾,将自己的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向台湾的同事们说说,以尽我为完成统一祖国大业的微力。日后也好在青史上留个芳名。您看怎么样?”值班干部深为感动,说:“您主动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牺牲个人幸福,不辞艰辛,很使我们佩服。我马上向领导汇报,尽快安排您与您的亲人、林伯芬将军的弟弟见面。”

值班干部走后,曾海亭贪婪地饮了两杯家乡的美酒,这才入寝。当夜,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台湾海峡两岸天空同时飞起了一道金光。很快,两岸的金光连在一起,化作一座横跨海峡的金光闪闪的大拱桥。桥的两头,成千上万的人群欢呼着拥上来,两股人流汇合在一起。罗兴隆、廖胜、林伯芬等在里面,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也在里面。他们在桥的中央载歌载舞哩!他心头一热,急忙跑了过去……

(题图、插图:李加)

民间文艺作品的新园地——《采风》已出版

由上海民研会、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和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联合主办的民间文艺小报——《采风》,已于七月出版。该刊主要刊登从民间采集来的民歌、民谣、谚语、谜语、歇后语、民间故事、传说、笑话、民间音乐以及一部分民俗资料等。所刊作品内容丰富,趣味横生,可供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民间文艺爱好者研究、学习、参考之用。

《采风》立足上海,也适当刊登其他省市作品。每月一期,每期三分。可以订阅。



看不见的人

(科学幻想故事)

付 耕

故事发生在西方某个国家的一座靠近海滨的城市里。

在这个城里有家港口造船厂，最近发生了一起死伤七人的重大事故。可是事故发生后，厂方寻找借口，提出对伤残者不予治疗和留用。于是激起了全厂工人的义愤，他们举行罢工，表示抗议。工人们的正义行动，得到社会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几天募捐的、慰问的，纷纷登门拜访。厂工会负责人科顿更是夜以继日，忙于送往迎来。

这天，他的妻子、工会会计科顿夫人，由科顿派遣去钢铁工会接洽救济款的事。她完成任务后，兴冲冲地驾车回家，当汽车开到一条人烟稀少的路上，突然迎面开来一辆汽车，拦住了她的去路。接着从汽车里跳下两个彪形大汉，走到她的车前，说：“对不起，夫人，请您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把值钱的东西留在车上！”

科顿夫人立即意识到遇到了什么，她惊叫一声：“强盗！”随即就猛地驾起车子急速倒退，准备冲过去。可是一个大汉已经冲到她的车前，半截身子扑进了车厢，同科顿夫人争夺着方向盘。车子顿时左右摇晃着飞快地朝前闯去，“砰”一声，汽车撞在一个山坡上。科顿夫人撞昏在方向盘上，那个大汉也被摔了出去。

一会儿科顿夫人醒过来，她急忙下车奔逃。那个被摔得满脸鲜血的大汉，扑上来一拳把她打倒在地，又张牙舞爪地一步步逼上来。科顿夫人眼看要遭毒手了，可那大汉突然象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了一下，只见他张开双手，踉踉跄跄倒退了几步，“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

科顿夫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怪事，正弄得发楞时，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

一个陌生男子，走到她的面前，温和地拉了她一下，轻声说：“夫人，快跟我来。”科顿夫人也就身不由主地跟着他来到两三米的地方，被按坐在一张褐色的沙法椅子上，这人向空中拉了一下，又做了个关门的动作。

这时另一个大汉开了车子赶来了，他扶起同伙，恶狠狠地走过来。科顿夫人感到一场生死搏斗要开始了，她紧张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那陌生人又轻声说：“坐下，夫人，不要紧张。”这时，那两个大汉走到离他们不到十米的地方，就站在那儿东张西望，嘴里还惊奇地叽咕着：“咦，那女人呢？”科顿夫人感到奇怪：相隔几步路，他们为什么看不见自己呢？可她还来不及思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突然感到一阵头昏，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醒过来，已安全地睡在自家的床上了。

罢工七天了，造船厂厂方仍对工人的合理要求不理不睬。在科顿的率领下，工人们走上街头，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同前来干预的警察冲突起来。混乱中，科顿挥拳打倒几个警察，拔脚就走。警察吹起警笛，追了上来。科顿逃进了一条死胡同，眼看无路可走，他正准备返身同警察拚命，突然在他身边有人轻声说：“先生，来，这里躲一躲吧。”科顿回头一瞧，见一个与一般空间光线稍微不同的长方形框子，其中站着一个男人。紧急中科顿也没有细问，就拉着对方的手，跳进框里。那人向空中一拉，按动了一下按钮，框子便从那些左顾右盼的警察身边穿过，又敏捷地让过迎面驶来的摩托车，转弯抹角，灵活自如地向前驶去。

看到这情景，科顿明白自己遇上了最近轰动全城，前几天又救过自己妻子的“隐身人”了。他见这框子不大，只能勉强站两个人，当中有一张没脚的沙法椅子，有一排按钮开关并排成一圈围着，这一圈开关的上下还有不少仪表，而这一切都好象是悬挂在半空中。他又看看身边这位神秘的人物。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嘴角略往上翘，眼神深沉，身材修长。这时他正安详地望着自己。

科顿感激地说：“谢谢您！”那人说：“没关系，科顿先生。”“您怎么知道我的姓？先生。”“我叫贝尔迈，这两天我就寄居在您的大厅里，难道主人的姓……先生，我擅自住在您家，并听了您这两天晚上的会议内容，您准备把我当作贼还是客？”科顿哈哈大笑说：“都不是，我把您当作我的亲兄弟。我

说事情怎么会这样巧，原来您一直在暗中跟随着我们！”贝尔迈眼睛盯着远方，轻声说：“我希望你们胜利，请您替我向死者家属问候，我身边带的钱不多，但我不能回家去拿，我写张条子，请您派人带给我的妻子，我也捐给工人一些钱。我现在是个有家难归的人了。”

科顿听了，吃惊地忙问原因，贝尔迈继续说：“我同情你们，因为我也是个被社会迫害的人，现在我正在被人追捕，追捕我的有国家安全保卫局的大批警察，还有私人密探。”

科顿问：“是不是因为您发明了这部机器？”“不，为了自由！唉，说来话长，让我们回到您家里再细细谈吧。”

于是，在科顿家里，贝尔迈激动地向他们夫妇讲了下面的经过。

十八年前，贝尔迈因学业成绩优异，被招到一号实验室当章耀华博士的助手。长期朝夕相处，他俩友谊胜过父子。章博士是华裔，夫人早亡，遗下一女已送回中国，在中国西北某研究所工作。这位老人言语不多，但学识渊博，是三个实验室的总负责人。实验室经理叫哈特尔，十多年来，他没有对研究实验工作提过总的设计方案，只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交下来。

六年前的一天，贝尔迈发现章博士愁眉不展地坐在实验室内，轻声叹气。他吃惊地连问两声什么原因，博士才失神似地连声说：“没什么，没什么！”几天以后，博士突然走到贝尔迈身边，低着头说：“今后，有些事我恐怕不能告诉你了，请你原谅！”

博士这话说过不久，在一号实验室附近，又新建了一幢外表象室内体育场的大楼，四周还砌上很高的围墙，装上很厚的铁门。一天，经理哈特尔对贝尔迈说：“那是组装室，从今天起，你不能进入那幢新楼。”从此，除了经理而外，只有章博士一个人能出入组装室。

又过了两年多，一天博士病了，贝尔迈见到博士拖着衰弱疲惫的双脚走出来，就关切地说：“博士，您歇几天吧，待病好了再来。”博士说：“不行，经理催得紧哩！”贝尔迈说：“您身体不好，让我分担一些工作吧，请您相信我。”博士脸上抽搐了一下，呆了一会，才阴沉着脸，说：“不！你不了解，正因为我相信你，才不让你插手！”

第二天，贝尔迈看着博士行动更加艰难地走进了那组装室，但到了晚

上,仍不见他出来。贝尔迈感到不妙,就不顾一切冲进围墙,推开两道半掩着的铁门,只见室内红灯一闪一闪地亮着,警报器呜呜地尖叫着,博士倒在地上正挣扎着要爬起来。贝尔迈大叫一声“博士”,便奔了过去。

博士听到叫声,吃力地抬起头,一看是贝尔迈,就拚命地朝他摇手,嘴里有气无力地喊着:“不要进来!”就瘫倒在地上不动了。贝尔迈扶起他,一边摇,一边喊,博士才微微睁开眼睛,喘着气,喃喃地说:“谢谢你!但你、你已失去自由了!”

贝尔迈扶着博士,刚要走出围墙门,只见经理带了两个彪形大汉,满脸凶光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冷冷地、一字一顿地说:“贝尔迈先生,你既然看到门里面的东西,那就同章博士合作吧,我是不会亏待你的。不过从现在起,请你不要乱走,不能同外人接触,否则我就不能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你那在第三实验室工作的夫人,我们也会负责她的安全。”

从这以后,贝尔迈又同博士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了。博士告诉贝尔迈,哈特尔经理在六年前要他设计一架隐身机。只要博士不同外界接触,不把这部机器的秘密泄露出去,物质上可以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博士为了利用这个良好的实验环境,从事科学实验,为人类造福,把科研成果献给自己的祖国,他决定宁愿失去自由,答应了经理的条件。

现在实验已进入到最后阶段。这天,贝尔迈正在绘图室填写一份实验表,突然听到隔壁实验室内传出一声巨响,大火就从窗门口窜出来。贝尔迈冲入室内,只见博士扑倒在一张台子上,全身是火。他手里攥着一截一头有电极的玻璃管,一动也不动。他身后保险柜门打开了,散落一地的图纸资料在燃烧着。这是由于室内易燃物体爆炸引起的事故。贝尔迈赶紧背起博士冲出来,接着又冲进去抢救资料,可是那些图纸资料已被烧得差不多了。他噙着泪水,仔细地在地上捡起那些残缺不全的资料。这是章博士几十年的心血呀!

博士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了,剩下的试验工作全落到了贝尔迈的身上。贝尔迈每次试验,哈特尔经理总是堆着笑脸,站在一旁。这天哈特尔又来到实验室看贝尔迈试验了。贝尔迈走进机器,一会儿只见机器的整体逐渐消失,但还能见到它的轮廓,接着,机器所在的地方逐渐亮了起来,出

现了象镜子反射似的光线。哈尔特一见,笑着说:“光线的明暗很接近了,请抓紧时间干吧,一笔巨款就要属于你的了。”贝尔迈也笑着说:“那你就快开好支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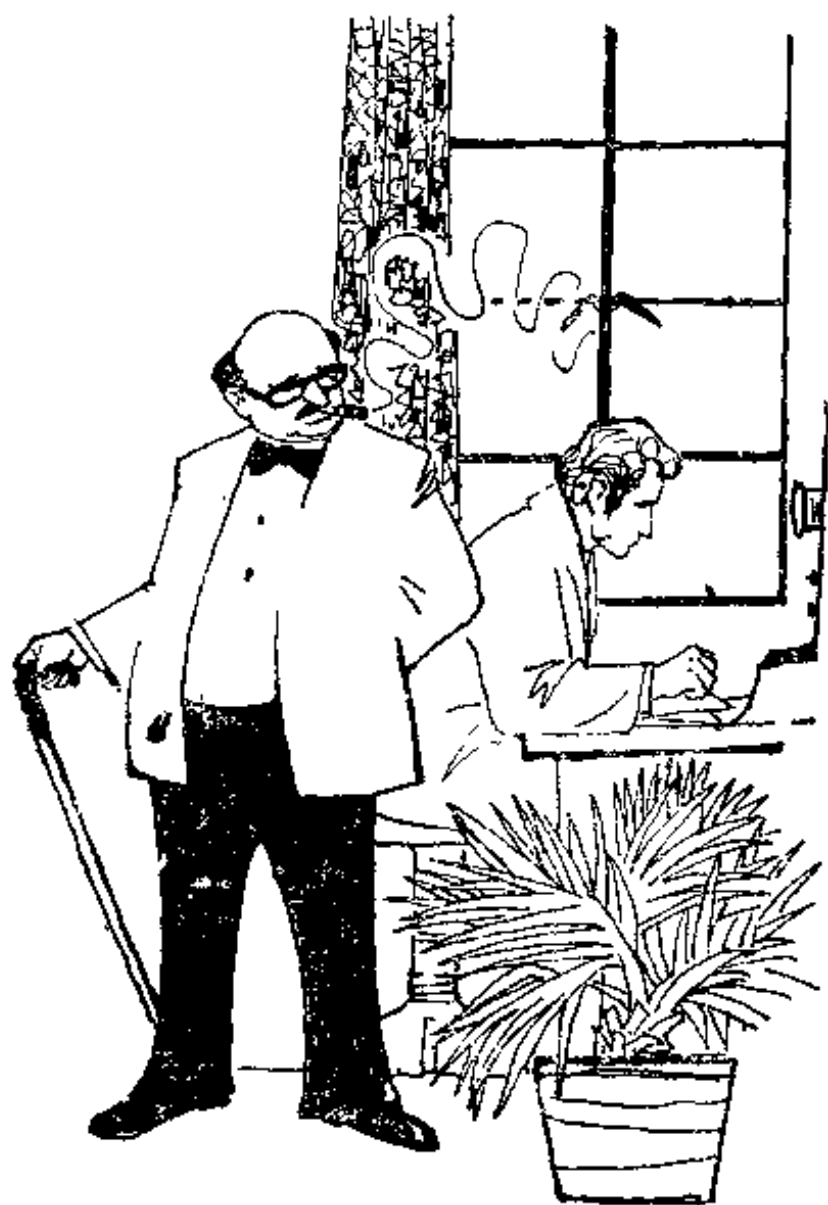
几天后,实验室突然又传出一声巨响,大火又从窗门向外乱窜。哈尔特气急败坏地领着人们赶来抢救。他赶到组装室,只见室内空空,连贝尔迈的人影都没有,机器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这一下,哈尔特就象发疯似地大喊起来:“骗子!强盗!偷了我的发明啦!”他冲出大门,对手下人嚷着:“快,快给我把他的妻子监视起来!”

原来,贝尔迈已驾着隐身机逃出了那幢戒备森严的大楼。

这个隐身机,使用了双重显象电视技术,圆柱形的屏幕分内外层,由于

整个圆面及顶面都这样,使显象技术达到在屏幕上看到的景物象真的一般,所以能骗过人的眼睛,把人“隐藏”起来。隐身机动力采用气垫推进器,燃料和压缩空气配合使用。它有一百四十四个按钮,可在平面三百六十度角内随意转向。并能连续调节速度,最大时速可达一百六十公里,还可在水上行驶。但由于它毕竟是一部机器,加之里面有了人,会产生出热量,所以,用红外线探测仪探测,还是能够判断它的存在的。

科顿夫妇听完了这段故事,忙问:“那您以后怎



么办？”贝尔迈说：“我要和我的妻子一起，摆脱他们的追捕和监视，离开这个城市，到自由的地方去！有可能，我要去中国一趟，把章耀华博士遗留下来的图纸资料 and 这个发明，献给他的祖国，完成他的遗愿。”

于是，他们就商量一个逃离这个城市的计划。

第二天黄昏，科顿和他的妻子把科顿夫人的妹妹藏在汽车里，开车来到了贝尔迈家。他们巧妙地瞒过警察和密探们的耳目，把贝尔迈的妻子从严密监视的贝尔迈家中换了出来。可是当贝尔迈妻子含着眼泪扑到她丈夫的怀里时，贝尔迈一抬头，发现密探已经跟踪来了。他叫了一声“不好”，赶紧拉着他的妻子，上了隐身机。

贝尔迈开着隐身机，朝前驶去，只见警察局已调动大批汽车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街口还拉起铁丝网，布满了障碍物。那些拿着红外线探测仪的探测员们象警犬一样在搜索着。

贝尔迈正在为无法冲出汽车包围而心急火燎，只见科顿开了一辆小汽车，绕过搜捕的汽车队，冲进了包围圈。贝尔迈急忙驾着隐身机跟了上去，与科顿见了面。科顿说：“我在前面给你开路，你跟着我冲出包围圈后，就从二号公路七十二公里处下海。我们船厂的工人已准备了快艇在那儿等你。”贝尔迈激动地说：“谢谢！但你开车不能直走，要绕着S形走，要加大油门，多排热气，这样才可能干扰探测仪的‘眼睛’。”

围捕的汽车队在缓慢地推进，包围圈越缩越小，这时，人们看见一辆小轿车，象蛇游似的扭着S形开来。好多被拦在圈内的汽车司机都大笑着嚷起来：“这司机发酒疯啦，让开！让开！”可是一个探测人员却大叫起来：“隐身机就在这儿！”

这一出人意外的发现，使整个大街顿时乱了起来，汽车的撞击声，步话机的呼叫声，人们奔跑叫唤声，混杂一片。混乱之中，科顿的小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勇敢果断地冲了出去，贝尔迈的隐身机也跟着冲出了包围圈，甩掉追捕者，来到了大海边。

一艘快艇正等在那里。贝尔迈把隐身机开进海里，他走出机门，对着快艇挥挥手，快艇上两个工人也挥手喊道：“我们受厂里工人的委托，为您领航！”贝尔迈说：“谢谢你们！”说着，他转身对他的妻子说：“看，多宽阔的海，

只要没有风暴，我们很快就能获得自由！”但是，他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飞来了几架飞机，几乎贴着海水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再一看，海面上又出现了几艘军舰和鱼雷快艇，形成了扇形包围，向他们逼近。这时，快艇上一位工人告诉贝尔迈：“军舰打来信号，叫我们马上向他们靠拢。”过了一会又说：“军舰打来信号，说再不靠拢，他们就要向我们射击了！”

“射击？”贝尔迈瞪大双眼，注视前方，过了一会，他咬了咬牙，说：“射吧！让它现在就毁了吧！”于是贝尔迈和他的妻子，被迫离开了隐身机，爬上了快艇。

只见海面上似乎有一股微波象箭似的一直向前射去，接着，又传来“嘭、嘭、嘭”几声巨响，海面上突然开出一朵烟花，圆柱体被硝烟包裹着，摇摆了几下，沉到了海底。

贝尔迈紧攥双拳，颤抖着嘴唇低声说：“这是章耀华博士一生的心血，可它只得到二十二天的生命，就消失了！”

（题图、插图：陆元林）

歇后语选

孔明借东风——巧用天时
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
林冲误入白虎堂——上当受骗
抽刀断水——枉费心机
大合唱——异口同声
电话里谈恋爱——两不见面
稻草人救火——自身难保
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猫不吃鱼——假斯文
啄木鸟治树——全靠嘴硬
柳树开花——无结果
刷子掉了毛——有板有眼
围棋盘里下象棋——不对路

沙滩上拉车——一步一个脚印
六月里雷响——勿希奇
浅滩上放木排——一拖再拖
癞蛤蟆吞鱼钩——自作自受
黄狗当马骑——乱来
老虎屁股——摸不得
猴子屁股——坐不住
大象屁股——推不动
癞蛤蟆剥皮——眼不闭
黑甲鱼剖腹——心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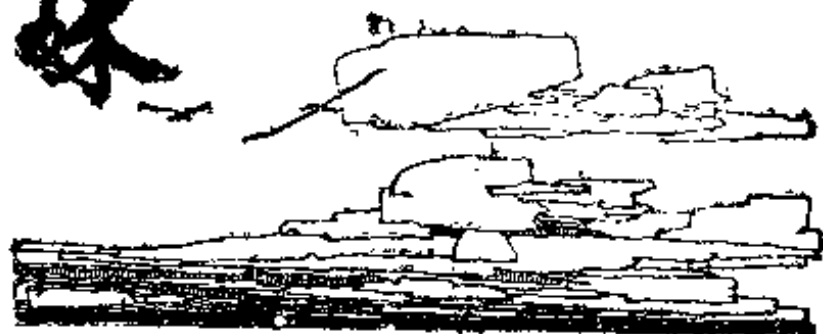
（王金中、陈 鸿、夏光芬、王清、何赤东、朱文泉、正 富、瞿昕昇、赵耀昌 辑）

山鹰姐妹

田中山

李耀宗

整理



很古以前，在高山族生活的山村里，有过这样一对小姐妹：

小姐妹家里穷得啥也没有。阿爹、阿妈起早摸黑地种地、打鱼，却还是难以糊口。小姐妹从小挨饿受苦，发育畸形：一个是斗脚，一个是驼背。她俩穿不起衣裳，身上裹着破布片、芭蕉叶，不象个人样子。富家的孩子们有意欺负小姐妹，尽朝她俩脸上啐唾沫，还骂她俩是“穷崽崽”。

一天，她俩看到许多鸟儿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心想：要是自己也有对翅膀，飞向有吃有穿的地方，摆脱富家孩子的欺负，那该多好啊！她俩睁着乌黑的大眼，看着鸟儿们嘁嘁喳喳地欢笑歌唱，穿梭般地飞去飞来，简直人了迷。

光看多眼馋！小姐妹决定自己动手做翅膀，象鸟儿那样飞上天。她俩商量了七天七夜，终于找到了办法：把破簸箕和破藤席扎成“翅膀”，捆在自己胳膊上，一步一步练飞翔。她俩开始站在凳子上往下飞，继而爬上房顶往下飞，然后攀上树梢往下飞，最终登上山巅往下飞……小姐妹俩不论刮风下雨，不分黑夜白天，一个劲儿练啊，练啊，终于把鸟儿的飞翔本领全部学到了手了。

她俩飞向森林，能抓到最机灵的山兔野鸡；飞向江河，能捉到最调皮的鱼虾蚌蟹；飞向村寨，专门叼走富人家的美味佳肴，只要飞出门去，总是满载而归。她俩把得来的食物撕碎、烤熟，一部分放在家里，给阿爹阿妈收工回来吃；一部分分给那些挨饿受苦的穷孩子们。阿爹阿妈见小姐妹练就了一身好本事，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啦。

谁知，随着时间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小姐妹的体形也渐渐变啦，身



上长出了茸茸的羽毛，大大的翅膀，尖尖的爪子，长长的喙嘴……活象两只大鸟了。她俩怕阿爹阿妈见了难受，就忍痛不再回家，每天栖息在森林里。但是，她俩仍然时刻想念着阿爹阿妈，趁他们不在家时，悄悄地把许多山

珍海味送回去。

有一次，她俩在云端盘旋，发现阿妈独自在门前悲伤地啼哭。一打听，原来阿爹外出打猎，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回家。小姐妹大叫“咯哩——罗罗罗”，安慰阿妈不要难过，就展翅高飞，找阿爹去了。

小姐妹飞过高山大河，越过村庄田野，终于瞧见阿爹坐在山涧一块大青石上，正伤心地落泪哩。原来阿爹辛辛苦苦打得的珍禽异兽，全叫富家抢走了。小姐妹了解之后，立即飞到富家，夺回猎物，扔到阿爹面前，同时“咯哩——罗罗罗罗”地一个劲儿呼叫。阿爹见两只大鸟把猎物送了回来，惊喜交集，但又听不懂鸟儿叫些什么。小姐妹见阿爹疑惑不解地仰望天空，才想到自己已经不会讲人话了。怎么办呢？阿姐想了想，解下腰间小时背妹妹用的破布背带，扔了下去。阿爹一见这熟悉的背带，立即明白了：原来这两只鸟是自己的亲闺女！他望着蓝天高声喊：“回来吧！我的孩子们——”小姐妹“咯哩——罗罗罗罗”不停地答应着，朝着回家的山路，引着阿爹回去了。

小姐妹变的鸟儿就是勇敢的山鹰。山鹰姐妹的故事世代往下传，深深打动着高山族阿眉斯人的心。直到今天，阿眉斯人的猎枪什么飞禽都打，唯独不打山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题图、插图：施大畏）



弃儿归家

林登仙 李耀宗 整理

祖国宝岛台湾省的东南海滨，有个台东县。那里坐落着一片片高山族（阿眉斯人）的农寨渔村。古往今来，人们一有空总喜欢聚集村头寨尾，津津有味地讲述《弃儿归家》的故事……

—

古时候，这里有一户穷人家。夫妻俩年过四十才生了一对孪生子，老大取名拉纳莫，老二取名伊里。小哥俩聪明可爱，两三岁就能和成年人对歌、讲故事。谁知，到他俩十岁那年，寨子里遭了瘟疫。有个外来的巫师进寨驱“鬼”，硬说小哥俩是招邪的“鬼胎”，只有把他俩处死，全寨才能去灾免祸。夫妻俩听了，愁得抱头痛哭了三天三夜，最后，背着小哥俩商定：以打柴为名，把孩子们悄悄丢进荒林，祈求天神保佑他们活命。

夜里，夫妻俩从邻居家借来一点稻谷，舂了舂，烧了四竹筒米饭，全家人饱饱吃了一餐；接着，又做了些粘粬粬当干粮。没等天亮，阿爹就领着小哥俩悄悄出寨进山了。

阿爹腰挎斧头、锯子走在前，小哥俩手提粬粬跟在后。走啊，走啊，他们涉过一道道小溪，只见鱼儿在欢快地嬉戏；他们越过一座座青山，只听鸟儿在喳喳地歌唱。小哥俩从来没到过这样美丽的地方，小脸蛋都笑开了花，可是，他俩发现阿爹却绷着那张蜡黄的面孔，忧心忡忡地只顾埋头朝

前走。阿哥拉纳莫渐渐由高兴变得无精打采起来。阿弟伊里心眼儿活，每到拐弯处，就找棵树贴上一片粑粑。就这样，他们一直走到天黑，到了一片阴森森的大森林里。阿爹说：“坐下歇一会儿吧。我去采些野菜来做晚饭。”小哥俩齐声说：“阿爹，快点回来呀！”阿爹深情地摸摸小哥俩的脸蛋，几次要说，只觉得口难张，最后终于一步几回头，慢慢地消失在密林中。

夜深了，阿爹还没回来。小哥俩在漆黑的森林里吓得直哭喊：“阿爹，你在哪里？你快来呀！”眼泪流干了，嗓子喊哑了，回答他们的，只有凄惨的回声。他俩完全绝望了，只好手挽着手，高一脚，低一脚，摸着黑往回走。阿弟伊里在前，一边走，一边细心搜寻白天留在树干上的粑粑。走了一会儿，粑粑摸不着了。原来树干上的粑粑被蚂蚁吃掉了。没有路标，一步也不能再走，小哥俩又坐在湿地上痛哭起来。

阿弟伊里边哭边想：在树下什么也看不见，要是爬上树梢，不就能见到天上月亮和星星的亮光，找到回家的路了吗？他想着，立即唰唰唰攀上一棵大橡树，爬到树顶，擦干眼泪，四下眺望。啊，他发现远处小溪畔有一星灯火，他越看越觉得眼熟，便禁不住欢叫起来：“哥，我们的家，看到了！看到了！”他连忙滑下树来，拉着阿哥，直朝灯火方向奔去。

二

小哥俩穿密林，越山涧，拨草丛，攀荆棘，脚走肿了，手划破了，好不容易来到亮灯的地方。走近一看，原来不是自己的家，而是一幢奇形怪状的石头房屋。主人掌灯出来，满脸堆笑地把小哥俩迎进屋，问明情由，十分同情地说：“苦命的孩子，饿坏啦，先饱饱肚吧！”一转身，端出一锅雪白的米饭和一大盆咸肉，让小哥俩吃，自己就进里屋收拾床铺去了。

阿哥拉纳莫一见饭食，就狼吞虎咽起来。阿弟伊里一边吃着，一边嗅到饭里有血腥味儿，肉里竟有人的指头。他顿时胸口直跳，小声对阿哥说：“精了，房主不是好人，煮的是人肉啊！”阿哥更吓傻了。两人蹑手蹑脚走到石墙边，透过墙缝往里屋一看，啊呀，只见房主披头散发，青面獠牙，伸出的舌头足有半尺来长——原来是个妖怪！小哥俩撒腿就要往门外跑。

妖怪听见响动，立即恢复人形，跑出里屋挽留说：“苦命的孩子，外边黑

灯瞎火的，你们先在这里住一宿，天明再走吧！”小哥俩不敢强走，就被安排在里屋厨灶旁，由小妖儿陪伴着睡。妖怪给小哥俩盖上一条粗毛红毯子，给小妖儿盖上一条细毛灰毯子。妖怪看着三人齐头躺下后，暗暗自语：小东西！送上门来的货，我的鬼头刀和剁肉板又该开荤了。他摇身现出本相，急忙去屋后磨刀。

小哥俩听着屋后霍霍磨刀声，更感到杀身大祸临头了。阿哥拉纳莫轻声叫阿弟快逃，阿弟伊里说：“不！这样是跑不掉的。”说完，轻轻把他俩盖的粗毛毯给熟睡的小妖盖上；又把小妖盖的细毛毯换给自己。刚换好，妖怪手执鬼头刀推门进来，摸着粗毛毯就猛砍几刀，然后，又得意洋洋地走出门，坐在石头上休息。

小哥俩一骨碌翻起身，“嗖嗖”跳出后窗，摸黑逃跑了。妖怪听见响动，叫声“不好”，立即进门查看，发现自己上当了，就穿上宝靴，拚命地追去。小哥俩听见身后平地卷起旋风，料想是妖怪追来了，阿弟伊里急中生智，拽起阿哥躲进一个大树洞里。妖怪追到树洞前，闻到人味儿，就伸头往洞里钻，但由于身躯肥大，怎么也钻不进去，没有办法，只好靠着树干坐等。刚坐下，只觉得两腿有些疼，伸手一摸，原来跑得太急，两只脚都扭伤了。于是脱下宝靴，揉着脚踝子骨。揉着揉着，竟发晕合上眼睛，打起呼噜来了。

小哥俩听见鼾声，屏住呼吸钻出树洞。阿弟伊里又轻手轻脚地换上宝靴，架起阿哥就跑。小哥俩边跑边喊：“妖精大坏蛋，你来追追看！”妖怪猛地被惊醒，赶紧摸宝靴，身前身后摸遍了也没有。他恍然大悟，宝靴是被小傢伙穿走了！这一下，妖怪的肚皮都气破啦。

三

小哥俩象一阵风似地跑了许久许久，来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忽然，眼前金碧辉煌，两人失声惊叫：“啊，皇宫！”

卫士们见小哥俩行走如飞，很是惊奇，就带他俩进宫朝见皇帝。皇帝见小哥俩来历不凡，就想在他们身上打主意。他夺走了那双宝靴，还板起面孔说：“你们藏了宝靴不献给皇上，本当治以死罪；念你们年幼，暂且宽饶。不过，你们务必在三日内献一匹神马来，否则就别想活了！”

小哥俩被安置在皇宫的马厩里，愁死了：到哪儿去找神马呢？他俩整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出宫去寻神马。他们翻过了九座山，涉过了九道水，连马的影子也没有见着。他们又饥、又渴、又累，来到一棵参天古树下，背靠大树坐下休息一会，没料到，一屁股坐下就睡着了，而且都做了个梦。阿哥拉纳莫梦见没能按期献上神马，被皇宫卫士们押出去要杀头；阿弟伊里梦见一匹神马飞奔而来，约他一道进宫交差。小哥俩一个被吓得哭醒；一个被乐得笑醒。两人睁眼一瞧，呵，真有一匹高头大马站在面前！那马对小哥俩说：“我就是神马，特意来帮助你们的。走，带我进宫吧！”小哥俩惊喜交集，领着神马进宫了。

皇帝一见神马，喜出望外。但他又贪婪地对小哥俩说：“皇上还缺少一个象仙女一样的美女，限你俩三天内找到献来，否则别怪我刀不留情！”

小哥俩不敢违抗，又四处查访。可是，他们见了千万个姑娘，却辨别不出哪一个同仙女一般。阿弟伊里忽然心里一亮，说：“哥，那棵古树兴许有神灵，上次在那儿梦见了神马，说不定这回能梦来仙女呢！”阿哥拉纳莫觉得有理，两人又来到古树旁。果然，他们又梦来了一个仙女，带进了皇宫。

皇帝见了如花似玉的仙女，有说不出的高兴。忽然，他心一沉：不对！两个小毛童怎么样能弄到，莫非是怪物？嘿，现在不治死他们，岂不留下后患？！于是，他狡诈地对小哥俩说：“朕平生最喜欢游戏，爱看人在开水锅内洗澡。明天一早，你俩表演给朕看吧！”



狠心的皇帝下毒手了。小哥俩晚上躺在马厩草堆里暗暗直淌眼泪。一会儿透过月光，只见那个仙女飘然而来，合着手掌说：“小兄弟别愁，快去

拿根木棍，在神马身上猛敲几下，它就会吐出许多白唾沫。你们用白唾沫涂遍全身，下开水锅就烫不坏了。”身旁的神马也催促说：“小兄弟，快动手吧！一会儿天就亮了。”小哥俩找来木棍，照着做完，天刚发亮。仙女跨上神马，告别小哥俩，凌空飞去。

天亮了，皇宫里早已烧好两大锅开水。文武百官簇拥着皇帝，前来观看表演。皇帝一歪头，命令洗澡开始。小哥俩“扑通、扑通”跳进了两口大锅。皇帝又命令添柴加炭，水被烧得直翻泡泡。但是，小哥俩却在开水里翻腾擦洗，越洗越欢快自在。皇帝吃惊地问：“小毛童，不烫吗？”阿哥拉纳莫说：“不烫，全身泡在开水里，舒服哩。”阿弟伊里说：“洗开水澡，既可提神爽身，还能长命百岁哩！”皇帝动心了，忙叫小哥俩出来，让自己下锅试一试。

小哥俩跳出锅来。皇帝迫不及待，连龙袍也顾不得脱，就“扑通”跳了进去。霎时间，皇帝“嗷嗷”惨叫几声，就被烫得皮开肉绽，四肢蜷缩，一命呜呼啦。

小哥俩降妖怪、治皇帝的佳话，很快传遍了四面八方。人们纷纷拥护他俩坐龙庭当皇帝。小哥俩推辞说：“荣华富贵全不贪，只盼归家大团圆。”就这样，当初被丢进荒林的弃儿，终于回到了阿眉斯人的故乡，与爹娘团聚了。

（题图、插图：施大畏）

谜语故事

怎样分牛？

远 云 整理

从前，有个老农养了十七头牛。他临终时，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留下遗嘱：长子分二分之一，次子分三分之一，幼子分九分之一，但不能把牛杀掉。说完就死了。这可难坏了弟兄三人。正在发愁之际，有个邻居牧牛归来，一听老农遗嘱，便帮他们把牛分好了。弟兄三人皆大欢喜。

请你猜猜，这位邻居用的是什麼办法？

（谜底见第34页）



河豚的肚子为什么胀鼓鼓的？据说是气胀了的。什么事把他气得这个样？那就得追述到很早很早以前了。

那时天地初分，龙王刚刚即位，龙宫里乱糟糟的。一天，龙王集中了各种各样的鱼，要他们比赛游泳，然后按本领大小封官行赏，谁游得最快，就封他为统率众鱼的将军。

众鱼一听，顿时活跃起来，跳的跳，蹦的蹦，急得龙王大叫起来：“不要乱！不要乱！你们要记住比赛规则，以钟声为号，我发出第一声号令，你们都朝前游；等我再发出第二声号令，你们才可往回游。记住了没有？”

众鱼纷纷答应：“记住了！记住了！”

于是，龙王挥起拐杖用力敲钟。“当”一声响，只见河豚早窜在前，尾巴一甩一甩，头一挺一挺，不一会儿，就遥遥领先。其他鱼也奋起直追，比赛进入了高潮。

追了一阵，黄鱼、鲳鱼、鳓鱼累得气喘吁吁，远远落在后头，他们望着越游越远的河豚，叹了一口气。鲳鱼说：“算了，反正追不上，我们索性慢慢游吧。”黄鱼、鳓鱼齐声说好。于是他们尾巴也不甩了，头也不摆了，浮在水面上，随波逐流，倒也逍遥自在。

忽然听得“当”一声响，他们知道这是龙王发出了第二声号令。鲳鱼忙说：“龙王不是叫我们听到第二声号令就往回游吗？快，我们快游回去吧！”黄鱼和鳓鱼觉得有理：“是呀，反正龙王也没规定一定要游多远，以钟声为号往回游，不会错！”这样一来，鱼群中有追河豚的，也有回转身子跟鲳鱼他们的，比赛队伍给搞得乱七八糟。



结果呢，本来落在后头的一群鱼，反倒占了先。黄鱼得了第一名，鲈鱼得了第二名，鲢鱼得了第三名。龙王不分青红皂白，就根据这个，给他们封官行赏。

待河豚游回龙宫，龙王的封赏早已结束了，气得河豚要闯进龙宫去讲理。哪知道龙宫门早已紧闭，任你敲打也好，叫喊也好，谁也不来理睬。河豚那股气憋在肚子里，日积月累，再也消不了啦，肚子就这样一直胀鼓鼓的。

黄福利 蔚明 整理

(题图、插图：顾建国)

鳄鱼的下场

一天，有一条凶恶狡猾的鳄鱼，游到一个海湾。这个海湾的岸边，有一株大树，它的丫杈直伸到海面上，几只猴子正在那树丫杈上嬉戏玩耍。鳄鱼抬眼看见树丫上欢跳的猴子，起了坏念头：鱼的滋味我尝够了，如果能尝尝猴肉的味道，那有多好！想着，想着，鳄鱼就慢慢地游到树丫下，把身子浮出水面，一动不动，等待下手的机会。

这时，一只小猴子看见海面上突然冒出一块灰黑的东西，就大声尖叫

起来：“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里冒出一块礁石来啦！”

其他猴子闻声跳过来一看，也都信以为真。他们多么想能到那“礁石”上去玩玩呀！于是，一只猴子把双脚圈在大树丫上，双手拉着第二只猴子的脚；第二只猴子的手又抓住第三只猴子的脚，不一会，就把小猴子送到“礁石”上去了。咳！小猴子觉得这块“礁石”软绵绵的，跳一步，弹一下，真有意思，他一蹦两跳的，从“礁石”的尾部跳到头部，刚想弯下身子看个究竟，那“礁石”忽然动了。狡猾的鳄鱼睁开眼睛，露出一嘴尖牙，“呼”的一声，把小猴子囫囵吞了！吓得大树丫上的猴子急忙给老猴子报信去了。

老猴子听了猴子们的哭诉，仔细地观察了那会吞食小猴的“礁石”，心里明白了。他想：可不能让这狡猾的坏家伙再为非作歹了！老猴子搔了搔头皮，有了主意。他吩咐猴子们去砍又粗又韧的山藤，并唤来了大大小小一百多只猴子。老猴子拿着连接成一长条的粗山藤，指着浮在水面上的“礁石”，悄悄地把自已的主意告诉了大家。猴子们听了都乐得直跳。

老猴子带着这一大群猴子，全爬到那大树丫杈上，一下子把树丫压弯了。老猴子轻轻一纵，跳到那块“礁石”上。鳄鱼眯起双眼，正在回味着猴肉的美味哩，觉着猴子又下来了，心里乐滋滋的，他磨磨嘴里的尖牙，只等猴子再走到嘴边，又好美美地吃一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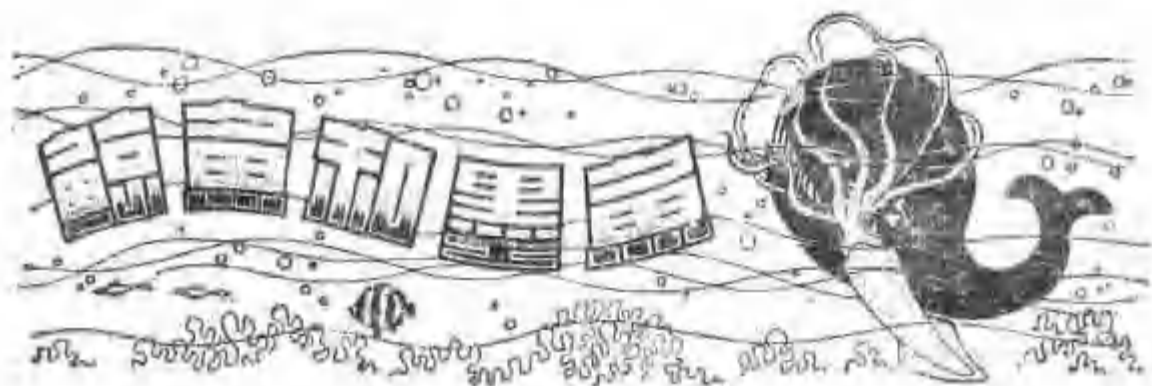
老猴子拿着山藤的一端，轻手轻脚地绕着“礁石”缠了两圈，打了个死结于，再把另一端系在大树丫上。老猴试了试山藤，挺结实，放心了。他沿着山藤窜上树丫，打了一声唿哨，一百多只猴子立即纷纷跳离了大树丫。大树丫没了压力，猛地弹了起来，这一弹，力量可大了，一下把鳄鱼吊了起来，悬在半空。



鳄鱼慌得摆动身子，甩着尾巴，大喊救命。猴子们远远地朝他唾口水，愤愤地说：“喊吧！喊吧！这一下，你总该真正尝到猴子的味道了！”

邱国鹰 整理

(题图、插图：刘建成)



从前，有一条大鲸鱼，自恃体粗力大，整天在大海中乱冲乱闯，搅得大家不得安宁。

一天，众鱼聚在一起商量搬到别的海里去。墨鱼却挺了挺肚子，竖起他那两条铁鞭似的触须，愤愤地说：“搬走不是好办法，谁能保证别的海里就没有象鲸鱼这样的霸王？依我看，我们应该狠狠地治他一下，让他再别小看了咱们。”

鲳鱼摇晃着小脑袋，连声说：“难呀，难呀，他的个儿那么大，我们怎么治他呀？”

正说着，鲸鱼冲过来了，吓得众鱼四散逃走，只有墨鱼仍待在原处动也不动。骄横的鲸鱼以为墨鱼被自己的威势吓呆了，便张开大嘴就要吞食。墨鱼见鲸鱼来到面前，不慌不忙地对准他“喷”地一声，放出一股浓黑的烟雾，顿时海水染得漆黑一片。鲸鱼只觉得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过了好一阵子，黑雾才慢慢散尽，鲸鱼揉揉眼睛一看，咳，那墨鱼正在不远处慢悠悠地游哩！他要紧冲过去，张开大嘴又想来吞食。墨鱼便又放出一股黑雾，鲸鱼又觉得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

就这样，墨鱼游一阵，放一股黑雾；再游一阵，再放一股黑雾，拖着鲸鱼满海转。那鲸鱼从来没被别的鱼这样戏弄过，又气又累，又馋又饿。墨鱼

看看鲸鱼这副模样，思量着时机到了，等鲸鱼再一次逼近时，就又放出一股黑雾，在黑雾中猛地一跳，跳到了鲸鱼的背上，用两条触须死劲地吸住鲸鱼的头顶。



黑雾散尽，鲸鱼找不到墨鱼，只觉得

自己头顶上被什么东西吸着，又痒，又痛。心想：一定是墨鱼这小东西跳到我背上了。拼命翻动身子，甩起尾巴，想把墨鱼摔下来。谁知墨鱼的两条触须比铁钉钉在木板上还牢固。鲸鱼痛得实在忍受不住了，只得求饶：“好墨鱼兄弟，您下来吧，我再也不敢欺负您了。”

墨鱼说：“不，你不欺负我，还要欺负别的鱼哩，不行！”说着，吸得更紧了。

这时，鲸鱼被折腾得筋疲力竭，威风扫尽，他只得低声下气请求墨鱼饶恕，连连保证以后再也不敢欺负别的鱼了。

墨鱼听鲸鱼这样说了，才松开触须，跳下了鲸背。但由于吸得时间太长，太使劲了，鲸鱼的头顶上竟出现了一个小洞洞。这个小洞洞后来一直没能愈合。因此，直到现在，鲸鱼在海底游得时间长了，海水就要灌进去，所以他过了一段时间，就得浮上水面，把水从小洞洞里喷出来。

邱国鹰 整理

(题图、插图：刘建成)



鳗鱼和青蟹都生活在海底的淤泥上。鳗鱼是孤单一个把头钻进涂泥里，长长的身子露出外面，随着潮流一飘一摆的。青蟹却是成双作对住在

一起，他们把洞穴挖在涂泥里，平时同进同出，亲亲热热的。时间一长，鳗鱼眼红了，他要寻衅捣乱，想把青蟹赶出涂泥，出出心头闷气！

一天，青蟹两口子外出。鳗鱼等他们走远了，偷偷地把头伸进青蟹的洞穴里，用力一拱，把青蟹那个好端端的家给捣坏了。然后，他象没事一样，仍把头钻在涂泥里，长长的身子露在外面，一飘一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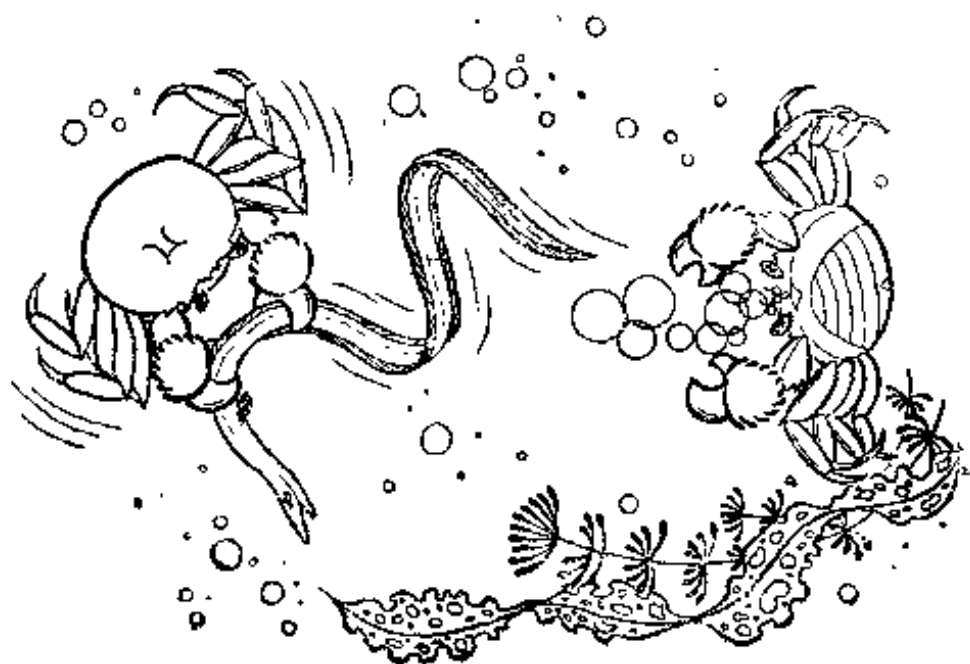
一会儿，青蟹两口子从外面回来，发现自己的家没了。他俩又生气、又奇怪。没法子，只好一齐动手，重新建了一个新家。这个家，比先前的那个还要大，还要舒适。

第二天，青蟹两口子又外出了。不过这一回他们没有走远，因为雌蟹老怀疑他们辛辛苦苦建成的家，是给人有意捣毁的，所以他们悄悄地躲在离家不远的一块礁石后面，观察动静。

一会儿，黄鱼游过去了，墨鱼游过去了，海蜇也游过去了，新家还是好好的。这时，鳗鱼从涂泥里钻了出来，只见他贼头狗脑地东张西望了一会，把头钻进青蟹的家里，用力一拱，刚建成的新家又被他捣坏了。

青蟹两口子看得清清楚楚，气得一起横冲过来，雄蟹咬住鳗鱼的头颈，雌蟹钳住鳗鱼的尾巴，又扯又钳。鳗鱼痛得在涂泥上翻滚了一阵，才好不容易挣脱蟹钳，狼狈地逃走了。

输了这一次，鳗鱼岂肯甘心。他想：这次让青蟹赢了，还不是他们仗着蟹壳硬、蟹钳厉害。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嘿，他们哪是我的对手！他忽然想起来了：每年农历八月末、九月初，青蟹要到浅海边去换壳。哼，等他



们换壳时，再去算总帐！

到了八月末，雄蟹先脱壳了。往常，脱了壳的雄蟹伏在礁岩边，雌蟹就独个出去找食吃，这一回，雌蟹却把雄蟹脱下的壳慢慢地给吃了。雄蟹奇怪地问：“这个旧壳又硬又涩，你吃它干什么？”

雌蟹说：“我担心鳗鱼会趁咱们换壳时再来捣乱。你没了防身的盔甲，我独个又斗他不过，我们就要吃大亏了。现在我把你换下的壳吃掉，他摸不清底细，就不敢乱来了。”

雄蟹听雌蟹这么一说，连声称赞她想得周到。

过了一段时间，雄蟹的新壳长硬了。雌蟹换壳了，雄蟹也想把雌蟹脱下的壳吃掉，雌蟹连忙拦住说：“不！这一回，我们就利用这个旧壳，再把鳗鱼教训一顿！”她把自己的打算悄悄地告诉了雄蟹。雄蟹听了点点头，把雌蟹脱下的壳故意摆在显眼的地方，自己紧紧靠在雌蟹旁边，护着她，静等鳗鱼前来。

鳗鱼眼巴巴地等到八月末，这一天，给他找到了雌蟹换下来的壳，高兴极了，找到青蟹，就气势汹汹地嚷着：“有本事的再来斗一次，比一比嘛！啊？”

他正在摇头摆尾、神气活现的时候，冷不防雄蟹又一下子横杀过来了。鳗鱼张开大口，满以为能咬破雄蟹的软壳，不料用劲一咬，硬邦邦的，咬得牙齿又麻、又酸、又痛。这时，雄蟹伸出大螯，钳住鳗鱼的头颈，雌蟹也在一旁呐喊助威。鳗鱼痛得连声求饶，拚命甩尾巴，才挣脱了钳爪。

打这以后，鳗鱼再也不敢欺负青蟹了。青蟹呢，也传下了这么个习性：雄蟹换了壳，雌蟹一定要把这旧壳吃掉；而雌蟹换壳的时候，雄蟹就一步不离地在旁边护着，直到雌蟹的壳长硬了为止。如果在这个时节，我们捉到成对的青蟹，那不用问，硬壳的一定是雄蟹，软壳的一定是雌蟹。

邱国鹰 整理

（题图、插图：刘建成）



鲳鱼和黄花鱼

很早以前，鲳鱼并不象现在这样扁扁的，浑身无鳞无甲，那时，他的体形和黄花鱼差不多，穿着碧绿的衣裳，和黄花鱼的金鳞黄甲相映生辉。

有一天，初夏的太阳照得大海暖洋洋的，鲳鱼对黄花鱼说：“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我们到鹿西湖游玩一趟吧，听说那里风景是东海最美的哩。”黄花鱼笑了，说：“老朋友，你真是大白天说梦话，我们怎么能到湖中去呢？”

鲳鱼说：“哎呀，你真是少见多怪，鹿西湖其实还是海，只因它三面有岛屿，成了个口小肚大的洋面，大家才称它为湖。去吧！”说完，他不由分说，拉着黄花鱼就朝鹿西湖游去。

游了一阵，到了鹿西湖面。这里确是很美，太阳照得微波细浪闪闪发光，附近还不时飘来渔歌声。他们正游玩着，不料黄花鱼被渔网勾住了。鲳鱼一看，慌了手脚，赶紧救护，费了好大气力，才使黄花鱼脱了渔网。可是黄花鱼已经昏迷不醒了。鲳鱼想：把他背回龙宫去抢救吧，路太远；唯一的办法是赶快到离这儿两里多的一块海底礁石上去取“万能草”。可这两里多的水路，周围布满了渔网，通不过。他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忽然，发现前面礁石间有一条长长的狭缝，鲳鱼看了看昏迷不醒的黄花鱼，下了决心，任它再难、再险，也要把朋友救活过来！

鲳鱼安顿好黄花鱼，独自游到岩礁缝边，头死劲一钻，用力摆动尾巴，一点一点地挤进缝去。慢慢地，头钻尖了，身挤扁了，鱼鳞全都挤掉了，鲳鱼顾不得全身针刺一般的疼痛，继续拚命地挤呀挤，挤呀挤，终于从狭缝中挤了出去。

鲳鱼采到了“万能草”，又急急忙忙从原路赶回，用“万能草”救醒了黄花鱼。黄花鱼睁眼看到血痕斑斑的鲳鱼，晓得他为了救自己，吃尽了苦头，不禁哭了起来。鲳鱼替他擦干了泪水，扶着他慢慢地游回龙宫。

为了表彰鲳鱼舍己救友的品德，龙王就在鹿西湖的一块岩礁上立起了鲳鱼的形象，这就是后来人们传称的鲳鱼礁。

从此，鲳鱼的头颅就变得尖尖的，身子就变得扁扁的，浑身没有鱼鳞。而且每年到了三五月间，就有一群群的鲳鱼陆续经过洞头洋，游向鹿西湖的鲳鱼礁，去看他们的老祖宗哩！



陈庆飞 整理

(题图、插图：张述浩)



很早以前，东海边有个姓王的财迷。有一次，他路过海滩，看见一条凶恶的海蛇正在追逐一只受伤的小鸟。这只鸟非常美丽，五彩斑斓的鸟冠，金黄色的羽毛，全身象披着一层霞光。财迷看得发呆了。他想：若把这只鸟拿到手去卖，一定能得个大价钱，于是他捞起一块鹅卵石向毒蛇猛一掷，毒蛇向海里逃窜，鸟儿得救了。

财迷捧着小鸟回到家里，细心护养，不到半月工夫，鸟儿的伤好了，喜得财迷眼睛笑成一条线，提起鸟笼想上街去卖个大价钱。

财迷刚出家门，鸟儿突然说起话来：“放我回去吧，放我回去吧！”

财迷大吃一惊，想不到这美丽的小鸟，竟然象聪明的八哥一样会说话，

可这会说话的小鸟，怎么能白白地放她回去？于是财迷说：“放你回去，哪有这么容易！”

小鸟说：“我会报答你的。”“你拿什么报答我呢？放你回去了，叫我再到哪里去找你呢？”小鸟摘下鸟冠：“你不放心，我拿这当抵押品。”

财迷心想：鸟儿没有鸟冠，象什么样子。就放心地把鸟儿放出笼子。小鸟一飞上高空，突然增大了好几倍，象一朵花团锦簇的祥云，飘然而去。

第二天傍晚，鸟儿真的飞回财迷家来了，但神情看来十分痛苦，嘴里却衔着一颗海蓝色的贝壳。财迷见衔回来的是颗贝壳，非常不高兴，他把贝壳一扔，朝着鸟儿发脾气：“这就是你对我的报答吗？这种东西，海滩上要装几船都有，有什么希奇呀！”

鸟儿说：“这可不是一般的贝壳呀，你不信，可以打开看看。”财迷打开贝壳，只见从里面滚出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来。

鸟儿说：“这是南海合浦皇后的火龙珠，放在灶头能烧饭，放在暗室能照明，雨天能当太阳用，雾天能作指路灯，是世上罕见的宝贝。”

财迷听了将信将疑，就拿着火龙珠作了一番试验，果然不错，财迷当然欢喜罗。可是，一会儿他就感到不满足了，张口就骂鸟儿：“你这没良心的，既然有这么好的宝贝，你为什么不多要几颗？你要知道，我有九十九只大渔船，三十三个大鱼库，只这么一颗火龙珠，叫我往哪儿放啊？”

鸟儿被财迷逼得无法，只得又飞走了。

第三天傍晚，鸟儿又飞了回来，这次衔回来三颗珍珠，又圆又大又晶

亮，财迷把珍珠收起来，高兴得眉飞色舞，“咯咯咯”笑个不停：“美丽的小鸟呀，你真太可爱了。想不到你神通广大，千里得宝如囊中取物，什么时候也带我出去见识见识，再多弄几颗珍珠回来。”



鸟儿见财迷如此贪得无厌，只好实话直说，自己原是东方的凤凰，因含泪皇后急需凤毛织成凤凰衣，所以这三颗火龙珠是自己用凤毛换来的，这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哪里来的神通广大。

财迷听了，马上露出凶恶贪婪的目光：“那好啊！你把身上的羽毛全给我，岂不可以换得更多的火龙珠吗？”说完就扑过去，在小鸟身上乱拔乱抓。

凤凰为了守信，已经忍受了多次的苛求和痛苦，现在见财迷如此凶恶，再也忍不住了，便大叫一声，夺回凤冠，展开凤翅，向屋外飞去。财迷却还想换取更多的火龙珠，紧紧抓住凤尾不放。凤凰越飞越高，财迷要放手也来不及了，吓得他连声嚎叫，最后从半空中摔下来，死在东海里。

几根被财迷拔下的凤尾羽毛，也飘飘扬扬落入东海，变成一条条美丽的凤尾鱼，外貌象条长长的凤凰尾巴，漂亮极了。

金涛整理
(题图、插图 毛用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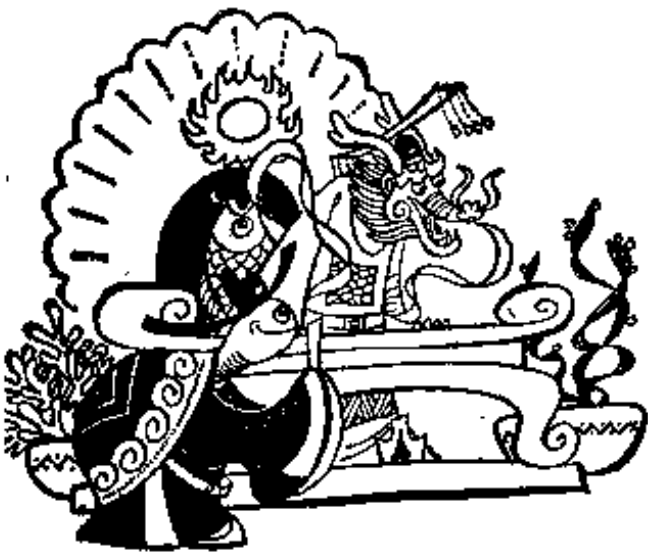


状元蟹

有年夏天，东海龙宫的武校场上可热闹啦！原来那里正在比武，争夺武状元。勇猛悍强、膂力过人的鲨鱼始终保持优胜。眼看比武快结束了，鲨鱼十分得意，心想：这武状元的桂冠戴定了。

时值炎热天气，武校场上热浪滚滚，监考官海龟丞相，虽说头上撑着一顶特大的遮阳伞，高高地坐在水晶椅上，但也热得嘴唇干裂，“呼哧呼哧”直喘气。他想：此时此刻能有一杯清凉可口的凉茶，那才惬意呵！正想着，旁边果真有人端过一杯凉茶来，龟丞相喝了，感到浑身舒服。他抹了抹嘴说：“这是谁干的好事呀？我要重赏他！”

这时，旁边有个细小微弱的声音回答说：“丞相，我不要别的奖励，您让我考个头名状元吧！”



海龟丞相循声看去，只见说话的竟是爬在他右前爪上的一只小海蟹，嘴上吐着白沫，原来这是他烧的茶。海龟丞相惊愕地问：“啊！你这小东西也想考武状元？”

海蟹恳求说：“按照龙宫规定，我是不配和鲨鱼比武的，但是让我试一试吧！”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海龟吃了海蟹的凉茶，情面上过不去，又想：一只小小海蟹怎么可能是鲨鱼的对头，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于是他抬抬手，让小海蟹进了武校场。

武校场上，鲨鱼正趾高气扬地在那儿，想不到这小海蟹竟敢来同自己比武，不觉勃然大怒，张开血盆大口，向小海蟹猛扑过去。谁知他这一下，小海蟹非但不怕，反而顺势纵身一跳，进了鲨鱼的大嘴里。鲨鱼扑了一个空，再回身往四周一看，不见了小海蟹的踪影，正在惊疑的时候，突然感到腹中一阵绞痛：小海蟹在鲨鱼腹中烧起茶来了。火头越烧越旺，痛得鲨鱼直打滚，才知自己中了计，只得苦苦哀求：“小海蟹别烧了，别烧了，快出来！”

“鲨将军，你让我做武状元，我就出来。”

没办法，鲨鱼只得把快要到手的武状元让给小海蟹。

第二天，东海龙王下旨，宣武状元上殿。小海蟹领旨进宫，参拜龙王。龙王一看，跪在下面的武状元竟是一只小海蟹，感到又气又恼，厉声责问海龟丞相，怎么找来这样一个武状元。

海龟丞相奏道：“海蟹虽小，但智勇双全……”

龙王马上打断了海龟的话，说：“让这么一个小小的海蟹做武状元，岂不灭了龙宫的威风！”

海龟丞相缩着脖子，诚惶诚恐地退在一边。小海蟹却不慌不忙，悄悄地向龙王献上一杯清甜可口的凉茶。龙王发着火，正感到口渴，于是呷了一口，不觉从头顶一直凉爽到脚根，龙王不禁转怒为喜了：“小海蟹，原来你还有这么一手，那就留在我身边侍茶吧！”

小海蟹一听忙说：“让一个武状元做侍茶官，那才有损龙王爷的威风呢！人家会怎么样议论你不能人尽其用啊！”龙王一想，这话有点道理，便问：“做武状元是要带兵打仗的，你能吗？”“能，求龙王爷赐我一件兵器！”“好吧，你可以到武库里去任意挑选！”

蟹状元到了武库，挑了一对铜锤，龙王又赐下状元帽、状元袍，蟹状元披红戴绿，骑着海马，高举两只大铜锤——大蟹钳，到状元府上任去了。

直到现在，东海里有一种小海蟹，渔民们还叫它状元蟹，据说那就是蟹状元的子孙后代。

金 涛 整理

（题图、插图：毛用坤）

（上接 95 页）

阿根长得年轻、漂亮，但是个惯于吹牛的骗子。隔壁一位大伯给他三百元钱，托他买砖瓦，准备造房子。三年过去，新房架子都竖起来了，还未见砖瓦的影子。大伯向牛阿根要钱，牛阿根一边搪塞，说过几天砖瓦即可提货，一边又拍胸脯要给大伯的两个儿子介绍对象。就在这一天，大伯家先后来了两个姑娘，要找牛阿根。原来这两个姑娘都是牛阿根最近在外面轧的女朋友，牛阿根因家中房子蹩脚，说了大伯家的门牌号码，谁知今日同时前来找他。说巧真巧，这两个姑娘还是表姐妹关系。牛阿根得知消息，连忙赶到隔壁，瞒着两个姑娘对大伯说，这两个就是替他儿子找的女朋友。大伯一看两个姑娘长得端正漂亮，十分高兴，连忙上街去买点心。然后，表姐妹之间相互讲穿，知道上当受骗，大伯买点心回来，也知道了真情，大家恨透了这个骗子，牛阿根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则故事由于采用了误会法和巧合法，使人物关系处理得维妙维肖。故事员在讲述时，场内掀起阵阵笑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故事会》上刊登的《三过磅》、《会做媒的自行车》，在人物关系安排上也是很不错的。

最后，想说明一点：故事要生动，要吸引人，情节新、奇、巧是重要的，但光靠情节是不够的，“红花还需绿叶衬”，还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例如在人物塑造、语言口语化等方面下功夫。



(题图：缪群飞)

别紧张 张

老李到阅览室去借一张报纸，服务员不小心打翻了一瓶墨水，墨水染污了报纸，报纸上正好印有张春桥、姚文元的照片，服务员一时呆住了，生怕被人抓辫子。老李却笑笑说：“别紧张，人家满肚子都是墨水，不在乎你这几滴。”

(刘廖远)

还要一个法官

夏天的晚上，王大娘一家坐在院子里谈家常。王大娘得意洋洋地说：“我们这一家真是老天帮忙，给安排得这么好：老人在交通局，全家货运、坐车不花钱；老二在物资局，修屋、添家具，所要材料随便拿；老三在商业局，吃啥用啥都方便。”王大娘一番话，说得几个儿子都乐悠悠的。可坐在一旁的邻居却插进来说：“王大娘，你家美中不足的，就是缺一个当法官的儿子。”王大娘不明白：“当法官有啥好，不但没油水，还尽得罪人！”邻居摇摇头：“王大娘，你没有一个当法官的儿子，往后你家犯了法，去求谁？”

(周俊才)

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张山结婚不久，就不顾弟妹年幼，闹着要与父母分家。他父亲见劝说不住，就只好对他讲：“分家可以，不过，你要为母亲负担半年的口粮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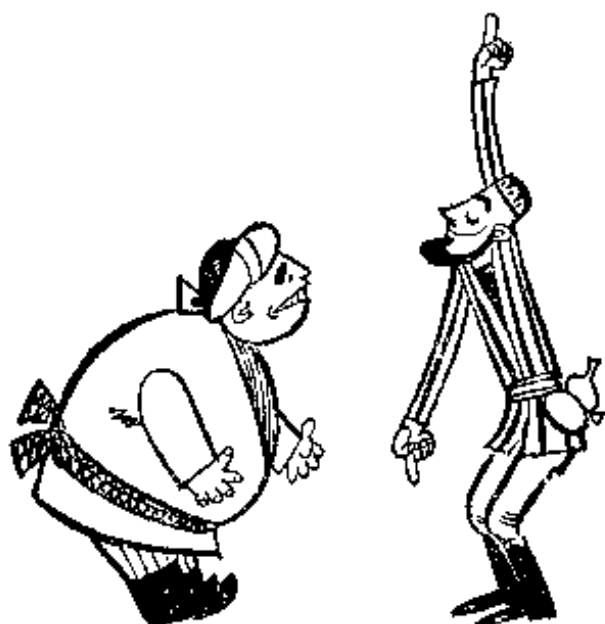
张山一听，立即跳了起来，大声叫道：“什么，什么，你自己的老婆还要我养，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李昌盛)

改民歌

有一个文教局长，审查一首民歌，见到“铁臂银锄擒龙王”一句，发现其中问题不少，挥笔一改，成了“肉臂铁锄挖水渠”。有人问他为啥要这样改，他说：“你想嘛，胳膊是肉的，怎么能说成是铁臂呢？锄本来是铁的，用银做锄，岂不是浪费？擒龙王，封建迷信色彩太浓了！所以，我把它改成了‘肉臂铁锄挖水渠’，实事求是嘛！”

（子 仲）



（插图：毛用坤）

比我多去一次

爸爸教育小华说：“你越来越不象话了，晚上也不复习功课，只晓得到俱乐部去玩。我到俱乐部去下棋，十次倒有九次看到你！”

小华回答说：“那、那你比我还多去一次呢！”（彭连才）

阿凡提说笑话

阿凡提讲笑话出了名，一天有个爱吹牛的人缠着要他说上一段。阿凡提没办法，只好清清嗓子说：“从前，有两个人，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一天，张三对李四说：‘我们村上有一个人比谁都高，能脚踏大地，头顶蓝天。’李四一听，摇摇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村有个人，嘴一张，上嘴唇能挨着天，下嘴唇能碰着地。’……”阿凡提还没说完，爱吹牛的人就说：“你在我面前还吹什么牛？我问你，那这人的脸放到什么地方去？”阿凡提笑笑说：“爱吹牛的人要什么脸？有一张嘴就行了！”

（俞凤斌）

咱们俩是一条心……”

我 怕

(陆丰年)

一天早晨，妈妈送小明去幼儿园。到了门口，小明闹着说，里面有狼，不肯进去。她妈妈笑着说：“好孩子，听话，幼儿园里没有狼。”说完就拉着他进去。小明“哇”一声哭着说：“我不去，你骗我！”“妈不骗你，不信，你去问阿姨。”谁知一提到阿姨，小明哭得更凶了：“狼跟阿姨还是一条心呢！”他妈妈越听越糊涂了，追问他说：“谁说的？”小明说：“是阿姨昨天自己唱的：郎(狼)呀，

不是为了爱情

儿子：爸爸，我去看电影。

爸爸：不准去！现在放的都是些谈情说爱的电影。

儿子：不，爸爸，今天的影片叫《不是为了爱情》。

爸爸：不是为了爱情……那你可以去看。

(李 贺)

救自行车要紧

有个骑自行车的人不小心摔了一跤。过路人见他跌倒在地，满脸是血，赶紧前来扶他。可他却趴在地上连连摇头说：『你别管我人，快去帮我看看那辆自行车摔坏了没有？』过路人莫名其妙：『同志，身体要紧哪！』骑自行车的人却说：『不，救自行车要紧！人摔坏了，有劳保，可以免费医治，车坏了，却要自己掏钱哪！』

(牛廷林)



(插图：周克勤 麦荣邦)

少管闲事

李老八经常对自己的孩子冬生说：“与己无关的事不要多问，做人要少管闲事。”

这一天，李老八抽完一袋烟，把烟灰一磕，烟杆插入腰间，立起身带着儿子走亲戚去了。没磕净的烟灰烧着他的大布衫，他一点也没觉察，仍一个人在前面走着。

冬生一见，正要告诉他父亲，但一想起爹平时说的话，又不敢开口了，只是随便问了一句：“爹，有一件事不知是否可以告诉你？”李老八反问他：“这事是否与你有关？”“与我无关。”“与你无关，你就不要管它了！”冬生只好不吭声了。

火越烧越大，冬生忍不住又问了一句：“爹，有一件事是否可以告诉你？”李老八问：“是否与你有关？”“无关。”李老八生气了：“与你无关为啥还要说？”冬生见父亲恼了，就不响了。

又过了一会，大布衫烧得已和袄子差不多了，冬生再也忍不住了，

便大声说：“爹，你的布衫着火了！”李老八扭头一看，慌忙脱下把火扑灭，可大布衫已变成小布衫了。

（刘道三）



（插图：毛用坤）

是瓜都能吃

一家人正在吃西瓜。儿子问：“爸爸，是瓜都能吃吗？”爸爸说：“是的。”儿子又问：“那傻瓜也能吃吗？”

（曹贤汉）

• 本栏欢迎来稿 •

胡大^①要羊

(维吾尔族)

崔峻极 整理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

那时，村子里有个小羊倌，名叫巴吾东。他年方十四，人小志大，有胆有谋，是个长工的儿子。

巴吾东为了每天挣得两个苞谷饅^②的报酬，给巴依^③牧放着四十头绵羊。小羊倌一天到晚，起早摸黑，忍饥挨饿，赶着羊群跑遍了山山沟沟，四十头绵羊都长得膘肥体壮。尽管这样，巴依还觉得放心不下，每天黄昏巴吾东赶羊进圈时，他一定要一只一只地亲自数点、察看，如果发现有一只羊掉了膘，或者生了病，那么，这一天巴吾东应得的两个苞谷饅就落了空，至

少也得被克扣一半，另一半给的是烤焦了的黑饅，有时还得挨巴依一顿毒皮鞭。所以，小羊倌巴吾东恨透了巴依。

一天，巴吾东在东山沟放羊，狼来了，咬伤了一只羊。这事怎么办呢？巴依的皮鞭可不饶人呀！巴吾



① 胡大。真主，上帝。

② 饅：烤饼。

③ 巴依：财主。

东急中生智，想出了个好主意，他索性把这只羊一刀宰了，分给穷乡亲们吃个痛快。

太阳下山后，巴吾东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赶着羊群往回走。这时，巴依早已守候在羊圈门口了。当巴吾东赶着羊群进圈时，巴依照常一只一只地数点着、察看着。啊呀，少了一只羊！巴依揉了揉眼睛，仔仔细细地又数了一遍，确实是少了一只羊。这还了得，巴依怒不可遏，一个箭步牵到巴吾东跟前，高举皮鞭，对准了小羊倌。

但巴吾东神色不变，手指皮鞭，理直气壮地说：“巴依！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您的羊，不是我丢失的。”

巴依两眼闪着凶光，逼问：“是谁弄丢的？”

巴吾东胸有成竹地回答说：“仁慈的、至高无上的胡大，他特地派来使者，牵走了您的一只羊。”

“胡大要羊？这话可真？”巴依怒犹未息地问，但他高举着的皮鞭慢慢放下来了。

巴吾东赶紧说：“胡大要羊，一点不假！”

巴依半信半疑地问：“胡大的使者有何指教？”

巴吾东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地说：“使者言传，胡大庇护巴依，给巴依赐福，他向您巴依要一点点礼物，知道您不会吝啬的。”

这个巴依啊，凶是凶，恶是恶，脑袋傻得象个葫芦壳。他信以为真，转怒为喜，两手抱胸，啧啧连声说：“是啊，是啊！胡大要羊，我岂敢吝啬。胡大赐我万贯家财，我理应报答他。”

为了进一步使巴依深信不疑，小羊倌用眼睛盯着他，问：“巴依，您想见一见胡大的使者吗？”

巴依点点头，认真地回答说：“当然想见罗！我想当面恳求使者，在胡大跟前讲个人情，多多赐我荣华富贵。”

巴吾东装着满有把握的样子，说：“这个容易！使者约定，在第七天晚祷^①时分，他还要到东山沟来一趟。到时候，请巴依表示出敬意，不坐车，

① 晚祷：伊斯兰教徒在每天黄昏时所举行的祈祷。



不骑马，徒步走来，就一定能够与使者相见。”

巴依胖脸上的两只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他连忙说：“我一定去！”

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这几天，巴吾东约了另一个名叫吾受尔的小羊倌，两人分头准备，把几件东西都办齐全了：一大团蘸满黑油^①的棉花，一根细铁丝，一片火石，一只野兔和七只带响哨的鸽子。鸽子由吾受尔看管，其余的东西都归了巴吾东。

到第七天，他俩各自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兴致勃勃

地到东山沟放羊去了。吾受尔在靠近沟口的地方，巴吾东在沟里。

夕阳西下，时近黄昏。吾受尔站在高坡上，看得一清二楚：巴依已到了东山沟，正越过沟口，蹒跚地朝沟里走去。便立即把笼子里的鸽子一只一只地放出来。七只带响哨的鸽子，在落日余辉中自由自在地翱翔着，发出呜呜的响声。巴吾东听到响声，见到鸽群，知道这是吾受尔发来的紧急信号：巴依来了！

这时，那团蘸着黑油的棉花，早就用细铁丝牢牢地绑在野兔的尾巴上了。巴吾东打着火石，火星刚刚溅到棉花上，就立即点燃了。野兔见尾巴上着火，就没命地在原野上狂奔起来，象一团火球，在绿色的草浪中滚

^① 黑油：原油冒出地面，当地人叫它黑油。

动，渐渐远去……

巴吾东指着远去的火光，对走过来的巴依说：“瞧！那就是胡大的使者。可您来迟啦，他已经走了。”

巴依一听，赶紧面对火光，匍匐在地，虔诚祈祷。

巴吾东一本正经地说：“巴依！您的请求，我已经转告胡大的使者了。善心的、有求必应的使者应允了，他一定为您在胡大面前求情。”

巴依扭转身来，笑呵呵地对巴吾东说：“妙，妙，妙极啦！今天，多赏给你半个苞谷馍吧！”

巴吾东说：“谢谢巴依的恩赐。可是，胡大的使者以后再来要羊的话……”

巴依把手一挥，打断了他的话：“给他，给他。胡大要羊，要选膘肥肉壮的给他，千万不可吝啬。”

巴吾东恭恭敬敬地说：“遵命照办！”

以后，巴吾东赶着的那群羊，每隔七天就少一只。原来，他把羊一只一只地送给穷乡亲们了。但巴依的心里却还是喜滋滋的，他满以为这是使者向胡大求了情，胡大将给他多多赐福，才向他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要羊哩。

就这样，不到一年光景，四十头膘肥体壮的绵羊，都归了穷乡亲们。大伙商量了一下，仍请巴吾东继续担任小羊倌。

（插图：李宝强）

波七卡的故事

（土家族）

张如飞 整理

年节猜谜

从前，土家族有个皇帝最喜欢在年节猜哑谜。他派出大臣，到处查访猜哑谜能手。后来他知道土家族里的波七卡聪明能干，精通猜哑谜，就把他招进了京城。

另外，他还叫人找到了三个会猜哑谜的人。一个是当知县的，一个是中了武举人的，一个是阴阳先生。

到了年节这天，土皇帝把四个人召到殿上，让文武百官在一旁作陪。先赐御酒三杯，然后猜哑谜。并指定波七卡先出题，再由其他三人解猜。



波七卡稍一思索，就起身做起手势来。只见他上一指，下一指，左一指，右一指，前一指，后一指，然后把胸一拍，又伸出三个指头，再把两手一摊。

土皇帝要当知县的先猜。县太爷哪敢违令，连忙起身猜道：“上奉圣旨，下管黎民，左三班，右六房，前呼后拥。本人七品县令，年节三天，必有财喜临门。”波七卡把头一摇，说：“没猜对。”

土皇帝又要武举人猜。武举人急忙起身，提提精神，猜道：“上打雪花盖顶，下打古树盘根，左插花，右插花，前弓后箭，本人是一届武举，年节三天，吉星高照，尽情欢乐。”波七卡连连摇头说：“又没猜对。”

土皇帝一听又没猜对，忙喊阴阳先生猜。阴阳先生起身，把眼镜一推，睁眼从镜框外偷偷看了波七卡一下，猜道：“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本人是阴阳先生，年节三天，财喜天天进门。”波七卡一听，忙站起来说：“你们只晓得猜升官发财，半点也没猜对。”

土皇帝听说半点都没猜对，忙对波七卡说：“他们无能，都没猜对，那你解释出来，让孤王欣赏欣赏。”

波七卡站稳步子，面斥土皇帝说：“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左思右想，前后为难。我是土家族穷人，年节三天都揭不开锅盖，你们只讲升官发财、吃喝玩乐，良心何在？”

戏弄扒手

很早以前，有个中年扒手，人称扒老二。一天，他与波七卡同路去赶场。波七卡认识扒老二，可扒老二却不认识他。

这天，扒老二穿得很阔气，头戴礼帽，身穿长袍，脚蹬崭新的皮靴，手扶文明棍，神气十足地踱着八字方步，向墟场方向走去。

波七卡早已想好了主意，决心要整扒老二一下。他手拿帽子，边走边抛，一不小心，把帽子抛到了屋顶上。波七卡装作很着急的样子，对扒老二说：“大哥，麻烦你一下，你人高手长，请帮我把屋顶上的帽子取下来吧。”

扒老二寻声看去，见一个少年向他求援，他诡秘地笑笑说：“要得。我带你取，只是眼下没有梯子，只有踩着你的肩才能上屋。怎么样？”

波七卡说：“踩我肩上，那当然可以，不过，你要脱掉皮靴再踩，要不，我的衣服被踩脏了。”

“好吧！”扒老二脱掉皮靴上了屋，刚爬到屋顶上，把帽子拿到手中，回头一看，只见少年提着一双新皮靴，边跑边嚷：“扒老二！你平常专门偷别人的东西，今天也有你受惩罚的时候。你偷人家的这双皮靴，对不起，我还人家去了。”

扒老二一听，哭笑不得，光着两只脚趴在屋顶上，一副狼狈相。

（插图：亚平）





刘秀的传说

刘 斌 整理

在蒙阴县东北岱崮山一带，有几个小小的村落，虽然地处深山野岭，地方不大，但当年刘秀中兴汉室走南阳时，在此留下的动人故事却不少。

攀倒井的来历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从此天下大乱。南阳刘秀兴兵讨伐王莽，不料在北岱崮山一带，因寡不敌众吃了败仗，只落得单身一人突出重围。此时正是初夏天气，山地里已经很热了，刘秀被王莽的兵追得浑身是汗，口渴得如同火燎一样，很想喝口水。他爬过一道小山岭，高兴地发现山脚下有一口石井，井里的水清得可以照出人影来，可就是井深，够不着喝。眼看王莽的追兵快要赶来了，刘秀又渴又急，他拚命地搂住井沿，用力一攀，说也奇怪，井口竟一下子被攀歪了，清清的井水从倾斜的井口潺潺地流了出来。刘秀急忙趴下来，象牛一样喝了个畅快，口不渴了，身上也有了力气，又急急往前赶路。

从此以后，这个小井的井口一直成了斜筒形，人们就叫它攀倒井子。

山东总城隍和东指庙

刘秀喝够了水，不停地跑呀跑，看看王莽的兵又快追到跟前了，可眼前是一片宽阔的耕地，哪去找藏身之处？也是刘秀命不该绝，他抬头朝前一



看，见有个老人在那里扶犁耕地。刘秀奔上去就说：“老大爷，我是刘秀，王莽的兵赶我来了。你快想个办法让我躲一躲。”因为当时老百姓恨透了王莽，一听是刘秀，心里就全明白了。老人略想了想说：“你不要怕，我把地深耕上一犁，你就趴在犁沿沟里躲着，王莽的兵来了，我自会对付他。”说完，就用手抬了一下犁梢，猛的一鞭打在牛身上，那牛用力往前一拉，田里立即耕出一道很深的墒沟。两沿犁起来的坷垃足有一二尺高，刘秀一轱辘趴在沟里一动不动。老人见王莽兵已离此不远，也就歇了牛，坐在地沿边休息。

不到一袋烟工夫，王莽的兵就来到了，头里还牵着一只狗在东闻西嗅。王莽的兵来到老人跟前，恶声恶气地说：“老头子，你可曾看见有个人跑米？到哪里去了？不说就宰了你！”老人假装哑巴，只是干瞪着大眼，发出“啊——啊——”的叫声。这时，那条狗被老人带的饭罐子吸引住了，急不可待地想把舌头往罐子里伸。这可正好，老头急中生智，赶紧举起牛鞭，“啪”一声，把个饭罐子打翻了，罐子里装的面糊糊淌了一地，这个狗仗人势的畜牲拼命地舔面糊糊吃。就这么折腾了一阵，王莽的兵不耐烦了，狗也不东闻西嗅了，耕田老人这才装作刚弄明白王莽兵的话，抬头望了望东山坡，然后用手往东一指，又“啊——啊——”了一阵，意思是说，方才是有个人朝山那边跑去了。王莽的兵信以为真，吆喝着狗，急急忙忙地追赶去了。老人见王莽的兵已经去远了，就叫刘秀快爬出来，往南逃走。刘秀从犁沿沟里爬出来，向老人家道了谢，大步流星地走了。

后来，刘秀当了皇帝，又来到这里寻找救命老人，想给他封官赐赏，不

料老人已死去多年。刘秀没办法，就传旨为老人修庙塑像，封老人为山东总城隍。庙宇就修在当年老人用手东指的那个山坡下，所以这庙就叫东指庙；庙旁边的一个小村庄也因庙得名，叫东指村。

神树鞍为什么没大蚂蚁

刘秀自犁沿沟脱险后，一直朝前走。这时正是烈日当空的中午时分，刘秀跑得实在太疲乏了，很想找个地方打个盹再走。刘秀这么想着，不徒来到一个山谷，见谷口有一棵槐树，长得象一把伞似的，当地人都称此处为神树鞍子，是个乘凉歇脚的好地方。刘秀望望四周无人，就决定在这里休憩一会，可是有一件事使刘秀很恼火，就是地上的大蚂蚁太多，爬来爬去地觅食，弄得他无法躺在树下安睡，刘秀就说了一句：“大蚂蚁呀大蚂蚁，你们快快走开，我要在这里睡一会觉。”想不到，刘秀话音刚落，所有的大蚂蚁都乖乖地爬走了。刘秀就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午觉。待等醒来时，日已偏西，刘秀精神百倍，迎着凉爽的山风，回到南阳重整旗鼓，终于统一天下，中兴了汉室。

直到现在，神树鞍子仍然没有大蚂蚁，据说就是当年刘秀把它们赶跑了之后，再也不敢回来了。

姜承惠 口述

(题图、插图：顾炳鑫)



植物传说二则

俞凤斌 搜集整理

芥 菜



在我们的老祖宗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还没有芥菜,那么,到了什么时候才有的呢?讲起来还有段辛酸的传说故事。

很久以前,离淮河南岸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户人家,共有五口人,夫妻俩带三个孩子,最大一个孩子也不过十来岁,日子过得就象黄连煮在苦胆汤里,苦上加苦。这年春天闹旱灾,孩子的爸爸因没交够租子,被财主活活打死了,剩下孩子娘和三个苦命的孩子,好比房子断了中梁,坍了下来。这边死人刚刚盖上土,那边黑心的财主又派人来抓孩子娘去帮工顶债。真是叫人上天无路,人地无门。

孩子娘在财主家里,整天手不离活,活不离手。就这样熬呀熬,受呀受,她心想:粪堆还有发热的时候,铁树也有开花的日子,自己的苦日子总有一天会熬到头的。哪知道,心强命不强,事到临头不由己。到财主家还不到一个月,砍头刀的管家竟污辱了她。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就在那天晚上,她跳进财主家的井里,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三个可怜的孩子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嗓子,也没有哭醒妈妈。左邻右舍见他们可怜,便一起帮忙,把孩子娘抬到乱葬岗上,和孩子爹葬在一起。从此,三个孩子孤苦伶仃,东家要一把糠,西家要一碗汤,饥一顿,饱一顿地过着日子。到了冬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雪花纷纷地飘着,三个孩子饥寒交迫,想爹念妈,天天跑到爹妈的坟上痛哭。

这一天，三个孩子手拉着手，找遍了村子四周，也没找到一棵野菜、一块树皮，于是又转到了爹妈的坟上。他们哭呀哭，嗓子都哭哑了，泪水渗进了坟里，突然间，三个孩子都发呆了，不由你望望我，我看看你，眼睛都睁得老大老大，只见爹妈的坟上和周围，一转眼，长满了从来没见过的野菜，看着看着，三个孩子都笑了。他们挖了一篮带回家里，放在锅里一煮，吃起来又香又甜。第二天，三个孩子又到爹妈的坟上去，走近一看，他们又吃了一惊：怎么昨天刚挖过的地方，今天又长满了野菜，还是那样大，那样嫩？这天，他们挖得比昨天还多。第三天，他们又照样去挖，见那野菜还是又嫩又多。从此以后，三个孩子不管是天晴下雨，还是刮风结冰，总是拿着篮子去爹妈的坟上挖野菜。挖回来的野菜，自己吃不了，就分给别的穷人家吃。

谁知这事给财主知道了，听说这种野菜好吃，他也想尝尝鲜，就派管家带着个篮子到乱葬岗上去挖。管家来到乱葬岗朝四周一看，只见一堆堆黄土，光秃秃的，别说野菜，连草芽子都没有，只好回去禀告财主。财主不信，便拄着拐棍，带着管家，亲自来乱葬岗找。还没走到乱葬岗，就见那兄弟三个，老大、老二抬着一篮野菜，老三正一颠一颠地跟在后面往家中走。财主见了，咬着牙，用手杖点着管家的头说：“废物！还不如三个小孩子。”可说来也怪，当他自己走到乱葬岗前，也傻了眼。原来，四周确实一棵野菜也没有。财主贼眼珠骨碌一转，恶毒地用手杖指着快要进村的三个孩子说：“快，快去把他们抬的野菜给我抢回来！”管家哪敢怠慢，连奔带跑，蛮横地从孩子手中夺走了野菜。常言道：有情铁能发光，无义豆腐咬手。这野菜

一进财主家门，说变就变，眨眼工夫，变成了半篮黄土。财主又惊又气，举起手杖朝那半篮黄土打去，



只听“叭哒”一声，手杖断了，篮子坏了，吓得财主差点送了狗命。

这时，三个孩子又来到父母的坟上，说来也怪，只见坟的四周又长满了野菜。就这样，他们靠着父母坟上的野菜，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到了第二年的清明节前，草发芽了，树长叶了，那坟上的野菜还开出了洁白的小花。穷人们都说，这野菜是孩子的爹妈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过冬变的，既耐寒又好吃。所以等到野菜开花、结籽成熟的时候，四面八方的穷人都来收一点种子，随手把它撒在路旁、埂边。不管在什么地方，这野菜长得都很旺，味道也一模一样。后来，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很实在的名称，叫“穷人菜”，有的干脆叫“救命菜”。传到后来，也有人说它能救济穷人，就把它称为“济菜”，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济”字变成了草字头“莽”了，大概是读书人改的吧。这一改，一直传到现在，就再没有人改了。

马 齿 苋

有一种野菜叫马齿苋，俗称酱板草。它的茎叶肉质肥厚，颜色紫中透红，煮熟了当菜吃，不仅别有风味，还可清热解毒。马齿苋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怕阳光，不怕干旱。有人做过试验：把它连根拔起，放在阳光下曝晒



半个月，然后再把它埋进土中，它依然能活，而且长得很好。这种野菜，无论田间、路旁，只要是向阳的地方，到处可以种植。马齿苋这样喜爱阳光，据人们说，太阳是它的好朋友，它还救过太阳的命。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人间有十个太阳，它们每天一个出来，一个落下，轮流值班，各不相扰。后来，十个太阳对这种日子过厌了，便不顾原先的规定，“轰”地一下，一起飞上天空。强烈的阳光把大地烤焦了，禾苗晒枯了，人们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热得喘不过气，连身上的血都快熬干了。

这人间的灾难，惊动了天上的神箭手羿，羿非常同情，于是从天上来到人间，拉满弓，搭上箭，瞄准高空的太阳，“嗖，嗖，……”一连射出九支神箭，只见空中一团团红光闪亮的东西往下掉，最后掉进东海，沉到海底里去了。

接着，羿刚想射出第十支箭，谁知天空一下子黑了下来，天气也骤然变冷，第十个太阳忽然找不到了。羿感到很奇怪：我只射了九个，还有一个太阳躲到哪里去了？他找呀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原来这第十个太阳是太阳中最小的一个。它见九个哥哥一个个葬身海底，吓得脸儿变色，浑身发抖，赶忙寻找躲身的地方。急切间，他突然发现地上有一丛茂盛的野菜，便不顾一切地一头钻了进去。说来也怪，它刚钻进去，这一丛野菜马上长高长大，把它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遮盖得严严实实，这样，天当然黑下来了。

这个太阳在野菜丛中躲了三天三夜，实在闷得发慌，便悄悄地露出一

点脸孔，探看外面的动静，于是，天又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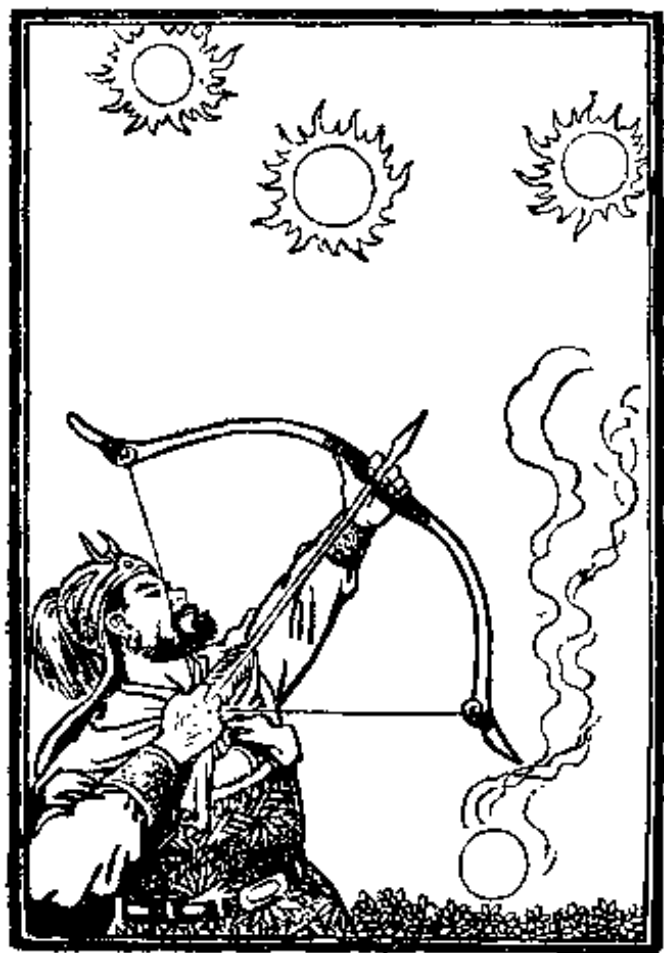
在这三天三夜又黑又冷的日子里，羿也感到人间一个太阳也没有是不行的，就把剩下的一支箭扔进了东海，回天上去了。躲在野菜丛中的那个太阳，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手舞足蹈，便一跃而起，露出了整个身体，人们拍手欢呼：“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事后，这个太阳一打听，才知道救自己性命的一丛野菜叫马齿苋，心里就想：今后要好好报答救命恩人。

从此，太阳见了马齿苋，就露出亲切、温和的笑脸，不管阳光如

何强烈，照到马齿苋身上，它总感到十分温暖、舒适。所以，尽管在赤日炎炎的盛夏，马齿苋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它开放着漂亮的小黄花，似乎在对太阳微笑。于是，人们都说，太阳和马齿苋是一对患难相助的好朋友！

（题图、插图：刘文顿）



晴天带伞

尚之先生^①行医为业，每次出门看病前，总要到钱圩梅园茶馆喝茶。有一天，尚之先生吃茶时，带了一把雨伞。当时，茶馆里有一个叫硬头颈阿富，颇能看云识天，那日，他刚晒完一场谷子就前来吃茶，看见尚之先生带了一把雨伞，笑着说：“先生，今天烈日当空，万里无云，怎么会下雨？再说，今朝早上浓霜一片，俗语说，霜重见晴天，我家里还晒了一场谷呢，你为啥要带雨具？”尚之先生听了，一本正经地回答他说：“今天天气看上去虽然很好，但近中饭时要下雨，我劝你吃中饭前把谷收进去，否则要吃亏的。”硬头颈阿富头颈真硬，大笑一声：“如果今天下雨，先生，我敢同你打赌，我这些谷送给你！”尚之先生说：“我看谷不要送，不过你输了，你明天就给茶馆里每一个吃茶人泡一壶茶，你会钞，哪能？”硬头颈阿富胸脯拍得象打铜鼓：“这茶钱我全包了。不过我赢了，哪能？”尚之先生爽快地说：“我会钞！”上午天气一直蛮好，硬头颈阿富沾沾自喜。谁知到了中午，天气果然骤变，霎时，阴云密布，狂风怒号，下起了倾盆大雨，硬头颈阿富来不及收谷，急得跺着脚说：“完

① 顾尚之，金山钱圩人，名观光，字尚之。是清代道光至同治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精于天文、历法、数学、史地等，平时以行医为业。



了,完了!”但懊悔已来不及了。第二天,他只好给茶馆里所有吃茶人都泡了一壶茶。

尚之先生说天要变,不是没有根据的。他昨天通过一夜的观察,知道霜

是上半夜结的,后半夜转了风,而且有月晕,根据自己的经验,“日晕风,月晕雨”,因此他断定中午要下雨。

那年春天,有一次,一个要好朋友来访尚之先生。第二天,两人同到张埝去。吃过早饭,天色阴沉,那朋友看了看天色,说:“今天要下雨,我们还是带了雨具吧!”尚之先生微笑着摇了摇头,说:“雨是会下的,但我们不必带伞。”朋友十分狐疑:下雨天为啥不带伞?到了张埝,刚进茶馆坐下,顿时乌云四罩,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下起瓢泼大雨,但不到半小时,云收雨止,又是晴空万里,于是他俩上街办事。待到办好事回家时,路面已经很干了。那朋友十分佩服尚之先生看天准确。



衣裳看病

尚之先生在生活上很是节俭，衣着非常朴素。他反对那些为富不仁和爱富欺贫的人。有一次，平湖东门外一个富翁的妻子生病，当地医治无效。富翁久闻尚之先生精通医理，叫家人拿了自己名片，买了厚礼，到钱圩来请。尚之先生早已知道这个富翁爱富欺贫，行为势利，便对他的家人说：“偌大个平湖，有的是郎中，我这田夫野老怎么行？”那家人没法，只好去央求尚之先生的一个好友，那好友又来劝说，尚之先生却不过朋友情面，才勉强去了。到了那里，富翁看见尚之先生衣衫陈旧，与乡下老头一样，根本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郎中先生，就很瞧不起他，不开正门开侧门。尚之先生进来，也不出迎。尚之先生不与他计较这些。到病房诊脉后，富翁在旁边看他处方。尚之先生略一思索后，马上在处方笺上写起来，下笔千言，一气呵成，顷刻数

十纸已尽，而且书法刚劲，字迹挺秀，富翁才开始敬服，于是以礼相待。处方后，尚之先生对富翁说：“这个药方可服三剂，如果好一点，复诊时不需要我再来，我介绍你去找这里东门外衣庄店的掌柜，他也精通医理，而且比我好几倍哩！”说完，起身拱手告辞。富翁的妻子服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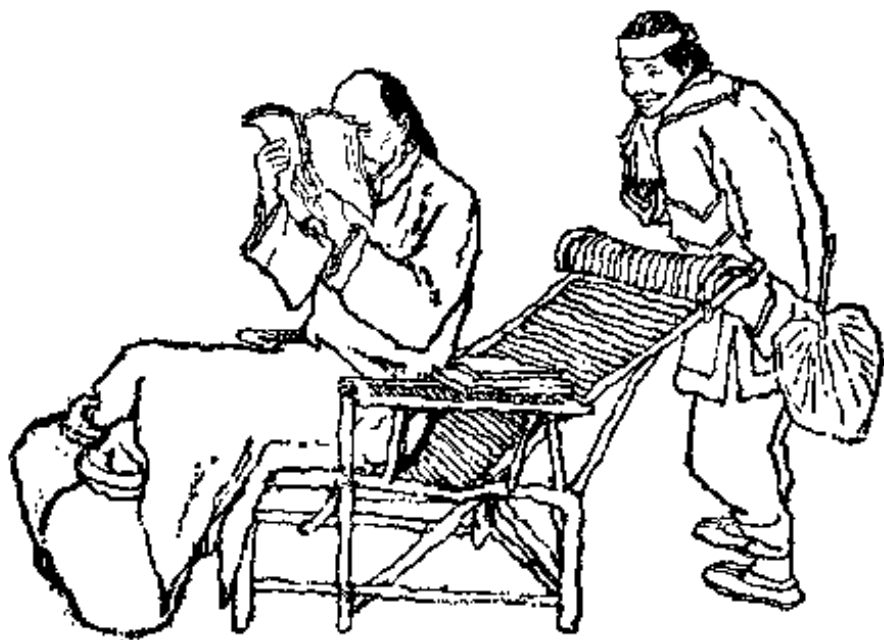
后，病果然好转，富翁心里着实高兴，他便遵照医嘱，叫家人到衣庄店去请这个掌柜复诊。掌柜弄得莫名其妙。再到别处衣庄店打听，并没有一个懂医理的，富翁才明白尚之先生一定话内有因，于是，再备厚礼，叫家人摇船相请。尚之先生微笑着对那家人说：“你们主人只重衣衫不重人，那末衣庄店里有的是好衣裳，何不请衣裳去看病呢？”坚决拒绝再去。

脚伸髻里

尚之先生看书、写文章时，常常废寝忘食，不吃饭，肚皮饿，好熬；不睡觉，眼皮重，也好熬；就是有一样难熬，啥？蚊子咬。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搬来两个酒髻，髻里放些水，把脚伸进髻里，既阴凉，蚊子又咬不到，真惬意。有时看书看到得神处或研究有了突破时，双脚一抖一抖，两个酒髻就“丁当丁当”地撞起来，髻里的水也发出“贡咚贡咚”的声音。母亲听了，埋怨说：“这么又长又大的人了，娘子也讨了，还这么会玩……”

有一天，他母亲把酒髻里的水倒掉时，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原来髻里的水已臭了。一气之下，他母亲把髻藏了起来。那天夜里，尚之先生找不到髻，仍然坚持看

书钻研。蚊子来咬，他就去搔，一搔，满脚全是血。但尚之先生一点也不觉得。母亲见了，心疼地连忙去擦，只见双脚已浸得发白，皮肤发酥，所以一搔就鲜血直



淌。母亲擦着擦着，鼻子一酸，说：“我的祖宗，你这样下去，不要命了？”尚之先生说：“妈，我要科学。”

(题图、插图：湛孝安)

故事一定要有好的情节

· 溪 源 ·

故事一定要有好的情节，这个结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自一九七二年以来，我县每年都搞故事汇讲。汇讲中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情节好的故事，它象磁铁一样吸引人；风趣的，场内笑声不息；悲伤的，听众们泪流满面；动听的，场内静得出奇，银针落地可闻丁当之声；不用培训故事员，这些作品已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情节差的故事则相反，故事刚开了个头，听众的凳上象冒出了针，坐不住了；当然更谈不上在群众中口耳相传了。

今天，在四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发挥故事的作用，我们更要努力提高故事的艺术性，注意到这一文学品种对情节的特殊要求，这样才能抓住人，发挥故事的宣传作用，达到教育、娱乐的目的。

那么，怎样的故事情节才吸引人呢？我们从实践中总结了三个字：新、奇、巧。

新

即情节的材料要新。群众说得好，“红菱老的香，故事新的好”。故事内容新了，才有新鲜感，才能吸引人。

要努力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新鲜事。在四化建设的道路上，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新鲜的东西往往闪耀着时代的光彩，群众也爱听。我县有几则受群众欢迎的故事，就是因为及时地反映了生活中的新鲜事。如《银珠姑娘》，写一个姑娘在培育珍珠中，蚌突然生病，姑娘千方百计为蚌治病，培育出了又圆又大又白又亮的珍珠。珍珠，在人们心目中是一种珍宝，过去一直靠自然采集，如今却能人工培育了，人们有一种新奇感；再加故事中蚌生病、为蚌治病等一系列新鲜的细节，就紧紧抓住了人。现在，人工育珠普遍了，又出现了培育彩色珍珠的新鲜事，作者又把故事作了修改，题目改成《第一颗彩珠》。这故事增加了新的内容，更惹听了。

要积极写人们所关心的事。让故事为群众说话，反映人民的心声。这

种故事，易动人心，受人欢迎。例如，前一段时期，社会上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子女不尊敬长辈，不肯赡养父母，甚至虐待老人。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个公社根据实际生活，创作了一则《谁是亲爹》的故事，写一个媳妇把饱经风霜的亲阿公百般虐待，不当人看；而把一个有退休工资的隔房阿公当亲阿公相待。故事对这种“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爷”的思想作风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有力的讽刺，群众听了这则故事，说“煞刻”！（即解渴满意）《故事会》上发表的《张家媳妇的苦恼》，我们县里有几个公社也讲了，有一个公社还把它改编成小戏，效果很好。

老题材要写出新意，让老树开新花。事实上，创作不可能尽写生活中的新鲜事，大量的还是生活中的常见题材。老题材照搬，群众自然不欢迎；但如果从新的角度，反映新的内容，写出新的意境，还是脍炙人口的。譬如灭老鼠，这类题材已写得很多了，而且大家对老鼠都是熟悉的，灭鼠方法也知道一二。但《故事会》上发表的《捉鼠记》，却并不觉得老，而且十分惹人听。啥道理？这则故事虽然捉鼠的题材是老的，但捉鼠的具体细节全是新的。如老鼠的地下商店，老鼠吃烟、吃药片，老鼠偷钱，老鼠是“一夫一妻制”，鼠音灭鼠法，研究老鼠绝育等，都十分新奇，听了真是耳目一新，而且学到不少灭鼠知识。

新鲜的故事情节哪里来？天上落不下，地里冒不出，它蕴藏在生活的矿藏里。我们故事作者只有做热心的“矿工”，才能开采出新的、闪光的“矿石”，才能提炼出人们喜爱的“产品”来。如果脱离生活，象做梦那样去编造“新”的情节，这种情节虽然也有可能是“新”的，但因为脱离现实生活，其效果则会相反。

奇

即情节的发展要奇。有句成语叫出奇制胜，意思是兵家打仗用对方意想不到的策略来取胜。故事也要出奇，要有听众意想不到的情节，才能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故事要出奇，就要求情节或惊险，或曲折，或神奇。

惊险。惊险故事往往是以“险”穿线，情节中一次次出现“险”，听众一

次次出现“惊”，化险为夷了，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便是一个个“奇”。《故事会》最近刊登的《恐怖的脚步声》，便是一则惊险扣人的故事。上三星岛别墅过夜，这是一件“凶多吉少”、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险事。作品通过“过一夜一万美元酬金”、上三星岛前克劳迪三劝杰克，来渲染这个非同寻常的“险”。接着，故事设计了阴森森的环境、血淋淋的画册、恐怖的怪物、殊死的搏斗等一系列惊险的细节。大险套小险，一险接一险，使故事情节似大海波涛，汹涌起伏，使听众心弦越绷越紧，甚至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惊险故事，群众是十分爱听的。

曲折。人心要直，故事要曲。要象苏州的园林，曲径通幽，别有洞天；不要象田野上的机耕道，一条大路直通到底。《故事会》上发表的《马天民新传》，是一则比较曲折的故事。马天民是电影《今天我休息》中的人民警察。这天他又是休息，碰到了一个迷路的妇女，他决心把妇女送回去。“送”是故事的主线。作者为了让故事生动，在这条主线上设置了重重障碍。马天民问妇女姓啥叫啥，住在哪里，连问三次，她三次不响。马天民叫那妇女到派出所去，连叫三次，那妇女三次摇头，原来是个聋子、哑巴。弄不清地点怎么送呢？这给“送”这条主线设置了第一个障碍。那妇女听不见，不会讲，马天民就拿来了纸和笔，叫她把自己的地点写出来，那妇女又摇摇头，原来是个文盲。这给主线设置了第二个障碍。马天民又请来了聋哑学校的教师，请他当翻译，谁知，教师手势做了半天，那妇女仍看不懂，原来那妇女没有上过聋哑学校，不懂得国家统一的哑语，是个哑盲。这给主线设置了第三个障碍。以后，在寻找过程中又连续设置了好几个障碍。一个个障碍，把“送”这条主线“曲”了起来，让听众脑海中出现一个个“怎么办”。听这种故事，人们不弄清其结果，是不会离开的。

神奇。神奇故事，常见的是传统的神话、童话、民间传说以及现在的科学幻想故事。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展开想象的翅膀，把人们的希望、要求、理想加以神化。如科学幻想故事《神奇的天鹅》，就是这样。“天鹅”是一艘反台风天气船，它不仅击败了十二级强台风，而且竟然用制风器把南海上空的百里厚云吹向祖国西北，化成冰珠，使地裂苗枯的灾区人民得到了久盼的雨水。这艘反台风天气船，呼风唤雨，化害为利，浓

厚的神奇色彩，紧紧地吸引了听众，产生了特有的艺术魅力。

情节要出奇，但必须保持“真”。真实是文艺的生命。我们决不能违背了生活实际，一味地去追求离奇的情节。即使象《恐怖的脚步声》这种特奇的故事，也有其扎实的生活依据。在金钱万能的某资本主义国家中，电影公司经理为了拍摄一部逼真的电影，把人的生命当儿戏，这完全是可能的。

巧

即情节的安排要巧。俗话说：无巧不成书。结构巧，情节就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委婉曲折，妙趣盎然，故事味就浓郁。

结构巧的故事，往往开头结尾有味道，情节发展出人意料，人物关系维妙维肖。

开头结尾要有味道。我们的故事员有两句话：“开头要象磁铁，一下子把听众吸住；结尾要象嚼青橄榄，听后备味无穷。”故事开头方法很多，有介绍人物开头，有介绍事件开头，有描写景物开头，有铺开场面开头，也有几句点明主题的韵白开头。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不显神通，难过滔滔大海；故事开头不巧，难扣听众心弦。故事《书记看相》的开头是很吸引人的：“说来希奇，我们厂的支部书记老陈会看相的，你碰到什么疑难的事，只要去找他，他会帮你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远的不说，就讲锻工车间的小李，最近老陈给他看了相，才把那桩婚姻大事，给破镜重圆了。”这个开头别致生动，悬念很强。众所周知，看相是一种迷信活动。但这里的党支部书记竟也看起相来了，而且居然通过看相为小李解决了婚姻问题。他这个相是如何看的呢？听了开头，迫切需要听下去。

开头要开好，结尾也重要。它不仅能帮助听众掌握整个故事的精神要旨，给人以启发和鼓舞，而且能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结尾的方法和开头一样，也是多种多样的，但要注意两点：一要防止画蛇添足，高潮过了，故事完了，还罗苏不止，拖条长长的尾巴；二要防止头重脚轻，不要故事未完，草草收场，使人听了不是“回味”，而是“没尾”。

情节发展出人意料。情节的发展部分，是故事的主杆，要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澜起伏；或是一个笑料接一个笑料，妙趣横生；或是一个意外

接一个意外，奇中出奇。总之，在情节发展过程中，不要被人猜到。这点，故事《李科长再难炊事班》是相当成功的。李科长初难炊事班时，出了三个题目，考倒了炊事班。后来，炊事班勤学苦练基本功，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听说李科长要再难炊事班，战士们拍手欢迎，根据上次经验，“暗暗地盼着快点来个刮风下雨天”。谁知，李科长却选了个“太阳象火盆似的”大晴天，出人意料。而且，李科长先不忙于考，来了个急行军，又一个意外。等大家走得衣服全湿了，李科长下令：“停止前进，就地做饭。”炊事班战士挖好散烟灶，从身边摸出火柴一看，火柴被汗水全泡湿了，无法做饭。这时，李科长说了：“这是我今天出的第一个难题，题目叫《小疏忽也能误大事》。”眼看第一个难题要考倒炊事班了，谁知来了个大意外，战士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颗步枪子弹来，弹头一掬，倒出一张磷片和十几根火柴，把火点着，转败为胜。短短一段文字，仅仅一个难题，连续出现了三个意料之外的情节，真是妙极了！李科长出的第二个难题是，蒸馒头断火，紧急转移，但馒头要不夹生。这个难题，炊事班又取胜了。这段情节较平，是整个故事的“伏”。李科长发现炊事班在行军途中没有带擀面杖，于是出了第三道难题：给伤员做面条，而且要在三十分钟内做好。题目一出，李科长以为炊事班这下没办法了，谁知炊事员拌好面团后，拿起一把锅铲，捏住铲柄“咔咔”转了几下，铲子脱落，铲柄成了根很好的擀面杖，第三个难题又攻下啦。正当炊事班战士高兴的时候，天空中升起两颗红色信号弹，李科长马上下命令：“伤员的面等会再做，现在参加战斗！”炊事班战士立即投入战斗，仗打得很漂亮。战斗结束，炊事班战士回到帐篷，发现准备给伤员擀面条的一团白面没有了，作为工作台的箩筐也不见了。原来，炊事班只顾参加战斗，忘了留守炊事房，给“敌人”摸了营。眼看一副胜局，陡然转为败局。炊事班被第三道难题考住了。整个故事围绕李科长出的三道难题展开矛盾，故事情节发展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产生了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人物关系维妙维肖。人物与情节有着血肉联系，人物活动出现情节，情节刻划人物。人物关系处理得好，故事情节错综复杂，故事味就浓。我县去年故事汇讲中，有一则叫《牛阿根》的故事，在人物关系上有一定特色。牛

（下转 69 页）

本刊召开座谈会研究进一步提高质量

为满足读者要求明年将扩大发行量

本刊编辑部最近召开了上海地区部分作者的座谈会，着重研究、讨论如何进一步提高《故事会》的质量。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与会者认为，《故事会》近一年多来，扫除了“四人帮”时期的帮风帮气，而代之以品种多样，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图文并茂，这是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他们希望一定要保持这个优点，坚持以新故事为主，同时办好其它各类故事以及笑话等专栏。大家指出，最近一年多来刊物所发表的新故事和新民间故事，比较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解放思想，敢于创新，讲究故事艺术的特点，注意到它对内容、情节、表现手法的特殊要求，所以，一些个人创作的故事也能在人民中流传。他们希望，在积极搜集新民间故事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个人创作故事的质量，在内容上，要加强它的思想性，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有新的探索；要从情节、人物、结构、语言等诸方面，研究它的艺术特点，促使个人创作的故事能在人民群众中口耳相传。

大家指出，目前故事创作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还没有形成一支理论队伍。有同志认为，理论研究，对故事写作知识和艺术技巧的介绍与分析固然必要，还希望刊登一些好故事的作者自己谈体会的文章，登一些作品分析。对这一意见，会后，本刊编辑部已与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采风》编辑部初步商定，举行一些故事创作讨论会，加强队伍建设。

在广大读者的关心与支持下，《故事会》的发行量从一九七九年的十四万册，逐步上升到目前的四十多万册。但到会的同志和各地读者仍纷纷来信，反映供不应求。现经上级同意，从一九八一年一月起扩大发行量，希望欲购《故事会》的读者，到当地邮局办理订购手续。

故 事 会

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故事会



总第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九枚硬币	沈明祥搜集整理	(1)
试试看	朱小伟搜集整理	(10)
米兰的教训	王玲搜集整理	(13)
王奶奶的枕头	周竞搜集整理	(18)
新女婿	伍庆琴搜集整理	(22)
巧巧三戏铲铲嘴	王楼田	(26)
“急急火”力挫“智多星”	黄铜塔	(31)
来自海底的信息(科学幻想故事)	朱玉琪 施鹤群	(39)
“船眼睛”的故事	金涛搜集整理	(45)
龙王输棋	金涛搜集整理	(49)
笑话十二则	晋煤等	(54)
端午节门上插艾的传说	张银河搜集 张兆浩整理	(58)
给死人烧纸的传说	赵克搜集整理	(60)
叩桌谢礼的来历	吴伦搜集整理	(61)
送羊	王树茂搜集整理	(62)
谜语故事五则	江更生 朱育珉等整理	(64)
小公鸡	张银凤	(68)
山羊的胡子	郭耿兮	(69)
讨好的狐狸	姜文选	(70)
土特产传说	郑伯侠 肖士太搜集整理	(72)
香山蜜饼		(72)
忠县豆腐乳		(74)
余良卿膏药		(77)
大拇指	丹丽 王钧节译	(80)
谨慎的农夫	丹丽 王钧节译	(86)
如何使新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流传		
不胫而走的路——谈故事的流传性	乌丙安	(89)
奇中含理 迷中藏趣 真中寄情	蒋成瑀	(93)
要讲究故事的开头	黄宣林	(95)
简讯二则		(9、53)



九枚硬幣

沈明祥 搜集整理

讲一则九枚硬幣找到一个对象的故事。

这小伙子是江南化工厂工人。姓薛，单名一个亮字，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相貌象演员，身体象运动员，每月基本工资加奖金，至少可得六十元。他阿爸阿妈已经去世，一个人住在厂的集体宿舍里，无牵无挂，逍遥自在。可最近有桩事体使他苦恼了，啥苦恼？小伙子眼看年纪二十九，对象呢，八字还没一撇哩。吔，薛亮生得漂亮，长得健壮，工资不低，为啥不讨姑娘们喜欢？原来，这薛亮花起钞票来大手大脚，是全厂有名的“漏斗口袋”。每月工资一发下来，不到一个星期，就花得滑脱精光。姑娘们见了皱眉头，说他是“浪荡公子”，嫁给他要吃一世苦头，所以都来个“敬而远之”。

薛亮呢，有时也想改掉浪吃浪用的坏习惯，可是经不起三朋四友撺掇，一只存折上到公元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还是一个“零”字。对象嘛，当然也是除夕夜的月亮——不见影子花。正当小伙子感到着急时，幸亏车间团支部书记热心做“红娘”，给他介绍了一位姑娘。这姑娘是东南纺织厂的“万米无疵布”挡车工，姓吕，名芳，品貌双全，百里挑一。可是，吕芳也有一个缺点——

嘴巴上一天到晚好象装了一把锁，不爱讲话，所以，二十六岁的大姑娘了，还没有对象。薛亮想：不爱讲话有啥不好，省得今后用起钞票来，“叽哩咕噜”烦死人。所以团支部书记一提，他就来煞不及地催促要与姑娘见见面。

一天傍晚，团支部书记来报喜讯，说吕芳七点整在幸福电影院门口第三个花坛的玉兰树下等候，千万不要失约。薛亮一听，喜得张嘴直唱“甜蜜的事业，甜蜜的事业……”一头钻进宿舍打扮起来。你看他，对着镜子先擦“美加净发蜡”，后搽“丹凤珍珠霜”，左右前后照了又照，而后对着镜子微微一笑，对自己的容貌是一百廿个窝心。再打开小皮箱，捧出一套叠得方方正正、式样新颖、质地挺刮、裁剪合身、做工精细的银灰色的夏装，穿在身上，犹如锦上添花。

小伙子这一打扮，足足花了五十九分六十秒，一看手表，啊哟！已是六点四十四分，离约会只有一眼眼时间了，要紧抬腿出门。谁知他前脚刚出去，后脚就退了回来。为啥？钞票没有带。小伙子返身进屋，先在换下衣衫的口袋里掏出皮夹，一看，只有一枚二分的硬币；接着连忙打开抽屉，“唏哩哗啦”翻了一遍，只翻出七枚一分的硬币；又急忙翻开枕头，唉，枕头底下也只剩一枚一分的硬币。小伙子手心里放着九枚硬币——一角钱，站在宿舍里团团转了。去借吧，现在伙伴们都出门白相去了，一般点头朋友那里也休想借到钞票，谁叫你是全厂闻名的“漏斗口袋”呢！不去吧，第一次就失约，象啥闲话哩。唉，只怪平时乱花钱，临渴掘井无办法。薛亮只好把九枚硬币朝口袋里一塞，硬着头皮去赴约。

薛亮赶到幸福电影院门口，朝第三个花坛那边一看，只见吕芳已经候在玉兰树旁。薛亮和吕芳过去见过一面，所以这次约

会也勿要“红娘”陪同，连忙跑上去，主动打招呼：“你来了。”吕芳只是朝他微微一笑，算是回答，接着离开玉兰树，慢慢地朝电影院售票处走去。薛亮一见，心里急了：啊呀，今朝电影院放映《三笑》，看样子，她是要去看电影了。第一次约会，总不能叫姑娘请客啊！怎么办？薛亮到底头脑活络，连忙赶上去，与姑娘并肩走了几步，说：“《三笑》这种电影，噱头是有的，不过总有点俗气，哧啥看头，还是去散散步吧。”吕芳没有开口，只是侧过脸来点了点头。

薛亮虽然闯过了第一道难关，一颗心却仍旧平静不下来。为啥？袋里只有九枚硬币，后台不硬，总归有点提心吊胆。特别是大街上的小吃部，五步一另，十步一店，到处都是，好象都在朝他俩招手哩。眼看人家一对对手挽手跑了进去，薛亮越发着急。他偷眼一看吕芳，见她连眼睛也不向小吃部斜一斜，总算放了一点心，不过，老是这样走下去，走得肚子饿了，不是要出洋相吗？对！避开大街，走小巷，小巷里没有店铺，哧处花钱了。薛亮主意一定，轻声轻气开了口：“大街上容易碰到熟人，小巷里走走好哦？”吕芳还是侧过脸来点了点头。

两人并肩走了一条小巷，薛亮平时口齿相当伶俐，今朝口袋里九枚硬币一作怪，舌头也就不灵活了，东一句，西一句，颠三倒四，搅七搅八，总共也只说了九句话。吕芳呢，本来就是闻名的“哑巴”姑娘，她见小伙子说话结结巴巴，以为他老实怯生，倒也蛮中意，勿讲话，走走也蛮好嘛。所以不是点头，就是微笑，总共只发了一个音——“嗯”。谁知走到第二条小巷口，吕芳忽然低声问薛亮：“你口渴吗？”完了！小伙子心里暗暗叫苦，这不是要上冷饮室的信号吗！姑娘见小伙子不做声，又低声说：“我去买雪糕。”说完，抬腿就往小巷里走。这辰光，小伙子才看清小巷深

处有一片小小冷饮室，心想：她请客，怎么好意思！急中生智，抢上前去拦住姑娘：“让我去，让我去，你在巷口等着。”说完，拔腿就朝小巷深处跑去。

薛亮跑到冷饮室，一见货色倒蛮齐全，棒冰、雪糕、刨冰、冰淇淋，样样都有。不过，口袋里只有一角钱，买啥好呢？他横算竖算，当机立断，掏出五枚一分硬币，买了一支棒冰，转身跑到吕

芳面前，气喘吁吁：“唉，真不巧，啥都卖光了，好不容易从人家手中让了一支棒冰，你吃吧。”说着，就把棒冰朝姑娘手中塞。吕芳见薛亮跑得脸孔绯红，鼻尖上冒出了几滴汗珠，觉得很过意不去。又听说，这支棒冰是从人家手中转让来的，更感到情意深重，哪里肯接棒冰呢：“你吃吧！”“你吃吧！”两个人你推来，我让去，谁也不愿吃。眼看棒冰就要化了，姑娘动手剥去包装纸，脸孔一红，将棒冰“嗖”一下塞到薛亮的嘴里。小伙子口含棒冰，嘴巴思一阵凉快，心里



却一阵热。薛亮心想：我明明在骗她，她却一片真情对待我，真叫人惭愧。唉，怪只怪自己平时不节约，成了一个弄虚作假的人。薛亮想到这里，脸孔更是火辣辣的红。

两人穿过一条小巷，越过一座石桥，前边就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青春公园。可是，薛亮一见公园，却象见了老虎一样，再也不敢朝前走了。这又是为啥？喏，要晓得进公园也要买票的。一张门票六分钱，我们这位相貌堂堂、衣着考究的薛亮同志，现在口袋里只剩五分钱，买一张门票还缺一分钱哩。此时此刻，真所谓“一钿逼煞英雄汉”了。小伙子慌忙拉了姑娘一下：“我们往回走吧。”谁知这趟吕芳却不象上两趟那样百依百顺了，她破天荒地讲了几个字：“进公园去坐一会嘛。”话讲得合情合理，薛亮听闲话反驳，没办法，只好一边往前走，一边在盘算。

不一会，就到了公园大门口，怎么办呢？小伙子抬头一看那边有家冷饮室，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要紧拉了吕芳一把，走到公园售票处前，不等姑娘开口，就伸手往口袋里摸出最后的“家当”——四枚硬币（五分钱），趁售票员不注意，“嘀哩嗒啦”一声，把四枚硬币撒在售票处盛放硬币的纸盒里，接着响响亮亮招呼售票员：“买一张门票。”售票员是个上了年纪的女同志，见眼前站着一对年轻人，又听到撒硬币的响声，倒丝毫不怀疑缺了一分钱，随手扯了一张门票递给薛亮，还挺关心地问：“怎么只买一张？”薛亮只好朝她苦笑了一下，买一张还赖了一分钱哩。唉，算了吧，今晚是特殊情况，下一次多撒一分钱就是了。小伙子想到这里，把票递给吕芳：“你先进去，在仙鹤亭里等我。我去那边买了雪糕就进来。”说完，不等姑娘回答，拔腿就跑。

原来，薛亮记得有一位高中里的同学在那边冷饮室里当售货员，所以才想出了这个“缓兵之计”，先把吕芳送进公园，然后

脱身去向同学借钱救急。谁知吃素碰到月大，那位同学偏偏已经下班了。这一下，薛亮真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了；进去，没钱买票；不进去，把吕芳丢在里面，算啥名堂！此时此刻，小伙子倒真开始后悔起来了；想过去，老师傅们苦口婆心劝告我，要勤俭节约过日子，我却当耳边风，认为年纪轻轻不吃点，不穿点，是阿木林；团支部几次三番教育我，要发扬老一辈艰苦朴素的好传统，我却认为那些都是老一套、过时货。看，今晚的事，我倒真成了十足的阿木林、过时货啦！这样一个既漂亮又温柔的姑娘在公园里等我，我却因为拿不出六分钱，就进不去。再温柔、再心软的姑娘被人骗了，也要生气的，何况这是初次约会呀！初次约会就叫人家坐冷板凳，不辞而别，看样子这趟又要泡汤了。

薛亮越想越悔，越悔越气，越气越急，急得在公园篱笆围墙外搔头摸耳。突然，他觉得眼前一亮，这也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啦。原来，小伙子发现篱笆旁有一个缺口，大概是上几天有人在这里钻进去过，虽然洞小了点，夹夹紧，还是钻得进去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啥面子了。只见他头一低，腰一弯，上半身钻进了篱笆内。他正在用力往里钻，突然被人“扎”地一把拖了进去，抬头一看：糟糕！两个园林纠察象两尊金刚一样立在面前。“我，我……”薛亮正想申辩，两个纠察喝住了他，把手一挥：“走！”

一路上，游客见两位纠察脸孔铁板押着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就围了过来。顿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那些“扒手”、“流氓”的词儿直朝小伙子耳朵里灌，好似钢针扎在心上。他脸孔一阵红，一阵白，心想：完了，彻底完了！倘若吕芳见了我这副样子，不气跑才怪哩！所以低下头，走得特别快。

来到纠察亭里，纠察开口就问：“叫啥名字？”薛亮低看头不

做声。纠察提高了嗓门，“你再不开口，我们要送你进派出所了。”围观的人也一齐“轰”了起来：“坍青年的台，不要脸！”“叫他老实坦白！”“先查查他身上，扒了多少皮夹！”“查！”薛亮一看这气势，再不开口是过不了关啦！怎么收场呢？小伙子灵机一动：对了，只有将计就计，在扒手上面做文章了。正要开口，却见两道眼光射来，看得他心里“怦怦”直跳。是啥人在看他？吕芳。

原来，姑娘在仙鹤亭里左等右等不见薛亮的影子，倒真有点心急了，就离开亭子，朝公园门口走去。走到纠察亭边，见许多人围在那里，吵吵嚷嚷，便朝人群中一挤，想看个究竟。这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啥？他竟是个扒儿手！姑娘气得牙关一咬，瞪了薛亮一眼。正好薛亮抬起头来，四目相视。薛亮想：再不开口，吕芳就要“飞”了。吕芳呀吕芳，是我对不起你。为了你，让我再撒最后一次谎吧。

吕芳正要转身出来，却听见薛亮在问：“纠察同志，你的话说完了吗？”纠察火了：“呸，我们问你为什么钻洞，你不回答，反而来问我们，真正岂有此理！”薛亮沉住气，大声说：“你们放掉扒手，才真正岂有此理！”“啥！我们放掉扒手？猪八戒倒打一耙！”“让他讲，啥人是扒手？”“扒手已经逃了！”薛亮看了众人一眼，接着又说，“刚才，我在外边冷饮室买雪糕，只觉得口袋边被人一擦，心想不好，有扒手！一摸口袋，果然皮夹已经被人扒去。抬头一看，只见扒手朝公园这边逃，我拔腿就追。谁知追到篱笆围墙边，正好有个洞，扒手人小，一索落钻了进去，我正想钻进来抓扒儿手，却被纠察当作扒手抓住了！大家看看冤不冤？”“噢，原来如此！”“这倒是冤枉了这小伙子！”“看他的样子也是个正派青年。”一霎时，围观的人纷纷站到了薛亮这一边，有人还提出搜查公园，抓扒手。薛亮怕事情闹大，就摇摇手说：“扒手又不是木头

人，还不逃掉了！再说，皮夹里也只有二十元钱，算了，算了，算我倒霉！”

两个纠察倒也被弄得浑淘淘，想想篱笆有洞也是事实！不过，总有点怀疑。于是，张口问薛亮：“口说无凭，你在啥单位工作？叫啥名字？”薛亮如实讲了。纠察一摇电话，江南化工厂答复确有其人。这时，另一个纠察又问：“谁证明你刚才说的是事实？”薛亮抬眼望了吕芳一眼，信心十足地回答：“当然有人证明。”“啥人？”“我！”随着一声清脆悦耳的回答，吕芳走到纠察面前，接着又说，“是我口渴，要我朋友去买雪糕的！”“走吧，真触霉头！”薛亮挽着吕芳的手，显出一副气冲冲样子朝公园门口走去。

出了公园，越过石桥，吕芳低声说：“真对不起，刚才害你受

委屈了。”说着，伸手摸出皮夹，从里面抽出两张十元头，塞在薛亮手中。这二十元钱，就象二千斤铅压在薛亮心上。他想：吕芳这样真诚，我却处处骗她，真对不起人呀！倘然再收这二十元钱，不就成了骗子吗？还算一个啥工人？再也不能这样胡闹下去了！小伙于牙齿一咬，红着脸孔，把九枚硬币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最后又说：“吕芳同志，我



就是这么一个糊涂虫，如果你相信我能改正缺点的话，我们就交个朋友！”说完，睁着一对大眼，直楞楞地望着姑娘。姑娘想起“红娘”曾对自己说过：薛亮别的没有啥不好，只是爱虚荣，乱花钱。眼前，小伙子如此坦率地向自己承认过错，分明是交出了一颗赤诚的心！这使吕芳深为感动，深情地望了薛亮一眼，含意深长地说：“诚实是朋友的基础嘛。”“你同意和我做朋友啦？”吕芳只是点了点头，又成了“哑巴”姑娘。

自此以后，小伙子下决心要改正浪吃浪用的缺点，并且聘请“红娘”监督。到了公元一九七九年九月，存折上已积下五百五十五元五角五分。国庆节，这对情人参加了厂里团委举行的集体婚礼。洞房之夜，大家少不了要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的经过。吕芳当然是“哑巴”新娘，只是摇头。倒是薛亮甘挑重担，站起来，念了四句顺口溜：

浪吃浪用糊涂虫，九枚硬币敲警钟。

艰苦朴素是正道，美满婚姻乐无穷。

（题图、插图：裴向春）

陕西省召开第五次故事会讲会

最近，陕西省召开了第五次故事会讲会，全省十个地区（市）的代表队，共讲述了五十六则故事。这些故事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故事员讲述风格也各有特点，受到了本省和外省同志的好评。

（杨景震）



试试看

朱小伟 搜集整理

潘老伯退休已经六年多了，去年不幸没了老伴，三个儿子都已成家。潘老伯原来的房子让给老二结婚用了，现在就轮流到每个儿子处住一个月，交伙食费四十元，自己留下三十多元钱零花，事实上，这钱也大都花在孙子、孙女身上。小辈们待他不错，日子过得很称心。

每天天蒙蒙亮，潘老伯就哼着只有他自己听得清的京剧调门往公园去，和几个老相识谈谈天，一起弯腰踢腿打打拳。

这个月轮到老二家。潘老伯来这里已三天了，却始终没见老相识——叶二大，就问张老头。张老头长叹一声：“唉，去世有半个多月了。只是苦了老伴，没有劳保，三个女儿推来搡去，谁也不肯赡养娘。唉，现在这些年轻人啊！”旁边的老胡插了一句：“还是老潘福气好，一个儿子一个月。”“未必见得，”张老头接过话，“老潘有七十多元钱一月进账，还不是看在钞票面上！”潘老伯被他们讲得心里象揣着只青蛙一样，扑通扑通地直跳，嘴里说：“不会吧！不会吧！”“老潘，你不相信？不相信，可以试试看。”“哦，这个也可以试，哪能试法？”张老头凑近潘老伯，跟他咬了好一会耳朵，只看见潘老伯连连点头。

过了两天，潘老伯取回劳保工资。这天正好是大儿子、大媳妇休息日子，他想：这大儿子是我从小最宠爱的，这个媳妇也是

我亲自相中的，谅来不会亏待我。

潘老伯一进门，见大儿子、大媳妇都在家，就唉声叹气地说：“今天真倒霉，我才取回来的钱，不知怎么搞的，不见了……”说到这里，老人家不动声色地观察两人的面部表情。过了好一会，大媳妇才装着恍然大悟的样子说：“这个月不是摊派到老二家吗？”大儿子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场面，忙叫着：“吃饭，吃饭。”“不吃，不吃。”潘老伯赌气地走出来，来到饭店点了两只菜，烫了半斤黄酒，自斟自饮，吃了一顿。他心里暗暗地咕噜着：难道真被老张头讲中了！

晚上回到老二家里，潘老伯又当着二儿子、二媳妇的面把丢钱的事说了一遍。老二一个劲儿怪老人，讲下次钱交给他去取，免得丢三落四的。二媳妇阴阳怪气地说：“哼！这个月算我们触霉头……”又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讨债鬼，明天起大家吃泡饭……”老二索性凑到潘老伯耳边：“爸爸，你从存折里取一点出来算了，免得……”

把嘴朝媳妇努努。潘老伯忍气吞声地住了两天，待到小儿子三班做出，星期日休息，到小儿子家去了。

小儿子是前两年结的婚，住在新分配的公房里。潘老伯原先对小媳妇不太称心，嫌她一



天到晚叽叽喳喳不停嘴。潘老伯抱着最后一试的心情爬上五楼，气喘吁吁地敲门进去。小媳妇一见潘老伯，就象小麻雀一样，一边爸爸长、爸爸短地叫个不停，一边忙着沏茶、敬烟，还一个劲地催男人去打酒买菜，并特意关照，酒要买瓶装的。

潘老伯这几天闷闷不乐的心情，总算得到暂时的安慰，一时把来的目的也给忘了。直到酒足饭饱方才想起，把丢钱的事讲了出来。

小媳妇一听，马上劝道：“爸爸，丢了就丢了，只要人在，下个月不是又来了吗！一个人难免有天灾人祸，我也掉过。爸爸，这个月你就住在我们这里算啦……这有什么呢，要是你没有劳保，我们作小辈的也有责任赡养你老啊。再说，你还每月拿七十多元钱呢！每月贴我们四十元，你吃得光？”说着，又一阵风似地走过去，拉开抽屉，取出二十元钱，“爸爸，你先拿去零用。”潘老伯这下尴尬了，但又不便马上摊出底牌，只好收下钱，也不提在老大、老二处碰到的事。

就这样，潘老伯在小儿子家住了一个月。小儿子和小媳妇怕爸爸丢了钱不开心，服侍得比平时更周到、更亲切。潘老伯这下就象吃了定心丸一样，觉得有一个好媳妇，赛过一个亲女儿。

第二个月，潘老伯拿到劳保工资，就叫小儿子通知两个哥哥和嫂嫂，要他们晚上来。

晚上，房间里坐满了人，有厂领导，有里弄干部和户籍警，加上三个儿子和媳妇。潘老伯把这一个月来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慎重表态：今后和小儿子一起过日子，不到老大、老二家去了。

这时，老大、老二朝自己的爱人看看，大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题图、插图：张亦浩）



王 玲 搜集整理

某厂检验员米兰，外号“恋爱专家”，又称“高价姑娘”。年龄虽然不大，恋爱对象已经谈了一打。每谈一个，就向对方要这要那；谈到结婚，就必须有：一套家具带沙发，三转一响带“咔嚓”，这“咔嚓”还必须是进口的照相机才行。后来又加了一个新条件：一台进口彩色电视机。

为了找到如意郎君，米兰象换衣服一样，换了一件又一件，挑了一个又一个。一年前，米兰和一个叫方亚的工人谈上了恋爱。方亚用光了全部积蓄，背了一身债，临到快要结婚了，就因为少了一台电视机，米兰突然变卦。她指着方亚说：“你没本事就别想吃天鹅肉，结婚，做梦！”方亚受这突然打击，犹如晴天霹雳，痛苦极了，就在回家的路上，脚下一滑，摔到北湖里淹死了。大家纷纷指责米兰缺德。有一个画家还画了一张漫画寄给米兰。这画上画了一台天平秤，米兰坐在天平一头，另一头堆满了电视机、电风扇、手表等贵重物品，题目是：我的价格。米兰气得把画撕了。

从此，男的看见她瞪眼睛；女的看见她撇嘴巴。米兰却一点

也不在乎，还得意洋洋地说：“哼！各人条件不一样，要求当然不一样，只要双方情愿，你们管得着吗？”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米兰独自在家感到心里闷得发慌，便打扮了一番，然后扭着水蛇腰，嚼着口香糖，来到大街上。她东逛逛，西看看，接着走进了一家百货公司，来到文具柜台旁，叫售货员拿来一把月琴。她弹弹拨拨，拨拨弹弹，抚弄了半天。售货员请她快点，她不高兴了，把月琴随手一扔，只听得“蹦”的一声，琴弦断了。

售货员要米兰照价买根琴弦配上。米兰一听，两手叉腰，眼珠一弹：“啊！你为了多得奖金，强迫顾客买东西，我不赔。”

售货员也来了气，两人便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起来。正吵得不可开交，来了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皮茄克、风度翩翩的小伙子。他分开众人，对售货员说：“这把月琴我买了。”说完，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钱包，抽出几张十元人民币，交给了售货员。大家都怔住了，米兰也懵了。

售货员说：“同志，不能让你吃亏，我另外给你拿一把。”

小伙子看了米兰一眼说：“算了，这位同志可能没带钱，权当我代她赔吧！”

售货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她走运！”

人群中一片议论声，米兰赶紧脚底抹油溜了出来。不一会，那小伙子拿着月琴出来了。米兰迎上去搭讪着：“你这是给公家买的吧？”

小伙子回答：“不，我自己买的。”

米兰说：“哎呀，你多傻！应该叫他重拿一把嘛！”

小伙子望着米兰说：“那你们吵到什么时候才完呢？”

米兰似有所悟，心里不由对他有了几分好感。又听小伙子

说：“我看你很喜欢月琴，这把月琴就送给你吧！”米兰睁大了眼睛，低声说：“那多不好意思，我们素不相识，怎能接受你的东西呢？”

“不要紧，一回生二回熟嘛，如果你愿意，我们交个朋友吧。”

米兰欣然同意了，她深情地再把小伙子细细打量一番，只见他长得风流潇洒，一表人才，立刻心里那几分好感，便换成了几分爱恋。她接过了月琴，一再表示了谢意。通过交谈，米兰知道这小伙子叫陈因，上海人，是某厂技术员。

几天后，他们开始了约会。陈因身背西德产的照相机，到公园里给米兰拍照。陈因花钱大方，三天两头送礼物给米兰，有些东西还是进口货。米兰一问，原来陈因有个无儿无女的姑妈在香港经商，姑妈是把陈因当着自己儿子看待，经常汇款寄东西。这一切都使米兰心动，不久，两人就打得火热了。

但是，陈因也有使米兰不如意的地方，譬如他从来没带米兰到他住所去过，甚至连地点也没告诉过她；然而米兰见陈因对自己温顺殷勤，手头阔气，相比之下，对这点不足也就不多计较了。

一天晚上，陈因又来到米兰家里，两人坐在阳台上，而对皎洁月亮，一个拨动月琴，一个唱起情歌，两人沉浸在甜蜜的意境中了。这时，陈因掏手帕时，带出了一封信。米兰拿起一看，是陈因姑妈的来信。信中间陈因有没有对象，要他尽快地找，找到后就给姑妈去信，姑妈给寄“三机”来。米兰问是哪“三机”，陈因告诉她是目前现代化家庭所必需的：彩色电视机、三用录音机和洗衣机。米兰抬起动情的眼睛，注视着陈因，过了一会，她柔声娇语地对陈因说：“我送一样东西给你，你喜欢就留下，不喜欢就还给我。”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条绣着两颗红心和米兰名字的手绢，交给了陈因。陈因接过手绢，高兴地说：“这么好的礼物，

我一定时时刻刻地放在身边。”“那……你爱我吗？”“爱你，爱你！”“我们订婚吧！”“那太好了，说实话，我主要是怕你……”陈因说着，眼里放出了异样光彩。

“你真好！”米兰说着，顺势倒在陈因的怀抱里……

时间很快过去了几个月，姑妈的“三机”还未寄来，米兰一再催问，陈因总是回答说：“快了，快了！”有一天，米兰觉得浑身无力，直想呕吐，知道自己怀孕了，吓得她倒吸了一口凉气，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陈因。陈因先是一怔，过了一会说：“我到外面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刮掉。”说着就要离开。米兰一把拖住他：“你把住址告诉我吧，万一有什么事我好找你。”陈因楞了一会儿说：“我住在工人新村十九栋三楼五号。”说完匆忙走了。

一连几天，米兰不见陈因的影子，急得她就象猫抓心一样难受，她决定去找陈因了。

米兰心神恍惚地来到工人新村，找到了三楼五号房间，一看房门锁着，就轻轻敲了两下，没有声音，又用力敲了两下，仍无动静，她便放开嗓门“陈因！陈因”叫了几声。这时，从对门房间走出一个青年人，米兰客气地问：“请问，陈因住在这儿吗？”那青年惊讶地说：“陈因死啦！”米兰沉下脸生气地说：“你这人怎么开口咒人？”那青年说：“你是找年纪廿七八、上海人、当技术员的陈因吗？”米兰点点头。那青年认真地告诉她，陈因已经死了半年了，不信，可打电话到他厂人事科去问问，他的骨灰盒还存放在火葬场哩！

米兰将信将疑地离开了工人新村，急忙来到火葬场，查了死亡登记簿，证实确有一个陈因死了半年。米兰心里一阵害怕：难道我真的遇见鬼了！不，这不可能。于是，她下决心要看一下骨灰盒。当她在火葬场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骨灰存放间时，米兰

心里“扑通扑通”地乱跳起来。她顺着工作人员的手势望去，看到那个骨灰盒上面盖着一条手绢，她两条腿禁不住哆嗦起来。好不容易一步一步挪到了骨灰架前一看，真是自己绣的那条。米兰顿时毛骨悚然，浑身筛糠似地抖动起来，她一看名字，果然是陈因。米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半年后，米兰被通知参加市里召开的一个公审会，只见法庭被告席上那个犯人的面孔非常熟悉。米兰仔细一看，几乎惊得大叫起来。原来那犯人正是那个欺骗、糟蹋得她失魂落魄的“陈因”。



这时，只听审判长宣判：罪犯刘阿毛，一贯流窜作案，盗窃诈骗。并曾冒充陈因等名字，欺骗、勾引、玩弄女性多人，罪行严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罪犯刘阿毛被押走了。米兰悔恨交加，她双手捂住脸痛哭起来。

（题图、插图，高宝生）



王奶奶的枕头

周 克 搜集整理

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三年的冬天。

在西安市一条古老的街道中段，有一所独门小院，住着吴师傅一家四口人。院内还住了一个八十岁的王奶奶。

王奶奶孤身一人，与吴家是老邻居，她是亲眼看着吴师傅长大成亲、生儿育女的。解放前，王奶奶在大街上摆个纸烟摊糊口；解放后，吴师傅两口子都在工厂里做工，他这个家和一对儿女，还多亏王奶奶的照看哩。因此，吴师傅和他爱人一商量，就把王奶奶接到自己家里来，把她当成自己的母亲看待，两个孩子也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奶奶。

一天，两个孩子放了学，到王奶奶屋里来玩，忽然发现床上有个小枕头，枕巾脱落了，露出里面的枕头心子，好象多年未曾拆洗过，上面结了厚厚一层油腻。姐弟俩就抢着要给王奶奶拆枕头，可王奶奶一把把它搂在怀里，说什么也不让姐弟俩去拆洗。

过了几个月，王奶奶病了，这一病就卧床不起，求医吃药均不见效。这一天，吴师傅来到王奶奶床前，王奶奶握住吴师傅的手，眼泪簌簌地流下来：“孩子，我这把老骨头，若不是遇到了解放，不是你们夫妻俩，早不知撂到哪儿去了，谢谢你们啊！”吴师傅连忙说：“大娘，可不能这样说，我们这个家和孩子，你可没少

操心，我们还没谢你哩！”王奶奶说：“我八十岁了，活不了几天啦！送件礼物给你们做个纪念吧！”吴师傅连连摆手：“大娘，你这是说哪里话来，你就是我们的母亲、奶奶，哪能要你的礼物。”王奶奶说：“你不要，将来就献给国家嘛！”吴师傅一听，心中好奇，就问：“大娘，你要送给我什么礼物呢？”王奶奶用嘴朝小枕头一努：“就把这个小枕头送给你吧！”吴师傅望了望那沾满油腻的小枕头，以为老人病昏说胡话了。为了安慰老人，他说：“大娘，这礼物我收下，不过你老人家要好好养病啊！”王奶奶一听这话，宽心地点点头，合上眼睡着了。

过了几天，王奶奶去世了。吴师傅为王奶奶操办丧事，把她老人家安葬好。而后就把那小枕头放到自己屋里的五斗柜上，留做纪念。

两个孩子看到这小枕头，总感到太脏了。这天放了学，就开始拆洗。谁知线一拆开，里面夹着一个红布包，打开红布，还有一层油纸，打开油纸，却是四颗有核桃一般大小的圆蛋蛋，还闪着鱼肚白的光泽。姐弟俩猜不出是啥东西，就放到五斗柜上，等爸爸妈妈回来。谁知天刚擦黑，这四颗圆蛋蛋却发出银光来了，这下姐弟俩都惊奇得发了呆。

吴师傅两口子回来，看到两个孩子呆呆地站在那儿，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姐弟俩就把拆枕头发现的怪事一讲，接着把电灯一关，顿时，四颗圆蛋蛋果真发出银光来，把吴师傅两口子也看呆了。

吴师傅捧着四颗圆蛋蛋左看右看，忽然明白了王奶奶送枕头的心意，特别还说了“你不要，将来就献给国家”那句话，这一定是个宝贝蛋蛋。但是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呢？他决定找个地方去鉴定一下。

第二天一早，吴师傅早饭没顾上吃，拿了两颗圆蛋蛋，来到了东大街的一家珠宝收购商店，一位老店员接待了他。吴师傅把两颗圆蛋蛋一亮，老店员猛一楞神，急忙双手小心地接住，说：“你等一下，我这就进去鉴定。”可是这老店员一进去就不见出来了。吴师傅一等就等了一个钟头，他等急了，就去敲里屋的门。

一敲门，老店员走出来笑咪咪地抱歉说：“师傅，对不起，鉴定比较复杂，请你再等一等。”吴师傅只好再等了。一等又等了一个钟头，他又急了，又走过去敲那里屋的门。

门一敲，那老店员走出来，还是笑咪咪地抱歉说：“师傅，实在对不起，鉴定程序怪复杂，请你再等一会。”吴师傅无可奈何，只好耐着性子又坐下来等。就这样，又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肚子饿得咕咕叫，他气愤地握起拳头，“砰砰砰”对准那门使劲敲了三下。

这三下可真起作用，里屋门“吱嘎”一声开了，只见老店员紧握着那两颗圆蛋蛋走了出来。吴师傅硬邦邦地问：“喂！鉴定出来没有？”老店员笑咪咪地一挤眼，说：“师傅，我先问你一句话。”“什么话！”“你这个东西一共几颗？”吴师傅心中有气，随口说：“两颗！”“两颗？还有两颗吧！”“啊！”吴师傅惊奇得叫出声来，“老同志，你怎么知道还有两颗？”老店员仰天哈哈大笑，说：“同志啊，我要不知道就不干这一行了，这东西不出现便罢，一出现准是四颗，对不对？”“对！对！对！”吴师傅一边连连点着头，一边问，“你怎么知道它是四颗呢？”于是，老店员向吴师傅讲了一个故事。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西安。有一天深夜，慈禧太后把一个贴身的小宫女叫到身边，说：“如今李鸿章已同外国人签订了和约，不过外国人还不肯走，

要我再送几件贴身的宝物。今夜你就给我送去，记住，要亲手交给李鸿章派来的人，要是路上失落了，我可要你的命！”说着，把头上戴的帽子脱下来，这顶帽子上缀着九颗闪闪发光的夜明珠，慈禧摘下了四颗，用油纸和红布包好，交给了小宫女。



这小宫女姓王，当时虽然只有十七岁，可有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她恨八国联军的横行霸道，也恨皇室大臣们的卖国求荣。她接过红布包，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能让我们国家的宝贝落到外国人的手中！于是，她紧攥着红布包，走出了行宫的大门，隐入民间，从此杳无音讯……

说到这儿，吴师傅刷地一下站起身来，激动地说：“姓王，一九〇〇年十七岁，现在是一九六三年，十七加六三，正好是八十岁。原来是我院子的王奶奶呀！”“怎么？”老店员也刷地站起来，“她住在你院子里？”吴师傅难过地说：“嗯，可是她在几天前已经去世了。”老店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政府找了她十四年啦！解放后，政府发现了慈禧太后的帽子，但少了四颗宝珠，曾经向全国珠宝收购处发了通知，想不到它今天出世了！”

吴师傅听后，想了一下又问：“老同志，你们也真怪，既然知道这四颗宝珠，一看不就得了，干吗叫我等了三个多小时？”老店

（下转 25 页）



新女婿

伍庆琴 搜集整理

在香港某一条街的阁楼上，住着一个青年，叫李亚民。

李亚民祖籍广东，在一家印刷厂做工，是个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的光棍汉。他除了休假日外，每天早出晚归，极少与人交往，平时生活象水一样平淡。

奇怪的是，最近两个星期六，亚民一回到住处，就听到小提琴的委婉悠扬声。那琴声使人如痴如醉，亚民听到这琴声，什么也不想干了。

一个星期六，亚民提早回来，小提琴又拉响了。他不由自主地走到窗口往外张望，只见对面那幢大楼第五层的阳台上，有一位年轻姑娘在拉小提琴。那姑娘一见亚民在看她，便停止拉琴，对亚民嫣然一笑，而后轻盈地走进去了。

又一个星期六，姑娘又在拉琴，亚民又站到窗口眺望。姑娘一见亚民，停止拉琴，又朝亚民嫣然一笑。但这次她没有走进来，而是主动跟亚民打起招呼来，还约他到她家来作客。亚民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当亚民走到门口，姑娘已经立在那里迎接他了。亚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姑娘，只见她穿着鹅黄色镶边旗袍，胸前别着一朵镶着珍珠的金花，脖子上挂着一条用金钱仔连成的项链，脚上穿着高跟皮鞋。这身打扮，再配上她那瓜子型脸蛋，黑溜溜的大

眼，披到肩上的长发，和那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苗条身段，漂亮极了。

她很客气地把亚民让进屋里，一边倒茶、递糖，一边大声喊：“妈，来客了。”声音刚落，从里面房间走出一个约五十上下的老太婆。她穿一件黑纱绸旗袍，手上戴一对金镯子，手指上戴着一排金戒指。她边走边说：“欢迎到我家来玩，青年仔。”说着，她就在亚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那姑娘也紧偎着老太婆身边坐下来。这老太婆就打开话匣子，问长问短，同亚民拉起家常来。

在交谈中，老太婆告诉亚民，她家也是广东人，姓陈，女儿叫陈云嫦，老头子在加拿大开店，她母女俩闲居香港。她对亚民这个单身年轻人深表同情，母女俩都热情欢迎他常来作客。

亚民听了老太婆的话，心里很感动，他想：自己独居港地，举目无亲，如今有了这么个好同乡，可以使自己的生活丰富有趣了。

从此，每逢星期六，亚民便到陈家来了。老太婆待他象儿子一样，那姑娘更是“民哥、民哥”叫得甜甜的。

一天，老太婆对亚民说：“云嫦喜欢你，我也觉得你人老实，你就搬过来一块过算了。”亚民听了心里欢喜，嘴里却说：“我是个打工仔，云嫦跟我……”老太婆连忙打断他的话，说：“我不嫌你穷，你放心好了。”

过了一个月，亚民和云嫦结婚了。结婚那天，老太婆还叫亚民请来几个与他一块打工的工友，大家热热闹闹、



欢欢喜喜闹了一会儿新房。

结婚后，亚民不再出去打工了。整天在家伴着云端拉拉小提琴，哼哼歌儿，有吃有玩，快活极了。老太婆对这个新女婿爱护备至，不但给他穿好的，吃香的，还花了一笔钱替他到人寿保险公司保了险。

又大约过了一个月，一天，云端提出要买一只戒指，亚民就陪了母女俩坐了出租小汽车来到一家珠宝店。

这家珠宝店很大，专门经营金银首饰、珍珠玛瑙等贵重装饰品，店堂边还有专供顾客休息的房间，房间里摆了沙发、茶几，放着整套茶具。

他们三人在休息室里坐了一会，便到商品陈列的柜台上观赏挑选。云端被一只镶在白金里的大钻石戒指吸引住了。她看了看标价，便对身边的老太婆说：“妈，钱不够我回去取。”“我和你一块回去，亚民你留下，我们一会就来。”云端让亚民回到休息



室，顺手又给他倒了一杯茶，撒娇说：“坐着，别乱跑。”然后和老太婆一起走了。

亚民坐着很无聊，便端起云端斟的茶，慢慢地喝着、喝着……

大约过了一小时，云端和老太婆匆匆回到休息室，一看，亚民瘫倒在沙发上死了。母女俩抱着尸体嚎啕大哭。珠宝店老板闻讯赶来一看，吓得直发抖。警察厅也来了人，验尸结果，是中毒死亡的。这时，人寿保险公司的人员也来了，他们认为，人是死在珠宝店的，应由店里赔偿保险金。这样，云端母女得了一大笔人寿保险金。

不几天，云端母女俩突然搬走了，谁也不知她俩的去向。

原来，这两个女人是职业骗子，专门用这种手段来捞钱的。

（题图、插图：李 加）

（上接 21 页）

员哈哈一笑，说：“你知道这三个钟头里，这两颗珠子兜了多大个圈子！为了鉴别真伪，我们派人从后门把珠子拿到碑林博物馆，正好郭沫若先生来西安访古。博物馆连忙派专车去找郭老，跑了不少地方，最后才找到他。经他亲自鉴定，证明正是那四颗珠子中的两颗，所以刚才才给送了回来！”

吴师傅听了老店员的话，心中万分感动，决定把四颗宝珠献给国家。后来政府表彰王奶奶的爱国精神，为她重修坟墓立了碑，也表扬了吴师傅一家。按照保护文物的规定，给了吴师傅一笔奖金。吴师傅把奖金又捐献出来，用王奶奶的名义，给街道上添置了许多福利设施……

（题图、插图：钱逸民）

巧巧 三戏铲铲嘴*

王 接 田



南关生产队队长文贵的媳妇名叫巧巧，去年年底结的婚。村里人都说她能得很，妇女活里那剪、裁、缝、绣，百能百巧；庄稼行里那犁、锄、拉、担，样样在行。特别是那一手好“锅灶”，远近驰名：快切薄擀，热煎凉拌，爆炒烙蒸，荤素鲜甜，样样叫绝。有人说：“黄连从巧巧手里一过，就都成了甜的。”有一次，文贵和她开玩笑：“巧巧，人家都说你能得很嘛，你把咱大队爱吃白食的那铲铲嘴治得了？”巧巧说：“哼！碰到咱手里，试合试合！”

铲铲嘴名叫吴得利，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这个人，无论村里谁家娘生日，娃满月，红白喜事，请客待女婿，他都要想方设法铲着吃。因此，大伙给他赠了个“美名”——铲铲嘴。

说也凑巧，今年夏收后的一天清早，公社拖拉机站的司机老赵和小王开着拖拉机来给生产队犁麦茬地。铲铲嘴见到队长，老远就笑嘻嘻地打招呼：“文贵，你看这大热天，公社机站的同志给咱来犁地，伙食可要安排得好些啊！是不是就放在咱队那集体灶上，让你媳妇给做，把你媳妇那巧手显显！”

文贵虽然感到这样做，社员会有意见，巧巧也未必肯做这饭，但他怕得罪铲铲嘴，就没反驳。回到家，文贵吞吞吐吐地把情况向巧巧一说，没想到

* 铲铲嘴：比喻那些用不正当手段想方设法吃白食的人。

巧巧剑眉一扬，刘海一甩，干脆地说：“没问题！请队长放心，保险不给你丢脸。”

集体灶在铲铲嘴家隔壁队委会后院的厢房里。到了吃饭时候，司机刚进屋，铲铲嘴也从大门走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问：“早上给司机同志做的啥饭？”巧巧从灶房出来，笑着说：“三叔，你猜！”铲铲嘴说：“油饼？”“不是！”“包子？”“猜错了！”“那，那是啥饭？”巧巧故意拖长声音，一字一句地说：“油蒜辣子调搅团①！”铲铲嘴一听，脸也黑了，眉毛也低了：“唉！巧巧，司机同志给咱热死淌汗犁地，你咋能给吃搅团？”巧巧却嘻嘻一笑：“三叔，你不知道我做的这搅团好吃得很！又软又光，摊在案上象凉粉，热吃赛过豆花脑。早上我见天热，还专门滴了一盆凉粉鱼子，香油大蒜辣子水水一放，真比那哨子面还香。走，走，走，你快去陪司机同志多吃几老碗。”巧巧这一说，铲铲嘴眼珠一转，又变做笑脸：“不，不，嘿嘿！我是来看看你给司机同志的饭做好了没有，饭，我刚吃了。你三姨早上给我做的油饼、鸡蛋，我吃得都快溢出来了，实在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不过晌午可得给司机同志改善改善，再不能给吃搅团了。得关心革命同志嘛！”说完拔脚就要走。

巧巧见铲铲嘴要走，一把拦住：“三叔，晌午饭你放心，保险叫你满意。早上不吃也罢，多少尝一点儿。”这时，两个司机也从房里跑出来：“老吴啊！碰上了嘛，不吃咋能行？走，走，走，莫嫌弃，多少吃点儿。”铲铲嘴反复说：“不，不，今早上肚子吃得连个缝缝都没有了，这阵儿连个麦颗也咽不下去了。”巧巧嘻嘻一笑：“不吃也罢，该陪司机同志坐坐吧！”说着和司机连拖带拉把铲铲嘴拉到了屋内。然后，巧巧登，登，登几步拐回灶房，风也似地端上饭盘。铲铲嘴一看，啊！哪是搅团！原来是油蒜辣子调凉皮！他嘴里不停地“咕儿咕儿”向肚子里咽涎水。文贵一看，就说：“三叔，让巧巧多少给你调点儿，尝尝吧！”两个司机也劝他吃点儿。他刚张口说了个“那”字，巧巧却笑着抢先说：“那咋行？三叔刚说他吃得饱得连个麦颗都咽不下去。你再让他吃，撑下个胃穿孔，我三姨要来找我的麻达，咋得了呢！三叔，你说是不是？”

① 搅团：用玉米或高粱粉搅拌成糊糊。

巧巧这一说，噎得铲铲嘴“噢——噢——”了半晌，才干笑了两声：“对！对！确实吃饱了。”然后坐了一会儿，尴尬地走了。

文贵看着铲铲嘴临走时那难看的脸色，埋怨说：“巧巧，你这是弄啥呢？”巧巧把嘴一撇：“我是按你队长的指示办事嘛。”

“我指示啥来？”

“你不是叫我治治铲铲嘴爱吃白食的病吗？”

“哎呀，我不过是和你开了个玩笑，你咋能拾了个棒槌当真（针）呢！你这样做不是明明寻着得罪他吗？”

巧巧把嘴一拧：“哼，看把你给吓的！我不信天把人塌不死倒把人能吓死！那天塌下来有我撑着，保证与你无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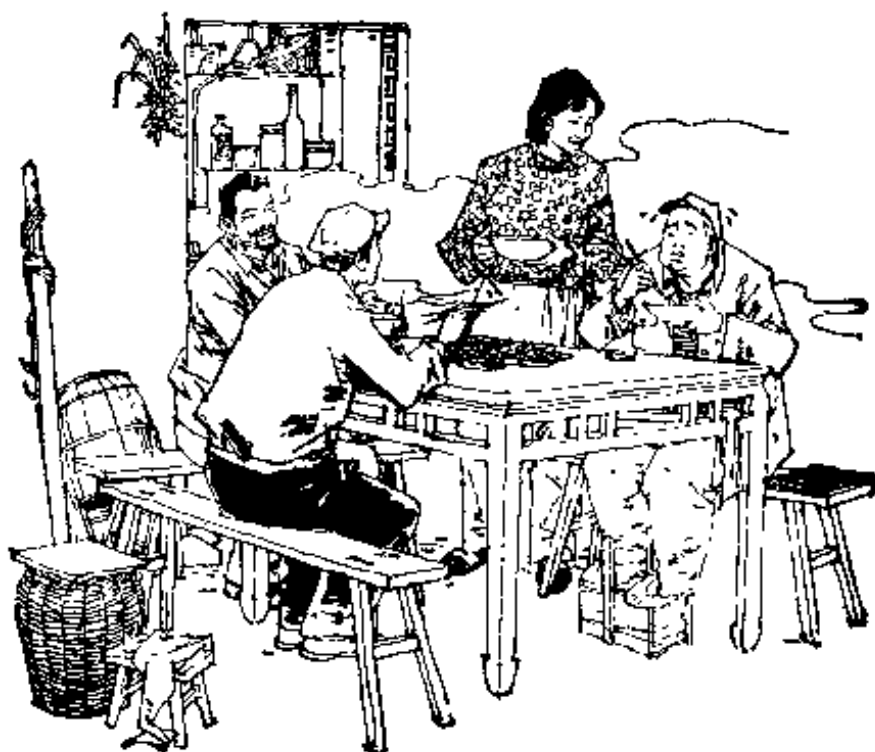
文贵走出队委会大门，正巧碰上铲铲嘴，他一见文贵，话中有话地说：“文贵，你媳妇真是嘴里含了转珠子，灵活得很嘛。不简单，不简单！”文贵连忙解释：“三叔，她就是那么个人，爱说笑，其实心里没啥！今晌午我叫她做顿香油千层饼，你也来尝尝。”铲铲嘴一听，心里气象消了一点，说：“文贵，那司机都叫油饼吃腻了。听说你媳妇那鸡丝哨子面做得特别，是不是到队里鸡场去捉只鸡杀了，做顿鸡丝面吧！”文贵心里有意见，嘴里不敢驳他，便跟他去队里鸡场捉了只大红公鸡交给巧巧。叮咛巧巧上午一定要做好，好让铲铲嘴补补饯、消消气。巧巧还是那句老话：“好，请队长放心！”

半晌午，文贵从地里回来提开水，却见铲铲嘴也向队委会走来，他俩一进门，巧巧忽然急急忙忙地大喊起来：“文贵，快，鸡跑了，快捉鸡！”文贵一看东墙跟下有一只大红公鸡，就想上前去捉。铲铲嘴连忙拉住：“不要撵！不要撵！看飞上了墙就糟了。”说完，只见他去灶房取出一把面渣，一边撒，一边咕、咕、咕叫着，慢慢地把鸡哄到了跟前，然后一个饿虎扑食，一把逮住了鸡的一条腿，嘴里连连说：“我看你还能跑出我的手心！”巧巧连连称赞：“还是三叔心眼多，有办法！三叔，你来了就帮着我把这鸡杀了吧！我们妇女家胆子小！”铲铲嘴一连答应了三个“行”字，从灶房取出菜刀，一只脚把鸡踏住，用手把鸡头往上一拧，狠狠地一咬牙，菜刀在鸡脖子上嚓地一抹。那公鸡扑腾几下，便不动了。接着又拔毛、开肚，三下五除二就拾掇得干干净净。

吃晌午饭时节，两个司机前脚刚进门，铲铲嘴就踏着后脚跟来了。文贵从灶房端上了鸡丝哨子面，铲铲嘴一看眉喜眼笑，一边吃，一边连声夸巧巧手乖巧。他几口就吃了一大碗，刚端起第二碗，院里突然传来一阵又尖又细的女高音在哭闹：“咳，挨刀子的，你为啥把我的叫明公鸡杀了？就不怕鸡骨头把你脖子卡断吗？”听见这喊声，房里几个人都一楞，大伙一齐来到院子里，原来是铲铲嘴的老婆。铲铲嘴莫名其妙地问：“上午杀的鸡是文贵和我从队里鸡场捉的，我亲自捉住杀的，咋能说是咱家的鸡？你胡闹点啥！”他老婆一听，气更大了，指着他的鼻子骂：“那个烂了肝花的才胡闹！眼看咱的鸡在队里院子吃食，被你这个短命的捉去杀了，连自个的鸡都认不得，你眼睛瞎了！我看再过些日子，你这个瞎了眼的把我都能杀着吃了！”文贵一听，八成弄错了，连忙对铲铲嘴说：“大概是咱没看准，把鸡逮错了。”他一听，脸一下子变得象猪肝子。文贵知道这只鸡疼在他的心上了，就说：“三叔，你别生气，等会队里赔你一只鸡也就是了。”两个司机看到这情景，一齐说：“老吴啊，这鸡主要为我俩杀的，我俩掏钱给你买一只！”这时，巧巧又抢着说：“老赵，看你两个把咱大队副支书看成了啥人，他能那么小气？我三叔一向宽宏大量，做事大方，一只鸡算个啥，能叫你两位赔？三叔，你说是不是？”铲铲嘴

干笑两声：“嘿嘿，叫你们两位赔，成啥话了吗！”接着又对他老婆说：“回去，回去！一只鸡值个啥，又不是骡子马，象要了你的命！”说完，硬把他老婆拉回家。

文贵送走司机，回到灶房，只



见巧巧咯咯咯笑弯了腰。她见文贵进来,从案底下的筐子里捉出一只大红公鸡说:“快送回鸡场去。”文贵一看,正是队里那只大公鸡。他这才明白又是巧巧用的计。原来巧巧看到铲铲嘴家的公鸡,经常跑到队委会院子里来吃食。这鸡又与队里的那只鸡大小肥瘦毛色一个样,她灵机一动,便来个以鸡换鸡,弄得铲铲嘴哭笑不得,只得忍痛把打落的“牙”往肚里咽。

眨眼又到了晚上,文贵想铲铲嘴大概再不会来了。谁知司机回到队委会,铲铲嘴却已提前“报到”。文贵去灶房端盘,巧巧说:“你走开,我自己会端。”说着,端起盘子,走进大房。文贵走到窗外,只见巧巧麻利地把三碗饺子放到两个司机和铲铲嘴面前说:“先尝尝,看调和怎么样?”两个司机一人吃了一个饺子,连声说:“真香!真香!”铲铲嘴吃了一个,却直挤眼;再吃一个,直哈气;第三个进了口,把那大嘴咧得足有四寸长,对巧巧说:“这盐咋这样重?”巧巧立即说:“哦!对,对,对!三叔,我记起了,这是开始做的几个,不小心盐放得重了。来!我给你另换一碗吧!”铲铲嘴连说:“能吃!我能吃!”说着大嘴一张,把那碗饺子硬咽了下去。这时,巧巧早已从灶房端来了第二轮,又递给每人一碗。司机依旧吃得很香,铲铲嘴咬了头一口,直吐舌尖;咬了第二口,额头冒汗;咬了第三口,直翻白眼。接着,皱着眉头用筷子在碗里慢慢地翻着,翻腾了老大一会,猛地一咬牙,大口大口吃起来,等到吃完后,只见那头上、脸上的汗珠滚豆子似地往下流。他放下碗后,巧巧又说:“三叔,没吃好吧!给你再来一碗!”铲铲嘴一边擦汗,一边直摇头:“吃饱了,吃饱了!”

铲铲嘴走后,文贵一看盘里铲铲嘴剩下的那碗汤,血红血红的,才知道巧巧最后给他端的是辣子饺子。他不由担心地对巧巧说:“今天你三番两次戏耍他,准把他给得罪深了!”巧巧一边刷洗碗筷,一边调皮地说:“这叫做对症下药!”文贵说:“照你这样治病法,到时候穿小鞋有你好受的!”巧巧把头一拧:“哼!谁要给我穿小鞋,我就把那小鞋踢个稀巴烂!对这种人就得得罪,都象你那软柿子头,歪风邪气咋能刹得住!四化咋能实现!”接着,巧巧猛地对文贵喊:“还不快回家吃晚饭去,等在这儿也想吃辣子饺子不成!”文贵做了个鬼脸,欢快地一溜小跑回家吃晚饭去了。

(题图、插图:庞先健)



“急急火”力挫“智多星”

黄铜塔

天鹅公社新上任的公安特派员朱正则，是个性烈如火、遇事敢作敢为的小伙子。当初，他在飞龙公社当团委书记时，有一天，急于上区里开会，饭还没好，他的烈性一来，提起一瓶煤油，哗地倒进炉子里，火苗呼一下窜上来，把他的眉毛、头发烧了个光，还在额头上留下几块白斑。从此，同事们就给他起了个“急急火”的绰号。

“急急火”上任第一天，就碰上一个棘手的案件。这天，他走出公社大院，来到街尾，只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跺着小脚，张开一张阔嘴，热汗直淌，神色惊慌地大叫：“打人了，打人了！”

“急急火”一听打人，忙拦住那“阔嘴婆”问：“老大娘，哪儿打人了？”“阔嘴婆”用手朝前一指：“在那，我们柴窑村！”

“急急火”顺着“阔嘴婆”的手指一望，只见对面虎豹山下，有个小山庄，时而传来一声撕肝裂胆的哭喊声。

“急急火”顿时只觉得全身血在涌，火在蹦。他把腰带一勒，拔腿直朝柴窑村飞奔而去。

“急急火”一口气奔到柴窑村。只见一座小茅屋前的坪子上，围着一群人，男的女的，一个个年轻力壮，挥拳的，将臂的，骂娘的，喊打的，一派杀气腾腾。有些群众远远站着，往这边看着，牙关紧咬，脸上显出敢怒不敢言的神色。

“急急火”分开人群，挤了进去，只见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正双膝跪在一个姑娘小腹上，一手揪住姑娘的头发，把头死死按在地上，一手抡起蒸钵大的拳头，在姑娘头上、脸上、胸口，雨点般地捶打着。

“住手！”“急急火”大叫一声，一把把那汉子拎了起来。

“你……”那汉子转过身来，正要发作，但一与“急急火”的眼光相碰，立刻满脸凶光闪电似地变成了一脸笑纹。他一把拉住“急急火”的手：“啊，是朱法官（这是这人对朱正则的尊称），快进屋！”

“急急火”一看，这个一脸炭黑色横肉的汉子，却原来是昨晚欢迎会上一次又一次给自己敬酒、一声又一声地称“革命同志”的熊世杰！一个共产党员、大队书记，怎么会这样无视党纪国法，行凶打人呢？

“急急火”正怒眼盯着熊世杰，那姑娘猛然向前爬了一步，一把抱住朱正则的双腿，大声喊冤：“上边来的干部同志，伸冤呀，为我伸冤呀！”那声音，象狼口的孩子在唤娘，叫人肝胆欲裂。

熊世杰又扯扯“急急火”的衣袖：“朱同志，别理她，这泼妇！”

“你！”“急急火”气得挥着拳头，在熊世杰眼前晃了晃，弯下腰去，扶起那姑娘。

那姑娘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边淌着鲜红的血，头发被扯下好几绺，身上的衣服被撕得一缕一缕，人一摇一晃的，站都站不稳了。这时，有几个胆壮一点的妇女，眼里含着泪水，帮着“急急火”扶住姑娘，走进了小茅屋。

“急急火”一看那小茅屋里，象野猪糟蹋过的苞谷地，锅、碗、坛、罐，桌子板凳，被砸得一塌糊涂，叫人目不



忍睹。那姑娘看见这副惨景，尖叫一声，晕过去了。

“急急火”一下慌了手脚，急得大叫起来。过了一会，姑娘那带血的嘴巴才微微动了一下：“水……”

“急急火”连忙找来水，给姑娘喂下。姑娘喝了凉水，提了一点神，嘴里喃喃地叫着：“哥哥，哥——哥——”她一边叫，一边用手摸索着，一下摸到了“急急火”的手，便紧紧地抓住了，尽着那最后一点力气，一字一句地呼喊着：“哥哥，你别怕他们，去告他们，告到法院去，告到县里去，告到省里去，告到北京去，这口冤气不出，我死也不闭眼啊！哥哥，你答应我吧！你答应我吧！”

“急急火”听着这声音，好似万箭穿心。他想：粉碎“四人帮”两三年了，怎么能容忍这种土霸王为非作歹！

他决心管到底，就连连说：“姑娘，你说吧，全说出来吧，我是公安干部，一定为你伸冤！”

“啊！”姑娘又惊又喜，又一把抓住“急急火”的大手掌，诉说起自己的冤屈来。

这姑娘叫龙秀姑，爹娘早已去世，只有一个哥哥叫龙俊文，兄妹二人，相依为命。

哥哥俊文，生来胆小怕事，人家打个喷嚏，他都吓得打颤，村上人称他“落叶怕”。妹妹秀姑，倒出落得一表人材，只因家境贫寒，无力妆饰，被称为“苦楝花”。

只因父母去世早，“苦楝花”很小就担负起家庭生活的担子。小小年纪，倒会心疼哥哥，她省吃俭用，攒钱供哥哥去读书，哥哥七〇年高中毕业了，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眼看哥哥年龄一天一天大了，秀姑托亲戚、求朋友，又为哥哥的亲事操心了。因为家底薄，条件差，好不容易有个姑娘同意了亲事，但提出要买部缝纫机。俊文一下为了难，秀姑却一口应承。从此，她发了狠心，人家吃饭她喝粥，人家过节她打汤；一个蛋一个蛋地攒钱，一盆食一盆食地喂猪；储了整整三年，总算买回了一部华南牌缝纫机。

七五年冬天，哥哥就要结婚了。秀姑心里整天乐融融，走起路来，象小兔子似的一蹦一蹦。村上的人说，这朵“苦楝花”，这回真的欢乐了。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天，秀姑的一只鸭婆，跑到队上稻田里，被队长熊世豪抓住，这熊世豪外号“马面王”，为人刁滑，好诓骗人。他拎着鸭子来找秀姑罚款。秀姑同意按队规罚款五元，“马面王”却拉着长脸说：“这是种子田，罚款翻四番！”

秀姑一下哪里拿得出二十元钱？只得答应一天以后交钱。那“马面王”硬逼着把她的缝纫机拿去做抵押，说一天以内不交出钱，机子充公。秀姑四处求借，在外凑足了二十元钱，深更半夜赶到熊世豪那儿去交钱。可“马面王”说已过了午夜十二点，机子不能赎了。第二天，那部缝纫机二十元钱卖给了他弟弟“黑阎王”熊世杰。

秀姑哭得死去活来，跑到公社去喊冤。公社那位造反书记是熊世杰的连襟，冤没伸成，反被说成是破坏农业学大寨，若要再闹，拉上台去批斗。

天哪！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秀姑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年冬天，那姑娘另有对象了，她哥哥已二十八九的人了，还是光棍一条。

粉碎“四人帮”后，秀姑看到冤案平反，一项一项政策在落实。又听说公社那位造反书记已撤职反省，她决计再到公社去告熊家兄弟一状，赎回缝纫机。

昨天，秀姑到公社，找到刚上任的周书记，诉说熊家兄弟诓骗缝纫机的前因后果。那周书记人倒蛮和气，可听完了，叹口气说：“唉，姑娘，我懂得你的心情。‘文化大革命’十年，‘四人帮’遗留下的问题太多了，好多大事都还没法处理呢！你这事，我看再缓一缓吧，要不，自己喂两头猪，卖了钱，再买一部算了吧！”

很明显，公社书记不想过问这小事。秀姑心不甘，她决心和熊世杰去说理。

今天一早，秀姑拿了二十元钱，就到熊家去赎缝纫机。熊世杰哪里把她放在眼里，理也没理。秀姑气不过，把钱摔在桌上，搬起缝纫机就要走。熊世杰婆娘扯住秀姑，扭做一团。熊世杰却操起一条扁担，冲到秀姑家来，看到东西就砸。秀姑回家一看，顿时气得发昏，一头朝熊世杰撞了过去。一个瘦弱姑娘哪里是“黑阎王”的对手，他揪住秀姑的头发，拉到屋外小坪上大打出手……

“急急火”听完秀姑的哭诉，气得他七窍生烟，拔脚就往外跑。他先去走访了几户群众，大家虽然顾虑很大，但从片言只语中所反映的情况和秀姑说的完全一样。他决定马上将熊世杰带到公社去处理。

“急急火”来到熊家。那是四栋红砖房子围成一个“回”字形的四合院，院心是一块水泥坪地。坪地上躺着一条蓬毛狗，一见“急急火”，就龇牙咧嘴汪汪叫着。熊世杰听到狗叫，从屋里走出来，一见“急急火”，一脸黑肉全堆上了笑纹，说：“啊，是朱法官驾到，快进屋！”

“急急火”板着脸，严肃地说：“不进屋了，跟我去公社！”

“有什么事？”

“为刚才你打人的事！”

“就为这点小事，值得朱法官动肝火？”

“事大事小，去公社讲！”

熊世杰见“急急火”是个硬家伙，他立刻露出本相：“什么，你要捕人？拿逮捕证来看！”

熊世杰婆娘站在门边，突然大呼小叫起来：“啊呀呀，当干部的不公道呀！我家叫人抢了，还要捕人呀！”

这一声喊，象吹响了冲锋号，立刻从房子的四面八方，冲出一大群人来，一个个咋咋呼呼：

“你捕人，有逮捕证吗？”

“他私自捕人，违法乱纪！”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在“马面王”熊世豪率领下，一群人朝“急急火”拥了上来，扳手臂的，揪衣领的，扯衣服的，抱腰肢的，把个“急急火”团团扭住，动不得，行不得；左不得，右不得；上不得，下不得；骂不得，打不得。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突然不知哪儿传来一声严厉而又低沉的训斥：“都给我松手！你们这些蠢猪！”一听这声音，这伙人象突然接到“圣旨”，全都松了手，一个个怔怔地站在那儿。

“还不都给我滚到屋里去！”又是一声训斥。

“急急火”这才看清，说话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半拉老头，秃顶头，胖圆脸，深邃的老鹰眼骨碌碌地转，显出神秘莫测的亮光。这不是区文教支部书记熊世坤吗？上回“急急火”的女朋友参加民办教师转正选拔考试，就是他主持的。

这个半拉老头正是熊家兄弟的大哥熊世坤。他为人足智多谋，素有“智多星”之称。

这时，“智多星”微笑着，将“急急火”硬拉进屋，搬椅子，递香烟，沏浓茶；还在桌上放了两瓶人参酒，又摆了猪耳朵、香肠、血粑、花生米之类的东西。“急急火”却竟不坐，烟不抽，茶不喝，直挺挺地立在那里，硬邦邦地说：“熊同志，有什么事，你就讲吧！”

“智多星”笑着向“急急火”招招手：“别忙，别忙，我们边喝酒边扯！”

“对不起，今天我有事，不能奉陪，你若没有事，我就走了！”“急急火”说着，抬腿要走。

“啊，别急嘛，你坐下，听我说。就是关于你女朋友转正的事……”

“急急火”满以为他要替弟弟讨情，谁知却讲自己的事，一时倒不知怎么开口好。原来“急急火”是城里人，对象是个当了五年民办教师、至今还没转正的姑娘。不转正，不能解决户口问题，他们的婚期也只好一年又一年地往后拖。以前民办教师转正靠关系，今年转正，据说凭体检、政审、文化考核三项。他未婚妻的身体、政审没问题，只是那文化考核成绩还没公布。

“智多星”坐在椅子上，故作惋惜地说：“唉，太遗憾了，这次全区转正指标只五个，你女朋友却考了个第十名，这事真叫我为难！”他瞟了一下楞在那儿的“急急火”，又半吞半吐、半阴半阳地说：“不过，小朱同志，这事你别慌，我一定尽力给你想办法，成功的把握很大。我知道你的心情，二十七八的小伙子，是该结婚了。”

“智多星”见“急急火”仍不吭声，似乎已被打动，于是他“嘿嘿”干笑一声，立刻话锋一转：“小朱，今天的事，只怪我晚来了一步，差点出了事。秀姑，我已派人送医院了；医药费、损坏的东西，全部由我负责。只是世杰，他少文化，做事鲁莽，是有错。不过，为了避免影响党的威信，人就别带走了，

让他在大队党支部内检讨一下，你看是否……”

“急急火”一听，心想：这老狐狸，兜了这么个大圈子，现在终于露出马脚，把他真正的目的端出来了。他鄙夷地看了“智多星”一眼，说：“熊同志，我只知道保护人民，惩办强暴，是一个共产党员、公安战士的职责。熊世杰欺压群众，侵犯人身，损害人民财产，就得由国家法律来管。”

“小朱，可别太凭感情用事啊！”

“把一个孤苦零丁的姑娘，打得这样惨，还讲感情用事！”

“可是，你实在是一见钟情啊！嘿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请看！”“智多星”从身上掏出几张信笺，递给“急急火”。

“急急火”一看，是龙俊文写的诉讼书，叫人吃惊的却是，他诉的不是熊家兄弟诬骗缝纫机，毒打龙秀姑，而是说朱正则利用职权，引诱奸污了龙秀姑。这下真把“急急火”的肺都要气炸了。他浑身发抖，咬牙切齿：“这家伙，血口喷人！”

熊世坤狡黠地眨眨眼说：“小朱，我们全村老少都知道，俊文是个老实伢子啊，从不讲假话。”“急急火”说：“去找他来，当面对质！”

“找他？不难！”“智多星”象变戏法似的，突然从自己房里拖出哭得两眼绯红的俊文来。

“急急火”一见，血往上涌，火朝上窜，一把揪住俊文的衣领，双眼圆瞪，厉声喝问：“龙俊文，你为什么要血口喷人？”

“我……我……”龙俊文吓得浑身象筛糠一样直打颤。

“小朱，有理不在言高。我看，还是坐下慢慢讲吧。俊文，听叔叔一句话，这诉讼书，你还是收回去算了吧！”“智多星”又装师公又装鬼，一边一句，把那诉讼书递给俊文。俊文接过诉讼书，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好吧，你们可以去告我，但是熊世杰要跟我走！”“急急火”说完，离开了“智多星”家，朝熊世杰家走去。

那“黑阎王”熊世杰，正躺在一只竹躺椅上。因为他懂得，神通广大的大哥一出而，一切会化险为夷。因此，他正悠然自得地在品着浓茶哩！

“急急火”来到熊世杰面前，尽量压住心头怒火，平静地说：“熊世杰，请

你跟我走一趟！”

“黑阎王”听了，先是一惊，但转念一想，也许是今天的事闹大了，大哥和小朱商量好，让我跟着去转一下，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因此，他放下茶杯，若无其事地跟“急急火”出了门，朝村口走去。

突然，龙俊文发疯似地从村里冲出来，手里扬着那份诉讼书，冲到“急急火”跟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沙哑着喉咙哭喊着：“朱同志，这诉讼书不是我写的啊！”“急急火”问：“是谁写的？”“是熊世坤写的啊，他要我承认是我写的，我不答应，他要开除我的民办教师呀！”

紧跟着熊世坤也气急败坏地赶来了，他听龙俊文说了真情，急得他伸手想抓那份诉讼书，“急急火”眼明手快，一把夺了过去。对俊文说：“到公社，你敢不敢讲真话？”“敢！”

“急急火”轻蔑地看了“智多星”一眼，说：“那我们一起到公社去！”

“去就去，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智多星”嘴里还硬着，可心里却虚得很，他不是个大傻瓜，象这号凭空捏造的假状纸，一上法院，就会真相大白，更何况还有这“落叶怕”活证人。他原来打算，万一“急急火”不吃软家伙，拿点硬家伙吓唬他一下，好替兄弟收拾残局，谁知这“急急火”软硬不吃，“落叶怕”也竟敢吐露真情。弟弟没保着，自己倒会落个诬陷罪。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智多星”，这时也只得抓耳搔腮，智绝计穷了。

朱正则，龙俊文，熊世坤，熊世杰，一行四人，沿着村前阡陌小路，朝公社的方向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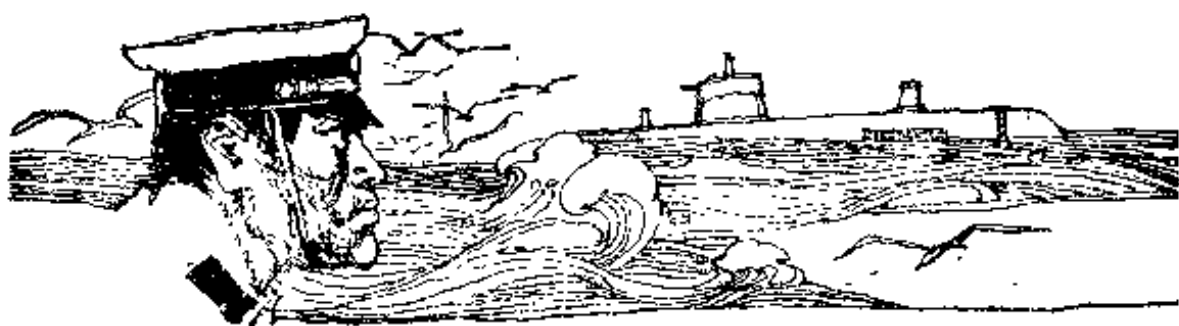
柴窑村村口边，人们拍手叫好，欢呼雀跃。

（题图、插图：盛增祥）

启 事

为满足读者要求，本刊从一九八一年起扩大订户。但因发行量仍有限额，希望欲购《故事会》的读者，从速到当地邮局办理订购手续。

来自海底的信息



(科学幻想故事)

朱玉琪 施鹤群

在海水采铀场附近 03 海区浩瀚的海面上，有一艘新型气垫艇“海陆号”，以二百节的速度高速巡视着。“海陆号”的驾驶舱里，坐着一位四十岁不到、英姿勃勃的公安人员，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他就是海上公安厅侦察员方韧。

方韧在搜寻什么呢？原来二十四小时前，在海上进行采铀的海水采铀船“探索号”，突然收到一种奇特的、忽有忽无的微波信息。这种微波的波长为 21 厘米，具有强烈的穿透性。对微波技术颇有研究的电气工程师严冰判断，这是一种与外界进行联络的通讯信号。为了弄清情况，严冰坚决向王船长要求亲自下海调查。但是就在严冰和他的助手小张，驾驶“水下吉普车”潜入海底后，不久就联络中断了。至今，他俩生死不明，情况紧急。

现在方韧正在执行侦察和寻找失踪者的任务。可是他已经在这个海区及其周围搜索二十个小时了，仍旧一无所获。这时，他突然接到公安厅田厅长的通知，叫他马上赶到海滨浴场，那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方韧接到命令，赶忙按动电钮，加大油门，“海陆号”腾空而起，风驰电掣般地向海滨浴场驶去。

海滨浴场距离 03 海区大约一百海里，这里是碧波银浪，凉爽宜人。人们下班后，就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游泳。刚才，有几个游泳健儿游出了浴场安全界线，突然一个人大喊：“救命哪！有鲨鱼……”随着喊声，几个人惊慌

失措地拼命往回游。

同时，浴场值班室水下监视电视屏上，也发现了一大群虎头鲨鱼，在浴场附近互相争夺、吞噬着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出一艘摩托艇赶到那里，那几个游泳健儿已经安全地脱离险境。摩托艇用驱鲨枪当场击毙一条鲨鱼，另外几条受了伤的鲨鱼逃走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时海面上却有一具衣衫破碎、浑身发绿、露出了骨头的尸体在随波逐流。

不一会，方韧赶到海滨浴场办公室，那具可怕的绿色尸体，已经横放在木板上，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尸体的面目已经模糊不清，身躯也残缺不全，左手臂整个儿被咬掉了，双腿只剩下骨头。

方韧走到这个面目可憎的绿色尸体面前，仔仔细细地进行测量和观察：死者身长约一米八五，鼻梁骨似乎高于一般人，从耳拉下来的一块皮层来看，此人生前多毛。凭这几点完全可以判定这不是严工程师或小张。那末他是谁呢？又为什么浑身会发绿呢？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方韧连夜把绿色尸体运到海滨医院，进行技术鉴定。过了一会，初步鉴定报告出来了：

第一，死者系四十岁左右的外国白种人。

第二，死亡时间约二十四小时。

第三，绿色的皮肤系中剧毒所致，有大面积皮下出血。经查，毒素是具有大分子蛋白结构的A型生物毒质，是毒性最强的毒素之一，十分之一克就可以使一千七百万人丧命。

第四，死者的一只眼球，构造特殊，系人造眼。

方韧看过报告，感到情况越来越复杂了：怎么是一个外国人呢？他转身走进鉴定室，只见医生和技术人员正对那只眼球进行解剖。粗看起来，它和正常眼球一样，但在显微镜下，终于发现里面镶嵌着一架高精度微型摄像机。由此可见，死者身分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外国人，而是执行着一项特别任务的特工人员。

这个新发现使方韧很激动。他要求医生和技术人员继续对“眼球”进行研究，尽量找到人造眼球所摄到的物象是什么？它储存在什么地方？说完，方韧就驾驶“海陆号”回到海上公安厅。



方韧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脑海里还是乱麻一团，一时理不出一点头绪。他喝了一杯浓茶，定一定神，然后决定先请教一下电脑。于是，他向电脑了解二十四小时内，沿海、特别是海滨浴场附近，有没有外国人进入和游泳？电脑的回答是：没有。接着他又要电脑提供沿海海流资料。霎时，计算机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幅流动的海流流向图。方韧核对了绿色尸体出现的位置，发现正好是一股定向海流流经的区域，它的流速竟高为六节。他

想：假定尸体是从03海区——海水采铀场边缘地带漂浮过来的，那么一天左右的时间足可以漂到海滨浴场。就这一点，又和严工程师的失事地点和失事时间相接近，会不会两者有内在联系？这倒是一个很发人深思的问题。

他把自己思考的问题向田厅长作了汇报。田厅长说：“你的想法很值得进一步探索。刚刚我又接到一个新情报，03海区发现一种告急信号，据说很象严工程师的。海上采铀船‘探索号’已经向03海区进发，请你立刻去协助他们，也许又会有新的发现。”

方韧一听，立时兴奋地走出海上公安厅，登上“海陆号”，不一会儿已降落到“探索号”巨大的甲板上。王船长向他介绍说：“二个小时前，我们的无线电接索仪收到了一种告急信号，这种信号，是我们给潜水员规定的特殊微波告急信号。估计是严工程师或小张他们发出的，现在我们正朝着信号在追踪。”王船长说到这里，拉了一下方韧，说，“我们上电讯室去看看！”

方韧跟随王船长来到电讯室，只见无线电搜索仪上的指针正在瞬息万变地抖动着，一个尖尖的脉冲愈来愈清晰，这表明“探索号”向微波中心接近了。片刻，在一架声纳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黑点，微波告急信号正是从那里发出的。黑点越来越大，最后竟变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

鲨鱼怎么会发出这种紧急呼救信号？大家忽地回过神来，顿时一种不祥预兆涌上心头：严工程师被鲨鱼吞下肚了，所以他戴在手腕上的那只装着自动报警装置的潜水手表，便自动发出呼救信号。

方韧双眼盯着电视屏幕上的那条鲨鱼，只见它正张牙舞爪地翻滚在浪峰波谷中，但从电视的特写镜头上看，它受伤了。方韧做了个抓住它的手势，王船长一声号令，“探索号”左舷顿时射出一股激光束，海面上立刻浮起一条巨大的虎头鲨鱼。大家将它打捞上来，拖进了船舱，经解剖，果然在它的腹腔里有一只发着警报的潜水手表，手表背面清清楚楚地刻着严工程师的代号：012。

事情已经很清爽，严工程师遇鲨身亡，小张下落不明。方韧出神地望着鲨鱼和潜水手表，陷入沉思：严工程师葬身鱼腹最多只有二十四小时，难道这么大一个人，除了手表，就全被消化得干干净净了？方韧想到这里，就连忙蹲下身子，把从鲨鱼肠胃里翻出的许许多多杂七杂八的鱼类骨头，用放大镜逐个检查，果然发现了一小块尚未被消化掉的小衣片。他用放大镜横看竖看，突然惊叫起来，这一块小衣片竟和绿色尸体上的衣衫一样的质地和花纹。他回过头来重新端详鲨鱼内脏，又发现内脏也是呈淡绿色的。看来鲨鱼吃的是绿色尸体上的一条手臂，也中了生物毒素，所以从电视屏幕上看上去象受了伤一样。这下可以断定：鲨鱼吃进的不是严工程师，而是那个国籍不明的外来“客”。那末，严工程师的潜水手表又怎么会到了这位外来“客”的手里呢？

正在这时，医院的最后技术鉴定报告送来了。那只人造眼球已经解剖完毕，找到了内在的秘密。原来它所拍摄和记录下的信息都储存在视网膜上的特殊记忆细胞里，它将光信息和红外信息转换成记忆密码储存在细胞分子里。现在科技人员将这些记忆密码，重新转换成光信息和红外信息，把过去景象重新展现出来。方韧和王船长走进特殊放映室，观看那只人造眼球里的储存画面，画面由许多搏斗图象组成。看完后，方韧认为，严工程师他们可能就在那里和敌人遭遇上了。那末他俩现在究竟怎么样呢？王船长根据刚才出现的海底地形特征，核对本海区的海底地形图，指出了出事地点，并当即制定出搜查、营救方案。方韧将行动方案电告田厅长，田厅

长又把它报告了海军有关部门,要求配合和协助。

搜查、营救开始了。方韧同两位武装潜水员,带了一个机器人包雷,乘坐“水下吉普车”,潜入03海区的海底。海底世界神秘莫测,形形色色的鱼穿来穿去。方韧警惕地巡视着,蓦地,看见一艘有红五星标记的“吉普车”,隐蔽在两块大岩石中间。方韧刚想接近它,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但见屏幕上蓝光一闪,方韧的“水下吉普车”噼噼啪啪一阵乱响,一股海水立刻冲进来了。方韧意识到遇到了敌艇。他镇静地检查一下舱内激光武器,不料激光武器已被摧毁。他立即命令武装潜水员撤出“吉普车”,自己紧紧盯住正在发出激光束的敌艇,冷静地给机器人包雷发出一个指令,让它出去收拾敌艇。突然,方韧只觉得左上胸一阵麻木,他知道自己负伤了,就忍住剧痛,飞滚到一个角落,迅速将伤口包扎好,再抬起头一看:好!包雷贴着海底,已经迂回到敌艇旁边,对方似乎也发现了这个怪物,正准备转身来对付包雷。但来不及了,一阵地动海崩,敌人的深潜艇被炸得粉碎。

方韧刚刚想深吁一口气,谁知右面又来了一艘大型潜水艇。他大喊一声:“不好!”正挣扎着从船舱内出来,两位武装潜水员却游了进来,高兴地说:“是我们的,你看,在打信号灯哩!”



方韧很快地来到那艘大型潜水艇内。他一看王船长、田厅长金在里面,还来了不少海军潜水兵。方韧汇报了刚才激战的经过。大型潜水艇又巡视了四周,大家用可携声纳左寻右找,但还是没有找到严工程师和小张。

方韧心如火燎,要求亲自出去找一趟。田厅长望着这位坚毅顽

强的公安战士,同意了。方韧、王船长和几位工程师下去后,对周围每一块岩石作了详细的分析判断,最后在离严工程师的“水下吉普车”二百米地方,发现在岩石的缝隙中有一具尸体,一看是小张。

又经过仔细搜索,离小张不远处,发现敌人把水下运行器伪装成岩石一样。由于这水下运行器有两只奇特的触角,外表又涂上了一种吸音材料,所以声纳无法侦破。他们决定采取泡沫成型打捞法,将它打捞出海。四小时以后,这个水下运行器已经停放在“探索号”海水采铀船的甲板上。

当这水下运行器的门被设法打开后,只见严工程师昏倒在里面。经过抢救,他苏醒了,一见亲人们,他急切地诉述了他和小张所遇到的情况。严工程师说:“我们到海底寻找奇怪的 21 厘米长的微波发射中心,意外地发现有一条又粗又长的活动管道。海水采铀场没有水下管道呀!谁在吸取富集铀的海水呢?我和小张正准备进一步仔细地观察,突然发现有一块‘岩石’在移动,我们连忙隐蔽起来。只见从那块‘岩石’内走出来一个人,并发出这种特殊的微波。接着那人走了过来,开亮了手里的水下照明器,看见了我们。于是展开了一场搏斗,小张被他打伤,我追了上去,眼看那人要溜进那块‘岩石’,我就不顾一切地冲过去,跟着那人进入那块‘岩石’里,同他又展开了一场搏斗。操纵室里的仪器给打得一塌糊涂,同时我也受了重伤。当我跌倒在一台仪器旁,就顺手抄起仪器上一只玻璃瓶朝那人头部砸去,瓶子摔碎了,那人满面流血,跌倒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便不动了。我爬过去一看,只见他浑身发绿,原来玻璃瓶里是剧毒药品。我知道我要拖着重伤身体走出这潜水器是办不到的,自然更谈不上营救受伤的小张。但是用什么方法同家里联系呢?当时我手头上唯一的東西就是一只潜水手表,可以发出告急信号。可是它发出的信号距离有限。怎么办?我想只有将手表戴在那个尸体手上,让他浮出水面告警。于是,我找来了几块泡沫塑料座垫,将它捆在尸体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尸体推出潜水器的出入孔。当做完这一切,我已经精疲力竭,一阵昏眩,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严工程师讲完了,田厅长和方韧却陷入了沉思,他们意识到,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啊!

(题图、插图:施大畏)

· 东海传说 ·

的 船 眼 睛 的 故 事



金
涛
搜
集
整
理

鱼汛季节,渔场上渔船多极了!在成千上万的渔船当中,你一眼就能认出我们舟山的大捕船来,因为那船头上都有一对黑白分明的船眼睛。渔船为什么要画上“船眼睛”呢?这里面有个故事。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渔民,姓周,名叫一郎。妻子在渔霸海老虎家里帮工,劳累死了,只留下一个女儿海囡和他相依为命。这几天,渔霸海老虎又要来收渔租了,周一郎正为捕不到鱼发愁,听说龙潭洋面有鱼,就决定出海去试一试。

晚上,父女俩驶船到龙潭。周一郎一连撒了三网,网网都是空的,一片鱼鳞也没捞着。柔和的月光下,海囡坐在船头,托着腮巴,望着夜空出神:多晶亮的星啊,一眨一眨,好象天女的眼睛。要是渔船也有眼睛,能看清海里的鱼群,那有多好!海面想着想着,唱起了古老的

的渔歌:

风儿吹,船儿晃,月亮当灯船作床。

海中鱼儿不进网,愁煞船上捕鱼郎。

正唱着,忽然间,海面浪花翻腾,浮起一群白色小鱼。周一郎赶紧撒下网去。起网一看,父女俩顿时心灰意冷,原来网里一条白色小鱼也没有。找了半天,只找到一条酱红色的小金鱼。

辛苦了大半夜,只捕到这么一条鱼,周一郎又气又恼,反正拿回去也抵不了渔租,就叫女儿煮碗鱼羹充饥。海囡把鱼捧在手上,见它鼓着鲜红的鱼腮,瞪着大大的眼睛,泪汪汪地望着自己,心里很是不忍:“阿爸,放掉它

吧,看它样子怪可怜的。”

谁知海因刚说完,小金鱼也开口说起话来:“是呀,放我回去吧!”

父女俩好不奇怪。周一郎吃惊地问:“你是鱼还是水怪?”

“我不是鱼,也不是水怪,我是东海龙宫的龙太子。因触犯宫规,被罚在龙潭。刚才上来偷听渔歌,不料被你们网住了。”

海因听了,同情地抚摸着小金鱼。

周一郎说:“好吧,我们放你回去。你以后可要小心,不要因为贪玩再撞在网里啦。”

海因小心翼翼地把小金鱼捧到船边,刚要撒手,小金鱼又说话了:“好姑娘,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你把我的泪水涂在你的眼睛里,你就能一眼看穿海底啦。”

海因将信将疑地用手指沾了小金鱼的泪水,抹在自己的眼睛上,然后把小金鱼放走了。

说来也真怪,海因涂过小金鱼的泪水后,第二天出海去,只要在船头一站,海里的一切全收眼底,海因高兴极了。打那以后,父女俩次次出海都是满载而归。

乡亲们看到周一郎父女俩捕到那么多的鱼,都赶来请教。海因便把小金鱼的事告诉了大家。乡亲们听了个个庆幸,他们跟着周一郎父女出海,在海因的指点下撒网、收网。这一来,舟山的渔民都不愁捕不到鱼了!他们交清了租税,还清了债务,有的还打了船,添了网,日子越过越兴旺。大家都夸奖海因父女是“救命皇菩萨”。

消息很快被渔霸海老虎知道了,他又惊慌又眼热,深恐渔化子们从此再不上他的船捕鱼,他的土皇帝要当不成了,于是连忙召集手下亲信商议对策。

那一天,周一郎在船上招待乡亲们。海因穿着一身新花袄,一边忙着洗鱼切肉,张罗洒菜,一边轻轻地唱着:

风儿欢,船儿唱,浪花朵朵闪银光。

舟山从此胜蓬莱,山绿水青鱼满舱。

突然,从岸上冲过来一群恶奴,上了船头,背起海因就走。

海囡拼命挣扎着，大声呼救：“强盗抢人啦！强盗抢人啦！”周一郎和另外几位船老大闻声跑出船舱，追了上去，可追到海老虎家大门前，被官府派来的差人挡住了，眼睁睁看着恶奴们把海囡抢进渔霸家的朱漆大门。

海囡被绑在花厅前的廊柱上。海老虎眯着猫儿眼，堆着一脸奸笑，从屋里走出来，朝他手下的爪牙喝道：“混账！还不快给海囡姑娘松绑！”

恶奴们连忙替海囡松了绑。

海老虎一双猫儿眼滴溜溜地在海囡身上转：“啊，海囡姑娘，真是委屈你了，委屈你了，从今天起，你就替我海大爷去捕鱼吧，我海大爷是不会亏待你的。”

“放屁！我一不欠你债，二不犯皇法，你凭啥抢人，强迫我为你捕鱼？”

“嘿嘿嘿，”海老虎露着两颗黄牙，一阵狂笑，“说什么你的双眼能看穿海底，这不分明是海鬼附身，已经有人把你告到官府啦。你不想海大爷来帮助你吗？”

渔霸的心比老虎鱼的刺还毒，海囡气得说不出话来。海老虎以为海囡屈服了，死皮赖脸地又逼进一步：“只要你依了我，天大的事都可以一笔勾销。我请你阿爸当二船主，渔行里三百条大捕船全归你阿爸指挥。你除了出海捕鱼，回到岸上就来陪伴我海大爷。你要金我给你金，你要银我给你银，山珍海味任你尝，绫罗绸缎凭你挑。那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嘿……”

海老虎正说得起劲，“啪”，脸上挨了海囡狠狠一巴掌，打得他龇牙裂嘴，跌倒在地上。

“啊，你这个臭渔化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海老虎爬起来，两只眼睛血血红，“好哇，你不依，就永远别想再见天日！来人啊，把她拖到土牢关起来！”

就这样，海囡被关进了土牢。

再说，舟山渔民失去了海囡，捕不到鱼，日子又难过了，今天张家卖儿女，明天李家人跳海。只有渔霸海老虎逼租逼税，囤粮放债，又抖起了威风。

周一郎和乡亲们实在走投无路，一起到海老虎家来评理，在大门口围了三天三夜。海老虎买通官府，从县城里搬来救兵，又抓人又打人，硬是把

渔民们赶了回去。

渔民们的哭声传进土牢，海图心中象刀割般疼痛。她透过窗口，望着海滩边破败的渔船，荒山上新添的土坟，唱起了凄凉的渔歌：

天苍苍，海茫茫，乌云罩头日无光。

刀风箭雨难行船，渔家生路在何方？

海图唱着，望着，沉思着，突然，心头一亮！她拼命敲打起土牢门，海老虎的恶奴骂骂咧咧跑来了：“怎么，海图姑娘，想好了？海大爷已经等得不耐烦啦！”

“我想好了。不过，让我先和阿爸见一面。”

当天晚上，父女俩在土牢见面了。周一郎看到女儿，一阵心酸，把海图紧紧搂在怀里。

海图抬起头，睁着一对美丽的眼睛，怔怔地望着阿爸：“阿爸，只有一个办法了，让女儿把两只眼睛献出来，用它和墨拌在一起，描在乡亲们的船上。这样，大家又能捕到鱼了！”

“啊！不不，”周一郎惊恐地说，“海图，你疯啦？”

“阿爸，救乡亲们的命要紧啊！你不是常跟我说，咱们穷人都是亲骨肉，应该亲帮亲嘛。再说，海老虎不会放过我的，说不定过几天就要对我下毒手了。”

“不，不，傻孩子，这可使不得呀！”

周一郎正要劝说女儿，忽听海图大声喊：“阿爸，你看那边谁来了？”

周一郎回头张望。海图趁阿爸



不备，咬咬牙，挖出了自己的双眼……

周一郎转回身，看到女儿手中这对晶亮的眼珠，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抱着昏死过去的女儿，失声痛哭。

哭声引来了恶奴，恶奴心想：一见面就哭哭啼啼，万一海囡姑娘又变心，我怎么向海大爷交代？还是快把这老头赶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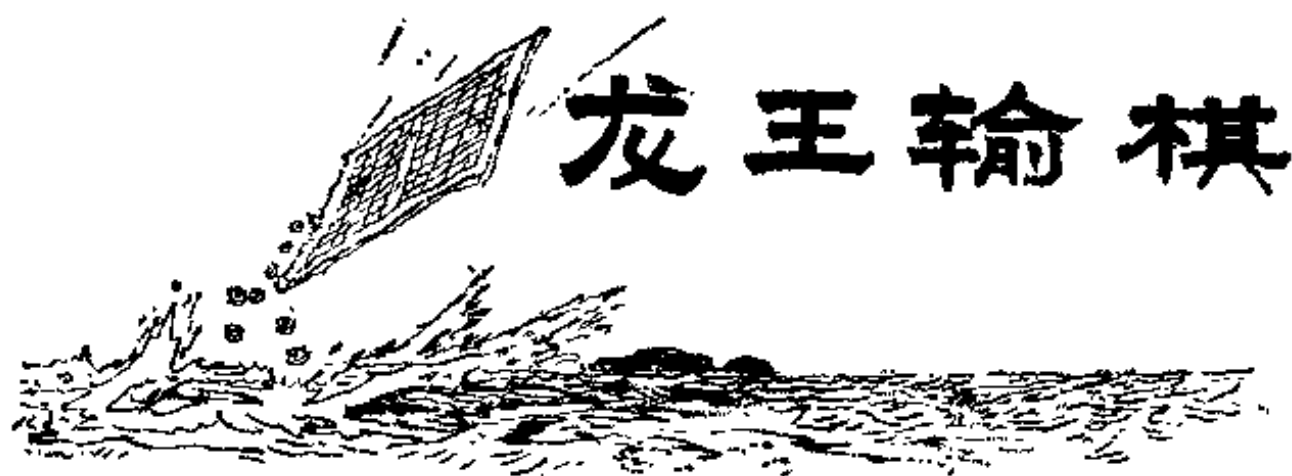
这时候，海囡慢慢醒过来了，听到恶奴正在赶阿爸出去，连忙劝阿爸说：“阿爸，你就走吧。别忘了女儿的心愿啦！”

周一郎硬硬心肠，悄悄藏起女儿的一对眼珠，挥泪离开了土牢。

隔不几天，岛上的渔船全画上了船眼睛，东海洋上又响起了乡亲们欢乐的渔歌声。

大家记挂海囡，要把最大最肥的鱼送给海囡吃。可就在这天晚上，海面上刮来一阵狂风，把渔霸家里的屋顶掀开了，海囡不见了。人们都说，一定是那个变成小金鱼的龙太子把海囡接走啦。

渔船上画“船眼睛”的习俗，就这样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海囡父女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舟山渔民的心里。



金涛 搜集整理

东海有一个著名的嵎山渔场，黄鱼、鲳鱼、带鱼、乌贼……一年四季捕也捕不完。可是传说很早以前，这里却是孤岛荒滩，海水混浊，鱼虾零落，只因后来岛上出生了一个奇特的孩子，下棋赢了龙王，才使这里成了鱼虾

成群的渔场。

这个孩子名叫陈棋，奇特的是，这孩子生下来，迎风就长，见海就大，三天会叫娘，七天会喊爹，不满一周岁，竟长成一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小陈棋爱下棋，不论是到海边赶潮，还是上山砍柴，总喜欢跟小伙伴们杀上几盘。他白天讲下棋，晚上梦下棋，天长日久，下棋的本领越来越大，大伙送他一个美号：东海棋圣。

谁知七传八传，这事儿传到东海龙王敖广的耳朵里去了。敖广也是个棋迷，曾跟棋仙南斗学过棋艺。他想：小小渔童敢称“东海棋圣”，把我堂堂龙王置于何地！越想心里越不服气，摇身一变，变作一个渔夫，径自来到嵎山岛找陈棋。

嵎山岛上热闹极了！芭蕉树下，东一堆，西一群，到处摆满了棋摊。敖广不认识陈棋，便混在人最多的地方，围着棋摊观战。下棋的是两个渔童，眼看其中的一个要输了，敖广忍不住插嘴说：“出‘车’，快出‘车’！”谁知那个渔童恼怒地冲着敖广嚷起来：“难道你不懂得下棋的规矩吗！谁叫你多嘴啦！”敖广讨了个没趣，解释说：“我是好心，你再不出‘车’，这局棋就要输了。”

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两眼水灵灵的小伙子，笑咪咪地说：“这位大哥熟知棋路，想来也是位棋手罗！”“嗯嗯。”敖广见他相貌不俗，便问：“请问足下尊姓大名？”“我叫陈棋。不知大哥因何说这盘棋不出‘车’就要输了呢？”敖广正要找陈棋较量，便接口道：“不信，我们可以就这个残局来试一试。”

说完，两人便对弈起来。陈棋一不出“车”，二不下“士”，就是用一只“拐脚马”，一走二拐，把敖广逼上绝路。气得老龙王额头出汗，直喘粗气。

陈棋站起来说：“不用解了，你输了！”敖广不服气，说：“再来一局，三局定胜负！”“这位大哥，你下棋的本事我已经领教了，不必再下了吧。”

敖广见陈棋这样藐视他，更加火冒三丈：“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东海龙王敖广，我的棋艺是棋仙南斗亲自传授的！”说着，用手一抹脸，现了龙王本相：两根金色的龙须高高翘起，七棱八角的头颅煞是吓人。

可陈棋一点儿也不害怕，仰起脸哈哈大笑：“只怕输了，你大王脸上无光。”敖广摇着龙头叫道：“小渔童，你别吹牛！若是输给你，我情愿向嵎山

岛年年进贡,岁岁献鱼!”“说话算数?”“赖赖变乌龟!”“好,那就领教了。”

陈棋同龙王又摆开棋局。龙王求胜心切,用“当头炮”发起猛攻,谁知陈棋沉着应战,没几着,就把龙王的一只“车”吃掉了。龙王一阵心慌,阵脚大乱,连连失子,很快就被“将”杀。龙王输了一局,还是不服,重整旗鼓再战。这一回他改变了战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每一着都走得十分小心。可是龙王终究不是陈棋的对手,眼看又要失子,龙王急了,伸手来抢:“不行,不行,这着棋不算数。”“呵!龙王赖了,龙王赖了,赖赖变乌龟!”观棋的渔童拍手起哄了。

龙王脸孔血红,心想:如若再输一盘,我的脸往哪儿放?再说,海口已经夸下,以后真得年年进贡,岁岁献鱼,到底有点肉痛啊!想来想去,只有到棋仙南斗那里去讨教兵。敖广开言道:“陈棋,你等一等,待大王去去就来。”说完,驾起祥云,腾空而去。不到一顿饭工夫,就把南斗仙翁请来了。

南斗仙翁从宽大的袖筒里掏出一副仙山玉树雕成的特大棋盘,盘内棋子黄、白两色,黄的是金,白的是银,晶莹透亮,象天上闪烁的星星。龙王有意在陈棋和众人面前摆威风,命两条金龙把棋盘高高顶在头上。他自己龙头一摆,一下子长得象小山一样高,说起话来,声音象打雷:“小陈棋,你还敢与大王比试吗?”陈

棋笑笑说:“龙王,你别逞强,等我来杀败你!”说完,领着小伙伴们登上嵎山岛上最高的一座山峰,这才刚够撩到那大棋盘。

棋战重新开始。敖广有南斗替他出主意,果然棋艺大进。陈棋也使出平生本领,奋力力敌。这盘棋杀得好不热闹,双方横“马”跳“卒”,



“车”攻“炮”轰，你来我往，不分胜负。正在这难解难分的关键时刻，只见南斗在旁出了个点子，敖广连走三着妙棋，吃掉了陈棋一“车”一“炮”。渔童们心慌了，要紧帮陈棋出主意，有的说飞“相”，有的说下“士”，七嘴八舌乱了套。但见陈棋依然镇定自若，他对着棋盘凝思了一会，又从容不迫地下了起来。七走八走，陈棋的一匹“马”吃掉了敖广的两只“象”，接着又挺“车”上前，一个网宫，把敖广“将”杀。龙王目瞪口呆，怎么也没想到这回又是自己输了。南斗呢，高高的额头汗水淋淋，雪白的胡须簌簌发抖。他咬着敖广的耳朵说：“罢了，这着棋是当年棋仙北斗走赢我的一步绝招！怪不得前几天听北斗说，他的棋盘里少了一颗棋，原来跑到这里来了。”

敖广的龙眼睛瞪得滚圆：“啊，陈棋是北斗棋盘上的一颗棋？”南斗点点头说：“走吧，走吧，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敖广实在太懊丧了，气哼哼地把棋盘一掀，拉着南斗就走。那盘棋连棋带盘骨碌碌一古脑儿落进东海，因为它是仙山玉树做成的，到底有点仙气，落到东海以后，就变成了星罗棋布的小岛。东海龙王输了棋，只得兑现诺言，给嵎山岛年年进贡，岁岁献鱼。

从此，嵎山洋海水澄清，鱼汛旺盛，成了东海一个著名的渔场。

（题图、插图：谌孝安）

《诗谜评文》的谜底：不知所云，离题万里。

《三张白纸条》的谜底：三思(撕)而后行。

《一共几条鱼》的谜底：“6”字去头，“8”字去半，“9”字去尾，都是“0”。

《三谜一底》的谜底：墨斗。

《取考题》的谜底：小高说：“因为小说的 23 页与 24 页是在同一张纸上，一张纸是不会有‘中间’的，因此又怎么能夹考题呢。”

十一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在西安举行

最近,《故事会》编辑部邀请北京、陕西、四川、辽宁、河南、山东、山西、浙江、江西、甘肃、上海等省市部分故事工作者和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在西安举行座谈会。这是继去年九月八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后的又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大家回顾了一年的变化,一致指出:自去年会议以来,各地的故事活动经过拨乱反正,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出现了许多可喜的现象:比如,各地不仅重视新故事的创作和讲述活动,而且还注意搜集整理传统民间故事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民间故事;新故事创作如何在继承传统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并在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出现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故事;在各地的故事活动中,有关部门还把民间的故事讲述者、艺人和故事员结合起来,使这支队伍能互相取长补短,不断扩大。

会议期间,大家还就“新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问题”、“新故事的发展道路问题”、“故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关系问题”、“怎样多创作一些拉家常式的故事,以便为更多人掌握和运用问题”展开了争鸣。

与会者指出:为进一步推动故事活动开展,必须注意加强理论研究工作,要探讨故事这种语言艺术反映生活的特点,努力按口头文学的创作规律办事,以求搜集、创作更多易讲、易记、易传的故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大家还指出: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级群众文化部门应加强对这一活动的组织发动工作,并希望各级民间文艺研究会要热情支持、扶植这一口头文学的发展。(顾 诗)



(题图:毛用坤)

“瘸子”乘车

一天，公共汽车上乘客满座，有个青年一上车，就一瘸一拐地走到坐着的乘客跟前。售票员见了就说：“哪位乘客让个座位给这残废人。”旁边一位老大爷忙站起来让座。瘸子连声说：“谢谢，老大……”他“爷”字还没喊出口，“叭叭”脸上挨了两记耳光。瘸子二话没说，拔腿就跑。原来这位老大爷是他的亲爹。

(邢怀忠)

吃掉资本主义

王主任被太阳晒得汗流浹背，又累又渴，他吃力地蹬着车子，想找个阴凉的地方，喝口水。

忽然发现前面有辆马车，装满了花花绿绿、圆滚滚的大西瓜。

王主任笑嘻嘻地上前说：“喂，社员同志，卖给我一只西瓜行吗？”

两个社员回头一看，同时惊讶地说：“啊！王主任，这是资本主义呀！你春天不是命令我们把瓜秧拔掉吗？”

王主任脸一红，但随即咧开嘴笑道：“对，我就是要吃掉这资本主义！”

(晋 煤)

• 本栏欢迎来稿 •



(插图:肖 盼)

我离不开你

列车上，有两个男女青年并排坐在位子上。他俩素不相识，但身子却紧紧偎在一起，招来许多旅客的白眼。

过一会，女的想换个地方，男的仍寸步不离地跟着。女的生气了：“走开，别老缠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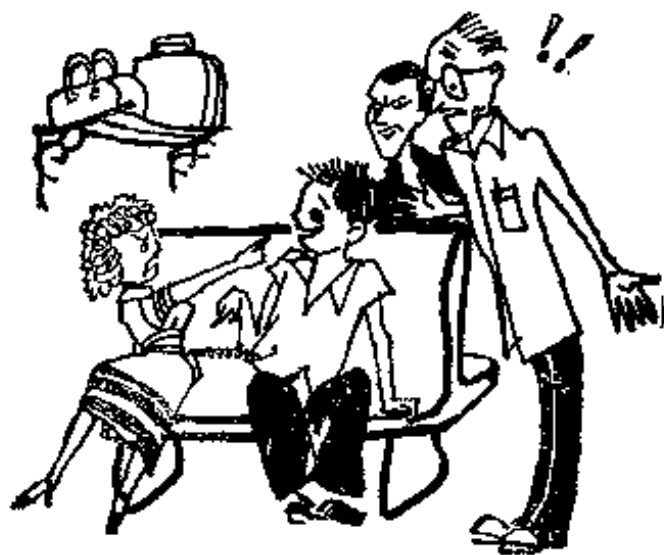
男的笑咪咪地说：“不行，我离不开你！”

周围旅客被激怒了，于是对男的群起而攻之。

那男的慌忙解释：“诸位不必动怒，因为她刚才拿

了我的钱包，你们看——喏，钱包在她口袋里，可钱包上的链子却仍拴在我的腰带上，你们说说，我能离开她吗？”

(韩钟亮 搜集整理)



(插图：肖 昉)

点点清爽

有个人每天总是赶乘头班车，上车后，总是掏出一张十元，要买一张五分的票。因为车刚出场，售票员找不出钱。这个人就堂而皇之、心安理得地享受免费乘车了。

没多久，他的妙法被售票员小陈发现了。这天轮到小陈当班，那人在老辰光、老地方上了车，照例掏出一张十元，叫买票。小陈一声不吭，接过钱，撕了一张五分的车票，而后从一个布兜里抓了几大把硬币，放到那人手里，说：“这是找头，请你当面点点清爽。”那人捧着钱正在手足无措时，突然汽车一个急刹车，那人手里的钱顿时“哗——”一声，象天女散花似地撒了一车厢。

(徐华龙)

什么也看不见

妈妈：“马丁，你到厨房里去一下，看看电灯是否关上了！”

马丁去了一下回来说：“妈妈，我去看过了，什么也看不见，那里黑古隆冬的。”

(裴胜利 译)



(插图：周松生)

我自己走着去

一位旅客带了很多行李。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问司机：

“到火车站要多少钱？”

“七法郎，先生。”

“好，但是我的行李怎么算钱？”

“这是免费的，先生。”

“那么，只要把我的行李拉到火车站去，我自己走着去吧。”

(陈国华 译)

反正是吃黑面包

“延斯，快吃晚饭了，”母亲叫道，“你洗过手了吗？”

“干吗要洗手呀，妈妈，”延斯说，“反正是吃黑面包呀！”

(裴胜利 译)

一天，华尔生和汤姆到餐馆进餐。服务员端来两块猪排，汤姆立即拣了一块大

你挑哪一块

的放在自己的盆子里。

华尔生见了不高兴地说：“你怎么这样不懂礼貌？”汤姆说：“如果你先拣，那你挑哪一块？”

“当然是小的。”

“那你还嚼苏什么呢，”汤姆说，“你本来就是要吃小的嘛。”

(驾 濶 译)



風俗故事



端阳节门上插艾的传说

张兆浩 整理
张银河 搜集

每年端阳节，家家户户都要在门框上插两株艾，你知道这是咋回事吗？

唐朝僖宗年间，黄巢造反，攻城夺地，杀富济贫，皇帝和官府一面派兵镇压，一面造谣惑众，说黄巢杀人不眨眼，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没见过义军的老百姓都信以为真，听说黄巢来了，就急忙逃难。

这一年，黄巢的义军从山东打到河南，兵临邓州城下。黄巢到城边查看地形，只见成群的老弱妇孺从城内逃难出来。他见一个妇人背着包袱，手拉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怀中却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大男孩，感到很奇怪，就下马问道：“请问大嫂，你们母子慌慌张张要到哪里去？”妇人说：“县衙今天挨门传令说，黄巢要来血洗邓州。男人们都被抓去护城，剩下老老小小，不如早点逃个性命。”

黄巢把妇人手拉的那个小孩抱起来，问道：“你为什么手拉小的，却怀抱大的呢？”妇女悲痛地说：“抱的这个孩子，他父亲被官兵抓去筑城，累死了；他母亲生病没钱医治，活活病死了，只剩下这棵单根独苗。手拉的这个是我亲生。万一黄巢追来，我宁肯丢掉自己的孩子，也要使邻居家留下一棵根苗。”

听了这话，黄巢深为感动，就对那妇人说：“大嫂，你放心吧，穷苦百姓

是黄巢的父母，他决不会杀害的。”“杀不杀谁知道，俺也没亲眼见过。”黄巢说：“黄巢也是个穷苦百姓，活不下去了，才起来造反。官府那些鬼话，切莫信它。”“听说黄巢两条眉毛连在一起，三个鼻窟窿，是个青面獠牙的妖怪。”黄巢哈哈大笑，说：“你看我有几个鼻窟窿？”妇人苦笑着说：“大人真会说笑话，你又不是黄巢！”黄巢跨上一步，说：“我就是黄巢！”

妇人一听，不由得打个寒噤，踉跄着后退几步，抬头端详着眼前这个威风凛凛的大汉。黄巢说：“大嫂，不要怕，我黄巢专和官家作对。你爱邻居的孩子，我爱天下的百姓，只有爱，不会杀呀！”妇人自言自语地说：“真的吗？只有爱——不会杀？”

黄巢见路旁长满了艾苗，他灵机一动，伸手拔了两株，说：“对！有艾不杀！大嫂，你快快回城，暗暗传话，让穷人们上都插上艾，有这个记号，保管一个不会伤害。”

妇人听了黄巢的话，千恩万谢回城去了。当天晚上，穷人家的门上都插上了艾。

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黄巢率领大军攻城，很快拿下了邓州，杀了民愤极大的县官和几家富豪，开仓分粮，万民欢呼。

从此，端午节插艾成了风俗，一直传到现在。

（唐喜琳 讲述）



给死人烧纸的传说

赵克 搜集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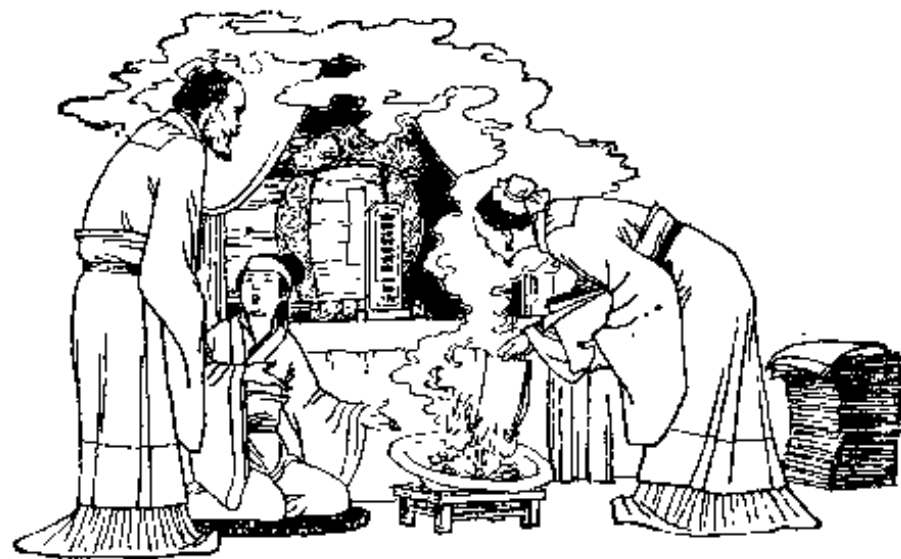
古时候,有个名叫尤文一的秀才,寒窗苦读十几年,却没能考中举人。他便弃笔从商,投在大发明家蔡伦的门下,学习造纸。尤秀才聪明过人,很受蔡伦的器重,蔡伦就把自己的技术全部传给了尤秀才。

过了几年,蔡伦死了,尤秀才就继承蔡伦的事业,造起纸来。尤秀才比蔡伦更胜一筹,造出的纸又多又好。可是,当时用纸的人很少,造出的纸卖不出去,在库房里堆积如山。为此,尤秀才十分犯愁,渐渐地茶饭不进,卧床不起,三天没过,竟然闭上眼睛死去了。

家里人顿时哭得天昏地暗。左邻右舍知道了消息,都过来帮助料理丧事。尤秀才的妻子哭着对大伙说:“咱们家境不好,没有什么可以陪葬,就把这些纸烧了给他做陪葬吧。”

于是,专门派一个人在尤秀才的灵前烧纸。到了第三天,尤秀才突然坐起来,嘴

里还不停地叫着:“快烧纸,快烧纸。”人们以为尤秀才起尸了,都害怕起来。尤秀才却说:“不要害怕,我是真的活



了，是阎王老爷把我放回来的。”

人们都感到十分奇怪，纷纷询问根由。尤秀才说：“是你们烧的这些纸把我救了。这纸烧化之后，到了阴曹地府就变成了钱。我用这钱还了债，赎了罪，阎王老爷就把我放回来了。”家里人听了，无不欢天喜地，又烧了不少纸。

这件事传出去之后，也有人不相信。一个有钱有势的老员外把尤秀才找去，对他说：“我家用金银陪葬，不是比纸值钱得多吗？”

尤秀才说：“员外不知。这金银是阳间所用的，决带不到阴曹地府去。不信，员外老爷可掘开祖坟，那些陪葬的金银保证分毫没动。”

员外听了点头称是。于是，买纸的人一下子多起来，尤秀才造出的纸还供不上卖哩。

其实，尤秀才并不是真的死而复生，只不过是為了多卖纸，和妻子商量设下的一个计策。然而，给死人烧纸的风俗却一直留传下来了。

（张 志 讲述）

有时，你给人
倒茶，对方常常会
屈起手指，不停地
在桌上叩击，这是
民间公认的谢礼

叩桌谢礼的来历

吴 伦 搜集整理

表示！这种习俗是怎么来的呢？不免要说到一个典故。

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有一天，路经松江，他带了几个太监微服来到“醉白池”游玩。见那里有一家茶馆，就坐下来歇脚。茶房端上几只碗来，随后站在数步远的地方，拎起大铜壶朝碗里倒茶。只见一条白练从天而降，茶水不偏不倚，滴水不洒，均匀地冲进碗里。乾隆皇帝看得惊奇，禁不住上前要过铜壶，学着茶房的样子，朝其余几只碗里倒去。太监们见皇帝给自己倒茶，吓得魂都没了，想跪下叩头，山呼“万岁”，又恐暴露了皇帝的身份，遭杀身之祸，一急之下，纷纷屈起手指，“笃笃笃……”不停地在桌上叩击。事后，乾隆皇帝不解地问太监：“汝等何故以指叩桌？”太监们齐声答

道：“万岁爷给奴才倒茶，万不敢当，以手叩桌，乃代叩头致谢也。”

以后这种谢礼的动作，不知怎么地在民间传开了。

（徐以培 讲述）



送 羊

王树茂 搜集整理

在豫北辉县一带，至今还留传着一种风俗习惯：每年农历六月，舅舅家都要给外甥送羊。还传说原来送的是真羊，后来才逐渐用面做成“馒头羊”代替。据说，这种风俗习惯是有来由的。

很早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很不孝敬爹娘，爹娘没有办法，只好去找他的舅舅。舅舅是一个放羊人，他对孩子的爹娘说：“把外甥交给我吧，过一段时间他会回心转意的。”第二天，孩子的爹娘就把这个孩子送到了舅舅那里。舅舅见了，什么话也没说，只把一杆羊鞭交到他手里。

六月的一个中午，舅舅带着外甥正在山坡上放羊，太阳象火一样烤着，



舅舅便把外甥带到一棵大树下乘凉。外甥见鸟儿都藏在树荫里不出来，只有几只小乌鸦在头顶上不停地飞过来飞过去，飞过去又飞过来，就问舅舅：“小乌鸦不怕热吗？”“怎么不怕呢！”“那它们还忙什么呀？”

舅舅指了指树上的乌鸦窝，外甥看见里面有一只老乌鸦，正仰着头，张着嘴，由小乌鸦一口一口喂食呢。外甥又问：“大乌鸦怎么还让小乌鸦喂呢？”舅舅叹口气，说：“大乌鸦老了，飞不动了，要没有这些懂事的孩子喂它，它会饿死的呀！这就叫‘乌鸦反哺’。”外甥听了，默默地低下了头。

又有一天，外甥注意到小羊羔都是跪着吃奶，感到奇怪，就问舅舅：“小羊羔不怕累吗？”“怎么不怕呢！”“那它们怎么老是跪着吃奶呀？”

舅舅说：“这就叫‘羔羊跪乳’。它知道是妈妈用奶喂它长大的，跪着吃奶，是在感激妈妈的养育恩情哪！”停了一会儿，舅舅又说：“乌鸦还知道反哺，羊羔还知道跪乳，人难道能够不知道孝敬父母吗？”外甥听了，懊悔地哭了。舅舅安慰他说：“快不要哭了！知道错了，改了就好了。快回家吧，你的爹娘正惦念着你哩。”说罢，就送给外甥一只羊羔，让他抱回家去。

一路上，羊羔“妈——妈——”地叫个不停，这孩子的泪水也一路掉在乱石上、草丛里。从此，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人。

以后，做舅舅的就学这个放羊人，每年农历六月都送羊给自己的外甥，让他们记住这件事，从小到大都懂得尊敬老人。

（杜文贞 讲述）

（题图、插图：顾炳鑫）



(题图：毛用坤)

诗 谜 评 文

江更生 朱育珉 整理

有个县令，将他儿子那狗屁不通的文章给祝枝山看，硬要他挥毫题词。祝枝山无奈，只得提笔作书。

写罢，县令一看，是两句唐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旁边还写着：打成语两句。底下人七嘴八舌地奉承道：“上一句是‘有声有色’，指公子文章精彩；下一句是‘青云直上’，指公子的前途无量。”

说得县官乐不可支。祝枝山在一旁听得笑了起来：“谜底我已写在令郎大作的右下角了。”说罢，扬长而去。

县令急忙仔细寻找，发觉右下角果然有两行小字；一看，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你知道祝枝山写在那上面的是哪两句成语吗？

(谜底见第52页)



(插图：方 昉)

三张白纸条

傅宝庆 整理

猜谜晚会快要结束了，那些悬挂着使人眼花缭乱的一条条谜语，都被人们一一猜中了，最后只剩下三张没有写字的白纸条。工作人员说：“这三张白纸条，是猜一句成语，看谁能猜中！”

人们立刻围过来，苦思苦想起来，可谁也答不上来。过了好一会儿，突然一个人走上去，伸手撕下这三张白纸条，转身到领奖处领奖品去了。工作人员笑着说：“他猜中了。”请问这个人猜中的是哪一条成语？

(谜底见第52页)

一
共
几
条
鱼

吴
维
根
整
理

有个人嗜

鱼成癖，一听到“鱼”字就要垂涎三尺。一天早上，他闲荡到河边，看见一个孩子在钓鱼，他的口水就不由地直

往外冒，便站住问：“你钓了几条哪？”

孩子回过头，调皮地说：“几条？6条无头鱼，8条半截鱼，9条无尾鱼。你算算，一共是几条？”

读者们，你知道是几条吗？（谜底见第52页）



(插图：陆元林)

三 谜 一 底

江更生 朱育珉 整理

苏东坡的妹夫高邮才子秦少游，是个喜爱猜谜的行家。一天，秦少游和苏氏兄妹在一起闲谈，忽听从远处传来一阵木匠锯木和斫木的声音，不由触动了他的谜兴，便对东坡兄妹说：“我有一间房，半间租给转轮王，有时射出一线光，天下邪魔不敢当。请猜一木工用具。”苏小妹想了一会，说：



(插图：朱人和)

“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拉纤去，归时摇橹还。”苏东坡听罢，笑着说：“你们两位一个有房，一个有船，愚兄寒酸了。我有一张琴，一根琴弦腹中藏，为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苏氏兄妹和秦少游同时大笑起来，原来三人的谜是一个谜底。是什么？你知道吗？

(谜底见第52页)

公安部门选拔侦察人员，青年小刘、小李和小高同去应考。监考员说：“公安人员每遇案件，必须沉着应战，冷静思考，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往往会被作案人设的假象所迷惑，以致失误战机。今天的考题，接触实际，接触案件，请作好思想准备。”

这时，主考员走进考场，说：“考题夹在小说《斗熊》的 23 与

24 页之间，刚才还书时我忘了取出来。现在，请你们三位到图书馆去一趟，看谁的速度快。记住，在 23 与 24 页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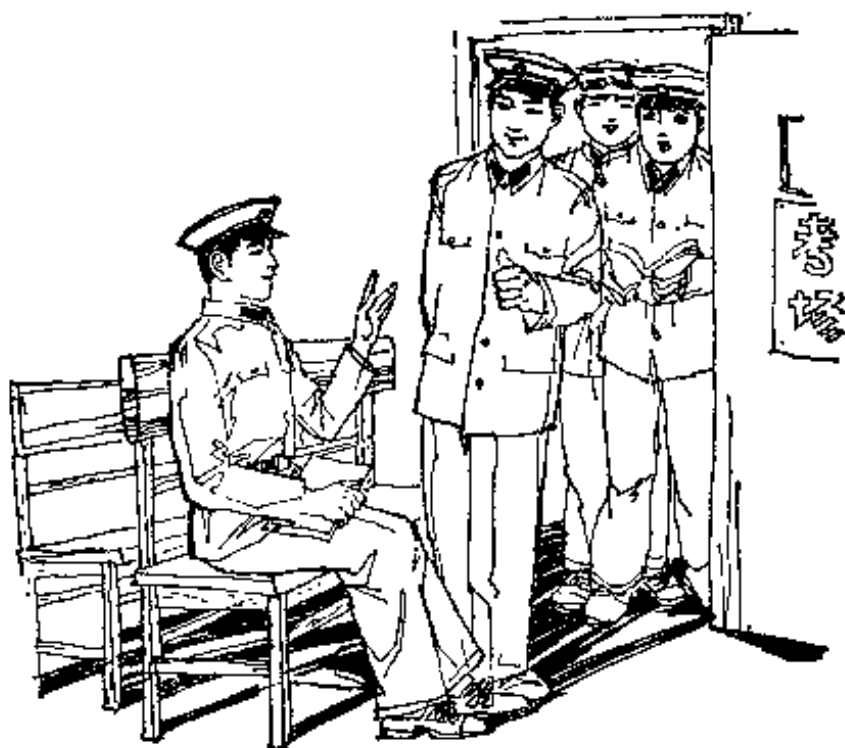
话音刚落，小刘和小李争先恐后地奔出考场；小高却坐在原处一动未动。主考员问他为何不去。当小高讲出原因后，主考员和监考员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好哇，培养培养，将来准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公安战士。”

聪明的读者，你知道小高是怎么回答考题的？

（谜底见第 52 页）

取 考 题

侯 满 玉



（插图：陆汝浩）



小公鸡

张 银 凤

金凤凰要培养一批独唱演员。这消息轰动了百鸟，他们纷纷前来报名上课。小公鸡为了当一名独唱演员，也千里迢迢赶来了。

第一天，大家都兴致勃勃地按时赶到学校，小公鸡也不例外。金凤凰老师说：“同学们，你们都想成为独唱演员，我很高兴，现在我就开始给你们上课。今天我们练发音，‘喔——’请大家一齐跟我练。‘喔——’”百鸟一齐认真地练着，最认真的要数小公鸡了。

第二天，金凤凰老师检查每个学生的发音。画眉和杜鹃都不及格，小公鸡的成绩是一百分，因为他声音高亢，发音准确，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第三天，金凤凰老师又教他的学生们学习练新的发音。画眉和杜鹃为了弥补上一次的不足，这回练得非常专心。可小公鸡却不象上一次那样认真地练了，他想：老师每次上课也不过是练练



发音，我的成绩这么好，用不着再学了

第四天，小公鸡居然不辞而别，离开了学校。他到处炫耀他的独唱本领，尽管只是一个“喔”字，但小公鸡却认为自己唱得最美、最好听。

几个月后，百鸟要举行歌咏比赛了。小公鸡兴致勃勃地赶来参加，他想：这次看我稳拿第一名。

谁知比赛场上，画眉的歌声婉转悦耳，杜鹃的独唱象山泉一样动听，大家热烈地为她们鼓掌，祝贺她们取得的好成绩。小公鸡再也待不下去了，自己只会“喔喔”地叫，比起她们来，多难听呀！他转身就想走，这时大家齐声喊：“欢迎小公鸡来一个！”小公鸡推辞不掉，只好唱了起来。尽管他憋得脸红脖子粗，可是发出的声音只不过是“喔喔喔”，难听极了。

回来的路上，小公鸡认真地思考着，他终于觉醒了。从此，每天天不亮，我们就能听见小公鸡在练音：“喔——喔——喔——别学我，别自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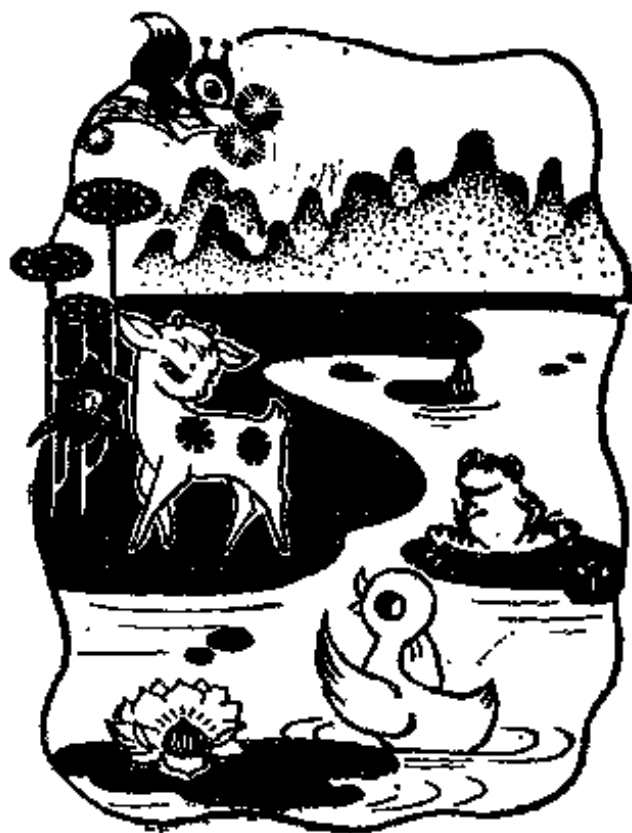
山羊的胡子

郭
耿
今

年龄再
小的山羊，
下巴上都长
着一撮胡
子，你看可
笑不可笑？
但是我劝你
不要笑。

说起山
羊的胡子来，还得从动物学
校成立时谈起。

在动物学校里，小驴和
小马去学犁地；小猫和小狗
去学打猎；青蛙和鸭子去学
游泳……唯独小山羊成天



贪玩，不愿上学。

一天放学后，小驴和小马路过小山羊家门口，劝他跟牛伯伯去学犁地。小山羊怕累怕苦，推辞说：“你们先学着，我年龄还小，明年再上学——咩咩。”

小猫和小狗知道了小山羊不愿学犁地的事儿，便劝他一块向狼狗大叔学打猎。小山羊想：打猎也不是容易的事。于是用那句老话回答他们：“你们先学着，我年龄还小，明年再上学——咩咩。”

小山羊不愿学犁地，也不愿学打猎的事儿，没多久传到了青蛙和鸭子的耳朵里。青蛙和鸭子怕小山羊失去学习的机会，趁一个星期天，一齐去劝他跟乌龟公公学游泳。小山羊一听“游泳”，更是胆怯：游泳可不是闹着玩的，水那么深，闹不好有淹死的危险！小山羊左思右想，仍然老调重弹：“你们先学着，我年龄还小，明年再上学——咩咩。”

时间长了，大伙摸透了小山羊的脾气，谁也不愿劝他上学了。一年一年过去了，动物学校的学生都学会了一套本领，小山羊也不小了，胡子长了一大把。不过，长了胡子的山羊，还是什么本领也没有。

当有人问起山羊，早年为啥不上学学本领时，他只是懊悔地说：“误咧——咩咩。”山羊为了让后代永远不忘这个教训，于是把胡子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讨好的狐狸

姜文选

一天，鹿和狐狸在山上游玩。突然，对面来了一只老虎，狐狸毫不迟疑地向老虎走去。鹿连忙劝阻：“你还是躲开的好。”狐狸诡秘地一笑，说：“我自有主意。”鹿见狐狸不听劝阻，就自己悄悄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了起来。



狐狸笑嘻嘻地迎上去，对老虎说：“大王，为了孝敬您，我给您准备了一只肥美的鹿。”老虎点点头说：“正是时候，我还没有用早餐呢！”狐狸一转脸，发现鹿不

见了，便灵机一动说：“大王，随我来！”狐狸在前，老虎随后，从山上找到山下，没见鹿的影儿。老虎饿得受不了，便暴跳起来说：“小畜生，你什么人都欺骗，竟敢戏弄我！”说着，就把狐狸扑倒在地，一块一块地撕吃了。鹿躲在暗处看得一清二楚，心中自语道：“这就是害人者的下场。”

（题图、插图：刘建成）

（上接 88 页）

农夫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自个儿跑回了家。快到家时，他看到有一个小兵爬在他家园子里一棵最高的李子树上。农夫拿起随身带的火枪，装上子弹，想开枪打贼，可是他猛然想到了老头儿的忠告。

他想：我付了一百埃居买了一个主意，一定要把一半怒气留到第二天再发泄出来。就等到明天吧，明天贼肯定还会来的。

他走进家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小兵。那小兵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大声叫道：“爸爸，我是休假回来看望你们的。”

农夫对他的妻子说：“你听听我遇到了些什么事，你就会知道我买的那三个主意值不值得。”

他把遇到的事全说给妻子听。最后说：“一个好主意是无价之宝，花多少钱也值得。”他妻子终于同意了他的见解。

（题图、插图：张 恢）



郑伯侠 肖士太 搜集整理

香山蜜饼

香山蜜饼是四川忠县有名的土特产。要讲香山蜜饼的来由，还有一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传说故事哩！

相传白居易从江州到忠州（即今忠县）任刺史时，有一天，微服察访，来到一家“桐团兴”面点铺。只见铺面上摆着一笼热气腾腾的用桐叶包着的团团，却不见一个顾客上门，店铺内坐着个老汉，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白居易便跨进店门，喊了声：“店家，生意可好啊？”

那店家姓梁，是个孤老汉，听见来人喊他，忙热情地起身让座、倒茶，还端来了一碗团团。白居易夹起团团咬了一口，觉得味道不甚好吃，便不想吃了。梁老汉是个直爽人，见白居易这般模样，忍不住叹了口气说：“不瞒客官说，这团团吃的人越来越少了，做一天生意，还赚不到三餐稀饭糊口呢！”

“这团团既然生意不好，何不改做些发面的糕点卖卖呢？也许生意会好起来。”

梁老汉为难地说：“客官哪里知道，这桐叶团团是我们这里做工最考究的面点了。啥子发面糕饼，我们可从来没有见过呀！”

听到这里，白居易便不再说什么，付了团团钱，告辞面去。

过了几天，白居易又来到了“桐团兴”，梁老汉见了更加热情相迎，又忙着张罗要去端团团，却被白居易一把拉住：“店家，你且别忙，今天是我拿一样东西来请你尝尝的。”说着，就从袖里掏出个纸包递给梁老汉。梁老汉打

开一看，嘿，是几个圆圆扁扁的烤饼，闻一闻，喷喷香；捏一捏，松松的。梁老汉禁不住咬了一口，不由连连称赞：“好吃，好吃！这是哪位名师的手艺？”白居易笑笑说：“店家有所不知，这是江州一带用发面烤制的饼子，我学着做几个给你尝尝鲜，见笑了！”梁老汉心想：这客官原来是江州来的糕点师傅，便高兴地问：“客官，您贵姓？”白居易想了想，回答：“姓雪。”“啊，原来是雪师傅，失敬，失敬！雪师傅如肯帮我一把，请收下我这个老头做个徒弟吧！”说着，纳头就拜。白居易见了这个情景，急忙把梁老汉扶起来，说：“快别这样，我这里有纹银二十两，你快拿去办齐做烤饼的一应用具，明天我再来教你做饼。”把个梁老汉乐得闭不上嘴。

第二天，白居易如约准时而来。忙了一天，手把手地教梁老汉发面、配料、改装炉子，终于做成了与白居易带来的一式一样的烤饼。

从此，“桐团兴”的团团不做了，改成了糕饼店。烤饼一上市，招来了众多顾客，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这以后，梁老汉又琢磨着结合当地制作面点的特点，不断加工改进，换了蜜糖、核桃仁、香料、麻油，把发面烤饼制成了后来的蜜饼，名声就更大了。

“桐团兴”的蜜饼出名了，梁老汉的家业也兴旺起来。他想想这全靠江州来的那位“糕点师傅”帮忙，但心里感到不安的是，当时竟没有问清这位“糕点师傅”的家在江州何处，如今连借人家的二十两纹银也没处归还。

说来也巧，一天，大街上传来一阵阵锣声，街道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原来是刺史大人坐轿出巡。梁老汉出于好奇，也踮起脚站在白家店门口张望。不一会，果见几个衙役抬着一顶官轿，簇拥而来。轿子经过“桐团兴”，轿子里的老爷正好卷起轿帘，探头朝外一看，恰与梁老汉的目光相遇。梁老汉呆住了，咦！这不是江州来的“糕点师傅”吗？马上转身问旁边的一个老人：“请问，这刺史大人贵姓啊！”“姓白，白大人！”梁老汉听了，断定自己认错人了，天下面貌相似的多得很哩！“糕点师傅”怎么可能是白大人呢？

哪知，第二天一早，店中突然来了两个衙役，要买蜜饼。梁老汉又有点疑惑不定了，便又向衙役打听，白大人是从哪里来的？衙役告诉他是从江州来的。“江州？”梁老汉前前后后又仔细地想了想，顿时恍然大悟：“雪”，不就是“白”吗？看来雪师傅也许就是白大人啊！



梁老汉好不高兴，使出了浑身的本事，尽心精制了几斤蜜饼，用精美漂亮的纸盒装好，上面还扎了一根彩绸带子，兴冲冲地提着，跟在衙役后面，来到了刺史大人的衙门。白居易一见，连忙笑脸相迎。梁老汉这才证实白大人果真是“糕点师傅”，再三叩头，恭恭敬敬地送上了蜜饼。

为了感谢白大人体恤民情，救人之急，梁老汉从此把

“桐团兴”畅销各地的蜜饼，用白居易晚年号香山居士的“香山”作牌号，改名为香山蜜饼，其做法和装潢，一直保持当年送给白大人时那样。

这个香山蜜饼由来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着。

忠县豆腐乳

忠县的豆腐乳是四川闻名的佐粥小菜。真可说香飘长江两岸，畅销全国各地。当你尝到香辣味美的忠县豆腐乳时，是否知道刘婆婆“三改生意”的有趣故事呢？

据说在清代，四川忠县城内，有个姓刘的老婆婆，无儿无女，跟老伴儿开了个卖豆浆的小铺，勉强度日。不料有一年，老伴染上了瘟疫，离开了人世。急得刘婆婆百般无奈，只好向一个姓余的财主借了十两纹银，买了一些豆子，独个儿支撑起这家小小的豆浆铺。

幸好当时忠县的豆浆铺只此一家，刘婆婆磨豆浆又是祖传的手艺，再

加为人老实厚道，遇有贫穷人喝了豆浆拿不出钱来，也不计较，所以大家都愿意到她铺里来喝豆浆。

有一天，豆浆铺来了个少年，蓬头垢面，破衣烂裤，畏畏缩缩地站着不走。刘婆婆见这少年可怜，忙舀了一碗豆浆递过去，说：“喝吧！”那少年望了刘婆婆一眼，端起碗，一饮而尽。好心的刘婆婆看这少年真的饿坏了，于是又给他舀了一碗，还关切地问起他的身世。那少年禁不住扑簌簌地掉下两行眼泪来。

原来这少年是受不了后娘的虐待逃出来的，一路上吃尽了颠沛流离的苦头。一天，饿得昏倒在深山林里，幸亏遇到观音菩萨，给他灌了一粒仙丹，指点他到忠县豆浆铺来找好心肠的刘婆婆。刘婆婆听少年这么一说，打心眼里高兴，当即收少年为义子。从此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起早摸黑做豆浆，生意一天天发这起来。

这一来，姓余的财主看了可眼红了。他用逼债、封店门来要挟刘婆婆，逼她把制豆浆的祖传手艺交出来，也在街上开了一片豆浆店。余财主仗着有钱、有人、有豆子，自然生意做得大，不消半个月工夫，刘婆婆的小小豆浆铺就被他挤垮了。刘婆婆见豆浆卖不出去，十分伤心地对儿子说：“儿啊，这剩下的豆浆，咱们就自己当饭喝了吧！”为了喝起来有点味道，就在豆浆里洒了一点盐。母子俩各舀了一大碗，但因生计无着，说什么也喝不下去。过不多久，怪事出现了，只见剩下的一坛豆浆，放盐之后，竟慢慢沉淀下去。刘婆婆赶紧舀去面上的一层水，哟，竟成了一坛又白又嫩的东西。喝一口，别有风味，刘婆婆就叫它豆腐脑子。这一新发现，使母子俩又有了生路，这豆腐脑子的生意很快又做开了。

不久，余财主又眼红了，他又用同样的手段抢走了刘婆婆的生意。

母子俩正在走投无路时，观音菩萨变成一个尼姑，挑了一担清水在豆浆铺门前歇脚。刘婆婆见她累得气喘吁吁的，忙舀了碗豆腐脑子给她，尼姑说：“谢谢婆婆的好心，可我付不出钱啊！”刘婆婆笑笑说：“你只管喝，我不收你的钱。”尼姑见刘婆婆果然一片好心肠，又见刘婆婆待那少年如同亲生，便一口气喝了豆腐脑子，谢道：“要婆，我没钱给你，就把这担清水送给你吧，这水可非比寻常，它能做出最好吃的豆腐来。”刘婆婆听了，又高兴又

好奇地问：“这水是从哪儿挑来的？”那尼姑顺口答了四句话：

“东去一里路，拐北走五里；

西南五里五，一道泉水溪。”

说完，竟一晃不见了。刘婆婆知道这是神仙前来指点自己，忙朝天拜了三拜。第二天，她就叫儿子照应店铺，自己按照神仙的指点，往东走了一里，来到一棵古老的黄果树下；又从黄果树往北走了五里，见到一座红墙翠瓦的尼姑庵；再从尼姑庵向西南走了五里五，这么一个圈子兜下来，咦，怎么绕到靠近自己家门口来了。刘婆婆正感到奇怪，忽听得不远处有潺潺的流水声，抬头一看，果见一条小溪从山涧流出来，刘婆婆象找到了宝贝似的高兴。从此，她每天深夜就跟儿子一道来挑水，用这水做的豆腐又嫩又鲜。不几天，余财主的豆腐脑子又没人买了。

这一回，余财主却是不来明的来暗的，派人暗中跟着母子俩，终于被他发现了挑水的秘密。刘婆婆的生意又给余财主抢走了。

刘婆婆焦急啊！豆浆可制豆腐脑子，豆腐脑子可制豆腐，可这卖不去的豆腐怎么办呢？想想没主意，只好把剩下的豆腐划成小方块，在上面撒上一点盐。母子俩没精打采地守着那剩下的几板豆腐，不知往后怎么办。可是说来也怪，忽见那撒了盐的豆腐颜色渐渐地起了变化，而且还长出了一层细细的白绒毛。这是怎么回事呢？儿子眼尖，发现豆腐木框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而有诗一首：

“豆腐发毛莫心焦，
装进坛里加佐料；
待到六月开坛口，
忠县城里香气飘。”

母子俩一看就知道，这肯定又是神仙的指点。赶紧找了一个小坛子，把一块块长了毛的豆腐放进去，加上



香油、辣椒等佐料，再把坛口严严实实地封起来。六个月以后，把坛口一揭开，一股清香扑鼻，令人馋涎欲滴。母子俩真是欢天喜地，就用豆腐乳做酱菜，开起了粥铺。一时名声远扬，生意兴隆，很快就还清了余财主的债务。

之后，刘婆婆母子俩小坛换大坛，店铺越开越大，豆腐乳越做越精，名声也越传越远。一代传一代，至今仍享盛名。

余良卿膏药

安庆市的余良卿膏药是很有名气的，它不仅粘性好，不伤皮肤，能医各种疮疖，而且还能治肚子痛哩！

余良卿膏药还有一个名称，叫鲫鱼膏药，怎么叫做鲫鱼膏药呢？说起来还挺有趣呐！

余良卿祖祖辈辈都是行医的，余良卿继承祖业，并不断提高行医技术，确实治好了不少人的病，救了不少人的命。余良卿的名气也愈传愈远。

余良卿膏药的名气从安庆市传到了山里。山里有个老太婆，脖子上长了个大疖子，又红又肿，痛得钻心似的。人们都劝她请余良卿看看，老太婆虽然知道余良卿的名气，可是没有钱，不敢去啊！后来痛得实在受不住了，才下决心往安庆走一趟。

老太婆来到余良卿药店，余良卿给她看了病，当即给了她几张膏药。这余良卿膏药果然名不虚传，几张膏药一贴，老太婆脖子上的疖子肿也消了，脓也拔了，痛也止了。老太婆好不高兴，可是一想到自己付不出药钱，心里不免又着急起来，实在无法，只得来了个不告而别。

老太婆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安庆，在路上碰到一个正要到安庆去的拐子，她就恳求拐子给她带个口信：向余良卿说明自己实在没钱，才迫不得已不告而别，并再三向余良卿表示感谢！那拐子听了，笑呵呵地说：“行，行！这容易办到，我正要去找余良卿呢！”说完，就一拐一拐地走了。老太婆回头见他那一拐一拐的样子，心想：莫非他也是去找余良卿治腿的？她哪里知道，此人就是八仙过海中大名鼎鼎的铁拐李。

原来铁拐李早就听说余良卿为人心地善良，医术高明。不过余良卿的膏药在那时还治不好膝关节痛和肚子痛，所以铁拐李特地来亲自试一试余良卿的为人，以便助他一臂之力。

却说铁拐李来到安庆，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全身溃烂的叫化子：一身脓疮，腥臭难闻，大头苍蝇嗡嗡地围着他，人人见了都要掩鼻恶心。这个叫化子东家不讨钱，西家不要饭，一走便走到余良卿药店门口，破碗一伸：“老板，可怜可怜我吧！”

药店的小伙计正忙着做生意，一见来了这么个脏叫化子，忙捂着鼻子，给他舀了一勺子饭，想早点把他打发走。哪知这叫化子接了饭，不但不走，反说：“光饭怎么吃得下，再给点菜吧！”小伙计无奈何又给他加了点菜。叫化子三扒两下，吃了个碗朝天，又把碗伸过来。小伙计只好又给他加饭加菜。如此几次三番，那叫化子却老是吃不饱，后来干脆在门槛上坐下来了，弄得一些嫌臭怕脏的顾客都不敢进店。这一来，可把小伙计惹火了，正想大声呵斥，把他赶走。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人，见叫化子浑身脓疮，着实可怜，便上前关心地问：“你这一身的病，怎么不请医生看看呢？”叫化子抬头看了看来人，知道他就是余良卿，便说：“我身无分文，去找谁看呀？”余良卿想了想，说：“那就让我给你治治看吧。”随即吩咐把旁边一间小屋打扫干净，让叫化子住。叫化子一听，连声说：“不，不！我不住小屋，我要住正房。”这个无理的要求，连余良卿也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可是一转念，也许病人心情烦躁的关系吧，便心平气和地说：“好吧，正房就让给你住好了！”

叫化子住下以后，余良卿为他精心治疗。亲自给他洗脓疮，贴膏药，端饭送水，照料得十分周到。

如此过了一个月，叫化子的病基本痊愈了，只有膝盖和肚子上两处伤口不见好转。尽管余良卿使出了全副本领，还是不见效，最后只好告诉叫化子，自己是无能为力了。叫化子说：“感谢老板的好心，这两处伤口我再另请高明，后会有期。”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把个小伙计气得鼓鼓的，余良卿却毫不在意，还为自己没有完全治好叫化子的疮伤而感到难受。

转眼到了冬季。在一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日子，那个叫化子捧着两个荷叶包，突然又来到了余良卿药店，对余良卿说：“十分感谢老板救命

之恩，无以为报，特地送给你两个荷叶包，请收下。”余良卿见这叫化子一片诚意，打开荷叶包一看，却原来是两条活蹦鲜跳的大鲫鱼。余良卿不明白叫化子为什么这么郑重其事地送两条鲫鱼来，正要发问，只听叫化子说：“你把这两条鱼的鱼鳞、鱼骨剁碎，焙成灰，加进膏药里试试看。”说完，又头也不回地走了。

事有凑巧，余良卿按照叫化子的说法，制成膏药后，就来了一个膝盖长疮的老年人，和一个肚子痛的小孩子。余良卿把新制的膏药给患者一贴，嗨，果然灵验，过去余良卿无法治疗的病现在能治好了，顿时轰动了整个安庆市。余良卿自然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天，余良卿外出给人看病，半路上遇见一个拐子，便好心招呼：“你的腿怎么啦，我这里带有膏药，送给你几张好吗？”那拐子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说：“我这条腿，莫说你的鲫鱼膏药无济于事，就是仙丹妙药也治不好

呀！”说着，转过身，化作一阵清风不见了。余良卿不由大吃一惊，他怎么知道我的秘方鲫鱼膏药呢？那送两条鲫鱼的叫化子莫不就是他？是呀，寒冬腊月哪来的荷叶，哪来的活蹦鲜跳的大鲫鱼？余良卿这么一想，再联想到这人拐着一条腿，难道他就是人们常说的铁拐李，有意变成叫化子来帮我做鲫鱼膏药的？越想越有道理，便望空拜了三拜。这件事又很快在安庆市传开了。余良卿的鲫鱼膏药的名气，从此也就更大了。

（题图、插图：刘文顿 缪群飞）





(芬兰童话)

丹
丽
王
钧
节
译

从前有个穷苦的农夫，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皮埃尔，为人老实。二儿子保罗，生性狡诈。三儿子约翰，机灵聪明，皮肤雪白，眉清目秀，象个女孩，个子长得很矮小，可以毫无困难地躲在他父亲的大皮靴里，所以人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大拇指”。

在离大拇指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宫殿。这宫殿有二十个阳台，无数扇长玻璃窗。一个夏天的晚上，在长窗前面突然长出了一棵巨大的橡树，茂密的枝叶把宫里的光线全遮掉了。

国王命令砍掉橡树，可奇怪得很，砍掉一根树枝，马上就长出两根，谁也没法砍掉它。

这座宫殿是建造在高地花岗岩上的，所以这儿常年没有水。国王传旨：谁要能在宫殿里挖一口井，就给他土地、金钱和一个侯爵的头衔。可是没有人能挖得成这口井。

于是，国王又挂榜宣布：谁要能砍掉橡树，挖一口井，就把美丽的公主嫁给他，还分一半国土给他。国王这个悬赏是多么的诱人！榜一挂出，从瑞典、挪威、丹麦和俄国等地来了一大群人来砍树、挖井。可是他们每砍一斧，橡树变得更粗大；每挖一锄，花岗石也变得更坚硬了。

大拇指家三兄弟，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想去试一试。他们离开了家，一起朝国王的宫殿走去。

一路上，大拇指奔来奔去，看到什么都要仔细地研究一番，还不断地向两个哥哥问这问那。对他的发问，大哥只是笑笑，二哥则耸耸肩膀。

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一个长满杉树的大山脚下，山上传来了砍树和树枝落地的声音。

大拇指说：“有人在上面砍树，我去瞧瞧。”说着，他爬到山上，看到一把魔斧正在上下飞舞着砍一棵老松树。大拇指上前说：“您好，斧子太太，您孤零零地在这里，怪无聊的是吗？”

斧子回答说：“我等你好几年了，我的儿子。”大拇指听了，拿起斧子，放进他的大皮袋里，高高兴兴地走下山来。

又走了一程，道路两旁都是岩石，他们又听到上面传来一种凿石头的声音。

大拇指说：“有人在上面凿石头，我去看看。”说着，他向岩石上爬去，看到一柄魔锄正在轻松自如地凿着花岗岩。大拇指上前说：“您好，锄头太太，您孤零零地在这里，怪无聊的是吗？”

锄头回答说：“我等你好几年了，我的儿子。”大拇指听了，拿起锄头，放进他的大皮袋里，高高兴兴地走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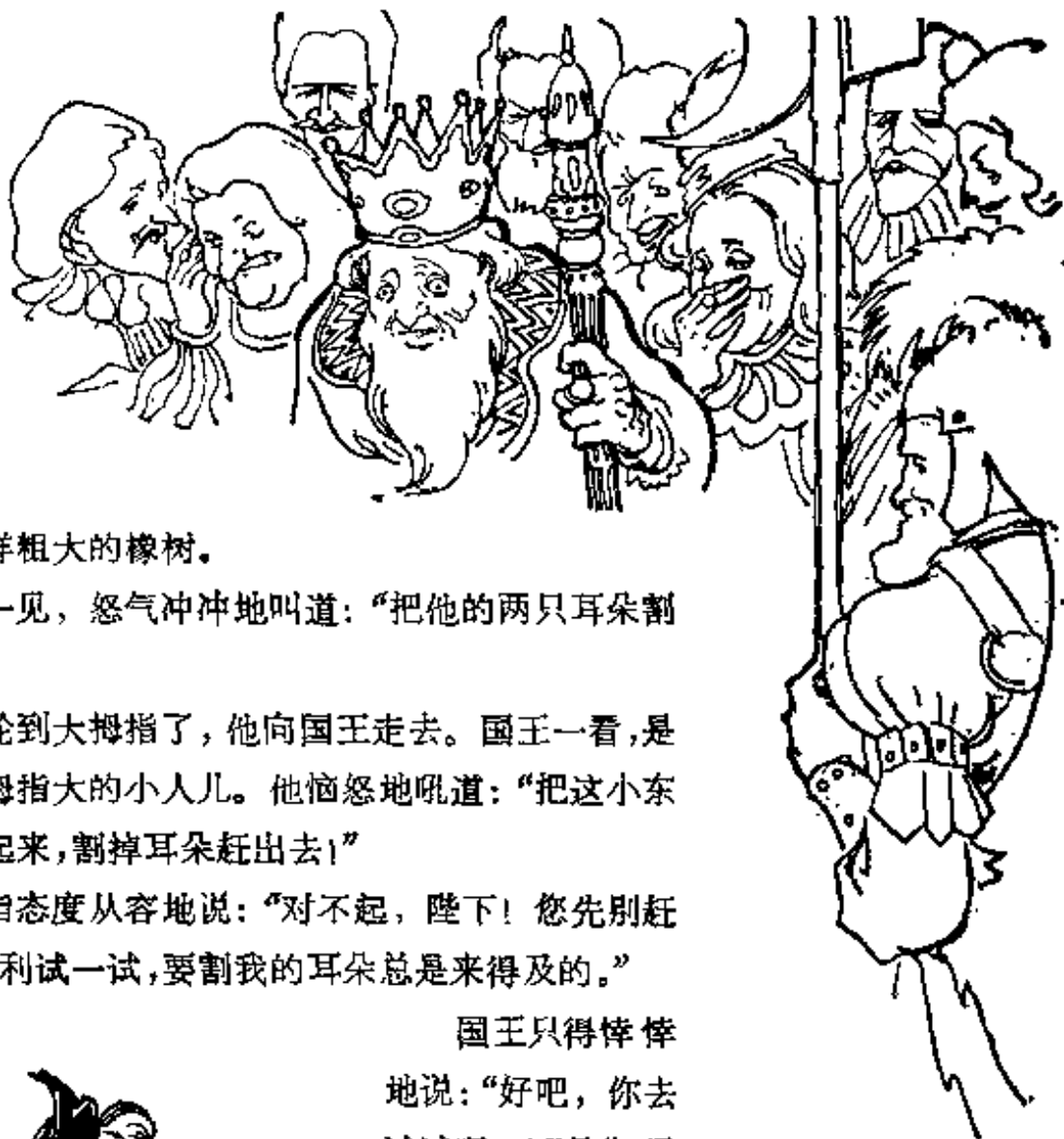
又走了一程，他们遇到了一条小溪。溪水清澈凉爽，他们渴极了，便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大拇指看到溪水很浅，就说：“我想知道这溪水是从哪里流过来的。”说着，便向小溪的上游走去，当他走到小溪尽头的时候，发现水是从一只核桃壳里喷射出来的。大拇指上前说：“您好，泉水太太，您孤零零地在这里，怪无聊的是吗？”

核桃壳回答说：“我等你好几年了，我的儿子。”大拇指听了，拿起核桃壳，捡起一些苔藓把它塞住，随后放进他的大皮袋里，又高高兴兴地走了回来。

就这样，他们走到了王宫。橡树长得比以前更粗大了，院子里的井也没有挖成。王宫门口一直挂着的那块大榜上，除了原来的悬赏内容外，又加了一句：“凡是砍不倒橡树、挖不出井的人，都得被割掉耳朵。”

皮埃尔读过榜上的内容，笑了笑，捋捋胡子，望了望自己的粗胳膊，随后他把自己的斧子在头顶上挥了两圈，用力一砍，砍下了一根粗大的树枝，可是转眼间，又长出了两根。于是，国王的卫兵把他抓住，割去了他的两只耳朵。

“你真笨！”保罗骂了他哥哥一句，拿起了自己的斧子，围着大树慢慢地兜圈子，突然他举起斧子猛地一下，把橡树砍倒了。可是转眼之间，却长出



了两棵同样粗大的橡树。

国王一见，怒气冲冲地叫道：“把他的两只耳朵割掉！”

现在轮到大拇指了，他向国王走去。国王一看，是个只有大拇指大的小人儿。他恼怒地吼道：“把这小东西给我抓起来，割掉耳朵赶出去！”

大拇指态度从容地说：“对不起，陛下！您先别赶我，我有权利试一试，要割我的耳朵总是来得及的。”

国王只得悻悻地说：“好吧，你去试试吧。可是你得留神你的耳朵！”

大拇指从大皮袋里取出一把几乎同他人一般高的魔斧，叫了一声：“砍！砍！”斧子立即上下左右不停地砍了起来，不一会就把大橡树砍掉了。

大拇指走到国王面前，动作潇洒地向他行了一个礼。国王说：“现在给我掘井，你可要留神点儿，掘不出井，你的耳朵还得被割掉！”

于是，大家都来到了王宫的大院子里。



大拇指从大皮袋里掏出魔锄，轻轻地放在地上，叫了一声：“凿！凿！”魔锄左一下，右一下，把花岗石凿得粉碎，只一会工夫，就挖了一口很深的井。

大拇指又向国王行了一个礼，说：“陛下，您觉得这口井够深了吗？”国王说：“够了！可是没有水啊。”

“别急。”大拇指说着，从他的大皮袋里掏出核桃壳，把它放在一个大盆子里，又叫了一声：“喷水！喷水！”水立刻向上喷起，然后象雨一样落下来，汇成的水流象瀑布似地灌入井中，不一会工夫，井里的水就满了。

大拇指走到国王面前，单膝跪下说：“陛下，我全做成了，请履行您的诺言吧。”

国王说：“是的，大拇指侯爵！我要把王国的一半给你，可是我不能把我的公主嫁给你，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大拇指看了公主一眼，说：“还要我做什么？”国王说：“明天你就知道了，在这之前，你是我的客人，有人会给你在宫里准备一套最漂亮的房间。”说完，国王就回宫去了。

这天夜里，国王怎么也睡不着。这个未来的驸马实在太不称心了，他不想遵守诺言了。于是他把皮埃尔和保罗找去，想从他们兄弟俩嘴里了解大拇指的情况。保罗说：“这个孩子野心很大，我们兄弟中他最狡猾。他甚至说过好几次，要把大森林里的妖精抓来当佣人使。”

国王听了保罗的话，说了一声：“太好了！”

第二天，国王在全体大臣面前把大拇指叫来。他和蔼地说：“你很勇敢，可是你要娶公主，就得给她找个勇猛的看门人。这儿森林里有一个妖精，它长得又高又大，配得上做她的看门人。我的女儿请你把它作为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她。”

大拇指说：“这可不容易，不过为了让公主高兴，我可以试试。”

大拇指在他那只大皮袋里，装进了魔斧、面包、一块乳酪和一把刀子；随后他背起大皮袋，向森林走去。这时，皮埃尔难过地哭了；保罗却得意地笑了，他以为他这个小兄弟永远不会回来了。

大拇指来到森林，左瞧右望，可是茂密的野草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只好高声喊叫：“妖精在哪里？妖精在哪里？”

正在呼呼大睡的妖精，被大拇指吵醒了。它摆动着巨大的身躯走出来，向四周望望，什么也没看到。它感到奇怪，再低头一看，只见一棵树上坐着一个小孩，两腿间夹着一只大皮袋。

妖精转动着大眼珠问：“是你把我吵醒的吗？”“是的，亲爱的！我是来找你帮我忙的。”妖精说：“啊！啊！我要把你甩到天上去，叫你尝尝我的厉害，看你还敢不敢到我的森林里来捣乱。”

大拇指傲慢地说：“你的森林？还不如说是我的吧。只要我说一声，在一刻钟内就可以把这森林全毁了！”

妖精吼道：“啊！啊！我倒要看看，我的好小子。”

大拇指把斧子放在地上，对它叫了一声：“砍！砍！”斧子立刻上下左右砍了起来，顿时，树枝象暴风雨般地落到妖精的头上。妖精胆战心惊地连连喊着：“行了，行了，别把我的森林毁了！你究竟是谁？”“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拇指，我只要对斧子说一声，它会马上把你的头砍下来。”妖精听了，大惊失色。

这时，大拇指肚子有点饿了，他打开大皮袋，从里面取出了面包和乳酪。妖精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它问：“这个白颜色的是什么东西？”大拇指说：“这是一块石头。”说完，他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乳酪来了。妖精惊讶地问：“你吃石头？”“是的，吃石头，你别看我长得不象你那样高大，可我比你强大十倍，带我到你家里去。”

妖精被制服了。它驯顺地把大拇指领进了它的大房子。

大拇指对妖精说：“你听着，我们之间必须分一分谁是主人，谁是仆人。我们来打个赌，如果你干的事我干不了，我就做你的仆人；如果我干的事你干不了，你就做我的仆人。”

妖精一面表示同意，一面把一头剁成碎块的公牛丢到锅里，又加上五十棵包心菜和一车胡萝卜。菜烧熟以后，妖精说：“请坐，现在我们来看看谁应该是主人。”

在坐下之前，大拇指偷偷地把大皮袋藏到了他的外套里面，这只皮袋从他的颈脖子一直拖到他的脚背上。现在他们坐在桌子两端，开始吃东西。妖精拼命地吃，大拇指把肉、菜、胡萝卜尽往大皮袋里塞。

过了一会，妖精叫道：“哎唷！我吃不下了。”大拇指说：“吃呀，懒虫。”妖精说：“我已喘不过气来了，你呢？”大拇指拿起刀子，割开了胸前的大皮袋，里面的肉和菜顿时漏了出来。他对妖精说：“轮到你了，象我一样把你的肚子割开！”

妖精说：“主人，我宁愿做你的仆人。”说着，它吻了大拇指的手，而后它一只肩膀扛着它的小主人，另一只肩膀扛了一大袋金子，向王宫走去。

王宫里正在举行舞会，大家早把大拇指给忘了。突然一声巨响，大门被妖精踢翻了。大家慌忙拥到门口，只见大拇指安详地坐在那个可怕的仆人肩膀上。

大拇指跳到地上，进入王宫，来到国王面前，屈下了一条腿，说：“陛下，公主希望有个仆人，现在仆人来了。”

国王已无话可说，只得对女儿说：“我的女儿，我不能拒绝把你嫁给这个勇敢的年轻人。”公主说：“我的父亲，让我用自己的办法来选择我的丈夫吧。”

于是，公主高声说：“大拇指，你很勇敢，也很聪明。我想，让我们来比一比，看哪个更聪明些，如果你赢了，我就嫁给你。”大拇指深深地行了一礼，表示同意。

宫里所有的人都走进了御座大厅，妖精也紧紧地跟随在它主人的身后。

公主说：“我们开始吧，看看我们两个谁更能说大话，如果谁先说出‘哪有这种事’这句话，就算谁输。”大拇指说：“开始吧！”

公主说：“我肯定，你家的庄园没有我们家的大。如果有两个牧羊人在我家的庄园里，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他们两个谁都听不到对方讲话的声音。”

大拇指说：“这算得了什么，我父亲的庄园比这大多了。如果有一头小牛犊从庄园的南门进去，当它从北门出来时，已经是一头产奶的母牛了。”

公主说：“这有什么稀奇，你从来也没看见过一头象我们家那么大的公牛。它两只角上能各坐一个人，这两个人互相都碰不着。”

大拇指说：“这算得了什么，我父亲的公牛还要大，坐在它两只角上的

两个人，相互都望不见哩。”

公主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们家的牛奶可多了，我们一星期做的乳酪有一座山那么高。”

大拇指说：“这更算不了什么，在我父亲的牛棚里，乳酪多得没法形容。有一天，一匹马掉到里面，我们整整找了一个星期才算找到了它。为了找它，我走得很远很远。在一个地方，我遇到了您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他们手里各拿一只纺纱筒在纺纱，因为您父亲笨手笨脚的，我母亲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掴子……”

公主听了，气得嚷道：“哪有这种事！”

妖精立即叫道：“她说了‘哪有这种事’，主人，公主是我们的啦！”

公主脸涨得通红，说：“大拇指，别说了。我嫁给你。”

于是，大家都来参加公主和大拇指的婚礼。宫廷里充满了笑声、歌声；人们叫着、跳着、喝着，祝贺身材矮小、机灵聪明的大拇指娶了美丽的公主。只有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一声不吭，他就是那个狡作的保罗。

（题图、插图：黄 敏）



谨慎的农夫

（南斯拉夫童话）

丹丽 王 钧 节译

从前有一个农夫，他带着他的全部积蓄——三百个埃居^①，到城里去买东西。走到

① 埃居：当地一种钱币名。

离城市不远的三岔路口时，他停住了，不知该走哪条路好。这时，迎面来了一个胡子花白的老头儿，于是他走上前去，向老头儿问路。

老头儿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必须给我一百个埃居。因为我每给人出一个主意，都要收一百个埃居。”

农夫看了看老头儿那张狡黠的脸，心想：见鬼！这倒是难得碰到的，给人出主意还要收钱。

他对老头儿说：“好吧，这是一百个埃居。你说吧！”

老头儿说：“那么你听清楚了：走路别贪近便，要拣安全可靠的路走。我还要给你出个主意，不过你还得给我一百个埃居。”

农夫考虑了一会儿，最后下了决心：既然我付了第一次，那么第二次也可以付。他又给了老头儿一百个埃居。

老头儿说：“那么你听清楚了：当你出门下店投宿的时候，如果客店老板给你拿来的是新酿的葡萄酒，那么你得赶快换一家客店，否则你将遇到不幸。再给我一百个埃居，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农夫又考虑了一番：他还要说些什么呢？算了，我已经买了两个主意，也可以买第三个。他把最后剩下的一百个埃居全给了老头儿。

老头儿说：“那么你听清楚了：万一你发怒的话，把一半怒气留到第二天再发泄出来。”

农夫身边一个钱也没有了，城里也不去了，就回到了家里。

他妻子问他：“你买了些什么啦？”

农夫回答说：“我买了三个主意，每个主意一百个埃居。”

妻子气得大叫：“好啊！你把钱丢到水里去啦！”

农夫温柔地说：“我亲爱的妻子，我花掉这些钱并不后悔，你来听听我买到的是些什么主意。”

于是他把老头儿讲的话，一字不漏地全告诉了他的妻子。他妻子听了，耸耸肩膀，骂他是个疯子。

没过多久，有一个商人来找农夫。他有两辆装满商品的车子，他给农夫五十个埃居，要他帮忙一起把车子拉到城里去。

农夫的妻子对农夫说：“我希望你不要拒绝，这次你一定要赚些钱回

来。”

他们动身了。商人驾着第一辆车子，农夫驾着第二辆车子。那天天气很坏，他们走得很慢。最后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商人问：“我们走哪条路？”

农夫说：“要走安全可靠的路。左面这条路要远一些，但是它比较平坦；右面那条路要近些，但路面不好，容易出事。”

商人要走近路，农夫却要走远路。

于是他们分手了，各走各的路。结果农夫的车子先到达目的地，商人的车子则翻陷在沼泽地里。后来，车子虽然被拉起来了，但商人受了伤，货物也受了损失。

晚上，他们走进一家客店，老板是个老头子，他出售新酿的葡萄酒，价格很便宜。商人要在那里过夜。

农夫叫道：“我不住这里！”他离开了他的伙伴，另外找了一家客店过夜。

傍晚时分，有几个年轻人葡萄酒喝多了，竟为了一点小事打了起来，后来又动了刀子，结果杀死了一个人。他们悄悄地把尸体藏在商人的车子里，随后一溜烟全逃走了。可怜的商人睡得象死猪一样，什么也没听到。

第二天一早，商人起来拉车，发现车上有个人，吓了一跳，他想逃，但是没逃成，警察抓住了他，把他关进了监狱。（下转71页）



如何使新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流传

乌丙安等三同志，就新故事的流传问题，谈了他们的看法。对这问题，大家颇多议论，实质上新故事能否流传，涉及到它能否在人民群众中扎根的问题，的确值得一议。

因此，本刊从本期起，开辟“如何使新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流传”讨论专栏。希望广大从事新故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故事作者、故事员、故事活动组织者及广大读者，积极撰文，参加讨论。

文章要求短小，每文只求就一个问题，从一个侧面，或联系一篇故事作品，进行分析，阐明观点，各抒己见。企求通过讨论，能创作出更多受人民群众喜爱、并为人民群众能掌握与运用的新故事。

· 编 者 ·

不胫而走的路

——谈故事的流传性

乌
丙
安

故事，是群众性最广泛的一种口头文艺形式。从古至今，从中到外，世上还没有任何一种文艺形式敢于和故事在读者（即听众）的数量上抗衡。从山乡到城镇，从幼童到老人，从文盲到文人，从原始部落到文明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世世代代都经过了故事的教养和陶冶，这已经是各民族文化史上的定论了。

为什么故事这种形式在传播上能达到如此深入广泛的程度呢？为什么说凡有入烟处，都有讲故事呢？归根到底，还是由故事本身的艺术规律和特征决定的。故事从远古时

期产生起,就紧密地伴随着生活发展了口头艺术的独特规律。在口头故事史的长河中,口头流传是它的基本特征,没有了口头流传,也就没有了故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很广的社会范围里,故事的口头创作和传播都是唯一的方式。它从口传到耳闻,辗转蔓延,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开出了一条不胫而走的神奇的艺术之路。

文字的创造,书写工具的发明,逐渐有了简易的故事记录,把一部分口头故事固定在纸面上,开始出现了书面流传的故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故事故乡的千家万户里,故事的口头流传仍然是第一义的,书面流传是第二义的。无论在文字的表达方面,或是传播的范围方面,书面流传都赶不上口头流传。就是自唐宋以来,城镇里职业讲故事用的“话本”,也只不过是口头表演的提纲或备忘录;在这里,口头表演是第一义的,“话本”仍是第二义的。整整一部故事发展史,其实不过是一部口头故事流传史。

现在,群众的文化翻身,促使一部分人可以用笔头书面创作故事了,一部分听众也可以用眼睛看故事了。这只能说明,当代故事也有了文艺创作的某些特点,有了较广泛的书面流传的条件了。但是,这些与现代小说创作和流传共同的特点,并不是故事本身固有的特点。故事之所以照旧是故事,而不是小说,仍然是靠“讲”,靠口头流传。严格地说,只靠书面流传,供人阅读的“故事”,其实不能叫做故事,如果硬要叫做故事的话,只能称做“哑故事”,甚至是“死故事”。只有活在人们生活中,脍炙人口、不胫而走的故事,才是道道地地的故事。因此,当前的故事编创工作要在口头流传性上多下功夫。

创作故事靠故事员的背诵和演讲,是可以做一些口头的传播;但是,要想做到广泛深入的口头流传,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单单靠故事员的表演是很难达到的,只能靠群众自己自愿去做,择优传播。许多只能讲得出却不能传得开的故事,就都是最有力的证明。怎样把编创的故事提高一步呢?是更加文艺创作化,与小说媲美,在书面上争个高下呢?还是更加口头文学化,向民间故事看齐,在亿万群众中生根开花呢?依照故事的特点,显然走后者一条路才是正确的。因此,必须向民间故事的口头流传特点学习些长处。

如果我们稍加注意民间口头故事的创作和流传,就会找到那些优秀故事在编创方面的一些奥秘。除了整个故事都是用生动活泼的口头艺术语言表达以外,最主要的是具有奇异、巧妙的故事构思,也就是具有故事性强的特点。通常人们说“故事就是故事”,主要指的正是故事奇巧的情节,没有奇巧的情节,没有引人入胜的动人心弦的故事,那怎么能称得起“故事”?

翻开几千年活在民间的一部故事史,可以看到,凡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故事,不论长短,都有奇异巧妙的构思。受伤的小燕子被救后给恩人衔来了金瓜籽或银豆种;口吐人言的小狗帮助了苦难的主人;小蜜蜂做媒把好姑娘嫁给了英俊的蛇郎;用黄瓜做钥匙打开了堆满珍宝的大山;敲响神奇的小鼓可以要什么有什么;老夫妇得了青蛙儿子过上了好日子;善良人战胜了凶恶的妖魔;弱小者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脚踏手帕飞上天空;手提灯笼下到海底;一块小石子熬干了海水;一根细丝线化做了彩虹;活人变成了石头;泉水使死人复活;仙女嫁给了放牛郎;梁祝化成了双蝴蝶;白娘子水漫金山;孟姜女哭倒长城;……数不胜数的奇异故事吸引了千千万万听众,哺育了世代人民。被鲁迅先生称为“不识字的作家”的民间故事创作者,在故事情节的艺术构思上,精心创造了许多迷人的故事类型,既单纯朴素,又多采多姿,百听不厌。

不只是上述那些幻想色彩浓的故事情节具有奇异、巧妙的构思特点,就是那些写实性较强的故事情节也同样有这种构思特点。象机智人物故事里纳斯尔汀·阿凡提惩治“巴依”的情节,巴拉根仓用妙计教训“诺颜”的情节,许许多多长工捉弄地主的令人痛快淋漓的有趣情节,也都显示出了民间故事构思的奇巧想象力。还有各国民间常常讲的“巧女”故事,同样也有用智慧战胜国王、官吏或坏人的动人情节。象欧亚大陆广为流传的《巧姑娘》的情节就十分奇巧。国王宣这个农家姑娘进宫,要她做到三件事:一不许走路来,也不许骑什么来;二不许穿衣服来,也不许光身子来;三要手拿着礼物来,还要手空着来。这种奇巧的安排自然引人深思,给听众制造了一系列悬念,一边听一边替巧姑娘设身处地想办法。接下去故事讲:国王看见姑娘来到宫殿前,歪坐在一只羊背上,一只脚尖点着地,既不是走来,也不是骑来;身上披了一张鱼网,既不是裸体,也没有穿衣;手里拿了一

只小鸟，到国王面前一张手，小鸟飞去了，既空着手，又带来了礼物。听众听到这里，都会为巧姑娘的聪明啧啧赞叹。这样迷人的故事，奇巧的情节，怎能不脛炙人口、不胫而走呢？

就是那些历史人物传说，往往也在民间渲染了许多传奇色彩。包公巧断奇案；鲁班巧造楼桥；韩信在河北获鹿一箭射出个鹿泉；薛礼在辽宁凤城一箭射穿了凤凰山。甚至当代老根据地，还流传着贺龙元帅留在当地的一根手杖化成了龙的《手杖龙》传说。这些奇巧的构思所展现的艺术想象，正是故事流传的内在原因。

当然，这些奇巧的情节首先都是反映人民心理愿望的。正因为人民在迷人的故事中表达了自己的所想、所盼、所爱、所恨，才使得这些表面上看来近似荒诞的情节，在思想上艺术上又是那样合乎民心 and 民情。东北三省称故事为“瞎话”，但是，正是这些不胫而走的“瞎话”，道出了老百姓的真心话，揭示了生活的真理；伴随着人民的生活，启发着人民的智慧，培养着人民的情操，鼓舞着人民为争取幸福而斗争。

故事创作离开了故事构思的艺术规律，怎能编出富有磁力的故事呢？当然，绝不意味着只有写幻想的奇异形象才叫做奇巧构思；在表现当今现实生活时，从民间故事奇巧构思得到启发，驰骋艺术想象，创造出适合于写实题材的奇巧情节，只有这样，故事才有了吸引力，为群众喜闻乐见。假如你写的故事是现实生活的报导，是家庭琐事、婚姻恋爱的记录，是生产与工作的根告，是山村、街道某些真人实事的再现，不管你用怎样动人的语词去描述，也绝不会吸引读者或听众。目前，靠空洞的“思想性”和“豪言壮语”去教训人的故事，很少有人去编了；但是，不按照故事本身的艺术规律去编造故事，既不能讲，也不能传的“故事”，还是存在的。不妨向民间故事的构思学习一番，一定会得到启发和借鉴，编出有磁力的奇巧故事来。

我们只要认真调查一下过去编创故事的流传情况，还是可以找到这种艺术规律的一些好验证。就拿《三百元的故事》来说，流传中群众认为有吸引力的情节是：金梅巧设捉鳖计，瓮中严惩贾大权，夺回三百元钱的故事安排。这种奇巧的构思，正是民间故事“巧女”情节的构思特点，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如果编故事的同志给金梅再安排两三个更加机智有趣的

情节,就成了当代的“新巧女”故事了。这样的故事怎能不越传越广、不脛而走呢?

故事编创者应当再认识故事活动的“根”:故事的主人是千百万群众,做为群众中一员的演讲者只不过是代言人,编创者只不过是代笔人。故事活动要求我们编讲的,只能是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如果不这样,你的故事没有人讲,更没有人听,即使用最好的辞藻刻印在纸上,它也没有生命。广大听众的艺术鉴赏力是试金石,任何故事也只有在人们的传诵中经受考验,才能获得生命力。

只有在艺术上促进故事的口头流传,向民间故事学习,故事活动才能走上一条不脛而走的路,才会有真正的广阔前景。

奇中含理 迷中藏趣 真中寄情

蒋 成 瑀

创作故事怎样才能流得广、传得开?回顾粉碎“四人帮”以来故事创作和流传的情况,凡是同集体创作、广为传播的新民间故事,诸如《如此恋爱》、《会做媒的自行车》、《奇婚记》、《三个戴大口罩的人》、《母亲的故事》等较为接近的创作故事,一般都能传得开。从艺术上分析,新民间故事具有三个特色:奇中含理、迷中藏趣和真中寄情。一篇创作故事如能保持其中的一个特色,就能传开来,至于流传地域的深广、传播时间的长短,则决定于时代环境和故事本身的艺术质量。

一 奇中含理。所谓“奇”,指故事中所写的事件和人物的发展变化,诡谲离奇,变幻莫测,使你猜不着、摸不透;待到你掩卷寻思,一路细细想去,又觉情节发展如细针密线,情理俱在,无懈可击。这多数是一类惊险故事,如《奇怪的“四脚蛇”》、《滨海奇案》、《活包公》、《三百元的故事》等。此外,一些科学幻想故事也常以“奇”字赢得听众。这类故事的题材比较新奇,常常

是人们闻所未闻的,有时甚至是少见的奇闻轶事。《奇怪的“四脚蛇”》是很典型的。这篇故事七拐八弯,设置着数不清的暗扣、伏笔,使读者一次又一次发生差错,猜不透究竟谁是“四脚蛇”?是鞋匠?中年男子?还是奇怪的卖烟人?在读完故事的上半篇时,许多人怀疑是侦察员曹志华。理由是:一、曹击毙了杂货店老板,卡断了线索;二、在曹坐过的位置上,花蝴蝶发现了密信;三、曹的行动“鬼鬼祟祟”。及至读完下篇,才知道上了真正的“四脚蛇”侦察科长苗青山的当了。这是不是太奇绝了呢?不!正好揭示了“四脚蛇”的刁、毒、狠。曹不慎误杀杂货店老板,使“四脚蛇”有机可乘,接着又在咖啡馆里暗传密信,在审讯室里毒杀花蝴蝶,以此嫁祸于曹。其实,公安局长路荣在夜袭杂货店失利以后,已料到“四脚蛇”可能潜伏于内部,秘密派出“卖烟人”,终于识破机关,揪出了“四脚蛇”。全篇故事虽然盘根错节,令人捉摸不定,但是完全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上,前后连贯起来一看,合情合理。这类故事写奇并不难,难在合理;一旦失理,情节发展露出隙漏,人物性格出现破绽,也就失去了引人的艺术魅力。

迷中藏趣。所谓“迷”,指故事迷人的诱惑力,作者以巧妙的构思,在情节发展中安排一连串的谜;在这些谜中又蕴藏着无穷的乐趣,使你看了、听了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这多数是一类生活趣闻故事,如《三进公安局》、《千元迷》、《书记看相》、《张家媳妇的苦恼》等。此外,讽刺故事也可包括在内。这类故事的题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妙在作者善于将其中的材料集中、典型化,开掘出新意。《三进公安局》就是一例。这篇故事写送礼移户口的事。“硬老张”和“巧嘴妈”为解决媳妇的户口问题,三进公安局。“巧嘴妈”一进公安局,用的是软磨,张副科长硬邦邦地说少材料;“硬老张”二进公安局,用的是硬碰,章科长笑嘻嘻地说少材料;“硬老张”拗不过“巧嘴妈”,只好用樟木箱代“材料”,于是三进公安局。“硬老张”把箱子送到章科长家,“巧嘴妈”就得着了户口的批复。谁料两个科长把樟木箱送回来了,并说:“老张同志,你们多心了,这样的玩笑可不能开。这‘材料’还给你们,不过,那份证明你儿子张玉龙是聋哑人的材料,请你们一定得补来。”把个“硬老张”的脸儿臊得红到脖子根。这篇故事以科长要“材料”为谜,以假乱真,以真乱假,酿成了许多发噱的情节,读来妙趣横生,颇有新意。这类故

事要紧的是要有趣味，要精心设计逗人发笑的人物、场面、细节、对话，以至插科打诨；寓教于乐，这才使人听之有趣、读之入味。

真中寄情。所谓“真”，指故事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可靠的真实性，情节、人物都是可信的，有的甚至完全是真人真事。作者把自己的爱憎感情熔铸在里面，让事实说话，以情动人，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感。这多数是一类同当前现实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的故事，如《新编阿凡提的故事》、《花脸孙亚雷》、《洪大江怒斥“不速客”》、《江青看信》等。这类故事的创作和流传都有一定的时间性，所以有人称之为故事中的报告文学。《新编阿凡提的故事》，用具体生动的事例，入木三分地嘲讽、揭露“四人帮”的种种丑行，在揭批运动中讲演，就特别受听众欢迎。创作这类故事关键是要摸准时代的脉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回答时代的严肃课题，说出群众的心里话，并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形象里，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总之，创作故事要流得广、传得开，就得向新民间故事学习。除了在艺术上吸取营养外，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先不急于成文，把自己构思的故事轮廓讲给周围的群众听听看；如果能在小范围内推得开，那就表明这故事是有生命力的。这样便可以补充情节，增添细节，落笔成文了。二是先写成脚本，然后放到群众中去讲演，在讲演过程中不断润色、修改，直到成熟为止。当然也可以两方面结合起来，交替进行，这样就更好了。

要事的 讲究 究开头

黄宜林

说到故事的流传，总离不开讲故事。我从自己在讲述中碰到的一些情况和体会，说一点看法。

俗话说：头难头难，讲故事也是开头难讲。好故事开头三言两语，就把听众抓住了；相反，开头拖沓，引不起听众的兴趣，他就走了。所以我认为故事要讲究开头开得好。

最近，《故事会》一连发表了好几则新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听众喜欢听，我也乐意讲。但是，在讲这些故事时，总感到开头难讲，不能一下子就把听众抓住。比如《恐怖的脚步声》，这则故事情节很曲折、紧张，但开头的

那一段却抓不住人,直到杰克冒险去打赌、独闯三星岛时,听众才被吸引到故事中来。如果开头采用“表”的手法,三言两语就把杰克打赌上三星岛的事推了出来,抓住听众,我想,效果会更好些。

再如《奇婚记》,主要情节是胡会计出借未婚妻,弄巧成拙,人财两空。这个故事的开头文章没做到点子上,假如这故事开头改成这样:“天底下借金子的、借银子的事体,听得耳朵里起老茧。今朝讲的是山坳大队胡会计借娘子,而且借出去的是将要与他结婚的未婚新娘子,这桩事体就奇了……”这就从一开头先把奇婚的“奇”字推出来,再倒叙胡会计为啥要借娘子,造成悬念,听众就更愿意听了。现在开头先讲胡会计与龚小弟关系,就显得平,没起伏,不容易抓住听众。

我在讲这些新民间故事时,还发现如果故事题目起得有悬念,也能抓住听众。不过故事题目有了悬念,还要注意一开头就紧扣题旨,否则,效果也会受到影响。比如《故事会》八〇年第一期上发表的《鲁大问账》,就是从题目上引人入胜的。鲁大是谁?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故事开头第一句就是“彭老总欠了鲁大一笔账”,这句话就是一个悬念。一个普通老百姓鲁大,怎么会放债给彭老总?即使彭老总受迫害,也不会如此潦倒。究竟是什么账?听众就想刨根究底听下去了。《吃得开的理发员》也是一个很有悬念的故事题目。故事一开头,如果做在三号服务员小江如何“吃得开”上,是很能引人入胜的。一个小小理发员为啥这样神通广大?他写一张条子为啥能“批”到木料呢?听众就要听你讲理发员为啥吃得开的原委了。现在的故事脚本从“理发”入话,李大爷理发时气乎乎的,他的“气”,在没有引起听众的共鸣和同情时,听众是不会与他一起“气”的。所以开头的效果就不太理想了。

上面说的看法,也可能出子我一孔之见,反正抛砖引玉,恳请指教。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故事会 1980年 合订本

作者=

页数= 588

SS号= 0

出版日期=

V s s 号= 81412497